

中文名称：走向共和

资源类型：RMVB

版本：RMVB 国语(59/59 集)

发行时间：2005 年 05 月 06 日

导演：张黎

演员：王冰

吕中

马少骅

孙淳

李光洁

徐敏

孙 宁

张含

李传缨

马仑

乔立生

蔡伟

地区：大陆,台湾

语言：普通话,英语,日语

简介：



【中文剧名】：走向共和

【集数】：59 集

【年份】：2005

【格式】：RMVB

【语 言】：中文(普通话)、英语、法语、日语

【字 幕】：内含字幕

【监 制】：赵化勇

【演 员】：王 冰(饰李鸿章) 吕中(饰慈 禧)

马少骅(饰孙中山) 孙淳(饰袁世凯)

李光洁(饰光 绪) 徐敏(饰庆 王)

孙 宁(饰康有为) 张含(饰梁启超)

李传缨(饰黄 兴) 马仑(饰段祺瑞)

乔立生(饰宋教仁) 蔡伟(饰黎元洪)

【内容简介】： 历经三载、投资近亿、全新视角、剧力万钧；《雍正王朝》原班创作人员倾情奉献！

霸占央视一套黄金时段一个月。本剧是中国影视作品第一次以史诗般的艺术笔角全景式地呈现了

中华民族推翻帝制、走向共和这一波澜壮阔的艰难历程，气势恢弘地再现了甲午海战、戊戌变法、

庚子国变、立宪新政、辛亥革命、隆裕退位、缔造共和等重大历史事件，精心刻画了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

社会战乱不断、国家极弱极贫、人民饥寒交迫等血泪杂陈的屈辱历史卷轴；浓墨重彩地勾勒了晚清封建

统治的腐朽以及无数民族精英、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寻找救国救民出路的斗争和探索历程。

【服务器】： Breizh Punisher's

【共享时间】： 2005-7-1

故事大纲：

慈禧要修颐和园风光的过她六十岁生日，李鸿章担心日本扩充海军渐成威胁，想加强北洋水师实力，

设"海防捐"，又找洋人借钱，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只得搞了一次令人心酸的演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

全军覆没，李鸿章受命签定《马关条约》，在日本遇刺大难不死，但从此背着汉奸恶名退出政治舞台。

甲午兵败之后朝廷决定训练新兵，袁世凯沽名钓誉取得新贵荣禄信任，开始小站练兵，经营政治资本。

《马关条约》的国耻激起全国义愤，康有为等举子联名上书朝廷，要求维新变法，光绪虽然也想维新

自强，但慈禧一旦发觉变法可能削弱她的权势利益，便轻而易举地将维新血腥镇压了，逃亡海外的康梁

在檀香山宣传君主立宪，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驳斥康梁，宣传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建立民国才有希望。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西逃，为了慈禧回銮的议和，清廷不仅赔款，还不得不将一大批被侵略者

列为战犯的王公大臣处死。为慈禧安全回銮袁世凯学西方组建警察，正缺兵少将无人可用的慈禧于是

很器重袁世凯。

屡败于洋人丢尽颜面的慈禧听说立宪共和可以强国，也派五大臣出国考察，袁世凯和权臣庆王爷

通过交易结成联盟，借机推行"新官制"，获得更大的权力，军机大臣瞿鸿玕为遏制其权力，发动丁未政潮

。庆、袁反击成功，终使首辅被罢，从此独断朝纲。

慈禧死，载沣摄政，罢免袁世凯，亲贵专权，遏压民意。革命党乘机起事，辛亥革命爆

发。

朝廷只好又任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军，袁世凯利用朝廷向革命军讨价还价，又用革命军要挟朝廷，逼隆裕皇太后退位，孙中山为了实现共和理想的大局，将大总统之职让给了袁世凯。

宋教仁遇刺暴露了袁世凯封建军阀政客面目，引发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国会中占多数的国民党议员选举中要罢免袁世凯，袁世凯采用武力威胁和流氓手段演出了一场滑稽的闹剧，并且解散国会，清除国民党议员。袁世凯以为再无忌惮，索性复辟当皇帝，蔡锷起兵讨袁护法，袁世凯不得人心，众叛亲离，惶惶而死。

走向共和-上 PDB

—

天津，李鸿章官邸。这是一张清癯的、布满很深皱纹的脸，一双眼睛微微眯缝着，似在闭目养神，又有一点漫不经心的样子。

不断有属下来禀报——

甲：“中堂，丁汝昌又来信催银子了，说是咱们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原设大小炮位，均系旧式，‘经远’、‘来远’尚属尾炮；‘威远’须改换克虏伯新式后膛炮……海军方面还有一个消息，日本已派人前往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谈判购买一艘军舰，而这艘军舰正是我们一直准备购买的那艘铁甲巡洋舰，日本人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取好了，‘吉野’号……”

李鸿章：“唔。”

乙：“大人，前些日子传闻的日本制定‘征讨中国策’的消息已被证实。日本人的具体步骤是：第一步攻占朝鲜，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第二步占领台湾，控制东南亚地区；然后……”

李鸿章摆摆手：“知道了！”

丙：“京城里最近准备恢复制钱，太后让翁同龢去办这件事，翁师傅去找阎敬铭商量，阎敬铭不干，他说行使制钱，必先收回大钱。私铸的大钱，分量极轻，尽以输入官府，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苦了小民？同时京师钱铺，以‘四大恒’为支柱，维持市面……”

李鸿章：“袁世凯从朝鲜跑回来，怎么就不见了人影？”

丙：“袁世凯？”

李鸿章：“行了，你下去吧！”

丁：“老爷，准备进贡给太后的那只鹦鹉已经一天多不吃不喝了，拉的粪便颜色也不对……”

李鸿章一下子睁开眼睛，“啊？”

一纸电文传来，上谕：“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筹议北洋海军事宜各条，言多扼要，事关重大，着该督即来京奏对。”

天津通向北京的官道上，暮色苍茫中，一小队人马疾驰而来。

当先的乌骓(音 zhuī)马上是神采矍铄、装束奇特的李鸿章，他一身黑色劲装，青巾帕缠

头，戴墨镜，紧扎的腰带上插一把黄澄澄金柄的左轮手枪。

紧随他身旁的是一名圆脸眯眼，书办模样的中年人，这是他的亲信幕僚——盛宣怀。

而他的身后，则是二十名身着灰呢箭袖短衣，挎腰刀，肩上背着一色崭新的德国造毛瑟式前膛步枪的亲兵护卫，个个剽悍异常。

人马如一阵疾风卷过，雨点般的马蹄溅起黄尘飞扬！

……

储秀宫内，

慈禧坐在炕上，捧着个锃(音 zèng)亮的白铜水烟袋，一边悠悠地吸着南方进贡来的潮烟，一边在看几个宫女和太监排练京剧《大登殿》。

扮演王宝钏的宫女看模样还只有十四五岁，嗓音很嫩。她唱道：“三人同掌昭阳院，学一对凤凰侣……”

因为不熟练的缘故，她的声音颤抖，最末一句更是荒腔走板唱不下去了。

一旁扮戏的和拉琴的太监、宫女都笑起来。

慈禧拿着点烟的纸楣子指着那小宫女，笑得直颤抖，“小，小丫头片子，荒腔走板到九州外国去了……”

小宫女撅着嘴说：“老佛爷您唱得好，您来唱嘛！”

“我来？好！”慈禧将水烟袋往炕桌上一放，站起来。

屋里所有的人顿时来了兴致，连屋外的太监都伸着脖子往里瞧热闹。

大内总管李莲英这时走进来说：“老佛爷，七爷来了。”

慈禧：“噢，叫他在外间等着。”

她转对小宫女说：“听着，这两句应该这样唱，”她款款走动几步，“三人同掌昭阳院，学一对凤凰侣伴君前。”

字正腔圆，那声音更透着一种妩媚的韵味，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妇人之口！

毓〔HT〕庆宫，明亮的灯烛下，年轻的光绪帝正在御案铺开的宣纸上专心致志写“颐和园”三个大字。

“李鸿章已经进京了，”光绪皇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翁同龢对光绪说，“太后此番让皇上以筹议北洋海军名义召他进京，究竟是何主意，皇上心中应该有底……”

光绪好像没有听见翁同龢的话，只是那握笔的手不停地微微颤抖。他的脚旁，扔了一地废弃的宣纸团。

“颐和园”三个字写完了，光绪拿起，左右端详一番，“嚓嚓！”又一把撕碎，揉成一团，往地上一扔，烦躁道：“翁师傅，朕怎么总是写这几个字不好？”

翁同龢：“那是因为皇上不喜欢这几个字。”

光绪一愣，略显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冷笑道：“朕喜欢！清漪园改为颐和园，取颐养冲和之意，中国的臣子们这名儿改得多好！写它不好，总归是朕无用而已！”

翁同龢正色道：“皇上万乘之身，至贵至重，怎么可以轻易自责？”

光绪帝听了，默不作声。背手踱至墙边，望着墙上康熙与乾隆的画像出神。

这是两幅西洋画师所画的油画。画面上，康熙帝戎装金甲，雄风逼人；乾隆帝盘马弯弓，英气勃勃。康乾盛世的辉煌气局，好像要从画面喷薄而出！

光绪猛地转过身来，双目灼灼，神情中顿时增添了英武之气，连说话的语调都果决了：“朕以为，太后召李鸿章进京，名为筹议北洋海军，实为清漪(音 yī)园工程。”

翁同龢：“臣也是这样想。”

光绪：“太后六旬万寿，理应隆重庆贺，以臻祥洽。朕的确也想尽一番孝心，将清漪园好好修复一番，让她老人家舒舒服服住进去，安心心地颐养天年。可没想到，修园子的工

程耗费这么大，伤了国家元气，朕为此深感忧虑。几番欲进言，又怕引起太后误会，这次李鸿章进京，倒是个好机会。”

翁同龢：“皇上是想让李鸿章向太后进谏？”

第一章 修园子（二）

光绪：“对，办海军，修园子，孰重孰轻，太后不能不考虑。”说着，他又从御案上拿起两份奏折：“这里还有阎敬铭的两份奏折，称户部已无款可拨。朕这就批个‘请懿旨办’，转呈太后，看看她老人家的意思。”

“臣也准备上一个折子，请停一批庆典工程！”翁同龢接着说，“本来一个清漪园就不堪重负，内务府那帮奴才又一味逢迎，满北京大搞什么彩殿、龙棚、经坛、牌楼、亭座等庆寿的‘点景’，借机挥霍，实在是可恨之至！”

“好！”光绪有些振奋了，“还得让上书房，南书房都做出响应！”

翁同龢：“臣这就去知会他们。”

光绪吁口气：“这样安排，朕心里才算踏实了。”

翁同龢：“臣却担心一个人……”

光绪警悟：“李鸿章？”

翁同龢：“正是。太后对他恩眷隆深，他此番进京又是为军费而来，由他进谏的确再合适不过了。但臣估计太后也会让李鸿章为修园子的事说话。而李鸿章盘算太精，心目中又只有太后和他的水师淮军，未必肯为皇上分忧，替江山社稷着想。”

听翁同龢这样说，光绪半天没有作声，拿着那两份奏折，又翻了几翻，这才说：“翁师傅，李鸿章肯不肯进谏，另当别论。只是刚才听了你的话，朕倒是非常担忧。”他望着翁同龢，恳切地说，“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但你们都是朝廷的股肱（音 gōng）之臣，总要和衷共济才好，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

光绪语调虽轻，翁同龢早已惊得汗如出浆，“噔”地跪倒在地，“臣不敢！”

“起来，快起来！”光绪连忙上前亲手扶起翁同龢，继续道：“朕自启蒙识字起，师傅就教朕明白了一个道理，洋人欺我，皆因国势积贫积弱而致。欲再现康乾盛世，惟自强富国别无他途。而李鸿章这个人这些年来办洋务，图自强，还是有一些实绩的，所以，朕是想倚重他的。而你们之间若有龃龉，则会误了国家啊……翁师傅，你是两代帝师又是朕跟前第一个心腹重臣，朕的种种难处，你知道得最清楚。朕这些心里话，不跟你说，又跟谁说去。”

说到这里，光绪声音颤抖，眼角早挂上两滴泪花！

“皇上！”翁同龢只觉热血激荡，喉头哽塞，又跪了下来，重重叩头道：“臣当竭忠事国，肝脑涂地以报皇上！”

墙上的自鸣钟“当！当！……”敲了九响。

光绪微微一惊，道：“时辰不早，你就在这里将请停‘点景’等寻常工程的奏折写好，朕也就在这里批了，连同阎敬铭的两道折子一起，即转呈太后慈览。”

“是。”翁同龢站起走到书桌旁坐了下来，略一思索，挥笔疾书。

光绪返身，一眼看见满地的废纸团，无可奈何地叹口气，又在御案上铺开一大张宣纸，提笔濡墨，用心写起“颐和园”三个大字来。

殿内静静的，只听见自鸣钟“滴答滴答”的走动声……

二

玉春院后院天井内，“啪！”一计响亮的耳光，打得那个拥在最前面的伙计晕头转向，眼前金星乱舞。

“老虎不发威，以为是病猫！你们这班王八羔子，由着你们在门外乱嚷嚷也就够了，还真敢往本姑娘闺房里闯啊？”

京城名妓沈玉英站在门口，杏眼圆睁，粉面通红。她穿一件贴身粉红小夹袄，衣襟未扣，腰间就用那么一根丝绸巾松松束着，露出大半个胸脯，白生生晃人眼睛。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伙计们怒骂。

几个伙计不约而同地后退几步，那个挨了耳光的倒霉蛋捂着半边麻辣辣的面颊，可怜兮兮道：“借一百个胆子，小的们也不敢闯沈姑娘香闺，这都是妈妈的吩咐。”

沈玉英冷笑道：“妈妈的吩咐！她吩咐你们吃屎，你们也去？别忘了这些年是谁支撑着这个门面？我拿着自己不当人，才养活了你们这一大帮人，驴子拉磨，也有个喘气的时候，我才将息两天，你们就来逼我……”

说着，她撩起腰间绸带擦眼圈儿。

伙计们一时不吱声了，半晌才道：“沈姑娘别伤心，小的们不敢，妈妈也没有逼您的意思，我们只是瞅着袁世凯这小子癞蛤蟆似的，浑身霉气，赖在院子里白吃白喝，靠姑娘您养着，算什么呀？”

“狗眼看人低！”沈玉英把绸巾一甩，又骂起来，“凭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也配说袁爷浑身霉气？告诉你们吧，他现在是在秦琼卖马，英雄落难，朱洪武还有个讨米叫花的日子哩，一朝腾龙在天，你们都没地方后悔去！”

伙计们欲说什么，沈玉英眼一瞪，“还磨蹭什么？滚！”

眼瞅着她又要扑上来，伙计们吓得再不敢相强，只好灰溜溜走了。

沈玉英卧室，袁世凯只穿着一件白汗褂儿，露出短而壮实的胳膊，斜躺在床榻上，端茶在手，笑吟吟地对回到室内的沈玉英道：“立马横刀凭谁问？却是红粉佳人。”

沈玉英本余怒未息，听袁世凯这样一说，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脸上便平添许多妩媚，嗔道：“人家替你遮风挡雨，还好取笑人家？”

袁世凯将盖碗茶一放，一把将沈玉英搂在怀里，噙了个嘴角道：“我的嫡嫡亲的心肝宝贝儿，我报答你还来不及，怎么舍得取笑你？”

沈玉英却叹口气，感伤一笑，“唉，需要这个女人的时候，你们男人的嘴呀，一个个像涂了一层蜜似的，说声不要了呢，拍屁股走人，连个招呼都不打，这些年，我见得多了。”

袁世凯听着沉下脸来，轻轻将沈玉英推开，站起身来道：“如此说来，我也该走了。”

沈玉英慌了，贴上脸来，紧紧搂着他道：“我没说你是那种人呀，我要知道你是那种人，我也不会这样死心塌地跟着你了。”

袁世凯：“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真该走了。”

沈玉英：“我不要你走，我养你一辈子！”

袁世凯哈哈大笑：“要个婊子养我一辈子，你把袁世凯看成什么人了？”

第一章 修园子（三）

沈玉英眼眶一红，那泪珠儿啪嗒啪嗒就掉了下来，她哽咽着说：“厮守了这么些日子，今几个要走了，听到了你的心底话，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我……”

“不。”袁世凯两手扶着她的肩头，定定看着她的眼睛道：“你是婊子没错，但你这个婊子比那些假模假式的君子强多了，我袁世凯走背运的时候能有你这么个红颜知己相伴，也是苍天垂怜。但大丈夫岂能整日沉溺在温柔乡中不思进取？我其实是早想走了，只是时机未至而已，今日朝中的朋友告诉我，李中堂会来京奏事，我想该去找他了。”

沈玉英揩去眼泪，仰脸问道：“李中堂会理你么？”

袁世凯：“我是他一手提携之人，怎么会不理？天下知我者，惟有他老人家；而天下知李中堂者，恐怕也惟有我袁世凯了。”

沈玉英：“如果是这样，那你怎会落到这般田地呢？”

袁世凯：“这就是命数了，来，英儿，你再将刚才那曲琵琶继续下去，就当作为我钱行

吧！”

沈玉英嘴唇翕动，却什么也没说，默默走到锦凳前坐下，怀抱琵琶，左手指揉弦，右手指轻轻一拨，琴声淙淙，如大珠小珠溅落玉盘……

袁世凯闭眼聆听，表情随着琴声而不断变化。

“啪”一声，琴弦断了，琴声戛然而止。

袁世凯蓦然睁开眼睛。

只见沈玉英手指拽着一根断弦，泪如雨下。

袁世凯：“怎么……？”

沈玉英泣不成声：“你走了，我这琵琶还弹给谁听去？”

袁世凯实实感动了，他走到沈玉英面前，捧起她的脸，那脸儿犹如梨花带雨，愈显娇艳。袁世凯动情地说：“英儿，你放心，袁某今后倘能发达，定不相负。”

沈玉英听得袁世凯这样说，激动得面色嫣红，胸脯起伏，“有你这句话，我值得了……你走后，我再不接客，再自个拿钱将自己赎出来，寻个清静小院住了，一门心思等你来娶我……”

袁世凯怔了，定定地看着沈玉英，半天不说话。然后伸过手去，轻轻一拉，沈玉英系在腰间那根丝绸巾便到了他手里，而沈玉英胸怀也全部裸露。

虽是风尘女子，沈玉英也禁不住脸红，嗔道：“才隔了多久，你又想要么？”

袁世凯却不理她，径直走到书案前，提笔蘸墨，稍一沉吟，在丝绸巾上写下两行字来。

沈玉英凑过身子，逐字念道：“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音少；英雄落魄，百年岁月感慨多。”

袁世凯捧起绸巾，郑重地对沈玉英道：“这副对联就送给你，日后我若有出将入相的那一天，你拿着它来找我。”

沈玉英却不接绸带，只怔怔望着袁世凯，突然张开双臂，将他的头一下子搂在自己的胸前……

三

悦来客栈门口，大门虚掩，一只糊着桐油皮纸，写有“悦来”字样的灯笼静静挂在门洞上旁，投下一片昏黄的光圈。

袁世凯站在门洞，稍微犹豫了一下，推开了虚掩的大门。

亲兵头目马三俊倏地从门后闪出，按刀低声喝问：“什么人？”

袁世凯一喜，“马三俊！”

马三俊看清是袁世凯，也喜道：“哎呀，你老兄这么长时间躲到哪里去了！中堂大人不只一次找过你，还向我打听过哩！”

袁世凯：“我在朝鲜把差使办砸了，没脸再见中堂，便跑回河南老家。”

马三俊：“嗨，谁不知道你老兄在朝鲜平定乱党，夺回国王，与日本人交锋，以少胜多，为大清挣够了面子，中堂大人都直夸你是个人才哩……”

袁世凯探头向院内望去，问道：“中堂大人可曾憩息？”

马三俊忙道：“他老人家正在和盛大人议事，你先在这坐一会，咱们兄弟俩好久没见面了，也该多聊聊。”

……

客栈正房，

洗漱过的李鸿章换上了一件驼色底隐花绸袍，墨镜也摘下来，另戴了一副精致的金丝眼镜，显得颇有几分闲逸。他坐在炕沿边，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一本世祖的《劝善要言》，悠悠问道：“杏荪，你说这次召我进京奏对，是皇上的意思还是太后的意思？”

盛宣怀正就着灯烛在看一张北洋海军需要款额的清单，见李鸿章问他，抬起头来，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太后的意思，中堂您的奏折上去已有些时日，倘若是皇上召您，哪里还会等到今日？皇上自亲政以来，办事急切得很，这次所以拖到如今，定是请得了懿旨才下诏的。”

李鸿章微微颌首道：“我也是这样想。只是我又有些纳闷，眼下太后圣思所系，全在万寿庆典清漪园工程那一摊子事上面，怎么又分心于北洋来了呢？”

盛宣怀：“是不是老佛爷看了中堂的奏折，觉得还是海军的事重要，把修园子的事先搁一搁，也说不定的？”

李鸿章：“哪有那样顺遂？我总觉得，建海军，修园子二者之间，有些什么干系？只是天心难测，做臣子的，又不好妄自猜度。”

盛宣怀：“猜不猜度，横竖逃不出两个字，要钱。只可怜了户部的阎敬铭，他是左右支绌，难以腾挪呀！”

李鸿章：“提起要钱的事，哪个又不头疼呢？所以明日如何让皇上太后准了我的奏折，恐怕得费些斟酌。”

盛宣怀：“中堂所虑极是。明日奏对，我北洋的情形，的确是说好了不行，说差了也不行。”

李鸿章：“唔？”

盛宣怀：“说好了，有些人未必会高兴，特别是那几个满大臣又会来说什么‘水师非朝廷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诽谤大人肥兵自重，让朝廷对大人存了个猜忌之心；说重了呢，朝中翁同龢他们又会弹劾大人‘自办洋务以来，徒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

第一章 修园子（四）

说起这些，盛宣怀不禁有些愤愤然。

李鸿章淡淡道：“组建北洋水师，是朝廷和地方督抚共同筹议，太后圣裁，这一点谁都清楚。我但存了一颗公忠体国之心，贵胄(音 zhòu)掣肘也好，清流物议也罢，也都懒得管他了……”

他站在那里，凝视虚空，灯光将他巨大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微微摇晃。

盛宣怀：“中堂，我却突然生出些忐忑来？”

李鸿章：“噢？”

盛宣怀：“您刚才说贵胄掣肘，清流物议都可不管，但太后老佛爷的态度您总要管的吧？您想，如今朝廷两件大事，万寿庆典修园子是太后圣意，北洋海军添舰炮是您主管，而朝廷哩，就那么点钱，两个叫花子，一个米粑粑，给谁也不是！满朝文武为这事人人心心里犯嘀咕，您这当口一出头，岂不是和太后老佛爷面对面顶上了么。”

李鸿章毫不犹豫地说：“你说的不对！别忘了，如果不是太后支持，我北洋海军现在恐怕还是几条破木船哩！她怎么会拿修园子来压海军呢，她这个家不好当啊！”

盛宣怀：“不错，太后不会拿修园子的事来压海军，可修园子是迫在眉睫的事，而办海军在许多人眼里来看，就不是那么紧要了。”

一语中的！李鸿章的心情沉重起来，“我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如果是这样，我北洋水师的经费恐怕又要落空了……”

这时，马三俊进来禀报：“中堂，袁世凯求见。”

李鸿章眼一亮，“袁世凯？他什么时候来的？”

马三俊：“来了好一会了，我看见中堂正和盛大人说话，让他在外等着。”

李鸿章：“唔，叫他进来吧。”

〔KG2〕客〔HT〕棧正房，屋里就剩李鸿章和袁世凯两个人，盛宣怀不知什么时候出

去了。

袁世凯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毕恭毕敬地聆听李鸿章微闭着眼说话。

李鸿章：“在朝鲜你是立了功的，后来朝廷派吴大澂去杀你，那都是翁同龢他们捣的鬼，他们看你嗣父袁保庆是我的人，也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人。”

袁世凯立即道：“我当然是中堂您的人，过去是，将来也是，一辈子惟中堂马首是瞻。”

李鸿章眼睛睁开，瞥他一下，复又闭上，悠悠道：“是不是我的人无关紧要，只要这个人有用就要派上用场……”

他话锋一转，突然问道：“你这些日子一直待在河南老家？”

袁世凯头脑里“嗡”一声，自己一直在八大胡同玉春院鬼混，莫非中堂听到了什么风声？他镇定一下，道：“世凯经历了挫折，愈发知道要凭真本事才能立世，因此一直待在家中，关起门来，专心读书。不过……”他有意顿了一下。

李鸿章果然又睁开眼，目光盯着他。

袁世凯：“不过朝鲜之事我心里总放不下，和那边的朋友常有联系。”

李鸿章颌首道：“这也难怪，你在那面干了十来年了嘛！”他站起身来，走动几步，停在袁世凯面前，“慰亭，朝鲜虽为我大清属国，但日本人一直想染指。若朝鲜出事，麻烦就大了。因此，得派一个得力之人去那儿把握局势，想来想去，还是你最合适。这样吧，你暂且留在我这里，待我请得圣诏后，你还是到朝鲜去吧。”

虽然袁世凯来时心存企望，但没想到会如此顺利，并大大超出他的所望。当即感激涕零磕头道：“世凯当结草衔环，以报中堂再造之恩！”

李鸿章听得他这样说，默默走到窗前，忧虑地说：“我不要你什么结草衔环，你只把朝鲜的事情办好，莫让日本人寻隙滋事，就帮了我的大忙了！”

窗外，月色如水。凉白的月色静静地照着这座四合院的客栈，也照着偌大的北京城。

月色中，紫禁城宫阙巍峨……

四

储秀宫内，一个面色微黄，留两撇八字胡的男子忐忑地坐在椅子上，他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奕环。

慈禧搭着李莲英的手走进来。

奕环连忙跪道：“臣奕环恭请太后圣安。”

慈禧：“起来吧！小李子，给七爷看坐。”

奕环坐下。

慈禧悠悠道：“这么晚了，找你来，还是为修园子的事。如今工程进行的怎么样了？”

奕环惶恐道：“银子困难，工程还，还是有些耽误……”

慈禧还是悠悠地说：“我说七爷，一件修园子的事，你还和我这样一味地搪塞拖延。遇到什么军国大事，还会把我放在眼里吗？”

奕环“噔”的一声又跪倒在地，惊悸地说：“奕环不敢……”

慈禧冷笑道：“不敢就好。我劝有的人放明白些，不要以为儿子当了皇上，如今又亲政了，就生出许多幻想来！”

奕环把头在地上磕得“砰砰”直响，哽咽道：“列祖列宗在上，奕环绝不臣之心，我是时时告诫自己和家人，也捎信给皇上，告诉他我一家百口，所有皆老佛爷所赐，对老佛爷我肝脑涂地，无以为报，怎么敢生妄想？怎么会生妄想。”

慈禧却“扑哧”一笑，“七爷快起来，我不过是话说得重了一点，怎么小孩子似地就吓哭了？”

她转对李莲英，“小李子，快拿块帕子给七爷擦擦脸！”

奕环从地上爬起，接过李莲英的帕子，擦着脸上不知是泪还是冷汗。

慈禧：“李鸿章进京了知道吧？”

奕環：“知道。”

慈禧：“钱的事，你和他多商量，你们两个拿出个办法来。”

奕環：“是。”

……

第一章 修园子（五）

街道上，一座尚未完工的、高大的跨街牌楼被缚上了绳索。

上百个工匠、杂役在一名工头的指挥下，拽着一根根粗大的绳索，“嗨哟，嗨哟”地喊着号子，一齐用力，要把牌楼拉倒。

街道旁的屋檐下，几个工部和内务府官员，围着一张图纸在商议。

号子声越来越响亮，那座牌楼已经摇摇欲坠了。

突然，传来鼓乐之声，一队杏黄旗帜引领，慈禧的仪仗凤辇(音 niǎn)从不远处的街道拐出，浩浩荡荡朝这边而来。

为首的内务府官员听到了鼓乐声，抬起头来，脸色忽地变了。

其他的官员诧异地抬头，脸色也全都变了。

一个官员连忙跑到工匠和杂役们的面前，举起胳膊，大声喊道：“停！快停下来！”

号子响亮，人声嘈杂，哪个听得见他的喊声？

慈禧的仪仗凤辇越来越近了……

号子声中，那座牌楼渐渐摇晃着、倾斜着……

那个官员嘶声叫喊着，脸因惊恐而变得煞白……

仪仗凤辇离牌楼就三五丈远了……

轰然一声，牌楼倒了下来，瓦木乱飞，扬起一大片尘土……

号子停了，鼓乐不响了，所有的人都呆了。

那个为首的内务府官员首先清醒过来，几步跑到慈禧的金凤大轿前，捣蒜般地叩头不止。

李莲英怒喝道：“找死啊！”

那个官员抬起头来，叩破了头流出的血和泥土糊了满脸，语不成句地解释道：“奴才实在不知道……老佛爷，要打这儿经过……”

李莲英瞥一眼倒在地上的牌楼，问：“好好的一座牌楼，油漆都还没刷哩，干吗拆掉？”

官员：“奴才们瞧着这牌楼不够气派，当不得老佛爷万寿大典，拆了建一座更大更好的……”

软软的，轿子内慈禧说话了，“你们的心是好的，可现在到处要钱用，该省的还是得省着点！”

……

养心殿东暖阁，写有“颐和园”三个大字的宣纸由大内总管李莲英与另一名太监展开，让慈禧“慈览”。

坐在铺有明黄软缎坐垫椅子上的慈禧凝神看了半天，软软地说：“构架气势不错，就是总觉得骨子里力量不足。不过这也难为皇帝了，赶明儿叫醇王爷挂在园子的东宫门上吧！”

“是！”一直侍立在旁屏声静息看着慈禧审视“御书”的光绪、翁同龢和户部尚书阎敬铭这才松了口气。

“皇帝坐下。”慈禧微微抬了抬手，让光绪坐在她身边的龙椅上，然后才翻阅着手头厚厚一叠奏折，悠悠问道：“这些折子都是请停修园子的？”

光绪：“是。”

慈禧：“你的意思呢？”

光绪：“驳回去。”

慈禧：“噢？”

光绪：“亲爸爸辛苦了几十年，儿子和臣民们修个园子给太后享福，尽忠尽孝，怎么着也不为过。”

慈禧：“那你还将这些折子拿来干吗？”

光绪：“事关重大，儿臣不敢做主，这才请亲爸爸圣裁的。”

慈禧：“我已‘归政’于你，这些事你还要我做主，这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吗？”

光绪连忙站起，惶恐地：“儿臣不敢，儿臣没有那个意思。”

慈禧挥挥手，示意他坐下，依旧不紧不慢，用好听的京片子说道：“你的孝心我知道。只是我纳闷！咱们中国咋就会穷成这样，连修园子的这点钱都拿不出来了！阎敬铭，你说呢？”

阎敬铭上前一步跪倒，“禀太后，是拿不出来了。”

慈禧没料到他会这样直通通地说话，给他呛得一愣，脸上就有些下不来了，“我倒想听听，是怎么个拿不出来了！”

阎敬铭是有准备的，这时便道：“近年来，水旱灾疫不断，军饷费用过巨，单这两项，职部已经颇难挪移，更加园工一开，耗费巨大……”

慈禧打断他，“你别给我说这些空话，说实的！”

阎敬铭：“臣这就说，清漪园工程……”

慈禧：“颐和园！”

阎敬铭：“是，颐和园。颐和园工程经费来源一是向洋人借的款子，前年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二百万两。去年向德国华泰银行借五百万马克，合库平银九十八万两。还有光绪十三年向英国怡和洋行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合库平银五百万两，除了付向英国定购的船炮款外，其余二百五十万两已用于园工；二是筹集的铁路款一千万两已被挪用，铁路大工遂停……”

慈禧：“你阎敬铭以善于理财闻名天下，户部就没有积余银子可拨？”

这下更说到阎敬铭伤心处，不禁戚然道：“户部本有积余银七百八十二万三千两，那是臣历年从查抄款、罚款、变价款等款项中一两一两银子抠下来的，以备非常之用。现在也全数被内务府要去修‘点景’等工程了。”

慈禧一凛，半天没有作声，然后叫道：“翁师傅！”

翁同龢：“臣在。”

慈禧：“你的那个折子，我就准了。那些个经棚经坛、牌楼彩殿什么的寻常工程，没有开工的，就不要再开工了。已经开工的先停下来，灯盏陈设都要收好，等以后补祝。”

翁同龢忙叩头道：“体恤下情，圣明无过太后。”

慈禧转对阎敬铭：“起来吧，这下你该轻松了吧？”

阎敬铭仍跪在那儿，亢声道：“如牛负重，臣轻松不起来！”

慈禧一愣，“你这是何意？”

阎敬铭：“停‘点景’等寻常工程，只能缓一口气。请圣母皇太后停了颐和园工程，臣方得轻松！”

慈禧不禁冷笑着转对光绪说：“皇帝听见没有？这样直言敢谏的臣子，咱娘儿俩可真是埋没他了！”

第一章 修园子（六）

光绪鼓起勇气为阎敬铭辩解道：“他也是为的江山社稷……”

“胡说！”慈禧勃然大怒，拍着椅子扶手，尖声道：“他为的江山社稷，难道我倒要毁了江

山社稷不成。”

光绪强自镇静道：“亲爸爸息怒，听儿臣慢慢说……”

慈禧：“你说什么？你又能说什么？动辄江山社稷，天下苍生！好像满朝忠义，就是我一人的拿着祖宗的基业不当回事儿……”

一个小太监跨进暖阁内欲禀报什么，见这情形，唬得呆在原地，不敢动弹。

李莲英眼尖，悄悄儿走到那小太监身边。

小太监附在他耳旁说了一句。

李莲英点点头，走出暖阁。

五

东暖阁外，朝服顶戴的李鸿章肃立廊下。

李莲英趋前，笑嘻嘻扎个千儿，“有些日子不见了，给中堂大人请安！”

李鸿章忙将他扶住，“李公公这就生分了，脚气好点没有？”

“还是痒……”李莲英突然“嘘”一声，然后一指暖阁内。

慈禧尖厉的声音从里面清晰地传出来，“文宗殒天，扔下我们孤儿寡母。肃顺一伙跋扈不臣，是谁收拾的他们，才保住了列祖列宗的江山免于糟蹋？平长毛、剿捻子，北边儿刚闹蝗虫，南边儿又是水灾，十几年里我何尝睡过囫囵觉，这才换得个‘同治中兴’！这不是为的江山社稷又是为的什么？就说这万寿庆典吧，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又知道？我这也是为着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

所有的人都不得一愣！

东暖阁内，慈禧依旧尤发雷霆，“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人！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没地方搁，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中国河晏海中国泰民安？‘同治中兴’以来的兴旺气象又跑到哪里去了？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这些道理你们是真不懂假不懂还是不想懂？我看你们是不想懂！也就是说你们做儿子的孝心做臣子的忠心都让野猫子叼去当作臭鱼干吃了！那好，今儿个我把话也撂在这里了，谁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服，我让他一辈子不舒服！”

天威雷霆！震得所有的人都俯伏在地，战栗不已。

慈禧：“怎么着？都哑巴了？”

光绪不敢再争，叩头道：“亲爸爸训饬（音 chī）得好，儿臣于颐和园工程一定加倍上心。”

翁同龢：“太后圣心远虑，时时事事以江山社稷为念，臣惟有谨遵慈训，无复他言！”

看着阎敬铭在那里不吭声，慈禧放缓声音问他：“你怎么不说话？”

阎敬铭：“话好说，事不好做。”

慈禧：“这么说，你阎敬铭还是坚持要将修园子的工程停了？”

阎敬铭：“禀太后，不是阎敬铭要停，是银子要停！”

慈禧咬牙道：“好好，你顶得好！我就不信死了张屠夫，要吃连毛猪，你给我滚！”

阎敬铭站起，面色由通红而苍白，颤声道：“臣有罪，太后可将臣罢黜问刑，不可叫滚，辱及朝廷制度！”

慈禧连连拍击扶手，“我就说了，滚！滚！滚！”

两个太监上来就要将阎敬铭架出去。

“我不滚，我自会走！”阎敬铭将他们一甩，说着，抬脚向外走去。

刚一迈出门槛，他便“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李鸿章正欲过去扶他一把，便听得那边太监高唱：“太后老佛爷有旨，李鸿章觐见！”

李鸿章跨过门槛，马上跪拜于地，叩头曰：“臣李鸿章恭请皇上皇太后圣安！”

刚才还狂风骤雨般暴怒的慈禧，这时淡淡地说：“起来吧，给李中堂看坐。”

李莲英：“瞧！”

他搬过一张锦凳，李鸿章谢恩坐了。

慈禧：“翁师傅也坐下。”

翁同龢忙谢恩，坐下。

慈禧：“从天津到北京，李中堂路上走了多久？”

李鸿章：“臣接上谕时正在大沽炮台察视，不敢耽误，连衣服也未换，轻骑疾驰，辰时从大沽出发，赶到东直门已是酉时了。”

慈禧：“李中堂偌大年纪，还能骑马？”

李鸿章：“臣是鞍马上过来的，平素也还注意身体的调养。”

慈禧：“噢？说说。”

李鸿章：“臣于调养之术有三条心得，一是孔圣人说的‘食不厌精’，臣特别喜欢吃清蒸的淞口鲜鲈鱼，下面的人背地里叫臣‘李鲈’。”

慈禧不由莞尔一笑，“下面的人也太没规矩！”

李鸿章：“他们也没什么恶意，臣也懒得生气，臣第二条心得是每天一次散步，那还是臣的恩师曾国藩在日，教臣做的必不可少的早课。”

慈禧：“巧得很，我也散步，只是在午后。李中堂每次走多少步？我是九百九十九步。”

李鸿章：“九九归一统，太后于散步都是合于天数的。臣却没个章法，只要走得身子微微发热即可。”

慈禧：“你这叫顺乎自然。第三条呢？”

李鸿章：“臣的脾气暴躁，怒火伤肝。因此常做些怡情的事儿，弄弄花草什么的，于养鸟也有些兴致……哦，臣的属下盛宣怀半年前觅得一只印度产鹦鹉，极通人性，臣叫他带来了，以博太后一笑。”

慈禧：“盛宣怀现在哪里？”

李鸿章：“殿外候旨。”

慈禧：“叫他进来吧！”

一名太监：“瞧！”走到门边高唱：“老佛爷有旨，盛宣怀觐见！”

这时慈禧脸上已是一派光风霁月，光绪帝和翁同龢也顿觉轻松许多。

盛宣怀进来前，已将鸟笼交给太监拎着，这时俯伏在地，叩头道：“臣盛宣怀，恭请皇上皇太后圣安！”

慈禧：“你就是盛宣怀？听人说你与洋人打交道很有办法！”

盛宣怀：“那都是仰仗皇上皇太后天威，洋人才不敢轻慢于臣的。”

慈禧：“嗯，你很会说话。小李子！”

李莲英：“奴才在。”

慈禧：“将那鸟儿呈上来看看！”

李莲英：“瞧！”

他从小太监手中接过鸟笼，呈于慈禧面前。

那鸟笼用细细的金丝编织得极为精致，笼内翡翠玉树枝上，站着一只小小的虎皮鹦鹉，羽毛绚丽，神气活现！

慈禧先就喜欢了，问道：“这小家伙会说话么？”

盛宣怀：“它不光会说话，而且会说臣子们的心底话。”

慈禧一愣，“心底话？什么心底话？”

盛宣怀叩下头去，朗声道：“老佛爷万寿无疆！”

笑意浮在慈禧脸上，“是吗？”

李莲英忙催促道：“你叫它说，你叫它快说呀！”

盛宣怀站起来，不慌不忙走到鸟笼前，对着那鸟儿作出啁啾之声。

那鹦鹉却没反应。

盛宣怀啁啾连声。

那鹦鹉还是没反应。

盛宣怀急得开口道：“你说呀，说‘老佛爷万寿无疆！’”

那鹦鹉就是不开口。

汗珠“刷”地从盛宣怀额头冒出来。

李鸿章的脸白了。

所有的人都有些尴尬。

慈禧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扑哧”一声笑了，调侃道：“这鸟儿虽小，脾气却挺大。李中堂，是不是你财政紧张，舍不得给它喂食呀？”

所有的人都笑起来。

慈禧：“行了，它不说话，咱们也不勉强它……李中堂，还是说说你的北洋水师吧！”

李鸿章正欲开口，笼子里的那鹦鹉突然跳上枝头，下颏那么微微一扬，用好听的京片子脆生生叫道：“老佛爷万寿无疆！”

所有的人一愣，乐了。

第二章 洋务运动（一）

一

再说那鸟儿像是怕人们没听清，又脆生生叫道：“老佛爷万寿无疆！”

慈禧不禁笑逐颜开，亲手拎过鸟笼，放于膝上道：“这小家伙怎么忒的乖巧？”

李莲英凑趣道：“老佛爷观音菩萨转世，万物生灵见了慈颜都会沾染灵气的！”

慈禧：“就你会说。”又吩咐道，“将这鸟儿挂在我寝宫里，好好护着！”

“瞧！”李莲英：拎着那鸟笼去了。

慈禧转对李鸿章，“难得李中堂于这些小事这样上心！”

李鸿章正色道：“太后之事无小事。”

慈禧一顿，对光绪道：“皇帝听见没有？李中堂这话才叫见识！唉，可惜咱中国像李中堂这样的忠臣太少了！”

李鸿章听了，忙避座道：“太后这话叫臣惶恐得很，若论公忠体国，翁师傅和阎敬铭都胜臣十倍！”

慈禧笑道：“你不要拐着弯子替阎敬铭说好话了……行了，咱们还是说北洋水师吧！”

光绪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刻，马上接话道：“李鸿章，你在奏折中说中国的海军在远东排第一，世界排第四，比美国海军都强大，可是真的？”

李鸿章：“这是洋人的评价。不过，臣前不久在烟台大连湾曾经亲自到英、法、俄国的铁甲舰详加察看，規制均极精坚。特别是日本明治天皇将海军扩充为帝国第一大事，举国动员，添置巨舰，实为我心腹大患……”

慈禧：“日本蕞(音 zuī)尔小邦，不足为惧。”

李鸿章：“但他们的一切战备皆针对我而来……”

光绪迫不及待地说：“日本狼子野心，中堂作何布置？”

李鸿章：“布置条款，臣已于奏折上写明。其中最要紧的旅顺和威海卫两大军港已经竣工，互为犄角，使渤海门户成为深固不摇之势。只是北洋海军自开办以来，六年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况且就是这二十余艘战舰有的需要新配置火

炮，有的机器磨损过大，影响了航速……”

盛宣怀不失时机的将一张清单递给他。

李鸿章接过清单，又从怀中掏出一副金丝眼镜戴上，念道：“‘定远’、‘镇远’原设大小炮位均系旧式，‘经远’、‘来远’尚需尾炮；‘威远’须改换克虏伯新式后膛炮……”

“好了，好了！”慈禧早已听得不耐烦，打断他说，“要多少银子，你和户部想法子去……哦，阎敬铭的差使，就由翁师傅兼着吧！”

翁同龢一惊，“臣于理财不及阎敬铭万一……”

慈禧：“翁师傅老成练达，必是可以的。筹款的事儿哩，多和醇亲王商议。再就是你们别老想着节流，这里省一点，那里抠一点；还得开源，想法子去弄钱，皇帝你看如何？”

光绪：“但凭亲爸爸圣裁。”

慈禧：“那就这么着了。皇帝留下，咱娘儿俩好久没有唠嗑了。你们就跪安吧。”

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齐应：“是。”

三人站起来刚准备退出，慈禧又道：“记着，修园子的事，无论如何不能碍着了！”

三人又跪下，“是”。

东暖阁外，走在前面的李鸿章停住脚步，等翁同龢上前，亲切地说：“声甫(音 fū)主管户部，以后还得多多仰仗！”

翁同龢一拱手，“李中堂，这仰仗二字我是万不敢当的。”

李鸿章笑道：“眼下不就摆着要为北洋海军经费的事想法子么？”

翁同龢：“事关国家，翁同龢敢不殚精竭虑！只是我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李中堂？”

李鸿章：“请讲。”

翁同龢：“北洋水师经办六年，耗银三千万两。李中堂一边说它已成为远东最强大之海军，一边又屡屡向朝廷索要军费，甚至拿出蕞尔小邦日本来吓唬人，这样做，岂不是互相矛盾？”

自己有意和他缓和关系，他倒踩着鼻子就上脸！一股怒气隐然在李鸿章胸中升腾，脸上那笑就便成了冷笑，语气也带了教训的味道：“翁师傅文章做得好，于兵事却实在需要历练。北洋海军强大不假，然而要保持这个强大却不易。我屡屡向朝廷请拨军费，正是为了保持北洋之强大，形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豺狐，使得那日本人虽然恨我却又惧我，不战而屈人之兵！”

翁同龢：“猛虎在山之势？哼，只怕朝廷没有许多银子来喂养这只‘猛虎’！”说着，招呼也不打，竟兀自去了。

盛宣怀这才从后面走上来，冷冷道：“只道两代帝师，怎么着也是个亚圣人了，却如此灰逼心胸！”

李鸿章缓过神来，带几分忧郁道：“我不惧他。然则大臣不和，于国家终非幸事！”

午门外殿，一名王府内侍守候在那里。见李鸿章从午门一出来，便迎上去。扎个千儿道：“李中堂，我家主子请您过去说话！”

李鸿章认得那内侍，便笑道：“我正要过府去拜访你家王爷，怎么敢劳他一个请字！”

那名内侍道：“王爷现正在园子里，奴才给您带路！”

…… 颐和园昆明湖旁，一座高大的牌楼。

几个身着战裙和蓝羽绫号衣的“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学生，正在忙上忙下地将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电灯泡装饰在牌楼上。

牌楼前，奕环拿着一杆吊着烟荷包的长杆烟袋在抽烟，几名王府亲兵执刀守候在他身后。

那些水师学堂的学生折腾了半天，却什么动静也没有。

奕环急了，拎着个烟袋跑上去，瞅瞅这个灯泡，摸摸那个灯泡，纳闷地问：“这些个灯

泡咋就不亮呢？”

话刚落音，忽一下，电灯全亮了！

奕環吓得手一缩，马上又高兴地用长杆烟筒指着那几个学生说：“好奴才，会侍弄电灯了，没给八旗子弟丢脸！”

几个学生一齐跪倒：“托王爷的福！”

盛宣怀随李鸿章一路走来。

盛宣怀：“这些学生的本事就是装装电灯，至多也就是驾驶昆明湖上那两艘铁皮小轮船，却称为‘水师学堂’的学生，岂不辜负了‘水师’二字？”

李鸿章：“创办‘昆明水师学堂’，专让八旗子弟学习最新军事，本是醇亲王和朝廷的远虑。可许多事情不知为什么，办来办去就走样了……”

第二章 洋务运动（二）

盛宣怀不知接什么话才好。李鸿章见状指着湖旁横七竖八堆放的石料和正在“叮叮当当”凿石的匠人们转个话题，“迎接万寿庆典，本来只将这园子略加修葺即可，如今却将这湖光山色之处变成了一个大工地。”

“醇王爷也自愿充当了一个总监工！”盛宣怀笑道，“我们这位王爷也真是平庸得紧了！”

李鸿章：“平庸？醇王爷乃当今皇上生父，光这一个身份就要招来多少猜忌，平庸的骨子里是精明啊！”

盛宣怀点头道：“也是，否则以中堂大人权位之尊，也用不着跑到这园子里来求他了！”

李鸿章听他这样说，脸色不由肃重起来，道：“杏荪千万不能这样说话，连想也不能这样想！如果不是醇王爷时加关顾，我办事要比现在要难上百倍！”

盛宣怀脸红了，忙躬身道：“宣怀失言了……”

李鸿章：“偶尔失言也没什么，但身居庙堂，危乎高哉，慎言谨行，乃是根本。这些你以后会慢慢体会到的”

盛宣怀：“中堂教诲，宣怀当永铭于心。”

还没等李鸿章走到牌楼前，醇亲王便迎上前来。

李鸿章见了，忙趋前几步，道：“拜见王爷！”

醇亲王一把将他扶住，呵呵笑道：“免了，免了！”

侍从端上椅子，醇亲王拉着李鸿章的手坐了。

醇亲王劈头便道：“少荃呀，你让我盼得好苦！”

李鸿章：“王爷盼我？”

醇亲王：“是哇，盼你来给我填窟窿啊！”

李鸿章会意一笑，“杏荪，呈上来！”

盛宣怀忙从怀里掏出一张单子呈给醇亲王。

醇亲王接过那单子，念道：“‘捧日’铁板小轮船一只，铁板坐船一只，洋舢板两只，炮划八只——少荃，你这是……”

李鸿章捻须笑道：“闻知王爷欲恢复昆明湖水操，却又手头拮据，因此我命天津制造局造好了这批船只，日内即可运抵。”

醇亲王一阵感动，随即苦笑道：“少荃呀，若搁在平时，你这份心意会让我喜之不胜，可今日，唉……”

说着，他将那单子放在桌上，顺手用烟袋压住，看看左右，不再说话。

四周的人，包括盛宣怀，立刻退到离他俩远远的地方。

奕環凑近李鸿章，突然抓着他的手，颤声道：“少荃救我！”

如同耳旁炸响了一个霹雳，惊得李鸿章站起身来，惊悸地问：“王爷何出此言？”

奕環：“老佛爷昨天召我进宫，就颐和园工程进展缓慢一事，严加训饬。还叫我休得生出许多妄想……少荃呀少荃，我的末日只怕到了……”说着，奕環竟抽抽噎噎哭出声来。

这一下大出李鸿章意料，也让他犯了难，修园子牵扯到太后，醇亲王和皇帝间的复杂关系，国事和皇家私事纠葛在一起不容他置喙，他也不想惹这个麻烦。但他平素与醇亲王相交甚厚，看到一个声威煊赫的王爷竟在他面前毫无掩饰地露出可怜相，心中老大不忍，便劝慰道：“王爷不必如此。太后火头上说的话您也别老搁在心里。既然导致慈颜不快的根由是颐和园工程，您严加督促，加快修园子的进度不就得了。”

奕環仍哭丧着脸道：“少荃哪里知道，我就是有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动颐和园工程这辆破车了！”

李鸿章：“王爷这话我听不明白……”

奕環收住眼泪，往四周望望，压低声音道：“实不相瞒，颐和园工程尚有七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大窟窿！”

尽管李鸿章听到过一些传闻，仍被这个数字惊呆了！他一屁股坐在椅上，喃喃道：“到哪里去寻这七百五十万银子？哪里去寻……”

奕環睨他一眼：“办法我倒苦思得一个，只是少荃怕要担些委屈……”

李鸿章忙道：“只要能除去王爷烦恼，鸿章担些委屈算什么？王爷尽管吩咐！”

奕環：“却只在两个字上打主意……”

李鸿章：“哪两个字？”

奕環拿起桌上的长杆烟袋，右手用拇指和食指从烟荷包里捏出一小撮烟丝按在烟嘴上，点燃，深深吸一口，吐出两个字：“海军！”

李鸿章呆了。

一阵风儿掠过，桌上李鸿章为恢复昆明湖水师而送的那张礼单被风吹起，飘飘忽忽，在空中飞旋起跌，落入昆明湖中。

湖水微微荡漾……

二

长江和汉水交汇处，江水轻轻拍打沙滩。

岸边停靠着一只小火轮，几名亲兵守候在旁。

一行人朝这边走来，走在前面那个穿半旧蓝衫，胡须花白的小老头是威名赫赫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他身边是他的幕僚辜鸿铭。辜鸿铭穿长袍马褂，却戴一顶英国绅士圆形盆底帽，显得不伦不类。

张之洞：“李鸿章这次奉诏进京，结果恐怕难得如他的意。”

辜鸿铭：“难如意好！免得他太得意！”

张之洞笑起来：“鸿铭这话有点像小孩子赌气。”

辜鸿铭：“大人难道不这样看？”

张之洞：“唉，一般人总以为，北洋和南洋，少荃与我，势同水火。他们哪里知道在办洋务，求自强，许多主张上我们都是一致的啊！只是少荃办事只重实利而不择手段，常用一些齷齪的办法，虽然能达目的，却坏了纲常名教，动摇了国之根本，舍本逐末，变报国为误国啊！”

辜鸿铭：“大人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我的一个外国朋友对您和李中堂的评价来了。”

张之洞：“噢，是你在欧洲游学时结识的朋友吗？”

辜鸿铭：“不，是回国后认识的《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先生。他说李中堂和您都是洋务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但李中堂实在是个庸人，一个带有贵族气的庸人，因为他出身于翰林院——中国的牛津。除了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受到的一般教育外，他没有更多的学识教养，不过他勤奋而有条不紊的办事作风弥补了这一不足；而您则是具有高尚理想来从事实际事务的

学者……”

说话间，他们已经来到小火轮前。

守候的亲兵忙搭好跳板，小心扶着张之洞登上小火轮。

第二章 洋务运动（三）

辜鸿铭及侍从也随之登船。

张之洞落座，对辜鸿铭道：“你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完？”

辜鸿铭顿了一下，“莫，莫理逊还认为，李中堂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更胜于您。”

张之洞一愣，随即感叹道：“洋人见解，虽然浅薄，却也直截了当啊！”

辜鸿铭有些困惑地咀嚼他的话，“浅薄……却又直截了当……？”

张之洞笑笑，微微抬手，“汉阳铁厂，开船！”

“呜——”小火轮烟囱冒出一阵黑烟，“突突”启动……

坐落在汉阳县大别山脚下的这座工厂名为汉阳铁厂实际是一个含有炼铁厂、铁轨厂、机器、铸铁等多座工厂的大型联合铁厂。站在高坡望去，只见高炉矗立，灰暗的厂房鳞次栉比，机器轰鸣，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遮盖了大半个天空。

汉阳铁厂炼铁炉前，

那些个脚蹬木屐，穿牛犊短裤，光着黝黑的、肌肉鼓壮上身的匠役们有的抬铁水罐，有的拿长铁钎，正在为出铁水的准备工作紧张忙碌着。

“总督大人到！”

随着一声高呼，张之洞在铁厂主管官员的陪同下，前呼后拥地来到炼铁炉前。

在管事的率领下，匠役们忙一个个趴倒在地，跟着管事叩头喊道：“叩见总督大人！”

旁边的几名外国技师则一律鞠躬致敬。

“都起来！忙你们的事，忙你们的事！”张之洞笑容可掬，边说边来到几个外国技师面前。

工厂主管一一给张之洞介绍道：“这是英国的炼铁技师白敦尔先生，这是法国的采矿技师贝阿德先生，而这位……”

他指着那个蓄着俾(音 bi)斯麦式棕黄色胡须，矜持的德国人说：“是由新任津海关道盛宣怀大人推荐来的德国高炉专家海因里希先生。”

“当当当！”出铁水的钟声响了！

炼铁炉出铁水了！

炉门打开，沸腾着的，温度高达一千多度的铁水，发着刺目的光焰，火星四溅从炉膛直泻而下，一股巨大的灼人热浪使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张之洞却从工厂主管手中接过一块茶色玻璃片，反而凑上前去观看，他看得是那样仔细，那样迷醉，几点溅起的火星“滋滋！”落到他身上，他竟毫无察觉！

铁水奔流，映红了他那皱纹如沟壑般纵横的面孔。

工厂主管在他耳边高兴地说道：“恭喜大人，今日出铁水异常顺利！”

张之洞将茶色玻璃片往他手里一递，大声道：“明日老夫在古琴台请客，庆祝出铁水成功，招待各位洋专家！”

……

汉阳，古琴台，江天寥廓。筵宴摆在古琴台前面。

湖北已开风气之先，又因为是招待洋专家，所以虽然出席官员不少，但大家都很随意。

张之洞端着一杯酒，对白敦尔说：“白敦尔先生是老朋友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古琴台招待你们吗？”

白敦尔：“我知道关于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他们的友谊就像高山流水，而他们相遇的地方，就在这古琴台。总督大人在这里招待我们，是把我们当成真正的朋友。”

辜鸿铭用英语流利翻译后，张之洞大笑，“白敦尔先生久居我邦，受我熏陶深矣！”

接着，他又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可惜你是个洋人，否则以你的学问，可以考个秀才了！”

白敦尔认真地比划说：“我的学问和总督大人相比，差别就像是天上的云朵和地上的泥土那样遥远。而且，我听说在当年的全国科举考试中，是贵国尊敬的皇太后亲自将您从众多的优秀士子中选拔出来，封为探花的，是吗？”

张之洞高兴得胡须抖动，举起酒杯道：“没想到白敦尔先生真正是老夫的知音，请满饮此杯！”

两人一碰酒杯，一饮而尽。

张之洞又转向贝阿德，问：“贝阿德先生昨天特意从马鞍山赶来，定有好消息告知！”

贝阿德摇摇头，“不，我的消息恐怕会使大人失望，马鞍山煤矿每日能为铁厂供应焦炭仍旧不过二十吨，而且含磷多灰……”

听了辜鸿铭法语翻译，张之洞眼中闪过一丝忧郁，立即又从容道：“不碍事，我已上奏朝廷，请求开采萍乡之煤，解决铁厂焦炭供应之虞……”

一名官员匆匆走过来，禀报道：“大人，铁水质量……”

张之洞摆手制止了他，对辜鸿铭道：“你陪海因里希先生谈谈。”他说着，看那名官员一眼，走至一旁。

官员赶快跟过去。

这边，海因里希早已为辜鸿铭能流利使用英、法两种语言而大感惊奇了。所以，当看到辜鸿铭来到他面前时，竟一扫矜持之色，诧异问道：“难道阁下也懂德语？”

“也懂？”辜鸿铭尖锐地模仿他道，“在德国，我只取得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学的文凭，而不像在英国那样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当然，比较我的意大利语，希腊语，特别是拉丁语的水平，我的德语的确不算最好的，但它也足以让我了解普鲁士了——

Noch immer das k lizern Pedantische rolk,

Noch immer ein rechter Winkel

In jeder Bewegung U im Cesicht

Der eingefrorene Dñnkell

(这个单调刻板的民族

习惯于循规蹈矩

他们那阴沉沉的脸上

永远是冰冷兮兮!)

海因里希的脸变得通红，但那不是因辜鸿铭刻薄挖苦与卖弄，而是因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兴奋，“噢，海涅的诗!简直不可想象!”他说，“我现在明白湖广总督在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这样成功了，因为他有您这样一个天才的助手!”

第二章 洋务运动（四）

“不不，”辜鸿铭连连摇头，“我只是总督大人的一个幕僚而称不上助手，至于我的才华和总督大人相比，则他如日月之明，而我如萤火之光!”

这时张之洞走过来问道：“你们在谈什么呢？”

辜鸿铭：“我们在谈天气，大人。”

张之洞：“恐怕不能谈天气了。刚才我得知，这次出的铁水质量仍然不行，炼出的铁材容易断裂，海因里希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你问问他，能否查出原因……”

辜鸿铭正欲翻译过去，一个侍从神色惊慌跑过来，扑通在张之洞面前跪下，“禀大人，汉阳铁厂出，出事了！”

三

汉阳铁厂，机器不再轰鸣，烟囱也不再冒烟，偌大的厂区，一片死寂。

铁厂厂部前的空坪，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大群穿牛犊短裤，赤膊的上身泛着油汗的匠役们，黑压压聚集在这里。他们将工厂主管和几名穿长衫的主事围在中间，群情激愤，人声鼎沸！

人群最前面一个满脸虬髯(音 qiúrán)的工匠一把揪着工厂主管的衣襟喝问：“板板日日的，老子们几个月没有领工钱了，你们这些龟儿子还天天喝花酒逛窑子，说，是不是把老子们的工钱贪污了？”

众工匠吆喝：“说呀！不说揍他个龟儿子！”

工厂主管被抓得喘不过气来，挣扎道：“总督张大人最恨的就，就是贪污……借，借我十个胆子我，我也不敢呀……”

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学徒问道：“那你们到底几时发工钱啊？”

工厂主管：“你，你们先放开我……我，我才好说嘛……”

虬髯工匠将他一搯，“好，你说！”

工厂主管被他搯得退后几步才站稳，他狼狈地整理一下衣襟，说：“你们的工钱要等朝廷拨银子下来才能发……”

虬髯工匠：“朝廷几时拨银子下来？”

工厂主管苦着脸：“这我就知道了……”

虬髯工匠愤怒地又一次揪住他，“你不知道谁知道？”

工厂主管：“总督张，张大人……”

匠役们鼓噪起来：

“找张大人去！”

“再不发工钱我一家老小都会饿死……”

人群中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工匠喊道：“总督衙门去不得，要砍脑壳的！”

虬髯工匠暴躁道：“有什么去不得？砍脑壳是死，饿死也是死……”他振臂一呼，“走哇！找张大人要工钱去！”

匠役们轰然响应：“走哇，找张大人去！”

狂暴喧嚣的人群刚刚移动，突然停住了——

就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站着脸若冰霜的张之洞！

他身后是一队杀机毕露的亲兵。

匠役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后和周围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那么多绿营兵，他们阴沉沉伫立在那里，没一点儿声响，只有密密匝匝如林的刀矛在阳光下闪着惨白的光芒！

鼎沸的人声突然静下来，静得让人心底发怵！

“大人……”工厂主管叫一声，跪下来。

几个管事跟着跪下。

虬髯工匠望一眼四周，眼里是愤恨不平的神色，也慢慢跪了下来。

他身后，所有的人，也都慢慢跪了下来……

“闹哇？怎么不闹了？”张之洞竭力控制着脸上肌肉的颤动，那声音冷丝丝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虬髯工匠抬起头，辩解道：“大人，我们没有闹事，我们只想……”

张之洞冷笑一声，“下贱虫豸(音 zhì)，也配和本督说话，来呀！”

身后亲兵：“在！”

张之洞：“将最前面的忤逆之徒拿下十名，斩!”

亲兵暴应一声，如狼似虎冲上来，两个亲兵架起一个工匠就往外拖!

虬髯工匠挣扎暴跳，怒骂着：“你们这些龟儿子，老子没犯死罪，你们要砍老子的脑壳呀……”

那个小学徒也被亲兵架起来，他吓得拼命哭喊：“娘呀，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呀……”

跪着的工匠们骚动了，不少人纷纷站起。

周围的绿营兵见状，一声口令，立即挺起刀矛，齐齐向前移动了上来。亲兵们将十名工匠横拉直拽拉成一排，拉到空坪一边，按着他们跪下，举起了雪亮的大刀……

“这太残忍了……”本来抱着胳膊在一旁看热闹的法国技师贝阿德冲动地嚷道，就要上前制止。

辜鸿铭一把将他拽住，道：“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

话犹未了，刀光一闪，十颗头颅喷血滚落尘埃……

许多匠役闭上眼睛，头也深深垂下。

人群中响起压抑不住的抽泣声!

张之洞一眼瞥见那个老工匠只穿一条短裤，瘦弱的上身肋骨条条凸现，跪在那里，不知是冷还是害怕，浑身瑟瑟发抖。

他走过去，将老人扶起，脱下自己的夹袍给他披上。

老人惊恐地望着他说不出话来，身体抖得更加厉害了。

像是根本不知道不远处有十具尸首躺在血泊之中，张之洞一付煦然神情，问道：“老人家高寿?”

老工匠哆嗦着：“六，六十七……”

张之洞：“噢，长老夫十岁……家中还有何人?”

老工匠：“有我那老婆子，还有一个六岁的小孙子，指望着我，我……”他望了望不远处躺在那里的尸首，不敢说下去了。

张之洞：“指望你在此挣钱养活他们，对不对?”

老工匠无力地点点头，两颗浑浊的泪珠从深陷的眼窝中溢出。

张之洞拉过老工匠，对众人大声道：“这位老人家的话你们都听到了!你们家中也有妻儿老小，也等着你们去养活。而你们却置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责任不顾，跟着歹徒衅生事端，犯上作乱……汉阳铁厂乃我湖广命脉，也是你们的饭碗!你们听从奸人挑唆，把汉阳铁厂闹垮了，也就是砸了自家的饭碗!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懂，真是愚不可及!今日之事，首恶既已伏法，胁从者我就救了你们。但日后务必要恪守朝廷法规，勤谨做工。再生妄变，杀无赦!”

第二章 洋务运动（五）

说着，他转对工厂主管道：“将厂内尚存的银两全部拿出来，所有匠役，一人发一两度日!”

工厂主管：“一人一两，恐怕不足……”

张之洞：“不足部分拿老夫俸银填上，再不足部分以总督府衙门五品以上官员俸银填上!”

说毕，他转身就走。

贝阿德：“啊，这真是世界上最虚伪的一场表演!”

辜鸿铭：“不，他是真诚的。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实，作为中国最廉洁的官员，总督大人早已把他的全部家产捐献给了汉阳铁厂，除了俸银，他目前已一无所有!”

汉阳铁厂厂部，不大的屋子里边挤满了人，湖北巡抚、藩臬二司都来了。

“铁厂无论如何不能停产，无论如何不能停产……”张之洞在屋当中空出来的狭窄空间走来走去，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着这一句话。

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幕僚垂着头，目光却随着张之洞的脚步偷偷地转来转去。

“你们怎么都不吭声？”张之洞突然停住脚步，目光在满屋子的下属和幕僚身上一扫，“嗯？”

屋里的人这才敢抬起头来，不过仍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敢贸然开腔。

张之洞的目光落在臬台身上。

臬台是个武人，直通通说：“依卑职之见，在朝廷银子没有拨下来之前，还是借用藩台府库存往里填呗！”

藩台是个须发皆白的老头，一听这话颤巍巍连连摆手道：“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铁厂是个无底洞，以我一省之财力，月月掏八九万两银子往洞里填，任什么家底也得掏空。倘有个一劳永逸之法，十几万，几十万两银子我都认了！”

一个叫赵凤昌的幕僚道：“填银子不是个办法，依凤昌之见还是得找出铁厂亏损之根本，然后对症下药，变亏损为盈利！”

工厂主管：“根本还不是那两条，焦炭供应不上，只能勉强维持一座高炉开工所需；再就是铁材质量不行，生产的铁轨卖不出去，又怎能赚钱？”

张之洞一直在走来走去听他们对话，这时突然停在赵凤昌跟前，对他说：“竹君，你立即到京城去跑一趟，找到醇亲王和户部翁师傅，告诉他们，朝廷若再不拨银子下来，汉阳铁厂就真要关门了！”

赵凤昌道：“凤昌这就去收拾一下，即刻动身！”转身去了。

张之洞又转对辜鸿铭：“不是那个德国人海因里希正在化验吗？你去问问，铁材断裂的原因找出来了没有……”

化验室里，海因里希从一大堆金属的瓶瓶罐罐和玻璃器皿中间抬起头来，疲惫地说：“找出来了，先生！”

他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了，一双眼睛熬得通红，原来梳理得整整齐齐的俾斯麦式胡须这时也显得乱糟糟的，像一把凌乱的棕毛刷子。

他的桌子上还摆着半截断裂的铁轨与几块铁矿石。

辜鸿铭一阵感动，由衷道：“辛苦了，海因里希先生！”

“辛苦？”海因里希怪模怪样地笑笑，“真正辛苦了的是你们，汉阳铁厂！”他站起身，脸上逐渐显出一股怒气，“在说明铁材质量不行的原因之前，辜，你能告诉我，汉阳铁厂这两座高炉是哪个白痴决定购置的吗？”

“不是白痴，海因里希先生！”辜鸿铭道，“汉阳铁厂从厂址的选择、原料的来源、机器的配置，一直到管理人员的委派都是我们的总督大人亲自决定的，这两座高炉更不能例外。”

海因里希惊诧了：“总督的决定？根据我的观察，你们的总督大人头脑里充满了东方的智慧，怎么会做出……请原谅，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

辜鸿铭：“愚蠢的决定？”

海因里希：“让我来告诉你，目前世界上的炼铁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贝色麻法，又称酸性法，只能冶炼含磷成份低的铁矿石；一是马丁法，又称碱性法，能排除铁矿中的磷质，是世界推广的先进技术。汉阳铁厂是照英国所用酸性法配置的高炉，不幸的是，你们所用的这种铁矿石……”

他拿起桌上的铁矿石给辜鸿铭看，“恰恰含磷的成份又很高。酸性法高炉不能排除这种铁矿石中的磷成份，炼出来的铁质量不纯，铁轨就容易断裂……”

辜鸿铭张着嘴“哦”了一声，只觉得浑身冷汗津津！

海因里希：“我想请教总督大人的是，他为什么不先对铁矿石进行化验，再确定购置何种高炉呢？如果这样做了，那么这个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辜鸿铭：“我不以为他是犯了错误，我想他之所以那样做，应该是他强烈的自尊和崇高的民族情感使然！”

海因里希：“自尊？民族情感？”

辜鸿铭：“据我所知，在购买高炉之前，的确有人提出过要先化验矿，但总督大人认为，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何所不有？难道还用得着先验石矿再立高炉吗？于是，做出了这个让我们每一个爱国者都扬眉吐气的决定。”

海因里希嚷起来，“我实在不明白你们这荒谬的逻辑！为了这个愚蠢的自尊，对不起，我又一次用了‘愚蠢’这个字眼……你们付出了多少代价，你知道吗……”

辜鸿铭肩一耸，两手一摊，“争辩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羊走失了，再修补羊厩还来得及。海因里希先生，我们还是来讨论修补羊厩的法子吧！”

“那好，我们就来修补这昂贵的羊厩吧……”海因里希拿过一支鹅毛笔，在纸上刷刷划起来，“首先，得撤除现在的高炉，重新购置四座马丁炉，它们的费用应该是……”

五

醇亲王府，李鸿章和奕环在争论。

“海防捐？”奕环似乎是没有听清李鸿章的话，又问一句。

李鸿章：“对，海防捐。就是以办海军的名义，卖一批官出去，所得的银子用来填颐和园的窟窿……”

奕环：“这不是卖官鬻爵吗？”

李鸿章：“是卖官鬻爵，不这样，又到哪里去弄这么大一笔钱去？”

奕环满脸的苦相，“这恐怕要招朝野的唾骂了！”

李鸿章：“王爷您往后靠，要骂让他们骂我好了！主意是我出的，折子也由我来上。”

奕环感动地抓着李鸿章的手，“难为你了，少荃！”

……

第二章 洋务运动（六）

养心殿东暖阁，李鸿章和翁同龢在光绪面前争论着。

“官职是朝廷的名器，多少学人士子，十载寒窗，甚至皓首穷经而不可得，怎么可以因为几两银子，拿出去叫卖！”因为气愤，翁同龢脸都红了。

李鸿章也不和他客气了，讥讽道：“几两银子？翁师傅说得轻巧！既然如此，您去弄这几两银子试试？”

翁同龢尖刻反击说：“我是弄不来这几两银子，可我也不会做这种不要脸面的事！李中堂，你丢得起这个脸，朝廷还丢不起这个脸哩！”

“我又怎么个给朝廷丢脸了？因缺钱而卖官的事，在本朝不乏先例。乾隆年间，国力何等的强盛！可甘肃大旱时，经御批，还卖出了一批监生、贡生哩！照你这样说，乾隆爷也给大清朝丢了脸罗？另外，本朝雍正、嘉庆、咸丰、道光……哪一代没有拿钱捐官的事？你翁师傅敢说，列祖列宗都给朝廷丢了脸吗？”李鸿章的口才是出了名的，这一番“旁征博引”，更是把个本来上不得台面的事儿，说得堂而皇之，把翁同龢堵得哑口无言。

听着两个股肱重臣的激烈争辩，光绪的表情不断变换。他当然知道靠海防捐筹钱是个丢人现眼的事，诚如翁同龢所说，朝廷丢不起这个脸，刚亲政不久的他更不想丢这个脸。可舍此而外，又到哪里弄这笔钱去？浓浓愁云浮在他脸上。

像是洞悉了光绪的内心，这时李鸿章转过身来对他说：“皇上，臣也知道，靠海防捐筹钱不是个办法，可凡事当从权者就当从权，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翁同龢马上又咬上来，“纲常名教，国之根本，难道也可以从权的么？”

看李鸿章又要回击，光绪摆手制止了他，说：“你们别争了！事关重大，还是请懿旨，让太后她老人家圣裁吧……”

六

武汉，海军衙门驻汉事务署，响起了一阵阵“跳加官”的锣鼓。

热闹的锣鼓点伴着滑稽的“天官赐福”的表演，吸引了大批士绅百姓的围观。

事务署大门口贴着盖两方朱红大印“筹集海防捐”的通告。通告下摆两张方案，上面摆笔墨、算盘、账簿等物，一个官儿坐在桌后，旁边是一个笔帖式衙门的人。

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官儿手一摆，锣鼓骤停，衙门的人开始吆喝起来：

“快来认购海防捐哪！”

“海防捐，海防捐，你捐银子买军舰，朝廷给你封大官！”

围观的人顿时纷纷议论起来：

“海防捐，这可是个稀奇事儿！”

“海防，防谁呀？”

“朝廷买军舰，关我们百姓屁事！”

一个布衫读书人愤愤道：“若用银子买得官来，朝廷何须开科取士，干脆办个乌纱帽铺子可也！”

“跳加官”的锣鼓愈来愈热闹，看热闹的围观群众也愈来愈多。

不远处，观察着这出闹剧，张之洞的眉头越皱越深，而他身边的辜鸿铭，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厌恶神色，说：“大人，让我去搅了他们！”

张之洞：“再看看吧！”

这时，一个满脸油光的生意人已挤到桌前，问道：“你们这海防捐有没有标价啊？”

笔帖式往墙上通告一指，“喏，户部会同海军衙门开出的红盘，明码实价！”

生意人：“老子又不认得字！”

笔帖式见来了生意，态度也好，“那我念给你听：二至三千两银子可买实缺州县，四至五千两可买实缺知府，七至八千两可买实缺道……”

生意人：“龟儿子不兴骗人吧？”

笔帖式：“你看这通告上盖着户部和海军衙门大印，焉能有假？告诉你吧，你一手交了银子，一手就可以领凭上任了！”

生意人：“板板日日的，老子就舍了血本，弄个县太爷当当！”说着，他从腰间掏出一张银票递过去……“

“且慢！”辜鸿铭上前道，“你们在这儿卖官，可曾知会总督衙门？”

笔帖式傲然道：“我署直属海军衙门，无须经过总督！”

“噢，”辜鸿铭露出古怪的笑容，“既然如此，我也买个官儿行不行？”

笔帖式打量一下他奇异的装束，不敢造次，询问的目光投向那坐着的官员。官员站起来，走到辜鸿铭面前，“你想买多大的官？”

辜鸿铭：“不大，也就你这个样子。”

官员冷笑道：“哼，本官乃正六品，三千五百两银子，你有吗？”

辜鸿铭：“你哪里值那么多银子。”

他从怀里掏出一枚铜钱，“啪”地拍在桌上，“充其量也就值一文！”

围观的人们哄然大笑。

官员倏然变色，咬牙道：“我就知道你这家伙是寻开心来了，给我打！”

那几个衙门的人扑上前，挥拳打来……

第三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一）

—

海军衙门驻汉事务署，几个衙门的人挥拳朝辜鸿铭扑来。

张之洞眉头一皱，他身后两个精壮汉子早迎上去，只听一阵骨头断裂声，衙门的人一个个倒在地上，惨叫不迭！

张之洞走上前去，用手中折扇指着那官员道：“你这狗奴才天大的胆，竟敢公开卖官鬻爵，败坏朝廷名声！”

那官员气急败坏道：“你是什么人？竟敢……”

张之洞冷冷道：“老夫张之洞。”

周围的人一听这小老头竟是威名赫赫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不禁都敬畏地后退几步！

那官员更是吓得魂飞魄丧，把半截话生生掐断在喉咙里扑地趴下，连连叩头道：“卑职该死！卑职有眼无珠……”

这里辜鸿铭早已走上前去，将那张通告一把撕了下来。

那官员满脸煞白道：“大，大人，这通告撕，撕不得，海防捐确实是李鸿章李中堂请旨实行的……”

“满嘴胡言！”张之洞脸一寒，喝斥道，“分明是你等利欲熏心，才想出这海防捐来搜刮民财，还敢在这里玷污李中堂清名，来呀！摘了他的顶戴花翎！”

“是！”随从们暴应一声，冲上前去，不由分说，三把两把将那官儿扒得只剩一件内褂！

辜鸿铭笑嘻嘻将那一枚铜钱放在那堆扒下来的顶戴袍服上，“喏，我早说过，你这官儿我一文钱买了！”

回到湖广总督府，辜鸿铭仍然在兴奋中，笑道：“大人这回给李鸿章一个难堪了！”

张之洞淡淡地说：“也给了朝廷难堪。”

辜鸿铭收敛了笑容说：“‘海防捐’真是李鸿章请了旨的？”

张之洞：“所以下面才有持无恐啊！”

辜鸿铭：“既然如此，大人难道不怕朝廷怪罪下来么？”

张之洞：“那倒不至于。‘海防捐’虽然是请了旨的，但卖官鬻爵，毕竟不是光彩事，所以朝廷才不降明旨而让李鸿章出面。要办也只能偷偷摸摸，哪有像他们这样大吹大擂，肆无忌惮的？因此，老夫在辖区内取缔它，朝廷虽不悦，也不好说什么的。只是李鸿章那里，我有些不好交代……”

一个书办匆匆进来，呈上一份电文，“禀大人，天津直隶总督府急电！”

张之洞：“念。”

书办念道：“香严台端大鉴：昨接醇亲王来函，称颐和园工程亏空甚钜，让鸿章致函各督抚处筹款。筹款以海防名义较为正大。我辈受国厚恩，自当竭力代谋。而台端魄力，雄视九州，近代无人可比。故望从湖广集得大宗，倘能得一百万两则喜之不胜矣……”

张之洞不禁伸手拿过电文，扫一眼，冷笑道：“李鸿章打的好算盘！”

辜鸿铭：“这叫做挟醇王之名，行敲诈之实。我们自己天大的窟窿填不满，他伸手就想挖一百万两银子去，这主意也太歹毒了！”

张之洞：“这就是我曾经给你说过的，他办事只重实利而不择手段了。‘海防捐’的事我还没有找他，如今可好，他倒找起我来了。预备纸笔！”

辜鸿铭：“大人回信拒绝？”

张之洞：“那岂不扫了醇王爷的面子？我只上奏朝廷，弹劾海防捐……”

辜鸿铭一愣，随即大悟，不觉敬佩地：“好，以攻为守，避开醇王爷，对事不对人，管叫他如乡间俗语所言，偷鸡不着蚀把米！”

“我念，你记。”张之洞：走动几步，沉声念道：“臣，湖广总督张之洞跪奏……”

二

紫禁城，朝房外，翰林院侍读学士、翁同龢的学生文廷式兴冲冲对翁同龢说：“老师，听说张之洞上折子了，弹劾‘海防捐’？”

翁同龢点点头。

文廷式：“那我们应该立即发动御史、翰林群起响应啊！”

翁同龢摇摇头，嘴里轻轻吐出四个字：“引而不发。”

文廷式有几分迷惑地看着他。

翁同龢：“张之洞的奏折，称得上义正词严。何况，太后对他的倚重绝不在李鸿章之下。他的折子，太后若允了便允了，若不允你再上一百个折子也没用！所以，我们此时要做的就是等待最佳时机，然后出手！”

文廷式：“那我们就不在一旁干等？”

“怎么是干等？我已作了安排，皇上待会儿就要接见几个官儿，靠‘海防捐’捐来的官儿……”

……

养心殿，光绪接见捐官，黑色幽默。

……

储秀宫，慈禧倒是神情自然。

“既然‘海防捐’闹得这样不像话，那就准了张之洞的折子，将这劳什子停了吧！”慈禧正摆弄着窗台上的一盆兰花，背对着奕环说。

奕环站在那儿，一脸的苦相，“可这就少了一条筹钱的渠道，也打了李鸿章的脸哪！”

“恐怕不只是打李鸿章一个人的脸吧？”慈禧回转身来，款款走到炕沿边坐下，看着奕环，淡淡地说。

奕环慌了，忙道：“太后这样说，臣惶恐得紧。”

慈禧：“七爷你也别惶恐，我并没有怪罪你的意思。只是当初我让你为修园子的事儿想办法，你倒好，肩一滑，天大的重担全让李鸿章一个人接过去，你在一旁图凉快去了！如今呢？想图凉快也图不成了吧？”

奕环低了头，满脸惭愧，“总是臣无能……”

“不是无能，是糊涂！”慈禧刚提高声调，一看奕环吓得那个样子，又低了下来，“你想当甩手掌柜，眼下这情势，你又怎么当得了呢？就说这‘海防捐’吧，到今日止一共筹到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李鸿章是全部给了颐和园还是只给一部分其余的自己截下来了，你心里有数么？”

奕环：“臣料想李鸿章没，没那个胆子……”

慈禧：“没那个胆子也得防着点！我所以准了张之洞的折子，一是‘海防捐’确实闹得不像话；二是要捐官的也捐得差不多了，正好就着坡儿下驴；三是给张之洞一个面子；四是给李鸿章提个醒，别让他以为中国的天空就他那片云彩能下雨！”

第三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二）

奕环没想到停掉一个‘海防捐’，慈禧竟有这么多层的考虑，不由偷瞥了他这位嫂嫂一眼：只见她穿着绣满了大红牡丹的黄缎袍，冕上镶着耀眼的珠花，中央缀一只纯净无瑕美玉制成的凤，衔一串晶莹的珠络。慈禧明眸隆准，脸部的线条极为柔和，却让他心里泛起一阵阵寒意和愈发增加了敬畏之情。

奕环由衷地说：“太后圣心远虑，臣纵有一百个心思也想不到这些！”

慈禧：“算了吧，这些恭维话也变不出银子来！你只说说，停了这‘海防捐’，你和李鸿章

还商议了哪些筹钱的法子?”

奕環：“还商议了两条，都是以办海军名义，一是请各地督抚认交，一是向洋人借款。”

慈禧：“嗯，这两条法子倒是可行。只是我这个生日各地已送了孝敬银子，再找他们要钱，未必会痛快给你。向洋人借款呢，须防他利息盘剥太重。”

“所以李鸿章也难哪……”情不自禁，奕環露出了对李鸿章的同情。

慈禧不无嘲弄地看着他，笑了，“七爷真是忠厚人，刚才见我压了李鸿章一下，心里就老大不忍了。放心吧七爷，李鸿章的难处，我还不知道吗?等他各督抚认交的银子和向洋人借贷之事办妥后，我会帮他一把的。”

三

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衙门花厅，这里实际上是李鸿章会客的地方。花厅朝南开着一色的玻璃窗，镶嵌着玉蓝色镂花玻璃，两壁排列着全堂影木嵌文石的如意靠椅和镂花茶几。因为有洋人来，茶几上又铺上了雪白的台布，银制果盘上摆放着时鲜果品，还有一瓶法国波尔多葡萄酒。

四个洋人坐在花厅里，他们分别是英国汇丰、怡和，法国东方，德国德华四家银行的代表，是李鸿章让盛宣怀将他们请来议事的。

盛宣怀指着一盘艳红的荔枝，对洋人们说：“这是刚从广东运到的荔枝，请先生们尝尝新!”

说着，他拿起一颗，剥出里边雪白的脯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关于荔枝，我国唐朝时有一个优美的故事……”

怡和银行的代表打断他，“盛大人，我们只想尽早知道总督大人邀请我们前来的真正用意，而没有心思听关于唐朝的故事!”

盛宣怀笑笑：“中堂大人将于九时三刻接见诸位……”他掏出怀表，“距现在还有二十定秒!”

“中国人从来不懂得遵守时间，他们的官僚更是如此!”德华银行的代表对东方银行的代表说。

东方代表：“不过据我所知，这位李中堂……”

他话未落音，门外高呼：“中堂大人到!”

花厅里的洋人们一下噤声，起立。

门外快步走进来两个仆人，其中一个夹着个蓝色衣包。他们刚将衣包放在厅上首的花梨加官椅上，李鸿章顶戴朝服也跨进了花厅。他径直走到花梨椅前，伸出手臂。

离他最近的汇丰代表以为李鸿章是想和他握手，忙上前一步，伸手，却发现李鸿章伸平手臂只是为了让仆人将朝服脱下，不觉尴尬站在那里。

李鸿章却似浑然不觉，当着他们的面慢吞吞地让仆人脱去朝服，从衣包里拿出一件宝蓝缎夹袍换上，又将顶戴换成了便帽，这才从嘴里吐出一个字，“坐!”

他先在椅上坐了，四位洋人也致礼坐下。盛宣怀上前道：“禀大人，英国汇丰、怡和，法国东方，德国德华四家银行的代表先生都已到了!”

“嗯。”李鸿章抬起头，目光在几位洋人脸上犀利一扫，开门见山道：“请诸位来，是想向诸位借钱。”

虽然银行代表们对此早已经有所预料，但对李鸿章不加任何修饰就说出自己的目的感到吃惊。

李鸿章：“我北洋海军经费不足，致使新舰之添置，旧设备之更换，以及购买火炮弹药诸方面都难以落实，若诸位代表之银行，能在经费上予以援手，我必回报之!”

一阵沉默。

洋人们脸上表情各异，有的倨傲有的平静，有的微笑有的沉思，但那都是装出来的，掩

盖不住的只有眼里贪婪攫取的光芒。

终于，法国东方银行的代表开口了：“我非常欣赏总督大人的直率态度，我想这种态度将是我们今后合作的基础。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东方银行借钱给你们，总督大人所说的回报是什么？”

李鸿章：“利息。难道利息不是最好的回报么？……当然，如果贵行的利息能够低一些的话，我们将在其他方面予以补偿，比如，北洋海军将在贵国采购一部分我所需之军火。”

“这真是个诱人的许诺！”汇丰银行的代表道，“不过，总督大人能把这‘低一些’的标准说得更具体吗？”

“那要由诸位来定，”李鸿章道，“我的标准就是利息最低的那一家。”

怡和银行的代表忍不住插话道：“总督大人是想让我们在您面前表演‘鹬蚌相争’那个古老的寓言吗？”

“鹬蚌相争？你居然也知道鹬蚌相争……”李鸿章大笑，笑着笑着脸一沉，“不争成么？你不争，还有十几家银行争着要借钱给老夫！听清楚了，是借钱，不是要你施舍！你不借，愿意让你银行的资金闲置在彼，悉听尊便？”

他突然变脸，搞得几个洋人面面相觑(音 qù)，怔在那儿。

德华银行代表：“总督大人……”

李鸿章：“愿意借钱的，将由盛宣怀大人和你们商讨具体事宜。”说着，他将手边茶碗微微一端，“送客！”

……

第三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三）

天津，汇丰银行，盛宣怀正和汇丰银行代表在谈判，两人争论得很厉害。

……

天津，怡和银行。怡和银行的代表时而来回走动，时而又停下来，俯身在盛宣怀面前急切地述说。

盛宣怀一副老僧入定的模样。

……

天津，法国东方银行，盛宣怀微笑着，东方银行的代表也微笑着。

……

天津，德国德华银行，盛宣怀扳着手指头在说着什么，德华银行的代表一边点头，一边在纸上记着。

……

李鸿章府邸，盛宣怀进了大门，穿过倒厅小院，左拐，进了一处月洞门，又跨入一带垂花走廊，进入一处幽静院落，这里的正房，便是李鸿章读书歇憩之处了。

盛宣怀进屋的时候，见李鸿章正于书案上书写一副自撰的对联，那对联曰：

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粟，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

祈大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即称地上神仙。

见盛宣怀进来，李鸿章招呼道：“杏荪，你来得正好，先看看这封信……”

说着，将手边一封信递给他。

盛宣怀接过信只扫一眼，惊愕地说：“朝廷将‘海防捐’停了？”

李鸿章：“停了。”

盛宣怀瞥一眼那对联，“那您怎么还这样悠闲？”

李鸿章淡淡一笑，“那你要我怎样？”

盛宣怀：“朝廷怎么会变卦的呢？”

李鸿章：“张之洞上的折子，一奏就准。醇王爷怕我有想法，来信解释一番。”

盛宣怀：“怎么能没有想法？大人给朝廷背了黑锅，反倒一巴掌倒打过来？”

李鸿章：“咳，无非是平衡牵制之术罢了……算了，不谈这些。向洋人借款之事谈得怎样？”

盛宣怀兴奋起来，“十分顺利！大人可算是掐准了他们的脉……”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单子，说：“各银行的借款数目利息及偿还期限都写在这上面。”

李鸿章：“你念，我听着。”

盛宣怀念：“汇丰银行愿借八十万，年息六厘，两年还清；怡和银行愿借一百五十万，年息五点六厘，两年还清；法国东方银行愿借一百万，年息只要五点五厘照英镑折算，分十年偿还；德国德华银行也愿借一百万，年息亦是五点五厘，五年还清。”

李鸿章：“你意如何？”

盛宣怀：“当然找利息最低的借。我的意思是向东方银行和德华银行各借一百万，再让德华银行将偿还期限也延至十年。”

李鸿章仰脸想了一会，决断地说：“都向德华银行借，二百万，年息若不能再压，偿还期限延至十五年！”

盛宣怀不解地问：“向两家借，岂不是周旋余地更大？”

李鸿章：“向一家借，越多越好。借少了你是他孙子，借多了他反而是你孙子！”

说着，他自己笑起来，“当然这二百万也可向东方银行借，但我已许诺，谁借钱给我，我就向谁买军火，得讲信诺。法国造的军舰不行，德国行。”

盛宣怀：“好，等会我再和德华银行去谈……我觉得，自借洋债以来，此次办得最漂亮了！”

李鸿章长叹一声，“唉，再漂亮，借来的钱还不是扔进昆明湖打水漂……”

盛宣怀的神情也黯淡下来，“‘海防捐’卖官卖了三百万，这次找洋人借两百万，五百万两银子呀！而我‘定远’铁甲巡洋舰，也才要一百三十万两啊……”

李鸿章突然想起什么，脸色严肃起来，叮嘱道：“借洋债的事若办好了，先不要往外说。”

盛宣怀：“朝廷不是催得很急吗？”

李鸿章冷笑道：“让他们急一急也好，再就是张之洞那里，看样子，不把他逼上绝路，他是不会认交那一百万的！”

盛宣怀：“哦，海因里希给我来了信。”

李鸿章：“哪个海因里希？”

盛宣怀：“就是张之洞请我给他找的那个德国专家。”

李鸿章点头：“我想起来了。”

盛宣怀：“海因里希说，汉阳铁厂的铁矿石与高炉不符，需重新购置高炉，要很大一笔钱！铁厂目前每月亏损银两达八九万之巨，朝廷又好几个月没拨银子了，张之洞急得人都变了形。”

李鸿章猛然站起，“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上奏弹劾‘海防捐’，我只请朝廷将汉阳铁厂改‘官办’为‘商办’，教朝廷断了他的银子！”

盛宣怀：“朝廷恐不会同意……”

李鸿章恶狠狠地说：“不同意他就填这个无底洞去！”

他顿了一下，“杏荪，你即刻准备两件事……”

盛宣怀敛容凝听。

李鸿章：“一、拿我手札，再备上一些礼物，赶往京师去找醇王爷，将汉阳铁厂‘官办’改‘官督商办’的好处说与他听，请他从中斡旋，促成此事。他若问起我，你只说我为筹集修

园子的钱日夜焦心，无暇他顾……噢，你是不是有个《泰晤士报》的洋人朋友叫莫里逊的？”
盛宣怀惊讶道：“大人这也知道？”

李鸿章一笑：“这个莫里逊对我国非常熟悉，《泰晤士报》在世界影响都大，这篇文章他来做最好！”

盛宣怀：“我还是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李鸿章：“你就对他说汉阳铁厂近日将有异动，请他注意，他自会有一番作为的；还有，你速从轮船招商局等处调拨资金，准备接管汉阳铁厂！”

说这话时，李鸿章语气凌厉，目光炯炯，胡须微扬，盛宣怀仿佛又看到，当年硝烟火光中的淮军统帅，下达攻击令时的飒飒帅风！

四

汉阳铁厂，一个金发碧眼，三十来岁的高个子洋人，拿着部照相机在厂内转悠。

他将镜头对准高炉，“砰”镁光灯冒出一阵白烟。

他将镜头对准一大堆因质量不合格而废弃的铁轨，“砰”镁光灯又冒出一阵白烟。

不远处，几个匠役漠然看着他，他又将镜头对准了他们……

……

第三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四）

湖北船政学堂，一座庙宇改成的学堂。原来的大雄宝殿正中的檀木架上，赫然摆放着一艘半人高劈波斩浪的军舰模型。殿侧和尚们的禅房如今则成了一间间教室。

第一教室内，书声朗朗。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教室门口，张之洞看着那些戴瓜皮小帽，穿箭袖短衣，着绒靴的学生们摇头晃脑读得正起劲，微微颌首，以示满意。他转过身对随从的官员幕僚道：“船政学堂虽是洋务，但若不以‘中学’来巩固根底，端正见解志趣，那就如无缰之马，无舵之船，就是培养出见识广博有才之士，国家也不敢放心使用啊！”

随从人员异口同声道：“大人所见极是。”

张之洞走向第二间教室。

第二教室内，一位西装革履，脑后又垂着一根乌油油大辫子的青年教师，一望而知是从西洋回来的留学生，正在给学生讲“欧姆定律”。

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欧姆定律”四个字，然后讲道：“欧姆定律是德国物理学家欧姆在一八二六年，也就是我大清道光六年的时候，通过大量的实验得出的规律。它的教学表达式可以写成……”

他又在黑板上写下： $I=R$ ，又道，“诸君注意，这里 R 代表着被确定的一段导体， I 和 U 都应是这段导体上的电流和电压……”

张之洞在门口听了半天，仍是一头雾水。不觉又感叹地对随员们说：“洋人殚精竭虑求索器物的本质，并非全是奇技淫巧，如国人仍对这些嗤之以鼻，到头来吃大亏的是自己了！”

众人又点头称是。

张之洞兴致勃勃向第三间教室走去。

第三教室里边静静的。

张之洞感到纳闷，不觉将脚步放轻放慢，后面的人自然也变得蹑手蹑脚了。

张之洞将到门边，悄悄往教室内望去——

只见几个学生聚在教室一角，正围看一张报纸。

张之洞在官员们的簇拥下进了教室。

那些学生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涌进来这么一大帮人，特别发现前面的人竟是总督大

人时，他们的脸一下子都变得煞白！

张之洞一点也没有察觉，走到他们面前，拿起报纸一看，上面净是洋文，不由得高兴地说：“好，能直接看洋文报纸了！这是什么报啊？”

学生们却只是哆嗦，说不出话来。

跟在后面的一位官员见这情形，诃斥：“大胆奴才，你们耳朵聋了？总督大人问你们话呢！”

这时一个学生才战战兢兢开口道：“这，这是《泰晤士报》……”

张之洞：“好哇，《泰晤士报》乃世界有名之报纸，上面都说些什么呢……”

说着，他下意识地将报纸举到眼前，脸色倏忽一变！

一版照片赫然入目：汉阳铁厂大门口漠然而立的匠役；冷火消烟的高炉；一大堆变为废品的铁轨……

张之洞更不说话，阴沉着脸将报纸一卷，回身便走。

众官员、幕僚面面相觑，慌里慌张跟了上去。

……

湖广总督府衙门后堂，

辜鸿铭拿着那张《泰晤士报》念道：“曾经被称为中国匹兹堡的湖北汉阳铁厂无疑正经历着它的危机时刻，而它的危机却是由它的创建人，著名的改革家张之洞总督所造成的。这位总督以惊人的勇气和魄力建立起了这座远东最大的铁厂，又以同样的无知和专横使得它濒于倒闭。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这位总督以中国地大物博为理由，拒绝预先化验铁矿石，结果购置的高炉不能排除铁矿中的磷质，炼出来的铁材极易折裂。虽然目前中国有好几条铁路正动工修建，但没有人敢要汉阳铁厂生产的铁轨……”

听到这里，一直端着青花瓷茶碗品茗的张之洞手微微一颤，茶水洒了少许出来。

辜鸿铭继续念道：“这位总督曾有一句名言，‘要将工厂建立在我看得见烟囱冒烟的地方’，结果，错误地选择厂址导致了煤炭和铁矿石都要长途运来，费用昂贵，成本大大提高。于是便出现了今天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如果这位总督不放弃对铁厂的愚蠢控制，那么他将不得不放弃朝廷对他的信任和他足以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相匹敌的显赫的政声。”

“完了？”张之洞问。

“完了。”辜鸿铭答。

张之洞将茶碗往桌上一放，站起身，又开始踱步。

辜鸿铭看着他一脸的憔悴和有些佝偻的身体，心底突然涌上一股怜悯之情！

张之洞想起什么，“我记得这个莫里逊好像是你的朋友？”

辜鸿铭：“是的。”

张之洞停住脚步，“那么，可不可以叫他另写一篇文章或者……”

辜鸿铭明白他的意思，直率地说：“恐怕很难，大人。洋人的记者自有他们的操守，讲究精神独立和新闻自由……”

他看了看张之洞的脸色，又踟躇道：“不过，我还是可以去试试……”

“算了，”张之洞摆摆手，“既然明知试之无益，何必徒取其辱呢？”顿了顿，他又问，“你说皇上和太后若看到莫里逊这张报纸会怎么想？”

辜鸿铭：“汤生直言，莫里逊的报道要胜于十道弹劾本章！”

张之洞闻言，颓然坐下，长叹一声道：“唉，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终不成要毁在这铁厂上么？”

辜鸿铭劝慰道：“大人不必如此，待朝廷银子拨下来，不就全盘皆活了么？”

张之洞：“也只有这个指望了……噢，赵凤昌怎么搞的？去京城催促银两许久，也该回来了呀……”

.....

第三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五）

湖广总督衙门，一骑马疾驰而来。

待到衙门口，不待那马站稳，风尘仆仆的赵凤昌便滚鞍下马，将缰绳交给迎上来的门卫，边往里走边问道：“总督大人可在府内？”

门卫：“大人正在后堂，盼着赵爷您哪！”

.....

张之洞：“待赵凤昌回来，当务之急当然是购置海因里希所说的那种马，马丁炉.....”

他板着手指头算道：“然后，是对整个铁厂进行改建和扩充。还有，那些个不法之徒滋事虽然被消弭于萌生之时，但匠役们的工钱也确实不能再拖了.....”

正说着，他的眼一亮，赵凤昌匆匆走进来。

张之洞也不寒暄，劈头问道：“怎么样？朝廷银子可拨下来了？”

赵凤昌不敢看张之洞眼睛，低着头站在那里，嘴里轻轻吐出两个字，“没有。”

张之洞脸色变了，“却是为何？”

赵凤昌：“户部道，如今财政极度困难，不但以前拖欠的银两朝廷无力补拨，而且从今往后，也不能再向汉阳铁厂拨款了！”

张之洞闻言只觉眼前一黑，身子就要往后倒去。

辜鸿铭一把抱住他。

赵凤昌也赶快上前，两人一左一右，将张之洞扶在椅子上坐了。

辜鸿铭又将桌上的茶碗双手捧着，端给张之洞。

张之洞轻轻推开茶碗，黯然道：“如此说来，汉阳铁厂的最后一线生机也被掐断了么？”

刚说得这一句，他眼中竟掉下泪来！

辜鸿铭和赵凤昌可曾见过张之洞这样，不禁也是一阵心酸，同时道：“大人.....”

张之洞摆摆手，“你们也用不着劝慰我，汉阳铁厂就是真垮了，我张之洞也未必如那个洋人莫里逊所言会跟着垮掉.....”

赵凤昌激愤地说：“大人这些年来办实业，兴文教，整军经武，两湖气象，极一时之盛，这岂是那些心怀叵测者一笔抹煞得了的？”

张之洞点点头：“个人毁誉，何足道哉？我所以伤心，是想到这些年为兴办汉阳铁厂付出的心血.....”说到这里，他突然站起来，摘下顶戴，指着自己头发道：“你们看我这满头华发，有一半是为汉阳铁厂而白的啊.....难道这一切，都将随扬子江之水而逝去么？难道我们中国人就真的办不好自己的实业么？倘如此，我堂堂大清，自强富国之途又在哪里呢？！”

因为激动，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他的头微微扬起，目光似要穿透房顶，直问苍穹！

辜鸿铭倏忽站起，激动得热泪盈眶道：“大人问得好！汤生相信，有大人在，汉阳铁厂就不会垮！而大人忧国之情怀，必将感染天下有识之士，共寻强国之途！”

赵凤昌也站起来道：“汉阳铁厂也并非完全陷入了绝境。凤昌离京时，醇亲王要我带给大人四个字.....”

张之洞转过身来，眼里腾地燃着希望，问道：“哪四个字？”

赵凤昌：“官督商办。”

张之洞眼中的希望消失了，冷笑道：“我就知道这后面有他！这是李鸿章一贯的主张，行不通的。”

赵凤昌：“大人并未一试，因何说行不通？”

张之洞：“我国商人，大都本小利微，不像西洋巨富，财产动辄以数百万计。让他们来

投资入股铁厂这般宏大企业，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还有就是他们禁锢保守，断断不敢冒一点风险的。”

辜鸿铭：“也就是说他们既无财力亦无魄力。”

张之洞：“嗯。”

赵凤昌：“如果现今有一个半官半商，既有财力又有魄力之人愿意投资汉阳铁厂，大人却当如何？”

张之洞略一思索，“你是说盛宣怀？”

赵凤昌：“是他。”

张之洞连连摇头，“绝无可能！盛宣怀是李鸿章心腹之人，而我……”

他苦笑一声，“前不久还弹劾了他一本啊！”

赵凤昌：“可是醇亲王说，李中堂曾对他言道，汉阳铁厂的存亡，关系到国之气运，绝不能坐视不管！”

张之洞大出所料：“他是这样说的……？”他站起身，走动几步，“如此说来，我倒要道一声惭愧了……”

辜鸿铭：“李中堂既有此话，大人不妨先给盛宣怀发个邀请，看他愿不愿来？来了，再看他是否真拿得出让汉阳铁厂起死回生之策？”

张之洞将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似在思索权衡。

辜鸿铭和赵凤昌对视一眼，也陷入沉默。

良久，张之洞才从胸臆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那就请盛宣怀吧！”

五

紫禁城，朝房外。

“可以出手了。”翁同龢不动声色地对文廷式说，“朝廷虽然停了‘海防捐’，但没有惩办李鸿章。你可以多找几个人上折子，请圣上查明谁是‘海防捐’的始作俑者，追究他的罪责！”

文廷式：“太后会不会保他？”

翁同龢：“‘海防捐’完全是李鸿章一人所为，和太后没有什么关系，更兼声名狼藉，太后保他作甚？退一步讲，即使太后有这个心思，清流物议，她老人家从来也是很看重的。”

文廷式：“好，我这就去联络。”

翁同龢：“还有，张之洞这回是把李鸿章给得罪了，李鸿章绝不会善罢甘休。你以我的名义给张之洞写封信，语气要恳切一些，就说张香帅本清流领袖，这次的弹劾奏折，更是为天下读书人之张目……我与香帅，声气相投，对那些败坏纲常名教的人，当鸣鼓而攻之！”

文廷式喜道：“张之洞倘能响应，不怕李鸿章跑到天上去！”

……

毓庆宫，光绪翻看着厚厚一摞奏折，不觉皱起了眉头，问翁同龢：“‘海防捐’不是停了么？怎么又有这许多折子弹劾李鸿章？”

翁同龢：“‘海防捐’虽停，流毒甚广。若不惩治始作俑者，恐怕难给天下读书人一个交代！”

“始作俑者……”光绪看翁同龢一眼，不说话了。

……

储秀宫，

慈禧将一摞奏折轻轻推到一旁，“这些折子暂且都留下不发吧。”

……

翰林院。文廷式挥动着手中的折子激昂地说：“那我们就继续上折子，直至李鸿章受到惩治为止！”

官员们轰然响应。

.....

第三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六）

天津，李鸿章府邸。

“上吧，上吧！他们上他们的折子，老夫还是在这儿舒舒服服吃鲈鱼.....”李鸿章挟一筷子鲜美的鱼肉，送进嘴里。

突然，他的话咽住了。

一根鱼刺卡住了他的喉咙！

身后的丫环慌了，赶紧轻轻拍着他的背。

鱼刺大概卡得很厉害，李鸿章“啊，啊.....”哼着，也不知怎么搞的，眼泪流了出来。

六

日本横须贺军港，波涛汹涌的万顷大海。

雾气散开，一面日本海军的旭光旗迎着带海水腥味的海风升起来。

旭光旗下，停泊着十几艘军舰，“扶桑”、“严岛”、“桥岛”、“桥立”.....军舰的甲板上，身材矫小结实的水兵们挺直腰杆列队肃立，一张张被海风吹得黝黑的面孔如铁铸一样，只有他们的眼睛里闪耀着狂热激动的光芒——大日本国明治天皇陛下今天要来视察海军！

蓦然，所有军舰上的汽笛一齐拉响，明治天皇莅临了！

在一队穿白短上衣，戴白色镶黄帽圈制帽骁勇的水兵护卫下，明治天皇睦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他一身戎装，重眉鹰目，两撇浓须。显然腿脚由于运动神经的先天缺陷，使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这丝毫掩盖不了他那逼人的霸气！

顿时，所有的人，包括警戒线外大批的国民，发出海涛般的欢呼：“天皇陛下万岁！”

欢呼声中，天皇在首相伊藤博文，海军大臣西乡等陪同下，登上了“扶桑”号军舰。

“扶桑”号甲板上，

天皇缓缓走着，威严的目光从一张张将士的面孔上扫过。突然，他在一个娃娃脸的水兵面前停下来。

“这不是朝彦家的小儿子吗？”天皇惊讶地问。

因为被天皇认出而兴奋得满面通红的朝彦小儿子挺起胸膛回答：“禀陛下，是我。”

天皇又问：“朕将朝彦亲王十五个子侄中的十三个送去欧洲留学，你是因为年龄小而留下来的吧？”

“我已经是帝国海军下士，请陛下不要再说我年纪小好吗？”

对天皇用这种近于无礼的口气说话，所有的人都不禁为朝彦的小儿子捏一把汗。

天皇没有动怒，他用鹰一样的目光盯着面前的娃娃脸看了一会，说：“朕答应你，朝彦下士。”

炮位上，三二〇毫米口径的巨炮昂然指向远方。

明治天皇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在炮管，炮身上都擦拭一番，然后摘下手套，手套依然雪白！

他不动声色地将手套重新戴上，问：“这就是用来对付中国‘定远’和‘镇远’舰的三二〇毫米火炮吗？”

西乡：“是。另外，我舰的航速是十六节，高于‘定远’的十四点五节。但就整体性能而言，我舰还不能与之匹敌。”

天皇的眉头微微一动。

西乡：“速度重于装甲厚度，射速重于火炮口径，这是帝国海军之新观念，但这个观念必须用金钱支持。”

伊藤博文：“这是西乡大臣在内阁的意见，难道想要陛下在军舰上听你叫苦吗？”

西乡：“但是中国用大量的金钱建设海军，最近又开设了‘海防捐’，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危险事实！”

伊藤博文反驳：“中国人民光是准备为他们的皇太后祝寿已经用掉了三千万两银子，这般强大的国力这难道是我国所能比拟的吗？何况我国连烟草税和药物税都投给了海军，实在拿不出钱来了。竭泽而渔，国会不会答应，国民也无力负担。”

天皇的重眉深深皱起，沉默片刻，说：“每年从内库中拨三十万给海军吧！”

伊藤博文一惊，“那是陛下的私人财产，怎么能够……”他高声道，“国民的感情也不会答应的！”

西乡眼含泪花，转身走到舰桥上，向下面肃立于甲板上的水兵们说：“天皇陛下要将他私人财产的十分之一交给海军……”他哽咽着，突然跪倒：“海军拒绝接受陛下的赠予！”

甲板上，所有官佐士兵齐刷刷跪倒，“海军拒绝！”

“朕的决定断无改变！”天皇缓缓往前走了几步，站定，俯望着甲板上的将士，冷冷道，“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忠勇的海军决不会辜负朕的期望！”

他抬起头来，鹰一样的目光凝视着海天相连的远方……

甲板上，朝彦下士领头，热泪盈眶的将士们挺胸站立，响起了帝国的军歌：

文明与野蛮如同雪与炭

实无长久融合之希望

迟早要降一场血雨

雨后天空才能晴朗……

旭光旗在海风中猎猎作响，歌声和着汹涌的海涛，向远方飘去——

文明军队所向无敌

旌头直指陆地大海……

七

朝鲜，汉城，中国驻朝鲜使节袁世凯公署。

袁世凯在教新纳的二、三、四房姨太太“踩寸子”。

所谓“踩寸子”，亦称“踩跷”，是京剧旦角的一种技艺，分“硬跷”和“软跷”两种，就是将木头或布纳成的“跷”，绑在脚板下，外罩以绣花鞋，真脚被裙子或彩裤遮盖，只露出“三寸金莲”。

袁世凯的三个姨太太都是朝鲜人，三姨太金氏是朝鲜李王妃的表亲，二姨太吴氏和四姨太闵氏是金氏的陪嫁丫头，却被袁世凯一并收了房。

袁世凯兴致勃勃地说：“我国女人的脚都是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摇三摆，风吹柳似的好看极了！可你们朝鲜女人都是大脚，再去缠小吧你们又都有十六七岁了，来不及了。所以我用这个‘踩寸子’的办法教你们走路。学好了，以后你们跟我回中国才好看，要不人家会说，你看袁某人那几个姨太太，都是大脚，多丢脸呀！”

袁世凯说着，三个朝鲜女孩儿已将跷绑好。

袁世凯：“好，你们现在就走给我看看！”

三个女人刚一迈脚，就东倒西歪，站的站不稳，跌的跌倒。

袁世凯笑嘻嘻地说：“再来，再来……你们国王的卫队都让我操练出来了，难道还调教不好你们几个女流之辈么？”

一个峨冠博带的朝鲜书办走进来，禀报说：“大人，金姨太的哥哥来了。”

袁世凯：“是在日本使馆当通事的二哥吗？”

书办：“是他。”

袁世凯立刻严肃起来，对三个姨太太说：“你们都到里屋去！”看着她们进去了，袁世凯

才转对书办说：“快请他进来！”

第四章 一局双赢（一）

—

“刚才接到袁世凯从朝鲜发来的密电，他获得一个极重要的情报，日本已派人携带定金前往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了。看样子，他们不买到那艘他们叫‘吉野’号的军舰，誓不罢休。而且听说这艘军舰除具有超强的火力之外，航速已经增加到二十点五节，成为世界上航速最快的铁甲巡洋舰了……”李鸿章满面忧虑地对盛宣怀说，“如果这艘军舰真被日本人买去，我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盛宣怀着急地说：“那我们快点抢在日本人之前把这艘军舰买回来呀！”

话刚出口，他便知道自己说错了，望李鸿章一眼，叹口气，不吱声了。

李鸿章也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盛宣怀忍不住，试探着说：“大人将这个情况的严重上奏给朝廷，或许……”

李鸿章痛苦地摇摇头，“没有用的！那些人除了窝里斗的本事，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什么样的情况在他们看来都是我在搞鬼……”

盛宣怀：“那我们眼眼睁睁看着日本人把军舰买走？”

李鸿章：“他们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也难……哦，你到张之洞那里去准备好了没有？”

盛宣怀：“光靠招商局调拨的资金肯定不够，待我再搞到一笔钱就可以动身了。”

盛宣怀宅邸，西式小客厅内，盛宣怀和几个官绅富商模样的人坐在沙发上。

盛宣怀不经意地说道：“张之洞那个汉阳铁厂办不下去了，他想请我接手，我又想去又不想去，你们看呢？”

一个官绅从沙发上猛地站起来，“去！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去？”

另一个富商：“你要是钱有难处的话，我们几个……”

盛宣怀淡淡地说：“你们就不怕把钱投进去，血本无归？”

绅商齐声道：“有你盛杏荪，我们只赚不赔！”

他们相视一眼，哈哈大笑。

……

武昌码头，鼓乐悠扬。张之洞穿戴齐整，面色肃然，率巡抚、藩、臬二司大小官员几十人伫立码头上，红顶蓝顶，一片灿烂。

队列末尾一个四品顶戴的胖官员显然是个糊涂虫，他一碰身旁那个也是四品顶戴的瘦长条官员，悄声问道：“咱们今天是迎接谁呀？”

瘦长条：“闹了半天，你连迎接谁都不知道？告诉你吧，咱们今天迎接的是津海关道盛宣怀。”

胖官员：“盛宣怀？没听说过……咦，津海关道不就是个从三品么？”

瘦长条：“是从三品。”

“啊唷！”胖官员失口叫了一声，又赶快捂住嘴巴，朝四周看了看。

鼓乐嘈嘈，人们都以期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江面……

胖官员：“我当是迎接皇命钦差或哪位亲王呢？”他凑到瘦长条耳边，更加放低声音：“我们大人是不是这一晌被汉阳铁厂闹昏了头，以这样大的排场来迎接一个从三品？”

瘦长条也低声说：“不是总督大人昏了头，是你被猪油糊了心！你知道盛宣怀是什么人吗？他是李中堂的大红人，背后还站着醇王爷，兴许还有太后老佛爷哩……”

胖官员张大了嘴……

瘦长条：“更要紧的是，他这个从三品手上执掌的钱财，只怕抵得十个亲王，一百个一品大员哩！”

胖官员的嘴半天才合拢去：“乖乖隆的龙，这么大的来头呀！”

长江水面的一艘官船上，盛宣怀一袭蓝衫，背手站立船头。

江风扑面，吹起他衣襟飘飘。

武昌码头渐渐近了。

盛宣怀眯缝着眼，看到了码头上欢迎他的人群和仪仗。

悠扬的鼓乐声也随风飘送过来。

他的脸上掠过几分得意，几分惶恐……

眼见得那官船靠拢了码头。

胖官员又像是发现了什么，“咦，他怎么没穿官服？”

瘦长条也是一怔，随即醒悟，“布衣来访，深意藏焉……看来他和我们大人早有默契。”

几名护卫已将跳板搭好。

一名参将一挥手，“咚!咚!咚!”一杆杆礼铙朝天放响。

那鼓乐愈发奏得起劲。礼铙鼓乐声中，盛宣怀从跳板上走下船。

张之洞严肃的脸上绽开笑容，率领官员幕僚们迎上去。

盛宣怀一见，赶紧趋前几步，跪拜下去道：“晚辈盛宣怀叩见香帅老大人!”

张之洞见他执礼甚恭，心中先自喜了，连忙扶起笑道：“杏荪一路辛苦了，请!”

一顶绿呢大轿抬了过来。

盛宣怀一怔，这不是总督的坐轿么?还没等他醒过神来，张之洞已拉着他钻进轿子。

鼓乐声中，大轿启动前行。

跟在后面的官员幕僚们一阵忙乱，赶紧也骑马上轿，跟了上去。

湖广总督府衙门，鼓乐前导，仪仗队伍逶迤而来。那顶绿呢大轿停在衙门前坪。早有随从掀起轿帘，张之洞拉着盛宣怀的手下了轿。

首先投入盛宣怀眼帘的是那两座狰狞威猛的石狮和大门两侧黑底红字的“肃静”、“回避”牌。成扇面两边排列，肃然屹立的带刀军校……

盛宣怀正打量着，“咚!咚!咚!”又是礼铙三响。总督府衙门那高大厚重的黑漆中门訇然而开!

盛宣怀大惊!

张之洞伸手道：“请!”

盛宣怀惶悚地说：“宣怀不敢有违礼制!”

张之洞：“噢?”

盛宣怀：“总督府大开中门，只有奉旨钦差或二品以上大员方得进入，而宣怀位卑人微，只合角门进去，当不得如此礼遇!”

张之洞听得，仰面大笑道：“杏荪迂阔!你此番来我这里，拯危救难，乃是湖广的福祉，老夫的恩人，又有什么样的礼遇当不得?”言毕“呵呵”笑着，把着盛宣怀的手臂，径直朝洞开的中门走去。

夜深了，一弯月亮照着这幽静的书房外，风拂花影，绿树婆娑。

只有书房的纱窗上，透出一片澄黄的灯光……

靠窗的紫檀木书桌上，是一盏西洋玻璃绘花罩灯。

灯下，盛宣怀眼睛眯缝着几乎贴到纸面，正在写信：

“……宣怀抵达武汉后，张香帅亲率总督府及抚台，藩臬二司四品以上官员到码头迎接，礼遇有加，令宣怀不胜惶恐，而其久旱盼雨之心，亦溢于言表也……”

……

第四章 一局双赢（二）

天津，直隶总督府，后花园凉亭。李鸿章穿一身月白色府绸裤褂，脚上一双针纳千层底布鞋，躺在藤椅上，手捧香茗，双目微闭，正听一名幕僚念盛宣怀来信。

幕僚：“……宣怀来汉后方才得知，汉阳铁厂状况，远比原来在津门时所闻更堪忧虑。宣怀拟即日先到汉阳实地察看，又拟去萍乡煤矿一行……俟心中有数，再作企画。如何，乞速示。”

李鸿章慢慢啜口香茗，然后将茶碗放在藤椅边茶几上，对幕僚道：“告诉杏荪，按他所想去做，不必时时事事请示。他办事，我放心。”

二

湖广总督府衙门，张之洞一脸怒气，对在坐的巡抚和藩臬二司道：“盛宣怀来了，人家是来帮忙的，但这个忙不能白帮，这点我们和盛宣怀，还有他背后的李鸿章，彼此心照不宣。因此，我们自己也当有所作为。但你们一个个鱼不跳，水不动，难道非要让人家笑我穷途末路！”

说到这里，他盯着藩台，“你说，藩台府库存银两到底还有多少？”

藩台：“能动用的至多五，五十万……”

张之洞只盯着他，不说话。

藩台被他盯的有些慌了，“六，六十万……”

张之洞还是盯着他。

藩台牙一咬，“七十万！再多出一两，大人将我的头拿去！”

张之洞将头往椅背上一靠，自言自语地道：“还差三十万，却到哪里去寻……”

他突然坐起，眼望巡抚，“你说呢？”

巡抚是有些准备的，这时便开口道：“属下昨晚苦思一夜，想出了一个筹钱的法子，那就是以铁厂的名目，办一个实业捐……”

“断不可行！”不等他说完，张之洞绷着脸打断他，“我办实业本是为民造福，决没有实业未办成，先去盘剥百姓的道理！”

巡抚吃他这一呛，讪着脸再不好开口。

臬台站起，大声吼道：“卑职是个粗人，只有个粗办法，不知使得使不得？”

张之洞：“讲！”

臬台：“就两个字，抓赌！”

……

赌场，一片乌烟瘴气，一伙人正赌得起劲。门“砰”地被踹开了，臬台铁青着脸，身后跟着一大群气势汹汹的捕快和衙役，出现在门口……

酒楼，几个酒客围着一张方桌正在掷骰子，桌上堆着一些银锞子和钱币。店小二慌张地跑上楼来，“不好了，臬台衙门的人把酒楼给围住了……”

小巷，两个泼皮后生正蹲在地上猜拳，他们中间摆着一摞铜板。忽然，一双手拽住了他们的后衣领，两人抬头一看，一个衙役正呲牙咧嘴地望着他们……

……

湖广总督府衙门，后堂。赵凤昌：“此次抓赌，湖广境内像用篋子篋过一遍，共收缴赌资折合银二十二万……”

张之洞默默点头，脸上仍是阴云未开。

赵凤昌：“就差八万两银子了，中堂缘何还是闷闷不乐？”

张之洞：“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莫说八万两，此时就是要拿出八百两，我也是智穷力竭了啊！”

辜鸿铭气呼呼走进来。

赵凤昌看他那样子，诧异问道：“鸿铭怎么这番模样？”

辜鸿铭：“说起来要把人气死！我们这边为一两银子作难，却有人愿出五千两银子为他老爹写个墓志铭……”

赵凤昌：“人家为他死去的老太爷求写墓志铭，你气什么？”

辜鸿铭：“那人找到了我呀！难道我辜汤生的学问是为他写墓志铭的么？”

张之洞突然插言：“有什么写不得？”

辜鸿铭疑惑地：“大人……”

张之洞：“你给他写！只是五千两太少，你该要个天价！”

辜鸿铭：“一百万我也不写！一个穷秀才也不屑与人写墓志铭，何况我辜某人？”

张之洞的脸沉下来：“倘若我命你写呢？”

辜鸿铭一句话顶了过去：“汤生断难从命！”

赵凤昌惊恐地：“鸿铭……”

张之洞却哈哈大笑起来，“好，你不写，我写！不过，你总得把那家伙老太爷的情况告诉我吧……”

一篇墨迹未干的墓志铭摆在桌上，张之洞挥笔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拿起墓志铭，用嘴吹了吹未干的墨迹，兴致勃勃地道：“我来念给你们听——

汉阳郭氏墓志铭，

君讳庆，字怀之，湖广汉阳人。经商历五世。君在日常引以为憾者，家产万贯，无有功名。竟至怏怏而终。男经元，出于至孝，捐万金，但求君闻达乡梓耳。余感之，遂命笔。“

铭曰：“君有憾乎？君无憾矣！”

赵凤昌惊叹：“述评精当，开阖有力，一派大家风范，只是好了这么一个寻常商人！”

张之洞呵呵笑道：“所以我也要价不匪呀！一字千金，不多不少，他给我拿八万两银子来！”

……

三

已经拆毁了一半的汉阳铁厂化铁炉前，盛宣怀依旧是一袭蓝衫，拿着图纸，听海因里希给他讲解。

汉阳铁厂锻造部，冒着白气的汽锤一上一下运动着，发出“噹!噹”巨响，盛宣怀眯着眼仔细观看工匠的操作。

汉阳铁厂厂部，灯火通明，“噼里啪啦”一片算盘响。

十几张长条桌拼在一起，中间堆满了摞积的账册，两边坐着十几名书办正飞快地拨动算珠清算账目。

盛宣怀在他们身后巡视，不时停下来指点一番。

萍乡煤矿采煤厂，一个个膀间系着一根布条，赤裸着污黑的瘦骨嶙峋身体的矿工，身后拖着一个装煤的大筐，从掘煤坑道中爬出来。

盛宣怀和几个煤矿的高级职员站在坑道口，一个职员指着那些矿工向他说着什么，盛宣怀连连点头。

萍乡煤矿炼焦厂，烟熏火燎，刺鼻的焦炭味弥漫在空气中，使得盛宣怀不得不撩起长衫下摆捂住口鼻。

但当他拿起一块炼好的黑亮坚硬的焦炭时，咧开嘴，笑了。

……

第四章 一局双赢（三）

辜鸿铭兴冲冲走进湖广总督府衙门后堂。

张之洞倏地站起，“运来了？”

辜鸿铭：“运来了！四座马丁炉装置，全部到位！”

张之洞连连点头，“好！好！这下汉阳铁厂铁材质量可保无虞了！”

辜鸿铭：“还有一个好消息禀告大人！”

张之洞：“噢？”

辜鸿铭：“朝廷同意开采萍乡之煤，供应汉阳铁厂了！”

张之洞：“好！这都是盛宣怀的本事，钱能通神，钱能通神啊！……不过我总弄不明白，他怎么就能弄到这么多钱呢？”

辜鸿铭：“据汤生所知这些钱一部分是从他掌握的轮船招商局转来，其余的部分则从他本人以及一些官绅商人处得来，他们得到盛宣怀治理铁厂的邀请，愿意投资入股。”

张之洞：“难道官督商办竟有如此魔力？”

辜鸿铭：“是的，大人。莫里逊认为盛宣怀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新体制的成功！”

张之洞心情复杂地沉吟：“新体制的成功？”

他突然坐下，对辜鸿铭道：“鸿铭，我念，你写，我要对杏荪委以汉阳铁厂的管理之权……”

辜鸿铭诧异地问：“大人实际上不是早已将汉阳铁厂诸事都交给他了么？”

张之洞：“实际交给他是一回事，正式委派又是一回事！”

他顿了一下，补充道，“到时候，收不收回还得随我！”

“哦……”辜鸿铭似懂非懂应了一声，蘸墨提笔写道：

“本部堂特委派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自即日起，汉阳铁厂由盛宣怀招集商股，官督商办，所有厂内外，凡有关铁厂的铁山、煤山、运输、码头、轮船以及各级人员、工匠的调派等一应事宜，均由该道一手经理。但应随时择要禀报本部堂查考……”

他们似乎看到——

修葺一新的汉阳铁厂大门；

一车车源源不断运进铁厂的矿石、焦煤；

马丁新炉炉膛打开，铁水奔流。

……

总督府内衙大厅，灯烛煌煌，丝竹盈耳。

大厅内摆着十余张席面，虽筵宴未开，而总督邀请的客人，他们是各衙门官员，当地名流，还有汉阳铁厂的洋技师等均已到齐。一个个面带笑容，大厅充满热闹喜庆气氛。

大厅上首的一张大圆桌前，围坐着抚藩臬等大员，顶戴袍服一新的张之洞，坐在中间，他左首的座位却空着。

张之洞向正在大厅内张罗招呼的赵凤昌招招手。

赵凤昌疾步走到他身旁。

张之洞低声问道：“盛宣怀怎么还没到？”

赵凤昌躬身道：“大人要设宴为他庆功的消息，昨天就派人告诉他了，他应允准时赶到的。”

张之洞有点担心地：“莫非铁厂又出事了？”

正说着，大厅外响起了锣鼓鞭炮声！

张之洞一喜，起身往外迎去。

大厅外，锣鼓敲着，鞭炮响着，盛宣怀笑着，他那本来眯着的眼睛笑得缝都没有了！

他身后跟着一群汉阳铁厂的主事和匠役们，敲锣打鼓，抬着一根青灰色的铁轨，铁轨上的红绸分外耀眼！

海因里希站在盛宣怀身边，这个严肃的德国佬脸上也挂着难得一见的笑容。

一见张之洞从大厅内迎出来，盛宣怀趋前几步，跪拜下去：“盛宣怀给大人报喜！”

张之洞已瞥见那根铁轨，吟吟笑道：“同喜同喜——”说着，将盛宣怀扶起，走到那抬铁轨的匠役跟前，用手抚摩着铁轨问：“这可是马丁新法所炼之铁轧出的铁轨？”

“正是。”盛宣怀：转对海因里希道，“海因里希先生，您来讲给总督大人听！”

海因里希：“总督大人，我衷心地祝贺您。经过我们严格化验，确认汉阳铁厂所炼的马丁新铁属于头等铁！”

一直站在张之洞身后的辜鸿铭将海因里希的话立刻翻译过来。

“真的？”张之洞激动得胡须微颤，眼眶湿润，“多谢诸位了！来，杏荪！还有海因里希先生，老夫早已摆下酒宴，就等着你们了！”说着，已不顾官场礼仪，将他俩一手拉一个，进了大厅。

大厅内安静下来。

张之洞在大厅上首站定，端起酒杯，满面春风道：“今日老夫聊备菲酌，为的是酬谢杏荪及诸位朋友为汉阳铁厂付出的辛苦，也是给他们庆功。杏荪之功，功莫大焉，非这一杯水酒能酬，老夫已上奏朝廷，请旨褒奖！另外，老夫还有一句话请杏荪转达李中堂，多谢他派你来汉，此番盛情，老夫必当报之。”

盛宣怀连忙站起，“香帅谬奖，宣怀愧不敢当。李中堂也多次让宣怀向香帅致意。李中堂还让宣怀向香帅提议……”

他停顿一下，“由他和香帅您联合向朝廷上一奏折，规定以后凡我国修建铁路，都须用汉阳铁厂之铁轨，如此，铁厂产品销路无忧，铁路也获利匪浅……本来此事不宜在酒宴上提出，但宣怀想此为利国利民之大好事，说也无妨！”

他语音刚落，举座轰然叫好！

张之洞也激动不已，朗声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此其时哉！”

说着，他向藩台使个眼色。

藩台连忙站起，哆哆嗦嗦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递给张之洞。

张之洞高举那张银票，对众人道：“此是库平纹银壹百万两，张之洞谨代湖广官员百姓，捐赠于北洋海军！”

四

颐和园东宫门，鼓乐齐鸣。

一块蒙着黄绫的匾额在鼓乐声中被悬挂于东宫门上。

似乎传来光绪皇帝的声音，“……现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量加修葺，以备慈舆临幸……”

罩在匾额上的黄绫缓缓滑落……

光绪御笔“颐和园”三字九龙金匾赫然呈现！

……

毓庆宫，灯下，光绪推开御案上的奏折和公文，长长地吁口气，道：“颐和园的匾总算挂上去了，七百五十万缺口全部填平，李鸿章这趟差事办得妥帖。”

他望着灯烛阴影处翁同龢那张不甚真切的脸又说：“翁师傅，修园子可以喘口气了，如今该腾出精力来筹划海军的事了吧？”

翁同龢：“还有比海军更重要的事……”

光绪：“噢？”

第四章 一局双赢（四）

翁同龢：“春闱已开，各地的举子都已经进京了。”

光绪笑起来，“朕这一向被修园子的事弄晕了头，竟把这头等大事忘了！翁师傅，春闱会试，为国家选拔人才，这件事是得抓好。”

翁同龢：“臣已经和徐桐他们商议过好几次了，绝不让此科春闱遗漏一个人才！”

“哦……”光绪想起什么，提醒道，“翁师傅，徐桐是理学大师，翰林院掌院大学士，这次又是太后钦点的主考官，你作为副主考，凡事要尊重他才是。”

翁同龢：“皇上放心，徐桐是穆宗的师傅，是臣的老前辈，臣在他面前一直是执弟子礼的。更不用说他是太后钦点的主考官了。”

……

翰林院，徐桐实在很老了，白发稀疏，一脸的皱纹。但主考官的殊荣显然使他处于亢奋之中，他坐在首位，对着翁同龢与其他几名考官大发议论：“何为人才？读书人是人才；何为俊才？书读得好的人为俊才；何为大才？书读得好而修身养性功夫一流者为大才。我一个弟子，叫李盛铎，我问他，你最近读了什么书呀？他说老师我最近没有读书。我问，何以如此？他说他买了菊花数十盆，摆在人来人往的大厅里。他呢，每天从早到晚，静坐在菊花丛中，用以修身养性。我不由感叹，你能做到这一步，真不亏为我的弟子啊……”

翁同龢与几名考官恭敬地听着。

徐桐：“这个李盛铎，这次也要参加会试。我对他说，你参加可以，一不要指望老师给你帮忙，二不要给老师丢脸。”

……

五

高升客栈，老板对一个修眉凤目的中年举子道：“客官，来京赶考的举子太多，小店的房间也不够，只能一间住两位了。”

中年举子：“不碍事。”

老板：“那好，客官请随我来。”

房间内，已经有一个高颧骨，面色微黑的客人住下了。

中年举子拱手道：“在下南通张謇，请问仁兄……”

那客人白眼一翻，不太情愿地说：“南海康有为。”

张謇惊道：“你就是以《新学伪经考》一书震动天下的康南海么？在下久仰了！”

康有为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张謇见他这样，便不再说话，将自己简单的行李放好，回身却见康有为抱着厚厚一叠书往面前书案上一放，拿出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往下一扎……

张謇不是个喜欢管人家闲事的，可见康有为这般古怪行径还是忍不住要问：“康兄，你这是……”

康有为还是那样不情愿地回答：“这是本人读书的习惯，一锥子扎穿几本书，今天就要读完几本书。”说着，扭过身去，再也不理张謇，自顾自看起书来。

张謇看他那一锥子，至少扎穿了三本书，心想，这人却怎么这样大言不惭？当下也取出书看起来。

夜，张謇一觉醒来，却见昏暗的烛光之下，康有为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书，两本已看完的书摆至一旁，第三本书也只剩下薄薄几页了。

张謇脸上流露出敬佩的表情。

……

贡院，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牌位高供堂上。

徐桐和翁同龢率领着十八房考官叩拜牌位。

拜毕，徐桐颤巍巍站起，喊道：“开龙门！”

龙门前，随着许多人同声齐呼：“开龙门喽！”

盘龙华表中间两扇朱漆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警卫森严中，会试的举子们排成长队，一手提篮、一手提着灯笼鱼贯而入。

康有为意气昂昂地走了过去。

张謇沉稳地走了过去……

公堂内，徐桐对考官们说：“听说那个写《新学伪经考》的狂生康有为也来会试了，你们阅卷时要注意，凡见了狂勃荒谬文字的，一定要刷下来，别让他混了上去！”

翁同龢：“徐师傅提醒得好！康有为这类人，以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为能事，窜乱六经，虚妄荒诞，其实只不过乃经家一野狐禅而已！”

考官们一阵大笑。

考棚内，康有为挥笔疾书，状如疯魔；

张謇沉思着答卷；

一个个考生形态各异。

……

颐和园，奕环拉着个脸，“吧嗒吧嗒”抽着长杆烟袋，在听一名管事的禀报。

管事：“七百五十万的老缺口刚填平，新缺口又开了！现在最急需的是修园子的木材，要南洋进口的，光这一项，没有几十万拿不下来。内务府的人天天来催……”

奕环：“他跑到这里来催有屁用？让他到户部去啊！找翁同龢去啊！”

管事：“他们去过了，户部的人说翁师傅正在主持春闱会试，这是国家的抡才大典，是一等一的大事，其他的事他现在顾不上……”

奕环气呼呼一磕烟袋，“他顾不上就让本王爷唱独角戏么？”

……

贡院，十份密封好的试卷摆在桌上。

本科会试，如果一位阅卷官欣赏某份卷子，就在上面画个圆圈，那么根据一份试卷上面圆圈的多少就可以判定其优劣了。而桌上这十份卷子，自然是已经过筛选，上面圆圈最多的了，如果不出意外，且太后和皇上都认可的话，那么本科的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就将从这十份试卷的作者中产生。

徐桐抖瑟瑟拿起一份卷子问：“这份卷子是谁最先看中的？”

一名阅卷官道：“是我。”

徐桐：“说说，它好在哪里？”

阅卷官：“其文气象浩大，经策瑰伟……”

徐桐脸一沉，“糊涂！什么气象浩大，经策瑰伟？分明是满纸胡言，狂谬已极！老夫敢肯定，它的作者就是那个狂生康有为！”

他将卷子往旁边一扔，气呼呼地说：“早就提醒过你们，不要让康有为这等狂生混上来，结果你们还是让他混上来了！若不是老夫一眼识破，岂不弄得大家尴尬？”

他这一顿训，倒真是弄得除翁同龢外，阅卷官们大家尴尬了。

徐桐拿起另一份试卷，还未说话，脸上的笑意便漾开来，“这一份卷子就不同了，以心观万物，以理制时事，知行合一，有阳明先生之风范，看来今科的状元非此人莫属了！”

有几个阅卷官早已瞧出端倪，一齐响应说：“徐相慧眼识英才，此份卷子的确属第一！”

第四章 一局双赢（五）

偏偏有一个阅卷官不知是懵懂还是要恭维徐桐，上前道：“徐师傅说您的高足李盛铎参加了会试，莫非这份卷子是他的？”

一层窗户纸一下子被捅破，大家都以为这下该轮到徐桐尴尬了。

哪知道徐桐不仅不尴尬，反而笑得脸上的皱纹如残菊一般，乐呵呵道：“老夫也惟愿是他的，真要是他的，内举不避亲，我就请皇上点他的状元！”

一个阅卷官马上道：“名师出高徒，李盛铎如果能中状元，倒成就了本朝一段佳话！”

徐桐乐呵呵正要说什么，翁同龢却走上前，从桌上挑出一份卷子，不动声色地说：“要我点，我就点这份为第一。”

众人一时懵了。

翁同龢：“这份卷子，行文平实，见识卓越，其人必定是经世致用之才……”

徐桐急匆匆打断他，“他的策论太短！”

翁同龢笑起来，“只要文章好，在乎什么长短？”

徐桐：“策论太短，乃是文气不充沛所致，文气不充沛，证明他养性的功夫不够！和李盛铎……和这份卷子相比，相差岂止千里？”

翁同龢：“徐师傅，恕我直言，您那位高足的策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卖弄逢迎之心，不要说取不得第一，就是本科得中也要道一声‘侥幸’了！”

徐桐万万没想到翁同龢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气得浑身乱颤，抖瑟瑟说：“好，好你个翁同龢！老夫不在这里和你争辩，咱们太后面前说话去！”说着，竟颤巍巍走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一个阅卷官不禁道：“翁师傅，您这下可是连太后都得罪了！”

翁同龢凛然道：“事关国家抡才大典，我辈倘不出以公心，他人更复何言？”

……

高升客栈，客房内，康有为躺在铺上，两手枕在脑后，闭目养神。

张謇：“康兄，今日可是放榜的日子，你还在那里养什么神？我们一起看榜去！”

康有为眼睛都懒得睁开，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有什么可看的？要看你去看，我只躺在这里等那报子来报喜！”

张謇：“你就这样有把握？”

康有为：“天下事尽在吾彀中矣……”

刚说得这一句，门外骤然响起了锣鼓鞭炮声！跟着，喧闹的人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奔这边屋里而来。

康有为猛地坐起，“如何……”

就听得门外有人高声问道：“张謇张老爷在这儿下榻吗？”

“在！”张謇忙应一声，奔了出去。

康有为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院井里已挤满了其他的举子和看热闹的人。

见张謇从屋内出来，前面的报子甲问道：“是张謇张老爷吗？”

“是”张謇刚应得一声，报子乙已刷地拉开手中的红纸喜报高声报道：“报！江苏举子张老爷讳謇高中癸巳科会试第一名状元及第！”

“噼里啪啦！”锣鼓鞭炮声又响起来。

蓦然，一阵长啸从客房内传出，盖住了所有的喧闹声：

上帝无言兮

百鬼狰狞；

抚剑长号兮

孰为卧龙……

张謇知道，这是康有为的啸声。

六

储秀宫，“刚才那个张謇来谢过恩了……”慈禧微笑着对翁同龢说，“我看他举止沉稳，应对很有条理，听说还是个大孝子，翁师傅，这个状元你选得不错。”

翁同龢：“这全是太后和皇上圣明烛照，微臣怎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慈禧：“你可没贪功，要不是你顶徐桐那么一下，让他把那个学生选上来的话，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哩！皇帝，你说呢？”

光绪：“亲爸爸说得是。”

翁同龢连忙躬身道：“微臣正要就此事向太后谢罪。”

慈禧：“你做得好，做得对！谢什么罪？什么叫做公忠体国？你翁师傅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公忠体国。”

听得太后这样褒奖自己，翁同龢顿时眼眶湿润，正要说些什么，慈禧却话锋一转，语气也全变了，“可你翁师傅在别的事情上就不怎么的了！‘海防捐’不是早停了吗？你干吗还揪住不放呢？纠结了那么多人，又是鼓噪又是上折子，皇上已经将折子留中不发，你们还不甘心，非要惩办李鸿章不可。李鸿章到底碍着你们什么哪？他容易吗？”

一通闷棍，敲得翁同龢懵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慈禧却没事一般，转对光绪说：“北洋海军的情况到底怎样，我这心里总不踏实。我想，咱娘儿俩是不是什么时候去北洋看看，也让李鸿章高兴高兴？”

本来慈禧敲翁同龢时光绪在一旁忐忑，现在听她说要到北洋海军去看看，马上激动了，兴奋地说：“亲爸爸这话说到儿臣心里去了！康乾盛世，圣祖高宗，或御驾亲征，或多次南巡，才有了开疆辟土，国势强盛。儿臣正欲效法祖宗，于大事上亲历亲为，才不辱没爱新觉罗的荣光……”

说到这里，他两眼熠熠放光，仿佛穿透了令人压抑窒闷的大殿四壁，看到了丽日晴空，海鸥翻飞的蔚蓝色海洋……

看着光绪痴迷兴奋的神情，慈禧一刹那间改变了主意，“皇帝说得好，不过哩，这毕竟是件大事，怎么做，我还得再琢磨琢磨。”

光绪眼中的光芒暗淡了。

……

毓庆宫，光绪独坐烛光下，意兴阑珊。

一个眼泡浮肿的大太监走进来。

光绪抬起头望着这名太监，厌烦地说：“你怎么又来了？”

大太监：“回皇上的话，是皇后娘娘差奴才过来的。皇后娘娘请皇上过去说话。”

光绪站起身，朝殿门口走去，“你去告诉皇后，朕今天没心思陪她说话，改天吧！”

那大太监亦步亦趋地跟着光绪身后道：“皇上已两个月没到皇后宫中去了！皇上这是去哪里？若是又去珍主儿那里，给太后老佛爷知道……”

他话没说完，脸上“啪”地早挨了狠狠一记耳光！

光绪震怒地说：“该死的奴才！太后知道怎么啦？朕睡觉的事，也是你下贱奴才管的么……”

“皇上——”殿门口当值的几个太监哀求地叫了一声，齐刷刷跪了下来。

光绪一只脚已迈过门槛，一只脚还在门内，竟那样怔在那里。

半晌，他收回跨在门槛外的那只脚，狠狠一跺，道：“好，朕不去！朕哪儿都不去，朕今夜就在椅子上歇了，你们这下高兴了吧……”

夜深了，月光透过窗牖照进来，光绪蜷缩在龙椅上睡着了。月光照着他年轻的，年轻得还没有脱掉孩子气的脸，他的眼角留着两颗大大的泪珠！

第五章 身怀利器（一）

一

储秀宫外草坪上，慈禧正在散步。

她面色宁静，默默地走着，步子不大不小，不徐不疾。

李莲英陪在她身边走，也不吭声，只是嘴唇微微翕动，看得出是在默数脚步。

四个宫女排成两行静静地随侍在后面。

醇亲王奕環匆匆走来，一见慈禧正在散步，不敢惊扰，垂手侍立等候着。

李莲英最后几步数出声来，“九百九十七，九百九十八，九百九十九。”

慈禧最后一步恰恰落在最后一个“九”字上，停住了。

奕環立刻趋上前来请安道：“太后圣安！”

慈禧煦然道：“七爷来了，我们亭子里说话去。”

凉亭内，石桌旁两个石凳。

早有宫女将一个黄绫坐垫放在左边石凳上。

慈禧进来，坐下，道：“七爷你也坐……再拿一个垫儿来给七爷垫着。”

奕環忙道：“臣这样就很好。”

慈禧：“石凳性凉，你那身子骨儿受不了的。”

奕環一阵感动，道：“不碍事。蒙太后眷护，臣的身体最近好多了。

“那就好。”慈禧看着奕環坐定，问道：“皇上想到北洋水师那里去看看，七爷知道吗？”

奕環一惊：“臣不知道。好好的他跑到北洋去干什么？”

慈禧：“嗨，七爷这话就说得差了。他是皇帝，爱上哪儿不爱上哪儿，甭说旁人，就是你这亲爹，也不应管，管不了的，你说是不？”

奕環一开口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这时见慈禧马上拾起这话把儿敲自己一下，除了诺诺外，还能说什么？

慈禧：“再说呢，他这也有个奋发有为，弘扬国威的想法在里头，咱们应该支持他才对……”

奕環不知慈禧真正意思，不敢接话。

慈禧也无须他搭话，自顾着说下去，“李鸿章自经营北洋以来，朝廷中说什么的都有。我原来说过，到时候要帮他一把的，北洋检阅海军，就是给他撑腰去的。但皇上不能去，御驾桴海，那是好玩儿的？我老太太呢也不能去。想来想去，代天阅兵，就只有辛苦你一遭了……”

奕環慌了，连忙推辞道：“太后恕罪，代天阅兵的重任，臣实在担当不起。臣现在所想，就是一心一意把园子修好，以不负太后期许。”

慈禧淡淡一笑，“七爷你也不要再推，就这样定了吧。”

奕環知道这是正式授旨了，不敢再推，忙道：“臣谨领懿旨！”说着就要跪行大礼。

一直站在他身边的李莲英动作更快，趋前一步，将他托起，搀扶着站在那儿。

慈禧：“本来呢你有肝病，不宜远涉风涛，但能够代天阅兵的也只有你醇亲王一个了。这样，方显出朝廷对北洋水师的重视，李鸿章心里也踏实些……至于你的身体……”

她顿一顿，看一眼李莲英，意味深长地说：“要不，就派个内廷的人，带上御医，随你一起去天津，以便随时调护。七爷你看呢？”

本来奕環就纳闷李莲英为什么搀着他一直不松手，听慈禧此言一出，顿觉心里雪亮，连忙说：“总管太监李莲英，人极谨饬，请太后准予随行。”

慈禧：“小李子，听见没有？七爷抬举你哩！”

李莲英便松了手，跪下叩头道：“奴才谢七爷抬举！奴才这一路随七爷到北洋去，说什么也得把七爷侍候舒坦！”

慈禧：“好了，你起来吧。”

说着，她转对奕環，“你这就去做些准备，择个日子动身。”

奕環：“遵懿旨。”

二

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衙门后堂，李鸿章皱着眉头，正看着手上一个破洞斑斑的纸

板军舰模型。

一个面容清癯的中年人坐在他下首，他是清廷驻日本参赞伍廷芳。

盛宣怀走进来，跪下道：“卑职盛宣怀拜见中堂大人！”

李鸿章抬起头，将模型放在一边，“杏荪回来了，快起来。”

那边伍廷芳叫一声：“杏荪……”

盛宣怀惊喜地说：“伍参赞从日本回来了？”

伍廷芳：“刚回来，正给中堂禀告倭人情形哩……”

李鸿章让盛宣怀坐下，问道：“汉阳铁厂那边都安排好了？”

盛宣怀：“铁厂已步入正轨，我在不在并无大碍。”

李鸿章点头，“嗯……知道我为什么风风火火将你从湖北召回吗？”

盛宣怀：“略知一点风声，是不是朝廷要检阅我北洋海军？”

李鸿章：“是啊！这是天大的事儿，地大的摊子，光钱款物质的调配开支就不得了，也只好把你请回来帮我一把了！”

盛宣怀惶悚站起，说：“宣怀怎么当得大人一个请字？大人但有差遣，宣怀赴汤蹈火，不敢以辞！”

李鸿章一笑，“也用不着你赴汤蹈火，只是要想法子把我北洋的门脸儿拾掇得光鲜一些罢了！”

盛宣怀却没有笑，反而忧心忡忡道：“只怕这壁厢刚拾掇光鲜了，那边又有人给抹黑啊！”

李鸿章皱起眉头：“杏荪这话是什么意思？”

盛宣怀却不回答他，喊一声：“来呀！”

门外一个从人应声而入，将一个大木盒子放在桌上后，叩头退出。

盛宣怀揭开木盒盖：“大人请看！”

李鸿章戴上老花眼镜仔细看去，见那盒内竟是五株根茎茁壮、齐全的上好人参！

伍廷芳也凑上来观看，诧异道：“从哪里一下寻这么多高丽参来？”

他拿起一株最大的，状似婴儿的老参，“这株恐怕已逾百年。”

盛宣怀：“这都是职部海关截获的，这还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

李鸿章：“走私来的？”

盛宣怀：“走私来的。”

李鸿章：“走私船只扣留了么？”

盛宣怀：“海关不敢扣留。”

李鸿章眉一竖，“为何不敢扣？”

盛宣怀：“走私船乃是北洋军舰！”

“咚！”李鸿章一拳重重捶在桌上，骂道，“贼娘！丁汝昌这个海军提督是怎么当的？”

第五章 身怀利器（二）

他疾步走到门口，喊道：“来人！”

“在！”立即应声跑过来几个侍从，马三俊也跑了过来。

李鸿章问一个书办：“朝廷要来检阅水师的公文发下去没有？”

书办：“禀大人，发下去了。北洋水师各部，旅顺、威海卫、大沽炮台，还有直隶各州府县，淮军各部都已回文，称正在积极准备，恭迎朝廷钦使。”

李鸿章“哼”一声道：“他们也学会做官样文章了……”

他唤过马三俊，“我要亲自前往旅顺和威海去促一促这帮奴才。你去安排一下，明日一早动身。”

马三俊：“是。”

……

乡间道路上，晨雾散开，一行人马疾驰而来。

当先的乌骓马上，李鸿章仍是一身黑色劲装，青布帕缠头，戴墨镜，腰带上插那把金制左轮手枪。

盛宣怀、伍廷芳和卫队紧随其后。

正是清秋天气，路两旁林木疏朗，不远处村庄的屋顶升起两三缕炊烟。一只芦花公鸡，跳上村头的半截黄土墙，“喔喔”啼起来。

此番景物，不由让李鸿章将缰绳一勒，缓辔(音 pèi)而行。

他后面的人也放慢了速度。

蓦然，一只灰斑野兔从路边野地窜起，跑到路当中，睁着张皇失措的圆眼睛看他们一眼，又三蹦两跳，没入路旁枯草中不见了。

李鸿章的视线一直追随着那野兔消失，这才转过头来，感叹道：“秋风起矣，野兔肥矣，弯弓射猎，当其时矣！”

说着，那手下意识地放在腰间的左轮手枪上。

盛宣怀心一动，纵马上前道：“久闻中堂大人射技惊人，今日能否让宣怀开开眼界”？

马三俊也大声道：“那可不是吹牛，听说咱们淮军当年在上海虹桥与长毛血战，我淮军以三千人大破长毛十万之众，大人一支洋枪，就射杀他娘的长毛匪首一十三名！”

李鸿章呵呵笑道：“老夫如今眼力不济，比不得当年了！”话虽这么说，他那目光却往四下在搜寻。

马三俊忙道：“大人可是要寻活物？那里正好有一只！”说着，用手一指。

顺他手指方向望去，村头半截黄土墙上，那只芦花公鸡兀自站在那里，顾盼自雄。

李鸿章笑笑，从腰间拔出左轮手枪，脸上倏忽杀气凝聚，举枪瞄准——

久久，却没有响起枪声。

再看李鸿章时，面色已是一派平和，那枪也垂了下来。

盛宣怀诧异问道：“中堂为何不射？”

李鸿章并不回答，只是将目光凝望着那村庄——

村庄，几乎家家屋顶上都飘起了炊烟，麦秸垛旁有孩童嬉戏的身影和笑声，还有狗吠声。

盛宣怀悟道：“中堂怕是惊扰百姓？”

李鸿章点点头，反问道：“你们可知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这句话么？”

盛宣怀和伍廷芳同时点头，“也曾听到过。”

李鸿章：“我却是时时拿这句话来警策己身啊！”

他一边按辔而行，一边缓缓道：“一个人身上带着一把利刃，他会情不自禁的有拿着这利刃去砍杀，伤害他人的冲动；同样，一个人，那怕他握有一点小小的权力时，他也会难以遏制地想将这个权力施于他人。这就是为什么县衙的差役，甚至一个收税的小吏，也经常作威作福，叱骂、殴打寻常百姓的缘故了……吾辈为国之大臣，一言一行都将使千百万人受其利害，因此，更要慎用权力。这把金左轮手枪，乃光绪六年俄国皇太子送给我的礼物，十余年来我经常带在身上，但迄今为止从未开过一枪。我是以此来培养定力，遏制杀心，警策自身切勿滥用权力啊！”

盛宣怀和伍廷芳不禁悚然动容。

盛宣怀道：“中堂此番议论，直追古哲先贤，当为天下为官者戒！”

李鸿章喟然长叹：“哪里敢望天下为官者戒？就只我手下那些当差的奴才能听进去就已经不错了！”

三

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挥动着手臂，用广东官话大声吼道：“体制倘不完美，个人品质完美又有什么用？要挽救国势于颓败，光靠那么几个为官的人讲究操守，慎用权力是没有用的，一点用也没有！必须改革制度，改革这个僵化腐败的制度！”

身穿蓝夏布长衫的学子们分东西肃立，以崇敬狂热的目光注视着他，虔诚地聆听着他极富感染力的讲学。

康有为同样穿着蓝夏布长衫，讲得兴起发热，将领口处两个纽扣解开，似乎有热气从里面冒出来。

他身旁摆着一盆清水，盆沿晾着几条小毛巾，一个弟子专门侍候在侧，见他讲得出汗，赶快拧了条湿毛巾递上来。

康有为接过，擦一把汗，将毛巾往盆子里一扔，又继续讲起来：“孔子定人间为三世：一为据乱世，一为升平世，一为太平世。由低而高，依次有序前进。而推动此前进的，就是‘随时因革’，也就是变法改制呀！你们都知道，先秦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均为孔子亲作。但你们谁又知道？其中所涉关于神农、黄帝、尧、舜、禹等上古文物和制度并不存在，都是孔子所假托的呢！”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

“老师，”一个弟子禁不住问，“孔圣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问得好！”康有为又接过毛巾，擦了一把汗，将毛巾扔回盆里，说：“孔子之所以要‘托古’，就是为了‘改制’；先秦诸子，自周衰礼废，大凡通权达变，关心国事的人们，‘罔不托古，罔不改制’，孔子今日是圣人，是‘素王’，但他当年乃一介布衣也！而‘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托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托古改制的原因了。”

“啊！”学子们发出赞叹声。

康有为：“前有先圣，后有来者。孔子是‘素王’，先生我自号‘长素’，这并非我狂妄，当此时矣，历史需要先生我站出来，像孔子一样，变法改制，以济苍生，以救天下！”

说到这里，他缓缓举起一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孔子改制考·康有为著》。

学子们发出一阵激动的欢呼！

第五章 身怀利器（三）

康有为矜持地对站在最前面神情俊朗，年轻的梁启超道：“卓如，这本书还是草稿时你就读过了，能否谈谈你的体会？”

梁启超应声出列，“启超谨遵师命！”

他双手捧过新书，转身对着满堂同门师弟，眼睛发亮，朗声道：“先生此书，与《新学伪经考》可并称为当世两大奇书。当此外患近迫，内乱交乘，民生凋敝，政治日蹙之际，乾嘉以后无谓的考据之学和心性之谈，已于急剧恶化的国事丝毫无补！”

说到这里，他的情绪慷慨激昂起来，“如果说，《新学伪经考》是我们的先生，他高举批判大旗，以犁庭扫穴之势，横扫上千年来的古礼旧制和圣人经典的话，那么，这本《孔子改制考》，则为变法改制拯救颓败的国事和天下苍生而建言立论，启超以为，这才是先生著作的最大意义啊！”

他慷慨激昂的话语和神情深深感染了年轻的学子们，一个学生激动地高喊：“先生教诲，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外间人称我万木草堂师生为‘康党’，依学生之见，能作‘康党’乃是我等的荣幸！”

学生们一齐喊道：“我等愿永远追随先生，担当天降大任！”

康有为激动地擦把汗，将毛巾往盆里一扔，也喊道：“先生我也一定带领你们建立千秋不朽的功业！”

四

旅顺，海防营务处，一个三品顶戴的官员和一名中年书办正在喝酒。

昏黄的灯光下，杯盏狼藉，看样子两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官员对闷头喝酒的书办道：“老兄，我再劝你一句，你把这事捅出去，对你没有一点好处，反而得罪了本官和营务处大大小小的同僚，除了你老兄，谁的屁股那样干净呀？再说哩，李中堂若知道这事，顶多也就训斥我一顿，他老人家是最讲乡情，最恋旧的。我跟随他老人家多年，他若不放心，也不会将旅顺海防营务这么大的摊子交给我了！而你呢，下场可就惨了！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你的一对小儿女着想呀……两个孩子可不能小小年纪就没有爹呀……”

那中年书办抬起头来，指着官员，口齿含糊地说：“黄，黄大人，你不要拿孩，孩子来威胁我……我本来不，不想得罪你……可你的心也太黑了，连买炮，炮弹的钱都，都敢贪污，还威，威逼我做，假账……我，我不告你，打起仗来没，没炮弹……你遮盖得住吗……”

被称作黄大人的官员脸一寒，眼里杀机毕露，这时才可以发现他根本没喝醉。他阴森森地问道：“这么说，你是执意要告本官了？”

中年书办：“我不告，我的良心……不得安生……”

黄大人：“那好，你就到海龙王那里去告本官吧！”

话刚落音，隐藏在屋角暗处的几个汉子早窜上来，掀倒书办，用绳索将他捆成一团。

中年书办的酒已惊醒，拼命挣扎呼喊：“黄瑞兰，你杀人灭口，不得好……死……”

一个凶汉将一团破布塞进他口中，他“唔唔”叫不出来了。

另外两个凶汉拿着一早预备好的麻袋，将中年书办塞了进去。

黄瑞兰：“手脚放利索些，不要让人撞见……”

夜色沉沉，悬崖黑黝黝的剪影衬着天幕，显得狰狞可怖。

几条黑影出现在悬崖上，他们将扛在肩上的麻袋卸下，探头往悬崖下望去。下面是黑黝黝深不可测的海水，只听见海浪拍打崖脚的啸声……

他们吓得赶快退回来。然后抬起不停蠕动的麻袋，来回晃悠一下，抛了出去——

“扑通！”麻袋落入海水的声音立即被海浪的啸声所淹没。

……

旅顺港口，蓝天如洗。

李鸿章在一大群官员、随从的簇拥下，登上了黄金山炮台。

炮位上，十余吨重的克虏伯火炮巍然雄峙。

极目远眺，秋日的阳光洒在碧波荡漾的港湾上，泛起万点金鳞似的光波。周围的山岭上，各海岸炮中的雄姿隐约可见。

盛宣怀跟在李鸿章身旁，眯缝着眼，东张西望，像孩子似的对一切都充满新鲜好奇的感觉。

李鸿章看他那样子，禁不住笑着说：“杏荪是第一次来旅顺？”

盛宣怀：“是啊，早听说旅顺港乃世界优良军港，今日得见，方知此言不谬！”

李鸿章：“不容易啊，旅顺港建设十年，耗银亿万，方有了今日之规模……”

他来了兴致，一一指点着对盛宣怀说：“你看这港内的码头和锚地，可驻泊北洋海军的全部舰艇；周围山岭上，遍布海岸炮台，计有六十余门德国之克虏伯巨炮控制着方圆数十里的海面；再看这港内，电报局、机器厂、弁兵医院、水雷营……一应俱全。”

盛宣怀惊叹：“中堂大人怎地如此谙熟军港情形，真是如数家珍啊！”

一直随侍在旁的黄瑞兰不失时机地插嘴道：“旅顺军港乃是中堂大人一手擘划，亲自缔造的，试问这周遭方圆百里的山山水水，哪一处没有留下中堂大人的足迹？”

李鸿章拈须笑道：“小子言过其实了。”

黄瑞兰知道李鸿章十分受用，便放心“顶撞”道：“卑职并未言过其实，卑职还记得修筑弹药仓库时，中堂大人就曾跣(音 xiǎn)足短衣，亲运砖石……”他突然缄口不说了。

李鸿章没有察觉到他的变化，反而被他提醒，兴致勃勃地说：“走，到弹药仓库那儿去看看！”

一排用石头砌成的仓库，墙上用红漆写着“仓库重地，严禁烟火！”几个大字。

第五章 身怀利器（四）

仓库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着执枪佩刀的兵士，警戒森严。

李鸿章径直朝仓库大门走去。

黄瑞兰劝阻道：“中堂大人，仓库内您就不必进去了吧？”

李鸿章停住脚步：“唔？”

黄瑞兰赔着笑，“仓库里放的全是爆炸物品，卑职为大人安全计……”

没等他说完，李鸿章大笑起来，“小兰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夫炮火硝烟中过来的，还怕了这几颗炮弹不成？”

弹药仓库内一个个弹药箱码放得整整齐齐，十分有序。

李鸿章在弹药箱之间的过道上慢慢走着，关心问道：“这些炮弹不会受潮吧？”

黄瑞兰：“不会。大人您看，码放炮弹箱的架子离地面很高，仓库通风也好，这批炮弹已存放五六年了，丝毫未受潮。”

李鸿章还是不放心：“打开一个箱子看看！”

黄瑞兰连忙搬下一个码在外面的炮弹箱，亲自动手，打开一看，一排五颗崭新的炮弹，黄澄澄躺在箱子里。

李鸿章满意地点点头：“唔，不错。”这才放心地朝外走去。

黄瑞兰等人连忙跟上。

快到门口，李鸿章突然说声“不对！”蹙了回来。

众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跟着一齐蹙回。

只见李鸿章疾步走到码在靠里边的弹药箱前，手一指，厉声对黄瑞兰说：“打开它！”

黄瑞兰脸色变了。

李鸿章叫道：“马三俊！”

马三俊应声上前，抱起炮弹箱，用力一掰，木箱盖折断，箱子里滚出一堆石块！

马三俊又接连打开几箱，箱箱都是石头……

李鸿章也不吭声，只将那目光慢慢向黄瑞兰望去。

黄瑞兰脸如死灰，膝盖不停哆嗦着，慢慢瘫跪在地。

……

旅顺港口，李鸿章驻地。

夜色已深，灯下盛宣怀最后拨拉一阵算盘，合上了账本。

李鸿章询问地望着他。

盛宣怀只说了一句，“黄瑞兰该死！”

李鸿章便不再说话，闭上眼睛。

盛宣怀默然有顷，还是忍不住问道：“宣怀有一事不明，中堂是如何知道他炮弹有假的？”

李鸿章睁开眼睛，叹口气说：“唉，其实我也险些被他骗过去了！走到仓库门口才突然想起，他说这仓库干燥通风，又说这些炮弹存放有五六年了，可装炮弹的箱子木色都很新鲜，有的连水气都未干！一望而知是新近赶做的，我这才悟到其中有诈。”

盛宣怀不由惊叹：“中堂大人真是神仙！”

李鸿章苦笑道：“我哪是什么神仙？只不过一身担着天大的责任，成日里战战兢兢，万事不敢马虎罢了！”

五

月亮升起来了，刘公岛一片银白。

海风吹来，斜挂在北洋海军提督府前刁斗上的黄底青色飞龙海军旗呼啦啦飘动着。

提督府内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正伏在一张长方形大桌前，全神贯注地在看一张“中国北洋海军恭迎醇亲王检阅兵事图”。

一名参将进来，“禀军门，李中堂回电，明天方能抵达威海。”

“唔，”丁汝昌抬起头来，这是一个眉目间总像隐含着丝忧郁的中年人，身型清瘦，短须细眼，不像执掌一支强大海军的统帅，更像一个科举失意的乡村私塾先生。

李汝昌：“传我将令，着各舰管带再次申饬，本舰官弁水手不得擅离军舰，岛上所有酒店嫖寮一概关闭，违命者斩！”

那参将应一声“是”，转身去了。

丁汝昌想想，从衣架上取下一件灰呢大氅，披在身上，跟了出去。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上了中天，给整个刘公岛镀上一层银辉。

北洋海军的军舰都停泊在港湾，巨大朦胧的舰身随着海浪轻轻摇荡……

岛上惟一的那条小街，丁汝昌走在阒寂的街道上，两个武弁远远跟在后面。

忽然，丁汝昌发现街尽头的一间木板屋缝隙中透出微弱的亮光，还有女人压低了的“吃吃”笑声。

他放慢脚步，凑近缝隙往屋内望去，只见一个弁目正搂着一个酥胸袒露的妖艳女人在那里乱摸调笑……

丁汝昌怒火中烧，正欲踹门闯进去，忽然肩头被人拽住。他恼怒回头，月光下一张熟悉的面孔正对着他。

“中堂……”丁汝昌惊呼一声，便要拜将下去。

李鸿章作个手势制止了他，又轻声地说道：“先到各处看看再说……”

丁汝昌这才看清，李鸿章青衣小帽，身后只带着马三俊一人。

突然，街道旁一家小酒馆“吱呀”一声门开了，几个醉汉互相搀扶着，东倒西歪地迎面走来。

一个醉汉一把抓着丁汝昌的胳膊，嘴里喷出一股浓烈的酒气，“兄，兄弟……你也来，来喝酒呀……”

李鸿章就在身后，丁汝昌又气又急又不便发作，皱眉问道：“你们是哪条舰的？怎么都上岸来了？”

醉汉：“大，大爷是‘济远’舰的……咱们的方管带，跑回威海卫，搂着他那个小老婆睡觉去了，大爷喝，喝口酒又算，算什么？！”

……

军港码头，“定远”号旗舰。

看到舰上隐隐有灯光透出来，李鸿章停住了脚步。

李鸿章低声但语气严厉地问：“‘定远’乃北洋旗舰，为什么夜间不实行灯火管制？”

丁汝昌脸红了，虽然夜间看不到。他嗫嚅道：“汝昌早有将令，只是管带刘步蟾自视才高，一向喜欢自行其是……”

李鸿章：“你呀……我知道他们这批留过洋的管带，不太把你放在眼里，但你总得拿出统帅的威风来！”

丁汝昌：“我这就上去找他去。”

李鸿章：“不用了。”他转对马三俊说，“你上去看看他们在作甚？最好不要叫他们知

晓。”

马三俊应一声“是”，话刚落音，人已如猿猴般敏捷消失在军舰投下的暗影之中……

第五章 身怀利器（五）

他们刚走到“致远”舰跟前，暗影处就闪出了两个水兵，按刀喝问：“谁？”

丁汝昌：“我。”

“丁军门……”水兵惊惧地跪下。

丁汝昌：“你们管带呢？”

水兵：“我们邓大人正把自己关在船长室，看‘海战图’哩！”

李鸿章插言道：“你怎么知道他在看‘海战图’？”

水兵也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看他一眼，回答说：“这是他的习惯，我们舰上兄弟们都
知道。”

李鸿章：“你们舰上有人擅自上岸吗？”

水兵白他一眼：“那除非他不要脑袋了！咱们邓大人军令森严，谁敢违抗？”

另一个水兵：“再说他自己家遭那么大的灾，他都没离开军舰一步，咱们也得将心比心
呀！”

李鸿章：“他家遭灾了？你们又从何得知？”

水兵：“咱们的二副是他同乡。”

马三俊悄然出现在李鸿章面前，“禀大人，我上得‘定远’舰去，见一些水手正围在那儿
聚赌……”

丁汝昌：“刘步蟾呢？”

马三俊：“他正躺在船长舱里面抽鸦片，我气他不过，弄了些玄虚，把这个给他偷来
了。”

他说着，递上一杆镶着宝石的翠玉鸦片枪。

丁汝昌接过鸦片枪，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

李鸿章看他那个样子，淡淡地说：“你带的好兵。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哩……”

突然脸一沉，“北洋军舰参与走私，你知道吗？”

丁汝昌一惊，垂手道：“汝昌也曾风闻……”

李鸿章厉声道：“既曾风闻，为何不严厉查处？”

丁汝昌嗫嚅道：“他们也是让钱给逼的……”

李鸿章看着他那个样子，不由得叹口气，“你呀你，回提督府再说吧！”

提督府内，李鸿章将一纸抄件推到丁汝昌面前。

只瞥一眼那抄件的题目，丁汝昌脸色就变了。

李鸿章：“这是翁同龢弹劾你的奏章，我让人给抄了一份弄来了。平心而论，他弹劾你
的理由条条都站得住脚！你看，‘约束不力，军纪松懈，刘公岛上赌场娼寮遍布’；‘闽人抱团，
骄纵不羁，其置若罔闻’；还有，你居然在岛上盖房子出租！这些也都罢了，最要命的是这
条，说你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对洋务知之甚少，担任个总兵参将犹嫌勉强，怎么能统领亚
洲最强大之舰队？”

虽然是深秋夜凉，豆大的汗珠却从丁汝昌额头渗出。

李鸿章看他一眼，不满地说：“不就是一个弹劾吗？这么紧张干什么？老夫一年四季被
他们弹劾，照你这样子，那都不要活了！何况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看，这里翁同
龢就在质问，为什么老夫要把北洋水师的指挥权交给你，就因为你是淮军旧部，又是安徽
人……”

丁汝昌站起来，不安地说：“中堂，汝昌请求辞去北洋水师提督之职！”

李鸿章眼一瞪说：“为什么？”

丁汝昌：“不能因汝昌而连累中堂！”

李鸿章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连累我？贼娘！亏你想得出来……连累我什么？不就说我培植私人势力，任人唯亲吗？笑话，不任人唯亲，老子任人唯疏不成？非要让我的部下不听话，处处和我作对，那才不叫培植私人势力了？贼娘！老子一辈子玩的这个，会上他的当？你给我听着！这个提督你不能辞！非但是不能辞，你还得给我牢牢占着这个位置！北洋海军是朝廷的命根子，也是我李鸿章的命根子，我不能让它捏在别人手里，懂了吗？”

丁汝昌更为惶恐，“这天大的责任，汝昌怎么担当得起？”

李鸿章：“你担当不起，更没有人担当得起！是的，你有很多不足，但你忠诚，有了这一条，可抵他千条万条！何况你摸爬滚打于刀剑锋镝之中，久历战阵，作战英勇，这不但那些纸上谈兵之流望尘莫及，就是那些留过洋的管带们也比不上的！你不要怕他们不服你，北洋水师要整顿，老夫给你撑腰！你自己也要努力通晓海军诸事，为国争光，给老夫争气，知道了么？”

“知道了。”丁汝昌说得这一句，感激的泪水便掉下来。

……

刁斗上，那面绘有青色飞龙的海军旗迎风飘扬。

“噔！噔！噔！”随着三声炸雷般的炮响，另一面黄灰黑蓝红五色提督旗升起来——海军提督丁汝昌升帐议事了！

大厅上首正中是一幅“东海日出图”的大型屏风，屏风前摆放着一把虎皮交椅。

沉沉的鼓声响起来，随着鼓声，一队魁梧的挎刀水手跑步至议事堂阶下，雁阵排开。

北洋海军各舰管事，副将参将，一律戒装佩刀，战靴闪亮，按英国式操典步伐，“刷刷刷”走入大厅，分两侧肃然站定。

海军提督丁汝昌从屏风后面走出来。

他也是戒装佩刀，神情凝重。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并未在厅中那把虎皮交椅上坐定，而是站立其左侧，肃然道：

“点名！”

一名当值参将应声出列，双手捧着名册，高声点道：

“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左翼总兵、‘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副将、‘经远’号管带林永升……”

他点到一个名字，被点的人便跨前一步，朗声应道：“末将在！”复退回队列中。

“副将、‘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副将、‘靖远’号管带叶祖珪(音 guī)；“副将、‘济远’号管带方伯谦……”

没有人应声。

“副将、‘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当值参将又点了一遍。

还是没人应声。

肃立的管带们稍微有些骚动，其中有几个人彼此交换着会意的目光……

“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嘴里哼着圆舞曲，朝前走来，边走还边嗅着手上一块粉红的手绢。

一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水兵迎上去，向他说着什么。

方伯谦开始不在乎地笑着，随即满脸惊慌，将手绢一扔，朝提督府方向跑来。

点名已毕，丁汝昌开始讲话。

“为迎接朝廷阅兵事，本帅曾三令五申，着各舰各部悉心准备，不得贻误。今日升帐议事，诸将须一一禀报战备情形……不过在此之前，本帅先有一重大喜讯通报……”

说到这里，他顿一顿，提高声调道：“李中堂已于昨日莅临刘公岛！”

众将先是一惊，随即激动起来！

这边丁汝昌侧过身子躬腰道：“恭请李中堂！”

第五章 身怀利器（六）

他们刚走到“致远”舰跟前，暗影处就闪出了两个水兵，按刀喝问：“谁？”

丁汝昌：“我。”

“丁军门……”水兵惊惧地跪下。

丁汝昌：“你们管带呢？”

水兵：“我们邓大人正把自己关在船长室，看‘海战图’哩！”

李鸿章插言道：“你怎么知道他在看‘海战图’？”

水兵也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看他一眼，回答说：“这是他的习惯，我们舰上兄弟们都
知道。”

李鸿章：“你们舰上有人擅自上岸吗？”

水兵白他一眼：“那除非他不要脑袋了！咱们邓大人军令森严，谁敢违抗？”

另一个水兵：“再说他自己家遭那么大的灾，他都没离开军舰一步，咱们也得将心比心
呀！”

李鸿章：“他家遭灾了？你们又从何得知？”

水兵：“咱们的二副是他同乡。”

马三俊悄然出现在李鸿章面前，“禀大人，我上得‘定远’舰去，见一些水手正围在那儿
聚赌……”

丁汝昌：“刘步蟾呢？”

马三俊：“他正躺在船长舱里面抽鸦片，我气他不过，弄了些玄虚，把这个给他偷来
了。”

他说着，递上一杆镶着宝石的翠玉鸦片枪。

丁汝昌接过鸦片枪，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

李鸿章看他那个样子，淡淡地说：“你带的好兵。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哩……”

突然脸一沉，“北洋军舰参与走私，你知道吗？”

丁汝昌一惊，垂手道：“汝昌也曾风闻……”

李鸿章厉声道：“既曾风闻，为何不严厉查处？”

丁汝昌嗫嚅道：“他们也是让钱给逼的……”

李鸿章看着他那个样子，不由得叹口气，“你呀你，回提督府再说吧！”

提督府内，李鸿章将一纸抄件推到丁汝昌面前。

只瞥一眼那抄件的题目，丁汝昌脸色就变了。

李鸿章：“这是翁同龢弹劾你的奏章，我让人给抄了一份弄来了。平心而论，他弹劾你
的理由条条都站得住脚！你看，‘约束不力，军纪松懈，刘公岛上赌场娼寮遍布’；‘闽人抱团，
骄纵不羁，其置若罔闻’；还有，你居然在岛上盖房子出租！这些也都罢了，最要命的是这
条，说你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对洋务知之甚少，担任个总兵参将犹嫌勉强，怎么能统领亚
洲最强大之舰队？”

虽然是深秋夜凉，豆大的汗珠却从丁汝昌额头渗出。

李鸿章看他一眼，不满地说：“不就是一个弹劾吗？这么紧张干什么？老夫一年四季被
他们弹劾，照你这样子，那都不要活了！何况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看，这里翁同
龢就在质问，为什么老夫要把北洋水师的指挥权交给你，就因为你是淮军旧部，又是安徽
人……”

丁汝昌站起来，不安地说：“中堂，汝昌请求辞去北洋水师提督之职！”

李鸿章眼一瞪说：“为什么？”

丁汝昌：“不能因汝昌而连累中堂！”

李鸿章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连累我？贼娘！亏你想得出来……连累我什么？不就说我培植私人势力，任人唯亲吗？笑话，不任人唯亲，老子任人唯疏不成？非要让我的部下不听话，处处和我作对，那才不叫培植私人势力了？贼娘！老子一辈子玩的这个，会上他的当？你给我听着！这个提督你不能辞！非但是不能辞，你还得给我牢牢占着这个位置！北洋海军是朝廷的命根子，也是我李鸿章的命根子，我不能让它捏在别人手里，懂了吗？”

丁汝昌更为惶恐，“这天大的责任，汝昌怎么担当得起？”

李鸿章：“你担当不起，更没有人担当得起！是的，你有很多不足，但你忠诚，有了这一条，可抵他千条万条！何况你摸爬滚打于刀剑锋镝之中，久历战阵，作战英勇，这不但那些纸上谈兵之流望尘莫及，就是那些留过洋的管带们也比不上的！你不要怕他们不服你，北洋水师要整顿，老夫给你撑腰！你自己也要努力通晓海军诸事，为国争光，给老夫争气，知道了么？”

“知道了。”丁汝昌说得这一句，感激的泪水便掉下来。

……

刁斗上，那面绘有青色飞龙的海军旗迎风飘扬。

“噔！噔！噔！”随着三声炸雷般的炮响，另一面黄灰黑蓝红五色提督旗升起来——海军提督丁汝昌升帐议事了！

大厅上首正中是一幅“东海日出图”的大型屏风，屏风前摆放着一把虎皮交椅。

沉沉的鼓声响起来，随着鼓声，一队魁梧的挎刀水手跑步至议事堂阶下，雁阵排开。

北洋海军各舰管事，副将参将，一律戒装佩刀，战靴闪亮，按英国式操典步伐，“刷刷刷”走入大厅，分两侧肃然站定。

海军提督丁汝昌从屏风后面走出来。

他也是戒装佩刀，神情凝重。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并未在厅中那把虎皮交椅上坐定，而是站立其左侧，肃然道：

“点名！”

一名当值参将应声出列，双手捧着名册，高声点道：

“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左翼总兵、‘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副将、‘经远’号管带林永升……”

他点到一个名字，被点的人便跨前一步，朗声应道：“末将在！”复退回队列中。

“副将、‘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副将、‘靖远’号管带叶祖珪(音 guī)；“副将、‘济远’号管带方伯谦……”

没有人应声。

“副将、‘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当值参将又点了一遍。

还是没人应声。

肃立的管带们稍微有些骚动，其中有几个人彼此交换着会意的目光……

“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嘴里哼着圆舞曲，朝前走来，边走还边嗅着手上一块粉红的手绢。

一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水兵迎上去，向他说着什么。

方伯谦开始不在乎地笑着，随即满脸惊慌，将手绢一扔，朝提督府方向跑来。

点名已毕，丁汝昌开始讲话。

“为迎接朝廷阅兵事，本帅曾三令五申，着各舰各部悉心准备，不得贻误。今日升帐议事，诸将须一一禀报战备情形……不过在此之前，本帅先有一重大喜讯通报……”

说到这里，他顿一顿，提高声调道：“李中堂已于昨日莅临刘公岛！”

众将先是一惊，随即激动起来！
这边丁汝昌侧过身子躬腰道：“恭请李中堂！”

第六章 北洋碧波映龙旗（一）

一

被一股子邪气撑着，黄瑞兰居然是昂首走了进来。他也不看两旁的管带们，径自上前跪下道：“革员黄瑞兰叩见中堂大人！”

李鸿章见他这样，心中有几分诧异，淡淡问道：“知道我为什么革你的职吗？”

黄瑞兰：“革员知道，革员辜负了中堂教诲，犯了罪，只求中堂从宽发落。”

李鸿章：“从宽发落？你道你的罪能从宽发落么？”

黄瑞兰：“别的人或许不能，放在革员身上就能了。因为当年中堂曾亲口对革员说过，定不相负！”

此言一出，所有的人都觉愕然，竖起耳朵，想听黄瑞兰要说出什么话来。

李鸿章开始也是一愣，随即明白了他这话的意思，不觉仰面大笑。笑着笑着蓦然一收，“想不到你还会以当年有恩于老夫之事来要挟老夫，好，你就把当年事讲讲！”

那黄瑞兰本来只为活命而提起当年事，没想到竟带了个要挟之意，顿时气也泄了，人也蔫了，颤声道：“革员错了，革员做的那点事不值一提……”

李鸿章冷冷地说：“讲！”

黄瑞兰不敢违抗，结结巴巴讲起来，“那，那是同治年间，我们淮军剿东捻子的时候……天气热，中堂大人，那时我们叫大帅，鞍马劳顿，又受了湿热，背上长了个毒痈……郎中说不能开刀，汤药又无效，是我用嘴每天去吮那有毒的浓汁……那一天我给大帅吮毒汁的时，大帅抚着我的头，流泪道，小兰子，我这毒痈倘好了，日后定不相负……”

说到这里，他触动衷肠，号啕大哭起来。

两旁肃立的管带们听到此处，也不禁动容。

只李鸿章面无表情道：“小兰子，你所说完全属实，但老夫今天若赦了你，那就叫徇私枉法。因此，老夫今日宁肯负你，不能负了朝廷百姓！你的家人，老夫自会照料，你就安心去吧……”

说罢，他一挥手，两个亲兵上前架起黄瑞兰就往外拖。

黄瑞兰挣扎哭喊道：“大帅饶命，小兰子再也不敢了，大帅呀，小兰子十四岁就跟着您哪……”

那声音渐渐远了……

提督府外面旗杆下，两名亲兵将黄瑞兰按跪在地，刀斧手举起了鬼头刀……

一声号炮，一道血光！

一声号炮，震得李鸿章微微一颤，人们发现，他的眼眶慢慢红了！

而跪在一旁的方伯谦，此时却抖瑟得更加厉害。

李鸿章也好像才发现他一样，喝道：“还留他在这里作甚？拖出去！”

厅下军校应声上前。

方伯谦吓得魂飞魄散，头在地上叩得砰砰直响，“中堂饶命，罪将不晓军法厉害，中堂饶了我这一遭，我这就将房子充公，将两个妾送回原籍，一心为朝廷效力……”

厅上众人原本鄙夷他的为人，如今见他这般情状，又不禁露出怜悯之意，但刚刚见李鸿章杀了黄瑞兰，慑于军法威严，没一个人敢上前求情。

只有丁汝昌却顾不得了，跨前一步，躬身道：“中堂大人，末将替方伯谦求情了！”

李鸿章睨视着他，冷笑道：“你却好笑，我知这方伯谦平日不把你放在眼里，今日正代你执行军法，你怎么带头出面为他求起情来了？”

丁汝昌脸面一红，硬着头皮说：“方伯谦平日傲上是实，但并无大恶。且他才干出众，求中堂念在人才难得份上，饶了他一命……”

李鸿章斥道：“慈不掌兵，你这般婆婆妈妈，怎么统领得虎狼之师？”他转脸喝道，“与我推出去，斩！”

军校轰然应一声，将方伯谦拖着就往外走。

“且慢！”丁汝昌急了，大叫一声。他转身一撩袍服，跪了下来，“禀中堂，非是末将心软，我北洋海军自创建以来，未经一役，便折大将，于军不利。且方伯谦是留过洋的管带，杀了他，一时间还无人接替！”

此时的方伯谦已唬得如烂泥瘫在那里，丁汝昌的话提醒了他，当即也顾不得什么脸面，竟向着两旁的管带们团团叩头道：“诸位将军，请诸位将军看在留学欧洲同学的份上，救方伯谦一命……”

丁汝昌不计前嫌，敢于出面为方伯谦求情，众将心中已自道惭愧，这时见方伯谦提起同学之谊，更有何犹豫，一齐上前，跪在丁汝昌身后道：“末将愿随丁军门共保方伯谦！”

李鸿章怒道：“我若是不允呢？”

丁汝昌脸色煞白，颤声道：“终是汝昌统军不力，要治罪，请中堂先治汝昌之罪！”

他说着，伸手将头上顶戴缓缓取了下来。

众将没料到丁汝昌会如此死保方伯谦，不禁心里一阵阵发热，齐声道：“末将等愿效丁军门！”说着，一齐取下顶戴。

李鸿章却将目光慢慢挪到方伯谦身上，问道：“方伯谦，看见了么？”

方伯谦哽咽道：“看，看见了……”

李鸿章：“看见了什么？”

“看见了丁军门和诸位将军……”方伯谦喉头哽咽，说不下去了。

李鸿章转对丁汝昌和众将道：“你们先起来吧！”

众人知道李鸿章允了，齐声道：“谢中堂！”站了起来，仍归原位。

李鸿章：“方伯谦你也起来。”

方伯谦从奈何桥上捡了一条命回来，抖瑟站起，那脸兀自没有血色。

李鸿章盯着他，缓缓道：“我今日赦了你，一是丁军门和众位将军力保。二呢，也是我不忍杀你，并非因你是我北洋嫡系，若论亲信，你比黄瑞兰差远了，我不忍杀你，我是为国惜才啊！”

第六章 北洋碧波映龙旗（二）

方伯谦又抖抖瑟瑟跪下去，叩头道：“罪将今日得了这番教训，以后定将心思放在军舰上面，不辜负中堂之恩。”

李鸿章：“很好，知耻近勇，这一点，你，还有你们大家，都得好好向一个人学着。”

他叫道：“邓世昌！”

邓世昌跨前一步，“末将在！”

李鸿章指着他对众将说：“你们都知道，光绪七年七月，他驾驶的‘镇南’舰曾意外触礁，他也因此被撤革摘顶，但邓世昌有错即改，撤任后并未抵触消沉，而是更加刻苦钻研，治事精勤，特别是在六年前赴欧洲接‘致远’舰回国之航途中，不依靠洋员，万里航行，未出任何事故。朝廷不但恢复了他的职务，而且以副将补用，加总兵衔。昨夜老夫深夜巡查刘公岛，所有军舰皆有官弁水手擅自上岸，惟独‘致远’号令严肃，无一人擅自离舰，为什么？就因为他身作表率，执法森严，所以将士同心！而且据老夫所知，他是视船如家，从来如此。但他真正的广东老家，却在半月前毁于一场飓风，妻儿老母，正栖居于临时搭起的板棚之中……”

邓世昌大惊，“末将也是前日才接家母信函的，中堂从何得知？”

李鸿章：“我如何得知不干你事，但你却尽管放心，老夫昨晚已令电报局致电两广总督并汇去三千两银票，请他速派员为你修缮房屋并妥善安置你的家人了！”

李鸿章此语一出，连两旁的管带们都被感动了，那邓世昌铁铸的面孔却没有丝毫变化，只重重叩了个头道，“中堂大恩，不敢言报，从此，邓世昌更是有国无家了！”说完，他站起来，复入班列。

李鸿章微微颌首道：“好一个有国无家，你们若都像邓世昌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说着，他将手在虚空这么一揽，“看你们站在这里的二十余位将军，正当盛年，都是三十六七年纪，一个个英气逼人，才华盖世，令老夫不胜羡慕。想当年，你们初进福建马尾船政学堂时，还只是一群稚气未泯的少年，五年苦读，五年海上实习，你们成了我大清第一批年轻的海军军官。而后你们又留学欧州，学习海军，归来后是老夫将你们尽收北洋，成为我北洋海军各舰的舰长。偌大中国，也只有你们二十余人能担任海军舰长啊！说你们是人中之凤，民族精英，应当是毫不为过。但这难道就能成为你们醉生梦死，蝇营狗苟的本钱？像你方伯谦原是绝顶聪明之人，但你那聪明用得不是地方，全用在起屋纳妾，发财享乐上去了！还有你，刘步蟾——”

刘步蟾一凛，出列跪倒。

李鸿章指着他道：“我知你才明识远，饶有干略，这才委你做了右翼总兵，北洋第一主力舰‘定远’号之管带，这也不算辱没了你吧？但你却犹嫌不足！犹嫌不足而不能言，你便去抽烟片宣泄！难道你要让你那满腔抱负都化作烟雾飘散么……我今日也不多说你，更不罚你，这两件物什你都拿去，你就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等着日本人去击沉你的‘定远’舰吧！”

说着，李鸿章拿起那杆鸦片枪和破洞斑斑的军舰模型，一并掷到刘步蟾跟前。

那刘步蟾本是极有血性之人，李鸿章这样一激，比杀他的头还难受，当下“砰砰砰”在地上重重磕了三个响头，眼见得一缕殷红的血就从额头淌下，他也顾不得擦，哽咽道：“老中堂，步蟾知道错了！步蟾今日就将这模型拿去钉在床头，让自己时时警醒，步蟾身上担着北洋命运，国家安危这山高海深一样的干系，自此刻起，步蟾誓将竭尽心力操练兵事，卧薪尝胆，精忠报国，倘若食言，有如此物！”

说着他抽出佩刀，一刀下去，碎玉溅珠，将那杆烟枪斩为两截！

这时厅上众将早已被激励得热血沸腾，齐刷刷跪倒，同声道：“请中堂放心，北洋海军，誓为我大清坚固不摧海上屏障！”

李鸿章刚一转过办事厅后堂屏风，盛宣怀便迎上前，奉过茶盏道：“宣怀今日算是长了见识。”

李鸿章缓缓坐下，接过他奉上的茶盏，啜了一口，问道：“怎么长了见识？”

盛宣怀：“宣怀在屏风后听得真切，见中堂今日在堂上，杀一个，赦一个；奖一个，激一个；一下子就凝聚了军心，焕发了众将的忠勇气概！”

李鸿章淡淡地说：“我这辈子，大半生在军中度过，这点办法，原也不足为奇。”

盛宣怀：“但在宣怀看来，实在是治军的大手笔了……只是宣怀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李鸿章：“唔？”

盛宣怀：“中堂为何不追查军舰走私一案？”

李鸿章慢慢将茶盏放下，好半天才道：“海军不能乱！”

见盛宣怀眨巴着小眯眼似乎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李鸿章站起，走动两步道：“军舰走私一案，牵涉面太广，好几艘军舰，一大批官弁水手都牵扯进去了，若追查，势必引起军心浮动，动静闹大了，还怕酿成变故，朝廷阅兵在即，稳定要紧。”

盛宣怀：“丁军门知道么？”

李鸿章：“他怎么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眼罢了……他还说了，这都是让钱给逼的！”

提到钱，盛宣怀一时无语。

李鸿章回到座位上，继续道：“这些年，钱都拿去修园子了，不仅购买船炮巨款成为泡影，就连海军常年经费也不能保证。挣几个银子弥补经费之不足，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如此说来，中堂大人对此也准备听之任之了？”盛宣怀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第六章 北洋碧波映龙旗（三）

“当然不能。”觉察到盛宣怀语气里的不满，李鸿章睨他一眼道：“军舰走私，后患无穷，对内，则涣散军心，助长腐败，特别是我军舰的战斗能力受到影响，像‘超勇’号因常年跑运输，锅炉严重损耗几至报废了。对外呢，倘让有的人闻知，势必成为攻讦我之口实……”

盛宣怀：“那中堂将如何处置呢？”

李鸿章：“这就不关你的事了……”

二

海〔HT〕滩上，黑夜无边，大雨倾盆。

风声，雨声，海涛声一片浑沌。

突然从这浑沌中传来一种异样的声响，那是好些人溅得水响的纷沓脚步。

一溜黑黝黝的人影向这边走来。

人影近了，听得出压低了的呵斥，粗重的被窒息的喘息声。

蓦然一道闪电，映出一队水手，在一名披雨衣的参将带领下，两人一个，夹着几名用布条紧勒其口的军官，撕扭推搡着往前走。

又一道闪电，一个军官勒口的布条松掉了，他破口大骂起来：“狗日的，走私的又不只老子们几个人，还有更大的……”

听得这一句骂，带队的参将扑上去，抓起一把沙子塞进他的口中……

海滩边，一只小炮艇已停靠在那里。

水手们将几名军官推推搡搡弄上了炮舰。

炮舰“突突”发动，在海浪和雨帘中间，向黑漆漆的大海深处驰去……

提督府内厅，风雨涛声一阵阵传进来。

那名参将雨衣未脱，浑身湿漉漉垂手站立。

丁汝昌铁青着脸对一名书办说：“呈文军机处，今夜我‘超勇’舰出海例行巡逻，遭遇风暴，守备肖祖建等七名官弁落海丧生，锅炉严重损坏……”

……

这是一座三层酒楼，朱楹青阶，正中门楣上方挂着一块泥金黑匾，上写着“环翠楼”三个大字。临楼的街面，已经戒严，佩刀执枪的士兵，肃立在空荡荡的街道两侧。

天气晴好，从楼上远远望去，隔着一片海水，刘公岛上的树木房舍，停泊在港湾里的军舰，都历历可见。海风从开启的窗子吹进来，把凭窗眺望的李鸿章、丁汝昌、盛宣怀三个人的衣摆都吹得飘了起来。

李鸿章：“倘若有人拿着望远镜从这儿看去，那么海军的什么动静不都尽收眼底了么！”

丁汝昌：“还真让中堂说着了，前不久，威海卫的巡营哨官正是在这儿逮住了一个日本间谍，他在这楼上用高倍望远镜窥视我水师的操练情况，还密密麻麻绘了一张图哩。”

李鸿章：“人呢？”

丁汝昌：“没收了他的望远镜和地图，人放了。”

“放了好，就是以后两国交兵，依靠这些鬼蜮伎俩，也成不了大气候。”李鸿章说着，返身在屋子中间的八仙桌旁坐下。

盛宣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道：“这是我昨晚连夜赶出来的，此次阅兵所需军费的预算，

请中堂过目。”

“等会儿再说……”李鸿章加重了语气，“记住，通过此次阅兵务必达到三个目的：一、扬我国威军威，让我怀觊觎(音 jìyú)之心的人有所顾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这次阅兵我准备把各国公使、领事还有新闻记者一并请来，让世界知道我大清水师的军威浩荡；二、让朝廷知道，给海军的钱用的是地方！借以平息物议，消弭诽谤；三、通过阅兵，调动士气，凝聚军心。使我北洋海军全军将士，以为朝廷尽忠为荣，以身在北洋为荣。哦，还要通过这三个目的达到最终一个目的。杏荪你别笑，这个目的却简单，就两个字，要钱。但这又是最难的，雨亭，这个钱你准备怎么个要法？”

丁汝昌：“依据中堂的意思，我想有上、中、下三种要法……”

李鸿章微闭着眼睛道：“说说。”

丁汝昌：“上等要法是请再添置‘定远’、‘镇远’级装甲战列舰四艘，约需银五百万两……”

李鸿章把头靠在椅背上，微微叹了口气，“倘真能这样，我大清海军，雄视全球矣！”

丁汝昌：“中等要法是洋员琅威理一贯的主张，添置几艘吨位虽小，航速却快的兵舰，特别是要购置速射炮，我军的舰炮口径虽大，射速且慢。这大约需要一百五十万两银子。”

盛宣怀插言道：“琅威理呢？这次怎么没见着他？”

丁汝昌：“意见不合，一赌气跑回英国去了……最末一等要法就只能是更换、维修老化的设备，添置贮存一些弹药，不过这也需要六十万两银子。”

李鸿章：“好，就按这个意思给朝廷上个折子吧。五百万是做梦，但咱们做的什么样的美梦也得让朝廷知道。争取一百五十万吧！至于六十万，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少的，否则我那军舰就开不动了，即使是开动了，也只能放空炮啊！”

丁汝昌听得李鸿章这样说，脸突然红了，想说什么，终于又没说出来。

李鸿章：“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这次太后把李莲英也派来了，不知是什么意思？”

盛宣怀：“不管是什么意思，我们好好巴结他不就得了。古往今来，太监没有一个不爱钱的，多打发几个而已！”

李鸿章：“你以为李莲英是那么好打发的？”

丁汝昌：“哎呀，还有更麻烦的哩，他是个太监，到时候如若要上军舰检阅怎么办？”

“我和醇王爷商量一下再说吧。”李鸿章站起身来，对丁汝昌道：“雨亭，我明日就回天津迎接醇亲王了，这里的一切，你就按我们商议的尽快准备。”

丁汝昌：“遵命。”

三

天津，李鸿章府邸内室。

李鸿章闭眼躺在逍遥椅上，脚浸在盆内热水中，一名丫环在给他洗脚。洗好脚，丫环用帕子给他擦了脚，拿过一双软底拖鞋放在他脚边，端起水盆，准备出去。

李鸿章睁开眼问：“夫人什么时候过来？”

那丫环站住，答道：“回老爷话，夫人说今晚就不过来了，她已安排新人给老爷侍寝。”

“噢？”李鸿章站起身，向寝房走去。

第六章 北洋碧波映龙旗（四）

银制的烛台上，红烛高烧。

寝房沐浴在温馨的浅红光波之中。

李鸿章一进来，便看见八宝雕花的床沿上坐着一位少女，身披轻纱，隐约可见胸前只一抹鲛巾的雪白肌肤。

那少女听见脚步，慌乱抬眼望一下，又赶快把头垂了下去。

李鸿章走到她跟前，只见她一头光可鉴人的乌发，鬓旁那朵红绢花却在微微颤抖。

李鸿章：“你抬起头来！”

那少女却把头垂得更低了。

李鸿章威严地说：“抬起头来，听见没有？”

那少女这才怯生生抬起了头——

李鸿章见到的是一张童真未泯的脸。

李鸿章走到床对面的太师椅坐下，问：“是夫人叫你来的？”

少女：“嗯。”

李鸿章：“你多大年纪？”

少女：“过了这个月，就吃十四岁的饭了。”

李鸿章：“还是个孩子嘛！知道来做什么吗？”

少女满面绯红，“侍寝……就是陪大人睡觉。”

李鸿章：“嗯，你叫什么名字？”

少女轻声地答道：“夫人叫奴婢红儿。”

李鸿章：“红儿……唔，睡觉吧。”

红儿便上来给李鸿章宽衣解带，自己也偎了过来。

李鸿章：“你睡那头……”

红儿：“夫人要我陪大人睡一头……”

李鸿章：“夫人还是没给你说清楚！陪老夫睡觉，就是给老夫捂脚，知道么？”

“捂脚？”红儿茫然点头。

……

〔KG2〕天〔HT〕津，红桥码头，一座装饰绚丽的席棚。

李鸿章身穿黄马褂，头戴双眼花翎，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帐下几十名司道官员，鹄立码头。

远远的，大运河上旗幡招展，一艘小火轮牵引着醇亲王的长龙船，后面跟着一溜由二百多名纤夫拉行的船只，逶迤而来。

顿时，二十里河堤上响起震天的欢呼声，五千余名淮军官兵在河堤上一起举枪跪迎。

长龙船靠上码头，李鸿章不要随从搀扶，走过跳板，登上龙船。

崭新王爷服饰的醇亲王端坐船头，平素患有肝病黄瘦的脸上这会儿却泛着红光。

李莲英布衣布鞋，面无表情，拿着醇亲王的长杆烟袋和烟荷包侍立在他身后。

李鸿章向醇亲王恭恭敬敬磕下头去说：“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恭请皇上皇太后圣安！”

醇亲王肃穆地说：“圣躬安。”

李鸿章又磕头道：“臣李鸿章恭迎醇亲王大驾。”

醇亲王笑着从座位上站起道：“少荃快起来！”

他朝码头与河堤上望去，执着李鸿章的手往前走了几步，满意地说，“怎好如此兴师动众？”

李鸿章凑近醇亲王，拿背对着李莲英，低声说：“王爷奉旨巡阅，职部大小官员、万千将士，都想一瞻王爷丰采啊！”

说毕，两人执手大笑。

前四十、后六十整整一百名鞍座上插着马梯尼式马枪，身背明晃晃大刀的淮军骑兵，簇拥着醇亲王的黄祥四人肩舆。李鸿章的轿子随后，浩浩荡荡开到了海光寺。

海光寺内，大殿已经修葺一新，红漆大柱上，雕龙绘凤。

醇亲王端坐正中，李鸿章坐在旁侧。

大殿左边肃立着直隶府的官员和淮军各营的将军们。右边则是一排洋人，他们是俄、英、法、德、美以及日本等国的驻华公使和领事、金发碧眼的《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逊则拿个照相机这里“砰”一下，那里“砰”一下，只管拍照。

一名翻译给醇亲王介绍着外宾：

“俄国驻中国公使喀西尼！”

“英国驻中国公使欧格讷！”

“美国驻中国公使田贝！”……

醇亲王满脸堆笑，介绍到一个名字，他就从座位上欠一欠身，嘴里连连道：“好好……”

当介绍到日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时，这个精瘦的长着罗圈腿的日本人，跨前一步，用流利的中文挑衅地问：“请问醇亲王，贵国此次北洋检阅海军，是不是针对我大日本帝国？”

醇亲王没想到他会在这种场合发难，愣了一下，随即结结巴巴地说：“哪里哪里，我国和日本乃是一衣带水，这个，兄弟邻邦，怎么会……”

“笑话！”不等醇亲王说完，李鸿章板着脸把话接了过去，“我中国自在自家的领海检阅海军，关你日本人甚事？我想除了你小村代理公使外，再没有人会有这种非正常人的想法！”

各国公使都是中国通，李鸿章的话刚落音，他们便哄堂大笑起来！

小村寿太郎面红耳赤，怔在那里。

四

海光寺主客房内奕环满脸惊慌，连声说：“不让李莲英上军舰，那怎么行？那怎么行？”

李鸿章朝厢房那边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不是我不让他上军舰，他一个太监，被阉过之人，上了军舰，于军不利呀！”

奕环：“这件事要是让太后知道，怪罪下来……”

李鸿章：“阅兵和李莲英孰重孰轻，太后自有圣断，我想她是不会怪罪的。”

奕环：“可这样就得罪了李莲英，日后麻烦多了。”

李鸿章：“我何尝不想讨好他，事关重大，退让不得啊！”

“那怎么着也得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奕环搔着头皮说。

“李莲英是何等精明之人，找什么理由也没用的！”李鸿章站起来，语气中透出少有的强硬说，“得罪了就得罪了吧！我这就让盛宣怀去通知他，明天检阅，不许上军舰！”

第六章 北洋碧波映龙旗（五）

深蓝色的寥廓天宇，星光闪烁。

茫茫海面上，“海宴”号轮船载着奕环、李鸿章以及随行人员，朝旅顺方向驶去。

船舱内，奕环和李鸿章分坐在桌子的两侧。李莲英拿着长杆烟袋侍立在奕环后面。

奕环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册《北洋海军章程》，在一页页翻看，“各舰弁目必须精通‘三角用炮表法’、‘三率平方根’、‘对数表’……什么玩意？”

李鸿章禁不住笑了，说：“这都是洋人的学问，我也不知是什么玩意，不过在北洋军舰上，不懂这一点洋玩意，饶你是赳赳武夫，也是寸步难行啊！”

奕环又翻过几页，停住了，用手点着章程上的一处地方说：“海军的俸给还是满优厚的嘛！你看，总兵兼装甲战列舰管带年俸为三千九百两、游击九百两、都司六百两、守备三百两，最不济的是三等练勇，也就是水手了，每月也有四两饷银嘛！”

李鸿章忙道：“海军将士乃国之精英，待遇稍高也是应该的。我这章程是参照英德海军章程制定的，他们将佐的待遇高出我们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奕环大笑，“看把你急的，我也没说不应该呀！以后待国势强盛了，将我们海军的待遇提高到与英德海军一样，又有何不可！”

说着，他打了个喷嚏。

李莲英从背后悄没声息地将烟杆递了过来，又俯下身替奕环点着了火。

李鸿章斜睨着李莲英，脸上混杂着鄙夷和恐惧的复杂表情。

……

一轮红日从海面喷薄而出，映照着万顷海浪，金光闪闪。

奕环从船舱钻出来，伸了个懒腰，突然呆住了——

不知什么时候，“海宴”号前方两侧出现了如同城堡般高大的两艘巨舰。粗大的烟囱喷出的滚滚浓烟，遮天蔽日。铁甲炮塔上的主炮威严地指向前方，舰首的冲角犁开波涛，飞溅起十多丈高的雪白浪花。紧随在两艘巨舰后的是“致远”、“济远”二十余艘军舰，呈鹰翼展开整齐的舰队编队，绘有飞龙的海军黄龙旗和五颜六色的万国旗迎风飘扬，好一派浩荡军威！

奕环又惊又喜，指着两艘巨舰问李鸿章：“这就是咱们花了几百万银子买来的那两艘铁甲大船？”

在海浪拍击船舷和蒸汽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李鸿章凑在奕环耳旁大声说：“正是。右边那艘是‘定远’舰，左边那艘是‘镇远’舰。这就请王爷上‘定远’舰去，检阅海军！”

奕环高兴地说：“好，好！”

李莲英就要上前搀扶奕环。

李鸿章一急忙说：“李总管不能上去……”

李莲英一愣，将眼睛阴阴地望着李鸿章。

李鸿章只好硬着头皮赔笑道：“这个，‘海晏’号上也要有人照料，就委屈李总管了……”

李莲英明白了，面无表情地点一下头，眼里充满了怨毒的神色。

在几名剽悍水手的护卫搀扶下，奕环和李鸿章顺着舷梯登上了“定远”号的甲板。

丁汝昌一身戎装，腰悬佩刀跪迎道：“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谨率全军将士恭迎醇亲王！”

奕环笑呵呵道：“丁军门辛苦了，快快请起！”

这时，只听一声口令，排列在甲板一侧的北洋海军仪仗队以琴瑟笙箫合奏起北洋海军的制式军乐《铙歌》。

跟在奕环和李鸿章后面登上甲板的各国公使，见此情景，有的人不禁掩口而笑。

但他们马上就不笑了！

一声口令，英俊挺拔的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跑步至奕环面前，执刀朗声报告：“北洋海军，准备就绪，恭请醇亲王检阅！”

奕环不觉向李鸿章看去。

李鸿章挥手下令：“开始！”

刘步蟾响亮地回答：“是！”

他返身跑上舰桥，佩刀一举，用英语大声命令：“Top-grade fight ready! Advance at full speed!(一等战斗准备！全速前进！)”

信号旗在“定远”号的主桅上升了起来，舰队上空一片震天的战斗警报声。

所有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军舰冲越巨浪的剧烈的颠簸。

前方，远远的海面上出现了作为假设敌的靶船……

靶船上，船尾堆着作为掩体的沙包，躲在后面的水手王国成放下手中的望远镜，大声喊道：“陈小二记住了，你看见咱们‘定远舰’的主炮口火光一闪，你就点燃引信……”

陈小二：“知道了！”

远远望着那靶船，丁汝昌的神色不知为什么有些紧张。

“Aim: the hostile fleet's vanguard; Distance: 3800 metres; High explosive shell; Fire!(目标，敌舰队前锋，距离三千八百米，榴弹，放)！”随着刘步蟾的一声令下，“定远”号舰首主炮火光一闪……

靶船上，陈小二点燃引信，迅速的跑回掩体。

随一声巨响，靶船上一团火光，一股浓烟升起……

定远号上，醇亲王和外国公使们发出一片惊叹。

刘步蟾又发出命令：“Fire！”

靶船上，陈小二又点燃了第二根引信。

随着一声巨响，他们藏身的沙包被巨大的气浪掀翻。

王国成骂道：“他妈的！老子们在这儿玩命，让那些当官的露脸！”

定远号，刘步蟾的看了一眼丁汝昌。

丁汝昌将目光转向李鸿章。

李鸿章兴奋地说：“给我炸沉它！”

刘步蟾：“Fire！”

舰首主炮又喷出一团火光……

靶船上，王国成点燃最后一根引信，说：“弟兄们，跳啊！”

众人纵身入海。

靶船被炸得粉碎……

这时，只听得炮声隆隆，各舰火炮纷纷射击，一阵阵闷雷似的爆炸声和炮弹激起的冲天水柱，使得海面上风云变色……

俄国公使喀西尼满脸惊诧。

英国公使欧格讷虽然惊讶，但竭力保持着绅士般的冷静派头；

美国公使田贝一脸灿烂的微笑，好像是在看美国海军的海上实弹射击。

只有日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脸色煞白，额上的青筋突突直跳！

奕環根本没顾到这些，他激动地挥舞着长杆烟袋，大声叫道：“好，打得好！真正打出了我大清的军威国威！”

回头看李鸿章，已是满面老泪纵横！

舰队返航了。

第六章 北洋碧波映龙旗（六）

奕環一直处于亢奋之中，他站在军舰的甲板上，看碧波万顷，铁甲破浪，龙旗飘飘，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受涌上心头。他突然大声对李鸿章说：“少荃，我得了一首诗！”

“太好了！”李鸿章惊喜道，吩咐左右，“笔砚侍候！”

奕環巴嗒两口烟，仰首吟道：

“雕弓玉带出天阊，

士女如山拥绣襄……”

“好！”李鸿章赞道，“起句瑰伟，便是皇家气象。”

那些个洋人大都是中国通，见醇亲王吟诗，都笑嘻嘻地围拢来。

奕環兴致更浓，继续吟道：

“照海旌旗摇电影，

切雪弋望耀荣光……”

李鸿章：“北洋水师怎当得王爷如此褒奖！”

此时奕環完全沉浸在诗境之中，一气呵成吟道：

“同携禁旅严千帆，

罗拜夷酋列几行。

鸿飞九天齐赞颂，

力辞黄屋福威扬。”

李鸿章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感觉到这几句诗味道有一点不对，但一下子又说不出不对在哪儿。

那些洋人哪懂这些，哄然叫好，鼓起掌来。

此时的奕䜣，迎着强劲的海风，一手执长烟袋，一手叉腰，伫立在甲板上，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豪情。

五

旅顺，一栋小洋楼内，灯红酒绿，衣香鬓影。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小型的酒会。

伍廷芳举杯道：“女士们，先生们，感谢诸位莅临！廷芳奉醇亲王和李中堂之命，在此与参观了我大清北洋海军阅兵的各国贵宾一叙欢谊。在这里，我要告诉诸位一个饶有意味的事情，你们所在的这栋小洋楼，原是旅顺军港工程的法国承包商所建，他的欧式风格和浪漫情调，一定会使诸位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好，现在请让我们举杯，为我大清皇上与皇太后的健康，为我大清与各国之友谊，为北洋海军，干杯！”

觥筹交错，谈笑风生。

小村寿太郎没有举杯，反而把端在手里的酒杯重重放在桌上，走到屋外阳台上。

小洋楼内室，李鸿章吃惊地问道：“什么？‘定远’舰放的是空炮？”

丁汝昌：“‘定远’主炮只有三发炮弹，我实在舍不得……”

李鸿章：“你这可是欺君之罪啊……那些点炮的水手回来没有？”

丁汝昌：“都回来了，无一伤亡。”

李鸿章突然用手捂住胸口，颓坐椅上。

丁汝昌慌了：“中堂您怎么啦？”

李鸿章：“没什么，我这儿堵得难受……”

从阳台望去，夜色下蒙蒙的群山，环绕着大连湾，海面上闪烁着点点渔火。

“多么宁静美丽的夜色啊！”小村闻声回头，发现英国公使欧格讷端着一杯红艳的葡萄酒站在他身后。

欧格讷：“这样的和平，谁也不应打扰它，对吗？”他将酒杯朝小村举了一下，喝了一小口。

小村冷冷地说：“这是贵国对以后这一地区可能发生事件的态度吗？”

欧格讷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No! No! 大英帝国只关心它在长江中下游的利益，至于谁是贵国在这一地区的真正对手，我想阁下应该比我更清楚！”

“欧格讷先生是在说我吗？”不知什么时候，俄国公使喀西尼，也端着一杯白兰地站在他们身边。喀西尼身材魁梧粗笨，比欧格讷要高出半个头，和小村一比，那真像一头笨重的棕熊与一条饿得瘦骨嶙峋的豺狗站在一起。他居高临下俯视着矮小的小村寿太郎说：“国际事务中，对手和朋友是随时可以调换位置的，只要不侵犯俄罗斯在远东的利益，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将喀西尼先生的话理解为提醒而不是威胁，天皇陛下一向尊重贵国在远东的传统利益，但大日本帝国的生命线难道就不应该受到保护吗？”小村毫不示弱，扔下一句冷硬如铁的话，径自走开。

喀西尼毫不在意地大笑起来，他将杯中白兰地一饮而尽，对欧格讷说：“欧格讷先生，请你以朋友的身份而不以外交辞令告诉我，中日若开战，胜利者是谁？”

欧格讷：“我的朋友琅威理曾在北洋海军工作过，他告诉我，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这几天的北洋阅兵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中日若交战，归根结底是日本最后被彻底粉碎！”

他话音刚落，“砰”的一声响，俩人吓了一跳！

第七章 一衣带水（一）

—

欧格讷扭头看去，却见莫里逊拿着个照相机笑嘻嘻地站在那里。

莫里逊：“两位刚才的谈话，我可以发表在报纸上吗？”

欧格讷想了一下，“可以，不过你应该综述各国使节的印象后，一发表。”

莫里逊：“当然，先生。”

喀西尼：“莫里逊先生，作为一个资深的记者，我希望听到您对这次北洋阅兵的看法？”

“这是李鸿章的胜利！”莫里逊毫不迟疑地说，“这位东方的俾斯麦，无疑正处于他辉煌的颠峰时期。北洋阅兵几乎将他的毕生事业，摆开在一切人面前，让大家欣赏。他的要塞、学校、铁路和船坞，还有军舰与火炮，都粉饰油漆焕然一新，礼炮齐鸣，龙旗招展，向他的来和去致敬。但是……”

莫里逊顿了一下，如果是白天，可以发现他蓝眼睛里闪过一丝忧虑，“颠峰过后就是下坡路，而且布满陷阱。不知这位老人是否觉察到，乌云正从四面八方向他头顶聚集，雷声隆隆，暴风雨就要来了……”

另一栋小洋楼内，客厅的小圆桌上，摆了几个精致的菜肴。

盛宣怀在请李莲英吃饭。

他亲自替李莲英倒上一杯葡萄酒。

李莲英端着酒杯却不喝，只是好奇地端详着高脚玻璃杯中红色的液体，问：“这酒色泽艳红，叫什么名儿？”

盛宣怀：“这是法国所产波尔多葡萄酒，前不久法国领事送的。”

“哦！听说葡萄酒活血……”他抿了一小口，“嗯，味道不错。”

盛宣怀：“李公公要是喜欢，我这里还有几瓶，李公公一并拿去。”

李莲英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这洋酒恐怕太后老佛爷都没喝过，咱若拿去，问一个僭越罪，脑袋也没了！”又抿一口，“平日里盛大人喝的洋酒都是洋人送的吗？”

盛宣怀笑道：“哪有那么多可送，若想喝也得自己去买呀！”

李莲英：“用银子能买到洋酒吗？”

盛宣怀：“不能，得先用银子到洋人银行去买英镑，再用英镑去买洋酒。”

李莲英：“买洋酒尚需如此，那咱们买兵船，更要这样办了……咦，那大宗的银子放在洋人的银行里面，放心么？”

盛宣怀：“放心，洋人的银行有个好处，他们最看重主顾了，多少款子放在那儿都靠得住，谁来查也不会透露。”

“奉旨去查也不行么？”

“不行。”

“那不成了抗旨了吗？”

“这……”盛宣怀有些不安了，“话不是这样说，洋人的银行自有他们国家的法律管着，咱们皇太后的懿旨，查不到那儿去。”

李莲英诡谲地笑笑，凑近盛宣怀，低声道：“这么说来，咱们北洋也有钱存在洋人的银行里了？”

盛宣怀悚然一惊，这才发现从买洋酒绕到存钱，自己已入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彀中，鼻尖上不由生出了细细的汗珠，道：“有时为了办事方便嘛！”

李莲英却沉默了。

盛宣怀想想，索性问道：“李公公是不是想要钱用？”

李莲英沉吟着不吭声。

见他这行状，盛宣怀以为猜着了她的用意，不觉放心。又道：“李总管若要钱用，三万

五万，我管的电报局、招商局在洋人银行也存有一点款子，可以先替你垫上，如何？”

不料李莲英将手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尽，放下杯子，站起身来说：“不用了，咱家要钱用的时候，再来麻烦盛大人。告辞！”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盛宣怀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随后，来到了李鸿章临时官邸。

盛宣怀讲述了刚才的情况。“混账！糊涂！在钱上你这么精明一个人，怎么就会被那个家伙给耍了呢？”李鸿章脸都急红了，暴躁地斥骂着盛宣怀。

盛宣怀苦笑着说：“我这也真叫一辈子打雁反被大雁啄了眼。没想到那家伙从洋酒绕到兵船，又从兵船绕到咱们北洋的款子上去了……”

“算了，别说了！”李鸿章烦躁地踱了几步道，“我就纳闷李莲英是太后身边一日也少不了的人，怎么就会把他派来侍候醇王爷呢？看他那个阴测测的样子，我就存了一百个提防的心，到了还是让他把底给掏了去！”

盛宣怀不服气地说：“朝廷又不管，咱们若不存着一点私房钱，早就喝西北风去了！”

李鸿章：“针尖大的眼，笆斗大的风，传到太后耳朵里，可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他懊恼地说：“丁汝昌要钱的奏折让他改了吧，什么一百五十万都别去想了，先要六十万，我总得买几颗炮弹吧……”

说到这里，他突然脸色发白，捂着胸口坐下去。

盛宣怀大惊，赶快上前扶住他，“中堂你怎么了？”

李鸿章摆摆手说：“不碍事，我想起了那个小村寿太郎……”他抚了抚胸口，“你听他那个声音，真是豺狗之声啊！日本人，不论怎样开化，终是些野蛮之徒，偏又对我存了个覬觐之心，心腹大患！一百年后也是心腹大患啊……”

二

日本东京，议会大厦，首相伊藤博文刚念完“关于增拨军费，添置军舰的预算报告”，还没有回到座位上议员们就吵翻了天！

一个议员指着内阁成员们骂道：“就是你们这批无能的家伙，组成了无能的政府！”

另一个议员甚至跳到椅子上吼道：“日本的国民，完全是在勒紧裤腰带生活，政府却还在提出这种毫无人性的方案，作为国民的代表，我们坚决予以否决！”

大多数议员一齐敲着桌子，吼道：“否决！否决！”

伊藤博文和内阁成员们一个个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北京，日本驻华使馆，电报房。小村寿太郎面色阴沉，正在口述电报稿：

“……两天前，中国的醇亲王，代表他们的皇帝和太后，对李鸿章的北洋海军进行了一次大阅兵……通过检阅，发现中国北洋海军的强大令人咋舌，他的存在，对于帝国大陆政策的实施，几乎是难以逾越的……”

第七章 一衣带水（二）

议会大厦，一个秘书走到伊藤博文身旁，将小村的电报递给他。

看一眼电报，伊藤博文竟面露喜色，也不理会秘书诧异的目光，疾步回到讲坛前，举起手中电报，向吵嚷的议员们示意。

他开始念电报。

……

小村：“通过检阅，发现中国北洋海军的强大令人咋舌……

……

伊藤：“他的存在，对于帝国大陆政策的实施，几乎是难以逾越的。

……

小村：“帝国必须举全国之力，加快发展海军的步伐……

.....

伊藤：“‘否则，任何伟大的计划，都将在北洋海军的巨炮下化为齏（音 jī）粉！’”

他刚念完电报，议员们又吵得一塌糊涂.....

伊藤博文回到座位上，对身边的外相陆奥宗光说：“立即召小村君回国，以述职的名义，哪怕夸大十倍地报告北洋海军大阅兵的情况，让李鸿章的大炮，堵住这些家伙的口！”

.....

北京，储秀宫。醇亲王奕环显然还沉浸在北洋阅兵的亢奋状态之中，虽然是给太后老佛爷禀奏，仍是眉飞色舞，和平常那种拘谨惶恐的样子相比，换了一个人似的——

“臣这次可真叫开了眼界！不说别的，光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巡洋舰吧，比颐和园最高的牌楼还高出了几倍，浮在海上一座小山似的！那舰上的大炮更是威力惊人，‘轰’地一炮放去，什么样的敌船都灰飞烟灭！臣当时看呀，那些个洋人脸都吓白啦！什么叫军威浩荡？这就叫军威浩荡.....”

慈禧似笑非笑地听着。

奕环：“李鸿章治军有方，号令森严，不光是淮军各部和北洋水师，就连洋人对他也十分敬服；丁汝昌也不错，臣看他海上指挥舰队，一会儿双行鱼贯阵，一会儿犄角鱼贯阵，一会儿又是鹰扬双翼阵.....把臣的眼睛都看花了！更要紧的是，臣代天阅兵，所到之处，处处感到李鸿章和北洋海军对朝廷的忠谨，让臣心花怒放.....”

“所以你就得意忘形，以诗咏志！”冷不丁，慈禧说话了。

“以诗咏志？”奕环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慈禧也不看他，只随口吟道：

“同携禁旅严千帆，

罗拜夷酋列几行。

鸿飞九天齐赞颂，

力辞黄屋福威扬。”

慈禧咏诗的声音虽轻，却如九千个雷霆在奕环头顶炸响！震得他魂飞魄散，噔地跪倒，他话都说不全了：“那是臣，一，一时高兴.....绝无他，他意.....”

“绝无他意？”慈禧冷笑道，“那我问你，什么叫‘同携禁旅’？你和谁‘同携禁旅’？和李鸿章吗？北洋水师什么时候变成你们哥儿俩的啦？你又打算怎么个‘鸿飞九天’？啊呀呀，醇亲王府容不下真龙天子啦！咱们的七爷要冲霄而上了！”

可怜奕环，这时纵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可又想说清，只把头在地上叩得“砰砰”直响，涕泪交流道：“‘同携禁旅’是，是说阅，阅兵时情景.....‘鸿飞九天’是指我中国，国，国威.....”

慈禧：“你怎么个解释那是你的事，我只劝有的人放明白些，不要以为儿子当了皇帝，如今又亲政了，就生出许多妄想来！”

奕环本来惊悸恐惧已达极限，听得慈禧这句话，不由急火攻心，连同肝病发作，那脸眼看着由紫而转为蜡黄，说得一句“列祖列宗在上，奕环绝不臣之心！”声音便渐渐弱了，人也渐渐瘫了下去.....

李莲英连忙上前，伸指在奕环鼻孔下探探气息，有几分紧张地说：“老佛爷，七爷怕是不行了！”

慈禧面无表情，冷冷地说：“没得个大惊小怪！说他两句，怎么就会不行了？叫两个人，送他回府去吧！”

三

日本，东京。一辆马车橐橐驶过狭窄街道的石板路。

马车上坐着小村寿太郎。注视着街道两旁的店铺民居，他狼一样的目光竟泛起一丝温情。

“停一停！”突然，他喊道。

“噫——”马车停了下来。

小村跳下车，向路旁一个料理店奔去。

店里摆着各种零食：寿司、烧巴、甜不拉……

老板见来了客人，恭敬地鞠躬，“多谢光临！”

小村：“有饭团吗？就是蘸着酱油吃的那种。”

“有，有！”老板取出热腾腾的饭团递过来，又摆上一小碟酱油。

小村迫不及待地吃起来。

老板看着他，奇怪地问道：“瞧你这个样子，一定是见过世面的大人物，怎么也吃这种穷人的食物呢？”

小村大口嚼着饭团，含糊不清地说：“离开日本久了，最想念的就是东京长谷町的饭团啊！”

老板：“出国去了，真了不起呀！能够问你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吗？”

小村：“中国。”

老板惊羡地瞪着眼说：“是中国吗？那是让我们日本人非常羡慕的国家啊！听说它虽然女人们的脚很小，国土面积却是很大的，真想去那里看一看啊！”

小村将最后一口饭团塞进嘴里，盯着老板说：“仅仅去看一看是不够的，你应该去中国发财，开一个规模大十倍的料理店，再尽情享受他小脚女人独特的妙趣！”

老板：“那是做梦吧！”

小村狼一样的眼睛闪着绿光，“如果没有这个梦，你就不配做大日本帝国的国民！”

……

日本首相官邸，乌亮的矮桌上摆着一册文件，上面用正楷汉字写着“关于增拨军费，添置军舰的预算报告”。

小村寿太郎进来，向盘膝围坐在桌旁的几个人深深一鞠躬：“我回来了。”

伊藤博文伸手示意他坐下，说：“小村君，请马上汇报北洋海军阅兵的情况！来不及问候你风涛辛苦，请原谅。”

……

第七章 一衣带水（三）

老板嘴里哼着小调正忙碌着。

“我回来了！”随着一个清脆的声音，老板的女儿纯子出现在门口。

她短发齐耳，白衣蓝裙，正如她的名字那样，清纯可爱。

纯子将书包一放，上前接过老板洗鱼的盆子，“爸爸，请让我来吧！”

老板：“好，好，纯子一回来，手脚是闲不住的。”

纯子：“爸爸辛辛苦苦供我上学，应该帮爸爸分担一点辛苦。”

“辛苦……”老板嚼味着这两个字，一个人“嘻嘻”笑出声来。

纯子奇怪地问：“爸爸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吗？”

老板：“今天店里来了一个大人物，他叫爸爸到中国去发财，他还……嘻嘻，虽然在女儿面前不好意思，我还是说出来吧，他还让爸爸去享受中国小脚女人的妙趣哩！”

“爸爸用不着不好意思……”纯子已把洗好的鱼放在案板上，用菜刀切为几段，“朝彦说了，中国是我们的敌人，如果能打败它，当然要夺取敌人的国土、财物和女人。”

老板：“是朝彦家小儿子说的吗？他家是亲王，纯子是平民的女儿，爸爸担心你们相爱是没有结果的。”

纯子“咯咯”笑起来，“爸爸是明治时代的人了，思想还停留在‘幕府’时候……哦，爸爸，朝彦已从横滨的海军学校毕业了，我们约好今天见面……”

老板：“去吧去吧，他要亲你一下是可以的，只是别让那小子占太多的便宜，啊？”

纯子笑得一脸灿烂，“爸爸也真是……”

秋天的上野公园，金黄的落叶铺了满地。

纯子双手放在背后，倚靠在一棵银杏树上。

朝彦十五郎和她面对面站着，俩人相隔很近。

纯子澄澈的目光注视着朝彦。

纯子：“朝彦君瘦了。”

朝彦：“怎么，纯子不喜欢吗？”

纯子：“无论变成什么样，纯子都是喜欢的。”

朝彦的确变化很大，也许是长期的严酷海上训练的缘故，那张娃娃脸变得瘦削了。海风在上面磨砺出坚硬的棱角，增添了男人的成熟阳刚之气。

纯子伸出手，想去摸他的脸，不知怎么又把手缩回来，说：“从海军学校毕业了，还是回到‘扶桑’舰去吗？”

朝彦：“不，我们正在待命，准备接受新的军舰。”

纯子：“新军舰？”

朝彦：“对，‘吉野’号，它的航速是二十二点五节，比中国的主力舰‘定远’的十四点五节航速快多了……可惜它现在还在英国的船厂里。”

纯子：“为什么不将它快些接回来呢？”

朝彦：“都是那些可恶的政治家和议员们，真想把他们统统扔到大海里面去！”

他抬起头，仰望着头顶的蓝天白云，叹口气道：“如果我的生命能换回‘吉野’舰的一个螺钉，我会毫不犹豫说，请拿去吧！”

纯子一把抓住他的手，“如果朝彦君允许的话，我也愿用我的一切换回‘吉野’舰的一个螺钉。”

握着纯子温软的手，朝彦冲动地说：“纯子，我想要你……”

闻着朝彦突然急促的鼻息，看着朝彦眼里闪烁着饥渴的神情，纯子闭上眼睛，“只要朝彦君快乐，请拿去吧……”

朝彦俯下身子，就在要接触到纯子鲜嫩欲滴的嘴唇时，他停住了，“还是让我成为‘吉野’号的军官后，再来享受纯子吧！”

……

北京，醇王府，冷烛闪忽，幽光飘摇。

奕环躺在床上，那张蜡黄的脸此时已是灰白，失了神的眼睛一动不动睁着。

醇王福晋坐在床沿默默垂泪，年幼的载沣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惊悸地注视着眼前情景。

其他的侧福晋、太医、仆人使女，个个垂首屏声，站在一旁。

突然，奕环眼睛动了一下，喉咙里也发出些轻微的声响。

福晋连忙俯过身去，颤声问道：“王爷，您要说什么……”

奕环却挣扎着想坐起来。

一名侧福晋忙上前来，帮着福晋半扶起奕环。

奕环费力地抬起手，抖索索指着那幅他亲手用魏碑体工工整整地抄写，挂于墙壁的格言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

小，此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福晋和他多年夫妻，如何不晓得他的心意？当下触动衷肠，一把扯过载沣，泣不成声道：“沣儿，快给你爹爹说，咱们家的后代，再也不当皇帝了！连王爷也不要当……”

载沣听话地跪下，给奕环叩了个头，一字一句学说道：“爹爹，咱们家的后代，再也不当皇帝了！连王爷也不要当……”

听他这样说着，奕环的手才慢慢垂下来，眼神也归于黯淡……

“爹爹呀……”载沣哭喊着扑上去。

……

毓庆宫外，星光朦胧。

一个人影从殿内走出，来到月台上。

是光绪皇帝。

他在星光下伫立一会儿，看看四周静悄悄的，便朝着醇王府方向跪下，叩下头去，久久才抬起头来。

“爹爹！”他轻轻喊得一声，顿时泪流满面。

四

东京，天皇皇宫。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军部代表伊东佑亨以及小村寿太郎进来的时候，诧异地发现，殿宇深处，轻纱帷幕后面，天皇与另一个人盘膝对坐，正在谈话。因隔着一层纱幕，距离也较远，看不清那人是谁，但从天皇前倾的身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谈话很投契。

一个皇宫侍从上前来，对伊藤说：“陛下正在接待重要客人，请首相和各位大臣就在这里等候。”

“是。”坐下来时，伊藤轻声问那个侍从，“可以知道那位重要的客人是谁吗？”

侍从：“福泽喻吉。”

第七章 一衣带水（四）

陆奥惊讶地说：“是大学者福泽喻吉吗？他不与政治家同流合污，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是人所皆知的，是伯夷、叔齐那样的贤哲啊！”

小村：“他是那样清高的独立思想家，陛下却邀请了他，他也接受了陛下的邀请，真令人费解。”

伊藤：“也许因为他的言论对国民有指导意义，陛下才请他来问计的吧……”

帷幕后，六十余岁的福泽喻吉一头银发，腰板挺直。与天皇相对而坐，面色沉静如水。

天皇：“明白了先生对世界格局独特的看法，朕大有所获。但朕还是想知道先生对于中国的态度？”

福泽喻吉：“陛下是想问最近北洋海军检阅的事吗？”

天皇：“什么也瞒不过先生的。”

福泽喻吉：“我最近看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怎么，陛下感到很焦虑吗？”

天皇：“无论如何，北洋海军的存在，对于日本民族总是不愉快的事实吧！”

……

因为不知天皇和福泽喻吉的谈话要进行多久，所以伊藤他们开起了小型的“内阁会议”。

“为了对付北洋海军，帝国已经添置了严岛、桥岛、桥立以三个风景区命名的三条舰，但如果不把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买回来的话，我们还是无力与北洋海军抗衡！这是奏对时一定要让陛下明白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说。

“陛下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要通过军费预算，难对付的是议会那帮家伙！希望小村君的报告，能说服他们……”伊藤博文脸膛黧黑，骨骼粗大，与其说他是首相，不如说是常年在风雪呼啸的北海道捕鱼的渔民更合适，但他从说话的口气到神色却是深谋远虑的。

陆奥外相却是真正的乡下人出身，虽然后来毕业于西方名牌大学，西装革履也掩盖不了他的野蛮之气，他做事向来是以强硬著称的，说话时高颧骨不停耸动，“光靠说服不行，要牵着议员们的鼻子走。”

伊东佑亨：“还要对他们发起进攻，小村君的报告中间突破，天皇陛下的首肯和国民的支持再形成夹击！”

……

帷幕后，福泽喻吉没有正面回答天皇的话，反而闭上眼睛，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中国已经衰落到那样的地步，所谓把它导向文明开化，实在是一句空话，即使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那样的人物，也无济于事。”

天皇：“振兴亚洲的重任，早已不能依靠中国。朕记得先生的一句名言：‘西有英国，东有日本！’先生对前途的瞻望，真正是眼光远大。”

福泽喻吉深深叹了一口气：“物种的进化，优胜劣汰，乃是自然的规律。同为亚洲黄种人的中国，是我青少年时代最为仰慕的国家，陛下知道我读过多少汉文书籍吗？《论语》《孟子》固不待言，《诗经》《书经》《蒙求》《世说新语》《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史记》前、后《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都是我所认真研究过的啊！特别是《左传》我读了十一遍，精彩之处，现在还能背诵。可是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国家了……”

“那么如果向中国开战，先生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对的了。”小村说。

福泽喻吉：“我在拙著《脱亚论》中曾说过，日本应该尽早脱离亚洲，与欧洲那样的文明国家为伍。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已经成为恶友，早就应该抛弃的！”

天皇感叹道：“先生的话，真像富士山的积雪，圣洁高远，让朕受益无穷！”

……

陆奥宗光：“国民的共识是太重要了，要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将国民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对中国的仇恨上面去！”

伊藤博文：“外相的话真是说得太好了！日本帝国的优势就在于一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便能够举国一致。而中国向来是各行其是，他们的人民对于国事更是混沌无知。李鸿章刚想伸一伸胳膊，马上就会有七八只胳膊把他拽住！”他得意地笑了。

……

天皇陪着福泽喻吉从帷幕后走出来。

伊藤等人一齐站起，垂首而立。

天皇却像是没有看见他们，一直将福泽喻吉送到殿门口。

福泽喻吉深深鞠躬道：“请陛下留步。”

天皇：“先生保重。”

看着福泽喻吉在内侍伴随下走远了，他才回过身来。

伊藤等人正欲上前觐见，却又听得一个侍臣唱呼：“恭请陛下用膳！”只见一队穿着淡雅和服的宫女迈着小碎步跑进来，坐于宫殿一侧，手持琴瑟笙箫，开始演奏。

檀板轻敲，丝竹悠扬。

精致的纯银器皿中盛着各种美味珍馐，由四个侍臣用黑红双色漆盘托着，膝行放置天皇

面前的案几上。天皇却未举箸，反而示意伊藤他们上前。伊藤等齐声道：“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西乡从道、伊东佑亨、小村寿太郎觐见陛下！”

天皇：“让你们久等了，坐吧。”

侍臣摆上锦垫，五人面对天皇跪坐。

伊藤博文看到案几上摆满的珍馐，不安地说：“臣等打扰陛下用膳了。”

天皇：“无碍。你们的奏折，朕已经看了，深感忧虑。怎么，购买‘吉野’号的预算议会坚决不肯通过吗？”

西乡：“政府希望得到陛下的支持。”

天皇：“议会通不过，朕也不能强求。”

伊藤：“本届内阁非常为难，如果按照这个预算，军费将由百分之十增至百分之三十，国民确实无力负担；但中国北洋海军的威胁也摆在日本面前！”

天皇对着小村寿太郎：“你刚从中国回来，你以为呢？”

小村：“恕臣直言，当北洋海军的大炮打到日本本土的时候，再增加多少军费也迟了！”

伊藤呵斥道：“小村君，在陛下面前说话要慎重！”

西乡：“如果‘吉野’号不能及时从英国买回来的话，小村君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天皇：“你说及时是多久？”

西乡：“一年。”

“半年！”天皇从宝座上站起。

伊藤博文等大惊，一起站起，几乎不敢相信地看着天皇。

第七章 一衣带水（五）

天皇穿着白色锦缎的长袖、齐膝和服，飘垂的深红色裙裤，裙边刚好拖在他的脚上那金、黑两色高跟木屐后边。与他高贵典雅的穿着形成对比是他脸上那阴鸷的神情，他冷冷道：“朕一日也不能容忍中国的海军在朕面前耀武扬威，半年之内，‘吉野’号必须买回！”

伊藤博文有些迟疑地说：“臣等将竭尽全力，实现陛下的意志。但是国民要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恐怕很困难。”

天皇刀一样的目光从浓眉下刺向伊藤博文：“朕是那样不体恤臣民的君主吗？像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朕也是能够做到的……来人！”

几个侍臣闻声跑来，匍匐在地。

天皇：“将膳食撤了下去！从今日起，朕一天只吃一餐，直至帝国海军超过北洋海军为止！”

伊藤博文等深为震撼，一齐跪下齐呼：“陛下……”

五

储秀宫，体和殿内，一张硕大的餐桌，金樽玉盏，摆了满满的一桌。

殿外，还有长长一溜太监从西膳房鱼贯而出，他们弯着腰，将手上装有菜肴的各式金银玻璃器皿高举过头，直往体和殿而来。

一个太监数着菜：“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好！”转身唱呼，“御膳齐备，动乐！恭请老佛爷进膳！”

丝竹妙曼。慈禧搭着李莲英的手，走了进来。

她在餐桌的上首坐下，李莲英将一双纯银筷子，捧着送到她手里。

慈禧拿着银筷目光慢慢地向满桌的菜肴看去。

她两旁侍立着八个宫女，慈禧目光落到哪样菜肴上，宫女就用小银勺将那样菜舀一勺放在碟子里，跪放在她面前。

慈禧尝了两样菜肴，将筷子一放道：“就这点菜，真没办法下筷子了！”

.....

天皇阴沉桀骜的声音传遍日本：“朕一向以为，帝国振兴的重任在于海军。虽帝国从国库岁入中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朕也每年从内库中拨出成果 30 万，聊为资助，但犹感不足。朕甚为忧虑。为表明卧薪尝胆之志，激励臣民忠勇之心，朕决定从即日起，一日只食一餐。帝国海军一日不强大，朕一日不复食矣.....”

日本岛国沸腾了！

悬挂着天皇御旨的街头，黑压压地跪着喧嚣的国民，他们伸手向天，流着泪，狂呼着“天皇万岁！”

精美插花的豪华客厅内，一个富商正指挥家人，将各种珠宝首饰收集在一起，光灿灿的堆满了桌。他用一个写着“捐赠”字样的锦袋，将珠宝装了进去.....

学校，一双小手捧着一个写有“购买‘吉野’舰”字样的募捐箱，一群七八岁的学童，手里攥着一枚或两枚硬币，排着队走到募捐箱前，将硬币投进去.....

料理店，门口飘着一面“义卖”的旗帜。

柜台上，也摆着一个“购买‘吉野’舰”的募捐箱。

每一个来料理店买食品的顾客，都将钱投进了募捐箱内。

老板站在柜台后，不停地向顾客鞠躬，说：“‘吉野’号谢谢你了，‘吉野’号谢谢你了.....”

纯子一阵风样跑进来，将书包往柜台上一扔，满面通红，激动地叫着：“爸爸看到天皇陛下的诏书了吗？”

老板：“看到了。让天皇陛下饿肚子，那是全体国民的耻辱啊！”

纯子流着泪说：“如果能马上买回‘吉野’舰，天皇陛下就该放心了吧！还有朝彦君.....”

老板指着募捐箱：“我们不是在努力吗？”

“那是爸爸的努力.....”纯子痴迷地望着虚空，喃喃道，“我一定要为‘吉野’号尽自己的力量，哪怕购买一个螺钉。朝彦君，请你理解！”

.....

训练场，寒风料峭。一队年轻的海军士官生，光着黝黑结实的上身，在做搬运炮弹箱的体能训练。

寒风中他们一个个大汗淋漓，炮弹箱粗糙的棱角将他们的手磨得血糊糊的，没一个人吭声，只是紧抿着嘴唇，疯魔般的将炮弹箱搬来搬去。

“嘟——”一声口哨，他们停了下来。

一个军官喊：“开饭！”

他脚边是一个装着变冷了的饭团的竹筐。

士官生们排队走过来，每人依次从筐里拿起两个又小又硬的饭团，但谁也不吃。

军官喝问：“为什么不吃？”

没有人回答。

军官再次喝问：“为什么不吃？”

朝彦跳起身来，几乎是咆哮地回答：“天皇陛下只吃一餐，我们能吃得下吗？”

他将两个饭团放回筐内，猛地转身，又搬起了炮弹箱。

其他的士官生，纷纷将饭团放进筐内，跑了过去.....

泪水和汗水一起从朝彦脸上淌下来！

.....

议会大厦，会议气氛十分热烈。议长：“我谨代表本届议会宣布：”政府关于‘增拨军费，

添置军舰的预算方案’获得一致通过！“

议员们全体起立，欢呼声震耳欲聋！

内阁席位上，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西乡从道等，还有列席的小村寿太郎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得意地站起来……

陆奥宗光和小村寿太郎并肩走出会场。

陆奥：“大事已毕，小村君该好好放松一下了吧？”

小村：“是啊，这精疲力倦的身体是该有人好好的抚慰了。”

陆奥：“听说富川町的姑娘不错。”

小村：“想不到陆奥外相也精于此道，传到外界要引起轩然大波的。”

陆奥：“女人是政治家最好的安慰。如果连这个也攻击，那真是一点儿人道也没有啊！”

……

富川町的艺妓馆，一抹粉墙，园门半开。

门口挂着几个光油纸椭圆形的红灯笼，上面写着“礼”、“乐”、“诗”、“书”四个黑色宋体字。

每个房间的方格落地门都裱糊着细白的皮纸，灯光、琴声和着低吟浅唱，一起流泻出来……

艺妓馆内房间，朝彦十五郎与纯子相对而坐。

第七章 一衣带水（六）

纯子薄施粉黛，乌黑的头发梳了个高高的髻，插着一根碧玉簪，穿一件锦缎隐底团花的白色和服，系着浅蓝色缎带，和服的领口处，雪白的乳沟若隐若现。

朝彦没戴军帽，光光的头皮泛着青光，他脸上也泛着青光。

朝彦阴沉地说：“这么说，纯子的决定是不可变更了？”

纯子俯下身子，头几乎贴到了地面，小声而清晰地说：“我只有请求朝彦君的原谅了。”

朝彦：“难道不能用别的方式为购买‘吉野’作贡献吗？”

纯子：“一个强壮的工人，每天的工资还不到零点一五日元，像我这样一个女孩子，又能做什么呢？”

朝彦眼里闪着寒光，“我会杀死纯子的！”

纯子：“那我也请求等纯子挣到钱，为‘吉野’号买回一个螺钉之后……”

“砰砰！”一个女人敲着隔扇门喊道：“纯子，还在屋里磨蹭什么呀？来客人了！”

纯子再次俯下身子，对朝彦说：“请原谅，不能让朝彦君完整地享受纯子了。”

说完，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另一个房间，小村寿太郎正襟危坐。

隔扇门拉开，纯子进来。

小村眼一亮，脸上露出了微笑。

纯子拿起茶盘上的茶壶，刚要给小村倒茶，手被捉住了。

纯子有些惊慌地，“您太性急了……”

小村一把将她拉入怀里，另一只手正从她领口处伸进去，在她胸前摩挲着，“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女人了，真是饥渴啊……”

纯子：“第一次做这种事情，请多关照。”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小村猛坐起来，一把扯开纯子的腰带，扑了上去……

男人粗重的喘息和女人的呻吟从隔扇那边清晰传来，“月是故乡明……女人的滋味……也是日本好啊……”

朝彦十五郎还是坐在原地，两手撑在膝盖上，凶狠的眼神望着前方。听着隔扇那边传来

的声音，他一动不动，只有一丝殷红的血，从他紧咬的嘴角慢慢淌下来……

街头，清晨的东京街头，阒寂无人。

一个募捐箱挂在路边的灯柱上。

纯子碎步跑来，她从怀里掏出带有体温的纸币，轻轻地，轻轻地投进募捐箱里……

六

储秀宫，慈禧：“其实你不去北洋，我也知道李鸿章留了一手，只不过留多留少？怎么个留法？我不大清楚罢了。”

李莲英：“他要留归他留，反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有什么你的我的？天下都是老佛爷的！甭管谁的钱，到要用的时候，老佛爷拿过来用就是了！”

慈禧：“话虽这样说，我也得占住个理儿。北洋海军待遇优厚也好，李鸿章在洋人的银行存了点钱也好，大面子上都是说得过去的。再说呢。北洋海军能有今天这个模样，不花费银子还真不行。”

李莲英：“老佛爷的肚量天高地广，不过奴才总是心里觉得不平，他们要用尽管用，凭什么老佛爷修个园子就这样作难呢？”

慈禧笑咪咪看着他说：“算了小李子，你甭给我添柴上火了！不就是没让你上军舰吗？李鸿章没有错！再说呢他办海军办出了名堂，给咱大清朝挣了面子，这是连洋人都翘大拇指的，我还能不奖赏他？至于他攒私房钱什么的，那些个小猫腻，我也有法子对付他，一步步来吧……”

光绪帝端坐养心殿正殿龙椅之上。

顶戴灿烂的大臣们班列两旁，李鸿章跪在大殿中间。

一名太监正在宣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二十余年来筹建海防，忠诚勤慎，呕心沥血。此次北洋水师大阅兵，龙旗碧波，铁舰巨炮，扬中国威于世界，该大臣功不可没。着进封为一等肃毅侯，赏赐黄马褂，戴三眼花翎。北洋水师各部，俱有赏赐，钦此！”

早有一名太监将放着三眼花翎和黄马褂的托盘捧到李鸿章面前。

虽宦海沉浮大半辈子，将荣辱得失看得淡了，但此番所受毕竟是人臣殊荣，更是对自己这些年来办海军的肯定。因此，李鸿章激动得重重磕了个响头，颤声道：“臣叩谢天恩！”

光绪亲切地说：“起来吧。”

李鸿章又叩了个头，这才接过托盘站起。

两旁的大臣们此时表情各异。

光绪：“此番北洋阅兵，朕心甚慰……”

不知为什么，说这句话时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中国实实有了一支雄视远东的强大海军。朕从此可以安枕矣！”

李鸿章：“能让圣上和皇太后安心，那是做臣子的福分。但说到雄视远东，臣窃以为……”

光绪：“李中堂难道有什么隐衷不成？”

李鸿章：“隐衷倒没有……北洋阅兵之后，海军提督丁汝昌曾给皇上上了一份奏折，皇上想必看了？”

光绪：“噢，是那个海军请拨六十万银两，更换维修设备，购置炮弹的奏折吧？”

他将目光转向大臣班列中的翁同龢，“朕已批给翁师傅去办了。”

翁同龢站出班列，“禀皇上，户部现在能动用的银两也就剩下六十万了，如果全部给了北洋，其他地方要钱，臣就没法子了！”

李鸿章急了，上前一步道：“禀皇上，六十万银两无论如何不能少，少了，我北洋海军就开不动，打不响了！”

……

日本横须贺军港，彩旗飞舞，欢呼震天。

一艘崭新的军舰——‘吉野’号缓缓驶进军港。

穿着雪白海军制服的朝彦十五郎挺着胸，铁浇铁铸般站在炮位上。他嘴角紧抿，黝黑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凶狠的目光直视前方。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西乡从道，还有伊东佑亨等站在欢迎人群的最前面。

西乡从道得意地说：“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的到来，再加上新近购置的舰艇，帝国海军在总吨位，航速和射速方面都超过了北洋水师，可以和他一决雌雄了！”

伊东佑亨：“我已向天皇陛下请求，担任进攻中国的海军舰队司令。”

伊藤博文笑道：“两位不愧是军人世家，武士的精神在血液里沸腾了吧？”

陆奥宗光眼里闪着狡黠的光：“战争不是说打就打得起来的……”

伊东佑亨：“我们不是一直在为此做准备吗？”

伊藤博文沉默了。他望着海天迷蒙处，半晌，才缓缓道：“天皇陛下喻令，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寻找一个借口，就可以向中国开战了！”

第八章 社狐庙鼠（一）

一

户部，一纸批文。

翁同龢握着一管狼毫，迟迟不下笔。

李鸿章坐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他。

良久，翁同龢推开批文，说：“这个钱我还是不能批。”

李鸿章猛地站起，“你敢违旨么？”

翁同龢：“皇上只教我‘酌情办理’，并没有说这六十万一定要批给你！”

李鸿章：“声甫，你何必硬要和北洋海军过不去呢？”

翁同龢一句话顶过去，“这又怎么叫做和北洋海军过不去呢？我翁同龢当的是中国的户部尚书，不是你北洋海军的账房先生！”

饶是李鸿章口才好，今日吃他这一呛，竟脸红脖子粗，话也讲不全了，“好，好你个翁声甫……传到外界人都不會相信，我李鸿章为了这六十万银子，跑到户部坐冷板凳遭白眼，未了还是一场空！好，你好……”

储秀宫外，李鸿章从袍服中掏出一张银票，递给小德山道：“有劳公公通报一声，李鸿章求见太后。”

小德子瞟了那张一百两的银票一眼，道：“太后老佛爷正在用膳，这时候谁也不见。”

李鸿章又掏出一张三百两的银票递过去，“那就有劳公公问问李大总管，能否一见？”

小德子将两张银票揣进怀里，赔笑道：“李中堂太客气了，我这就去禀告！”

储秀宫，小德子站在殿门外，悄悄往里瞧去——

用过膳的慈禧正斜躺在榻上打盹，李莲英和几个宫女静静地侍立在旁。

瞥见了小德子，李莲英慢慢走到殿门口。

小德子压低声音道：“大总管，李鸿章求见太后老佛爷。”

李莲英一听，眼里又现出了那种怨毒的神色，咬着牙低声道：“不理他，先晾一晾这个老东西……”

储秀宫外，宫殿的飞檐一角，投射在地面的阴影，随着日头的渐渐西移，拉得越来越长。

李鸿章肃立在宫门外，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面色苍白，神情恍惚，身子也有点站

不稳了……

好不容易，听得一声咳嗽，李莲英已站在他面前。

李莲英似笑非笑地说：“中堂大人久等了！”

李鸿章：“不久，不久。我想请李公公转呈太后，李鸿章有军国要事求见！”

李莲英：“噢？北洋海军的事吗？”

李鸿章：“北洋海军更换维修设备，购置炮弹需六十万两银子，被户部驳回，我想请太后……”

他突然一顿，不说了。

李莲英冷笑道：“李中堂大概是想起我大清条律来了，宦官过问政事者，凌迟处死！”

李鸿章：“不，不……我今日就要返回天津。”

他从袍服里掏出一张三千两的银票递过去，“无论如何请李公公行个方便！”

李莲英接过银票，还是那样似笑非笑地说：“这就是中堂大人您的不是了，北洋海军不是缺钱吗？这钱应该拿去给他们，不应该拿来行贿！再说我们这种奴才胚子，连上军舰的资格都没有，哪还能够替中堂大人您行什么方便？”

说着他将那张银票往地上一扔，兀自去了。

一阵疼痛袭上心口，李鸿章赶紧用手捂住胸，靠住宫墙，才没有倒下去……

李鸿章闷闷地骑在乌鸦马上，走在北京至天津的官道上。他面色苍白，神智有点恍惚。

看着他那个样子，跟随在后面的盛宣怀有点担心地说：“大人若身体不适，是不是改骑马为坐轿，或乘船回天津。”

李鸿章摇摇头道：“不碍事……”

马三俊率亲兵卫队跟在后面，这时接话道：“大人还不是被那个缺球少蛋的家伙气的！”

盛宣怀：“这些阉宦，身子残了，心也变残了，阴毒嫉妒非常人心态。这个李莲英更是贪婪阴鸷，他是钱也要，权也要！哎，皇太后本是个圣明烛照的，怎么偏偏信了这么个小人？”

“我操他祖宗十八代！”马三俊按捺不住，破口大骂道，“他要钱要权老子不管他，倘若中堂大人被他气得有个山高水低，老子们就闯进宫去，先戳他三四百个透明窟窿再说！”

“一派胡言！”李鸿章斥道，“天子脚下，你以为是市井无赖泼皮撒野的地方？给我气受的又岂止他一个？我都得忍，也忍得，你有什么忍不得……？”

话犹未了，他一阵晕眩，栽下马来……

马三俊大惊，噌的从马背上跃起，在空中一个倒翻，稳稳地落在乌鸦马前，托抱住了李鸿章。盛宣怀唬得翻身下马，连滚带爬地跑过来，喊道：“大人，大人，你怎么了？”

李鸿章躺在马三俊怀里，双眼紧闭，面色蜡黄。

看他这个样子，马三俊大哭起来，“爷，爷！你醒来呀……”

亲兵卫队都已围上来，跪在李鸿章身边，随着马三俊一起哭喊。

李鸿章慢慢睁开眼，看看周围的人，猛地一下坐起，骂道：“贼娘！你们嚎什么丧？想让老夫倒下，没那么容易……”说毕，撑着马三俊站起来，摇摇晃晃向乌鸦马走去。

二

小德子随着一个留着短须，相貌堂堂的中年人，穿过方砖铺地、镶有木质花雕的门洞，进了一座小四合院。

绕过影壁，便见正北五间上房，窗棂上都糊着白纸，西厢房前还搭了一个葡萄架，碧绿的葡萄藤爬满架上。

小德子不由喝彩道：“真是幽静所在！老兄，这是你在北京的第几处宅子？”

中年人拉他在葡萄架下的石凳上坐了，笑道：“不瞒你老弟，我李光昭从海南跑到北京，

还就置了这一点家业。老弟要是看着喜欢，它就是你的了！”

小德子连忙站起：“那怎么使得？”

李光昭：“又怎么使不得，我知道你们在宫里当差，送点钱物什么的，东藏西掖，极不方便。有了这个宅子，今后不管怎样，就有了个安身的地方。”

小德子笑笑，坐下，说：“咱哥俩交往这么久，彼此也对脾胃。有什么要我帮忙的，说吧！”

第八章 社狐庙鼠（二）

李光昭哈哈大笑，说：“老弟果然是个聪明爽快的人！好，我跟你也实话实说了吧！”

他往小德子身旁凑了凑，低声道：“颐和园工程是不是需要大批进口的南洋木材？”

“你想揽这个活？”小德子惊道。他看看周围，嘴角露出讥诮的笑容，“就凭你这个小四合院的家底？”

李光昭站起来，走到院子当中，一手插腰，一手在空中一挥，大声道：“空手套白狼，我就是空手套白狼！只要老弟给我指条路，天大的好处咱们二人平分。”

小德子坐在石凳上，半天不言语，只有眼珠骨碌碌飞快转动着，末了，他开腔道：“好！咱哥俩就赌他一把！”

他将李光昭拉回葡萄架下，“要揽到这个活，得打通三个人的关节，先是咱们宫里的李大总管，再就是管户部的翁师傅，还有呢，就是醇王爷死后，接替醇王爷管园子的庆郡王了……”

当铺，一个面容微胖，穿半旧蓝布长衫的男人，摇摇摆摆走了进来。看样子他是这里的熟主顾，进来后径自便在摆在高柜外的椅子上坐了。

一个伙计上前，给他倒了一杯茶，招呼道：“王爷您来了？”

被称作王爷的正是庆郡王奕劻，他端起茶，喝一大口，“来了。”

伙计：“您又来典当点什么呢？”

奕劻：“不典当，我来赎回我那件官服。”

伙计：“哟，王爷那件官服当在我们这铺子里都好几个月了，也没见取，如今是在哪儿发了财喽？”

对伙计这明显的轻慢，奕劻也不恼他，只是问：“你们掌柜的在吗？”

伙计便对里间喊道：“大掌柜的，庆王爷想见您！”

那掌柜的闻声而出，一见奕劻，满脸堆笑，趴在地上连叩几个头道：“小的给王爷请安！”

从地上爬起，对着伙计就骂：“我把你这瞎了眼的狗才！这种茶叶也是给王爷喝的吗？快去里间把我那‘西山云雾’拿来！”

奕劻：“掌柜的就不用费心了，我每次来不都是喝的这种茶吗？”

掌柜的赔着笑说：“以前都怪小的有眼无珠，怠慢了王爷，王爷大人不记小人过，千万别计较！”

奕劻笑道：“前倨而后恭，掌柜的耳报好神快！”

掌柜的：“满北京都知道老佛爷钦点王爷管园子的事了……”

奕劻：“不就管个修园子吗？”

掌柜的：“哎哟王爷，您可千万别这样说！您接的是谁的差？接的醇王爷的差！醇王爷是什么身份？您比我更清楚！反正小的敢打赌，用不了多久，您庆郡王就会变成庆亲王，成为皇上太后而外大清朝第一人！”

奕劻哈哈大笑：“好小子，我还真看扁了你……”

伙计重新沏好了茶端上来，“王爷请用茶。”

奕劻端起茶，小小啜一口，慢慢品道：“唔，这滋味和以前是不同……”他将茶碗一放，“好，不说闲话了，我也该把衣服赎回去了！”

他说着，手伸到怀里，就要掏钱。

掌柜的一把捉住他的手，“这还让您掏钱？王爷你杀了我吧！”

伙计早将奕劻官服拿出来。

“还不侍候王爷穿上？”掌柜的说着，又掏出二百两一张银票，“这是小的一点心意……”

奕劻：“赎衣服没拿钱已不好意思，怎么好再拿你的？”

掌柜的：“嗨，王爷此去上任，那是龙归大海，小的以后想孝敬都找不着地儿了！”

奕劻便不再推辞，接过银票，穿好官服，走出了门，又想起什么，返回来拿起几上的小茶叶筒，对掌柜的说：“你这‘西山云雾’不错，我拿回去再沏一壶品尝品尝！”

他说着，将小茶叶筒揣进怀里，摇摇摆摆去了。

……

颐和园凉亭内，奕劻斥骂着几个修园子的管事，神情严厉，全然没有在当铺的那副随和，“我就不信，这南洋木材就那么难搞！都是你们这帮奴才不肯上心！我知道你们的能耐，若上了心，天上的星星都能摘几颗下来！不要光顾着捞油水，去了正事全不办！更不要以为我好糊弄，我不是醇王爷！他老人家天潢贵胄，拿锭银子当土块。我可是穷贝勒爷出身，针尖挑土过来的，一丝一毫计较惯了！”

几个管事吓得趴在地下只顾磕头，大气也不敢吭一声。

小德子从外面走进凉亭，磕头道：“奴才叩见庆王爷！”

奕劻：“怎么又是你来这儿，李莲英呢？”

小德子：“禀王爷，李总管太后那儿离不开，就叫奴才过来了。”

奕劻：“他这个颐和园工程总监倒当得省心，我都替他当了大半个家了……木材的事，内务府有什么法子没有？”

小德子：“禀王爷，有法子了！”

奕劻一下站起来：“有法子了？”

小德子：“有一个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是广东客家人，在海口多年，结识了不少洋人，他能搞到南洋进口木材。”

奕劻：“噢，这个人现在哪里？李莲英知道这事吗？”

小德子：“李大总管叫奴才把他带来了，现在园门口。他还运来了一批木材样料，请王爷过目。”

奕劻往外就走，“去看看！去看看！”

园门口，一辆骡马大车上，装载着上好的南洋木料。

奕劻捡块石头敲在木料上，听着发出的接近于金属的“当当”声，连连夸奖，“果然是南洋进口的，质地的确不凡！”

李光昭跟在他身后，“这车木料小的就报效朝廷了。至于以后王爷要多少，我就可以叫洋人运来多少！”

奕劻：“好，这趟差事办好了，本王爷不会亏待你！”

小德子插言道：“王爷放心，他是个最晓事的。”

奕劻便看小德子一眼，说：“人是你们内务府引荐来的，就交给你们内务府具体经办吧！”

小德子躬身道：“内务府只管得京城地面上的事，若论到和洋人打交道，还有在外省办事方便，王爷最好赏他一个名目，再给个批文。”

“行。”奕劻转对李光昭，“就赏你个‘颐和园工程监督’吧！批文到内务府去拿。”

.....

第八章 社狐庙鼠（三）

翁同龢宅邸，一张“钦派颐和园工程监督”的大红烫金名帖和一张二万两银票摆在书案上。

翁同龢气得嘴唇发白，浑身颤抖着，对垂首侍立在面前的管家道：“行贿行到我的头上来了，真正是无耻之尤！你给我把他退回去！下次谁敢再拿这东西来污我清德，打断他的狗腿！”

管家诺诺连声，哪里还敢说个“不”字。

李莲英卧室，抖动着手上一张十万两的银票，李莲英对小德子道：“小德子，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这个李光昭给了你多少好处啊？”

小德子吓得赶快跪下，“奴才不敢瞒大总管，他就送了奴才一座小四合院。”

李莲英：“一座小四合院就换来一个‘钦派颐和园工程监督’的美差，这个买卖做得。”

小德子：“禀大总管，李光昭是花了血本的。就拿给大总管表示的这点小意思来说吧，他可是变卖了他全部的家产.....”

“噫——”李莲英哑哑地笑一声，“小德子，你甭在我面前打马虎眼了，是先有了庆王爷的批文，才有这十万两银票的吧？”

小德子惊出一身冷汗，连连磕头道：“什么都逃不过大总管的法眼，李光昭是拿着批文才在各个衙门弄到这十万两银子.....不过他可一两也不敢揣进自个儿的腰包，全拿来孝敬您了！”

“我可没有收到什么银票.....”李莲英将银票揣进怀里，定定地看着小德子道，“也没叫你引荐什么人，到庆王爷那里去讨批文.....”

“是，是！大总管对这些一概不知。”小德子指天发誓道，“要奴才口里有半个字牵涉到大总管，天打五雷轰！”

“噫——”李莲英又哑哑地笑了一声，“起来吧，什么事没有，赌咒发誓的干吗呀？”

小德子从地上爬起，将泡好的一碗茶双手捧着，递到李莲英的手中，笑嘻嘻地说：“是奴才胆小，有大总管在，能有什么事呢？您喝茶！”

李莲英揭开茶碗盖，慢慢吸了一口，突然没头没脑地说：“翁同龢那个人呢，图的就是个名.....”

三

翁同龢宅邸，一册《书海双楫》的书法集摆在翁同龢面前。“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姓名赫然并列印在靛蓝绢布封面上。

翁同龢小心翼翼捧起集子，轻轻翻动着书页，看着上面亲切熟悉的父亲的遗墨，眼眶不由湿润了。他又翻到集子的后半部分，看了看自己的墨迹，慢慢把集子放下。

“让你费心了.....”一边说话，他一边打量着站在书案前的李光昭。

李光昭今天穿着一件湖蓝色的长衫，腰间系一条深蓝缎带，头上戴一顶缀绿玉便帽，真个显得温文尔雅，不同流俗！

面对翁同龢的打量，李光昭从容道：“哪里当得大人‘费心’二字？晚生是仰慕大人父子，两代帝师，道德文章为天下楷模，这才不揣浅陋，将令尊和大人的墨宝缀编成集的。”

翁同龢：“这本集子编的颇具眼力。看来你对书法也颇有心得？”

李光昭惶恐地说：“晚生怎么敢在大人面前谈书法？”

翁同龢：“说说无妨。”

李光昭：“那晚生就放肆了！”他缓缓道：“翁氏书法，以颜书为主，兼有褚、米笔意.....”

说到这儿，他仿佛在斟酌词句，沉默一会儿，又道，“后来乃上追汉隶，兼取钟繇，形

成了这独往独来、自有真我、出入变化、不可方物之势也！”

翁同龢又惊又喜，“不料你竟是方家！请坐。”

李光昭：“大人面前哪有晚生的座位？”

翁同龢：“不，你可算得是翁某的知音……噢，翁某还有一事相求，你编这本集子，一共花费多少？请千万据实告知。”

李光昭显得很激动地说：“晚生编这本集子，能得到大人的肯定，已是喜之不尽了，区区花费，值不得一提！”

翁同龢正色道：“你这样说，翁某就不敢答应让这本集子出版了。”

李光昭忙道：“大人廉洁若此，晚生如果不报个实数，难免会玷污大人的清名……从搜集先翁和大人的墨宝，一直到印刷出版，一共花了五百两银子。”

翁同龢：“来人！”管家应声走了进来。

翁同龢：“你去到夫人房中，她那橱柜里面还有五百两银子，你给我尽数取来。”

管家应声去了。

翁同龢看着李光昭说：“看你言行尽是文人本色，上次怎么会做出送我银子，充满铜臭的举动来。”

李光昭又连忙站起，喃喃道：“晚生错了，也怪下面的人不会办事，将大人这样的千古贤哲看得寻常人了！我已重重地责罚了他们，请大人千万原谅！”

翁同龢微笑道：“知错即改，便是君子。其实呢，你主动为朝廷分忧，替修园子购买南洋木材，这是堂堂正正的大好事！用不着走那些歪门邪道。有内务府的推荐，又有庆王爷的批文，我又怎么会为难你呢？”

李光昭：“大人教训的是。”

管家捧着五百两银子进来，放在桌上。

翁同龢：“书法集的银子我付给你。订购南洋木材你估摸着需要多少银子？”

李光昭仰着脑袋想了半天，又扳着手指头，嘴里喃喃地算了一气，才道：“请户部先拨六十万吧……”

李光昭从大门口出来，走到街上，又回头望了望翁家大门，拐进了一条胡同。

守候在那儿的小德子早迎了上来，问道：“怎么样？”

李光昭拿袖子擦了擦额头说：“搞出了我一身冷汗……他要我谈书法心得，幸亏早有准备，否则我这半瓶醋，懂什么颜体、柳体？”

小德子迫不及待地：“你且先说说结果？”

李光昭一拍小德子肩头说：“他逃得过咱哥们的神机妙算？”

小德子：“钱到手后，得赶紧送五万给庆王爷，他可是喉咙里都伸出爪子来了！”

……

第八章 社狐庙鼠（四）

广州街道上，锣声啾啾。两名差役各举着一块“钦派颐和园工程监督”牌子，后面跟着一顶绿呢大轿，前呼后拥而来。轿内，坐着志得意满的李光昭。

路边，虽身材不高，但神采奕奕的青年孙文抿着嘴唇，看着轿子经过。

突然，锣声不响了。李光昭从轿内伸出头来，“怎么回事？”

一名笔帖式俯身答道：“禀大人，前面已到了‘康圣人’讲学的‘万木草堂’，不好鸣锣。”

李光昭：“甚么‘康圣人’、‘万木草堂’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笔帖式：“‘康圣人’叫康有为，先是写了两本书，闹得沸沸扬扬。后来又给当今圣上上书，虽然未被采纳，还险遭杀身之祸，但名气越发大了。‘万木草堂’是他在广州开的学馆，收徒授课，极其鼎盛，人称为‘康党’！”

李光昭：“到学馆门前不许鸣锣，是官府规定的吗？”

笔帖式：“那倒不是，是‘康圣人’名气太大，许多人便存了个敬畏之心。”

李光昭：“既然不是官府规定，怕他甚么？”又冷笑道，“不过是一个穷酸教书匠，倒会造势，不管他，敲！”

锣声又啾啾响起来。

午后，万木草堂的学子更多了，排场也更大了，气氛也更加庄严肃穆。

但闻三通鼓响，学子们早已分东西肃立。一会儿，康有为，在弟子们崇拜目光的注视下，缓缓踱入，端坐中间。

一脸肃然的康有为正要开口，学馆看门人拿着一张名片进来道：“门外有一个姓孙的年轻人求见先生，这是他的名片。”

康有为接过那名片，漫不经心地扫一眼，见上面写着“医学博士孙文”。问道：“他见我有什么事？”

看门人：“他说久慕先生的名声，愿与先生结交。”

康有为将名片一掷，仰面大笑，“结交？我凭什么和他结交？告诉这个孙文，他欲见我，先具个门生帖子来拜师吧！”

四

储秀宫，

金丝笼内，那只虎皮鹦鹉跳上跳下叫着：“老佛爷万寿无疆！”

慈禧心情很好，一边逗鹦鹉，一边和李莲英说话，“小李子，听奕劻讲，修园子的进口木材也有了着落，是吗？”

李莲英：“是，是一个叫李光昭的人给办的。”

慈禧：“钱呢？”

李莲英：“翁同龢给了他六十万。”

慈禧：“够了吗？”

李莲英：“是紧了点。”

慈禧：“那得想法子。”

李莲英：“奴才想起了老佛爷说过的一句话。”

慈禧：“什么话？”

李莲英：“您说至于有人攒私房钱什么的，您有法子对付他……”

慈禧：“哦——”

那鹦鹉又脆生生叫了一声：“老佛爷万寿无疆！”

……

李鸿章府邸，后花园内，李鸿章在练剑。

清晨，鸟语啁啾。

行家一眼就看得出，他练的是太极剑法，炉火纯青，几臻化境。

伍廷芳面色阴沉，拿着一纸电文，匆匆走来。

李鸿章收剑，“出了什么事吗？”

伍廷芳递过电文，悲愤地说：“朝廷将北洋海军的常经费停了！”

“啊？”李鸿章将剑一扔，一把抢过电文，匆匆扫了一眼，身子剧烈的颤抖起来。

伍廷芳连忙扶住他，“大人，不要紧吧？”

“不要紧，不要紧……”突然，李鸿章举手向天，嘶哑地喊道，“皇上皇太后，常经费停不得，那是海军的保命钱，保命钱呀……”

他眼一黑，“哇”地吐出一口鲜血！

伍廷芳惊叫：“大人……”

灯光朦胧。李鸿章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卧室床上。他想叫人，一时竟叫不出声。便用手支撑着想坐起来，却一下子又倒在枕头上。

那个叫红儿的丫环听见响动，跑了过来，一见李鸿章睁开眼睛躺在那儿，欣喜地叫着：“哎哟，大人你可醒来了……”

李鸿章虚弱地说：“我，我这是怎么回事？”

红儿：“大人接到那个电报，吐了血就昏过去了……两天两夜啊！真把人都急死了……”

这时，侍奉在屋外的盛宣怀、伍廷芳、郎中和仆从丫环都跑进屋来。

郎中拉起李鸿章搭在被子外的手，用两根手指探了探脉息，长长地吁了口气道：“中堂大人这病已无大碍，我这里再开一个方子，大人服下后，静养将息两日即可。”

盛宣怀作个手势，“先生请！”

然后，他对红儿说，“你去把夫人请来……”

“不必了，你——”李鸿章抬了抬手，指着伍廷芳和盛宣怀，“你俩，还有红儿留下，其他的人先出去吧！”

众人退了出去。

这边，李鸿章让红儿扶着坐起来，斜躺在床上。

红儿道：“我去给大人熬点老米稀饭来喝！”

看着红儿出得房间，盛宣怀赞道：“亏得这丫头，两天两宿，衣不解带，侍奉汤药，夫人叫她去休息，终是不肯。一直守候到现在。”

李鸿章默默点头，没说什么。

伍廷芳：“大人的病连皇上和皇太后都惊动了，还说是派太医来给大人看病哩！”

李鸿章：“我这病哪用什么太医来看，他将北洋海军的保命钱还给我，就万事大吉……”

说到这里，他的气接不上来，又是一阵喘息。

盛宣怀忙坐到床边，替他轻轻捶着背，“大人在病中，不要提这些烦心的事！”

李鸿章用手戳着自己的胸口，“不提就不烦了吗？想想我这儿就疼啊！”

盛宣怀：“求人不如求己，我看钱的事还得自己想办法。”

伍廷芳：“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可想？还不是只有向洋人借贷一条路。”

盛宣怀连连摇头，“不行不行！向洋人借贷，哪一次不是费尽心机，且利息盘剥太重，无异于饮鸩止渴！”

伍廷芳突然笑起来。

盛宣怀：“廷芳何故发笑？”

第八章 社狐庙鼠（五）

伍廷芳：“我想起那个辜鸿铭的一句名言来了，银行家就是晴天把雨伞借给你，下雨天就把伞收回去的人。”

连李鸿章都被这句话逗笑了。

盛宣怀笑着却陷入沉思，自言自语道：“求人不如求己，说到银行家，咱们自己要有银行就好了……”

伍廷芳一拍大腿，“着哇！咱们可以自己办个银行呀！”

李鸿章略一沉思，也兴奋地说：“这个主意好，咱们现在就来细细筹划……”

夜色已深。因为想到了一条筹钱的路子，靠在床上的李鸿章显得很兴奋，精神也好多了。他掀开被子，正准备下床，红儿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老米稀饭走进来。

红儿：“大人你要什么？我帮你拿。”

李鸿章：“不要什么，有几点办银行的想法记下来。”

红儿连忙将碗一放，过去将他扶住道：“不要动！大夫都说了，你的病要好好的静养将

息，天大的事先撂下，你先喝了这碗老米稀饭再说……”

李鸿章见她这般不容置辩的口气，有点好笑，也真就不动了。

红儿端过稀饭，拿匙勺舀了一勺，一边放在嘴边轻轻吹气，一边说：“这稀饭是用微黄色的陈仓老米煮成，煮出来的米粒都是散着的，没有粘性。我们老家都兴这个，病人一吃，病就好了。”

李鸿章顺从地由她喂饭。

由于是在屋内，红儿只穿着一件贴身的水红夹袄，领口处的纽扣大概是忙碌得发热时解开的，也忘了系上，隐隐酥胸和着少女体温的芳香阵阵袭来……

李鸿章一走神，少许稀饭顺着嘴角流出来。

红儿“扑哧”一笑。

李鸿章脸色变了，“你笑我？”

红儿根本没有察觉，一边拽过毛巾给李鸿章擦嘴，一边笑着说：“我看大人吃稀饭小孩子似的，突然想起外面怎么那么多人怕大人，还怕得要命，实在好玩儿”

李鸿章：“你不怕我？”

红儿：“开始怕，后来看大人好多事还要我照顾，就不怕了。再后来，还……”

李鸿章：“还怎么样？”

红儿：“还有点可怜大人了！”

李鸿章突遭电击一样，一把抓住红儿的手，颤抖着说：“红儿呀红儿，你是说到老夫心里去了啊！”

红儿慌了，“我，我没说什么呀？”

李鸿章松开她的手，往后一仰，靠在床头，长吁一口气说：“老夫坐镇北洋，执掌朝政，军政外交还有洋务，都压在我这老迈之身，常常是心力交瘁，人前还得强撑着，更不用说有个体贴倾诉之人了！朝廷用我防我，同僚嫉我恨我，家人部属名为亲近，却敬我更畏我。真正能和我以发自天籁的平常声音来说话的，只有红儿你一个人啊……”

说到这里，他感伤地垂下了头。

红儿似懂非懂地望着他。

也许是真正触动了内心，李鸿章的声音显得格外的苍凉，“我呢，也只有红儿你面前，才露出老迈虚弱之态，因为我知道红儿是不会因此取笑轻视我，而只会支撑我抚慰我的！红儿呀，单凭这一点，老夫就离不开你啊！”

……

街道上还是锣声啾啾。

还是两名差役各举着一块“钦派颐和园工程监督”的牌子，后面跟着一顶前呼后拥的绿呢大轿。

李光昭从广东又到天津来了。

五

密室内，李鸿章、盛宣怀、伍廷芳正在密议。

李鸿章：“银行由官绅领头开办，树大招风。因此，我才采纳杏荪的主意，来个中外合资开办。”

盛宣怀：“我已接触了几个国家的银行家，探听得美国国内银行存储大量银元闲置在彼，而且他们表示愿意与我国殷实富商集股或开银行。”

伍廷芳：“美商代表米建威、美国费城企业组合代表巴特已来天津……”

李鸿章：“好，你们两个作为我之私人代表先和他们去谈。不过，你们得记着，千万不能走露一点风声！”

两个人一起点头：“这个自然。”

.....

天津，利得大茶楼，二楼布置得富丽俗艳的戏园子里，摆了六张八仙桌的茶座，座前挂着红缎绣花并绣有“利得记”的桌围。茶座前方地上，铺着一块绣有牡丹花的大红氍毹。两旁还各摆一盏四方形硬木桌架，镶以极薄的绢纱，上绘仕女、花卉的彩灯。灯旁立着一面水牌，上写“名坤七岁红：京韵大鼓《大西厢》”。

正是掌灯时分，挂在戏园子四角的宫纱灯笼一齐点燃，烛光煌煌，满屋生辉。

李光昭独占着最前面一张桌子，两个仆人侍立在他身后。他左顾右盼，甚为自得。

其他桌旁坐着的也是富绅模样的人，看着李光昭那个样子，都露出不屑的神情。

最后面一张桌子旁，坐着穿便服的伍廷芳，他默默地啜着茶，等待着开演。

“七岁红”袅袅婷婷走了出来。她二十多岁年纪，穿一件缎面隐花的大红紧身旗袍，鬓边插着一朵红花，上得前来，深深道个万福。妩媚中透着几分冶荡的眼风，向四周那么一扫。接着，她站在鼓架旁。鼓板一响，唱将起来——

二八的那巧扮佳人她也懒得梳妆，

崔莺莺得了那么不丁点儿的病.....

刚唱两句，轰然一声，满座叫好！

几个富绅便将早已备好的铜钱大把大把往红氍毹上撒去。

李光昭一见，向身后仆人做个手势，两个仆人便从随身带着的布袋里掏出小银锞子，扔到氍毹上。

“七岁红”一见，朝李光昭飞了个媚眼，继续唱道——

躺在牙床上半歇半卧，业呆呆慢悠悠一心盼想那张郎.....

那几个富绅见这情形，哪里肯服气，有两人竟从身上掏出小锭银子扔去！

顿时，戏园子里面像开了锅似的，人声鼎沸。怪叫声，口号声响成一片，有的人干脆跳到桌子上，手舞足蹈，乱嚷乱跳。“七岁红”的唱腔完全被淹没了.....

第八章 社狐庙鼠（六）

李光昭倏地站起，一拍桌子，大声道：“吵什么吵！老子今晚把这小娘儿包下了！”

他说着，走上前去，从怀里掏出一张三千两的银票，举在手里晃了晃，塞进“七岁红”的怀里。

所有的人都被他镇住了。

“七岁红”更是喜出望外，拉着李光昭道：“这位爷不要走，今晚我就专唱给您听了！”说着，再启鼓板，娇滴滴唱道——

立刻姑娘的病好离了牙床。

强打着精神走上两三步，

唉哟可不好了！

大红缎子的绣花鞋底儿怎么会当了帮.....

坐在最后的伍廷芳默默将茶碗放下，离开了戏园子。

.....

李光昭大模大样地坐在直隶总督府花厅椅子上，等候着李鸿章的接见。

伍廷芳走出来，见着李光昭，不由一惊，“是你？”

李光昭：“你认识我？”

伍廷芳嘴角挂上一丝讥诮的笑容，“不不，我刚才猛的一下看走眼了。”

他在李光昭对面椅子上坐下，“尊驾是钦派来采购南洋木材的？”

李光昭：“正是，我定购的三船南洋木材，即日抵达天津港口，特来请李中堂李大人给换个文，令海关准予放行。”

伍廷芳：“李中堂今天没空接见你，他已给海关打了招呼，你自己去办手续吧。”

内室，伍廷芳密报说：“昨天我在利得大茶楼的戏园子里，看到用大把银子捧坤角的就是这位主……”

李鸿章沉吟道：“按说一个当差的不敢如此挥霍呀，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呢？”

伍廷芳：“我看这家伙来路不正，悄悄儿向他的仆从打听了，说是户部给他拨了六十万银子采购木材。”

李鸿章猛地站起，“六十万，这正是我北洋海军的炮弹钱呀！怎么就被他弄走了呢？”

“这里面有蹊跷……”他背着手来回踱了两步，停住脚步对伍廷芳说，“你去杏荪那儿，叫他明儿亲自去码头看看，务必留个心眼儿！”

伍廷芳：“是。”

六

天津港码头，一根根刚从海轮上卸下来的木材堆积的如小山一样。

几个随从正指挥着搬运力伙将木材装上骡马大车。

李光昭背着手站在一旁监督，一个仆人给他撑着一把黑布洋伞挡日头。

盛宣怀带着两名海关人员和一队兵丁匆匆赶来。

盛宣怀一挥手，“停！”

兵丁们立即上前去，将那些搬运力伙驱散开来，然后执刀守候在木材旁边。

李光昭大怒，喝问：“你是什么人？”

海关人员答道：“这是我们津海关道盛大人！”

李光昭一听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怀，不敢怠慢，连忙躬身道：“原来是盛大人，久仰，久仰！不过，”他语调一转，口气也变得强硬起来，“本官也是钦派当差，盛大人为什么要为难本官？”

盛宣怀不和他客气，直截了当问道：“你这是从南洋进口的木材？”

李光昭：“是啊！本官有和洋商签定的合同在此。况且合同副本不是已呈海关验讫了吗？”

“合同副本多有疑点……”说着，盛宣怀走到那堆木材前面，用脚踢了踢一根木材，冷笑道，“你当我没见过南洋木材是不是？拿这种破烂玩意儿来蒙骗过关吗？”

李光昭从怀里掏出合同，在盛宣怀面前挥舞着，“这合同上面还有洋商的亲笔签字，你不认识？”

盛宣怀：“你别拿洋商来唬人了，我见的外国人比你见的中国人还多！”

他脸一沉，“我问你，你丈量木材用的是英尺还是‘三元尺’？”

李光昭慌了，“当，当然是‘三元尺’……”

盛宣怀：“我再来问你，你购买这木材用了多少银子？”

李光昭更慌了，结结巴巴地说：“报，报关表上不是填了吗？”

盛宣怀：“报关表上填的是五万，可是据我所知，你向朝廷禀报的数目却是三十万，是不是这样？”

李光昭：“你，你血口喷人！”

盛宣怀冷冷地说：“我是不是血口喷人，咱们见了李中堂再说！”

李光昭一边往后退，一边嘴硬地说：“我乃朝廷钦派，有什么事咱们京城去理论，我才不和你见什么李中堂……”

他转过身，一溜烟跑了。

直隶总督衙门内厅，盛宣怀向李鸿章汇报：“用英尺代替‘三元尺’，在尺寸上占了不少便宜；说好的是南洋木材，却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堆烂木料，以次充好；买木料只用五万银子，却报销三十万，这三笔下来，这家伙可赚饱了！”

“哎呀！”伍廷芳在一旁惊叫道，“这家伙不就是个骗子吗？”

李鸿章对盛宣怀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盛宣怀：“他那‘钦派颐和园工程监督’的身份，可不是假的，我不敢贸然行事。”

李鸿章：“正因为如此，他怎么骗到这个身份，里面就更有文章了。将他抓起来，顺藤摸瓜……”

他咬着牙发狠道：“我正想弄清楚，朝廷的银子是怎样落入这些蠹虫之手的！”

盛宣怀：“他那个钦派的身份……”

李鸿章：“不管他，抓！”

利顺德大旅馆，马三俊率着几个如狼似虎的亲兵，“砰”地一脚，踹开了一个房间门。

豪华的室内，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

第九章 窝里斗（一）

一

储秀宫太监住房，房间阴暗简陋，狭小的除了那张铺炕外，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

李光昭蜷缩在铺上，那神情就像一只被猎人追逐的狐狸躲藏在洞穴里面一样。

小德子坐在他对面，也是满脸焦急的神色。

小德子：“你躲在我这儿，也不是个事啊！宫里规矩森严，万一查出来，你我的脑袋搬家是小事，恐怕连李大总管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李光昭：“你叫我怎么办？如今外面满世界都是李鸿章的人，我前脚刚从你这儿跨出去，他们后脚肯定就会赶上来把我逮住。到那时，谁也捞不着个好！”

小德子：“我怎么听着这话有点威胁的意思？”

李光昭：“我现在一条命拿捏在你手中，怎么还敢威胁你？不过话又说回来，老弟，咱们总不能有好处的时候，就瓜儿甜枣儿蜜，出了点什么事，就上楼抽梯，过河拆桥啊！”

小德子：“你这话就说重了，担心归担心，这时候怎么着我也不会把你往外撵呀！这样吧！我还是去禀告李大总管一声，只要他老人家点头了，就是李鸿章知道你在宫里，就算他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干瞪眼。”

……

李鸿章宅邸，盛宣怀将一份文件呈给李鸿章，说：“虽然和美国人谈得很艰苦，但总算达成了协议，我们合办的银行呢，就叫华美银行。制定了简明章程共十三款，请中堂过目……”

李鸿章接过章程，戴上老花眼镜，细细看起来。

马三俊匆匆走进来，“大人，李光昭的下落打探到了！”

“噢？”李鸿章放下章程。

马三俊：“还真如大人所估计的，这狗杂种躲进了宫里。”

盛宣怀：“这却难办了！”

马三俊：“有什么难办？咱带几个人，月黑风高，进得宫去，神不知鬼不觉把他揪出来不就得了？”

盛宣怀：“不行，事情万一泄露，那可是滔天大罪呀！”

马三俊：“抓又抓不着，揪又不敢揪，总不能指望他自己从宫里跑出来，送肉上砧板吧？”

“说得好！就要他送肉上砧板！”李鸿章轻拍一下桌子。

马三俊：“大人有主意了？”

李鸿章：“把他从宫里逼出来！”

盛宣怀：“怎么个逼法？”

李鸿章：“你来办，把这事捅到洋人的报纸上去！我甚至替他们想好了一个洋标题，‘神圣的紫禁城，什么时候变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

盛宣怀笑得差点背过气去，“这，这个标题……好，好极了！”

……

毓庆宫，“啪！”光绪将一份报纸拍在御案上，气得嘴唇直哆嗦：“让洋人看了这么一个大笑话，成何体统？传朕旨意，搜遍紫禁城每一个角落，务必将这个李光昭找出来，绳之以法！”

一个太监问：“禀皇上，储秀宫也搜吗？”

光绪顿了一下，“储秀宫那里，朕自会与太后老佛爷说去。”

……

储秀宫，寝房，李莲英闭眼靠在太师椅上，“吧嗒吧嗒”抽着水烟袋。

小德子跪在他脚边，一边给他捶腿，一边说：“我看李鸿章已经发觉李光昭就藏在宫中，我一出去，总觉得四面都是眼睛盯着我……”

李莲英：“作贼心虚，这就叫做贼心虚。”

小德子讪笑着说：“大总管说得是，我这心里一天到晚是悬着……”

李莲英：“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小德子：“只有想法子让他逃得远远的……”

李莲英：“只要一出宫墙，他就会落在李鸿章手中。”

小德子：“那就让他继续猫在我那儿？”

李莲英：“老佛爷要知道你把一个大男人藏在宫中，看她不活剥了你！”

小德子可怜兮兮地说：“这不叫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吗？”

李莲英淡淡地：“上天是无路，入地嘛，倒是门儿开着哩！……”

小德子一惊，抬头望去，正碰见李莲英眼中的寒光，他不禁打了个冷噤。

一个小太监进来跪禀：“大总管，老佛爷叫您。”

李莲英又“吧嗒”两口烟，这才磕了磕烟袋，起身走出去。

……

太监住房，一道宫墙，锁住沉沉夜色。不时传来的更柝声，反添几许恐怖凄清。

炕铺上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摆着几碟菜肴。

小德子端起酒壶，给李光昭斟上一杯酒，笑嘻嘻道：“这下好了，李总管答应把你平安地送到广州去，我也就放心了。胡乱弄了几个菜，算是给老兄饯行吧！”

李光昭端着酒杯说：“这次眼看着我们就要大发了，没想栽到李鸿章那个老小子手里。不过，也没什么，这年头只要脑瓜子活，弄钱还不容易！何况我还结识了德公公你哩，你说是不是？”

小德子连连点头，“老兄说的是，下次我们还来个空手套白狼！来，喝了这杯酒，我送老兄动身！”

…… 紫禁城附近，街灯昏黄。

几个人影朝这边走过来。

小德子走前面，李光昭随后，再后面是两名高大的太监。

李光昭一边走一边张望，生怕哪个黑暗角落里会窜出几个人来，将他逮住。

小德子倒是很镇定地在前面带路。

他们拐进了一条胡同。

第九章 窝里斗（二）

看着黑黝黝的胡同深处，李光昭停住了脚步。

小德子回过身来，“怎么不走了？”

李光昭：“不对吧，送我去广州，怎么跑到胡同里来了？”

小德子哑哑地笑了。

李光昭预感到什么，惊恐地问：“兄弟，你要干什么？”

小德子：“我要干什么？你老兄这样一个聪明人，咋就还不明白呢？”

听罢，李光昭回身就跑。

两个太监早一边一个，牢牢挟住了他。

“你想杀人灭……”李光昭喊道。

一个太监迅速将一团破布塞进他口中。

小德子：“不是我想杀人灭口，是上头。”

面对着李光昭怨毒的目光，小德子用手朝头顶上一指，“咱哥儿俩结交一场，我让你死个明白！本来你躲在宫里，谁也奈何你不得。可不知谁把消息捅到洋人报纸上去了。皇上大怒，又去找了太后老佛爷。李大总管怕担待不了，这才起了要你死的心。死在宫里说不明白，死在宫外面，明几个尸首被人发现，就没人对咱们紫禁城说长道短的了……”

李光昭一边听小德子说这番话，一边“唔唔”在两个太监胳膊弯里挣扎，那模样恨不得把小德子一口吞掉！

小德子看他那样子也有些害怕，呵令两名太监：“还不动手？”

一名太监便掏出一根绳子，套住李光昭脖子，两人分别拽住绳子两头，刚要用力，忽然暗处窜出几个人影，为首的闪电般用手指在两个太监身上点了几下，两个太监便“噔”地栽倒在地。

小德子转身想逃，已被另外的人按倒在地。

为首的人将一把闪着寒光的铁刀搁在他颈上，冷冷道：“爷今日不杀你，你回去给你家主子报个信，日后倘若再和你爷爷作对，撞在爷手中，便有八个吃饭的家伙爷也给他割下来！”

……

李莲英寝房，小德子跪在那儿，脸已经肿起老高，他还在左一掌，右一掌地“叭叭”打着自己的嘴巴。

李莲英坐在椅上，微闭双目，似在聆听丝竹之音。

血从小德子嘴角渗出来，滴落在地。

小德子用手背揩了一下嘴角。

李莲英倏忽睁开眼，冷冷地说：“不要揩，吞回去。还有地上的血，舔了，吞进肚里去。”

小德子惊惧地望着他，李莲英面无表情。

小德子不敢违抗，趴在地上，舔着血迹，吞咽下去。

李莲英把头往椅背上一靠，道：“这就叫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李鸿章这次给咱们吃了一个哑巴亏，咱们得长点记性。”

小德子抬起头来，那是一张因仇恨而扭曲变形的脸。

二

书房，李鸿章在看李光昭的供状。“李莲英和庆郡王爱钱，翁同龢爱名，我就投其所好，分别以金钱和名誉去贿赂他们……”

说着，李鸿章嘴角情不自禁地露出一丝冷笑，又继续看下去，边看边说：“户部批的六十万银子，送给李莲英十万，庆郡王五万，小德子一座四合院，折合银一万二，买假南洋木材五万，各项打点、回扣八万，计银二十九万二，其余二十一万八千两已被我挥霍……”

看到这里，李鸿章不禁拍案恨道：“这批蠢贼！该杀！”

在旁边侍候的红儿被他吓了一跳。

……

养心殿西暖阁，气氛异常。

门外，除翁同龢外，六部堂官都到了，一个个站在那里，面色肃然。

殿外大坪里，聚集着一大帮品秩较低的官员，这里一堆，那里一群，议论的声音虽低，却不时传了过来：

“李中堂这个奏折厉害，非要追查到底不可！”

“李光昭要乱咬乱攀就麻烦了。”

“听说……都牵扯进去了！”

“胡说！他怎么会？”

“怎么不会，你没看见他今天都没来吗？”

……

西暖阁内，李鸿章的奏折放在光绪旁边的榻几上。

翁同龢直挺挺跪在榻前。

光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胸膛却剧烈起伏着。

翁同龢沉痛地说：“李光昭诈骗一案，臣身为主管户部的大臣，难引其咎。”他从袖中掏出一个奏折，“这是臣自请处罚的奏折，请皇上御览。”

光绪接过奏折，看也不看，往榻几上一扔。

翁同龢：“皇上……”

光绪爆发地问：“你自请处罚有什么用？朕要的是怎么追回这六十万两银子！”

翁同龢愧疚低头。

光绪：“朕就不明白，你翁师傅这么一个明白人，怎么就会那么大方，一下子就给他批了六十万？”

翁同龢：“臣见他是内务府推荐来的，又有庆王爷的批文，所以就……”

光绪打断他，“那就让内务府给他银子啊！那就让庆王爷给他银子啊！朕还要你管这个户部作甚么？”

见翁同龢羞惭自责的样子，他又不忍心了，“你且起来说话。”

翁同龢谢恩站起。

光绪：“外面沸沸扬扬传说，你受了李光昭多少好处……”

刚站起的翁同龢又“噔”地跪下，眼里顿时泛起一层泪花，“他为先父与臣编了一本书法集子，臣已付了他五百两银子。除此而外，臣并未受过他半点好处。”

光绪：“这就是了。朕是知道翁师傅的廉洁的，只不过名利，名利，名在利前啊！”

在翁同龢听来，光绪这话比骂他沽名钓誉还要利害。他尽力支撑着自己，嘴唇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第九章 窝里斗（三）

储秀宫内，一头乌油油的头发披散下来。

一双手轻托着乌发，灵巧地摆弄着。

乌发中有一根白发，那双手借着梳头，顺势轻轻一带，将白发拽下，拢进袖内。

慈禧从梳妆台的镜子里反窥着李莲英每一个细小的表情和动作。

李莲英边梳边赞叹道：“老佛爷这满头青丝，恐怕是瑶池王母娘娘给的吧？”

慈禧微笑道：“小李子，你这嘴可真够甜的。”

李莲英：“奴才不是嘴甜，奴才说的是大实话。”

慈禧也不回头，只是对着镜子，反手从李莲英袖筒里拽出那根白发，“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小李子，这怎么说？”

李莲英惶恐跪下，“老佛爷恕罪，奴才拿这颗脑袋担保，奴才给老佛爷梳头梳了几十年，也就发现这一根白发。”

慈禧：“起来吧，没事。你也是一番苦心，要真一个人成天在我耳边聒噪，老佛爷，您这儿有根白发！老佛爷，您那儿有根白发！说也把人说老了。”

李莲英由衷地说：“老佛爷这话透彻，说得奴才心里明镜似的。”

慈禧：“太明白也不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李子，你知道这个道理吗？”

李莲英：“知……不知道。奴才怎么会知道这些圣贤的道理呢？”

慈禧：“这就是说呀，水太清澈了，就养不活鱼；人太明白了哩，身边就连个伴儿也没有，活着也就太没意思了。”

李莲英：“老佛爷的解释，比孔圣人都高出多少倍了。”

慈禧依旧不紧不慢地讲道：“所以哩，我也不能成天琢磨着你们这些奴才背着我干了哪些坏事，就比如李光昭这个案子吧……小李子，你的手别颤抖……你们有些什么猫腻我都不管，我只要修园子的木头，一根也不能少……”

说话间，一个高高的乌黑发髻已经梳好，李莲英捧过那顶缀满了珠宝的圣母皇太后玉冕。

对着镜子，慈禧亲手戴在头上。

三

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衙门，花厅内，就坐着李鸿章、盛宣怀、伍廷芳三个人。

李鸿章：“李光昭现在攥在咱们手里，一定要通过他将银子追回来，能追多少是多少。我还准备上个折子，请皇上太后降旨，凡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应一律严惩，以儆效尤。这件事，就交给廷芳具体去办……”

伍廷芳点头。

李鸿章：“再就是杏荪那里，与美国合办华美银行的十三条章程我都看了，尚属妥当，俱可照准。你明天就和他们签订合同吧！”

……

盛宣怀宅邸，圆桌上，摆着一式双份中英文的华美银行十三条简明章程与合约。

盛宣怀举起葡萄酒杯，向美商代表米建威、巴特道：“预祝我们的华美银行成功，干杯！”

米建威和巴特满面笑容，也举起了酒杯，“干杯！”

谈判成功，米建威显然非常高兴。他与盛宣怀碰杯后，又与翻译碰了杯。然后走到侍立在旁的两个仆人面前，左手端酒杯，右手伸出去道：“谢谢你们的服务！”

那两个仆人显然被他这一手弄懵了，怯生生地伸出手和他握了一下，又火烫般的缩回来。

……

翁同龢宅邸，一顶蓝布小轿停在门口。

轿帘一掀，修眉凤目的张謇从轿内钻出来。

看门的老家人惊喜道：“是状元公呀？请进，快请进！”

一只香楠木马鞍式书桌摆在书房中间，上面除文房四宝外，还堆放着一大摞公文。

东墙下并列四座书架，上面是各种京版书籍。西墙却是两架文杏十景橱，本应陈列古奇珍玩的橱中，是一筐筐古本书籍。

正中壁上，挂着翁同龢自撰并书写的对联：

文章真处性情见，

谈笑深时风雨来。张謇看着这幅对联，感慨地说：“每次来，看到恩师亲自书写的这幅对联，总是感慨良多，恩师的书法，真是出自天籁啊！”

翁同龢连连摆手道：“以前人夸我书法，我虽口头谦虚，心内却沾沾自喜。今日季直夸我书法，那就是骂我了！”

张謇惊诧道：“恩师何出此言？”

翁同龢：“李光昭一案，他投其所好，赠我以《书海双楫》，致使我清名受损。圣上说我‘名在利前’，真是诛心之论呀！”

张謇：“事情已经过去了，恩师不必如此自责。”

翁同龢：“事情并未过去，李鸿章还在那儿揪住不放哩！再说国家白白损失了六十万银子，身为户部主管，我又怎么能不怀疚自责呢？”

张謇沉默了一会儿，从袖内掏出一份抄卷道：“六十万的损失是追不回来了，但这里有一笔出卖江山社稷的天大损失，却靠恩师挽回！”

“噢？”翁同龢扫了一眼抄卷，“华美银行章程……这是怎么回事？”

张謇：“一句话吧，李鸿章正准备借洋款，与美国人合办银行。”

翁同龢惊得站了起来，“你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张謇：“说来好笑，我一个仆人与盛宣怀的一个仆人是老乡。那一日两人遇见，盛宣怀的仆人炫耀，他曾与洋人握过手，就这样把消息给泄露了。我当初还不敢相信，又以二两银子的代价，让那仆人弄到了这个抄卷，一看之下，震惊不已。这才赶来禀告恩师的。”

第九章 窝里斗（四）

翁同龢不再说话，重新坐下，细细翻阅那抄卷，眉头不时皱起。

书房里静静的，只听见翻动纸页的沙沙声。

良久，翁同龢叹了一口气，把抄卷放在书桌上。

张謇以询问的眼神望着他。

“欺君枉法，越俎揽权。”翁同龢嘴里轻轻吐出八个字。

张謇：“恩师打算怎么办？”

翁同龢站起，手按书桌，果决地说：“立即上奏皇上皇太后，中止筹办华美银行。”

张謇：“不过……”

翁同龢敏感地问：“不过什么？”

张謇：“朝野皆知您与李鸿章素存龃龉，此次李光昭案又受了些牵连，如果此时您出面弹劾李鸿章，是不是会让人以为挟私报复，又会使恩师清名受损？”

翁同龢慷慨激昂地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名声只不过是羽毛，如果因为爱惜羽毛，而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那不但要遭天下人诟骂，清夜醒来，扪心自问，我将何以为人？”

张謇激动地站起来，向翁同龢深深一揖道：“恩师此语，鹤唳长空，令人感佩之至！学生这也去联络御史，上书弹劾，务必不让李鸿章卖国之举得逞！”

……

天津，盛宣怀宅邸，台阶下，跪着曾和美商米建威握过手的两个仆人中的一个。

两个清兵上前，将他架起，带走。

……

李鸿章官邸，盛宣怀苦笑着，“本来消息封锁的铁筒般似的，谁又能料到竟因为那个奴才和洋人握了手，以为炫耀，给泄露出去了呢？我已吩咐将那个奴才关了起来，严加惩办。”

李鸿章：“现在事情已闹得满城风雨，再惩办那个奴才又有什么用？我这就上个奏折，将中美合办银行的好处说与皇上太后听，乞请圣上批准。你呢，马上赶往京师，去总理大臣

衙门与六部堂官处探询，有什么消息，即刻告我。”

四

京城，都察院大厅，各道御史和翰林院、国子监的清流文官几乎都到齐了。

群情激愤，人声鼎沸，只看见一张张愤怒的脸，都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了。

公案旁，一名御史正在奋笔疾书“请即停津沽洋银行疏”。

张謇和另外几名翰林围在他旁边。

张謇慷慨激昂地在口述。

张謇从里面走出来。

鼎沸的人声静下来，大家都将询问的目光望着他。

张謇做了个请的手势，文官们立即争先恐后涌进大厅。

公案旁，文官们排成队，依次在奏折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张謇、文廷式、盛昱、黄体芳、黄煦……

毓庆宫，御案上，一边是李鸿章请求开办华美银行的奏折；一边是“请即停津沽洋银行疏”，折子后面是密密麻麻一大片签名。

翁同龢站在御案前，略显激动地给光绪说着，光绪专注地听着，手中那份“华美银行简明章程”，被他下意识地越捏越紧，皱成一团。

……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公使喀西尼像头熊一样，坐在太师椅上，用粗大的手指指点着一份“华美银行简明章程”询问。

奕劻陪着笑解释。

喀西尼站起来，威胁地晃动着食指，朝外走去。他的背影刚消失，英国公使欧格讷气势汹汹闯进来，将“华美银行简明章程”往桌上一摔，挥动着手臂，高声叫嚷起来。

一个仆人给他端上茶，碰着他挥动的双臂，茶水四溅，烫得他连连甩手。

奕劻亲自用衣袖给他揩去茶水，又扶他坐下。

欧格讷气呼呼地刚坐下，同样手里攥着一份简明章程的法国公使，又出现在门口。

……

庆王府内厅，一脸疲惫的奕劻由着侍女脱下袍服顶戴，瘫坐在太师椅上。

一个侍从匆匆进来，跪禀道：“翁同龢翁师傅求见主子！”

奕劻没听清楚，猛地一下坐起来，骂道：“妈拉个巴子，还让不让本王爷活了？老子让那些洋人折腾了一整天，回到家里，还不得安生！什么破人，不见！”

侍从壮着胆，又说了一句，“禀王爷，是翁师傅求见。”

奕劻这下听清楚了，“是翁师傅？快，快请他进来！”

侍从一边引着翁同龢往里走，一边说：“咱们主子本来什么人也不见了，听说是翁师傅您，一叠连声说请啊……”

翁同龢并不答话，只是微笑着随他往前走。

内厅门口，奕劻只穿着内衣，迎将出来。翁同龢一见奕劻，趋前一步，“拜见王爷！”

奕劻将他扶住，大声道：“翁师傅来得好，我被那些洋人折腾苦了，正想找个人聊聊！”

翁同龢笑道：“我就是来陪王爷聊天的。”

奕劻：“那好，我们今晚就作彻夜长谈！”

更深漏残，只有内厅还亮着灯光。窗纸上，映出两个促膝谈心的人影……

五

储秀宫内，榻几上也摆着“华美银行简明章程”。

慈禧用中指和小指上带着两寸多长金护指的右手，轻轻捏起了这份章程。

慈禧：“闹得满世界鸡犬不宁的，就是这薄薄几页纸？”

奕劻垂手答道：“是。”

慈禧：“李鸿章的奏折我也看了，他说的也有道理啊！办海军、修铁路，还有好多杂七杂八的事要他应付，苦于经费不足。户部又不拨款给他，借洋债呢，利息轻重又常受挟制，镑价涨落复多亏损。那不就像洋人、外国一样，干脆自己办个银行！”

第九章 窝里斗（五）

奕劻：“我大清和外国情况迥异，开办银行，诚如翁同龢所言，利归外国，害遗中国。”

慈禧：“难道李鸿章会有这样糊涂吗？”

奕劻：“李鸿章此举的确有越俎代庖之嫌。”

慈禧：“‘越俎代庖’、‘欺君枉法’、‘目无君上’，好像都是八十一名御史联名所上折子上的话，你怎么都搬来了？”

慈禧走动两步，继续道：“我还有一点儿弄不明白，平时你和李鸿章关系还好，今几个怎么说起他的坏话来了？是不是与翁同龢彻夜长谈的结果？”

奕劻只觉得脊背上凉飕飕的，有冷汗流出来。他不敢隐瞒，老老实实道：“翁同龢昨晚是到了臣那儿……”

慈禧：“我就奇怪你们平时不太对付的，如今怎么搞到了一起？”

奕劻吓得赶快跪下，“臣和翁同龢并无不轨之言……”

慈禧：“我知道。你虽然有点贪，但对我是没有外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七爷走后，我不光让你顶替了他修园子的差使，连总理衙门的差使也让你顶替的缘故。但我要告诉你，少拉帮结伙的，那样对你没好处！”

奕劻：“臣谨记老佛爷训饬。”

慈禧：“记得就好，翁同龢昨晚都说了些什么？”

奕劻：“他以日本与外国合作开银行受累一事为例，指陈与外国办银行的利害。他还说……”

奕劻顿了顿，似乎在考虑怎样措词。

慈禧不耐烦地训斥说：“别吞吞吐吐的，尽管说！”

奕劻：“他还说李鸿章坐镇北洋，军政外交集于一身，权倾中外。现在又撇开朝廷户部，企图把金融大权揽到自己手中，心怀叵测，不可不防！”

“他敢！”慈禧冷笑一声，又回到榻几上坐下，“翁同龢又是和你‘深谈’，又是策动御史递折谏争，起劲得很。是不是看到李光昭的事，牵扯到了你们几个，合起来，要报一箭之仇啊？”

奕劻：“臣以为，翁同龢大节上是好的。”

慈禧：“李鸿章的大节也是好的。我看他办这个银行，也没什么大错。”

奕劻：“不过办银行的事，不光朝野震动，连各国公使都天天跑到总理衙门来，纠缠恐吓，说我们把好处给美国人独吞了，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慈禧火了：“我偏要把好处给美国人独吞，我中国自己的事，碍着他们什么了？”

奕劻叫一声“太后……”，便不敢再吱声。

慈禧也沉默一会儿，对奕劻道：“你跪安吧，停办银行的事，容我再想想。小李子，你送送庆王爷。”

李莲英：“瞧！”

奕劻已经离开，慈禧坐在榻几上，微闭着眼沉思。

李莲英轻手轻脚返回。

慈禧睁开眼：“庆王爷走了？”

李功英：“走了。”

慈禧：“他说什么了？”

李莲英：“说了。”

慈禧：“噢？”

李莲英：“庆王爷说自从出了办洋行的事，洋人吵得他太累，准备告病假，让李鸿章来总理衙门应付几天。”

慈禧：“李鸿章来洋人就不吵了？”

李莲英：“这个自然。奴才亲眼所见，洋人对李中堂之尊敬甚于庆王爷百倍，何况这办不办银行全在李中堂一句话，洋人不敢得罪他的。”

慈禧皱起眉头：“唔？”

……

养心殿西暖阁，气氛异常。

门外，包括翁同龢在内的六部堂官都到了，一个个站在那里，面色肃然。

殿外大坪里，又聚集着一大帮品秩较低的官员，这里一堆，那里一群，议论的声音虽低，却不时传了过来：

“李光昭案还未了结，华美银行事又起风波，乱糟糟一场乱斗，不知何时收场？”

“不是皇太后有懿旨了吗？办与不办，是该了断了。”

“你说这两桩事绞在一起，皇上与太后当如何裁处？”

“那还用说，李鸿章人证物证俱在，稳操胜算嘛！”

“我看未必，这边几个都是通天人物，联手对付谁谁倒霉！”

“李鸿章赢！”

“这几个赢！”

“你敢打赌么？”

“赌就赌……”

一个太监出来，高呼：“圣母皇太后懿旨！”

六部堂官与所有官员顿时噤声，黑压压跪倒一片。

太监：“圣母皇太后说，洋人从来没有安好心眼儿，找他们合伙，难免要吃亏上当，李鸿章那个洋行就算了。圣母皇太后又说，李光昭这个案子，也用不着七挖八查的了，将他推到菜市口一刀砍了，大伙儿图个清静……”

随着太监的宣诏——

李光昭被五花大绑押至菜市口，刽子手举起了鬼头刀……

火光熊熊，一只手将“华美银行简明章程”一页页投进火中。

……

李鸿章宅邸，章程的最后一页渐渐化为灰烬。

李鸿章坐在那里，兀自望着那一小堆灰烬出神。

盛宣怀、伍廷芳、马三俊都站在旁边，谁也不吱声。

一派沉寂。

李鸿章站起来说：“什么也别想了！我想布置一个西式客厅，明日你们都过来出出主意。”

第十章 彗星东来（一）

一

天津，宅邸，李鸿章穿着一件睡袍，坐在那里，看仆人们布置一间西式客厅。

一套宽大的西式沙发被仆人们摆成了长长的一溜儿。

李鸿章站起来，喊住仆人，“西式沙发不能按咱们的太师椅和茶几那样摆，应该这样，这样摆。”他比划着说。

一个仆人问：“如果客人来了，大人您坐在什么地方呢？”

李鸿章：“我就坐在这儿。”

仆人：“那客人还坐在您的上首啊？”

李鸿章：“洋人讲究平等，尊卑长幼不是分得那么严格。”

一个书办早已进来，看李鸿章兴致很高，不敢打扰，拿着封电报一直站在旁边。

李鸿章瞥见了，问：“有事吗？”

书办举着电报：“袁世凯又从朝鲜发来一封急电。”

李鸿章接过电报，“哦”了一声。

……

紫禁城寝宫，珍妃从铜脸盆里拧了一把毛巾，递给光绪。

光绪接过，胡乱擦了几下脸，就要往外走。

珍妃嗔道：“看你，脸都没擦干净，就急着要走……”

拉过光绪，又拧了一个毛巾，像待孩子一样，一边给光绪擦脸，一边说，“不就是一个电报吗，那样着急干吗？”

光绪：“袁世凯的电报，可就是说的急事，朝鲜国内乱，想请我们派兵代为镇压。”

珍妃：“他们国家内乱，要我们派什么兵啊？”

光绪：“这是有旧例的。”

珍妃：“那就派兵呗！”

光绪：“我们若派了兵，日本也会趁机派兵。”

珍妃：“那他们也派呗！总不至于跟我们打起来。”

光绪：“他们就是想找茬跟我们打起来！”

……

日本，海边沙滩，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都只穿一条短裤，躺在温软的沙子上，在进行日光浴。“一定要不择手段，诱使中国出兵！”虽然是在沙滩上，西乡从道却是军服整齐，挺直腰板，坐在那里。

阳光与海风轻抚着他们壮年的身躯，三人都显得十分惬意。

“李鸿章一贯谨小慎微，诱使他出兵是不那么容易的。”陆奥一边说，一边捧起一把沙子，看着它们从指缝间漏下去，落在自己的肚皮上。

西乡：“决不能放过朝鲜内乱这个机会！我们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占领朝鲜，实现征讨中国策的第一步！”

陆奥：“不行，没有借口的话，外交会陷于被动，国会也不会通过。”

西乡：“那我们就逼着中国出兵。”

陆奥：“不用逼，在朝鲜的袁世凯是个好斗的家伙……”

伊藤博文像是没听见他们两人的议论，躺在那里，面对着海平线上那一轮即将落下去的血红太阳，感慨道：“日本真是太小了！日本岛国冲出狭窄本土的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自隋炀帝以来，日本朝拜中国的历史，是太长太长了啊……”

说着，他突然跳起来，挥动着拳头，大声咆哮道：“从现在起，今后的一百年，不，从此而永远，该轮到中国人臣服在日本人的脚下了！”

落日余晖从海上逆照着他矮壮的几乎赤裸的身体，他全身犹如被一层血光笼罩。

……

汉城，中国驻朝鲜使节袁世凯怒冲冲地对日本驻朝临时代办杉村俊吼道：“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个使节的话，我现在就叫人宰了你！”

“袁君息怒。”杉村俊鞠躬道，“请容我再解释一下，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要出兵的话，也顶多百余名啊！”

袁世凯：“甭给我玩这一套！我是太知道你们日本人了！百余名的后面就是庞大的作战部队吧？”

杉村俊：“袁君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再说贵国也完全可以派兵来朝鲜啊！”

袁世凯：“那是我们的事，不用你操心，送客。”

……

天津，李鸿章宅邸，烛光熠熠，堂上每个铜制烛台上都已凝固起厚厚一层烛泪。

李鸿章“吧嗒吧嗒”抽着水烟袋，听着幕僚议论。

水烟袋的纸帽子燃完了，红儿拿来一根新的，吹燃，递给李鸿章，又默默退了出去。

伍廷芳拿着一份电报说：“袁世凯已经连发了好几份电报催促了，日本已经派了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员抵达朝鲜，如果朝廷还没有反应的话，就是示弱！日本人就会得寸进尺，不光朝廷的面子没地方搁，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他放下电报接着说：“我觉得袁世凯说得有道理，日本人是什么事也干得出来的！”

盛宣怀：“不至于吧？慰亭是不是有一点夸大其辞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急于建功立业，总想寻点事出来。”

李鸿章吸了一大口水烟，悠悠吐出，这才说道：“慰亭毛病也有，见识也有，对他的话要听，又不可全听。”

伍廷芳：“那中堂的意思是……”

李鸿章：“兵要派，但不必太多，能对付他四百人足矣。”

盛宣怀：“如果真如慰亭所说，日本四百人后面有大部队紧随，我们派少了恐怕无济于事吧？”

李鸿章：“这你就知道了，日本国体制与我不同，像大举出兵这种大事，一定要经过国会批准。但据我所知，伊藤内阁和国会严重对立，在野党六派攻击政府极其激烈，而且他们的国民经济也承受不了，出兵的事肯定得不到国会的批准。”

伍廷芳：“那我们朝廷的意思呢？”

李鸿章：“我已请了谕旨，着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一千五百名，赴朝戡乱。一旦内乱平息，即刻撤军回国。”

二

东京，首相官邸。“太好了！”伊藤博文一拳击在自己的左掌心，“李鸿章终于上当了！”

陆奥宗光也毫不掩盖得意的神情，“现在该看我们的了！”

伊藤：“马上通知参谋部，混成旅团八千大军，立即开赴朝鲜，扩大事态，让阴云变成暴雨！”

……

议会大厦内，一群狂徒在拼命叫嚣着：

“中国向朝鲜举兵！”

“保卫帝国的生命线朝鲜！”

“向中国开战！”

议员们激愤的情绪已达到了沸点！

一名西装革履留着一撇仁丹胡的议员用手捶得桌子“咚咚”响，唾沫横飞地嚷叫：“胆小鬼政府不敢打仗，就滚下台去！”

议员们轰然叫好：

“赞成！滚下台去！”

……

第十章 彗星东来（二）

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等阁僚坐在议会大厦的席位上，看看这出他们一手导演的活报剧，两人嘴角都挂着一丝冷笑。

突然，一个武士模样的青年人冲了进来，跪在会场之中，高喊道：“必须向中国开战，吾今剖腹明志！”

说着，拔出长刀，双手倒执刀柄，猛力将刀刃插入自己腹中，还深深一绞，剖开一道L形的口子，顿时鲜血如泉喷涌，青年人一头栽倒在地……

议员们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只听得“扑通！”一声且伴随着惊呼，又一个人剖腹自杀了！

伊藤博文再也坐不住了，将面前文件一拢，说了声“去皇宫吧”，率先离开了会场。

充满火药味醒目标题的报纸在东京的大街小巷到处纷飞……

天皇皇宫，正在召开御前会议。

天皇睦仁端坐在宝座上，面沉如水。

宝座两侧，前排坐着陆海军高级将领，伊藤博文等内阁成员坐在第二排。

他们面前摆放着一个木架，架上挂着白亚麻布绘制的远东地图。

天皇阴鸷地说：“鉴于朝鲜事变和中国向朝鲜举兵之形势，朕已应军部请求，成立战时大本营，由朕亲任最高统帅，并决定秘密下达战时动员令！至于开战的一应事宜，由大本营的伊东佑亨负责向众卿说明。”

伊东佑亨应声站起，指着地图说：“奉大本营命令，由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一个混成旅团共八千余人，已经开始在仁川登陆……”

……

朝鲜仁川，大雨哗哗地下着，海面一片浑沌。

沙滩上，用军用油布临时搭成的战前指挥所里，一片忙碌紧张的气氛。

大岛义昌少将铁青着脸站在沙盘前，一个接一个披着湿漉漉军用雨衣的军官正向他报到：

“第十一联队联队长林久实报告，本部在仁川登陆完毕！”

“第十九联队联队长细井有顺报告，本部在仁川登陆完毕！”

“元山支队集结完毕！”

“朔宁支队集结完毕！”

……

大岛义昌转向身边的参谋官，“海军情况怎样？”

参谋官指着沙盘说：“我海军‘松岛’、‘千代田’、‘吉野’等军舰，已控制釜山和仁川海港，并监视海面、布设水雷！”

……

天皇皇宫，伊藤佑亨继续在地图上指点，“战争爆发后，帝国作战计划分三个时期实施：第一期，陆军占领全部朝鲜，击败在朝清军，诱使中国海军出援；帝国海军联合舰队除配合陆军作战外，主要任务是歼灭北洋舰队主力，掌握黄海、渤海的制海权。第二期，占领渤海湾两岸的辽东、山东半岛。第三期，从渤海湾登陆，直插中国北京！”

天皇威严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见了，禁不住大声道：“陛下一笑，真令人有黄河水变清的感觉！帝国的胜利，是可以预料到的了！”

天皇睦仁没对他的话作出反应，却道：“会议进行许久，众卿就在这儿用餐吧。”

立即，一队侍者每人端着一个红黑双色的漆木盘，盘内盛着米饭和简单的菜汤，膝行向前，在每个将领和内阁成员面前放上一份。

众人看天皇时，却见他面前只摆着一杯凉水。

大臣和将领们不禁同时稽首道：“臣等恭请陛下进膳！”

睦仁：“朕是不会自食其言的，若想朕复餐，那你们就打赢这场战争吧！”

众人声震屋瓦道：“是！”

……

纯子在写情书，“战争即将开始，隔着波涛万顷的大海，加倍思念心上的朝彦君。朝彦君虽然不愿再将纯子当做未婚妻来看待，但纯子心中的夫君却永远是那个娃娃脸的朝彦啊！为了帝国的利益，朝彦君没有得到纯子的贞操，那么，君就去夺取十个、三十个朝鲜或中国姑娘的贞操来弥补吧。深厚的感情无法表达，纯子用红丝线将山川登美子的和歌句绣在手帕上，以表达眷恋之情：‘白百合插长发上，少女俯首苦思君’……”

东京，满街都是太阳旗挥舞，到处都是战争的喧嚣。

这边，在发行“战时公债”的站点前，人们拥挤着，呼喊声，争先恐后地购买。

那边，一群家庭妇女，拍手踏脚，唱起了“妇女爱国歌”。

一个报童一边跑，一边挥舞手中的报纸叫喊：“大学者福泽谕吉发表文章《文野的战争》，支持政府对清开战！”

纯子抱着一个小布包匆匆朝路旁的邮局走来。

忽然，她停住了脚步。

街道那头，走来一队应征入伍的新兵。

他们都很年轻，额头上一个个扎着布条，神情庄严得像是去祭神而非参战。

他们的父母姐妹默默跟在后面，一个个也是神情庄严，但看得出几位母亲的眼眶红肿着。

突然，一个母亲哭喊出声，“我不要战争！不要我的孩子去送命……”

她的喊叫刚出口，她旁边一个年老的男人一拳将她打倒在地，骂道：“混蛋！你想让山本家蒙受耻辱吗？”

那个可怜的母亲不敢再吱声，从地上爬起来，抽泣着跟在队伍后面。

队伍前面的人举着一面白色长幡，当看到长幡上那三个黑色大字时，纯子蓦然像遭电击：祈战死！

一阵激动使得纯子身体颤抖起来，她低下头，加快步伐，走进了邮局。

隔着柜台，纯子双手捧着布包，递给了邮局营业员。

营业员：“看你这珍重的样子，是寄给在前线初恋情人的吗？”

“您说对了。”纯子双手放在膝上，深深鞠躬道，“请务必送到，拜托了！”

……日本联合舰队在海面游弋。

舰上的巨炮直指不远处的朝鲜海岸。

朝彦十五郎坐在“吉野”号的炮管下，正在看纯子的来信。

他身边放着打开的小布包，里面有一块绘有“日照大神”像的护身符和用红丝线绣有两行小字的一方手帕。

朝彦读完信，抬起头，眼光更加坚毅。

他用手帕包好护身符，小心揣进怀里，然后将信送入口中，慢慢嚼碎……

第十章 彗星东来（三）

三

北京，天桥鸟市，无数振翅鸣叫的鸟儿。

这几天的鸟市特别热闹。

热闹在于来买鸟的人特别多，而且他们大多数是出手阔绰，一买就是几十只，甚至上百只鸟儿。

一个外地来天桥逛鸟市的人看着诧异，不禁问旁边一个遛鸟的老头道：“大爷，这都是些什么人呀？一买就是这么多只鸟？”

老头：“他们呀，都是各个王府的苏拉，或者是达官贵人家的仆人。”

外地人：“他们买这么多鸟儿干吗呀？”

老头：“放生呗！”

外地人：“什么放生呀？”

老头：“嗨，你连放生都不知道呀？告诉你吧，眼看着太后老佛爷万寿圣诞一天天临近了，到她老人家生日的那天，要放生一万只鸟儿，那叫万鸟朝凤，大吉大利。”

外地人连连点头：“哦，我今儿个算是长见识了。”

……

总理府衙门，好些仆从在忙碌着。

他们将大红色带结在门楣上，又将映出“恭贺圣寿”、“普天同庆”等字样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一派喜气洋溢！

大厅内，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分坐在茶几两旁，两人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奕劻：“少荃呀，现在日本大军源源不断涌进朝鲜，我看他是想逼咱们开战啊！”

李鸿章闷闷地说：“是想逼咱们开战！日本人阴险狡诈，早有蓄谋，如今惟有与他交涉，提出两国同时撤军，方能避免战争，不堕入其奸计之中……”

正说着，门外报：“日本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到！”

小村寿太郎绷着脸走进来。

李鸿章一抬手，“坐。”

小村坐下，仆人端上茶盅。

奕劻看李鸿章一眼，那意思是，“你来说吧！”

李鸿章咳一声，慢腾腾开口道：“请阁下下来是想问一问，贵国为何将大批军队派赴朝鲜？”

小村：“那是为了保护我国驻朝鲜公使馆，以及在朝鲜的侨民利益。”

李鸿章：“如今朝鲜内乱已停，局势已经安定，贵国军队没有事可干啦？”

小村寿太郎讥讽道：“难道中国的军队就有事可干吗？”

李鸿章马上接着他的话说：“既然都没事可干，那何不两国同时撤兵？”

小村顿了一下，结巴道：“这，这个……”他镇定下来，蛮横地说：“帝国军队一旦进入朝鲜，决不撤出！”

李鸿章也严厉地说：“你们赖在朝鲜干什么？是想挑起战争吗？”

小村露出微笑道：“不，我们是知道儒家‘和为贵’的道理的，我现在代表我国政府，慎重向贵国建议，日中两国共同帮助朝鲜改革内政。”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这是我们拟定好的方案，请庆亲王和中堂大人过目。”

奕劻稀里糊涂刚要伸手接过方案，被李鸿章一把抢过，往小村旁边的茶几上一扔，声色俱厉地吼道：“贵国无权干涉朝鲜内政！”

小村寿太郎一愣，脸上的微笑立即消逝。他站起来，变戏法般从另一个口袋掏出又一纸文件，铁青着脸道：“那好，鉴于我与贵国已无沟通之可能，我代表帝国政府正式向贵国递交绝交书，嗣后倘有不测之变，我国政府不任其责。”

说完，他走到李鸿章面前，将绝交书往茶几上一拍，汹汹地转身走了。

李鸿章气得对着小村背影，啐道：“天杀的倭寇！”

……

储秀宫，慈禧坐在椅子上，两个宫女将一件用金丝彩线绘有龙凤图案的黄缎锦袍抖开来，准备让她试穿。

奕劻和李鸿章垂手立在一旁。

宫女甲小声对宫女乙说：“倒了，倒了！”

宫女乙：“怎么个倒了？”

宫女甲：“往常的龙凤图案都是龙在上，凤在下嘛！”

宫女乙：“可这衣服明明没拿倒啊，莫非是图案绣倒了？”

慈禧淡淡地说：“你们在那里嘀咕什么？让庆王爷看看不就得了！”

奕劻过去一瞧，想也没想就说：“衣服没拿倒，图案也没绣倒，应该是凤在上，龙在下！”

李鸿章闻言偷眼望去，果然见那锦袍上是一只彩凤，翱翔于九条盘龙之上。不觉身体微微一颤。

李莲英眼尖，问道：“怎么，李中堂瞧着稀罕？”

李鸿章一怔，正不知怎样躲过李莲英射过来的这支“暗箭”，慈禧却替他解了围，“你这个小李子也真是，人家李中堂又不是裁缝，他怎么有闲心管你这些事儿！”

说着，慈禧站起身，一边让李莲英和两个宫女试穿黄缎锦袍，一边问：“到底和小日本打不打这一仗，你们是来问我这个的吧？”

奕劻和李鸿章同时道：“太后圣明！”

慈禧：“那我也实话告诉你们，我心里没底。若说打吧……我四十岁生日，穆宗宾天；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呢，偏又赶上和法国鬼子开战；好不容易盼到六十大寿，就想着怎么着也该好过一个生日了吧，可这小日本偏偏又赶在这当口来找麻烦！你说别扭不别扭。若说不打吧……我堂堂大清看着倭寇它一个蕞尔小邦张牙舞爪的，欺负上门来了，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思来想去，只好把这难题交给皇上和你们了，也就是说，怎么着对付小日本，由皇上全权处理！明几个上朝，你们君臣务必拿出个妥帖的法子来……不过呢，我还是那句话，六十大典，无论如何不能碍着了！”

奕劻糊里糊涂，偏要落实一句：“奴才体会圣意是不想打喽？”

慈禧脸一沉，骂道：“混账！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打了？不是说，一切交给皇上做主嘛！”

奕劻吓得不敢再吭一声。

李鸿章心里明白，上前道：“臣已知太后圣意，谨领懿旨。”

……

翁同龢宅邸，甲午状元张謇，侍读学士文廷式等好几个清苑名流都聚集在书房里，一个个面色凝重，将目光都注视着坐在书案后面的翁同龢。

第十章 彗星东来（四）

翁同龢沉默着，半晌，才徐徐道：“请诸位来，是想为明日的御前会议做些准备。面对倭寇猖獗寻衅，到底是战是和，想听听诸位意见……”

一个叫黄绍箕的说：“应该先知道圣意若何？”

文廷式：“珍妃娘娘说，皇上是想打的。太后呢，似在两难当中……我看她老人家心里是不想打的。”

翁同龢：“李鸿章最明白太后的心思。”

张謇：“他也不想打。”

黄绍箕：“北洋海军、淮军都是他的私家军，一打，他就要大蚀血本。”

文廷式严正地说：“他不想打，逼也要逼着他打！据廷式所知，朝臣中十有八九是力主对倭寇开战的。另外，湖广张之洞、两广刘坤一等督府，都纷纷上书请战，真可谓同仇敌愾！李鸿章若以一己私利而置国之安危不顾，他将遭千夫所指，遗臭万年！”

翁同龢赞同地说：“你说的很好。我想过了，这个仗是非打不可。其一，一鼓荡平倭寇

凶焰，保我大清江山永固；其二，圣上自‘亲政’以来，因多方掣肘，未能有大建树，正好通过此役击败倭寇，成就圣上伟业，如此圣上方能天威日隆，真正主宰朝纲了……”

黄绍箕：“若打败了也有一大好处。”

出语惊人，众人都愕然望着他。

黄绍箕：“朝廷目前能用之军，淮军和北洋水师而已。若战败，是李鸿章败也！李鸿章败，则吾辈兴，吾辈兴，则国家兴矣！”

一个官员拍案叫绝道：“黄兄此论，真正深刻到骨髓里面去了！”

张謇却摇头道：“我却不敢苟同。吾辈与李鸿章虽政见不同，却都是大清臣民，都是中国人，哪有见中国给打败了还叫好的！”

黄绍箕冷笑道：“黄某快人快语，只是没有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矫饰罢了！”

翁同龢沉下脸，严肃地对黄绍箕说：“季直的话不是矫饰，是春秋大义！难道中国败了你会高兴？”他转对众人，“不管怎样，诸位主战的立场是一致的，明日朝堂之上，定要申明大义，辅助圣上，不让主和谬议得逞！”

四

养心殿正殿，浓浓的战争阴云，似乎也笼罩在朝堂之上。

几位王爷，翁同龢等军机处诸大臣以及张謇、文廷式等翰林、御史们都是神态凝重，有的甚至显出慷慨以赴国难的样子，使本来就紧张的气氛更显得不同寻常。与他们相比，李鸿章虽然镇静如常，但脸上也比往日多了几分沉重。

光绪说话了，“眼下日本咄咄逼人，开战有不可避免之势。李中堂，朕想先听听你的意见？”因为是“亲政”以来，第一次独力主持如此重大会议，光绪内心异常激动，这从他年轻脸上的红晕，微微颤抖的语调，都可以看出来。

李鸿章沉住气答道：“回皇上的话，臣以为目前是战是和，不可轻易结论。惟有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敦请英、俄等国，居间调停，视形势发展而定。”

光绪：“若调停不成，打起来我大清能操胜券否？”

李鸿章：“不能。”

光绪脸色变了，“为何不能？”

李鸿章：“若以陆、海而言，臣可调之军只有淮军和北洋水师。淮军兵力不厚，除驻扎直隶，拱卫京师外，其余精锐尽布置在奉天一带，那是大清龙脉所在，万万出不得一点纰漏。若令出境援朝击倭，则会留下空隙，为敌所乘。至于北洋海军，目前各铁甲快舰能进行海战的只有八艘，其余船舰只能供运输和操练用，真正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一听此话，朝堂上一片哗然。

光绪也火了，厉声问道：“不是远东第一强大之舰队吗？怎么变成只有八艘能战的军舰了？又怎么连小日本都打不赢了？”

李鸿章：“禀皇上，事物无一成不变之理。北洋水师自成军以来，六年未添置一舰，前不久，朝廷更停了北洋海军的保命钱，连添置炮弹的区区六十万银子，户部都宁肯让骗子挥霍而不肯给北洋！日本则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如今他们舰队的总吨位、舰速和射速都已超过北洋海军了！”

翁同龢本来早就想发言，如今见李鸿章将海军落后的责任推到他头上，按捺不住，冷笑道：“据我所知，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的力量，当在伯仲之间，李中堂一味地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吧？”

他一开口就戳到李鸿章的痛处，李鸿章十分恼怒，也知道朝廷上下都对自己抱有这样一个看法，所以说话的语调也激动起来：“我李鸿章连人都是朝廷的，有什么自己的实力可保存？若是国家亡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我所以不轻言开战，是因为此时的国家犹如一个体弱多病之人，善自医调，还惟恐伤了元气，如果再好勇斗狠，那就有性命之忧了！”

听了这话，大臣中有人不禁默默点头。

文廷式却上前一步，站出来道：“李中堂畏敌如虎，却有一番理论。且不说我大清朝是不是体弱多病？就只我与倭寇当前争端而言，彼曲我直，理直者气壮，气壮者斗志昂扬！以我斗志昂扬的正义之师，敌彼失道寡助的无耻之徒，又怎么叫做好勇斗狠？又怎么能够不稳操胜券？”

李鸿章又好气又好笑，斜睨着眼睛看着他说：“文学士真个是慷慨激昂，我只问学士一句话，你知道什么叫航速？什么叫射速吗？”

文廷式：“不知道却又怎地？”

李鸿章脸一沉说：“那你就连纸上谈兵都不配！我来告诉你，我‘定远’主力舰的航速是十四点五节，而日本‘吉野’舰的航速是二十二点五节，这也就是说，他想打你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撵上你，你想打他的时候，他一溜烟就跑了！而射速呢，我方舰队是五分钟开一炮，敌人的是一分钟开五炮，你说说，打起来谁吃亏？”

李鸿章几句话就把文廷式堵得哑口无言。提起兵旅之事，特别是新兴的海军，其他的大臣也没有一个人能插上嘴，朝堂之上不觉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第十章 彗星东来（五）

半晌，张謇不服气地说：“李中堂的口才，是连洋人都佩服的！不过，依李中堂所言，那我们难道在倭寇面前示弱不成？”

李鸿章：“示弱示强，那都是虚的。如今以我兵力而言，防守有余，主动出击则不足。因此，将朝鲜之军撤回，守住国门，当为上策。”

“不能撤……”好几个大臣同时叫出声来。

“不能撤！”光绪也开口道，“撤，这助长了倭寇的凶焰，陷我于被动。不过呢，李中堂所说，关于敌我实力的对比，也极有道理……”

他顿了顿，对李鸿章道：“你不是一直想购置一艘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吗？还有，朕曾经听你说，希腊有两艘军舰出售，你想将它们抢购到手，今天朕就一并满足于你……”

光绪突然说出这番话来，不仅李鸿章懵了，朝堂上所有的大臣都懵了！

光绪挺直腰杆，神采奕奕地宣布：“朕决定，太后也有懿旨，即日从太后万寿庆典的费用中拿出三百万两银子，充作军费！”

他话刚一落音，大臣们早已齐刷刷跪倒一片，感动得热泪盈眶道，齐声道“圣上英明！圣母皇太后万岁！万万岁！”

李鸿章也跟着跪下去，心里有万般感慨，早拿出三百万来，局面何至如此？嘴上却一句也不好说，只得道：“圣上和皇太后此举，定将极大的激励我陆、海将士的忠勇之心！然则现在拿银子去买军舰，再怎么着也来不及了。臣还是那句话，一方面请俄、英调停，一方面加强战备，才是万全之策。”

光绪不快地说：“李中堂一门心思寄托于请洋人调停上，究竟有几分把握？”

李鸿章：“我已和俄、英两国公使接触，他们都表示愿意出面调停。而臣更以为，日本畏惧俄国，甚于忌惮英国，因此，将把主要希望寄托于由俄国出面调停上。”

光绪：“那你就这样去办吧！不过有两点务必牢记，一、要谨防洋人没安好心眼，不要因为求他而上了他的当；二、不要因为调停贻误战备。”

李鸿章：“臣遵旨。”

五

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衙门，李鸿章与俄国公使谈了很久了。

喀西尼叹口气，说：“日本人态度强硬，调解也难啊！”

李鸿章：“如果不难，也不会请贵国出面了。不过我可以向阁下许诺，调解如果成功，贵国将获得与中日两国共同解决朝鲜内政的权力。”

喀西尼笑起来：“是吗？这个许诺的确诱人！”

李鸿章严肃地说：“这不仅仅是许诺，‘言必信，行必果’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

喀西尼站起来，也严肃地说：“我国本来就希望远东局势维持现状，何况大人又有这样郑重的承诺。我可以负责任地告知大人，早在接到大人第一次调解请求时，我国政府就已开始对日进行交涉！”

李鸿章情不自禁地拉着喀西尼的手，喜道：“太好了，太感谢了……”

李鸿章又在会晤英国公使欧格讷。

欧格讷坐在沙发上，嘴里含着一根雪茄，认真听着李鸿章的陈述。

李鸿章：“……我最后要说的就是，如果贵国政府不愿出面进行调解的话，我们将寻求别的途径。”

欧格讷：“大人是想说，你们将去找俄国人？”

李鸿章：“为什么不呢？如果俄国人能帮助我们的话。不过，这对于贵国利益，意味着什么？恐怕阁下比我更加清楚。”

欧格讷沉思着说：“我将立即将情况报告我国政府，我想大英帝国是会考虑大人调解请求的……”

内厅，李鸿章喜滋滋地对盛宣怀说：

“即向总理衙门报告：俄、英等国均已正式应允出面调解，并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他停了一下，又说：“那些个朝廷重臣，对我敦请洋人出面调停的外交手段，同声反对，就连皇上也不以为然，可他们哪里知道，我这‘以夷制夷’的策略，既受战国‘合纵连横’学说之启发，又与当今西洋世界风行的‘均势论’相糅合，不敢说是大手笔，至少是老夫的得意之作吧！”

盛宣怀高兴地说：“不损一兵一卒，能消弭战争于无形，当然是最好的啦！”

伍廷芳拿着厚厚一个大信封走进来，“大人，外面有一个客人想见您。”

李鸿章：“什么样的客人？”

伍廷芳：“一个年轻人，他说他叫孙文。”

李鸿章：“孙文？”

伍廷芳：“嗯，他说他是广东翠亨村人氏，是一名医学博士。”

李鸿章：“医学博士？他见我作甚？”

伍廷芳双手递上个厚信封，“他千里迢迢赶来，是想直接上书给你，这就是他强国富民的‘万言书’！”

李鸿章将那“万言书”往榻几上一扔道，“现在形势这样紧张，我哪有时间见他？等以后再说吧！”

……

日本，长崎，目送着又一批士兵携带辎重登上军舰，驶离港口，伊藤博文长吁一口气，对陆奥宗光道：“帝国军队大批登陆朝鲜，还未开战前就占据了主动吧？”

陆奥宗光：“可笑李鸿章还在玩他那套‘以夷制夷’的把戏。不过，俄、英两国也真向我们提出了调停意见，是有一点小麻烦。”

伊藤冷笑道：“‘以夷制夷’？在国际关系中从来就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替他人火中取栗，那是白痴才干的事啊！”

陆奥：“因此，我已向俄国暗示，如果他们帮助李鸿章的话，日本将靠拢英国；面对英国人我则说，我们出兵朝鲜，是为了阻止俄国人势力的南下，哈哈，这样一来，他们都乖乖缩回去了！”

.....

李鸿章宅邸，伍廷芳：“俄国和英国都变卦了，他们现在表示对中日争端爱莫能助，不愿与闻！”

李鸿章：“贼娘，这些天杀的洋人，把我骗得好苦！”

.....

长崎，陆奥：“我国政府已向中国递交第二次绝交书了，战争必须打起来！”

.....

李鸿章宅邸，李鸿章：“日本人虽然向总理衙门递交了第二次绝交书，但还是要想办法避免战争！”

.....

长崎，伊藤：“大本营命令，只要遇见清军，立即主动发起攻击！”

李鸿章宅邸，李鸿章：“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开第一枪！”

.....

渤海海面，“咚”地一声巨响，悬挂着日本海军旭光旗的“浪速”号射出了第一发炮弹.....

第十一章 天丧予 天丧予（一）

—

电报房，《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正在向报社发出电讯——

“记者莫里逊报道：昨天，公元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在中国渤海的丰岛海域，日本军舰突然袭击了运载有一千余名中国步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掀开了这场中日战争的序幕.....

“一八九四年是中国的甲午年，如果将中日间本世纪末发生的这场战争，称之为甲午战争的话，那么，我想它将从根本上影响到这两个亚洲国家在下一个世纪，也就是二十世纪的命运.....”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向对方宣战！

.....

明治天皇颁发的宣战书说：“保全天佑践万世一系之帝祚大日本帝国皇帝示汝忠实勇武之有众：朕兹对中国宣战，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

.....

光绪皇帝颁发的宣战书说：“日本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著李鸿章严飭派出各军，迅速进剿.....”

.....

储秀宫，内内外外一片恐慌！

宫女，太监一个个忙进跑出，脸上挂着人人自危的神情。

李莲英站在殿前空坪上，挥舞着手大声嚷道：“都给我去找！就是把整个紫禁城翻个过儿，也得给我把它找到！要找不到，你们这些奴才一个个都得拿命来赔！”

养心殿，大殿内是一派亢奋气氛！

“挂这儿！这儿.....对了！”光绪亲自指挥着几个太监，将从毓庆宫取来的康熙、乾隆戎装金甲，弯弓盘马的画像挂在了养心殿上。

他身边的翁同龢兴奋地说：“皇上对日宣战，使得朝野上下，人心为之振奋！圣祖和高宗在天之灵，也会倍感欣慰的！”

文廷式更是慷慨激昂说：“倭寇人口不足我十分之一，国土更是抵不得我一个小省，居

然兴兵与我争衡，也太自不量力了吧！”

一个太监过来，“皇上，兵事地图已摆好了！”

“噢！”光绪疾步走向大殿另一侧，那里，一张大书案上摆放着军事地图。

几个军机大臣，还有张謇等围着在看图。

光绪走到地图前，马上问：“日本人的舰队到了哪里？”

一个军机大臣指着地图说：“回皇上的话，他们的舰队现在仁川、旅顺、威海一带的海面游弋，找不到确切位置。”

光绪：“找不到敌人怎么决战？命令丁汝昌快找啊……”

忽然殿外传来一阵大呼小叫的声音！

光绪恼怒地对随侍太监道：“朕正在这里商议军国大事，什么人敢在外面大声喧哗？将他们赶得远远的，各打四十大板！”

“奴才这就去。”随侍太监连忙去了。

文廷式指着地图说：“朝廷既然已对倭寇宣战，就应派遣北洋海军游弋于日本的长崎、横滨等海口，将第一道防线设到敌人的国门口去！”

翁同龢：“道希此计甚好！只可惜李鸿章一味迷信洋人，以为靠外交斡旋能免于战争。结果让倭寇控制了朝鲜仁川海面，我海军已失掉先机了！”

光绪气愤地说：“朕一再提醒李鸿章，不要因依靠洋人而耽误战备，他就是不听，果然上了大当！”

翁同龢劝慰道：“皇上也不必太着急，当今之计，除陆路火速增兵外，皇上可严饬李鸿章和北洋舰队，迅速出海寻找战机，寻歼日本人的联合舰队！”

光绪：“朕也是这个意思，可李鸿章却道日本的人力物力使他不能久战，所以战争初期宜谨慎，我北洋舰队应集中停泊，严密防备，不可轻率出战，以免中日本人的狡计。”

张謇忍不住大声道：“他敢违旨么？”

翁同龢：“依臣之见，皇上可干脆抛开李鸿章，直接指挥这场战争……”

光绪点头道：“嗯，你这意见……”

他忽然顿住，眼睛朝门口望去。

那个随侍太监满脸难色，站在门口。

养心殿外，一阵阵的喧哗声更甚。

光绪厉声问：“到底怎么回事？”

随侍太监嗫嚅道：“回皇上的话，在外面喧哗的都是太后宫里的人。”

光绪：“太后宫里的，跑到养心殿来干什么？”

随侍太监：“回皇上的话，太后老佛爷那只最心爱的鹦鹉不见了，李大总管命令他们，紫禁城内，不管什么地方，都要找遍……”

光绪默然半晌，问道：“就是那只会叫‘老佛爷万寿无疆’的鹦鹉？”

随侍太监：“就是那只会叫‘老佛爷万寿无疆的鹦鹉’。”

光绪忽然站起，“走，你们都随朕找鹦鹉去！”

养心殿外，光绪带着大臣们认真地寻找鹦鹉。

慈禧从那边缓缓而来。

光绪与群臣连忙跪下，“儿臣叩见亲爸爸！臣等叩见太后！”

慈禧诧异地问：“你们君臣不在殿内议事，都跑出来干吗？”

光绪：“儿臣听说亲爸爸心爱的鹦鹉不见了，出来帮着寻找。”

慈禧愠怒道：“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你们还管这些小事做什么？”

光绪：“李鸿章说过，太后之事无小事。亲爸爸圣诞在即，儿臣要让亲爸爸开开心心过一个生日，不愿您有任何不快！”

慈禧脸上的怒意消逝了。她有几分意外，也有几分感动，对大臣们笑着说：“看皇帝说的！我再糊涂，这点轻重还是掂量得出来的。好了，你们快去商议军国大事……”
那边传来一阵欢呼，那鸟儿找着了！

二

皇极阁，这里也是修葺一新，张灯结彩。
殿前铺着方砖的地面上，一些太监在洒扫庭除。
李莲英背着手，低着头在方砖地上来回逡巡，像在寻找什么物件。
跟在他身后的小德子忍不住了，小心翼翼开口问道：“大总管，您老这是在找什么呢？”
李莲英却不回答，还是低着头走来走去。最后，在最前面的方砖地上站住了，他用脚跺踩坚硬如铁的砖地，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小德子不敢再问，只是怔怔地望着他。
李莲英：“瞅着纳闷是不是？”
小德子老老实实说：“是。”

第十一章 天丧予 天丧予（二）

李莲英又开始走动：“老佛爷的六旬万寿庆典哩，眼看着就要到了，那一天，满朝王公大臣都得跪在皇极阁这坚硬似铁的砖地前，给老佛爷拜寿。告诉你，得跪两个时辰哪！”
小德子失口道：“啊，那怎么受得了啊？”
李莲英在小德子面前停下来，说：“甯，小德子呀，看不出你什么时候心肠变好了啊？”
小德子忙道：“奴才只是，只是想……”
“就是要他们受不了！”李莲英恶狠狠道，“都是人，凭什么他们就锦衣玉食，美妾娇娃，特别是那些老东西，给我跪死几个才好！”
“大总管说得对！”小德子也兴奋起来，“头一个可恨的就是李鸿章。”
“好不了他！”李莲英说着，又回到最前面的砖地上，跺跺脚道：“他跪的位置就在这里，你去找一把凿子来，每块砖上都给我凿出一道道棱来，懂了吗？”
小德子会意地说：“哎，奴才这就去办！”

……

清晨，阳光透过窗牖投射进书房，在方砖地上印下一片光亮。
李鸿章顶戴袍服，费力地挺直腰板跪在那片光亮之中。
红儿人还没进来，那清脆的声音却先在门外响起，“大人，到做早课，散步的时辰了！”
她轻盈的身影随着飘进屋里。
看到李鸿章跪在书房中，她大吃一惊，惶急上前，扶住李鸿章道：“大人，你怎么了？”
李鸿章笑笑：“没事，我这在做早课哩。”
“你的早课不是散步吗？跪在这儿干吗呀？”红儿说着，就要扶他起来。
李鸿章轻轻推开她的手，“我这真是在做早课……”
看着红儿睁大眼睛不解地望着他，李鸿章解释道，“皇太后六旬万寿大典的那一天，文武百官就得在皇极阁殿前大坪跪拜，要跪很长的时辰，爹爹已年过七十，怕是捱不过去，所以从现在起就得锻炼……”
红儿听得，大为不平地说：“世上哪有这个规矩？给她磕几个头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得叫您这般大年纪的人长时间跪在硬地上呀？”
李鸿章：“这是朝纲，乱不得的。”
红儿：“磕头跪拜是朝纲？”
李鸿章：“是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长幼有序。一乱了，朝廷也就乱了，国家

也就会搞得一团糟。”

红儿：“我就不信！人家洋人不兴磕头跪拜，他们的国家怎么就搞得那么好？”

李鸿章不由得看她一眼，脸上荡开一丝笑意，“甬，看不出你个小丫头片子，连洋人的事都知道几分了！”

红儿趁势撒娇地扶着他，“大人，起来吧！起来吧……”

李鸿章拉下脸说：“老夫这是在做正事，大事，你不要捣蛋！”

红儿做个鬼脸，正准备退出去，伍廷芳进来。

见李鸿章跪在地上，伍廷芳也是一惊，“大人，你这是……”

李鸿章动也不动，“有事？”

伍廷芳拿出一纸电文说：“中堂，朝廷越过您，直接给丁汝昌下达命令，命他出海寻找敌人的联合舰队，进行决战。丁汝昌来电请示您怎么办？”

“有这等事？”李鸿章一把抢过电文，匆匆看完，骂道，“贼娘！一定是翁同龢那班人搞的鬼！”

伍廷芳：“明知是他们搞鬼，可君命难违呀！”

李鸿章：“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不能将自己的一点血本拼光。”

伍廷芳迟疑道：“外面正沸沸扬扬，说您有私心，这样做……”

李鸿章眼一瞪，正要站起来，一想，复又跪下，冷笑道：“我若没这点私心，早被他们欺辱到起诉无门的地步，说不定连这条老命也玩完了哩！”

红儿站在一旁，睁着黑亮的眼睛望着李鸿章，眼里有一丝迷惘。

李鸿章跪在那里，也不看伍廷芳，厉声道：“给丁汝昌发电，命他严守门户，非不得已，不得主动出战！”

……

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府衙门。案上摆着两份电文。

丁汝昌和二十余名管带都默默坐着，议事厅里闪动的烛火映得他们的面孔忽明忽暗。

刘步蟾实在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一个要我们出战，一个要我们严守，到底听谁的？丁军门，你得拿个主意！”

丁汝昌手撑额头坐在那里不吭声，瘦弱的双肩微微颤抖着。

林泰曾站起来说：“你就不要逼丁军门了！一边是圣命难违，一边是我北洋统帅，我们搁在夹缝中挤也得挤扁了！”

刘步蟾：“要依我的谁也不听！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该怎么办应该由我舰队相机自行决定，决不能任由京城那班屁事不懂的书生遥控指挥，胡说八道！”

林泰曾：“不过皇上心情也可理解，敌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不光皇上，就连一般的水手练勇，都斗志旺盛，求战心切啊！”

方伯谦：“林大人这话就说得差了！皇上不知道，一般的水手练勇也不可能知道，可你总该知道我军与敌人在技术装备上真正的实力对比吧，盲目求战，是要吃大亏的！”

刘步蟾：“越搅越糊涂！丁军门，你说话呀！”

丁汝昌拿起两份电文，一声长叹！

……

北京，养心殿。

翁同龢向光绪禀奏：“皇上，山东巡抚李秉衡上奏，称丁汝昌退缩畏敌，贻误军机。请将其明正典刑。”

光绪从军事地图上抬起头来问：“你看呢？”

翁同龢：“臣以为李秉衡说得有理，杀了丁汝昌，可以威慑那些惧怕倭寇的人，更可以鼓舞那些忠勇的将士！”

光绪沉吟片刻，“好吧，传朕旨意。自战争爆发，丁汝昌一直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著即拿刑部治罪！”

……

刘公岛，海军提督衙门。

宣旨毕，丁汝昌默默卸下佩刀，摘去顶戴，又将提督的大印放在桌上。

一阵喧哗，刘步蟾率领众将领冲了进来。

刘步蟾大声叫道：“丁军门，朝廷要拿你去治罪，我刘步蟾陪你去！”

将领们一齐吼道：“我们随军门一起去！”

丁汝昌慌道：“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大敌当前，诸位要以大局为重，不可因汝昌而给倭寇可乘之机！”

刘步蟾激愤地吼道：“是我们给倭寇可乘之机吗？是朝廷！是那班正事不干，专在后面捅刀子的坏胚！”

第十一章 天丧予 天丧予（三）

他缓口气，又说：“丁军门，说实话，我平日不太瞧得起您，背后还叫过您‘马背将军’，但我要说，这个海军提督，除了您，谁也干不了！”

林泰曾忧心忡忡说：“临阵换帅，更是犯了兵家大忌！”

方伯谦：“李中堂这时候干吗不吱声呢？”

邓世昌一直在旁挥笔疾书，这时举着刚写好的折子说：“诸位将军，李中堂或有难言之隐，不好出面。我这里已写好一份电文，恳请皇上收回成命，保住丁军门。愿意在这上面签名的，请！”

刘步蟾：“好！我算头一个！”

林泰曾：“我签！”

方伯谦：“我签！”

管带们争先涌上去签名……

丁汝昌感动得热泪盈眶。

……

北京，储秀宫，

慈禧抚摸着一件镶满珠宝、做工极为精致的一统万年成座，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伫立一旁的盛宣怀不觉长吁一口气。

慈禧转过身来，对盛宣怀道：“回去告诉李鸿章，他这件寿礼我很喜欢。”

盛宣怀：“是。”

慈禧：“丁汝昌的事，我会给皇上打招呼的。本来呢，这些事儿我都交给了他做主，但临阵换帅，的确犯了兵家大忌，皇上不懂，我得给他提个醒儿。”

盛宣怀：“叩谢太后！”

……

一纸电文传到了刘公岛海军提督衙门，

“上喻：丁汝昌畏敌，本该严惩。念诸将联名力保，著丁汝昌革职留任，戴罪立功。接旨后立即出战。”

丁汝昌叩了个头，从地上爬起来，二话不说，抓起佩刀就往外冲去。

管带们一见，纷纷随他冲了出去。

三

威海卫港，停泊于港口的“致远”舰上，

二十三岁的水手王国成正悠闲地坐在甲板上雕刻一个木头军舰，他又在军舰的炮位旁雕

了小拇指头一般的几个小人儿。

三十岁的二管轮黎元洪悄悄走到他背后蹲下来，饶有兴趣地看着。当他看到王国成将其中一个小人儿涂成红色时，忍不住开口了：“王国成，你这个军舰雕的是咱们‘致远’舰吗？”

王国成一回头，赶紧站起来：“报告二管轮，这是咱们的‘致远’舰！”

黎元洪：“都是即将杀敌立功的壮士了，还喜欢这些小孩子玩意？”

王国成憨厚地笑道：“这本来就是给俺锁娃做的。”

黎元洪：“锁娃，你的儿子？”

“嗯。”王国成使劲地点头道：“前些日子俺回家探亲，俺那小锁娃天天缠着俺问，爹爹的军舰是啥模样？你想，他一个四岁的孩子，俺怎么给他讲得清楚？就答应给他做一个木头军舰，后来俺还没来得及做，军情紧急，俺就赶回来了……”

黎元洪：“哦，那这个小红点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俺呀！”王国成笑道：“俺给儿子说了，军舰上那个打炮的小红点，就是爹爹。”

黎元洪不禁也笑了，又问道：“我记得你是山东文登人对吧，家中还有什么人？”

王国成：“家中还有老娘亲和媳妇，二管轮是哪里人？”

黎元洪：“我是湖北黄陂人。”

王国成：“嗨，咱们北洋水师真是个大家庭啊，丁军门是安徽人，那些喝过洋墨水的管带多是福建人，咱们的邓管带邓大人却是广东人……”

黎元洪：“不管是哪里人吧，都是我堂堂大清臣民，断不能容许日本人跑到我国来撒野！”

王国成：“二管轮，你就放心吧，兄弟们都说了，咱们不遇见日本人便罢，遇见了非要狠狠揍它个狗娘养的！”

突然，战斗警报响了……

北洋舰队驶出了威海卫港口，“致远”舰上，邓世昌来到炮位旁。

王国成和几个炮手抱着颗炮弹，正在用锉刀锉炮弹上的铜箍。

邓世昌呵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几个人一下跳起来，挺胸道：“报告邓大人，这两颗炮弹的铜箍过大，必须用锉刀挫小，方能填进炮膛。”

邓世昌惊诧道：“有这等荒唐事？”

他抢过一颗炮弹，亲自填往炮弹试试，果然填不进去。

王国成又道：“邓大人，我们还发现有的炮弹里边没装火药，是空弹。”

邓世昌铁青着脸，咬牙骂道：“这些丧尽天良的狗官！”

黄海海面，阳光映照着龙旗，北洋舰队破浪而来。

丁汝昌和刘步蟾并肩站在“定远”号的舰桥上，面色凝重。

突然，舰上的瞭望哨大声喊起来：“兵舰！日本人的兵舰！”

丁汝昌和刘步蟾一齐举起望远镜——

南方的天际出现了一抹淡淡的轻烟。

……

紫禁城天街，“来了！来了……”有人小声说道，早已守候在那里的一大群官员开始骚动。

中国慈禧圣母皇太后六旬万寿圣节。

琴瑟竽笛，钟磬鼓钹一路吹奏。

慈禧乘坐的金色肩輿，在暖轿、亮轿、明黄漆车、朱红漆车、金龙画轿和三千七百人身着一色红绸纱驾衣庞大仪仗队的护拥下，浩荡而来。

……

“吉野”号军舰，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也发现了迎面而来的北洋舰队。

他马上命令道：“呈战斗队形，准备迎敌！”

凄厉的战斗警报响起来，舰上的官兵迅速各就各位。

炮位上，朝彦十五郎两眼发着凶光……

“致远”号军舰，炮位上，望着对面驶来的日舰桅杆顶上的太阳旗，王国成愤怒的目光。

他身后的舰桥上，邓世昌仗刀而立，海风把他的斗篷吹得飘了起来，铜浇铁铸般的身体巍然屹立

……

紫禁城天街，李鸿章和一班大臣跪在恭迎慈禧凤辇的最前面。

一队队辉煌的仪仗从他面前经过，鼓乐悠扬……

他发现有人扯他的衣角。

扭头一看，伍廷芳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面跪着挪到了他身边。

伍廷芳小声地：“大人，北洋急电……”

李鸿章脸色变了：“啊？”

伍廷芳：“今日上午十时左右，我北洋舰队主力，在黄海大东沟海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爆发激战……”

李鸿章身体微微一颤。

……

黄海海面，炮火纷飞，海面上空被弥漫的硝烟遮盖得日光失色。

一发炮弹在“定远”舰舰桥上爆炸，正在指挥战斗的丁汝昌被汽浪高高弹起，又重重摔落在前甲板上。

第十一章 天丧予 天丧予（四）

“丁军门！”好几个官兵惊叫着跑过去。

丁汝昌挣扎着坐起，已是面目焦黑，头部颈部均被烧伤，鲜血直流。

“扶丁军门下舱去裹伤，上面有我！”刘步蟾大声命令道。

“丁军门，快，我扶你下舱！”一名弁目在丁汝昌耳边吼道。

但丁汝昌两耳已被震聋，任凭弁目如何高声吼叫，他就是听不见。

弁目急了，拉住他的胳膊就要背他下舱。

丁汝昌这才明白过来，一把推开他，怒道：“我为一军主帅，在战斗激烈之时，岂有下舱苟且偷生的道理？”

说着，他用佩刀支撑着想站起来，却不料一阵疼痛袭来，又跌坐在地。

弁目凑在他耳边，大声吼道：“丁军门，您的腿也受伤了！”

丁汝昌点点头，忽然微笑着说：“那好，我就坐在这甲板上，看着你们怎样杀敌！”

炮火纷飞中，他盘腿坐在甲板上，镇定自若地微笑着。

刘步蟾等人又是感动又是激奋，同声道：“丁军门放心，您就看着我们奋勇杀敌吧！”

又一发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

……

北京，皇极阁，

慈禧满面含春，端坐寿台宝座之上。

王公贵族和文武大臣黑鸦鸦一片，在皇极阁殿前坪里跪倒，齐声山呼：“臣恭贺圣母皇太后圣寿！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琴瑟笙箫合奏起《海宇升平之歌》。

李莲英临阶伫立司礼：“当今皇帝给圣母皇太后拜寿！”

光绪穿戴着大典的服饰，跪在慈禧跟前，郑重地磕下头去：“儿臣恭祝亲爸爸圣寿！愿亲爸爸万寿无疆！”

慈禧报以慈祥的一笑。

李莲英司礼：“皇帝向圣母皇太后进献寿礼！”

早有一队太监将光绪的寿礼抬到宝座之前。

李莲英打开贡单念道：“无量寿佛九龕、金字经一部、寿轴三轴、如意二匣、金镶珠石如意一柄、时乐钟一对、珊瑚盆景一对、玉陈设二十九件、瓷陈设二十九件、古铜陈设二十九件、珠口珐琅金表一对、各色龙袍、龙褂、马褂、紧身和衣面九十九件、一两重银铤五千个、五钱重银铤一万个、银三十万两……”

亲王们开始献上寿礼……

李鸿章跪在大臣们的最前面，正好是李莲英和小德子给他“安排”的地方。

刚跪上去的时候还没觉出什么，时间稍长，李鸿章只觉膝盖像跪在锋利的刀刃上一样，疼痛难耐。他情知有异，用手摸摸他跪的方砖，上面被人凿出一道道极细的锋棱，再摸摸膝盖，已有血渗出。

他身子一颤，不由向慈禧身旁望去，正好碰上李莲英那流露出偏狭笑意的目光。

“不好！”李鸿章心里叫一声，额头上便出了冷汗。

慈禧却又眼力极好，看见跪在前排李鸿章脸色异常，便道：“李中堂忒大年纪，又还有许多军国大事要靠着您，跪坏了可不好，起来吧。”

李莲英眼里的笑意一下消逝了。

李鸿章重重叩了个头，发自内心地说：“臣叩谢太后隆恩！”

慈禧大概是心情特别好，又道：“得，干脆你们都起来，先随我到万寿山给百鸟放生，再到颐和园大戏台看戏去。不过咱们君臣可得说好，高高兴兴看三天戏，什么样的劳什子政务都先撂在那里再说，谁扰了我的兴头，别怪我不客气。”

众王公大臣：“遵懿旨。”

……

黄前海面，炮声隆隆，硝烟蔽日，海水白浪翻滚似沸腾一般。

北洋舰队主力“定远”和“镇远”保持着五百米的犄角并列队形，抵抗着一群豺狗式的日舰的围攻。

刘步蟾亲自把着舵轮，掌握行船方向，并不时变换着角度。

主炮位上，一个个炮手倒下了，马上又有新的炮手冲上来。

威力巨大的火炮猛烈地怒吼着。

好几艘日舰被击中，冒出了大火和滚滚浓烟。

突然，一艘日舰调转船头，逃跑了。

北洋海军的将士们顿时欢声雷动：

“敌人逃跑了！”

刘步蟾将舵轮交还舵手，几步冲上舰桥，高声命令：“追！”

“定远”和“镇远”鼓足马力，奋勇追击。

但日舰航速更快，北洋将士眼睁睁看着它逃出了射程外……

刘步蟾的眼里都快恨出血来了，跺脚道：“可惜！太可惜了！”

另外的日舰又围攻上来……

“致远”舰上，邓世昌举着佩刀，镇静地命令道：“主炮瞄准‘吉野’，开炮！”他的脸已被

硝烟熏黑，嗓子嘶哑但充满力量。

炮位上，好几个水手已经牺牲。听到邓世昌的命令，脸上、身上已经多处受伤的王国成，挣扎着爬起，大叫：“谁帮我送炮弹？”

“我来！”额头上扎着绷带的黎元洪和另一个水手应声而答。

王国成咬着牙，瞄准“吉野”号，狠狠地开炮……

一发发炮弹呼啸着向“吉野”舰飞去。……

“吉野”号上，朝彦十五郎操纵着火炮，疯狂射击。

一发炮弹飞来，在炮位上爆炸，将他掀翻在甲板上。

爆炸的弹片击中了他的胸口，他仰面朝天躺在那里，眼睛漠视着天空，怀里的小布包散落在甲板上。从他胸口汩汩流出的鲜血，染红了纯子寄给他的绣有情诗的手帕和绘着“日照大神”的护身符……

又一发炮弹飞过来，穿透了驾驶室的隔板，直落入后面的轮机舱内。

正在驾驶室指挥的伊东佑亨惊呆了，怔在那里，等候着那毁灭性的爆炸声。

半晌，没有听到预料中的爆炸声，一个水兵从舱里爬出来，狂喜地叫道：“空弹！敌人刚才打过来的炮弹没有装火药……”

伊东佑亨不禁手抚额头，叫道：“天皇保佑！”

他冲出驾驶室，挥舞着指挥刀命令：“‘致远’舰厉害，朝它开火！”

“致远”舰上燃起了大火。

水手不停地向邓世昌报告：

“邓大人，三舱中弹进水！”

“邓大人，前主炮被毁！”

“邓大人，炮弹已打光！”

忽然，王国成指着前方叫道：“邓大人，狗日的‘吉野’号和其它三艘日舰围攻‘定远’号去了！”

邓世昌的牙关咬得“咯咯”直响，毫不犹豫命令：“全速前进，掩护旗舰！”

“致远”舰加大马力，加大马力怒吼着朝前冲去。

邓世昌抓过话筒高喊道：“弟兄们，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今日就让我等和‘吉野’拼个同归于尽吧！”

“冲上去！撞沉它！”

“致远”舰上将士的怒吼盖过了隆隆的炮声。

邓世昌冲进舱房，一把抢过舵轮，眼喷怒火，亲自驾驶着，“致远”舰如一头被激怒的狮子，朝“吉野”冲去。

第十一章 天丧予 天丧予（五）

看见“致远”舰突然鼓足马力，驶出北洋海军阵列，伊东佑亨一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待见它燃着大火朝自己迎面冲来时，才知道它是要撞毁“吉野”。

他惊呆了！

八百米，

六百米……

他似乎看见了邓世昌喷着怒火的眼睛……

他似乎看见了 中国北洋官兵那一张张镇定无畏的面孔……

他猛地醒过神来，惊惶失措大叫道：“致，致远……火炮！鱼雷！各舰的火力都给我猛轰！”

炮弹如雨点般在“致远”舰周围落下。

舰上的官兵早已将这一切置之度外，他们拖着血迹斑斑的身躯，互相依靠着，聚集在前甲板上，轻蔑地看着“吉野”号上敌人惊惶失措的身影。

四百米，三百米……

“轰”一声巨响，就在“致远”快要撞上“吉野”的当口，一枚鱼雷击中了“致远”……

一团巨大的火球升起，那件斗篷被爆炸的汽浪鼓动着，高高飞向天空，宛如翱翔在炮火硝烟之上的一只鹰！

四

颐和园，万寿山。一只只鸟儿，扑棱棱飞上蓝天，慈禧在给百鸟放生。

她的身后，跪着百余名手执鸟笼的太监，笼子里是各种色彩斑斓的鸟儿。

还有一大群花团锦簇的嫔妃宫女、内府眷属，人人手上也捧着鸟笼子。

王公大臣们都远远站着观望。

慈禧从太监手里接过鸟笼子，将鸟儿一只只放飞，看鸟儿振翅鸣叫，既做了善事，又兴奋又好玩！她扭头对嫔妃宫女、内府眷属说：“你们也将鸟儿放了吧！”

那些嫔妃眷属们早等着她这句话，听得一声懿旨，纷纷打开手中鸟笼。一瞬间，只见颐和园上空万鸟飞翔，鸣声不绝，瑰丽壮观的景象不光让慈禧笑逐颜开，连王公大臣们也不禁发出阵阵欣喜的惊呼！

只李鸿章没有心思看这景象，

他站在人群后面，听伍廷芳小声禀报。

伍廷芳：“黄海海战，我北洋水师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守威海卫，敌舰队已封锁了港口……陆路情况也不好……”

李鸿章：“怎么个不好？”

伍廷芳：“千里大溃败……”

李鸿章一下子惊呆了，他仿佛看到——

炮火呼啸，清军官兵慌乱溃逃。

一路上都是清军溃逃扔下的辎重、旗帜……

如飓风般卷地而来的日军马队从这些旗帜上践踏而过，向前追击……

日军的马队掠过“金州”、“海城”、“牛庄”一块块标有地域名的木牌……

李鸿章痛心地说：“淮军怎么就变得这么不经打了呢？千里大溃败，真是千里大溃败啊！”

伍廷芳低着头站在他面前，看着他这样子，嘴唇翕动，叫了一声“中堂……”，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李鸿章看在眼里，烦躁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样吞吞吐吐的！”

伍廷芳这才道：“旅顺也失守了！”

……

旅顺，血红的日本太阳旗插上了炮台，一群日本士兵举着枪在欢呼。

火光熊熊，日本兵疯狂射击着，冲进城内。

到处是日军的烧杀奸淫。

整个旅顺城一片火海……

嘀嘀嗒嗒的电讯报道说：“日本人在旅顺口的屠杀，彻底撕掉了文明的面具，露出了野兽的真面目。四日之内，他们残杀了两万余名中国人，非战斗者和妇女儿童也不放过，全城被杀得只剩下三十六人，而这三十六名中国人，是被特意留下来掩埋他们同胞尸体的。”

……

颐和园，刚修好不久，高七丈、宽六丈、共分三层的大戏楼，又用金粉朱漆粉饰过了，

显得富丽华贵，金碧辉煌。

正对戏楼的看台中央，坐着兴致勃勃的慈禧，光绪坐在她身旁，一大群太监宫女侍立在她身后。

看台前面稍矮的板凳上，坐着王公贵族，李鸿章、翁同龢与军机处诸大臣，六部堂官等人。

台上正由谭鑫培、杨小楼等京城名角演出《龙凤呈祥》。

一阵阵的喝彩声不时响起，

几个小太监手里托着放赏银的盘子，拉长声调喊道：“圣母皇太后赏银三百两！圣母皇太后赏银五百两……”不时往台上抛洒着赏钱，跑来跑去忙个不停。

锣鼓铿锵，台上的演出越来越精彩，

欢乐喜庆的气氛也愈来愈浓烈。

……

刘公岛，炮火连天。

丁汝昌满面焦虑地站在提督衙门前，从这里望去，可以看见不远处海面上，对港口形成封锁之势的日本联合舰队，正疯狂向已遭重创的北洋舰队倾泻着炮火。

北洋舰队只要还能战斗的舰只，都在拼命还击。

而威海卫的各个炮台，则全被炮火硝烟所笼罩，凭激烈的枪炮声可以想象战斗的惨烈。

不断有炮弹在提督府周围爆炸，不断传来的消息更让丁汝昌揪心：

“禀军门！敌陆军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强攻摩天岭炮台，我一营守军已战至不到百人！”

“禀军门！敌人的右路纵队已占领龙庙嘴炮台，大炮悉数落入敌手，正调转炮口向我射击……”

丁汝昌嘶吼道：“给李中堂，不！给军机处发电，朝廷三十多营大军就在烟台，为什么不来救我们？为什么呀……”

一名参将踉跄跑来，“禀，禀军门，‘定远’舰被敌人的鱼雷击中了……”

丁汝昌觉得天地在旋转，一发炮弹飞来，将提督府前的旗杆炸为两截，那面黄地青色飞龙的北洋海军旗连着折断的旗杆，一头坠落下来……

威海海面，海水从“定远”舰船舷的弹洞涌进来。

一个参将跑过来对刘步蟾说：“大人，快上救生舢板！”

“你们去吧。”刘步蟾淡淡地说着，回身往船长室走去。

参将一把拉住他说：“大人，船已经保不住了，你还回船长室干什么？”

刘步蟾：“我鸦片瘾发了。”

刘步蟾颤抖着翻筐倒柜，终于找出一包鸦片膏。

他仍到处乱翻。

忽然，他一拍脑袋，解嘲地笑笑：“嗨！这仗真把我打糊涂了，我哪里还有什么烟枪？”

想也不想，他将手中的鸦片全部吞进肚里……

海面，“定远”舰缓缓下沉……

第十一章 天丧予 天丧予（六）

一只救生舢板满满载着逃离的水兵，拼命向岸边划去。

日本的军舰围上来。

伊东佑亨站在“吉野”的甲板上，对身边的副官说：“能把‘定远’舰的俘虏带回东京，给我们的孩子看看，那是很有意味的！”

副官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奔到舷梯旁，对着舢板大声喊道：“都把手举起来！投降的不杀！”

舢板上的水兵没有反应。

副官以为他们没有听清，又不停重复着叫喊。

舢板上的水兵有了反应，那就是几个划桨的水手把桨扔掉了，若无其事地和身边的人聊起来。

但没有一个人举手。

伊东佑亨明白了，铁青着脸说：“击沉它！”

好几门大炮对着舢板开火！

舢板和上面的北洋水兵被炸得粉碎……

刘公岛，日军进攻的炮火突然沉寂下来。

丁汝昌坐在内厅，望着面前摇曳的一灯烛火出神。

一名参将走进来，“禀军门，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派来了一名使者。”

丁汝昌抬起头：“哦，叫他进来。”

话音刚落，一名日本海军军官昂首走进来，“啪”地一个立正，双手呈上一封信道：“丁汝昌大人，我奉大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将命，向阁下呈送劝降书！”

丁汝昌惊讶地扬起眉毛问：“劝降书？”

日本军使者：“对，伊东佑亨将军要我转告阁下，贵军已经完全陷入绝境。大厦之将倾，非一木所能支。出于将军与阁下的私人友谊，他劝阁下投降，以免玉石俱焚。将军指天为誓，他将保证阁下的生命安全，并请阁下到日本暂住一时，待到以后贵国重新强盛起来的时候，再返回祖国，报答国恩。”

丁汝昌微微一笑，说：“你将伊东佑亨将军的意思转达得很详细，这劝降书我就不看了。”

说着，他慢慢将劝降书撕碎，对参将说：“送客。”

内室，丁汝昌面对墙壁，久久站着。

猛然，他将头往前一磕。

一柄刀尖从他后脑勺穿出！

……

北京颐和园大戏楼，正在看戏的李鸿章突然打了个冷噤，他瞥见伍廷芳站在人群外，正向这里张望。

李鸿章心头咚咚一阵乱跳，站起身，悄悄离开了座位。

伍廷芳满脸戚然之色，哽咽道：“中堂，刚才接到消息，日本人从陆地背后攻占了威海卫炮台，然后海陆夹击，威海卫已经陷落……”

李鸿章猛地伸出双手，抓住他，惊惶遽问：“北洋舰队呢？丁军门他们呢？”

伍廷芳流着泪说：“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丁军门、刘步蟾、林曾泰都自杀殉国了……”

李鸿章脑子里嗡的一声，身子摇晃着，前面戏楼上花花绿绿的人影模糊起来……

“中堂！老中堂啊……”伍廷芳带哭音的喊叫声就在耳畔。

李鸿章慢慢睁开眼睛——

“主公但把宽心放，为臣保驾料无妨……”

“好！”戏楼上，杨小楼高亢的唱腔又引起一阵雷鸣似的喝彩！

锣鼓铿锵，李鸿章老泪纵横，仰面悲叹：

“天丧予！天丧予！老天呀，大清朝气数尽了！”

五

日本东京，天皇皇宫。伊藤博文竭力抑制着自己的兴奋心情，正在向天皇禀报：

“禀报陛下！仰仗陛下天威，我忠勇的大日本海军在黄海大战中已将中国北洋水师全部歼灭！并攻占了旅顺、威海卫军港……”

陆奥宗光、西乡从道等大臣和将领一个个笔挺地站在他身后，脸上也是充满喜色。

听着禀报的天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伊藤：“我陆军在辽东战场也取得了伟大胜利，歼灭、击溃敌军二十万众，接连攻陷了海城、金州、牛庄……现在已直逼山海关！臣谨代表政府和战时大本营向陛下致以祝贺！”

天皇轻轻吐出三个字，“朕饿了！”

所有的大臣和将领都一愣，随即马上明白了天皇的意思！

伊藤惊喜地喊道：“陛下饿了，快摆筵席！”

大臣和将领们一起朝殿外高喊：“陛下饿了，快摆筵席！”

天皇：“筵席来不及，饭团也行！”

伊藤和大臣、将领们朝外齐吼：“筵席来不及，饭团也行！”

看着天皇大口大口地吞咽饭团，所有的大臣和将领热泪盈眶。

……

颐和园，乐寿堂，满满一桌美味佳肴，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慈禧坐在桌边，一动不动。

光绪双手捧着一双筷子，跪呈给她，流泪劝道：“儿臣请亲爸爸无论如何要吃点东西……”

“你看我这生日过的！”慈禧接过筷子，说了一句，那泪水就掉了下来。

……

李鸿章脸部肌肉明显松弛了，原本很多的皱纹，如今愈见多愈见深。眼睛还是微微眯缝着，似乎有点怕见光。

一个属下禀报：“中堂，日本人已将被俘的北洋舰船编入他们的舰队。而‘镇远’号上两个各重四吨的大铁锚被他们卸了下来，陈列在东京上野公园，作为日本海军战功的见证……”

李鸿章没有任何反应。

另一个属下禀报：“大人，朝廷已将叶祖奎、萨镇冰、程璧光等管带遣回原籍；将林国祥、邱宝仁等十余名将领革职查办……”

李鸿章：“唔。”

第三个属下禀报：“刑部下命，将丁汝昌的棺柩加三道铜箍捆锁，以示戴罪，用砖封在其原籍村头不得下葬……”

李鸿章微微一颤，好像看到安徽庐江丁家坎村头，凄风苦雨正吹打着丁汝昌捆锁着铜箍的棺柩……

第四个属下禀报：“中堂大人，朝廷已下旨，将北洋海军的关防印信钤记一律缴销，北洋海军自此从朝廷的编制上，一笔勾销了……”

浑浊的老泪慢慢溢出他的眼眶。

第十二章 最恨是马关（一）

一

养心殿西暖阁，天气特别冷。

虽然暖阁内摆着铜火盆，生着炭火，但默默坐着的光绪、奕劻、翁同龢等君臣几个，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听着阁外寒风呼啸，心头掠过阵阵悲凉。

光绪眼睛一直漠然望着前面的虚空，突然没头没脑地说：“张荫桓率领的议和代表团，应该到日本了吧？”

“应该到了。”虽然光绪没问自己，翁同龢还是回答。

“朕给邓世昌写了一副挽联……”光绪的思绪突然又跳到了另一边，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他便缓缓念道，“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是壮海军威。”慢慢地，他眼中已溢满泪水。

翁同龢的眼眶也红了，哽咽道：“臣请皇上节哀。邓世昌为国捐躯，重于泰山。皇上亲赐挽联，邓世昌英魂不远，他是会感到欣慰的。”

奕劻也插言道：“此次大战中我方伤亡将士，都是大清朝的忠臣孝子，臣已会同有司，安排优抚。该旌表的，大力旌表，办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

“风风光光、热热闹闹？我们打胜仗了吗？”光绪直盯着奕劻。

奕劻解释道：“我们是打了败仗，但老百姓不知道。臣以为，也不必让他们知道。知道了没好处。而将悼念办得如同庆功一样，才能够稳定局势，鼓舞人心！”

没有想到，平时看似昏庸糊涂的奕劻竟会说出这样一番道理来，光绪一时无言。

翁同龢却接上来，“该表彰的一定要表彰，该严惩的也一定要严惩！”

光绪：“你是指李鸿章？”

“是。”翁同龢将一份奏折呈给光绪，“皇上请看，这是张之洞上的折子，请杀李鸿章以谢天下！”

光绪：“张之洞也这样说么？”

“岂止张之洞，各地督抚和在京大臣纷纷上奏，都道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李鸿章罪不可赦，必须严惩！”翁同龢说着，又呈上一摞奏折。

光绪接过奏折，翻看几下，默默放至一旁。半晌，才沉重地说：“不能把责任全推在李鸿章一人头上，北洋战败，朕也难辞其咎啊！”

“皇上这话臣不能同意！”翁同龢激愤起来，“未开战时，皇上再三提醒李鸿章，不可过分依赖俄国人和英国人的所谓调停，李鸿章就是不听，结果日本人动手了，我们连战争准备都没做好！战端既开，丁汝昌畏缩无能，皇上要撤掉丁汝昌，李鸿章就要保他！战事进行，皇上严饬北洋舰队主动出海，歼敌于国门外，而李鸿章出于保存自己力量的私心，顶着圣喻不办，贻误了战机，导致惨败！这件件桩桩，哪一件是皇上的错？又有哪一桩是李鸿章的对？”

翁同龢这一番话，义正词严，说的全是事实。既声讨了李鸿章，又开脱了光绪。虽然是以反对的口吻说话，却比逢迎更让人舒服。

光绪没吱声，却将目光望着奕劻。

奕劻喃喃道：“严惩是要严惩的，但看怎么个严惩法？”

……

日本长崎，

陆奥宗光傲慢地对几位清政府官员训斥道：“你们根本没有作为全权大臣的资格，我拒绝和你们谈判，并要求你们早日离开日本。要想重开谈判的话，必须有一个德高望重，具备全权大臣资格的人前来，他就是李鸿章……”

几个实际上被驱逐的清政府官员，垂头丧气从两旁人群闪出来的通道中走过，在一片“中国佬！中国佬！”的叫骂和嘘声中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

北京，养心殿西暖阁，翁同龢正慷慨陈词：
“败师辱国，他李鸿章是千古罪人！微臣完全赞同张之洞奏折所言，请杀李鸿章以谢天下！”

光绪：“李鸿章有罪，罪不至死……”

一个太监进来，“禀皇上，去日本议和的代表回来了！”

光绪猛地站起来，“这么快就回来了，谈完了吗？”

太监：“不，日本人根本不和他们谈，说他们不够资格。”

光绪：“什么资格？谁才够资格？”

太监：“日本人只认李中堂……”

光绪不由看翁同龢一眼，慢慢坐下。

奕劻又喃喃道：“如果是这样，那惩处李鸿章之事先搁一搁，让他去日本议和，回来再说！”

……

天津，李鸿章宅邸，大厅上首，供着“中国北洋海军阵亡将士之灵位”的牌位。

左右是“威震海疆”、“北洋之光”等各种旌表匾额。

马三俊和亲兵们戎装伫立。

旁边，一班鼓乐在吹打。

阵亡将士的遗属代表挤满了大厅。

鼓乐声中，盛宣怀在念一份长长的优抚名单：

“……林宝仁，追授四品参将，抚恤银六百两；

吕国祥，追授四品参将，抚恤银六百两；

蓝镇培，追授五品游击，抚恤银四百两；

潘文彬，追授从五品都司，抚恤银三百两；

林复恒，追授六品把总，抚恤银三百两；“

……

突然，一个遗属代表站起来高声道：“盛大人，朝廷如此隆重旌表阵亡将士，李中堂更是将灵堂设在自己府上，这实在让我们感动！但既然这样，李中堂为什么不出来接见我们呢？”

盛宣怀：“李中堂痛悼阵亡将士，悲伤过度，已经卧床不起了……”

众人深深被感动了。 后院，李鸿章顺着檐廊慢慢地踱来。

他穿一领石青色的薄棉袍，瘦高的身躯微微佝偻，脸上肌肉松弛，眼神也散了似的。

前厅的鼓乐隐约传来，他侧耳听一下，又慢慢走到鹦鹉架前，看着那只鸟儿出神。笼子里的鸟儿也望着他。

李鸿章平静地说：“你说，李鸿章，王八蛋。”

鸟儿望着他，不开口。

李鸿章伸出一根指头，威胁地指了指鸟儿，返身进了屋内。

屋内，李鸿章站在中间，左看看，右看看，竟不知做什么好。

第十二章 最恨是马关（二）

最后，他的眼光落在书案一个精美的盒子上。

他走过去，打开盒盖，里边是那把黄澄澄的金左轮手枪。

他将手枪拿出来，走到穿衣镜前，对着镜子，将枪抵着自己的太阳穴，比划着；他又将枪管送进自己的嘴里，比划着。

最后，他坐下来，将手枪全部拆开，又一一重新安装。

红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身旁，诧异地望着他。

李鸿章头也不抬，又开始擦拭子弹。红儿掏出手绢，也帮他一颗颗擦拭。

李鸿章将子弹一颗颗装进枪膛，他站起来，将上了膛的手枪交给红儿。

红儿这才问：“大人，这是什么呀？”

李鸿章：“你莫管，你只将它对着我，扣动这里，‘叭’它就会响，放鞭炮一样，很好玩。”

说着，他闭上眼睛。

红儿便两手端起枪，对着李鸿章的脸，扣着扳机。

许久却没听到枪响。

李鸿章睁开眼。

红儿：“我扣不动它！”

李鸿章：“两只手，用力扣，哎，对……”

“砰！”枪响了。

大厅，马三俊听到了枪声响，盛宣怀同时意识到什么，拔脚就往后面跑。

后院屋内，天花板被打穿一个洞，边缘都被烧焦了。

红儿瘫坐地上，一脸煞白。

“子弹打高了，她不知道枪有后坐力……”，面对十分惊恐的盛宣怀和马三俊，李鸿章淡淡地说。

盛宣怀猜到了几分，猛地跪下，哽咽道：“大人，你千万要保重……”

马三俊也明白了，吓得扑过去抱着李鸿章双腿叫道：“爷，你要想怎么样，让马三俊替你呀！”

泪水顺着李鸿章的面颊流下来，他拿手抹了抹，似乎不好意思说：“人老了就爱流泪……”

几个人心酸地望着他。

突然，他从心底发出一声呻吟：“老天爷不收我，我李鸿章愧在在世，愧在在世啊！”

二

养心殿，御座上，光绪有点生气了。

“怎么，李鸿章还没有来吗？”

听得光绪这样说，翁同龢身后的文廷式马上站了出来，“皇上，臣有本要奏。”

光绪：“嗯？”

文廷式：“皇上已宣旨召李鸿章，满殿文武也在这儿等着，而李鸿章以待罪之身，还敢如此托大，可见平日他根本没有将朝廷放在眼里！臣请即刻就将李鸿章问罪，以儆效尤！”

廷议还未开始，就已嗅到火药味了！不少朝臣在心里犯嘀咕。

对文廷式的话，光绪未置可否，倒是奕劻上前道：“禀皇上，恭亲王不是亲自去见李鸿章了吗？该怎么着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

话刚落音，一名太监进来禀报：“皇上，恭王爷和李中堂来了！”

众人的目光不由都往大殿外望去——

只见丹墀之下，两位胡须花白的老人，互相搀扶着，上得殿来。

殿门口的朝臣们不禁往两边闪让。

而翁同龢与文廷式等则怒目相视。

恭亲王和李鸿章颤巍巍跪下，“臣叩见皇上！”

光绪忙道：“快起来！给恭王爷看坐。”

恭亲王在锦凳上坐了，李鸿章便站在他身边。

光绪：“今日把大家叫来，是商量与日本媾和之事。大家都已知道，朝廷派去的全权大臣已被日本人所拒绝，他们点名要李鸿章去。此事当如何处理？你们尽可当廷直奏。”

光绪话音一落，文廷式又站出来说：“禀皇上，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教李中堂——”

光绪：“问吧。”

文廷式：“李中堂，我曾经听到一种说法，说这场战争是以你李鸿章一人之力对整个日本的战争，按这种说法，日本人应该对你恨之入骨才是，为什么议和大臣，他们反而只认你一人呢？”

这话问得厉害，即指责了李鸿章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又影射李鸿章和日本人有着某种默契——

许多人便望着李鸿章，看他怎样回答。

李鸿章却耷拉着眼皮，像没听见似的。

恭亲王好不容易将李鸿章拉上朝来，不料文廷式又来这么一手，心里真是腻味透了。这时便训斥道：“文廷式，这件事儿你弄明白了又怎么样？没弄明白又怎么样？我真不明白，局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你们还纠缠于这些是是非非，是什么意思？”

文廷式愣了一下，马上反驳说：“恭王爷的训饬，文某不敢领受。局势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是非都可以不要了吗？”

恭亲王十分生气，正要痛斥文廷式，李鸿章却开口了，“文大人问得好，日本人为什么点名要我去议和？就是因为我李鸿章和他们早有勾结，我一去肯定卖国！”

所有的大臣都没有料到朝堂之上，李鸿章会这样说话。有人愕然，有人想笑，但又笑不出来。光绪皱起眉头，说：“李中堂怎么像小孩子赌气说话？”

李鸿章不由泣道：“禀皇上，臣不是赌气，臣只是说出了好些人心里想说的话……这场战争，丧师辱国，臣已经是终日惶恐愧疚，不能自处。这媾和的事，就请皇上另派他人，不要让臣再遭国人唾骂，也不要让臣死后进不了祖宗祠堂了！”

这番话痛彻肺腑，有的大臣也不禁为之黯然。

翁同龢说话了，“李中堂错了！你要想再不遭国人唾骂，惟一的办法正是担起媾和重任，与日本人在谈判桌上争，去斗！以实际行动来表明你没有和日本人勾结，你不卖国！”

几句话气得李鸿章嘴唇直哆嗦，说不出话来。

大殿内不知谁嘟哝一句，“太过分了！”

翁同龢听见，对着众人道：“这话是哪一位说的？请站出来，翁同龢想当面讨教！”

第十二章 最恨是马关（三）

见没人应声，翁同龢沉重地说：“败师辱国者没有得到惩处，反而在这里要挟朝廷，你不觉得过分！翁某代天下人斥责他几句，你就觉得过分了！你的良知何在，身为大臣，难道连这点是非都真的分不清了吗？”

李鸿章这时已经缓过气来，冷冷地说：“翁师傅，你不要在这儿教训人了，我倒想向你讨教，你刚才要我在谈判桌上和日本人去争、去斗，请问，我们是战败国，怎么去争，怎么去斗？”

翁同龢：“折冲樽俎，正是李中堂的强项，难道还要我教你吗？”

李鸿章悲凉笑道：“好一个折冲樽俎，战场上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又让我这么一个年过七十的老家伙到谈判桌上把本扳回来，翁师傅太抬举我了。”

光绪这时烦躁道：“局面已是这个样子，你们还兀自在这儿争吵不休，你们眼中还有没有朕？心中还有没有国家？”

他这一生气，李鸿章和翁同龢同时跪下，“请皇上恕罪！”

光绪：“你们都起来。李中堂，朕知道你不想去，只环顾朝堂，除了你确实也没有人能

胜任议和大臣一职。老中堂，你难道就不肯为朕分忧了吗？”

当今皇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鸿章只得答应：“皇上千万不要这样说，臣去就是了。”

恭亲王及好些个大臣不禁深深吁了口气。

李鸿章：“不过臣有两件事想请旨——”

光绪：“你说吧！”

李鸿章：“这一去日本人肯定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臣想请旨，款怎样赔？地割不割？”

光绪沉吟片刻：“你的意思呢？”

李鸿章：“臣以为赔款当在一万万白银之内，地是万万不能割的！”

光绪：“李中堂这话深获朕意，不过……”

他迟疑一会儿说：“不割地日本人能答应吗？”

李鸿章：“这正是臣第二件要请旨的，让翁师傅与臣一同前往日本！”

大家都是一惊，翁同龢更是急道，“我于外交一无所知，和你一起去日本有何作用？”

李鸿章冷冷道：“翁师傅过谦了，军国大事，翁师傅的主张见解，从来就是高人一筹，怎么会于外交一无所知呢？”

众人这才明白李鸿章的用意：既然你翁同龢自己都承认不懂外交，那以后在这方面的发言就纯属信口雌黄，而听信你信口雌黄的人比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鸿章继续说：“而且，正如皇上所担忧的，不割地和约难成。可若是割了地，李鸿章必将成为千古罪人卖国贼！翁师傅爱国，朝野皆知。有他与日本人去争，去斗！和约成与不成，那都无所谓了！”

翁同龢的脸一下憋得通红。

光绪替他解围说：“外交的确非翁师傅所长，而且他政务繁多，抽不出身来。李中堂，还是委屈你走一趟吧！”

李鸿章不好再说什么，缓缓跪下，叩头道：“臣谨领圣命。”

三

日本，马关，这是一座宁静的小镇。

绿树丛中，隐隐露出玲珑的佛塔和唐式飞檐，一阵钟声悠悠传来，又悠悠消散在浓浓的雾气之中。

狭窄整齐，常年被海雾浸润得湿漉漉石板街道上，偶有一个穿和服，打一把小花伞的仕女走过，惊鸿一瞥，只留下她窈窕的背影和渐行渐远的木屐声引人遐思……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下安德天皇祠旁，这座幽雅的二层小楼又经过了全面整修，从正厅到楼上的走道都铺上了红地毯，映着方格窗棂上的雪白窗纸，典雅和谐。

窗外，几树樱花含苞欲放。

春帆楼会议室，陆奥外相亲自指挥几个仆人在布置房间。

房间正中，厚厚的地毯上是一张豪华的谈判桌，仆人在桌旁摆放上欧式的高脚靠背椅。

“噢，不行。”陆奥宗光拍着西向第一把椅子道，“这是李鸿章大人的位置，他老了，坐这种椅子会不舒服的，赶快换掉。”

一名仆从赶紧又从外面搬进一把矮脚高靠背的沙发。

“嗯”，陆奥点点头，又说，“这里，他手边，还得放一个茶几，预备一套他们景德镇的茶具。噢，这里，他的脚边，要放一个痰盂，中国人不讲卫生，喜欢随地吐痰，不好，很不好……”

春帆楼前，一顶红蓝两色，四周镶有玻璃的轿子在前，一溜人力车在后，中国使节团逶迤而来。

轿子停下，一直护卫在轿旁的马三俊上前一步，掀开轿帘，将面无表情的李鸿章从轿内

搀扶出来。

李鸿章刚出轿，就听得耳畔隐约传来“中国佬！中国佬！”的声音。

他定了定神，往四周望去，判断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却见早已等候在春帆楼前的伊藤博文等人已迎将上来。

“见鬼！”他心里骂一句，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勉强握住伊藤博文伸来的手。

谈判桌前，李鸿章坐在谈判桌西向的第一个位置上，和他并排隔着一张小茶几，坐着伍廷芳和另一名中国官员。

他们对面，依次坐着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 and 一名外务省官员。

桌子的两端各坐着中日双方的书记官与翻译。

“十年不见，中堂大人丰神依旧……”伊藤以闲谈的语气做了开场白。

“哪里，阁下才是正当盛年，令人羡慕啊。”李鸿章的感叹却是发自内心。

“中堂大人刚才进来的时候，不知注意没有？这春帆楼前的几株樱花都已经含苞了，希望在樱花开放的时候，我们能够轻松地赏花。”

李鸿章：“樱花是贵国的国花，我恐怕很难领略到它的美丽……而且我身上所担负的职责，也让我轻松不起来啊！”

伊藤没有想到李鸿章两句话就切入正题，只好附合道：“中堂大人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第十二章 最恨是马关（四）

“这次中日之间发生了不幸的战争，真是万分遗憾。”李鸿章坐正了身子，沉痛地说：“贵国与我国都是亚洲的大国，更是同文同种，利害攸关的友好邻邦，本来不存在什么仇怨，而此番竟以兵戎相见，我想这不是我们两国所愿见到的吧？贵国近年来进步神速，已跻身于西洋强国之列，实在令人钦羡不已。然而如阁下和各位大臣所知，”他特别向陆奥点点头，“我国虽然有待革除的弊端甚多，但实行的过程中不如意事常常是十居八九。我国应当向贵国学习，相互提携，共图进步，这样才能与欧洲争衡，防止白种人的东侵……”说到这里，李鸿章从茶几上端起茶盅，抿了一口。

伊藤见了，正要说话，却不料李鸿章将茶盅一放，又滔滔不绝说起来：

“这次的战争，虽然给两国民众带来了痛苦，但也有两个成果值得肯定。一、证明欧洲那种陆海军组织和作战方式技巧，并非是白种人所独自具备的，换言之，就是欧洲人能做到，亚洲人也能做到。二、这一仗把我们打醒了！这确是我的切肤之痛，肺腑之言。若不是打了这一仗，我国怕是还在长夜迷梦中昏睡，看不到与贵国之差距，因此，这一仗将成为我国发奋图强之起点……”

卫生间，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背在小解。

伊藤：“对于李鸿章刚才的议论，陆奥君有何评价？”

陆奥：“他所以不断表示羡慕我国的改革进步，又论及东西两洋形势，就是‘兄弟阋于墙而共御外侮’的意思，主张中日同盟，是希望迅速媾和。不过……”

陆奥抖了抖身子，转过来道：“他所议论的虽然只是今日东方政界人士的老生常谈，但是他如此高谈阔论，目的不外是想引起我国的同情，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尽管狡猾，却也有几分可爱之处，可以说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

伊藤也抖抖身子，转过来冷笑着，“等他明天看到我们提出的媾和条件时，恐怕就没有高谈阔论的心思了！”

“太苛刻！太苛刻！”李鸿章愤怒得涨红了脸，挥动着手中日方提出媾和条款，“如此勒索，简直是……”

他竭力控制着自己，咽下了最后两个字。

“强盗！”伊藤冷冷地替他说了出来。

“阁下自己听听。”李鸿章颤巍巍戴上老花眼镜，手指头戳着一行行条款道，“要我们将整个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都割让给你们，还要赔偿日本军费三万万两白银……又割地又赔款，我办中国外交二十年了，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苛刻的条约！”

伊藤冷冷地说：“那你今天不是看到了吗？”

李鸿章被他这句话噎得差点背过气去。伍廷芳的手从桌子下隔着小茶几伸过来，轻轻扯了他一下，他心一动，很快便调节了气息，轻轻将条款往桌上一掷，说：“如果阁下真有和平诚意的话，割地事就不要提了，赔款最多以一万万白银为限，我是万不能让了。”

伊藤：“我想再一次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中堂大人，这已经是我国的最低要求。一寸土地，一两白银都不能少！”

李鸿章摘下眼镜，撑着沙发扶手站起来说：“如果是这样，那两国惟有苦战到底了。”

马关，接引寺李鸿章下榻处，一回到住处房间，李鸿章便将那份媾和条款交给一个随员，“立即将这条款全文发往国内，请皇上太后酌情定夺，还有，请总理事务衙门将条款的抄件送各国驻华公使各一份。”

伍廷芳道：“各地督抚也最好能看看，并参与意见。”

李鸿章点头：“嗯。”

随员接过条款，疾步走出房间。

一个仆人端茶上来。

李鸿章接过茶盅，刚啜一口，便勃然变色，“叭”地将茶盅扔在地上，摔个粉碎。

不光那仆人，伍廷芳也懵了。

李鸿章大骂道：“贼娘！谁叫你上日本茶来的？我从国内带来的茶叶呢？”

那个仆人吓得趴在地上，连连叩头道：“茶叶都放在一起，小的没留意……”

伍廷芳这时已明白李鸿章发火的缘由不在茶叶上，便对那仆人喝道：“尽在这儿饶舌，还不快退下！”

那仆人慌慌收拾了碎片，退了出去。

伍廷芳劝道：“老中堂身体要得紧，千万不可妄动肝火。”

李鸿章一拳砸在榻几上，忿骂道：“你叫我怎么不气？怎么不恨？想我中华自隋唐以来，从没有欺负过日本，就是在最强盛的时候，也没有动过它一个指头。可它呢，却是屡屡骚扰我国。今日得势，更是恨不得一口将我国全吞进肚子里！唉，苍天造就日本民族，就是专门和我中华为敌的么？”

四

北京，颐和园乐寿堂外，光绪已经在门外伫立半天了。

他的身子本来就虚弱，心里又急，站久了，额头上看着就出了虚汗。

门口的两个小太监看着皇帝这个模样，眼神中都有一丝儿怜悯。

李莲英终于从门内踱出来，光绪急忙迎上去。

李莲英站定，慢吞吞道：“皇上，老佛爷说她这一晌身体不太舒服，朝廷什么事就请皇上自个儿做主得了。”

光绪急了：“可，可这非同小事啊，对日本人的媾和条款是何态度？没有她老人家懿旨，朕也难以定夺啊！”

李莲英不阴不阳地说：“那皇上总不能将老佛爷从病榻上拖起来吧？”

光绪气得脸都红了，斥责说：“你这是对朕说话？”

李莲英跪下，却还是不阴不阳的口气，“奴才一片忠心护着老佛爷，却又冲撞了皇上。奴才该死，请皇上恕罪……”

第十二章 最恨是马关（五）

养心殿正殿，光绪满脸焦虑，坐于殿上。

军机处诸大臣，六部堂官都到齐了，但没一人吱声。

光绪焦急地说：“你们倒是说话呀？”

群臣默默。

光绪只好对翁同龢道：“翁师傅，各国公使对日本人的媾和条款怎样看？”

翁同龢：“臣已差张謇和文廷式到各国公使馆去探寻他们的态度……”

张謇和文廷式在各国公使馆奔走，到处遭到冷遇。

德国公使说：“我看你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

……

法国公使肩一耸，两手一摊，表示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

……

俄国公使馆内一个官员走出来，对张謇和文廷式说：“对不起，喀西尼大人回莫斯科休假去了。”

……

英国公使馆，欧格讷拿着一个烟斗，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脸上挂着讥讽地微笑说：“我刚才接到你们总理衙门转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一个绝妙的建议，为了避免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你们愿以十亿美元的代价将它租借给大英帝国。张之洞大人希望这样一来，既能筹措出战争赔款，又能把大英帝国拉进台湾的防卫之中，真是一举两得的如意算盘。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这个主意实现的可能性等于零！”

张謇和文廷式脸色沮丧……

翁同龢宅邸，文廷式一筹莫展地对翁同龢说：

“各国公使既不愿与闻，张之洞的建议更是儿戏。难道真的只有割地赔款一途了么？”

翁同龢：“割地断不可行！谁提这个建议，谁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赔银也赔不起，大清一年收入才八千九百万两白银，四万万臣民三年不吃不喝，勤劳苦作，全部赔给倭寇还不够！”

文廷式恨得咬牙切齿，“都是李鸿章这个老贼给害的！”

张謇：“为什么一定要赔款割地呢？打下去！”

翁同龢：“倭寇气势汹汹，打下去惟恐北京不保。”

张謇热血冲顶，噌的站起来说：“那就迁都再战！”

……

天桥，集市上的豆汁儿摊。蓝色布围子围着丈余长案，前摆长凳，案上放一个正六棱台形的黄铜骨架玻璃罩儿，罩着以小磨香油和红辣椒面拌好的细茸茸的咸水芥菜丝儿；而长案旁则是一砂锅正开着锅，熬得稀稠适中，香气四溢的豆汁儿。

“迁都？迁什么都？……什么地儿能有北京好？咱不说顺治爷入关是在北京登的龙位，也不拿紫禁城、颐和园、天坛什么去挤兑人家。单说咱现在喝的这豆汁儿，它是咱旗人的本命食是不？别的地儿都没有是不？没有豆汁儿的地方，它还有什么资格做咱大清朝的京城……”

两个旗人在聊天。他们穿戴体面，和旁边喝豆汁儿的穷人一样，一人面前一碗豆汁儿饶

一小碟辣咸菜丝儿。这里有个讲究，有钱人不能在庙会集市上吃“灌肠”或“羊霜肠”什么的，惟有喝豆汁儿不分贵贱。

一脸油光的那个旗人正说得兴起，“我家主子说，迁都哇，再打下去哇，都是那些不安好心的汉人文官出的馊主意，主子说了，再打下去，没准又会打出个太平天国来！”

“说得好，说得好！”他对面的旗人连连点头。

满脸油光的旗人得意地说：“我家主子说，和倭寇这一仗打输了也有个好处，那就是把李鸿章也打垮了，对咱们满人有好处。”

“这我就不懂了，为什么李鸿章垮了对咱们满人有好处呢？”对面的旗人疑惑不解。

满面油光的旗人更得意了，“弄糊涂了吧……”

两个头探在了一起。

一个卖芸豆饼的小贩推着独轮车过来，椭圆木盆内的芸豆虽然被厚厚的小棉被覆盖着，却不时冒出缕缕热气。

卖芸豆的小贩捂着一只耳朵，清脆吆喝道：“蒸芸豆——烂糊！”

……

养心殿西暖阁内，更深漏残。

灯光将两个几乎是一动不动的身影投在墙壁上。

半晌，光绪才深深叹口气，“洋人不管，太后又病了，一班大臣平日里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事到临头却拿不出一个主意……”

端坐在光绪对面的翁同龢身子不安地动了动，开口道：“李鸿章不是说了，赔款以万万两为断，割地是万万不行的。”

光绪：“倭寇穷凶极恶，又怎肯答应？”

翁同龢：“让李鸿章去争嘛，都是太后纵容着他，才将局面弄成这个样子。他若不去争，就不是大清朝的臣子了！”

五

马关，从屋子里往窗外看去，春帆楼前那几树樱花开开了，雪白粉红，极其绚丽。

谈判桌前，双方却争论得异常激烈。

伊藤博文站了起来，伸开双手，然后往胸前一搂，好像要将中国整个抱在怀里，贪婪之情溢于言表。

李鸿章也站起来，不停地劈着手掌，激烈地驳斥他。

陆奥宗光气势汹汹站起，手指头对着李鸿章戳戳点点。

伍廷芳大怒，一捶桌子也站了起来，严正地抗议。

陆奥的手指头缩了回去，但仍然汹汹地叫嚣着……

春帆楼外，李鸿章从楼内走出来，脸上兀自怒气不息。

伍廷芳紧随其后，守候在外的马三俊见了，赶快命将大轿抬起来。

马三俊掀开轿帘，李鸿章钻进轿内，大轿立即启动了。

李鸿章坐在上为蓝色丝布，下为红色涂漆的轿内，透过四面镶着的一尺见方的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街景。

虽然隔着负责警卫的宪兵和警察，外面的人也能看到他。

三三两两的日本人聚集在街道两旁，向轿内投来仇恨的目光，李鸿章又听见“中国佬！中国佬！”的轻蔑骂声。

马三俊也听到了骂声，他眼睛警觉地盯着那些日本人，一只手扶着轿杠，一只手下意识握紧了腰刀。

第十二章 最恨是马关（六）

外滨町的街头，因为是拐角处，街道显得更为狭窄。

李鸿章从轿内望去，见对着他指指点点围观的人好像更多了，厌恶地皱起了眉头。他刚想着催轿夫加快步伐，突然看见街道左侧的人群中间，闪出一个满脸凶相的青年，挥动着一把手枪，对着自己猛扑过来。

事出突然，警卫愣住了，轿夫愣住了，所有的人都愣住了。这个人要刺杀李鸿章！

李鸿章隔着玻璃，看见凶手冲到离轿子很近的地方，举起了手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自己，他本能地将身子往后一靠，但是迟了，一声枪响！

李鸿章只觉得头部什么地方一热，跟着一阵剧烈的疼痛，一股鲜血喷了出来，溅在已经破碎的玻璃上面，他仰倒在轿座上……

事情发生在一瞬间。

走在轿子右边的马三俊醒过神来，绝望地大叫一声，越过轿杠，向凶手扑去。

几乎在同时，两个日本警卫也冲上去，将凶手扑倒在地。

轿子内，李鸿章已经晕过去，弹丸击中他的左颊，他戴的金丝眼镜被击碎了，满脸鲜血，连身上的朝服有几处也被鲜血浸透……

春帆楼内，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还在桌旁商议。

伊藤博文：“战争已经进行八个月了，我们虽然在辽东，山东半岛节节获胜，但在经济上和物质上的损耗也是惊人的。而且，根据情报，有三万俄军正在向中国北部移动，显然是为着对付我们的。”

陆奥宗光：“首相的意思是，不光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我们也没有能力再打下去？”

伊藤博文：“是的，但我们不能让李鸿章和他的朝廷感觉到这一点，这样我们才能在谈判中索取更大的利益……”

房间外的过道上响起了惊慌的人声和跑动声。

陆奥皱起了眉头：“是谁这样有失礼貌？”

话刚落音，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

陆奥站起来：“混蛋！未经允许就……”

“刚才，李鸿章阁下，被暴徒用手枪刺杀！”一个外务省的官员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是吼叫着报告。

“啊？”伊藤和陆奥同时惊叫：“阁下怎么样？”

“左颊中弹……”

“几发？”

“只一发。”

“噢。”伊藤博文轻轻吁一口气，面颊不是致命之处。

“暴徒呢？”陆奥问。

“当场被捕，是群马县二十六岁的小山丰太郎。”

“这个疯子，叛逆！想让我们的成果付之东流吗？”

……

接引寺内，李鸿章躺在榻上，双目都被包缠着，已经苏醒过来。

伍廷芳拉着他的手坐在榻旁，默默流泪。

马三俊则揪着自己的头发蹲在地上，偶尔抬起血红的眼睛看一下围在榻前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以及日本天皇派来的侍从武官和医生等人。

虽然李鸿章看不见，伊藤博文还是鞠躬道：“中堂大人，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在抱歉。”

李鸿章仰面躺着，用微弱但清晰的声音说：“在日本，发生这样的事件，我在思想上多少是有准备的。”

一句话，说得在场的日本人脸都红了。

李鸿章继续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次奉大清皇上之命到日本来，临行前，中外朋友都警告我：不要到日本去，这个民族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会遇到谋杀！四年前，俄国皇太子不也是在日本的大津遇到谋杀了吗？但美、英、法国的公使则对我说：日本现在已经开化为文明国家，不会有野蛮的举动的。可现在我的朋友们的担心应验了，而那些公使们却把牛皮吹破了！”

日本人都深深低下了头。

欧美报纸对李鸿章遇刺一事反响强烈。

一张张报纸标题夺人耳目：

“李鸿章日本遇刺！”

“日本人的野蛮令世界震惊！”

“胜于武器之战，败于道德之战的日本！”

“戴着文明的假面具，时时暴露出野蛮本性！”

“谈判如果破裂，日本人应负全责！”

……

天皇皇宫，睦仁天皇将一摞报纸摔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等大臣面前。

睦仁：“发生这样的事情，作为大臣，你们何以自处？”

伊藤等将头伏在地上，惶恐地说：“使帝国的声誉受到损害，臣等向陛下谢罪。”

睦仁：“谢罪有什么用？朕最担心的是李鸿章愤然回国，给日本造成被动，让列强有了干涉的借口。”

陆奥：“臣等一定想尽办法，稳住李鸿章。”

睦仁：“这头稳住他，那头加压力。”

伊藤等会意地说：“是。”

睦仁：“凶手呢？”

伊藤：“山口地方法院已经对凶手以预谋杀人未遂罪判处了无期徒刑，山口县知事与县警部长也都递上了请罪书。”

睦仁：“全部免职。医疗方面没什么问题吧？”

伊藤博文：“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和佐藤、陆军二等军医正古宇田、内务技师中滨博士参与治疗，还从法国公使馆请来了兹巴斯博士，应该是最强的阵容了。”

睦仁天皇从御案上拿起一个金托盘，上面是一副雪白的绷带，“皇后听说了李鸿章受伤的消息，极为不安，连夜赶制了这副绷带，你们把他带给李鸿章，并转达朕与皇后的慰抚之意。”

伊藤博文双手接过托盘说：“李鸿章定将感激莫名！”

……

接引寺，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军警，他们一个个神情紧张，高度戒备着。

一名军医从金托盘上拿日本皇后亲手制作的绷带，给李鸿章换上。

李鸿章大半个脸都被遮住，只有一只右眼和嘴巴露在外面。

马三俊在他背后垫上两个宽大的枕头，扶着他坐起来。

伍廷芳则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燕窝稀饭，准备喂给他吃。

李鸿章接过稀饭，轻轻道：“让他们都下去吧。”

伍廷芳挥挥手，军医等退了出去。

第十二章 最恨是马关（七）

李鸿章背靠着枕头，用勺子轻轻搅动着稀饭，露在外面的一只眼睛，怔怔地望着前方。

外面隐隐约约飘来了寺庙的钟声。

李鸿章舀起一小勺稀饭，送到嘴里，费力地吞咽下去，无声地叹了一口气，“真想红儿给捂一捂脚啊！”

……

佐寺保军港，大大小小二十来艘军舰和运兵船停泊在港口。

码头上，黑压压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排成一个个的方队，等待着上船。

写有“近卫师团”和“北海道屯田兵”的一面面军旗，在每个方队前面飘扬。

满脸络腮胡子，一身戎装的小松宫亲王抱着胳膊，叉开腿站在高处，用豺狼一样的目光盯着他的部队，他的身后飘扬着一面大旗，上面是五个大字：“征清大都督”。

……

接引寺内，李鸿章还在一小勺一小勺地喝着稀饭。

伍廷芳拿着一纸电文快步走进来，脸上是掩盖不住的惊慌之色，“中堂大人，日本以小松宫亲王为‘征清大都督’率领着精锐的近卫师团，甚至连北海道屯田兵都动员起来，向我国大举增兵，这是朝廷的急电！”

李鸿章将碗搁在榻几上说：“念。”

伍廷芳：“奉旨：情势危急。原打算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照前约与之定约。钦此。”

李鸿章将被子一掀，“去春帆楼！”

起风了，一团团乌云被风驱赶着聚集在春帆楼上空，越来越浓重，低垂到了屋脊。楼前空地上的那几树樱花在哨风中抖索，花瓣飘零。

屋内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伊藤博文将和约草稿推至李鸿章面前，不容置疑地说：“我这是最后的表态了，为了对中堂大人的受伤表示歉意，我们已经将赔款数额从三亿两白银减至二亿两。至于其它条款，断不能更改！”

李鸿章颌下的胡子微微颤抖，说：“依阁下所言，是我挨了一枪，才换来了这一万万两白银喽？如果是这样，那我再挨两枪好了，反正你们什么事也干得出来！”

伊藤博文掏出怀表看了一眼，说：“我想提醒大人，我们的小松宫亲王率领的精锐之师，此时已在中国领土登陆！如果我们现在谈判破裂，大日本帝国的军队马上就会向你们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

是赤裸裸的威胁，但也担心日本人真干得出来。李鸿章气虚了，“阁下何必如此，我们不是在好好谈着吗？”

“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伊藤博文用五个粗短的手指按在和约上，蛮横地叫道：“你只说，答应，还是不答应？”

李鸿章一拍桌子，噌地站起来，“怎么？不许申辩？那还叫什么谈判？”

说着，他感到面颊上一阵剧痛。因为激动，左颊的伤口迸裂了，那鲜血渐渐渗出了绷带。

伍廷芳慌了，扶住他叫道：“中堂大人……”

“无妨……”李鸿章轻轻推开他，转对伊藤，以一种更委婉的口气说，“从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着想，我希望阁下能再做一些让步。”

伊藤博文以悲悯的目光看着他，“这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中堂大人向来是以务实

著称的，怎么今日就不能正视现实了呢？你在这儿多拖延一刻，你的皇上和皇太后就多一分危机，你的同胞就要付出更多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

李鸿章沉默了。

他似乎真看见紫禁城燃起熊熊火光……

看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悲伤惊惶的面孔……

看见妇孺老幼倒在炮火之下……

他长叹一声，颤巍巍拿过薄薄几页纸的和约草稿。

那笔却重似千斤，他好容易提起来，正要落笔，却又放下——

李鸿章：“台湾暂缓交割行不行？”

伊藤博文：“不行。”

李鸿章：“反正已是贵国嘴里的肉，何必着急这一刻？”

伊藤博文：“饿极了，得马上吞进肚里！”

李鸿章：“赔款请再减五千万？”

伊藤博文：“不行。”

李鸿章：“两千万？”

伊藤博文：“不行。”

李鸿章：“无论如何请减一点，就当做我回国的旅费吧！”

“中堂大人……”伍廷芳再也不能忍受，悲愤地哭叫一声，跪了下来。

“大人……”中方所有的人都流泪跪下。

李鸿章坐在那里，慢慢地闭上了露在外面的一只眼睛。一滴浑浊的泪珠从他深陷的眼窝掉下来，落在浸透着血迹的绷带上，分不清哪是血，哪是泪……

一道惨白的闪电，头顶“忽喇喇”一声炸雷！

大雨倾盆。

第十三章 先生是汉奸（一）

北京，玉春院，

大雨倾盆。

一个人打着油布雨伞朝玉春院走来，伞打得很低，看不清这个人的脸，只听得他走路时带起的“啪唧啪唧”的水声。

他来到玉春院门口，正想进去，门洞里守门的伙计拦住了他。

这个人将伞收起。

伙计惊叫起来，“哎哟，这不是袁爷吗？”

袁世凯：“是我，沈姑娘在吗？”

伙计：“走了，打您从这儿一离开她也就走了，听说是搬到乡下去了，敢情您还不知道啊……”

袁世凯怔住了。沈玉英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你走后，我再不接客，再自个拿钱将自己赎出来，寻个清静的地方住了，一门心思等你来娶我……”

那伙计偏又话多，“我在这院里干了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有情有义的婊子，对您袁爷那可真是称得上死心塌地啊……咦，袁爷，你不是在朝鲜国当官吗？怎么又回来了？”

袁世凯懒得搭理他，正想离开，却见院内亮着灯光的房间里人声嘈杂，便停住了脚步，问：“那些房间是怎么回事？”

“嗨！还不是些来京会试的举子，说什么国家都要亡了，还考什么考？却跑到这儿来又哭又闹，哦，他们好多人都是冲着沈姑娘的名头来的哩！”

正说着，忽然那亮灯的房间房门开了，几个举子脚步踉跄走出来。

袁世凯连忙闪至一旁。

举子们从他跟前走过，呛人的酒气直扑到他脸上

“在外省就听说京城花魁沈玉英的名头，无缘得见，可惜呀可惜！”

“说她是为袁世凯守着身子，袁世凯什么东西？李鸿章门下走狗而已！”

“要不是袁世凯在朝鲜提供假情报，我天朝上国岂有被小小倭寇打败的道理……”

举子们走远了。

袁世凯打着油布雨伞，在雨中伫立良久。

……

夜已深，但馆驿内仍然是灯火通明。

举子们进进出出，更多的则聚集在厅堂里，一片忧虑不安的气氛。

“听说李鸿章和日本人在马关签订和约啦，就不知道是何内容？”

“李鸿章误国卖国，能有什么好内容？”

“也难说，他毕竟是我堂堂大清的臣子嘛！”

“如若条约欺我太甚，我等读书人就只有以死相争了！”

正说着，一个高颧骨，双目炯炯有神的中年举子站出来大喝道：“诸位光是书生议论有什么用，要紧的是拿出切实的办法来，才能挽狂澜于既倒，遏止国势的颓败！”

众人悚然一惊，不觉都对他望去。有人问：“还未请教这位仁兄尊姓大名？”

中年举子傲然道：“南海康有为。”

众人又是一惊，有的举子不觉低声道：“原来是康圣人，难怪，难怪！”

再看康有为身后梁启超等几个弟子，个个神情清朗，面露奇气，一时竟无人出声。

厅堂一静，就听得里间房里传出琅琅书声，还有人在临阵磨枪，背诵文章准备考试呢！

有的举子诧异道：“咦，这时候居然还有人读得进书去？”

有的举子愤怒骂道：“国势如此，这等人却只想着自己做官，真正是毫无心肝！搅了他！”说着，揎拳捋袖就要冲将进去。

康有为举手制止说：“他读书有什么不好？我们本来就是来应试的，应试了才能做官，做官了才能掌权，掌权了才能用我们的办法改良朝政！”

“说得好！”几个举子同时叫道。

“不过，”康有为话锋一转，脸上透出一股凛然神情，“眼下当务之急，却是制止卖国丧权条约的签订……”

“条约的内容都不知道，怎么制止？”有人叫道。

康有为：“这位仁兄说得对，不过，我等既在京师，迟早会打听到的。只是祈盼各位会试后不要急于回家，总得于条约之事有个结果再说。”

众人轰然响应，“这个自然！”

康有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等读书人！”

……

紫禁城，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

各门太监次递传呼：

“快，快呈上去！”

“快快！皇上正等着哩！”

“快快快，皇上在勤政殿……”

勤政殿，光绪和翁同龢等大臣焦急等待。

一名太监捧着文本匆匆跑进来，跪报：“禀皇上，李鸿章将《马关和约》的副本送来了！”

光绪：“快呈上来！”

太监将文本呈上。

光绪一把夺过，抖瑟着翻开第一页……

翁同龢等臣子们都紧张地注视着他。

看着看着，光绪的脸由煞白转通红，又由通红转煞白……最后，他倏忽站起，将条约文本往地上一扔，气得嘴唇直哆嗦，“丧权辱国！这个条约朕决不答应！”

翁同龢上前拾起条约文本，几个大臣立即凑上来。

……

颐和园，乐寿堂，

慈禧在和庆亲王奕劻聊天。

奕劻胡子花白，眼泡肿肿的，眼光老是游移不定。

慈禧：“自从这颐和园修好，我就打定主意，忙乎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自己的窝，我干吗不好好歇息几天？这样一想呀，那些个朝政啊，国事啊，一下子全抛开了，我在这园子里住得挺滋润的……”

奕劻：“太后舒心，臣等自然高兴，以后除了头等军国大事，臣等绝不会拿一些琐事来烦太后的。”

慈禧：“什么叫头等军国大事？什么事也不要来烦我！天塌下来有长子撑着，我现在一切都交给皇上做主了，也省得一些人老以为我揽权什么的。还有你，也要多帮衬着皇上，七爷走了，六爷的身子骨也不行了，我把你从郡王晋为亲王，就指望着你能做点事情……

奕劻：“臣庶竭驽钝，不负太后期许。”

慈禧：“我还是那句话，你能力是差一点，又喜欢贪点小便宜，但你没外心，这点就就很难得……”

第十三章 先生是汉奸（二）

乐寿堂外，

光绪躬身候在那儿。

翁同龢上前对李莲英说：“烦李公公禀告太后，皇上求见。”

李莲英：“太后老佛爷说了，皇上若来请安，在门外叩个头就行啦，今儿个就不见了。”

翁同龢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塞到李莲英手中，赔笑道：“皇上不光是前来请安，还有批不批准和约的大事要请太后的懿旨，请李公公无论如何行个方便。”

李莲英看也不看，将银票往袖内一塞，说：“翁师傅这样说，出了事我可担当不起。好吧，您让皇上再待会儿，我这就去通报。”

乐寿堂内，

慈禧对奕劻说：“你瞧，说着他就来了，烦不烦？”

她转对李莲英，“你去给皇上说，条约批不批准，是战是和，都由他做主！”

颐和园，

光绪和翁同龢闷闷往回走。

终于，光绪按捺不住，又气又急道：“太后这是怕担着丧权辱国，败落祖宗基业的罪名，把责任往外推！她老人家把责任推给朕，朕又能推给谁呢？”

……

翁同龢府邸，群情激愤。

“李鸿章！”翁同龢高声对亲信弟子们吼道，

“和谈是李鸿章去谈的，条约是李鸿章签订的，丧权卖国的责任必须由李鸿章来承担！否则，一旦用玺，天下人就会将激愤的矛头对着皇上！”

“可是！”张謇迟疑道，“谈判的情况，李鸿章随时都电告了朝廷啊，说他一人签订了这卖国条约，恐怕难服天下人之心吧？”

“季直迂阔！”文廷式道，“虽然李鸿章将谈判情形随时电告了朝廷，可你难保他私下没做手脚？”

翁同龢也笑着对张謇道：“季直可能还不知道，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他娶的老婆是日本人。”

张謇惊得张大嘴巴，“有这事？”

翁同龢：“我也是才听说的，还有，丁汝昌在威海抓住个日本间谍，是他给放了；更有甚者，他让日本人来采运中国煤炭，自己从中牟利二百万银子……”

“汉奸！汉奸！”张謇早气得眼眶喷火，切齿道，“李贼不除，天理难容，我这就上折子，先把他参倒再说。”

文廷式说：“眼下各省举子聚集京师，朝野上下同仇敌忾，确是搬倒李鸿章的最好时机，只要我们的奏折一上，势必天下响应！”

翁同龢点头说：“道希说得对。”

他扫一眼在座诸人，脸色变得少有的严肃，“你们几个都是我的亲信弟子，我今天要把话挑明，我们和李鸿章之间，决不是什么党同伐异，也不是权利争斗。事关国之兴衰，社稷存亡，我等不挺身而出，更有谁人？更加上此番天赐良机，因此，要整我们就要把他整垮，叫他永无翻身之日！整垮了李鸿章，庙堂之上，我们就说得起话，我们说得起话，皇上也就能挺起腰板办事，也才能从根本上挽救国家。”

几句话说得大家激动不已。

文廷式率先表态说：“恩师以光明磊落胸襟，做高瞻远瞩安排，学生除紧跟恩师布置外，更复何言？”

张謇振奋起身，“学生这就去写弹劾李鸿章的奏折。”

“好，你们几个……”翁同龢对在座的另几个亲信道，“就去联络翰林院，督察院，联络的人愈多愈好，让他们都在弹劾奏折上签名。”

“是。”几个亲信躬身答应。

翁同龢：“道希你呢，现在就去举子们那里，会试虽然已经完毕，但我估计大家都心系国事，不会马上离开。”

“恩师的意思是……”文廷式有些迷惑。

“举子们乃国之精英，他们有权知道和约的内容。”翁同龢正色道。他跟着又补充一句，“这样才能形成上下、内外夹击之势。”

文廷式：“我这就去。”

……

二

馆驿

正如翁同龢所料，虽然有少数几个人在房间默默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但大多数举子仍然聚集厅堂里不肯散去。人声嘈杂，听不清些议论什么。

一个被派出打探消息的举子匆匆走进来。

人们一见他，顿时停止了议论，有人凑上前，问道：“怎么样？有消息没有？”

那举子摇摇头，说：“只听说条约副本已呈报皇上，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人们正失望，忽然有人惊讶叫道：“文大人？”

跟在那打探消息的举子之后，文廷式出现在门口。

他穿一件浅蓝长衫，手里拿一把折扇，显得很飘逸。

文廷式朝屋里的人点点头，含笑道：“我是来看我那位江西老表的！”

一阵小小的骚动！

文廷式，翰林院侍读学士，名噪京师的文大人，亲自来看望他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同乡来了！立即，几位江西籍的举子又是自豪又是亲热地围了上去。

突然，屋角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文大人还好兴致啊！”

文廷式一惊，目光不禁朝屋角望去，一个黝黑脸膛，三十来岁的举子昂然坐在椅子上。

江西举子忙介绍道：“这是台湾的举子汪春元……”

“台湾举子？”文廷式几步跨上前，一把抓住汪春元的手，还未说话，那眼眶兀自红了。

他这个不寻常举动唬得好几个人慌了手脚，汪春元也诧异地看着他，“文大人，你？”

文廷式哽咽道：“今日我们兄弟的手还能紧紧握在一起，明日就要被人生生斩断啊！”

汪春元脸色一变，“文大人，你说什么？”

文廷式扫一眼众人，提高声音，“事已至此，文廷式也不怕朝廷问我泄露机密之罪了——李鸿章和倭寇已在马关签约，和约最主要条款就是，我国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万万两，割让台湾、澎湖、辽南土地……”

第十三章 先生是汉奸（三）

话未说完，汪春元倏忽站起，“文大人，你说是要将台湾割让给倭寇？”

文廷式默默点头。

举子们哗然，一片嘶喊怒骂……

汪春元的脸变得没有一点血色，他慢慢往前挪了几步，猛然叫道：“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他一头向墙壁撞去，血花飞溅！

文廷式扑上去，一把抱住汪春元，喊道：“好兄弟，你要争！你要谏！你不能去死啊……”

他真正动了感情，说了一句便泣不成声。

所有的举人都悲愤莫名，人们七手八脚将汪春元扶到榻上躺下。一个举子高叫：“文大人，你说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文廷式站起，一字一顿地说：“上书朝廷，严惩卖国贼，拒签和约！”

举子们轰然道：“好！我等马上写呈文，递交督察院转请皇上御览！”

“督察院不转怎么办？”

“我们每人都写一篇，淹也要淹死他们！”

……

南海会馆，

“康党”弟子急得团团转。

“偏偏在这关键时候，老师不在，师兄，你说在这北京城里，他又没有几个熟人知交，能到哪儿去呢？”一个弟子问梁启超。

梁启超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一拍额头，“有了，他一定是去拜访那几位大臣去了！这样吧，我告诉你们这几个大臣的住处，咱们分头去寻……”

一座高大宅邸的门楼前，

康有为恭恭敬敬在门外等待着。

黑漆大门开了，一个仆人走出来，将几本书往康有为怀里一扔，拉着脸说：“我家老爷说了，你这都是妄言乱政的邪说，他看都懒得看！”

……

一座四合院门洞里。

康有为问守门人：“不知许大人收到我的信否？”

守门人也斜着眼反问：“你是康有为？”

康有为：“正是在下。”

守门人不再说话，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布包交给他。

康有为狐疑地打开布包，里边是厚厚一叠信，一小锭银子和一张字条。

他拿起字条，一个不耐烦的声音说：“康有为，你应当把心思放在做正当学问上面，不要再和我拉什么老乡的关系了。这几两银子，权当你的信资吧。”

……

又一座朱门宅院，

守门的远远看见康有为，干脆“咣”地把大门给关上了。

康有为一愣，只得转身，快快往回走。

梁启超找到了他。

梁启超激动地向他讲述着。

康有为也激动起来，拉着梁启超往前便走。

……

督察院大门口，

人声鼎沸，衣冠塞道。

情绪激昂的举子们挥舞着手中的呈文，往来奔走，呼喊：

“我们要上书皇上！”

“请拒和约！惩办李鸿章！”

“与倭寇决一死战！”

在汹涌的口号声中，康有为兴奋地大声对梁启超喊道：“士气可用啊！”

周围人声太吵，梁启超没听清，大声问：“老师你说什么？”

康有为凑在他耳边喊道：“士气可用，是我们出来振臂一呼的时候了！”

这次梁启超听清了，不由地使劲点头。

而这时督察院嵌有虎头铜环的大门紧闭着，门前比往日增派了许多士兵，一个个剑拔弩张，如临大敌。

有些举子开始强行往大门里闯，士兵阻拦，双方推搡、撕扭……

举子们的情绪失去了控制，有的大声叫骂，有的竟不顾读书人的斯文，捡起地上的石块扔过去……

突然，额头上还缠着绷带的台湾举子汪春元冲到前面，将一块白布举过头顶，猛地跪下，白布上是鲜血淋漓的四个大字：“还我台湾！”

骚动的人群出现了短暂的安静，接着，所有的举子都跪了下来，将呈文顶在头上，白花一片，宛如遍地缟素……

督察院紧闭的大门打开了，一个面色严峻的官员走到举子们跟前，接过了汪春元跪举的血书……

人群中，梁启超感动地对康有为道：“老师说得对，真正是士气可用啊！”

康有为却皱起眉头，“不过，这样每人写一篇呈文也不是办法，意见太分散，即使督察院答应转递，皇上也不可能将这些呈文一一御览。”

梁启超眼一亮，“那老师您代表所有的举子出面写一份呈文如何？”

康有为拈须道：“号召天下，也只有老师我了！”

三

翁同龢宅邸，《弹李鸿章疏》摆在案头。

翁同龢对张謇道：“你这道奏疏虽然写得慷慨激昂，但不够狠！”

张謇：“学生正要请老师指教。”

翁同龢：“要事实，李鸿章卖国丧权，充当汉奸的事实愈多愈好，哪怕是道听途说……”

文廷式风风火火跑进来。

文廷式：“老师！啊，季直也在这里，动起来了，都动起来了！督察院门前天天是呈文的举子，道路都堵塞了……”

翁同龢点头说：“我已知道，举子们的上书只能造些声势，而且他们的重点在拒签和约，真正击中要害的是我们这个……”他用手指头敲敲那份奏折。

文廷式：“啊，季直已将弹劾老贼的奏折写好了！”

张謇：“老师说不够狠，事实不足。”

翁同龢：“最好是找到最知他底细的人……”

文廷式眼珠一转：“学生倒想起一个人……”

翁同龢：“谁？”

文廷式：“袁世凯。”

张謇一听，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袁世凯的父辈就是李鸿章旧将，他自己又是李鸿章一手提携的亲信，是一个极有见地的人，他怎么会揭发李鸿章？”

文廷式：“季直有句话说对了，袁世凯极有见地，正因为如此，他才对当前局势清清楚楚。李鸿章已是摇摇欲坠的枯树，靠不住了，袁世凯自己又因朝鲜事变中上了日本人的当，害怕朝廷追究他的责任，一心想洗清自己。此时去找他，应当有几分把握。”

“好！”翁同龢赞同说，“道希言之有理，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第十三章 先生是汉奸（四）

一家平常旅店，灯光昏黄。

文廷式和袁世凯隔着炕桌盘膝而坐。

文廷式娓娓而谈。

袁世凯却是脸色越来越难看，“啪”一掌拍在炕桌上，站起身来，指着文廷式大声呵斥。

文廷式一动不动，待他发火过了，冷笑着说了几句。

袁世凯蔫了，复坐下，手抱着头，表情痛苦。

文廷式也不说话，只冷冷盯着他。

终于，袁世凯抬起头来。

文廷式将早已准备好的笔墨推到他面前。

袁世凯迟疑一下，提起笔来，抖抖瑟瑟写起来。

……

翰林院，翰林院和督察院的清流们聚集了几十人在房间里，一些人面色严肃，在传阅《弹李鸿章疏》，另外一些人在愤怒地议论着：

“真没想到，李鸿章的儿子竟是娶的日本老婆！”

“日本的间谍让丁汝昌抓住了，他硬是叫丁汝昌给放了，这不是通敌是什么？”

“你没看到奏折上还写着，我们在和倭寇打仗，他竟然让天津军械所把枪弹卖给日本人，用我们自己造的枪弹屠杀我们自己的官兵，真是丧尽天良，丧尽天良啊！”

“我原本就纳闷，以我北洋水师之威力怎么就打不过小小的日本呢？今天才知道，原来

是李鸿章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一味避让所致。”

“李鸿章卖国丧权的事实触目惊心，若非看到这个弹劾奏章，我真是不敢相信！”

“这些事实许多都是袁世凯提供的，绝对可信。文大人，你说是也不是？”

文廷式郑重地点头道：“当然是，如果不是袁世凯想将功折罪，找上门来，向我提供这些材料，我也不敢相信。”

听着这些议论，张謇激动地一步登上一张椅子，挥舞着手臂说：“李鸿章昧尽天良，丧权卖国，与这种汉奸并列朝班，是我们的耻辱！李贼不去，天理难容，我和文大人才写下这道弹劾奏章。诸位大人有同吾肝胆者，请在奏折上签名！”

话刚落音，翰林和御史们轰然响应：

“弹劾国贼，御史本分，我签！”

“汉贼不两立，我签！”

“莫说是签名，要是李鸿章现在站在我面前，我能生吞了他！”

一只只因激动而颤抖着的手，在《弹李鸿章疏》上落下了一一个个名字。

……

勤政殿，光绪拿着奏折，对站在朝班后列的张謇、文廷式等人说：“你们六十五名翰林和御史联名上的这个折子，朕已经看了，里面列举的李鸿章许多卖国的事实，言之凿凿，朕深感震惊。看来，李鸿章弄权误国，已非一天两天的事了！这所有的折子……”

他指着御案上堆积如小山般的奏疏，对满殿大臣道：“不管是六部公卿，还是外省督抚，包括这些举子们的呈文，都是两个意思：一是拒签和约，二是惩办李鸿章。这份张之洞的上疏……”

他拿起奏折中最上面的那份，说，“已是第三次主张杀李鸿章以谢天下了。但，朕有朕的难处……”

他又从御案上拿起一份文件，“这是庆亲王命人翻译的泰晤士报的文章……”他将文件交给御前太监，“念给他们听听！”

太监念：“清廷的决策人士知道战争根本不能继续进行下去，而现在的条约已经不是李鸿章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李鸿章把每一个字每一个情况都发电告诉了北京，皇帝是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的，假如现在拒绝批准这个条约的话，那么在文明世界面前，皇帝丢掉的将不仅仅是体面。”

“丢掉的不仅仅是体面。那又是什么？你们说，那又是什么？”光绪一激动，苍白的脸上就浮现出病态的红晕。他手撑在御案上，身体前倾，眼睛睁得大大的，急切盼着臣子们的回答。

满殿的大臣却都垂下了头。

四

松筠庵，这里也是一派激愤！

十八省举子都来了，庵堂、地坪、开着窗户的各个房间密密匝匝全是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站在庵堂中间桌上演讲的康有为。

康有为眼神灼热，嗓音嘶哑，那是因为愤怒地呼喊所致。“亡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可是朝廷还是没有拿出个主张来。我十八省共一千三百余名举子今日聚集在这里，为挽救国家危亡，决议上书请愿！有为蒙同仁举荐，以一日两夜时间，写就了这《上今上皇帝书》一万八千余言……”他挥舞着手中一大叠厚厚的文稿，激动地说，“有为不才，不敢以如椽巨笔而自诩。但有为爱国，却敢道这一万八千余言字字皆杜鹃泣血，期盼唤回我大清煌煌盛世！马关签约，惊醒国人，如若还不及及时翻然变计，图生存图自强，那么，我们就只有等着受外夷马蹄的蹂躏了……”

说到这里，他喉头哽咽，热泪夺眶而出！

举子们一派唏嘘！

康有为猛地将头一昂，提高声调，慷慨道：“为此，康某受十八省举子之托，谨为天下苍生鼓与呼，请当今皇上纳解救国是四项主张！这就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说得好！”举子们有的激动得扼腕奋臂，有的则是泣不成声了。

康有为将手臂高高举起，“既然如此，同意康某所言的，请在这万言书上签名，然后我十八省举子列成队伍，前往正阳门，请愿上书去！”

“好！”一千三百余人齐声响应，声震屋瓦！

庵堂上，举子们踊跃在万言书上签名，不少人当场咬破手指，签下血书。

第十三章 先生是汉奸（五）

梁启超把康有为拉到一旁，小声说：“带头请愿上书，风险太大，学生愿代老师出面。”

康有为沉思道：“此举万一成功呢……”

梁启超马上说：“成功了，学生是康门弟子，自然功归老师。若朝廷怪罪，则罪由弟子一人承当！”

康有为一把握住梁启超的手，感动地说：“好，卓如，就依你所言吧！”

松筠庵通往正阳门的街道上，举子们的队伍浩荡而来！

走在前面的梁启超面色肃穆，他手中捧着一个拜盒，里边盛着的便是那份《上今上皇帝书》。

他身后的举子们举着四条白色横幅，每条横幅分别写着“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八个大字。

横幅后面是台湾的举子，他们额头上系着白布条，上面写着“还我台湾”。

然后依次是广东、湖南、直隶、陕甘……的举子们。

风萧萧兮易水寒！所有的举子们都满面悲愤，一言不发地走着，偌大的队伍只听见一片“沙沙”的脚步声，但这“沙沙”声比万面金鼓擂动更撼人心魄。

街道两旁早已是万众围观！

也许是被举子们默默行进的气势所震慑，围观人群的议论声也都是轻轻的。

“一十八省举人一起来上书请愿，这可是咱大清立国以来都没有的事啊！”

“这些读书人怎么了？惹恼了朝廷，可是要杀头的哟！”

“没听说吗，小日本把咱欺负得不行了，谁都咽不下这口气啊！”

议论声中，举子们的队伍默默地、悲壮地行进着。

……

此一刻，在沈阳，日本军队的脚步也在前进。

冲天的火光中，一面太阳旗在沈阳城楼上升起来。

日军源源不断开进城内，沉重的马靴踩得地皮微微发颤……

……

正阳门前，梁启超长跪箭楼下，将万言书高举过顶。

他身后是黑压压跪倒的十八省举子，一片痛哭悲号

“泣血恳请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一千三百余人一齐哭喊，使得风云变色！

……

养心殿，

御案上，摊放着《马关条约》文本，皇帝之宝——玉玺就放在文本旁边。

光绪皇帝没有坐在龙椅上，他依然是苍白的脸色中透着病态的红晕，一圈又一圈绕殿疾走，满殿的大臣都不出声，目光随着光绪的脚步移动。

光绪绕殿走了十几圈了，他的耳畔响着举子们的痛哭悲号，而他的眼前却晃动着“刷刷”前进的日军马靴！

光绪再也受不住了，猛地折身，直奔御案，拿起玉玺，就要往《马关条约》文本上盖将下去……

“皇上！”满殿大臣同声惊呼！

光绪拿着玉玺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他抬起头，慢慢扫视着这批朝廷的肱股重臣——一张张忧国忧民的痛苦着的却又一筹莫展的面孔！

光绪不由仰首朝天，悲愤地说：“天何不公？让我载湉背上这割让国土，辱没祖宗的罪名！”

他颤抖着举起玉玺，沉重地往《马关条约》上盖下去……

人散却了，偌大的殿内，空荡荡只光绪一人坐在御案后发呆。

忽然他眼前一亮，发现慈禧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面前。

他忙欲起身，慈禧摆摆手，在他对面坐下来。

慈禧：“用玺了？”

光绪：“用玺了。”

慈禧的眼圈慢慢红了，泪水无声地顺着她的面容流下来。

光绪一见，顿时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号啕大哭。

空荡荡的大殿内，寂旷的紫禁城都回响着他的哭声……

……

台湾台北，遍地缟素。

在“台湾军民誓师抗倭”的大旗下，成千上万的军民，手执刀矛，额头上扎着白布条，聚集在广场上，向北而跪。

一张张悲愤的面孔……

一面面飘扬的旗幡，抗日义军、黑旗军、驻台清军……

悲愤笼罩着人群，一片寂静。带有腥味的海风吹来，千百面旗帜在风中噼啪作响……

五

广州巡抚衙门前，一个神情激愤的青年正在怒斥朝廷：“这样一个给四万万同胞带来无数深重苦难，腐败透顶的朝廷，我孙文早已羞作它的子民！”

看热闹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

“如今，它又丧权辱国，赔款两万万两白银不算，还将我们祖国的宝岛台湾割让给了倭寇，是可忍，孰不可忍！孙文今日在这里当着众多同胞的面，断发明志，与清廷彻底决裂，势不两立！”

孙文说着，右手从身上掣出一把锋利的剪刀，左手拽着自己脑后那根乌黑油亮的辫子，一剪剪去……

几个凶神恶煞的捕快冲进人群，扑上来，把他按倒在地，一边凶狠地殴打他，一边骂道：“反了你，臭小子！想剪辫子？先要你的脑袋！”

那把剪刀掉在一旁，孙文挣扎着，伸过手去拿。

一双大脚狠狠踩在他手上。

一阵钻心的疼痛使得他几乎昏厥，他紧咬嘴唇，手慢慢往前移动，触到了剪刀。

他一跃而起，“嚓嚓”两下，那根辫子被他剪掉！

几个捕快扑上来，更凶狠地殴打他……

孙文将辫子一扔，倔犟地挺立着，任鲜血顺着额头和嘴角淌下来。

……

颐和园，锣鼓铿锵！

慈禧又准备看戏了。

正对着戏台是大屋三间，前面是大的玻璃窗，夏天可以移去，换上蓝色的纱格。横在前面的是一铺炕，可坐可卧。慈禧现在就坐在炕沿上，从玻璃窗望去，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戏台上的表演。

和往常看戏悠闲愉快的表情不同，慈禧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脸色苍白的光绪坐在她旁边。

第十三章 先生是汉奸（六）

戏台化妆间，戏牌上写着“连升店”。

面容苍老的京戏名丑杨三扮演店主东，他正在化妆。

他旁边的徒弟看着他，担心地说：“师傅，今几个你脸色可是不太好！”

杨三：“昨日我的黑眼晕又犯了，现在还觉得心跳眼花的！”

徒弟：“要不今天您就别上了，让徒弟我来顶替一遭儿。”

杨三：“你当这是给土老财唱堂会哩，这是给太后老佛爷唱啊！”

该杨三出场了，他一掀帘子，走上戏台。

看着台上杨三诙谐的表演，慈禧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条凳上坐着陪慈禧看戏的大小官员，翁同龢、张謇、文廷式都在内。

任戏台上百般逗笑，他们一个个的脸绷得紧紧的。

戏台上，杨三扮演的店主东正在和扮演王明芳的演员插科打诨。

店主东：“客官姓黄？”

王明芳：“我姓王。”

店主东：“哦，客官原来姓汪。”

王明芳：“姓王，三横一竖的王。”

店主东：“哎哟，原来王明芳王大人就是您呢！”

王明芳：“店主东为何叫我大人？”

店主东：“您还不知道啊？刚才报子来报，您已经高中头名状元了！”

王明芳：“真的？”

店主东：“这还假的了吗？小老儿这里给王大人磕头了，恭喜王大人，贺喜王大人……”

杨三向王明芳磕头，却不料口吐白沫，一头栽倒地上……

王明芳一愣，突然失声叫起来，“哎呀，师傅死了！”……

大幕迅速落下来。

看坪里，看戏的官员乱了套：“怎么了，好好的杨三怎么死在台上呢？”

文廷式眉梢一动，站起身对翁同龢说：“老师，我到后台去看一下。”

看戏的大屋子里，慈禧斥责身旁的太监和宫女道：“慌什么慌，快去看看，杨三还有救没有？”

这时，一个宫女更加慌张地指着台上说：“老佛爷，您看……”

慈禧往台上看去，大幕已经重新拉开，一幅白布写就的对联悬挂在台上：“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墨迹未干，看得出是匆忙间做出的手脚。

慈禧的脸沉了下来。

李莲英上前道：“有人搞鬼，奴才这就去把他揪出来！”

慈禧一摆手，“算了，我知道，那个劳什子条约一签，天下的人都有怨气。也得让他们有个地方出气。”

她看一眼一言不发的光绪皇帝，又说道：“等李鸿章回来，你好歹给他们个说法就是了。”

……

海轮上，马三俊匆匆走进船舱，那么粗野的汉子眼中竟含着激动的泪光，“中堂大人，我们到家了！”

“到家了？”脸上还缠着绷带，躺在榻上休息的李鸿章一骨碌爬起，“快，快扶我到甲板上去看看！”

身边的伍廷芳和随从等一阵忙乱，给李鸿章穿戴好衣帽，搀扶着他走到船头甲板上。

天津港口已经遥遥在望。

李鸿章望着望着，一滴泪水从那只未受伤的眼睛中滴落。

伍廷芳劝慰道：“虽然在日本受尽千般磨难万般屈辱，但今日毕竟回到祖国。中堂大人理应高兴，不必太伤感了！”

李鸿章：“当我被暴徒枪弹击中的那一刻，原以为这把老骨头就丢在日本了，不想今日还能返回故国，我这是喜极而泣啊！”

几句话说得旁边的人不胜唏嘘。

李鸿章却又笑道：“回来了，咱们都应该高兴，三俊，你把皇上赐我的三眼花翎和黄马褂给我穿起来……”

伍廷芳迟疑地说：“中堂，我听说国内有些情形，恐怕对您不利……”

李鸿章正色道：“不利也好，有利也罢，我已经尽心尽力了，他人不知我，皇上皇太后知我！”

码头渐渐近了。

天津码头，马三俊和伍廷芳一边一个，搀扶着李鸿章，顺着石阶一级级往上爬。

快要登上码头时，一抬头，他们不动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副黑色宫服的下摆和两双武官穿的软靴！

一个太监和两名带刀护卫面无表情，一动不动伫立在码头上，显然他们一直等待在这里。

他们身后，宽阔的码头上没有一个人影，冷清得实在出人意料！

一行人呆住了。

那名太监也不看李鸿章，大声道：“李鸿章接旨！”

李鸿章浑身一机灵，推开伍廷芳他们的搀扶，慢慢跪了下去，“臣在！”

太监展开圣旨，用尖亢的声音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李鸿章昏庸骄蹇，丧权误国。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革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留在上书房行走，以观后效。钦此。”

李鸿章身子猛地颤抖一下，慢慢伏身叩道：“臣谨谢天恩！”

两名护卫上前就要来拔李鸿章顶戴上的三眼花翎。

李鸿章抬起头，眼神朝他们冷冷地一瞥。

两名护卫被这目光钉在原地。

李鸿章艰难地举起手臂，颤巍巍地将三眼花翎从顶戴上拔了下来……

第十四章 挺经（一）

—

北京，贤良寺，阳光透过紫藤架的缝隙，照着一本书——《天演论》。

阳光也照着躺在藤椅上专注看书的李鸿章。他戴着老花眼镜，穿一件驼色缎夹袍，脚上是一双青布鞋。

红儿将新沏的一壶酽酽的铁观音，倒一杯放在藤几上，然后端着个小凳坐在他身边，说：“大人，这一晌您怎么天天捧着本书看呀？”

李鸿章放下书，端茶啜了一口，悠悠道：“我已赋闲在家，不看书又做什么呢？”

红儿：“赋闲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赋闲就是没事可做。”

红儿：“大人怎么会没事可做？”

李鸿章：“我已被朝廷革职。”

红儿：“什么又叫革职呢？”

李鸿章：“就是朝廷不让你当官了。”

红儿：“哦，我明白了！我还一直纳闷，怎么以前来找大人的人赶集一样，现在连个人影儿也见不着了呢？原来大人赋闲了，赋闲好！”

轮到李鸿章纳闷了，“赋闲又怎么个好法？”

红儿：“省得那些人一天到晚来找大人呀！这个事那个事，烦都烦死了！”

李鸿章：“我现在就不烦吗？”

红儿：“不烦！我刚才见您看书时脸上还笑着哩！”

李鸿章：“噢？”

红儿拿起《天演论》问：“大人，这是本什么书呀？”

李鸿章：“这是刚问世的一本奇书。”

红儿：“那一定很好看，讲的什么故事呢？”

李鸿章逗她：“你猜？”

红儿：“是不是讲有一个公子落难了，遇到一位小姐，小姐呢，就从她爹爹那里偷了银子，给公子做盘缠，公子呢，后来就考中了状元……”

李鸿章哈哈大笑，摇头道：“不是，不是……”

红儿：“那就是讲侠客的故事？”

李鸿章忍住笑：“这本书不是讲的故事，是讲的道理。”

红儿：“讲什么道理呀？”

李鸿章：“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红儿：“红儿不懂。”

李鸿章不由长叹一声：“岂止你不懂，这朝野上下，又有几个人能懂啊？”

……

颐和园乐寿堂，李莲英捧着一本《天演论》走进来，对斜卧在榻几上读书的慈禧说：“老佛爷，您要的书给您找来了。”

慈禧坐起来，放下手中的《三国演义》，接过《天演论》，翻动着说：“朝野上下都道这是一本奇书，我倒要看看到底奇在哪里？”

……

光绪寝宫，一名太监掌灯，一名太监帮助光绪匆匆穿戴衣服。

光绪问垂手侍立在门口的李莲英：“太后这么晚召见朕，有什么急事吗？”

李莲英低眉回答：“禀皇上，太后只让奴才宣诏，其他事奴才一概不知。”

颐和园内，李莲英在前，一顶杏黄小轿载着只穿着便服满脸憔悴的光绪随后，往乐寿堂匆匆而来。

乐寿堂，榻几上的一盏朱纱台灯映着慈禧的脸，半明半暗，不甚真切。她对伫立在面前的光绪说：“你先坐下……其实叫你来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这几天闲得慌，看了一本书，有些心得，想和你聊聊。”

她语气平和悠闲，是聊天的调子。

光绪心里明白，半夜三更，心急火燎地将我叫到你面前，决不会只是为了“聊聊”，当下便陪着笑说：“亲爸爸看的那些闲书，儿臣大多未看过，恐怕难遂慈意。”

慈禧听他这样说也笑了，“我看的可不是闲书，若是闲书，怎么会将皇帝叫来聊聊呢？祖宗这点儿规矩我还是懂的。不过，就是那些闲书儿，三国呀、水浒呀、哪怕是通俗的唱本儿，看看也有好处，未见得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上不得台面，皇帝你说呢？”

光绪心里不以为然，嘴上却说：“亲爸爸说得是。”

慈禧好像看穿了他的内心，叹口气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不要你总附和我。唉，平日里我总想着咱们母子同心，可你呢，总和我隔着一层……你不要辩解，我心里明镜儿一样。不说了，还是说这看书的事儿吧。皇帝记不记得，前些年看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也曾找你谈过心得？”

光绪马上兴奋了，“儿臣当然记得！亲爸爸当时谈的一些体会，让儿臣获益匪浅，这才有了以后的愈发放手让李鸿章他们办洋务！”

慈禧微笑着：“今几个呀，我可是又看了一本书……小李子。”

李莲英：“奴才在。”

慈禧：“拿那本书给皇上瞧瞧。”

李莲英：“瞧！”

他从旁边榻几上将一本书双手捧至光绪面前。

光绪接过书一看，眼睛亮了，“《天演论》？”

慈禧：“皇帝看过吗？”

光绪：“儿臣刚刚看过。”

慈禧：“看过就好。他讲的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我琢磨了许久。甲午这一仗，咱们被小日本打败了，又割地又赔款，丢尽了祖宗的颜面。你甭看我白天人前，听戏赏花，没事人儿一样，那是强撑出来的。可到了晚上，想起这事，这里就疼……”她用手指戳着自己的右腹侧，“疼得一宵一宵睡不着觉，就像被人生生扯了一片肝去！”

说着，她眼中已泛起一层泪花。

光绪深为震撼，哧地跪倒在慈禧膝前，哽咽道：“是儿臣无能，让亲爸爸受累了……”

慈禧也伤感异常，但她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反而抚慰着光绪说：“怎么能全怪你呢？我知道，许多事，你要顾着我，不能放开手脚去做，你看你都憔悴成什么样了……唉，过去的，就不去说它了！今后呢，你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怎么做好就怎么做。我呢，能帮衬你就帮衬一把，帮衬不了就给你在一旁鼓劲儿，总不能碍着你就是了……”

第十四章 挺经（二）

光绪做梦也没想到慈禧会说出这番贴心贴肺的话来，感动得泪水一个劲往外流。

慈禧：“甲午这一仗，咱们是败了，但到底怎么败的？怎么会败在小日本手里？这其中的原因我也没琢磨透，但是从根底上咱们要说清了，那就是怎么着都得想法子，不能让中国败在咱娘儿俩手里！”

光绪倏忽站起，攥紧拳头，激动地说：“亲爸爸，您放心，做儿子的一定想法子，重振国势，绝不会再让您老人家伤心了！”

慈禧看着他，满脸欣慰。

一顶杏黄小轿出了颐和园。

坐在轿内的光绪，激动不已，他耳畔还回响着慈禧的话，“怎么着也得想法子，不能让中国败在咱娘儿俩手里！”

他喃喃重复，“怎么着也得想法子，怎么着也得想法子……想法子……”

突然，正阳门前举子们的喊声山呼海啸般激荡而来，“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光绪眼里放出光来。

……

乐寿堂内，慈禧对着那盏朱纱台灯兀自出神。

李莲英屏声静气侍立一旁。

忽然，慈禧扭过头问道：“小李子，现在李鸿章做什么呢？”

李莲英：“奴才听说他在贤良寺内读书、种菜。”

“进退有据，光凭这一点，找个接替李鸿章的人就难啊。”慈禧叹道，不经意地对李莲英，“你说呢？”

李莲英恭敬答道：“回老佛爷，这是朝廷用人的大事，奴才不敢多嘴。”

“嗯。”慈禧赞赏地看他一眼，“我不过是随意问一句，也并没有要你回答的。唉，要有一个人，既有李鸿章的才能，又有你这般谨饬，那就好了……”

刚说到这里，她突然眼一亮，站起来，高声喊：

“小李子！”

“奴才在。”

“传我旨意，着即宣……”慈禧突然住口。

李莲英等她半晌，不见下文，忍不住问道：“老佛爷，您还没说宣谁哩！”

慈禧凝重地说：“这是用人的大事，还是等皇上来定吧！”

二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廷式和张謇刚来到大堂，就听得里边激烈的争吵声。

两人停住脚步，往里望去，只见一个俄国公使，一个英国公使，把个翁同龢夹在中间，吵得一塌糊涂！

听不清他们吵些什么，但翁同龢态度凛然，反复就一句话，“向谁借款是我朝廷主权，任何国家不得干涉！”

英国公使全然没有了绅士派头，攘臂挥拳，咆哮不已。

俄国公使则几乎逼到翁同龢脸上，威胁着他。

见这情形，文廷式气得就要往里闯。

张謇一把拉住他，“你要干什么？”

文廷式：“我不能看着他们如此逼迫老师！”

张謇：“这是外交，你插进去有什么用？再说老师并不怕他们，你看！”

大堂上，翁同龢已把茶碗一端，厉声道：“送客！”

两个公使愣了一下，愤恨而又无奈地退了出来，从张謇他们面前经过时，嘴里还在嚷嚷。

翁同龢气得一脸通红，手扶额头，躺在椅子上，连声说：“这些个洋人，太无耻了！太无耻了……”

张謇知道是为借款的事，但又不好细问，便说：“和洋人打交道本是庆王的事，他人呢？”

提起庆王，翁同龢更气，“他看到洋人发了脾气，吓得装病躲起来了……”

文廷式不禁感叹：“唉，这个时候能够出来支撑局面的，也只有我们老师了！”

翁同龢听他话中有话，便拿询问的目光望着他。

文廷式看看四周，压低声音，用神秘中带着几分抑制不住兴奋的神色说：“太后深夜找皇上谈心的传闻属实，珍妃娘娘说，太后还向皇上保证了，让皇上放手办事，绝不碍着他！”

翁同龢从椅子上坐起：“噢？”

张謇：“局势已经糟成这个样子，她老人家还不放权，那真正是没救了！”

文廷式：“太后放权，李鸿章失势，今后的朝政……”他看一眼翁同龢，“也该轮到我們做主了吧？”

翁同龢又躺下去，淡淡地：“做不做得了主，要看你在什么位置上？”

文廷式激动地说：“李鸿章留下的空白，除了老师，谁能有资格填补？”

张謇也说：“我想，皇上也一定会请老师担主朝纲的。我只担心老师到时候忧谗畏讥，不敢毅然承担……”

翁同龢捋着胡须，慢慢道：“忧谗畏讥倒不至于，只是李鸿章留下的这个烂摊子，的确难得收拾。但话又说回来，倘若皇上真让老夫担起这副重担，为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计，老夫是不会推辞的！”

……

养心殿东暖阁，光绪端坐榻几，奕劻、翁同龢、徐桐神情肃然，站立一旁。

自签订《马关条约》以来，日渐憔悴的光绪，今日气色似乎好了许多，连说话都显得简洁有力了，“今天找你们几个来，要商量两件事，一是赔款，二是练兵。这是关系到挽救颓败国势的大计，朕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光绪说得简洁，这几个人听着心里可就复杂活动开了。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原来都是李鸿章的活儿！但谁能在这上面有见地，出得两个好主意，那可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有能力接替李鸿章！

第十四章 挺经（三）

这几个人，奕劻是表面昏庸心里比谁都明白，他知道，尽管慈禧相信他，但他从一个穷贝勒爷升为亲王才是多久的事呀？要让他像李鸿章一样担主朝纲，暂时还轮不到他。大学士徐桐本来也无此奢望的，他年事已高，平常朝廷有什么事根本不叫他，但今天叫了，他也就存了指望，是不是朝廷要借助老夫的威望来收拾残局呢？他是心学大师，儒家内圣外王那一套也不含糊，他觉得他行。翁同龢本来心里很笃定，接替李鸿章，环顾朝内，舍我者其谁？但像今天这种情形，他想皇上只应单独召他应对的，却又找来了这两位主，他的心里就不那么笃定了。转念一想，皇上是不是为避嫌，才把他俩叫来做陪衬的呢？他心里又笃定了。

见三个人都低着头不说话，光绪便点名道：“翁师傅，《马关条约》赔款究竟落实得怎么样了？”

翁同龢心里一热，皇上这不挑明了这个时候只有他翁同龢说得上话么？他清一清嗓子，正要开口，却见慈禧搭着李莲英的手臂，由外面走进来。

光绪连忙站起，就欲跪礼，“儿臣叩见亲爸爸……”

慈禧没待他跪下，就亲手将他扶住，说：“皇帝坐，我只是过来看看。”又转对已跪在地上的翁同龢等人说，“你们也起来吧！”

她说着，竟自在榻几旁的锦凳上坐了下来。

翁同龢他们简直傻眼了，这可是把平日的顺序颠了个啊！

光绪更是慌得话都说不转了，“亲爸爸请坐上，上面……让儿臣陪坐这，这里……”

慈禧笑着说：“没事，我坐这儿挺好的。你们谈事吧，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

光绪哪里肯坐，说道：“儿臣坐上面，让亲爸爸陪坐一旁，总不合适……”

慈禧：“你这孩子！有什么不合适？你是皇帝呀……不要再说了，再说，你就是不让我

待在这儿了！”

她这样一说，光绪不敢再让，只得在榻几上坐下来。

母子间一番谦让，只看得这三个大臣心里热乎乎的，翁同龢与徐桐眼眶都湿润了。

光绪这时便对翁同龢道：“翁师傅，《马关条约》赔款究竟怎样落实？你继续说！”

翁同龢稍稍想一下，说：“二万万两白银赔款，分三期偿付。最初臣等商量本想提高关税而自筹，但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不同意，臣等别无他法，只得举借外债。”

光绪：“举借外债，以什么作抵押？”

翁同龢：“以海关税作抵押。”

慈禧：“够了吗？”

翁同龢：“不够。海关税本是朝廷每年的主要收入，如今抵押殆尽，只得另寻财源了。”

光绪：“怎么个另寻法？”

翁同龢沉重地说：“还不是一些老法子，提高和增加田赋、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厘金统税……只是这样一来，朝廷就穷得只剩一个空架子，老百姓更没办法活了……”

翁同龢是当朝大儒，忧国忧民之心本来就甚于他人，说到这句话时，忧愤交加，只觉得一阵晕眩，就要往后倒去……

旁边突助一把扶住了他。

光绪惊问：“翁师傅怎么啦？”

翁同龢刚站稳，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突助代他说：“翁师傅想必是为借外债的事，天天和洋人谈判，被他们吵昏了头！”

突助这样一说，在场的君臣几个，不禁一个个黯然神伤。

慈禧也不说话，只是向光绪投去深深的一瞥。

光绪抬起头来，正好接触到她的目光，不由警醒！马上挺直腰板，坚定地说：“国家弄到了如此地步，光伤心也没有用，得想法子挺过去！借外债赔款的事，庆王和翁师傅继续办理……”

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又说，“但要牢记，不可伤国体，不可让主权。”

突助和翁同龢齐声说：“是”

慈禧也嘉许地点点头。

光绪转对徐桐，“徐师傅，关于练兵的事，翰林院上了不少条陈，您知道吗？”因为徐桐是四朝元老，又当过同治帝的师傅，所以光绪对他很客气。

“知道，”徐桐连忙道，“翰林们关于练兵的条陈，大都和老臣议过。老臣以为，他们说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有什么道理？大家等着他的下文，他却不吭声了。

光绪明白了，他根本没有想过练兵之事，便不再问，转对翁同龢，“翁师傅，你说说！”

翁同龢对这件事不止思虑一日，当下便说：“甲午一役，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要想重建，就朝廷目前财力而言，几无可能！陆军方面，湘军早已解体，淮军现在也已经彻底溃散，再搜罗旧部，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其他如在八旗或绿营兵基础上改造也很困难。因此，臣以为，应当重起炉灶，组建一支陆军，朝廷尽可能的财力去扶植它……”

光绪眼里露出赞赏的神色，却问慈禧：“翁师傅所言，亲爸爸以为如何？”

“翁师傅说得好！”慈禧毫不含糊。她稍作停顿说，“只是这练兵之事，实在太重要，由谁来统领？还有，谁来接替李鸿章？皇帝想过没有？”

她一下子触到最敏感人事问题，几个大臣几乎屏住了呼吸。

由谁来统领练兵之事？由谁来接替李鸿章？这事光绪岂止想过百十遍？但他知道，这种事情上从来是只有慈禧说了算的。因此，他微微躬身，对慈禧道：“儿臣正要请亲爸爸圣裁！”

谁料慈禧竟很严肃地说：“皇帝这话说得差了，这样的头等军国大事，怎么能够由我老太太来定？你是皇帝，你决定吧，我决无异议！”

虽然这话慈禧是用训饬的口气说的，但光绪被训饬得舒服，便也很严肃地说：“儿臣谨遵懿旨。”

他说着，坐正了身体，眼光慢慢向三个大臣扫去。

第十四章 挺经（四）

奕劻一副糊涂样子；

徐桐竭力精神一些；

翁同龢竟有些耳热心跳。

光绪却收回了目光，思虑着说：“这个人必须精通军事，久经历练，还须勤慎忠诚，朕思来想去，只有一人合适……”

所有的人都眼睁睁望着他

“那就是西安将军荣禄！”

光绪此语一出，不仅三个大臣，连慈禧也感到意外！她不知道光绪是怎么猜中了她的心思的？不，不是猜，这真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心有灵犀啊！

她站起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皇帝决策英明，这个人就是荣禄了！”

三个大臣一齐跪下，“遵旨！”

光绪：“起来吧，练兵的事是交给荣禄了，但你们几个肩上的担子却丝毫没有减轻。朕希望咱们君臣同心同德、卧薪尝胆，共度艰难！”

奕劻与翁同龢站起来应：“是！”

而徐桐却跪着不动，说：“老臣还有话说！”

光绪愣一下，道：“说吧！”

徐桐：“本来这话不该老臣来说，老臣也知道，说出来是犯了大忌，但老臣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

慈禧不耐烦了，“徐师傅，有什么你就说吧！”

徐桐：“是，今日君臣奏对之际，老臣见太后与皇上，母慈子孝，母子同心，不由得万般地感动庆幸！这实在是我大清朝祥和兴旺之兆！因此，这虽是皇家私事，老臣看在眼里，喜极而泣，并为皇上太后祝贺！”

他说着，满眼泪花，叩下头去。

奕劻与翁同龢不禁也跪下去，一齐叩头道：“臣等谨为江山社稷祝贺！”

慈禧和光绪也感动了，相视一眼，笑了。

三

贤良寺，

马三俊进来禀报：“中堂，外面有人求见。”

李鸿章放下手中书：“不是给你说过，老夫罢官闲居，什么样的人一概不见吗？”

马三俊：“小的也是这样说了，可那人非要小的禀报大人……”

正说着，一个青衣小帽，唇上留一撮胡须，五十来岁的精瘦男人径自走了进来，长揖一拜道：“老中堂，故人来访，怎么能拒之门外呢？”

李鸿章一愣，盯着那人看了半天，失声道：“是你呀，仲华。怎么从西安进京了？”

“荣禄奉旨，进京述职来了。”

“哦……”李鸿章回过神来，忙吩咐马三俊，“还愣着干吗，还不给荣大人上茶？”

马三俊答应一声，忙去端茶。

借两人寒暄坐下时机，李鸿章打量荣禄一番，只见他面容干槁，像是被大西北的风沙吹尽了肌肤中的最后一点水分，眼泡肿着，显得毫无生气。

李鸿章不禁怜惜地说：“遥想仲华当年，白马红缨，英气勃勃，二十年西北戍边，朔风吹老少年人，仲华受苦了！”

荣禄：“我受的那点苦，和老中堂比起来，那简直是福了。”

李鸿章点点头，想起什么，有意问道：“仲华当年最得太后赏识，后来调离京城，听说是受人暗算，这个人嘛，有人说是翁同龢。可有此事？”

他说着，眼睛盯着荣禄。

荣禄淡淡道：“老中堂是听了讹传，太后让荣禄前往西北，是让我多加历练之意，不干翁师傅什么事，更谈不上暗算荣禄。”

虽然这样说，提到翁同龢时，他眼皮偶尔抬起，眼中冷光一闪，转瞬即逝。

李鸿章看在眼里，突然醒悟道：“仲华阅尽沧桑，此番奉旨进京，绝不仅仅是为了述职吧？”

荣禄淡淡笑道：“不敢相瞒老中堂，蒙皇上和太后圣眷，要荣禄接替老中堂虚去的位置，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李鸿章一愣，随即站起来，高声道：“好，好！太后圣明烛照。仲华，有你在这个位置上，我终可放心了。”

荣禄却道：“当官人人都会，但要当好，特别是如老中堂那样当出一番作为来却就难了。”

李鸿章悲怆一笑，“仲华，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我有什么作为！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岂不闻，‘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荣禄正色道：“李中堂乃大英雄，怎么能在意小人中伤之语！不是荣禄恭维老中堂，若论审时度势，脚踏实地能办几件实事的，当今朝野，无出老中堂之右者！”

一句话说得李鸿章激动不已，一把拉着荣禄的手问道：“仲华你真是这样看的？”

荣禄也执着李鸿章的手，诚恳地说：“不独荣禄这样看，太后老佛爷更是这样看，今日让荣禄登门求教，也是她老人家的意思。”

“知李鸿章者，太后也！”李鸿章说出一句，眼中已是泪光闪闪。

荣禄扶他在椅上坐了，又端起一杯茶奉上道：“老中堂且先用茶……”

李鸿章揭开碗盖，啜口茶，待情绪平静，这才慢慢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办洋务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实在在放手办理过？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无有其实，不揭破不戳穿还可以敷衍一时。好像一间破屋子，靠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也可以用纸片将它裱糊得明净光鲜。即使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修补，还可以支吾对付一阵子，如果遇到风暴袭击，这纸糊的屋子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我这个裱糊匠又有什么方法，又能负什么责任呢？”

说到这里，悲从中来，已是哽咽难语了。

第十四章 挺经（五）

荣禄也是一阵唏嘘：“老中堂一番话真是说到事情的骨髓里边去了！但作为大清的臣子，吾辈但求问心无愧而已……如今这个裱糊匠轮到了我，怎样去做，还望老中堂不吝赐教。”

李鸿章看他半晌，问道：“去年此时，一千三百余名举子联名上书皇上，仲华可曾知道？”

荣禄：“知道。”

李鸿章：“举子们带头的叫康有为，他在上书中提出了四项主张……”

荣禄：“这四项主张可是‘拒和’、‘迁都’、‘练兵’和‘变法’？”

李鸿章不由得又看他一眼，“不料仲华远离庙堂，却对时事了如指掌，实在难得。”

荣禄笑道：“康有为他们闹得沸沸扬扬，我只不过风闻而已，哪里说得上了指掌。”

李鸿章：“仲华对他这四项主张怎么看？”

荣禄：“我以为……这正是荣禄要就此求教老中堂的。”

“仲华这样说，老夫也就不谦虚了。”李鸿章侃侃而论，“《马关条约》已经签定生效，毁约绝无可能，因此‘拒和’一条就不去说他了。康有为以为‘迁都’可定天下之本，殊不知恰恰相反，朝廷如若将都城由北京迁到西安或其他地方，势必引起天下震动，人心恐慌，这其实也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变法’则为当今大趋势，凡有识之士，无不认为变法之计非行不可！但哪些可变哪些不可变？以何种方式去变？都要切切商议，稳妥实行。因为这牵涉到祖宗成法，国之根本，更需皇上太后乾纲独断，我等做臣子的只能先作建议，千万急躁不得。最后就是练兵了，我以为，仲华眼下能做、必须做、急需做的也是这一条……”

说到这里，李鸿章语气又变得悲怆了，“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葬之黄海，今后几十年再想恢复这样一支海军几无可能，国家只能依靠陆军了。然而老夫所练淮军已成腐败老迈之师，断难再作指望，湘军也早已是明日黄花。仲华要有作为，就得先练兵，要练兵就得重起炉灶，练出一支完全不同于湘军淮军的新式陆军来！”

荣禄心里惊奇，这简直与皇上太后旨意一般无二！更增加了对李鸿章敬意，当下拱手称谢道：“老中堂教诲，使荣禄茅塞顿开！然而荣禄还想请教中堂，到哪里去寻这样一个既对朝廷忠心耿耿，又能肩负起练兵重任，德才兼备的人物呢？”

李鸿章沉思道：“这个仲华不必着急，可以慢慢物色……”

四

五月的北京已属新夏，久寒新暖，风和日煦，淡淡的绿柳拂拭着微起涟漪的湖水，透着一股慵慵的惬意。

陶然亭茶室内，康有为、梁启超和文廷式围坐在一张檀木小圆桌旁，神情悠闲地品茶聊天。乍一听，那话题也是悠闲的。

文廷式端茶环视四周，悠然道：“康先生选了陶然亭这么一个优雅的地方，请文某来饮茶，真是深获我心。”

梁启超：“我们老师知道文大人是飘逸清高性情，若选在酒楼饭馆请大人一聚，岂不俗了？”

康有为：“据我所知，这陶然亭本是康熙三十四年，由当时的工部郎中江藻于古寺慈悲庵中建敞厅三间，取名为陶然亭。”

文廷式：“当是白居易诗意，‘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笑一陶然’。”

康有为：“我看中的倒是这园子内的野趣。”

文廷式：“我只道先生壮怀激烈肝胆，不料还有这般闲云野鹤情怀。”

康有为深深叹气，“唉，倘若不是国是日非，康某人早作林泉之游矣！”

一声叹息，那话题变得凝重了。

文廷式放下茶盏，“公车上书，先生振臂一呼，唤醒中国数千年之大梦，此番作为，悠游林泉者岂能比拟？”

康有为连连摆手，“文大人过誉了，倘若不是文大人等众多大人与吾辈声气相通，桴鼓相应，公车上书哪里造得出那么大的声势来？”

文廷式：“先生说的倒也是，唉，如果当初有更多的在朝为官者参与进来，那就好了。”

康有为：“这正是我今天请大人来此一聚的目的。”

文廷式：“噢？”

康有为看了梁启超一眼。

梁启超会意，站起身来，给文廷式斟茶，这才复坐下，说道：“我们老师一直以为，要想变法维新，根本得从京师开始，而在京师，则得从士大夫、王公大臣开始。”

见文廷式专注听着，他便继续说：“但要想士大夫，王公大臣赞同，支持和参与到维新变法中来，就得未雨绸缪，用我们的主张去宣传影响他们，而宣传影响他们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办报……”

文廷式：“办报？”

梁启超：“对，我们已经筹集到一笔钱，准备在京师办一个时务报……”

文廷式：“私人出资办报，这在我朝还没有先例哩！”

康有为：“敢为天下先，本是康某的信条。”

文廷式：“报纸的内容自然是讽议国政，鼓吹维新了？”

梁启超点头，继续道：“报纸的发行方式我们也想好了，采用分送的形式，利用报房的报人，每日夹在京报中免费送出，隔天一版，每出千份，直接送达军政各界官员，在京名人……”

文廷式又问：“倘若有人拒之不看怎么办？”

康有为：“那就从他家门缝中塞进去，他不看也得看！”

三个人不觉抚掌大笑。

文廷式：“莫谓书生空议论，单就这办报一事，就可见先生办事的胆略才能。”

梁启超：“办报仅仅是第一步，老师在京师的初步计划为，办报——设会——合群——开风气。”

文廷式：“愿闻其详。”

梁启超：“因为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而且只有合了大群才能力量雄厚，而要将士大夫合于大群，最好的办法就是创办一个学会，打破自明朝以来的结社之禁，广联人才，创通风气，至于这个学会的名称，老师说就叫强学会，探求我中国自强之学。”

第十四章 挺经（六）

文廷式不觉兴奋站起，“好，这强学会实际上是仿西洋之法，兼学校和政党而一的组织了。到时候康先生为会长，卓如兄为辅，文某不才，愿附骥尾。”

康有为拈须笑道：“不，这个会长，非文大人莫属。”

文廷式连连摇手，“使不得，使不得，通过公车上书，康先生已成公认的维新领袖，论声望论才具，我怎敢比拟？”

康有为身体趋前，极为恳切地对文廷式道：“文大人，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康某虽有些虚名，然而毕竟是在野之身，恐难被京官引以为同类，更恐引起朝廷猜忌。文大人两榜进士，翰林翘楚，即兼变法维新之志，又挟清流谏议之威，君不见《弹李鸿章疏》天下传诵，那又是康某能比拟的么？”

文廷式被他几句话说得两眼发光，慨然应允道：“好，为变法维新之大计，这个强学会会长我就当了吧！”

康有为兴奋地拍手说：“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具体计划了！”

……

湖广总督府衙门，花厅内一身风尘仆仆的赵凤昌正在给张之洞汇报。

辜鸿铭等几个幕僚走进来。

辜鸿铭：“大人将我们几个召来，不知有什么事情？”

张之洞一摆手，“没什么大事，你们都坐下。竹君刚从京师回来，正在讲述那边情形，我叫你们都来听听。”

看着几个人都落座后，他对赵凤昌道：“竹君，你继续说。”

赵凤昌：“李中堂自被革去一切职务，仅保留了一个大学士头衔，就在贤良寺闲居着，门庭冷落鞍马稀。荣禄接替了他的位置，正在筹划着操练新式陆军。如今京师风头最劲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了，新学来势汹汹，朝野诸公无论赞成与否，都被卷了进去。”

张之洞“唔？”了一声。

赵凤昌：“康梁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李鸿章……”

他顿了顿，看一眼张之洞，继续说：“意味着李鸿章以洋务强国的路子根本走不通，要想兴邦强国，只有维新变法！”

辜鸿铭忍不住插言道：“荒谬已极！我大清从国体到典章制度，都是那样优雅完美，有什么可变的？”

赵凤昌：“可是听说太后老佛爷也赞同康梁的观点，还将皇上找去商量过！”

辜鸿铭大声说：“讹传，绝对是讹传！以皇太后的高贵和智慧，她绝不会赞同这种政治赌徒的观点！”

“鸿铭此言太过偏激！”张之洞拿起手边茶几上的一迭报纸，“这是康梁办的《时务报》，他们每期都给我寄来。我看上面的文章，都是识见正大，议论切要，看不出什么政治赌徒的迹象来！”

辜鸿铭：“据我所知，康有为人品卑劣。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正如翁同龢所言，窜乱六经，虚妄荒诞，只不过是一野狐禅而已！至于这些文章——”

他指着那迭报纸，“我也看过。与大人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从中嗅到的是投机、野心、冒险和破坏，充满了法国暴乱的雅各宾主义气息！”

张之洞生气地说：“鸿铭你不要卖弄你的西学知识了！雅各宾党仍一群无国无君的宵小之徒，怎能和康梁的爱国情怀相提并论？”

辜鸿铭梗着脖子道：“说到爱国，我愿把约翰逊博士的一句名言翻译给大人：‘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换言之，假爱国主义的旗号，恶棍们就可以卑鄙无忌了！”

张之洞大怒，指着他呵斥道：“你根本不懂中国政治，却在这里一派胡言！”

辜鸿铭站起来说：“既然大人认为我是一派胡言，汤生多说无益，先行告退！”

朝张之洞一揖，竟自出去了，扔下个张之洞气得胸膛鼓鼓。

赵凤昌赶紧打圆场说：“这个辜鸿铭，倔脾气一上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不过他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直言犯上，也确实难得。”

张之洞长吁一口气道：“他哪里有什么自己的观点？不过喜欢抬杠而已！在我这里耍耍文人脾气还可以，拿到官场上要吃大亏的！拿去搞政治，更会误国误民！”

几句话说得赵凤昌等连连点头。

张之洞接着说：“做大事者千万不可意气用事，其实我也不喜欢康有为的为人，他的《孔子改制考》我甚至是深恶痛绝。但他维新变法的主张却是深获我意。刚才竹君不是说，连皇太后也赞同变法吗？李鸿章失势，留下一大片空白；新学汹汹，这时候，惟有顺应潮流，才能领导潮流啊！”

赵凤昌由衷地称赞说：“大人深思远虑，实在令人叹服！”

一个仆人走进来，双手呈上一张拜帖，“禀大人，一个叫梁启超的求见。”

张之洞诧异地问：“梁启超？这么巧？我正欲结交，他就来了！”他指着那拜帖，有几分得意地对赵凤昌等，“你们看，他还自称是老夫的学生哩！”

赵凤昌也兴奋地说：“他们这是承认大人为新学的领袖了！”

张之洞倏忽站起，高声道：“大开中门，鸣炮迎接！”

赵凤昌迟疑一下，劝道：“梁启超一介布衣，礼节太隆重，于体制不合，传到外头也不大好！”

张之洞想了想，说：“那好罢，炮就不鸣了，大开中门，迎接梁启超！”

湖广总督府高大厚重的中门訇然洞开！
迎着耀眼的阳光，张之洞率领部属，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

五

客舍，一壶老酒，几碟小菜摆于炕桌之上。
袁世凯与一位长衫上沾满油迹姓温的文人相对而坐。

第十四章 挺经（七）

那个文人看样子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却谈兴正浓，“……不是温某夸口，温某虽然毫不知兵，但剽窃成书，正是温某之所长，著书秘诀无非两点。首先，搜罗外国兵书译本，采辑精华，供我使用；其次，编辑练兵时所有公牍函件及营规示谕，充为材料。前者为理论，后者为事实。只须略加点染，便可成书，他人览之，洋洋大文章也，何患不驾孙吴而轶司马乎？”

袁世凯听得茅塞顿开，心里高兴，脸却沉下来说：“我袁世凯向你请教著述，乃是名山千秋之业，你却将一些穷酸秀才考试留抄袭挟带，偷鸡摸狗下三烂主意告我，真不知羞耻！算了，你的办法我是断不会用的，你走吧！”

那姓温的一听，又羞又臊，赶紧将杯里的残酒一口干了，道声“惭愧”，灰溜溜走了。

客舍，依然是一壶老酒，几碟小菜。

这次是袁世凯给一位姓汪的文人讲述著书之法。

“著书之法，无非两点，第一，遍阅古今中外兵书，取其精华；第二，编辑练兵时一切公牍函件及营规示谕，充为材料。前者为理论，后者为事实，再以我多年练兵之体会贯穿点染之，一本藏之名山之作即可问世！”

姓汪的文人听得连连点头，“袁大人所言条理清楚，于著述之事阅历颇深，汪某深为佩服。”

袁世凯：“我虽深知著书之法，却苦于没有时间，因此只好请你来代笔，书成之日，必有重谢。”

姓汪的文人：“汪某愿竭弩钝，为大人效力。”

客舍，姓汪的文人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个字，从堆满兵书的炕桌上抬起头时，已是枯瘦如鬼，整个人变了形。

袁世凯从炕头包裹中取出一锭银子放在他面前。

姓汪的文人不满地说：“我日夜著书，案牍劳作这么长时间，大人就用五十两银子打发我，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吧？”

袁世凯怒道：“这本兵书全是根据我的识见写成，偶尔抄摘他人兵书，也是在我指点之下，你不过是一名抄写而已，给你五十两银子，已是厚待你了，你也不瞧瞧自己是否真值这么多银子？”

姓汪的文人不敢再说话，将五十两银子塞进怀里，跌跌撞撞走了。

书房，荣禄慢慢翻动着《治兵管见》，对垂手伫立在跟前的袁世凯说：“你这本兵书我仔细看过了，不错，你的才堪大用。”

袁世凯恭谨地说：“中堂谬奖，卑职感铭于心。”

荣禄淡淡地说：“我这不是谬奖，是事实。你大概也知道，我正在物色操练新式陆军的统兵官，原本我就注意到你，看了你所著兵书，我即向皇上和太后奏请了此事……”

抑制着内心的狂喜，此时袁世凯一声也不敢吭。

荣禄：“我知道，为了此事你也费了不少心思，去打通关节。翁同龢那里你可曾去过？”

“去过，”袁世凯不敢隐瞒，如实回答，却感到冷汗顺着脊梁在往下流。

荣禄：“庆王爷那里呢？”

袁世凯：“去过。”

荣禄：“李莲英李总管那里也走通了？”

袁世凯：“是。”

“所以这些人，包括我，都在皇上太后跟前讲你的好话。”荣禄站起来，开始来回踱步，“但是，皇上和太后，特别是太后对我们的话不置可否，你知道为什么吗？”

袁世凯：“卑职不知。”

荣禄：“她老人家想听另一个人的意见。”

袁世凯：“谁？”

荣禄：“你的恩公，革职闲居的李中堂李鸿章！”

……

贤良寺外，离大门口不远的地方，袁世凯来回徘徊着。

眼看着西斜的日头将寺院门楼的阴影越拖越长，他一咬牙，硬着头皮朝大门走去。

“什么？袁世凯求见？”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有脸来见我？”

“爷不见他，好！我这就去揍那狗日的一顿，先替爷出口气，再教那忘恩负义的小子滚蛋！”马三俊汹汹说道，转身就往外走。

“回来！”李鸿章喝道，沉思片刻，他挥挥手，“你叫他进来吧！”

李鸿章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眼袋松弛，两颊的皮肤无力耷拉着，微微闭着眼睛，他是老了。

马三俊黑着脸站在他身后，一双眼盯着俯伏在地上的袁世凯，那样子恨不得生吃了他。

袁世凯俯伏在李鸿章跟前，不敢抬头，也不敢吭声。

难耐的寂静。

良久，李鸿章睁开眼，叹口气，“你老这样叩在地上也不是个事，你吭声啊？”

袁世凯这才又重重叩了几个响头，说道：“袁世凯深知一千个一万个对不起中堂，多说无益，但凭中堂发落！”

李鸿章：“我现在手里无权，身边无兵，怎么发落你？又怎么敢发落你？你不再济，也是个朝廷命官，从三品的道台嘛！要发落你，早在你黑了良心，给翁同龢他们当枪使的时候我就该发落你了！我知道，你今儿个来，是有事求我，否则你不会跑到这荒村野庙来见一个革职闲居的糟老头子，有什么事？说吧！你把我的命往死里踹我都没怪你，还有什么事不能答应你的呢？”

袁世凯见李鸿章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来历，知道瞒也无益，干脆一咬牙，说：“世凯想谋那个操练新式陆军统兵官的位置，可太后老佛爷放出话来，非你老人家开口，她谁也不给！”

李鸿章睁大眼睛，看了袁世凯半晌，哈哈大笑，“贼娘！你还真有脸说出来？当年老子带领淮军打苏州城，李秀成在那儿经营多年，城墙修有几丈厚，我看你的脸皮比苏州的城墙还厚！你不光脸皮厚，你的心也黑，手也毒，老子和你们袁家是什么关系，从你的叔祖父袁甲三起，一直到你的嗣父袁保庆，还有叔伯袁保龄、袁保恒他们，不是我的同僚朋友，就是老子的将领部属，老子对你怎么样，你更应该心中有数，亲生儿子老子也没这样待过！可你怎么就听了翁同龢、文廷式他们的唆使，在老子背后捅刀子呢？你怎么就下得了手呢？”

第十四章 挺经（八）

李鸿章越说越气，破口大骂道：“你这个混账王八蛋！你这个小人！你帮翁同龢他们搞垮我，把老子什么职务都撤了，就保留一个大学士的虚衔，贼娘的还不甘心，还想让我乞休开缺，为他腾出我这个大学士位置，你去告诉他，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传给我的‘挺经’，这时候正用得着……”

袁世凯被他骂得汗流浹背，不敢动弹。忽听得李鸿章吩咐马三俊，“去把我那把手枪拿来！”

“是！”马三俊大声应一声，马上跑进内室，提着一把金澄澄的左轮手枪出来，交给李鸿章，然后虎眈眈住袁世凯。

袁世凯再也挺不住了，说：“世凯有罪，惹得老中堂今日发这么大脾气，世凯暂且告退，改日再来看望老中堂。”

他说着，重重叩了个头，起身往外便走。

“你给我回来！”李鸿章呵住他，“你不是要我给你谋那个统兵官位置吗？怎么又要走呢？”

“世凯这一辈子都愧对老中堂，再不敢提谋职之事了。”袁世凯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说。

李鸿章把玩着手枪：“是惭愧还是害怕？”

袁世凯：“又愧又怕。”

李鸿章冷冷一笑，转脸对马三俊道：“去，搬把椅子来，让他坐下。”

袁世凯忙道：“老中堂面前，哪有袁世凯的座位？”

“叫你坐你就坐！”看着袁世凯在马三俊气嘟嘟搬来的椅子上坐下，李鸿章面色逐渐平和，说话的口吻也从容许多，“你坐下，先听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乃是我的恩师曾国藩在日讲给我听的……”

刚才还是一顿痛骂，如今却又要来讲故事，就连在一旁的马三俊也搞不清老中堂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了。

李鸿章将手枪放在身边茶几上，从容讲道——

“有这么一家子，老翁请了贵客，要留在家里吃午饭。早晨吩咐儿子，到集市上买些菜蔬果品回来。但眼瞅着就到中午了，还不见儿子回来。老翁心慌意急，亲到村口看望。

“村口便是水田，只有可容身一人的一条土埂可行。老翁看到，儿子挑着菜担，正和一个货担子在土埂上相对着，谁也不肯退回去让路。

“老翁就赶上去婉言说：‘老哥，我家里有客人，正等着这菜吃饭呢。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等他过去，你老哥也就可以过去了，岂不是两相方便么？’

“那个人说：‘你叫我下水，怎么他就下不得呢？’

“老翁说：‘他身子矮，一下水，恐怕担子就浸湿了，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

“那个人说：‘你这担子里的东西，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了，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的担子里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钱不值。这担子的身份不同，怎么能叫我避路呢？’

“老翁见说不通，就挺身走上前来说：‘来来，我看这样办：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把货担子交给我，我顶在头上，请你从我儿旁边岔过去，我再把担子奉还给你，如何？’当即俯身解袜脱鞋。

“那人见老翁如此，一下子就过意不去了，说：‘既然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先让你们的担子过去吧。’

“这便是老师讲给我听的十八条‘挺经’中的第一条。”

李鸿章讲完了故事，望着袁世凯，“它是个什么意思？你说说看。”

袁世凯想一想，斟字酌句地说：“我想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大抵天下事在局外呐喊，总是无益，必须亲自参与进去，挺膺负责，才有办成的希望。”

李鸿章颌首称赞：“说得好，还有呢？”

袁世凯又想了想，说：“还有就是，什么事情临到头上，挺一挺，也就过来了。”

李鸿章赞赏道：“好，你果然悟性非常！”他盯着袁世凯，“既然如此，刚才老夫痛骂你

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挺一挺，而想逃跑呢？”

袁世凯尴尬笑着，不吭一声。

李鸿章叹道：“成大事者，一是要敢于负起责任来，二是要坚毅忍耐。慰亭呀慰亭，这就是我希望于你的！”

袁世凯这时已明白李鸿章的良苦用心，感激得泪水在眼眶打转，只是没有掉下来。

李鸿章从茶几上拿起手枪，对袁世凯说：“这把金手枪的来历你也知道，多年来我一直带它在身边，今日我就将它相赠于你。”

袁世凯抖抖瑟瑟站起来，双手接过手枪，他知道，李鸿章这是以衣钵相传哪！

李鸿章又说：“你想去练兵的事，我也自会在皇上和太后面前为你奏请，慰亭哪，老夫今日不念旧恶，是为天下计，看中你的才能，你千万莫负老夫这番苦心才好啊！”

袁世凯“扑通”跪下，在地上一连叩了十几个响头，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

走向共和-下 PDB

一

天津小站，大片大片金黄的稻田中，坐落着这个小镇。

镇上开店铺的、打零工的、卖小菜的各色人群，使得这个小镇有些生气，而和别处不同的是，镇上的石板街道上三五成群，到处游逛着歪帽敞衣，流里流气的淮军士兵。

一个士兵从卖小吃的摊上端了一屉热气腾腾的包子，边走边吃。

摊主跟在他身后，苦苦哀求：“兵大爷，您好歹给几个子儿吧！好歹给几个吧！”

那士兵烦了，横眉立眼骂道：“朝廷把老子们扔在这个地方，天不管，地不收，他不给老子饷，”说着，他扬手便要打人。

突然，一只有力的手捏住了士兵扬起的手腕。

那士兵顿时痛得呲牙咧嘴：“你他妈……”

一看捏住他手的是一个粗短身材，相貌威严的武官，他一连串脏话咽了回去。

不料那些闲逛的淮军一见这里出了情况，呼啦啦围上来一大片，有兵也有官。

一个额头上有一道刀疤，相貌凶狠的军官逼上来，汹汹地问：“你他妈是哪里来的杂种？跑到这儿耍威风来了！”

武官身后的马弁按刀上前，大声呵斥道：“这是朝廷派来的新任直隶按察史袁世凯袁大人，你们休得无礼！”

“袁大人？”那个军官也斜着眼看着袁世凯，挑衅地说：“老子还当是哪个家伙裤裆没系好，蹦出这么个玩意哩！”

围观的淮军官兵爆发出一阵大笑，有的人更是吹口哨，起哄。

袁世凯并不动气，只是冷冷地盯着那军官，问：“你是哪部分的？叫什么名字？”

那军官满不在乎地说：“怎么？想修理大爷？大爷不怕！大爷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传’字营游击邱四毛是也！”

袁世凯：“‘传’字营？这么说你还是淮军的老人罗？”

邱四毛哈哈大笑：“淮军的老人？告诉你吧，大爷当年还是李中堂的亲兵护卫，跟着他老人家鞍前马后好几年呢！”

袁世凯：“既然当过李中堂的亲兵护卫，就应该知道他老人家的规矩，遵守军纪将令，替他老人家争光，却怎么在这儿干这些欺压良善的扰民勾当？”

邱四毛：“争光！你当我们不知道？李中堂被朝廷罢了官，如今天王老子也管不着你家大爷了！”

一些士兵也纷纷起哄：“是哇，凭你小子嘴上几根毛，就想管老子们，也太嫩了点……”

袁世凯再不说话，铁青着脸，转身便走。

小站兵营，几排破败的土坯房，屋外蒿草丛生。

袁世凯站在那里，抱着双臂，眉头紧皱。

一个传令的马弁回来禀报：“大人，各营的将领有的找不到人，有的推诿不肯前来，有的更是公开抗拒将令……”

“知道了。”袁世凯走动几步，吩咐，“取纸笔来。”

马弁忙从马背的行囊中取出文房四宝。

袁世凯就近找了个木墩子，将纸铺在上面，略一思索，提笔写道：

“恩公李中堂大人钧鉴……”

……

贤良寺李鸿章看着信，抬起头问马三俊：“你还记得有一个叫邱四毛的吗？”

马三俊笑起来：“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是个混账家伙，虽说大我十几岁，却三哥长三哥短的叫得亲热……”

李鸿章：“如今他，还有淮军‘传’字营，‘盛’字营的一些人，在给袁世凯添麻烦……”

“添麻烦是便宜了他！”提起袁世凯，马三俊的气仍然不顺，“要依马三俊的脾气，卸掉他一只胳膊腿儿什么的才解恨！”

“你懂什么？”李鸿章淡淡说一句，沉吟道，“老夫如今却不便出面……”

他看着马三俊，心念一动，“派你去袁世凯那里怎么样？”

马三俊一时还没明白，“我去？”

李鸿章：“你去袁世凯手下效力，以后不用回老夫这里了。”

“爷，你要赶马三俊走？”马三俊大惊跪下只问得一句，这个粗人便像孩子般号啕大哭起来。

见他这样，李鸿章也有些伤感，却又道：“我怎么会赶你走？你跟我十几年，就因舍不得你走，却误了你前程。如今老夫失势，还拖着你干什么？你去袁世凯那里没错，这个人今后必成大器……”

马三俊哭道：“他成不成大器关我什么事？我一个粗人管什么前程不前程？一辈子服侍爷，就是我最大的前程……”

李鸿章眼圈红了，却抑制着自己，喝道：“叫你去你就去，却怎么哭哭啼啼像个婆娘一样？起来，去安顿一下，早早给老子滚！”

……

小站兵营，一群各营的营官围着袁世凯，吵吵嚷嚷要兵饷。

“我手下的弟兄们饿得嗷嗷叫，你凭什么还不给老子们发饷？”

“做工挣钱，当兵吃粮，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不给老子发饷，老子就不给你卖命！”

“岂止是不卖命？我手下的弟兄早就吵嚷着要打家劫舍，当土匪去……”

袁世凯一直端坐椅上，听得这样说，不禁冷笑道：“本官倒想看看，哪个吃了豹子胆，敢置朝廷法度于不顾，去干那无君无父的勾当！”

一个花白胡子的将领也帮着呵斥那营官，“好歹袁大人也是朝廷派来的命官，怎么在他面前说出如此没有规矩的话来！”他转脸又对袁世凯说：“袁大人也不要和我们一般见识，带兵难哪……只是卑职一直不明白，朝廷既然委派大人来领军，怎么就不拨兵饷下来呢？”

袁世凯脸上依然挂着冷笑说：“实不相瞒，兵饷朝廷已经拨下，但这是准备拨给新建的陆军，而不是给你们这批乌合之众用的！”

营官们一听，个个气得勃然变色，邱四毛更是跳到一把椅子上，指着袁世凯破口大骂：“姓袁的，老子们拿你当人看，你偏要做鬼吓人！踩着鼻梁你他妈就想上脸是不是？你再说一声老子们是乌合之众试试？看老子不揍扁你个小舅子养的……”

第十五章 汤武革命（二）

正骂得起劲，他身下的椅子“啪哒”被人踹倒，邱四毛结结实实摔了个仰八叉！

邱四毛哪里吃过这种亏，他从地上爬起来，拔刀就向踹他椅子的人冲去。

待到面前，他愣住了，“三，三哥……怎，怎么是你？”

马三俊也不理他，转过身来，向着袁世凯便拜，“马三俊奉李中堂之命，前来袁大人军前效力。临行前中堂大人再三叮嘱，要马三俊像服侍他老人家一样服侍大人……”

此时袁世凯只觉得一股热流在胸间激荡，一把拉起马三俊道：“兄弟，中堂大人派你来，我已经是喜出望外了，怎么还敢要你服侍……”

邱四毛在一旁看得诧异，拉过马三俊问道：“三哥，这家伙是什么来历，竟得李中堂如此信任？”

马三俊张口就骂：“几年不见，你他妈怎么一点也不见长进？你他妈眼睛瞎了还有个洞是不是？袁大人是什么来历？他是我们李中堂亲自保荐，太后老佛爷金口玉牙点将来管你们这批混账王八蛋的！李中堂听说你们在这儿滋事，气得浑身打颤说，他们这哪里是和袁世凯过不去，分明是和我过不去啊……”

几句话骂得各营营官一齐俯伏在地，“我等不敢……”

“谅你们也不敢！”马三俊一眼瞥见那个花白胡子老将，继续道：“中堂大人还说，邱四毛混账他是知道的，姜正贵呢？姜正贵是个规矩老成的呀！还有那些‘传’字营，‘盛’字营的老兵，他们干什么去了呀？”

听得李中堂提到而且这样评价自己，姜正贵已是热泪盈眶，叩头道：“末将辜负了中堂的信任，罪该万死！”

各营营官，包括邱四毛，这时也一齐向袁世凯请罪道：“请袁大人恕罪！”

袁世凯伸出手来，满脸堆笑说：“诸位将军快快请起！有过即改，便是好的，本官也是不会深究的。”

看着营官们站起，袁世凯脸上笑容渐渐收敛，眼中却放出炯炯光芒，清朗洪亮地说道：“蒙皇太后恩遇，李中堂、荣中堂举荐，朝廷这次派袁某来小站，是想以驻扎在此的淮军旧部为底子，经淘汰整治，操练出一支新式陆军来。这是我大清自立国以来从来未有过的举措，也是各位将军一个施展身手的好机会。望各位将军和袁某同心同德，精诚合作，莫负朝廷期许，也不要让李中堂面子上过不去！我知道，因朝廷无暇顾及，你们在此受了许多冷落和委屈，而最大的委屈莫过于兵饷的拖欠。因此，袁某赴任之前，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龙门也跳，狗洞也钻，拿到了足额的兵饷……”

一听这话，营官们不禁喜形于色。

“但是，”没让他们高兴太早，袁世凯一瓢冷水泼下来，“我已说过，这兵饷是给新建陆军用的，不能就这样发给你们！”看着营官们一脸的高兴化为乌有，木呆呆站在那里，袁世凯微微一笑，转脸吩咐马弁，“把东西抬出来！”

马弁应一声，从里间抬出一个红漆木盘。

袁世凯揭开罩布，一锭锭白花花的银子晃人眼睛！

袁世凯：“这点意思，是袁某个人送给诸位的见面礼，不在诸位俸银之列。每人八百两，望诸位万勿嫌少！”

八百两！对这些受穷已久的营官来说无异于天数，哪里会嫌少？当下一个个喜滋滋纷纷拜倒，“末将叩谢袁大人！”“袁大人放心，您袁大人够意思，我们哥儿几个绝不会不够意思……”

袁世凯笑道：“从今往后，我就和诸位在一口锅里抡马勺了！咱们有盐共咸，无盐同淡。不过呢，咱们是军队，军队是最要讲规矩的地方，最大的规矩就是服从长官。我来时，李中

堂送了我……”

袁世凯从怀里掏出那把左轮手枪，轻轻放在桌上，“诸位都是淮军的老兵，这把手枪的来历，想必都知道，不知道的，马三俊兄弟等会儿给他讲讲。李中堂说，这把手枪他带在身边，二十余年未开过一枪。袁世凯不敢和李中堂相比，但也想效法他老人家，身怀利器，慎而重之。但他老人家的器度岂是我这种人所能轻易学得到的？所以呢，我希望诸位遵守军法，服从长官，有什么事不要和袁某过不去。因为你若和袁某过不去，这把手枪便会和你过不去！我不想让这把手枪二十多年来射出的第一颗子弹，便射在自家兄弟的身上！”

袁世凯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但众人分明从那笑容中，看到了隐然的杀气和逼人的威严！

……

屋内，一桌酒席。

喝酒的就袁世凯和马三俊两人。

袁世凯端酒对马三俊说：“兄弟，你是李中堂跟前第一心腹之人，又帮了我的大忙，怎么着也不能委屈你，就在我这儿干个左翼长吧！”

“左翼长？”马三俊怀疑自己酒喝多了，耳朵听错了，“我，我一个粗人……”

“粗人怎么了？张翼德是个粗人，他更是刘皇叔的拜把子兄弟呢！更何况你跟了李中堂那么多年，他老人家的气息熏也把你熏出个大将之材了！左翼长，就这样，定了！”袁世凯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

马三俊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啪”地将酒杯一摔，换上一个大碗，咕嘟嘟倒满一碗酒，一饮而尽，这才开口道：“大哥，李中堂是我的亲爷，你就是我的亲爹！从今往后，除了李中堂，马三俊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袁世凯：“快别这样说，你这样说，不是折我的阳寿吗！”

说着，打了几个“哈哈”，不知怎地，那笑声让人听了不怎么舒服。

二

北京宣武门外，孙园，“强学会”的匾额耀眼地挂在门楣上。

大门口，高车驷马，名流咸集。

大厅里，朝服顶戴的，长袍马褂的，甚至还有黄头发、蓝眼睛、西装革履的洋人，济济一堂。

寒暄，谈笑声充满大厅。

康有为、文廷式站在大厅中间，满面春风和每个人打着招呼。

第十五章 汤武革命（三）

梁启超站上一把椅子，大声道：“诸位同仁，启超现在公布强学会捐赠人姓名，以及捐银数目！”

大厅内安静下来。

梁启超开始念名单：“内阁中书杨锐，捐银三百两；刑部侍郎沈增植、翰林院编修沈增桐，捐银五百两；翰林院编修丁立钧，捐银二百两；督察院御史张孝谦，捐银一百五十两；直隶按察史袁世凯，捐银六百两……”

听到这里，文廷式告诉康有为，“听说强学会成立，袁世凯让我替他报告加入，并专程派人从小站送来了银子。”

康有为：“这个人是很有改革的想法的，我们要和他多来往。”

梁启超继续在念：“英国传教士李太提摩，捐银三百两；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捐银三百两……”

人群中响起了兴奋的嗡嗡议论声。

梁启超提高声调，大声念道：“湖广总督张之洞，捐银一千五百两！”

人们忍不住爆发出了欢呼！

正在这时，一个幕僚打扮的人走进大厅，高声问道：“请问贵处是强学会吗？”

康有为迎上前去，问道：“尊驾有何贵干？”

幕僚：“我是李中堂的幕僚，听说强学会今日成立，奉我家大人之命，特送来纹银三千两，以示祝贺！”

他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双手呈奉给康有为。

康有为冷冷地说：“你以为我们会收李鸿章的银子吗？”

那个幕僚脸色变了，“这是我家大人一番心意……”

康有为轻蔑地将银票扔回到那个幕僚怀中，大吼一声：“我强学会堂堂正正，岂能够收汉奸卖国贼的齷齪银两！”

众人轰然响应：

“说得对！我们不收卖国贼的齷齪银两！”

“将这个卖国贼门下走狗赶出去！”

“我们还没找李鸿章算账呢？他倒找上门来了……”

那个幕僚一脸煞白，倒退到门口，一转身，跑了。

厅内爆发出一阵快活的大笑。

文廷式抓紧时机，快步走向厅中，宣布：“现在我们请南海康有为先生演讲！”

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康有为，但大多数的人并不认识他。人群有些骚动，小声议论着。

在众多火辣辣目光注视下，康有为从容地抻了抻衣襟，站上椅子。

像在万木草堂对着他的弟子讲课一样，康有为将目光缓缓扫过人群。

人们安静下来。

“法为什么必须变呢？”康有为劈头就是惊心一问！

所有的人都被他问得一怔。

“因为天地万物都是在变化的！”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康有为已激情地说开了，“风吹云动，天无时不在变；春华秋实，地无时不在变；生老病死，人无时不在变。所以，变是古今的公理，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

他带有广东口音的官话，极富感染力，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吸引了。

“如果我们把变的权力拿到自己手中，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如果我们放弃了，那结果就不是我所敢直言的了……”

已是掌灯时分，园子内的景物被苍茫暮色所笼罩。

康有为还在演讲，声音从灯火煌煌的大厅传出来：“日本以自变而强国，印度以不变沦丧于英国，波兰眼见得要被瓜分而准备变法了……要变，就得维新，就得改良！”

……

广州广雅书院，孙文宏亮的声音从二楼传出来，“改良绝对行不通！满清王朝这棵大树已经从枝干到根部全部腐烂了，任何内部的改良都挽救不了它，惟一的办法就是从根本上推翻它、铲除它……”

这是一幢小楼。院子里栽满了紫荆树和木棉树，其冠如伞盖，几乎把青砖青瓦的小楼全部都遮盖起来了，房子二楼重檐上悬着一块泥金大匾，上书“广雅书院”四个大字。

二十余名或长衫、或西服、或渔民模样、或会党装束、甚至还有穿青兵号服的人聚集在楼上的房间里。

房间上首站着孙文，他慷慨激昂地演说着：“只有彻底推翻满清王朝，我中华才有复兴

之希望！现在，我宣布，以武力推翻满清王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广州分会成立！”

他举起右手，“请诸位随我宣誓！”

房间里的人一起举起了右手。

孙文庄严地领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众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蜡烛已经快烧到尽头，广雅书院的会议仍在紧张进行着。

桌边的七八个人都是“兴中会”骨干。

“……太平天国的起义为什么不成功？那是因为洪秀全、杨秀清他们的思想不好！”

孙文的眼睛都熬红了，但说话仍然充满激情，“洪、杨还是帝王思想，还是想着推翻了满清王朝自己来当皇帝。我们‘兴中会’不同，我们是要创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合众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共和国！不是哪一个人来当皇帝，也不是家天下……”

“逸仙，我们起义的宗旨你已经阐述多次，大家都清楚了。我想现在应当抓紧时间，来讨论具体的细节！”来自香港的另一个‘兴中会’负责人杨衢云有些不耐烦了，打断孙文说。

“我反对！”英俊的陈少白站起来说，“我们起义的宗旨就是要多讲，否则很难去掉中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比如有的同志……”

“少白！”孙文摆手制止了他，“衢云的话也有道理，我正打算说具体的安排哩……先说起义日期，我以为定在九月初九最好。”

见众人都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孙文便解释道，“这天是重阳节，重阳风俗，他处是登高，广东是扫墓。四乡大族子弟，往往千数百人，成群结队，远道到省城来瞻谒祖坟。我们远在顺德、香港、北江三路的同志，就能利用这个机会，‘瞒天过海’集中到省城来。”

听他一番分析，大多都点头同意。

第十五章 汤武革命（四）

杨衢云说：“经费筹措恐怕来不及吧？”

孙文望着他，“很困难吗？”

杨衢云：“我算了一下账，我们这次起义，至少需要十万港币，而目前所筹到的，尚不到一半。”

孙文：“啊，我这里还有一笔款子，是家兄孙眉刚托人送来的。他将他在檀香山农场的一千头牛卖了。”

说着，孙文从皮包里掏出一张银票交给杨衢云。

杨衢云接过银票，看了一眼说：“折合港币约一万三千块吧，可这还是远远不够啊！”

孙文果断地说：“不够再想办法，但起义的日期不能再推了！再推，就会错过大好时机！”

看杨衢云没有吭声，孙文转对一个黑胖的中年人，问道：“黑佬，你们三合会到底有多少人能参加起义？我得根据人数发给你们费用。”

那个被喊作“黑佬”的三合会首领眨巴着眼睛说：“我们的人多得很，要不孙先生明天早上派人到城里的各个茶楼去查看，凡是手腕上系着个小木牌，在那儿吃早茶的，都是准备参加起义的会员。”

孙文：“好，士良，你明天带几个人去办这事。”

专门负责和会党打交道的郑士良点点头。

孙文：“再就是起草《讨满檄文》与《对外宣言》的事情。《檄文》我想让朱淇兄执笔，怎么样？”

陈少白：“赞成！朱淇兄文采最好，这篇檄文一定写得比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还精彩！”

戴着厚厚镜片的朱淇兴奋地说：“我一定不辱使命！”

孙文：“英文的《对外宣言》我已和《德臣西报》的主编黎德谈了，由他来执笔。他是英国人，通过他我们可以取得更广泛的国际间的支持，要求他们承认起义军为民主国家的交战团体……”

坐在孙文身旁的陆皓东早已掩抑不住激动，一扯他的衣服，说：“该讨论‘那个’了吧？”

孙文笑着说：“好，现在就来看看皓东为我们未来的共和国设计的旗帜！”

他的话刚落音，陆皓东就从怀里使劲往外一抽，抽出一面旗帜来。

在坐的人都觉得眼前一亮，禁不住叫声：“好！”

陆皓东：“这面旗叫做‘青天白日’。”

孙文：“好一个青天白日！我想‘青天’的喻意为天下太平，清明祥和；‘白日’喻意人心清静，乃能博爱，只是这十二个叉光……皓东，是什么意思呢？”

陆皓东：“它代表十二天干，这是我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

孙文：“好，它也代表十二个时辰。国旗有了，其它一切也安排妥当了，我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了！”

陈少白：“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向大家说明。”

孙文：“什么重要的事？”

陈少白：“你既然被选举为兴中会的 President，那么，未来合众政府的 President 便也顺理成章由你担任了！”

黑佬不高兴地说：“我是个粗人，你们几个不要讲洋文好不好？”

孙文笑着对他说：“民主国家的中枢是合众政府，合众政府的领袖，照美国的规制，称为 President，这是西洋的一种政治制度。”

黑佬：“哦，我知道了，那不就是总统吗？”

孙文：“就是总统吧。”

黑佬：“那还说明什么？除了你孙先生，谁还有资格来当这个总统啊！”

杨衢云在一旁冷冷道：“那可难说！”

陈少白也冷冷地说：“怎么，你想当吗？”

杨衢云：“我想当又怎么的？我在香港多年，筹措经费，购买枪械等，都靠我出面，不给我这样一个总其成的名义，不足以号召中外！”

郑士良拍案而起不平地说：“你这是要挟！”

“我的要求迫不得已，你们考虑吧！”杨衢云说完，拂袖而去。

“岂有此理！”郑士良脸色铁青，“他居然有此非分之想，我非亲手除掉他不可！”

孙文急了：“士良，千万不要这样！大事未举，先闹内讧，怎么可以？”

郑士良：“他欺人太甚！”

孙文：“但我们却应该委曲求全！士良，只要能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我们可以舍弃一切。总统的位置我让给他！”

所有的人都被深深触动，同时叫道：“逸仙！”

……

茶楼，十几张茶桌坐满了喝早茶的茶客，一片嘈杂。

两个伙计一边挨个的给茶客们的手腕上系上一个画有“Δ”的小木牌，一边说：“给您系上这个，下次您来喝茶，可就不收钱罗。”

一个望风的伙计匆匆跑上楼来，对老板耳语了几句。

老板做了个手势，两个系木牌的伙计赶紧缩进里间。

郑士良带几个人登上茶楼。

一看满茶楼的茶客都差不多系着小木牌，他露出惊喜的神色。

跟在他身边的一个人凑近他耳旁说：“我们跑了几个茶楼，怎么在座的茶客全都是三合

会的？你看那些老头能参加武装起义吗？”

郑士良：“你去点数吧。孙先生说，不要无端怀疑自己的同志，黑佬是三合会首领，也是我们兴中会的会员，我想他不会骗我们的。”

他身边的人开始暗暗地清点系有小木牌茶客的人数。

.....

广雅学院二楼，孙文将一张银票交给黑佬。

孙文：“这是 President 杨衢云昨天交给我的。他说我们的经费除了拿出买武器的，就全在这儿了，今天都交给你，你一定要用的是地方，千万不要耽误了重阳节武装起义的发动。”

黑佬：“孙先生放心，我三合会会员已做好充分准备，只等孙先生一声号令，就会全城响应，拿下广州！”话虽这么说，他接银票的手却微微有些颤抖。

.....

朱淇卧室，油灯下，朱淇正在起草《讨清檄文》，他忽而凝思，忽而疾书，十分投入。

门被推开，朱淇的胞兄朱湘走进来。

第十五章 汤武革命（五）

看朱淇那样的专心致志，朱湘悄悄走到他身后，伸着头看去。

“啊！”朱湘不由惊叫出声。

朱淇吓了一跳，本能地用手遮住文稿，回头一看，见是朱湘，才放下心来说：“二哥，是你啊.....”

“你这可是灭门大罪啊！”朱湘惊慌地说着，就要来撕桌上的文稿。

朱淇一边护住文稿，一边对朱湘，“二哥，你听我说.....”

朱湘：“我不听你说！我不能听任你谋逆造反，连累我们全家！”

朱淇：“二哥，我们这不是谋逆造反，这是起义，你懂吗？通过起义，来推翻罪恶的清王朝！”

朱湘气汹汹地说：“你不要再和我狡辩，我告诉你，你赶快把这些造反的罪证销毁，躲到乡下去，还来得及，否则的话，为了我们全家几十口性命，别怪我不把你当亲弟弟看！”

说完，他把门一甩，走了。

朱淇看着他的背影，笑着摇摇头，又回到桌旁，挥笔写起来。

.....

两广总督府，上房，灯光透过窗纸，映出正看书的两广总督谭仲麟的身影。

一名统领手里拿着一叠文稿，匆匆进了房间。

“总督大人.....”从窗外望去，统领很机密地凑近谭仲麟禀报着。

谭仲麟却大声问：“谁？谁要造反？”

统领：“这个人叫孙文，号逸仙。”

谭仲麟：“孙文？他不会。”

统领：“大人怎么见得他不会？”

谭仲麟：“我听好些人谈起过他，不过一介狂士而已，哪里敢造反！”

统领：“不过，卑职以为.....”

谭仲麟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那你就写一份奏报给朝廷吧！不过，你得记住，逢此多事之秋，理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听风便是雨，更不要没事找事！”

统领：“嘿！”

三

操场，淮军士兵在操练。

看着那些或吊儿郎当或萎靡不振的面容和松松垮垮的队形，袁世凯皱起了眉头。

一个马弁过来禀报：“大人，营门外有一个人要见你。”

营门外，徐世昌一领长衫，一把折扇，背着手，悠闲地观赏着兵营外的景物。

袁世凯走到他身后，徐世昌慢慢转过身来，“慰亭，别来无恙？”

袁世凯一把拉住他的手，惊喜叫道：“大哥，是你……”

袁世凯卧室，烛台上的蜡烛已经燃掉了大半截。

一张床榻上，袁世凯和徐世昌披着衣服，各靠着一头床架，促膝交谈。

袁世凯：“大哥干脆辞了翰林院那个闲散差事，到我这儿来当个营务总办。替我把杂七杂八的事一概管起来，好让我专心练兵。”

徐世昌：“翰林院虽然是闲散差事，却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地方，记得吗？那年赴京赶考，我没有盘缠，你把身上的银子全给了我，自己落得个一日三餐以凉水充饥，如今你却叫我辞了它，你舍得我舍不得啊！”

袁世凯：“以大哥的才干，当个宰相绰绰有余，终老翰林院，未免可惜，再说，我这儿实在需要你。你先听听我的计划……”

袁世凯坐直身体，拽了拽衣服，侃侃而谈，“要操练一支新式的陆军，靠这些老弱病残、兵痞兵油子自然不行，得将他们淘汰遣散，另行招募安徽、滁州、山东、河南一带的朴实农民当兵。至于将嘛，那就更为要紧，以往的湘、淮勇营，常被说成是‘文东武中’、‘绍兴师爷湖南将’，我准备打破这个框框，不拘一格用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只要能为我所用，我都要他们为我，不，为朝廷好好的效力……”

徐世昌听着，再不说话，只冷冷瞅着袁世凯。

袁世凯瞥他一眼，将身体前倾，压低声音，掏心窝子地说：“大哥你也看见了，这儿全是淮军旧部，全凭着李中堂威望，我才将他们治服。以前翁同龢他们说李中堂带的私家军，我还替李中堂不平，今日看来，情形的确如此啊……”

徐世昌还是冷冷瞅着他。

袁世凯被他瞅得心里发毛，忍不住问：“大哥你老这样瞅着我干吗呀？”

徐世昌将被子一掀，起身下床，“我还是回我的翰林院去好了！”

袁世凯一把扯住他，“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徐世昌生气地打掉他的手：“算了吧，你！”

袁世凯嘿然。

徐世昌直逼着他的眼睛说：“慰亭呀慰亭，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还知道吗？”

袁世凯尴尬叫一声，“大哥……”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徐世昌反而被他笑懵了。

笑声一停，袁世凯说：“大哥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从来小站那天起，我梦寐以求的就是怎样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曾文正公创立了湘军，但他是大儒，满脑门子都是想着怎样的尽忠报国；李中堂创立了淮军，但他心里多少也还存了一个公字；我不能这样干，这样干了，到头来一事无成不说，还落不着个好！说白了，我袁世凯就是要把朝廷的军队，国家的军队，变成我袁世凯的军队！大哥，我的话说完了，帮不帮我，你看着办吧！”

徐世昌却不说话，只是走到书案旁坐下，提笔写起来。

袁世凯探过头一看，不觉诧异地问：“大哥，你这时给我朝驻德公使写什么信呀？”

徐世昌：“我让他物色一批德国军官，来给你的新建陆军当教官……”

看袁世凯一时没反应过来，徐世昌淡淡地说道，“德国军队，最讲究服从。训练出的士兵，犹如机器一般……”

袁世凯恍然大悟，不禁喜道：“大哥呀大哥，你真是我的卧龙孔明！”

徐世昌：“你的卧龙孔明？这么说你把自己比作什么人了？慰亭呀慰亭，其志不小呀！”
两人呵呵大笑。

……

小站草坪，一双粗糙的大手接过一套制服，制服上还放着一叠铜钱。

袁世凯正在给已经通过考试的新兵一个个分发服装和饷钱。

他的身后树立着一面白底蓝字的招兵大旗。

“下一个！”

一双干枯、毫无血色的手伸到袁世凯面前。

第十五章 汤武革命（六）

袁世凯将手里的制服和饷钱放回原处，抬起头来，打量着面前的新兵。

这是一张充满烟容的脸。

袁世凯也不说话，冲着这张脸，甩手就是一巴掌。

面前的新兵被打得一个趔趄，栽倒在地。

袁世凯喝令：“起来！”

那个新兵从地上爬起，抖抖瑟瑟站在他面前。

袁世凯：“你怎么混过新兵考试的？”

那个新兵：“我，我……”

袁世凯命令马弁：“将他带下去，严加审讯，一定要查出徇私舞弊者。”

看着那个新兵被带走，袁世凯对簇拥在身后一大批将官说：“如若让这种大烟鬼都混进了我新建陆军，那我新军还没练成就完了。我平生最恨抽鸦片的，中国就是从抽鸦片开始坏事！我给诸位打个招呼，今后谁敢在我的部队中抽大烟，一个字，斩！”

他又指着那一队队已经通过考试，换上服装的新兵，感慨地说：“只有他们，来自农家，朴实憨厚，无任何不良习气，经过训练，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士兵！”

……

营房内，袁世凯兴冲冲进来，将腰刀解下，往榻几上一扔，对徐世昌说：“大哥，这次我招募的四千新兵，全是个顶个！加上淘汰后剩下的三千精兵，我手上已有七千人马，现在缺的就是将才了。”

徐世昌从书案上拿起一张纸，递给袁世凯，“正好，这是咱们聚集将才的聚贤告示，你先过过目，咱们就把它发出去。”

袁世凯接过那张纸，看了一会儿，说：“大哥的文才没说的，意思也到了。只是我想既然咱们这告示是要网罗各种人才，就要让不识几个大字的人都看得懂。你这告示太长，又文绉绉的，能否短一点，明白一点，最好能押韵做歌儿唱。”

徐世昌一拍额头，“嗨，我怎么就忘了呢？”

他拿起笔，飞快地在纸上做了一番改动，然后，对袁世凯说：“我给你念念，看这样行不行？”

不待袁世凯点头，他便念道：“世凯小站练兵，聚会各方贤俊。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良驹能行千里，而多桀骜不驯。世俗讥讽俊才，却能树立功名。求才不拘一格，精通西学更甚。莫作李广之叹，今朝报国有门。”

袁世凯拊掌大笑，“就是它了，就是它了！我这就命人拿去登报。”

徐世昌赶紧说：“你可别对人说这是我写的！”

袁世凯还是忍不住笑，“大哥放心，你翰林院出来的人，怎么会写出这种半通不通的狗屁文章来呢？我只说这是一个落榜的酸秀才写的！”

两人又是一阵大笑。

.....

在各种聚贤的告示赫然登报纸上——

客栈，阮忠枢蜷缩在炕上，在烧大烟泡。

过足了瘾，他放下烟枪，顺手拿起身旁一张报纸看起来。

他的眼睛瞪大了，《聚贤告示》赫然登在报纸的上方！

飞快看完告示，他一骨碌爬起来，收起烟枪，抓起炕头一个包袱，背在肩上，往外便走。

.....

妓院，孟恩远拿着张报纸对老鸨说：“老板，我想去小站投军。”

老鸨嘴一撇，托长声调说：“哟——你在我这儿，是管妓女的伙计，莫不成到了小站，他还要你去管那些当兵的？”

孟恩远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你瞧着，说不定他真让我当个带兵的官儿哩！”

.....

幕府，师爷张一麟正被主东训斥。

主东走了，张一麟闷闷的拿起报纸，眼一亮！

.....

宅邸，赵秉钧的父亲将一封信交给他，说：“你不能再这样天天在乡里斗鸡走狗混日子了。袁世凯现在在小站练兵，招募人才。我和他有八拜之交，你拿着我这封信，去投奔他吧！”

.....

学校，教室里，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拿着一份刊有《聚贤告示》的德文报纸在商量.....

【BT3】四

北【HT】京军机处，荣禄进来时，看见翁同龢已经坐在那儿在看公文奏报。

见荣禄进来，他头也没抬一下。

荣禄也不理他，径直走到一边坐下，也开始翻阅手边的一摞奏报。

翁同龢看荣禄也翻阅那叠奏报，嘴角挂上一丝蔑视的笑容。

看着一份奏报，荣禄的眉头皱起来，对着门外喊道：“来人！”

一名军机章京跑进来。

荣禄拿着那份奏报，问：“这怎么处置的？”

章京接过奏报，也不看，小心回答：“禀大人，这份奏报已经处理过了？”

荣禄：“噢？”

章京：“不光是这份，您看的这一摞，都是处理过的.....”

荣禄的脸冷下来问：“谁处理的？”

翁同龢：“我！还有庆王爷和其他几位军机大臣。”

荣禄：“请问翁师傅，你们是如何处理的？”

“三个字，知道了。”翁同龢走过来，拿过那份奏报，看一眼，扔在桌上，“像这种鸡零狗碎的事儿，荣大人难道还想做什么文章？”

荣禄：“孙文要造反！这是鸡零狗碎？”

翁同龢：“偌大的中国，几个小毛匪，今天这里嚷嚷，明天那里叫叫，原本不足为奇。还有，像河南伏牛山的孙二黑、江西赣南的侯瘸子、贵州的宋八.....比孙文大的匪群就有十几处，朝廷都无暇顾及。要都像荣大人这样稀罕，那我们成天除了忙着‘剿匪’外，就什么也不要做了！”

荣禄冷冷地说：“翁师傅知不知道？这孙文和那些小毛匪不同！”

翁同龢：“有什么不同？”

荣禄：“哪个小毛匪起事时有如此明确的纲领？对内有《檄文》，对外有《宣言》，要建立‘合众政府’！我敢说，如不及早翦除，今后对朝廷为害最甚者，就是孙文！”

翁同龢从鼻孔里哼一声，“一介狂生而已……”

荣禄不再理他，转对那名军机章京：“传我命令，严饬两广总督谭仲麟，迅速将孙文匪党缉拿归案，不许让一个漏网！”

章京：“噫！”

……

第十五章 汤武革命（七）

广州，大涌口，一艘轮船停靠在码头，正在接受清兵检查。

七八桶胶泥摆在甲板上。

清兵统领：“这是谁的货？”

没人应声。

统领：“拿斧子来！”

胶泥一桶桶被劈开了——

里边是几百支蓝光闪闪的短枪。

“扑通！扑通！”有人跳水逃跑。

“砰！”清兵开枪了。

“把这船上的人统统给我抓起来！”统领大声命令。

……

街道，一支拿着香烛祭品，白幡上写着“回乡扫墓”的队伍迎面而来。

和往常回乡扫墓的人们不同，这些人脸上大多流露着焦急兴奋的神情。

有的人还不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红带子，偷偷系在臂上，又取了下来。

队伍快到街道拐弯处，突然，前面涌出大批清兵，刀枪刺目，有的还平端着洋枪，做出射击的姿式。

人们慌神了，有的人转身欲跑。

身后街道上前面涌出大批清兵，截断了他们的退路。

人群一下炸了窝！

“砰！”清兵开枪了！

……

广雅书院，青天白日的旗帜悬挂墙上。

房间一角，孙文焦灼地问陆皓东：“香港的人员枪械怎么还没有到？”

陆皓东：“那边来电说‘泰安’轮昨日已开出，此刻应该到了呀！我派去码头接货的人也没有回来，是不是有什么变故？”

孙文紧抿着嘴不做声。

陆皓东：“依我看，不等了，干脆由我带着敢死队直扑总督府，来他个中心开花！然后你率已经进城的同志四处响应。”

孙文摇摇头：“不行，主力未到，三合会的人这时也没见着影子，我们的人太少……”

正说着，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一个会员跑上楼来，慌乱地：“孙先生，不好了！官军在码头上截获了我们的人员枪支，现在正全城大搜捕……”

孙文不禁跺脚：“哎呀，是怎么泄露的消息嘛？”

陆皓东：“顾不得那许多了！孙先生，走！”

广雅书院附近街道，一队全副武装的清军汹汹跑来。

孙文、陆皓东和他们擦肩而过。

两人交换了一下目光：“好险！”

急走几步，陆皓东忽然出声，“哎呀！”

孙文：“怎么？”

陆皓东：“那面旗帜，我不想让它落入清狗手中！”

孙文正欲说什么，陆皓东已转身飞奔而去。

广雅书院二楼，陆皓东一把扯下墙上的青天白日旗，卷好，放进怀里，这才向外跑去。

然而迟了，楼下响起了清兵的吆喝和上楼的脚步声。

陆皓东一愣，打开窗子，准备往下跳。

枪响了，陆皓东栽下楼去。

陆皓东静静躺在院子里。

秋天的艳阳照着他的脸，显得那么年轻，那么纯洁。

他怀里的青天白日旗散开地上，汨汨鲜血从他胸口流出，渐渐地浸润了那面旗帜。

……

香港，孙文捧着那面血染的旗帜，热泪奔涌：“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牺牲的第一人啊！”

……

北京，南海会馆，康有为伏案疾书。

梁启超拿着一纸《通缉令》走进来，“老师，你看看这个。”

康有为放下笔，接过《通缉令》，扫一眼道：“广东悬赏花红银缉捕孙文，这是怎么回事？”

梁启超：“老师不记得孙文这个人了？”

康有为：“模模糊糊有点印象。”

梁启超：“老师再想想，那年老师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

康有为：“啊，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什么医学博士吧？当初要来见我，我叫他拿个名帖来拜师才肯见他，是不是这个孙文？”

梁启超：“就是他！居然在广州搞武装起义，事败逃匿……”

康有为轻蔑地将《通缉令》往旁边一扔，“什么起义？一个自不量力，想造反的乱党小毛贼而已……不谈他了。卓如，前几次我写的上当今皇帝书都未能直达天听，这次一定要让皇上看到！”

梁启超：“我想这次我们会成功的。一是老师的影响今非昔比，二是我们结识了许多的重要人物，关键时刻总派得上用场。”

康有为连连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

……

日本，神户，蒙蒙海雾中，日本轮船“广岛丸”号鸣笛靠岸。

孙文和一起流亡的两个同志郑士良、陈少白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早晨的空气清冷，孙文抖擞起精神，大步向前走去。

两个同志紧随其后。

街道上叫卖的报贩吸引了孙文的注意。

他回头对郑士良说：“我们初到这里，人生地不熟，买一份报纸看看，可以增强对此地的了解。”

郑士良立即上去买了一份报纸。

孙文接过一看，眼睛亮了。

报纸上，“支那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日”的头版标题赫然入目！

孙文激动得连声说：“好，好！”

陈少白见状问道：“先生什么事这样激动？”

孙文指着那标题道：“革命两个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本人把我们党称作革命党，这个意思非常好！以后我们党就叫作革命党！”

他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远方，穿过蒙蒙海雾，他似乎看见了祖国的土地……

孙文几乎呐喊般地说：“革命！不是造反，不是起义，也不是光复，就是革命！革命！”

第十六章 虎啸小站（一）

—

小站，营门外，穿着脏兮兮长衫，提着一个破包袱的阮忠枢，径直往营门内闯。

守卫的士兵拦住了他。

阮忠枢把手里的破包袱“砰”地往地上一摔，吼道：“我是你们袁大帅的朋友，看了聚贤告示才来找他的，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一个士兵见他这个样子，赶紧跑进大营去禀报。

袁世凯急匆匆赶来。

阮忠枢还在那儿扯着嗓子乱嚷嚷。

袁世凯紧跑几步，一把抓着他的手，“老朋友，你怎么来了？”

阮忠枢：“找你讨债啊！当年你小子落魄的时候，今日三五两，明日七八两，不知借了我多少银子，现在该连本带息还给我了！”

袁世凯笑得眼睛缝都没有了，连着说“一定还，一定还！忠枢，你来得正好，群贤毕至，今日我要开个群英会！”

小站兵营，随着三声炸雷般的炮响，一面“袁”字帅旗冉冉升起。

袁世凯居中而坐。

左边坐着一身戎装的马三俊，右边坐着儒雅的徐世昌。

两旁一边坐的是各营营官，一边是前来投军的各路俊杰。

觥筹交错，笑语喧哗。

袁世凯满面笑容，举杯站起来说：“世凯今日高兴得很！旧雨新知，风云际会，我能不高兴吗？在座的诸位，怀着一颗忠臣孝子的心，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小站就是你们施展身手的好地方！我这个人，没什么长处，就一点，爱才；也没什么能耐，也就一点，帮朋友。如果诸位相信我的话，请满饮此杯！”

众人一齐举杯，高呼：“谢大帅美意！”

袁世凯：“现在我先将参谋营务处总办介绍给诸位……”

徐世昌微笑着站起来。

袁世凯：“徐世昌，翰林院编修，我尊之为大哥……”他看有人露出疑问的目光，便对徐世昌道：“大哥，有人可能会问，本朝文贵武贱，这是不争的事实，你怎么会以翰林身份降格从军呢？”

徐世昌矜持地说：“这个何用解释，本朝曾文正公和李中堂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他随口念道：“男儿何不带吴钩，若个书生万户侯？”

此言一出，满座的文人武将都活跃兴奋起来！文人兴奋，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灿烂前景；武将兴奋，是他们明白了自己地位的重要。

袁世凯接上徐世昌的话道：“所以，咱们虽是新建陆军，却不乏饱学之士。”他离开座位，

请起右边首座一位胡须花白的长者，说：“这位张老夫子，文才是了不得的！我好不容易才请他出山，做我的老师，也是你们大家的老师！”

众人齐应：“是！”

老夫子张一麟连连拱手：“岂敢，岂敢！”

袁世凯：“下面诸位，有的我熟悉，有的不熟悉，就烦请你们自己介绍吧！”

话音刚落，站起一个垂着一根粗大辫子的赳赳武夫，粗声大气道：“张勋，原来在武卫军当兵吃粮，没混出个人样！看见小站竖起招兵旗，就来投奔。没曾想大帅一见面就给了个中军侍卫处副官长的官儿，知足啦！今后若不好好给大帅卖命，我他妈就是婊子养的！”

跟着站起的是一个身材魁梧，面貌憨厚的汉子：“俺叫曹锟，天津大沽人。年轻的时候做过贩布生意，人称‘曹三傻子’……”

人们哄的一声笑了。

曹锟连忙解释：“其实俺不傻，俺是老实……”

人们笑得更厉害了。

曹锟：“俺原本在毅军宋庆宋大人手下当哨官，看见了报上的聚贤告示，就投奔袁大帅来了。”

袁世凯说：“曹锟‘虎形而有福相’，我封了他步兵第一营帮带。”

介绍过曹锟，他旁边“噌”的同时站起三个制服笔挺、面色严肃的军人。只见他们离开筵席，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走到大帐当中，“啪”的一个立正，同时行了一个标准的德国军礼，声音洪亮地报名道：“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

袁世凯眉开眼笑，提高声调说：“这三位皆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一同赴德国深造，学成归来，为我朝不可多得的精通西方军事之人才！本帅现在任命王士珍为步兵第三营帮带，段祺瑞为炮兵第三营统带，冯国璋为督操营务处帮办！”

三人又“啪”地一个立正，行礼道：“谢大帅！”

当袁世凯走到赵秉钧面前时，赵秉钧不慌不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袁世凯。

袁世凯：“这是什么？”

赵秉钧：“这是家父给您的信，家父说他和您有八拜之交，叫我来投靠你，请您多加关照！”

袁世凯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信，问赵秉钧：“你会干什么？”

赵秉钧：“我什么都不会干！”

袁世凯：“什么都不会干？”

赵秉钧：“什么都不会干。但大帅如果交给我什么事，我什么都能干好。”

袁世凯：“那你就先呆着吧！看我能有什么事情交给你。”

紧挨着赵秉钧，孟恩远站起来。

他还没开口，有几个军官就吃吃笑起来。

袁世凯感到纳闷：“怎么他们一见你就笑？”

孟恩远：“禀大帅，小的是天津西天宝管姑娘的伙计，那几位长官是西天宝的常客，所以他们看见小的就笑。”

袁世凯也禁不住笑起来，说：“你是管妓女的伙计？好啊！你既然能够管理好妓女，那也一定能够管理好当兵的。这些当兵的呀，你管得好就好，若管得不好，他们就像那些野鸡一样！本大帅任命你为骑兵第六营队官！”

本来那些军官笑得差不多背过气去，这时候都不笑了，一个个愕然睁着眼睛望着袁世凯……一名亲兵匆匆进来，在袁世凯耳边说了几句。

袁世凯大喜，高声道：“本大帅聘请的德国军事教官到了！传我将令，鸣炮！大开营门，全体出迎！”

第十六章 虎啸小站（二）

二

檀香山，落日余晖，映照着一大片草场，也映照站在草场边际交谈的两个男人。

这是孙文和他的哥哥孙眉。

孙文：“广州起义失败，糟蹋了哥哥和许多华侨的血汗钱。”

孙眉：“我不过贱卖了农场上千头牛而已，有什么糟蹋不糟蹋的？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何况你办的这种天大的事情。只是我听你说许多钱被那个三合会的首领白白骗去，确有些心疼。慈不掌兵，义不掌财，你仁义兼备还加上轻信，却又掌兵又掌财，这才是我最担心的啊！”

孙文：“我倒不这样看。比如那个黑佬，他骗了我的钱我却不追究他，他至少心里有愧吧？心里有愧就不会反对我，甚至还会为革命说几句好话，我看这也值得。”

孙眉：“莫名其妙！我就不知你那个脑袋瓜是怎么长的？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孙文：“我准备先到美国，再到欧洲去宣传革命，因为那里华侨多。只是……”

孙眉：“只是没有钱！是不是？”

孙文尴尬地笑了：“还是大哥知道我……”

孙眉“哼”了一声，说：“你等会儿从帐房那儿去支一笔旅费……”

孙文：“光旅费不行，我在日本还借了朋友的钱。”

孙眉盯着他看了半天，无奈地叹口气：“你呀，又没有钱，偏又是个用钱的祖宗！还没等你那个革命成功，我早就倾家荡产了！”

孙文：“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噢，大哥，我还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孙中山。”

孙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孙文：“勉励自己像中央山峰一样，伟岸矗立，永不屈服！”

……

美国纽约，孙中山走在唐人街上。

看着摩天大楼背景映衬下的简陋街道，满街的中文店铺招牌和拖着辫子蹒跚而行的华人，他的心里突然涌出一股冲动！

他跳上街道旁一辆送货的小推车，摘下礼帽，挥动着高呼：“同胞们！同胞们……”

路人看他这样子，不知他要做什么，一下子围拢过来。

看着身边的人越聚越多，孙中山开始演说：“同胞们，我叫孙文，是被朝廷通缉的革命党。朝廷为什么要通缉我呢？因为我要推翻它！我为什么要推翻它呢？因为它是一个给四万万同胞带来了无数深重苦难的，腐败透顶的朝廷……”

围观人群麻木的表情。

孙中山更激动地演说：“同胞们不要以为你们到了海外，朝廷的腐败就与你们无关！你们的故土，你们的亲人，都正在遭受异族的蹂躏哪……”

人群中突然一个人尖声高叫：“这是个神经病！”

“哄”地人们散去了。

只有一个人还呆呆地望着孙中山。

孙中山连忙向他伸出手：“同胞，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那人却说：“车子……”

孙中山糊涂了：“什么车子？”

那人：“你站的这辆车是我的，我要推它去送货了！”

孙中山尴尬地从车上下来。

那人白了他一眼，推走了车子。

望着他的背影，孙中山喃喃自语道：“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大西洋上，天空风云飞渡，海面波涛汹涌。

孙中山临风伫立在海轮的前甲板上，脸上充满抑郁的神色。

……

伦敦，夜间，雾气越发重了。

古老街道上的路灯，被潮润的雾气包裹着，几步远望去，就只剩下一个个白蒙蒙光团。

雾气中，一幢有着雕花铁围栏的楼房。走近了可以看到，灯光映照着，一块铜牌嵌在门口的墙柱内：

“大清帝国驻英公使馆”。

公使馆内，房间的门虚掩着，从门缝中望去只看见沙发的一角，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说话：

“马上起草电报，报告总理事务衙门，乱党孙文已经到了伦敦，请上谕……”

……

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劻：“请什么上谕？马上派人把孙文抓起来啊！”

一名总署章京：“王爷，孙文是在外国，抓他不得。”

奕劻：“有什么抓不得？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外国就不讲王法了？”

章京：“他们不讲王法讲公法，国际公法。英国外交部无在本国交犯条约，所以抓不得……”

奕劻：“莫名其妙！”

……

伦敦康德黎宅邸，房间里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孙中山和他的老师康德黎，还有他们的朋友孟森博士谈得正高兴。

康德黎：“亲爱的孙逸仙，听了你的传奇经历，我简直有点怀疑了，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还是我以前那个最优秀、最守纪律的学生吗？他以前上课时从不迟到一分钟，如今却要将一个古老庞大的体制连根推翻！”

又是一阵大笑。

“不过我有个问题，孙逸仙博士，”孟森说，“就凭你和你的几个同志，能够推翻强大的满人统治者吗？”

“当然不能！”孙中山回答，“所以我们必须宣传和发动我们的四万万同胞，一起奋斗，创造我们崭新的共和国！”

“恐怕很难，”孟森摇着头说，“我在中国待了很多年，我了解中国人。他们脑子里只有朝廷，从来没有国家的概念……据说有一次伦敦开博览会，中国代表团的官员竟然不知你们的国歌为何物？他把那个，那个什么‘小妹妹盼郎来……’当成了你们的国歌……”他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他很快就不笑了，因为他发现孙中山的脸色变得异常严峻。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长期处于专制制度的压迫下，都是愚昧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别人嘲笑他们的理由！”孙中山有些激动，“难道你们大不列颠的人民生来就具有今天的民主共和思想？当中国春秋时代的先哲们提出‘大同’社会的理想时，你们的祖先不是还在茹毛饮血吗？”

“亲爱的孙逸仙，如果我无意的玩笑伤害了您的民族情感，请接受我的道歉！”孟森站起来，将右手掌放在胸口上，诚挚地说。

第十六章 虎啸小站（三）

康德黎也连忙说：“孟森博士一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你应当了解他。”

孙中山：“我也请你们理解我为什么激动，这些天我参观了你们的博物馆，游览了古城堡，去工厂和工人谈天，到图书馆看书，越是接触先进的西方文明，越是怀念我苦难深重的祖国和沉沉昏睡的同胞……我恨不得站在泰山之巅，向着全中国大声呼吁：醒醒，我的同胞！快醒醒啊，我的同胞……”

他眼里泛起一层泪花。

康德黎宅门口，康德黎送他们出来。

孟森对孙中山说：“我已叫了一辆马车，我们一块儿走吧！”

孙中山：“谢谢，我还是步行吧，这样能更好地感受到伦敦的呼吸。”

康德黎笑着说：“不过我得提醒你，清朝驻英国的公使馆就在这附近，你可不要被他们的人撞见哦！”

孙中山：“是吗？那我正好向他们宣传革命呢！”

孟森：“你不认为你是自投罗网吗？”

孙中山自信地说：“不会的！我相信任何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听了我的宣传，虽然不一定马上跟我走，至少内心也会同情我们的事业。何况，这是在英国。”

孟森：“但我还是为你担心，亲爱的孙，真的。”

……

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庆王奕劻正准备上轿。

一个总署章京拿着份电文跑来，双手呈上：“禀王爷，孙文被抓到了！”

奕劻：“孙文？哪个孙文？”

章京：“就是那个逃到英国的乱党……”

奕劻：“哦，我记起来了……不是说在外国不能抓他吗？”

章京：“这个孙文居然想到我公使馆去宣扬革，革命，岂不是自投罗网！”

奕劻：“那好，就在公使馆内拿根绳子，把他勒死算了！”

章京小心地：“禀王爷，这个恐怕不行……”

奕劻眼一瞪：“怎么不行？”

章京：“这违反了国际法，英国政府会把这看成对他们的藐视和对英国法律的挑战。”

奕劻：“我处死我的钦犯，碍着他什么了？那就将孙文押解回国受刑吧！”

章京：“要押回来，也只能极端秘密地进行，千万不能让英国政府知道，否则……。”

奕劻：“又是什么屁法律是不是？我不管那么多！你们反正得想办法，给我把这个孙文押回来！”

他一头钻进轿子，“恭王爷那病怕是捱不过这两天了，我还得赶紧看看他去！”

……

英国地球报赫然的标题：

“革命家孙逸仙被诱捕伦敦——令人惊骇的新闻！中国公使馆的非法监禁！”

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桌上一大叠英文报纸，各种各样的标题：

“孙逸仙已被囚十二天！”

“民主的耻辱！”

“伦敦市民强烈抗议！”

……

有的报纸还刊登着成百上千穿着厚厚大衣的伦敦市民，围住清使馆抗议的照片。

奕劻拍着那叠报纸，气急败坏地对几名章京吼着：“皇上都被惊动了，问孙文是谁，怎

么会搞成这个局面？”

章京都低着头，不敢吭声。

奕劻：“怎么收场？你们快说呀！”

还是那名章京：“英国的下院已向他们的政府提出质询，他们政府已命令外交部，致送正式文件，给我驻英公使，要求放人。”

奕劻：“妈拉巴子！本王爷问你怎么办，你抬出洋人来说话！本王爷偏不听他的！不放，就是不放！怎么啦？”

章京：“那恐怕会引起外交纠纷……”

奕劻：“引起外交纠纷又怎么啦？”

章京：“皇上和太后老佛爷怪罪下来，王爷您……”

奕劻一下软下来：“这么说，只有放人了？”

章京：“只有放人。”

奕劻：“好，大丈夫能伸能屈！放就放”

……

孙中山讲演的身影出现在各种报纸上。

明亮的阳光从云层中投射到他那明净的额头，他是那样朝气蓬勃！

孙中山充满激情的声音在人们耳边回响——

“我对英国政府致力于使我从中国公使馆获释而表示深切的谢忱。对报界的及时帮助和同情，亦谨表谢意。最近几天中的实际行动，使我对充溢于英国的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所崇高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BT3】三

小【HT】站营房内，杯盏狼籍。

马三俊和邱四毛两人都喝得醉醺醺的了。

邱四毛：“他妈的这些个穷酸文人一来，把我们弟兄挤兑得够呛！”

马三俊：“还，还有王，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什么‘北洋三杰’，龙、虎、狗，全他妈狗娘养的！仗着在洋人那儿学了点狗屁玩意，竟敢拿到老子面前来显摆，被老子一顿臭骂……”

邱四毛：“三哥，你也得忍着点，大帅相信他们，没办法呀！”

马三俊睁着醉眼，“大帅相信他们？李中堂还相信我呢！”

邱四毛：“你没看出来，大帅的人全上去了，我们这些李中堂的老部下，慢慢不吃香了……三哥，依我看你还是回到李中堂那儿去算了。”

马三俊：“离开久了，还真有点惦记他老人家，也不知怎么搞的，连红儿小丫头都惦记……”

邱四毛嚷起来：“红儿小丫头是谁呀？小婊子是不是和你有一腿？”

马三俊火了，“噌”的站起来，甩手给了邱四毛一耳光，“你那张臭嘴再敢胡说，我他妈宰了你！”

邱四毛捂着半边麻辣辣的面颊，叫道：“三哥，你今几个怎么了？再怎么着也犯不上为一个小，一个小娘儿们……伤了兄弟的和气呀！”

马三俊摇摇晃晃地坐下，含糊不清地说：“她，她不是小娘儿们……她是李中堂最喜欢的小丫头……”

邱四毛：“你也喜欢她？”

马三俊：“府里边上上下下……谁不喜欢她？有，有一回，我手指里扎进根刺，就是她，

她给我挑的……”

第十六章 虎啸小站（四）

他趴在桌上，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哭起来。

邱四毛有点慌了，“三哥，你醉了，真醉了。来，我扶你去外面散散心！”

小站，镇上比以前繁荣多了，各种铺面增加了不少，行人也多了起来，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邱四毛扶着马三俊，一路晃荡而来。

邱四毛劝慰着马三俊：“我看三哥你呀，想李中堂是真，想那个小丫头更是真……好好，三哥你别冲我瞪眼……你不是想她，你是猫叫春，对不？嗨，三哥你现在是新建陆军左翼长，副大帅啊！还愁找不着一个好娘儿们？你要信得着，这事就包在兄弟我身上！你要等不及了呢，兄弟我先去帮你找个小婊子出出火……不要怕袁大帅管得严，他管天管地还能管到咱们兄上去……”

他晕的素的说着，看马三俊一直没反应，抬头一看，只见马三俊眼睛直勾勾盯着前方，呆了一样。

邱四毛慌忙问：“勇哥，你怎么呢？”

马三俊却只顾盯着前方，呆呆地念叨：“红儿……”

邱四毛循着他的目光望去，见一个少女挽着个菜篮在前面走，虽然看不到她的面容，但从背影来看，红袄绿裤，一根乌黑油亮的辫子垂在窈窕的腰身，十分动人。

邱四毛的眼睛也放出光来，一拍马三俊：“三哥，还愣着干吗？跟上去！”

镇外小路，那个农家少女见两个军官一直紧紧跟在自己身后，惊慌地加快了脚步。

邱四毛拖着踉跄的马三俊，也加快了脚步。

少女小跑起来，后面两人也小跑起来。

前面是一大片菜畦，菜畦中有一间茅屋，少女一边朝茅屋跑去，一边惊慌喊着，“哥，哥呀……”

少女“啪”地推开茅屋门，里边空无一人！

少女慌了，连忙想跑出去，但门已被堵住。

邱四毛一把抓住她，淫笑着，“小姐你刚才不是喊哥哥吗，见了你嫡嫡亲的哥哥，你又跑什么呢？”

他不顾少女的拼命挣扎，扭头叫道，“三哥，你先上……”

没有反响。马三俊已醉倒在地，嘴里兀自含糊叫着“红儿，红儿……”

“三哥，那兄弟我就不客气了……”说着，邱四毛一把撕开了少女的衣襟。

少女雪白的肌肤裸露无遗！

邱四毛呻吟一声，像头野兽般扑了上去。

少女的挣扎哭喊声传出茅屋……

与此同时，几个人向茅屋跑来，愤怒地呼喊着……

邱四毛仗刀跳出茅屋。

外面几个人拿着扁担，还有粪勺站在那儿，看样子是附近的菜农，听见少女的哭喊声才跑过来的。

看到屋里突然跳出个军官，他们一下愣住了。

邱四毛凶神恶煞地吼道：“滚！给老子滚开！”

几个菜农正不知如何是好，少女衣襟撕破，满面泪痕从屋里跑了出来。

她一下子扑到一个黑红脸膛的青年身上，大哭起来，“哥……”

马三俊也摇摇晃晃从屋里走出来，菜农们一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那个青年人愤怒地扬起扁担朝邱四毛扑去，“俺和你们拼了！”

还没等他扑到面前，只听“扑”一声，邱四毛的刀已经扎进了他的腹部。

“杀人了！”菜农们惊恐地叫喊起来。

邱四毛连忙扯着马三俊，“三哥，咱们快走！”

……

北京，宅邸，翁同龢将一份报纸往桌上一扔，气愤地说：“强奸民女，滥杀无辜！非弹劾袁世凯不可！不然的话，他的军队纵使操练成功，终是个祸国殃民！”

“可是，”坐在他对面的文廷式迟疑说道，“袁世凯曾经加入过‘强学会’，当初又帮助我们揭露过李鸿章，应该算是我们的人吧？”

翁同龢叹口气说：“道希呀道希，你怎么一下子糊涂了呢？袁世凯原本就是李鸿章的人，跟了我们一段，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不是又被李鸿章拉过去了吗？这还不算，又多了个新主子荣禄！整掉袁世凯，就是翦除了他们的羽翼，为皇上除掉一个隐患！”

文廷式：“不过我看袁世凯维新变法的心愿是真的，在‘强学会’的时候……”

“不要提你那个‘强学会’了！”翁同龢一改往日煦然的风度，有些焦躁地说：“不要以为他们封了你一个会长，他们就会跟你跑。康有为是个有野心的人，他的野心大得很！”

文廷式：“老师是不是过虑了？”

翁同龢：“我的直觉不会错。而且他若得势，第一步很可能就是盯着老夫在皇上跟前的位置，取而代之。”

文廷式悚然，“啊”一声。

翁同龢：“你也不必惊慌，这毕竟是以后的事。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抓住小站新军出的这件事，把文章做足，做大。还有，小站新军一年要花掉上百万饷银，这里边肯定有猫腻！两件事加在一起搞，务必收到整掉袁世凯，打击荣禄和李鸿章，一石三鸟的功效。”

文廷式：“那我现在就去起草弹劾奏折。”

翁同龢：“这个折子你不能写！得找一个和我们平素没有任何往来，直言敢谏的人来写。”

文廷式：“胡景桂行不行？”

翁同龢：“行，就是他了。”

……小站兵营，夜深沉，偶尔传来夜间巡逻士兵轻微的兵器撞击声，压低了嗓子的喝问口令声。

中军帐内，袁世凯倏地站起来，愤愤不平道：“这下我才尝到李中堂多年办事尝到的滋味了！你在前头干事，他在后头拆台。我没日没夜地干，好容易将新军带入正轨，却落个‘克扣军饷，纵容部属，滥杀无辜’遭弹劾的罪名，这让人怎么想得通？”

“想不通也得通！且不说我们新军是出了事，让人抓住了把柄。就是没出事，人家存心要搞你，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徐世昌沉思着说：“我现在最感纳闷和担忧的是，以往军中出了这种事，多是交本部长官处置。如今朝廷却动了大架势，要荣中堂以‘阅兵’为名，亲自来查办，来者不善呢！”

第十六章 虎啸小站（五）

袁世凯不以为然地说：“不会吧！我来小站练兵，正是荣中堂的保荐，谁都知道，我是他的人。”

徐世昌：“文章就在‘你是他的人’这几个字里面！正因为你是荣中堂的人，朝廷的许多人，甚至包括皇上，就对你存了个疑虑之心！而荣中堂呢，却可能认为李中堂才是你真正的主子，你敢说他怀疑得不对？而且，就算你是荣中堂的人，朝廷派他来查办你，也有个考验他之意。怎么查？怎么办？多少双眼睛盯着他？那些个监察御史又岂是那样好糊弄的？荣中

堂初担大任，正是需要做出政绩树立威信的时候，又怎么会因为你这并非嫡亲的部下影响他如日中天的仕途？说不定，他正好借这个机会严办你，甚至杀了你，而树立他秉公执法，大义凛然的形象哩！”

袁世凯被他一番话说出了一身冷汗，惶悚道：“这么说，我难逃这一劫了！”

徐世昌：“不，关键还是得在‘你是他的人’这几个字上面做文章……”

“主意我倒有了一个……”袁世凯沉默片刻说。尽管大帐里没有旁人，他还是凑近徐世昌，压低了声音……

听了他的话，这回是徐世昌出了一身冷汗！他盯着袁世凯看了半晌，叹道：“这一着亏你想得出！既向荣中堂表明了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决心，又震慑了淮军旧部……只是太歹毒了些……”

四

小站大路上，在仪仗，卫队簇拥下，荣禄缓辔而来。

和他并肩而行的还有一个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他是来访的英国将军贝思福，稍后是两名随行的御史。

贝思福：“中堂大人，我们现在是往小站去吗？”

荣禄：“是的，那里有我们七千人马。与您上午看到的淮军各营不同，这支人马完全是按照西方的军事方法操练的。”

“噢？这让我十分感兴趣。”贝思福说，“他们的司令官是谁？”

“暂时由一个叫袁世凯的担任，”荣禄淡淡地说，“至于以后是谁，就要视情形而定了。”

营门外并没有意料中的欢迎仪仗，只有徐世昌率两名参将在那里等候。

见荣禄一行人马仪仗来到跟前，徐世昌赶快下拜道：“卑职徐世昌恭迎中堂大人！”

“袁世凯呢？他怎么没来？”荣禄抑制着不快，冷冷地问。

“禀中堂，今日正好是给士兵发饷的日子，袁按察使脱不开身，有失迎迓，请中堂恕罪！”徐世昌恭谨地说。

荣禄禁不住冷笑道：“这可是个稀罕事！给士兵发饷，还要劳主帅亲自动手，我倒想见识见识！”

荣禄将仪仗卫队留在营门外，和贝思福、两名御史，在徐世昌陪同下，悄悄来到操场边，观察袁世凯给士兵发饷。

徐世昌要上前禀报，荣禄制止了他，问道：“怎么只有几百士兵？”

徐世昌答道：“为避免混乱，确保饷银发到每个士兵手里，按察使规定他们以营为建制来领饷银。”

他看一眼操场上士兵，说，“现在领饷的是速射炮队。”

荣禄还要再问，却见贝思福正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发饷情形，便将目光也投向袁世凯那边。

操场上，袁世凯和几名发饷委员，一人捧起了一份饷银。

旁边一名校佐对着花名册，高声点名：“刘得富、马文彪、张锁柱、徐六娃……”

被点到的士兵响亮答应“到”，跨步出列。

袁世凯和委员们亲自将饷银放到他们手中。

点名的校佐高声问：“咱们吃谁的饭？”

士兵们一齐挺胸回答：“吃朝廷的饭！”

校佐又问：“咱们穿谁的衣？”

士兵们齐答：“穿朝廷的衣！”

校佐：“咱们应当替谁出力？”

士兵：“替朝廷出力！”

.....

贝思福不禁轻轻鼓起掌来。

荣禄诧异地问：“将军对这种琐碎的做法很欣赏？”

贝思福反问：“阁下以为他琐碎吗？”

接着，他自己回答：“不，这是一项非常细致具体的工作，它不但表明了这个袁将军非常廉洁，而且使得克扣兵饷之事几无可能。而据我所知，请原谅我的直率，贵国兵力之所以虚弱，正是士兵不能领到足额的饷银所致。可是袁将军却把这项工作做得如此出色，您看那些领到饷银的士兵，您会怀疑他们报效国家的勇气吗？”

几句话说得荣禄连连点头，喜上眉梢。

.....

一间密室，袁世凯感动地翘起大姆指对马三俊道：“行，是条汉子！将强奸杀人都揽到自个身上，保住了自家兄弟，天下人都会佩服你的义气！”

马三俊更来劲了，把胸膛拍得“砰砰”响，“好汉做事好汉当！漏子就是我捅下的，我这就找荣禄自首去！老子是什么来历？看哪些个告黑状的杂种能咬下老子的蛋来！”

袁世凯和徐世昌对视一眼，阴沉地说：“兄弟，这个事儿动静闹大了，只怕到时候李中堂也不好出面！”

马三俊一愣，又嚷道：“那老子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他们了，要杀要剐随他们的便也不会连累你们！”

袁世凯生气了，把桌子一拍说：“兄弟你这是什么话？你是讲义气的汉子，我袁世凯难道就是卖朋友的小人？实话给你说了吧，为这事我不光准备丢掉这顶乌纱帽，就是上刑场哥哥我也陪你走一遭！”

马三俊再不吭声，那眼圈儿却看着红了。

“话是这么说，事情也不会严重到那种份上。”徐世昌在一旁轻言细语开了腔，“只要到时候扛得住，一口咬定喝醉了酒，什么都不知道，那些人也就拿你没办法。这边呢，袁大帅会豁出命来救你。还有，李中堂虽然不好出面，那些人难道就不看他老人家的面子？”

马三俊狠狠地点头。

操演场，沙场秋点兵。

第十六章 虎啸小站（六）

小站新军按步兵、炮兵、工兵、骑兵四个兵种，在操场上列为方队。步兵五营在前，左二营、右二营、中间一营；速射炮队、重炮队、骑兵队、工兵营在后。

七千人马肃立操场，鸦雀无声，只听得见风吹旌旗，噼啪作响。

阅兵台上，荣禄戎装佩剑，端坐台中。

英国将军贝思福作为客人，坐在他的右侧。

袁世凯一身戎装，策马至阅兵台下，举剑报告：“北洋新建陆军列队完毕，请奉旨钦差兵部尚书、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新建陆军最高统帅荣中堂检阅！”

听他这样报告，荣禄不禁微笑着向他点点头，旋即肃然站起，将手一挥，“开始吧！”

鼓声响起来，首先是肩新式洋枪，着新式军服，身量一律七尺以上，脸膛因风吹日晒而呈健康黧黑色步兵营战士，合着鼓声，齐声高唱，列队而来，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威风.....

“刷！刷！刷！”标准的德国军事操典步伐踏得地皮微微发颤.....

炮车队“隆隆”开过来.....

再就是剽悍的骑兵.....

贝思福看得赞叹不已，对荣禄说：“中堂大人，我必须向您祝贺，在您的领导下，贵国

拥有了即使对西方各国而言，也是最精锐的一支军队！”

荣禄竭力抑制着自己的兴奋，淡淡地说：“贝思福将军谬奖了，这都是袁世凯他们的努力，与我没有关系。”

贝思福头摇得像泼浪鼓，“不不，我和袁世凯将军交谈过，他说没有您，就没有他和这支军队，您是他们的一切！”

荣禄不由向远远肃立一旁的袁世凯投去一瞥，“他这样说是出于中国人尊敬长官的美德，而并非事实。”

说着，他脸上终于绽开了微笑。

中军大帐，荣禄拿着口供看了半天，这才对跪在下面的马三俊说：“这么说强奸民女，杀死菜农都是你一人所为罗？”

马三俊梗着脖子，“是我，喝醉了酒……”

荣禄看着马三俊，不知怎的叹了口气。这才转对两名御史：“你们两个作为御史，随我来小站也这么多天了，阅兵也阅了，‘克扣军饷，滥杀无辜’的事儿也查清了，你们看怎么办？”

两名御史：“但凭中堂大人处置。”

荣禄转对袁世凯说：“他们要我处置，我就把这事交给你，你看着办吧！”

袁世凯叩下头去，颤声道：“是！”

兵营门口，马三俊被五花大绑在行刑的柱子上。

周围是大批围观的百姓。

他毫不畏惧，对着看守他的军士们骂道：“你他妈是不是搞错了？把老子绑在这儿，等会儿袁大帅知道，叫你们一个个都得掉脑袋！”

正说着，在各营将领的簇拥下，袁世凯大步走了过来。

他走到离马三俊几步远的地方站定，高声问道：“马三俊，强奸民女的是不是你？”

马三俊：“是！”

袁世凯：“杀死菜农的是不是你？”

马三俊：“是！”

袁世凯提高声调，让周围的百姓都能听见，“我北洋新建陆军，乃堂堂正正仁义之师，岂容你这种败类坏我名声……”

马三俊听得袁世凯语气有些不对，慌了，大声地：“大，大帅，你怎么……”

袁世凯眼中寒光陡射，森然道：“我早说过，你们要遵守军纪，服从长官，否则……”

他从腰间拔出那把金制的左轮手枪，“休怪这把手枪二十多年来第一颗子弹，射在自家弟兄身上！”

马三俊怒骂：“袁世凯，你好毒……”

随着一声枪响，马三俊的脑袋一下耷拉在胸前，一缕鲜血慢慢从心口渗出来……

内室，荣禄坐在太师椅上，悠悠地啜着茶，对袁世凯说：“我没看走眼，你的确有才能。才一百多天的时间，就能够把军队练得像家养的鸽子一样，说放就放，说收就收，一声呼哨，曲尽其妙。特别是在旷野上操演两军攻击的阵式时，将士们那般的娴习口号，熟谙行阵，让贝思福将军都惊诧不已。我想问，你练兵的要旨在哪里？”

袁世凯禁不住有几分得意说：“这个简单，我一手拿着钱和官，一手拿着刀，听话的就给你升官发财，不听话的就请你吃刀。”

荣禄悠然笑道：“看来这个办法对谁都起作用啊！”

他将茶盏往茶几上轻轻一放，收敛了笑容对着袁世凯，“你以为事儿就这样轻轻松松的过去了吗？你是准备吃刀呢，还是准备升官？”

袁世凯“扑通”一声跪在荣禄面前，“我知道一切尽在大人的掌握之中！从今往后，我是

死心塌地的跟定了大人，如若食言，天诛地灭！”

荣禄连忙伸出双手，扶起他，笑容可掬地说：“慰亭快起来，我还不知道你的忠心吗？发什么誓哩！”

看着袁世凯，若有所思地说：“其实马三俊的事，你大可不必……行，你好好干，朝中的事，由我给你做主！”

刚刚被他扶起来的袁世凯又叩下头去，声音微弱地说：“谢中堂大人！”

……

贤良寺，红儿：“大人，晚上做梦我梦见马大哥了……”

李鸿章：“啊……”

红儿：“马大哥说他好想我们，他想回来。”

李鸿章：“他回不来了……是我害了他……”

红儿：“大人你说什么？你哭了……？”

李鸿章：“袁世凯欺我……好！”

……

操练场，又是发饷的日子。

袁世凯领着徐世昌、曹锟等一大批将领在给士兵们发饷。

一名校佐对着花名册高声点名：“刘得福、马文彪、徐六娃、张锁柱……”

被点到的士兵响亮答应着“到”，应声出列。

袁世凯和将领们将饷银放到他们手上。

校佐大声问：“咱们吃谁的饭？”

士兵们挺胸回答：“吃朝廷的饭！”

曹锟突然大声道：“吃袁大帅的饭！”

校佐一怔，明白过来，用更大的声音重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

士兵们一齐挺胸，几乎是吼着回答：“吃袁大帅的饭！”

……

“咱们穿的谁的衣？”

已经是曹锟对着列队肃立的小站新军全军将士在问话了。

“咱们穿袁大帅的衣！”所有的将士一齐回答。

曹锟：“咱们应当替谁出力？”

将士：“咱们应当替袁大帅出力！”

七千人马的吼声如七千头猛虎的长啸，令风云变色！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

—

北京，孙园，“强学会”的匾额被绳索套住，几个士兵齐齐发声喊，一起用力，“扑通”一声，匾额被拽落在地，扑起一阵灰尘！

这时的孙园已经被闹得鸡飞狗上屋，拿刀执枪，气势汹汹的步兵统领衙门士兵闯进各个房间搜查，柜子、抽屉被翻了个底朝天，报纸文件散落满地……

一名参将把封禁强学会的告示贴在大门口，立即引来一大群人的围观。

“强学会讥讽时政……”一个围观者大声念道，“臧否人物，挟嫌妄议，渎乱宸听。特命步兵统领衙门查抄该会，着即严禁。”

南海会馆，康有为又气又急，“这是怎么说的？前日封了《时务报》，今日又来查封强学会！到底谁在后面捣鬼？”

梁启超：“步兵统领衙门的人说，是奉军机处之命。”

康有为：“军机处不是有翁同龢吗？他不是我们强学会长文廷式的恩师吗？还有文廷式，这个时候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连个影子都看不见！”

梁启超沉吟说：“翁同龢虽然是文廷式的恩师，但对我们却是提防的，要不为什么老师几次去拜访他，他都拒而不见呢？而且，我还怀疑，老师几次上书未能直达天听，是不是和他的阻挠有关？”

康有为不禁连连点头，“有道理，有道理！我若得志，他的位置就不稳了，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他心里恐怕更明白！唉，我的目光只注意了反对维新变法的那班顽固守旧的家伙，却忘了虽然赞同变法，却对我心怀嫉恨的人！”

梁启超：“如果是这样，那就危险了！”

康有为：“也不尽然，关键是皇上的态度。”

他想了想，毅然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晚我再倾尽肺腑，把我们变法的主张，上书给皇上。这次我们要设法绕过翁同龢，通过别的途径，兴许能够到达御前。”

梁启超：“如果此举不能奏效呢？”

康有为长叹一声，“那我就只有回广东老家教书去了。”

……

珍妃寝宫，一名太监将一个精美的小盒子双手捧着，呈给珍妃。

珍妃打开小盒，里边是一颗很大的耀眼的珍珠。

珍妃：“这是怎么回事？”

太监：“这是内务府孝敬珍主儿的。”

珍妃：“哟，内务府还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呀？今儿个太阳可是打西边出来了！”

她把玩着珍珠，淡淡地问：“皇后那里送的什么呀？”

太监：“禀珍主儿，皇后那里没送。”

珍妃：“噢，太后老佛爷那里呢？”

太监：“太后老佛爷那里也没送。”

珍妃将盒子盖上，“那好吧，你们的心意我就收下了。”

太监：“我们内务府几位管事的公公说，以前好多对不住珍主儿的地方，请珍主儿多担待。”

珍妃浅浅一笑说：“放心，我若是那般的小肚鸡肠，你们的日子早就难过了。”

收敛起笑容，她又正色说：“我知道，你们这班奴才是看老佛爷退了，皇上真正掌权了，才赶着来巴结我的。但如果你们阳奉阴违的话，可别怪我在皇上面前不替你们说话！”

太监：“奴才明白。”

……

纱幔低垂，烛光朦胧。

光绪与珍妃低低的谈话声传出来。

珍妃：“今日内务府给臣妾送了一颗珠子来。”

光绪：“唔。”

珍妃：“可还是没有老佛爷冠冕上那颗那样大，那样好！”

光绪：“你和她老人家比？”

珍妃：“怎么比不得？何况她现在天天待在园子里，很少出来。臣妾出面的时候多……”

光绪：“朕不想听这些！来吧……”

珍妃的嘴被堵住了，“皇，皇上……您怎么，这，这样……鲁莽？”

一阵娇喘吁吁……

“皇上往日都是轻洒雨露，今日里却怎么龙马精神，要个没够？”珍妃的声音透着说不出的娇羞和意外的惊喜。

光绪：“唔……”

珍妃：“而且臣妾发现，自从太后向皇上表明她老人家也有变法之意后，皇上一直是热血沸腾，精气充沛，连身子骨也强健了许多！”

光绪：“是吗？”

珍妃：“皇上龙体强健，国事也必然兴盛！”

光绪：“你将房事与国事相提并论了。睡吧……”

珍妃：“皇上，皇上……怎么说睡就睡了？”

……

从街口一直到恭亲王府邸门前，密密麻麻排满了盔甲鲜明的御林军。

恭亲王面色蜡黄，气息衰弱地斜躺在床上。

床头榻几上一碗中药已经凉了。

屋里其他人已经被屏退，就慈禧和光绪坐在病榻前。

慈禧红着眼圈说：“六爷你就好好养病，朝中的事不必挂念，有我们娘儿俩好歹对付着……皇帝还有什么话要对你六叔说吗？”

光绪：“朕还想问六叔一句话，现在朝中的这些文武大臣们，谁最堪大用呢？”

恭亲王声音微弱但是清晰地说：“李鸿章、张之洞。”

光绪：“噢？”

恭亲王：“甲午战败，李鸿章虽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他是经世致用之才，久经磨炼，不是那种就会耍嘴皮子的人所能相比的。而且同治、光绪两朝的几乎所有大事，李鸿章都是恭身入局之人，有教训可鉴，有经验可期，足可就任艰危……而张之洞，是多年的封疆大臣，立足地方，开眼世界，既有维新之志，且有维新之才。而且，他的学问极好，中学西学，融会贯通，在此变革时期，有此二人主持朝政，我大清的国势，当可有大的起色……”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二）

光绪十分惊讶，他顾不得恭亲王说了这一大番话，已经是气喘吁吁，急切地问道：“六叔这样说，把翁同龢往哪儿摆？”

恭亲王忽然老泪纵横，挣扎着撑坐起来，一字一顿地说：“皇上你重用翁同龢，这是铸九州之铁，造成的一个天大错误呀！”

光绪脸色遽然一变。

慈禧也有些意外。

恭亲王：“臣对他八个字的评价，‘居心叵测，怙势弄权’！”

这时慈禧开口了，“老六怎么会这样看翁同龢？”

恭亲王：“翁同龢身为帝师，太后对他也是宠信有加。臣知道这样评价他，会导致皇上和太后的不快。但臣是要死的人，不把这些话说出来，对不起我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

从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光绪的内心受到了极大地震撼，他身体微微前倾，仔细地一字一句地倾听着恭亲王微弱的声音。

……

贤良寺，寺内有一块菜地。

李鸿章在种菜，红儿在一旁给他打下手。

他只穿一件土布短褂，灯笼长裤的裤脚扎着，蹲在地上，拿一把三角形小铲，在菜畦上挖出一个小坑。红儿将一株嫩绿的青菜秧递给他，他将秧苗放进小坑，培上土，再用手指尖轻轻将土按紧。他戴着老花眼镜，很耐心很仔细地做着这个活计。

栽种完一畦青菜，他费力地站起身来，用手捶捶自己的后腰，这才说声：“红儿，歇口气吧。”

红儿扶他在菜地边土坎上坐下来，自己坐在旁边，对着一畦嫩绿的秧苗出神。

李鸿章：“红儿，想什么呢？”

红儿：“我在想呀，那么小的一颗菜籽，一下变成了小秧苗，要不了多久，又长成了那么大一棵青菜，然后呢，被人吃到肚子里，又什么都没有了！真快呀……咦，大人，你怎么哭了？”

李鸿章擦一下眼睛，“人老了，就喜欢流泪。也怪你这丫头，引得老夫感伤……”

红儿：“我说错了什么吗？”

李鸿章：“你没说错，是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来了。”

红儿：“他是谁？”

李鸿章：“他是恭王爷。”

红儿：“我不认识。”

“你当然不认识”，李鸿章禁不住被她逗笑了，“他刚去世……人哪，再怎么着，和一颗青菜又有什么区别呢？”

二

勤政殿，光绪合上手中的《孔子改制考》，突然问身边的翁同龢：“翁师傅，你觉得康有为这个人怎么样？”

翁同龢一怔，答道：“臣与康有为素不往来。”

光绪：“为什么？”

翁同龢：“康有为这个人，居心叵测。”

光绪淡淡地说：“不对吧，我记得翁师傅以前说过，他的才能，是你十倍。”

翁同龢：“我以前是说过这个话，但最近我才看到他写的《孔子改制考》，所以才知道他的为人。”

光绪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

翁同龢不想在这上面多谈，奏道：“来访的德国亲王明日进宫面圣，总理衙门请示礼仪如何安排？”

光绪：“就准许他乘轿子入东华门，开乾清门，进内宫来见朕好了！”

翁同龢：“这太优隆了，不合体制吧？”

光绪的脸突然涨得通红，发作道：“这等小事都如此拘泥，谈何维新？”

翁同龢怔住了，不过他很快就缓过神来，说：“皇上息怒，臣这就去安排。”

翁同龢前脚刚走，当值太监后脚就迈进殿来，“禀奏万岁爷，军机处让奴才将这个折子呈送皇上。”

光绪接过奏折，发现里边还醒目地夹着一封《上当今皇帝书》，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太监：“军机处说，这都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呈上来的。”

光绪便不再问，拿起那封《上当今皇帝书》。

“康有为！”光绪诧异地说了一声，全神贯注地看起来。

大殿里静静的，只听得见纸页翻动的声音……

“宣翁同龢！”光绪突然合上纸页，大声叫道，“快把翁同龢喊回来！”

……

京郊，林木稀疏，长亭更短亭。

一头走骡，驮着简单的行李。梁启超等几个学生，执酒为他们的老师康有为送行。

满脸疲惫的康有为端着酒，语气消沉地说：“‘强学会’不明不白突遭查禁，《时务报》也被封了，老师这几年惨淡经营的心血，都已付之东流。而一次次的‘上皇帝书’，却遭多方阻挠，一封也未能直达天听……老师实在是心力交瘁，再也支撑不了……这才绝了万般志向，

萌发了重新回乡教书的念头……卓如，我走之后，你和你的师弟们在京师要好自为之，实在呆不下去了，就回广东来，我们师生在一起，只议论风月，再不谈国事了……”

梁启超等人听得悲凉不已，一起跪了下去，端酒哽咽叫道：“老师……”

康有为接过梁启超手中的酒说：“临别之际，无以相赠，我这里有一首‘出都’诗，就当是老师送给你们的礼物吧！”

他咕嘟嘟将酒一饮而尽，把碗一摔，吟道——

落魄空为梁父吟，英雄穷暮感黄金。

长安乞食谁人识，只许朱公知季心。

海水夜啸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康有为悲凉地吟哦着，跨上走骡，于风沙衰草中，萧然而去。

…… 勤政殿，光绪将御案上的奏折往前一推，说：

“翁师傅，你看看！你看看康有为的这封折子！你看看他关于变法的主张，实在是精辟透彻之至！你再看这段……”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三）

不待翁同龢回过神来，光绪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拿起奏折念道：“我恐怕自经历了甲午惨败之后，皇上与臣子们，就是打算活一天算一天，歌舞湖山也办不到了；而且恐怕皇上与臣子们，想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办不到了！’你说，不是忠肝义胆不顾生死的人，他敢这样直言不讳地对朕说话吗？这样的人才，你翁师傅不但向朕推荐，反而说他是‘居心叵测’，朕实在弄不清翁师傅是什么意思？”

自侍奉帝侧起，光绪从未这样疾言厉色对待过翁同龢。而且一日之内，数次遭到严谴，汗水从翁同龢的额头上流下来，他跪倒地上，竭力镇静地说：“请圣上恕臣失察之罪。”

光绪：“失察也就罢了，朕只是不希望因此而贤路堵塞！”

只此一句话，便看着翁同龢身体颤抖，面色也变得煞白了。

光绪有些不忍了，语气也缓和许多，“翁师傅且起来，你的忠心朕是知道的，但偌大国家，悠悠万事，朕总不能只靠你一人吧？”

虽然语气委婉了，翁同龢还是知道光绪的意思，忍不住委屈道：“臣自问不是那种擅权之人！”

光绪看他一眼，想说什么，又改口道：“算了，这些以后再说。你现在马上将康有为找来，朕急切想见他！”

翁同龢一愣，回答道：“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能召见，康有为只是一个六品工部主事，皇上若有什么想询问他的，命大臣传话就行！”

光绪看着翁同龢，翁同龢的神情端正恭谨，光绪只好又恼怒又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就令荣禄、你、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哦，对了，还有礼部尚书怀塔布。你们去总理衙门传康有为问话，就有关变法事宜向他进行询问！”

翁同龢：“臣领旨！”

……

京郊道上，康有为骑着骡子，孑然而行。

他不时回头，望着京城方向，复又仰天长叹：“帝阍沈沈叫不得！帝阍沈沈叫不得啊……”

一骑快马从后面追上来，马上的人大呼：“前面可是康先生？”

康有为勒住骡子，诧异地望着来人。

来人径直奔到他面前，翻身下马，拜身道：“请康先生稍待片刻，我家大人随后就到。”

康有为：“你家大人？”

来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

康有为更为诧异问：“是翁同龢吗……”

话犹未了，只见来路上尘土扬起，几骑快马护着一辆轿车，急驶而来……

路边，一棵大树下，康有为和翁同龢席地而坐，交谈起来。

随从们都站得远远的守护着。

翁同龢：“我有睡晌午觉的习惯，一个学生进来告诉我，康先生要走了，急得我匆忙起身追出城来，连鞋袜都没穿好……你看！”

他伸出脚来，果然一只脚上穿着袜子，另一只是光脚丫子。

康有为冷冷地说：“翁大人想演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给天下人看么？”

翁同龢笑道：“先生胜过韩信，我却当不得萧何！我其实久慕先生的道德文章，只是无缘得见……”见康有为嘴角还是挂着一丝冷笑，他又连忙解释道：“哦，我和先生可能有些误会，先生几次想见我，我推辞不见，其实有说不得的苦衷……还有，先生几次给皇上上书，都未能直达天听。虽然个中原因曲折，但我难辞其咎，特向先生道歉！”

两朝帝师，清流领袖，当今最有权势的朝廷重臣，如此谦恭，又是赔礼又是道歉的，如果放在别人，早就会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了，偏偏康有为是有名的“康疯子”，不吃这一套，“翁大人用不着道歉，是康某自己没本事，怪不得别人！”

真正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任康有为怎样无理，翁同龢还是不羞不怒，反而更加恳切地说：“不管先生相不相信，我这说得都是真心话。哦，还有一个好消息，先生的才能，先生关于变法的主张，我已多次奏明皇上，皇上英明，已下旨命总理衙门大臣就变法事宜，进行询问。”

康有为眼中放出光来，“我明白翁大人为什么来追我了！”

说着，竟撇下翁同龢，跨上走骡，勒转缰绳，往京城而返。一串豪放的吟哦留在他的身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三

位于中南海西花厅里的这个总理事务衙门，今日气氛格外威严肃穆。

大厅上首正中的案头上，供着黄绫束着的圣旨。

大厅西向一溜排开的五把太师椅上，坐着荣禄、翁同龢等五位大臣。他们个个面色严肃，正襟危坐。

大厅东向的椅子上，只坐着康有为一人。看得出，今天这个阵势让他很激动，这都是当今朝廷最有权势的人物啊！他兴奋中又有点儿紧张，眼神里却充满迎接挑战的意味。

一名内侍从挂着厚厚门帘的里间走出来，高声道：“上喻：着兵部尚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军机大臣刚毅，礼部尚书怀塔布，大学士徐桐等，就变法事宜对工部主事康有为进行询问。”

大厅里的人都跪拜下去，“遵旨。”

上喻宣毕，众人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五个大臣中，除翁同龢是与康有为有交往在先的，其余都是头一次见到他。他们各自用复杂的目光打量着面前这个将京师搅得风生云起的人物。康有为坦然地毫不畏惧地面对着他们。

“祖宗之法不能变！”荣禄突然大声说。

所有的人都一惊，所有的人都没有料到谈话会这样开场，因为荣禄这不像是“询问”，而像当头棒喝！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四）

好个康有为，眉梢那么轻轻跳动一下，便从容道：“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之地的，

今日祖宗之地已经不能守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中南海西花厅，现在成了办外交的总理衙门，这不是祖宗之法所没有的吗？这都是因时制宜，时势逼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啊！”

用总理衙门的设立来堵塞荣禄的祖宗成法，康有为一过招就把荣禄弄得无言以对。

怀塔布也斜着眼说：“你也不要做出一副了不得的样子，变法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像办商务、开矿什么的，朝廷早已实行多少年了！”

康有为一句话回了过去：“那叫‘变事’，而不是‘变法’！”

“那你说，改变成法应当从何入手？”翁同龢问得实在，态度也温和得多。

“首先应该改变法制和典律，这其中又应该以改变官制为先。”对这个问题，康有为显然成竹在胸。

“你说要改变官制，难道能够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尽行撤销，所有的规章制度都不要了吗？”刚毅气势汹汹插进来说。

“六部撤不撤？规章制度要不要？那要看它是否适应今日形势？今日是世界各国并立于世的时候，不像当初，我们只知有中国的一统天下，所以法律官制，都是一统之法，弱亡中国，也是这一统之法给害的！要想革旧图新，匡救危局，官制非变不可！”因为涉及到最敏感、最要害的人事问题，康有为语气异常坚决。

说到这点，翁同龢却颇有同感，当下又问道：“你有什么具体措施吗？”

这一问正中下怀，康有为开始侃侃而谈，“设立制度局。制度局内，精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再推举一人为总裁，皇上亲临，共同讨论，商量哪些制度要改，哪些新政要推行。另外于制度局下面，再开办法律、学报、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武备、社会、游历等十二个新政分局……”

刚毅蛮横地打断他说：“你不但要废掉六部，连军机内阁都想废掉，绝对办不到！”

怀塔布跟着说：“你说制度局要精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何谓通才？是不是指你们‘康党’，又说推举一人为总裁，这总裁是否就是你？”

康有为毫不躲闪，“所谓通才，就是中西学都为精通，尤其是西学。非是康某自夸，具有这全面才能的，在‘康党’，也就是我的学生中，的确大有人在；至于总裁人选，谁能在刚才康某所说的法律、学报、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武备、社会、游历等诸方面都有研究者，谁就有资格担任！”

怀塔布：“大言不惭！你敢说这些方面你都有研究？”

康有为傲然答道：“这个自然！”

荣禄不禁冷笑道：“撤了兵部，你来指挥打仗？”

康有为：“不是我来指挥，是参谋部来指挥。我们早就应该仿效日本，设立参谋部，由皇上亲自掌握。说到参谋部如何组成，荣大人应当比我更清楚，就不用我来罗嗦了。”

这不就是公开宣布要夺他荣禄的兵权吗？荣禄恨得牙痒痒的，可这是奉旨问话，一时又奈何康有为不得。

对康有为总裁人选的一段话，翁同龢心里也不舒服，接上来问道：“请问康先生，如果推行新政，钱从哪里来？”

这话问得厉害，如果于财政没有真正研究，那是绝对敷衍不过去的。

五个大臣都等着康有为的回答……。

谁也没注意到，此时西花厅里间的门帘被轻轻掀开一条缝，一个人的目光正关注地望着康有为，

那人正是光绪皇帝。

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但从他脸上关注的表情可以看出，这场对话是深深吸引了他。

.....

康有为依然是那样从容，说道：“这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借鉴，日本实行过银行纸币，法国实行过印花税，印度实行过田税.....不过日本的维新仿效西法，法制非常的完备，和我国的情况相似，最易仿摹，这在拙著《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中都有论述，诸公可以采鉴.....”

“快别提你那几本妖言惑众的书了！”徐桐终于找到了一个开口的好机会，“你那《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诚如翁师傅所说，是窜乱六经，居心叵测的经家一野狐禅，你这两本日本什么‘考’，彼得什么‘记’，用心肯定更险恶！”

“你才是用心险恶！”翁同龢心里恨道，“你骂他，却叫我脱不了干系，这还不险恶么？”

徐桐无理，康有为却不动气，只是冷冷问道：“徐师傅说我用心险恶，请问你看过这两本书吗？”

徐桐被他问得一愣，随即说：“老夫不屑看！”

康有为：“你看也未看，怎么知道我用心险恶？”

徐桐：“听其言，观其行，便可知也！我问你，你是不是说过要什么舆论自由？”

康有为：“说过。”

徐桐：“你是不是说过要什么平等？”

康有为：“说过。”

徐桐：“你是不是说过要什么民权？”

康有为：“说过。”

徐桐脸一沉说：“你的用心还不险恶么？舆论自由是什么？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鸡一啄、鸭一嘴都来妄议朝政？更让那心怀叵测者乘机攻击诋毁朝廷？那不天下大乱了吗？提倡平等？那还要不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申张民权？那就是无视君上！”

“说得好！”怀塔布几个不禁为之叫好。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五）

康有为也没料到徐桐居然老而不昏，言锋犀利。不过这反而激起了他那种天生好斗，不后于人的本性，更意识到这是捍卫自己变法主张的时候。当下他朗声说道：“世界潮流发展到了今天，可叹徐师傅还蒙在又破又旧的老屋子里浑然不知！居然把舆论自由理解为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鸡一啄、鸭一嘴都来妄议朝政，这真是可笑之至！可悲也！”

康有为说得激动起来，索性站起，挥动着手臂，“舆论自由是什么？是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自由开设报馆、学会。这样，人人都为国家的富强献计献策，激活了一潭死水，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让我九州大地充满勃勃生机.....”

西花厅里间的光绪被这番话打动了，也站了起来，脸上充满激动的神情。

.....

暮色逐渐浓重。

西花厅内的对话还在进行，时而听得见康有为的高谈阔论，时而又传来激烈的争辩.....

突然，荣禄从里面怒冲冲走出来，骂了一声：“这该死的家伙！”钻进轿子，径直离去。

西花厅内的谈话似乎中断了一会儿，又热烈起来.....

【BT3】四

颐和园乐寿堂，慈禧拿起一个小点心，对李鸿章说：“你再尝尝这个‘菜包鸽松’！”

李鸿章接过点心欲跪，“谢太后隆恩。”

慈禧：“算了算了，咱们两个老的好好拉拉家常，吃吃小点心，谢什么恩呀？”

她又转对待立在旁的荣禄，“你也坐下，要不你站在一旁看我们吃东西，多难受啊！”

“谢太后。”荣禄挨着李鸿章坐下了。

李鸿章慢慢嚼着点心，“这个‘菜包鸽松’好吃，松软还有别样的菜蔬清香。不知是如何做的？”

慈禧高兴地说：“我就知道老年人喜欢吃这个！要说做法也不难，把麻豆腐用羊油黄酱炒熟，然后把二十余样时鲜各种菜心炒成碎末和炒熟的麻豆腐拌在一起，用洗净的白菜心菜叶把拌好的料包好，连菜叶一块儿吃。”

李鸿章：“这个季节，却到哪里去寻时鲜菜心？”

慈禧：“这个我却没有想过。”

她便把眼睛望着李莲英。

李莲英躬身道：“禀老佛爷，这都是内务府从广东那边弄来的。”

慈禧：“那也忒费事一点，不像洋人的东西，比如这奶油琪子吧！”

她拿起一块西点，递给李鸿章，自己也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品味着，“做法就简单得多，味道却一样的好！所以呀，很多事情，不要全以为就自己好，该向人家学的就得向人家学，该变的就得变……仲华，听说今日和康有为谈话，你中途拂袖而去了？”

荣禄连忙站起道：“禀太后，不是臣想那样做，实在是因为康有为太狂妄了！当时的情形，李中堂也听说过了，李中堂，是么？”

李鸿章正一门心思品味着奶油琪子，似乎没有听见荣禄的话。

慈禧便补一句：“让你说话哩，李中堂！”

李鸿章慌忙抬起头来，“噢，这洋人的奶油琪子的确不错，有机会的话，我真想亲自向他们学学！”

慈禧愣了一下，随即会意地笑了，“老中堂呀老中堂……好，我今几个就遂了你的心愿，让你去西洋几个国家考察，学些好玩意儿回来，如何？”

李鸿章赶忙叩下头去，由衷谢道：“知老臣者，太后也！”

……

颐和园长廊，慈禧悠闲地走在前面，荣禄跟在她身旁，再后面，是李莲英和几名太监宫女。

慈禧边走边对荣禄说：“你问我为什么突然答应让李鸿章出国？不是突然答应，是我早有这个心思，今几个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再说，以李鸿章现在的境况，他不想掺和也不好掺和到一些是是非非里边来，那又何必为难他呢？”

荣禄：“太后对李鸿章的体恤，实在让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深感温暖。”

慈禧：“都像你这样想就好了……仲华呀，现在你的责任非轻，很多事情都要向李鸿章学着点。比如和康有为对话，这是领了圣意的，你为什么要拂袖而去呢？外人看来，还当是我在后面撺掇你！还有那个康有为，只要他的主张好，你让他狂妄点也不要紧嘛！他如果狂妄过了头，真有什么非法乱制的地方，到时候该怎么办也不迟。该上心的不上心，他一个小六品工部主事，你和他较什么劲？”

荣禄一边喏喏应着，一边转着眼珠琢磨慈禧话里的意思，一时没有接言。

慈禧瞟他一眼，不经意地说：“翁同龢呢？他怎么没和你们一块儿到园子里来？”

荣禄眉梢一动，心里这才豁亮起来，回答道：“禀太后，翁同龢从来不和臣等在一起，一天到晚在皇上那儿待着。”

慈禧：“一天到晚待着，那得琢磨多少事情呀？”

荣禄：“所以朝臣们对此多有议论，认为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于社稷恐非幸事！”

慈禧：“你认为皇上很信任翁同龢吗？”

荣禄：“这举朝皆知，所以臣以为有些事太后得提醒皇上！”

慈禧淡淡一笑说：“不用我提醒，让皇上自个儿慢慢明白不更好？”

荣禄不解，“太后？”

一个太监顺着长廊跑过来，在李莲英面前小声说了几句。

李莲英趋前道：“禀老佛爷，皇上带着翁同龢给老佛爷请安来了！”

慈禧：“知道了，叫他们在寄澜亭那儿候着。”

她转对荣禄，“你先跪安吧，不要什么事都一惊一咋的，让我也好好过几天悠闲日子。”

颐和园寄澜亭，光绪显然很兴奋，迫不及待地对慈禧说：“这个康有为呀，真是个硕学通才！他于法律、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会社、海军、陆军等各项新政之法，无所不通！他所论说的改革事项，条条都有下手的地方。哦，这里还有他写的两本书，《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儿臣看了，大有收获。特呈给亲爸爸慈览……”说着，将两本书呈给慈禧。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六）

慈禧一直微笑着听光绪说话，这时接过书，一边翻动，一边问翁同龢：“翁师傅，听皇帝这样一说，满朝的大臣，好像一个也比不上这个康有为，他真有那样的见识吗？”

翁同龢为难了，斟字酌句地说：“臣以为，康有为确有其过人之处，不过说满朝大臣都比不上他，皇上好像并无此意……”

“这么说，是我冤枉皇上了……”慈禧还是微笑着说。

翁同龢慌了，“微臣没有那样说……”

慈禧：“你说了也不要紧！皇上刚才把康有为夸成一朵花儿似的，我听了是有些气不顺……皇帝你也不要介意！他康有为再怎么个硕学通才，能强过许多大臣去？远的不说，起码翁师傅的学问我们娘儿俩心里是有底的吧？”

光绪勉强点了点头。

翁同龢却颤声道：“太后这样说，让微臣不胜惶恐。”

慈禧：“你也用不着惶恐，我这是说的事实。荣禄告诉我，当康有为说要完全仿效西法时，你却道，‘西法不可不讲，但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你是这样说的吗？”

翁同龢：“臣是这样说的。”

“说得好！”慈禧赞赏道，“单凭这一点，你就比康有为高了许多去！”她转对光绪，“皇帝想重用康有为，这没什么。但千万不能冷落了翁师傅这样的元老重臣！”

光绪低沉地说：“儿臣记下了。”

慈禧又对翁同龢说：“听说这个月初八是翁师傅七十大寿？”

一句话说得翁同龢热泪盈眶，忙不迭地说：“微臣何幸？敢劳太后连臣的生日都记在心里！”

慈禧笑着说：“这倒不是我记性好，而是翁师傅的门生故吏满天下，他们都张罗着要给老师做寿，这动静就大了！”

翁同龢忙道：“臣是一直不许他们胡闹的。”

慈禧：“做做寿，图个吉祥，这怎么是胡闹呢？这不，我这儿还给你准备了一件小小的寿礼哩！”

她回头吩咐：“小李子，你将福建进贡的那把纱葛折扇拿来，送给翁师傅！”

李莲英：“瞧！”

五

珍妃寝宫，依旧是纱幔低垂，灯光朦胧。

光绪和珍妃的谈话从纱幔后低低传出来。

珍妃：“皇上今几个兴致好像不是很高？”

光绪：“翁同龢可恶！”

珍妃：“好好的，皇上怎么扯到他身上去了？”

光绪：“他阴执两端！”

珍妃：“怎么个阴执两端？”

光绪：“就是在朕面前一套，在太后面前又是另一套！”

珍妃犹豫了一下说：“臣妾觉得翁师傅不是那种人……”

光绪：“怎么不是？开始恭亲王说他‘怙势弄权’，朕也是将信将疑，后来试了他好几次，可不就是‘怙势弄权’！”

珍妃：“可他对皇上的确是忠心耿耿的。”

光绪：“那要看怎么个忠法？如果只为自己获得专宠而贻误天下，这个忠朕不稀罕！”

珍妃：“皇上这样说有依据吗？”

光绪：“康有为的事就是依据！朕准备重用康有为，而他，就是横亘在朕和康有为之间的一块巨石……”

珍妃：“皇上这样说，就不怕上人家的当，毁了自己的臂膀？”

光绪：“他自己不自重，怨不得朕……爱妃，你这是怎么了？”

珍妃：“没什么，臣妾只是觉得皇上变了，变得刻薄而不近人情了。”

……

养心殿西暖阁，光绪在看折子，越看眉头皱得越深。

旁边刚毅还捧着厚厚一摞奏折。

刚毅：“这是御史王鹏运上的折子，弹劾翁同龢‘纳贿不轨’；这是安徽藩司于荫霖上的折子，弹劾他‘误国无状’；这是高燮的折子，这是李盛铎的折子……”

光绪：“都留在这儿，你跪安吧。”

刚毅从西暖阁出来，早已守候在外的怀塔布便迎了上去。

怀塔布：“怎么样？”

刚毅：“我都没弄明白，怎么一下冒出那么多折子对着翁同龢？”

怀塔布：“哼，平日只见他的亲信弟子，弹劾这个弹劾那个的，今日也让他尝尝被弹劾的滋味……”

刚毅：“可别忘了他是两朝帝师！何况太后也很相信他，前些天不还赏赐给了他一把纱葛折扇，作为他生日的贺礼吗？”

怀塔布：“嗨，你也不想想，这个季节，赏他一把扇子，那是什么意思？太后老佛爷是让他一边凉快去！”

刚毅：“这个老家伙靠边站了，咱们就好办了！”

怀塔布：“可别！老的去不了，新的来了！你没见康有为那个张狂劲？”

刚毅：“别看他张狂，捏死他不就像捏死个小跳蚤！”

…… 翁同龢宅邸外，大门口，张灯结彩。门前坪上，停满了车马轿子。

大厅内，香烟缭绕。

一个喜气洋洋的“寿”字高悬。

大厅上首正中，摆放着寿桃、寿面的案上，供奉着慈禧太后赐给翁同龢的那把纱葛折扇。

大厅两旁的祝寿的字画和对联已经满得挂不下了，几个仆人还在往上添挂。

一个仆人小声嘟囔，“别人家过生日收礼都是收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就我家老爷收这些不值钱的字儿画儿！”

另一个仆人：“你知道什么？我们老爷一辈子廉洁清明，莫不是老了你还想让他做个贪

官……”

他们的小声对话淹没在满厅前来祝寿的清流朝士，气锐新进的一派高谈阔论、笑语喧哗之中……

书房，与大厅热闹喜气的气氛对比，这里过于沉重压抑。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七）

翁同龢还是坐在书桌后他的太师椅上，六七个亲信弟子，或坐或站。

文廷式：“突然间冒出这么多矛头对准恩师的折子，绝非偶然！”

张謇：“你的意思是背后有人指使？”

文廷式：“指使倒不一定，而是他们都嗅出了某种风向……”

“什么风向？”弟子中有人插言。

“就是恩师已失去皇上信任。”文廷式断然道，瞥一眼翁同龢，又放小了声音，“这也和京城沸沸扬扬传开了的恭亲王临终遗言有关……”

张謇：“在康有为的事情上，皇上对老师有些看法，这个不假。但因此便说皇上不相信老师了，似乎不足为凭。”

翁同龢一直没吭声，听到这里，禁不住胡须颤抖，喃喃道：“二十余年君臣相知，二十余年呢……”

弟子们见他这样，不禁黯然神伤，有的便掉下泪来。

独有文廷式大声道：“事情还远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怎么一个个在这里做起小儿女情状来了？”

张謇也说：“对，如今最要紧的是想办法，驳斥那些加在老师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

文廷式：“他们能上折子，咱们难道不会上折子？若论打笔墨官司，还没见咱们怕了谁去？”

翁同龢嘴唇翕动，正欲说什么，忽听得外面大厅一声高呼：

“圣旨到！”

众人一怔，文廷式喜道：“老师寿诞，皇上降旨，定有恩赏！”

翁同龢也兴奋地连声道：“快，快拿顶戴来！快拿顶戴来……”

他边说边跑出了书房。

大厅内，翁同龢为首，与前来祝寿的弟子门生黑压压地跪了满地。

一名太监打开圣旨，高声宣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恰似九万个霹雳在头顶炸响！这道圣旨将所有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泪水顺着翁同龢脸颊上的皱纹淌下来，他突然站起，叫道：“皇上危险了！我要去提醒他！皇上危险了……”

【BT3】六

南海会馆，一派叫好声！

康有为在唱昆曲《单刀赴会》：“大江东去浪千叠，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春社……这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唱着，他左手撩起长袍，右手举着折扇，一个亮相。

“好！”学生们轰然喝彩。

梁启超兴奋地说：“老师舌战五大臣，比起关云长单刀赴会，同样是千古佳话！”

康有为豪情万丈，“舌战五大臣不过是维新变法的序幕，要看我师生上演的波澜壮阔的

大戏，还在后头！”他话音刚落，门外高呼：

“圣旨到！”

康有为等一惊，没待他们回过神来，一名内侍在前，后面两个小太监跟着，已经走进屋来。

太监：“皇上有旨，宣康有为明日早朝觐见。”

康有为喜从天降，重重叩头谢恩，“臣领旨！”

……

上海码头，李鸿章由红儿和伍廷芳搀扶着，登上一艘海轮。

他身后是一大批随从和一面纛旗：“中国奉旨出使五国钦差大臣李”。

码头上，洋乐队演奏着。俄、法、德、英、美五国公使挥着手，满面笑容欢送他。

……

颐和园内，康有为由一名太监引领着，身穿六品官服，昂然而来。

隔着一道宫墙，张謇搀扶着翁同龢跌跌撞撞奔向丹墀……

实际上他们是擦肩而过。

丹墀下，翁同龢站住了。

不远处，刚下轿子的光绪，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正向这边走来。

光绪显然兴致很高，谈笑风生。

一群人越来越近了。

翁同龢跪下来。

一个太监提醒光绪说：“翁师傅在那儿跪着哩！”

光绪好像没听见，就这样从翁同龢面前走了过去。

翁同龢悲苦得叫一声“皇上……”便已满面泪水。

光绪的肩膀似乎颤了一下，但他没有停步，依然谈笑着，走远了。

翁同龢大哭道：“皇上啊……”

喊过这一声，他一头撞在丹墀的石柱上，顿时满面流血。

……

朝房外，康有为走到朝房门口，正好与刚从朝房出来的荣禄不期而遇。

荣禄轻蔑地看了看康有为，问道：“以你国家柱石般的才干，有什么补救时局的办法呢？”

康有为斩钉截铁地说：“没别的，就是变法！”

荣禄进一步逼问：“我当然知道要变法，但一二百年的成法，能够一下子就变了吗？”

康有为血冲脑门，愤然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变了！”

荣禄脸色一变，正欲说话，忽听得勤政殿传来太监的高呼：

“皇上有旨，宣康有为觐见啦！”

康有为看也不看荣禄，整了整袍服，大步往前走去。

荣禄冷冷地盯着他的背影。

宫殿飞檐下的铁马摆动着，“叮叮”撞击有声。

起风了。

第十八章 戊戌维新（一）

一

劲风鼓荡着袍服，康有为跨进了勤政殿。

在里边等待得太久的光绪竟从御座上站了起来。

四目相对，电石火光般的交流！

康有为俯身地上，用带有广东口音的官话，底气充沛道：“臣康有为叩见皇上。恭祝吾皇万岁！万万岁！”

光绪脸上露出微笑，伸手虚扶一下，“快起来！”

显然是早有吩咐，一名太监搬过一个绣墩，放在御案侧旁。

光绪：“你且坐下说话。”

不过是一名六品工部主事，被皇上破例召见，居然又赐坐说话，这对康有为来说，是怎样的殊荣！

康有为抑制着激动，重重叩了一个头，“谢皇上！”便于绣墩上坐了。

殿内的太监们都悄没声息地退了出去。

短暂的沉默。

“皇上，眼下四夷交迫，列强都要分割我国，整个国家离灭亡没有几天了！”没有任何开场白，康有为一开始就切入了主题。

光绪脸上浮起了红晕说：“这都是那帮顽固守旧的人给造成的！”

康有为：“皇上圣明，一眼就洞悉了病源。知道了病源，那么，臣的药方就有了！我们的祸事和失败是守旧者闹的，那么，我们非得把所有的旧法都改变了，都维新了，否则决不能自强。”

光绪毫不犹豫地说：“目下局势实在是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这些年来，不是没有变法，但是，少变而不全变，变了一个而不变第二个，连累那个已经变了的也失去了作用。这就好比一间宫殿，材料都坏了，肯定会倾覆，如果只是小小的弥缝补漏，风雨刮来，终要坍塌。必须拆了它，重新建筑……”

光绪：“拆了它，重新建筑？”

“对！”多少年了，终于等来了向皇上一吐心声，吁请变法的机会。康有为一字一顿，尽量让自己的广东官话说得更清楚些：“数十年来，所有的大臣都说过变法的事情，但他们所说的，都是仅仅变某一个方面，而没有尝试变及全体。其实，所谓变法，必须从制度法律变起，这才叫变法……”

光绪忽然打断他说：“那天在中南海西花厅，你所说的关于变法的主张，朕知道了。”

康有为：“五位大臣当然要禀奏皇上。”

光绪脸上浮现出一丝孩子般的笑意：“是朕自己跑去偷听的！”

康有为不知怎样才好了，“这，臣，臣那天说话……”

光绪：“你说得很好！将变法的主张论述得非常精辟透彻。只是你那些主张，在我国一定行得通么？”

康有为自信地说：“臣为变法的事情，把各国变法的成败经验都辑考了一遍，选择它们中的可以施行于我国的东西，反复斟酌，坏的不要，好的留下，使他们的经验可以在我国施行。如今那些个章程条理，皆以具备，只要皇上采择，一定行得通的！”说着，他激动了，站起来讲着，额头和脖颈上都出了汗。

他身后不知什么时候摆放了一盆清水，盆沿上晾着几条小毛巾，一个小太监侍候在侧。见他讲得出汗，小太监赶快拧了条毛巾递上来。

康有为习惯地接过毛巾，擦一把汗，正要扔回盆里，忽然想起这是在皇帝面前，不觉吓得魂飞魄散，“嗵！”地跪倒，“臣一时忘形，大不敬，请皇上恕罪！”

光绪笑着扶起他，“不碍事，不碍事！朕知道你这个习惯，这才特意做了安排。你不必拘礼，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就如你在万木草堂给学生讲学一样！”

几句话讲得康有为热泪奔涌，重重叩了个头说：“臣蒙圣上如此恩遇，肝脑涂地不能报万一也！”

他这才又站起来，继续说道：“西方人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呢，施行变法三十年而强大。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口之多，变法三年，就可自立。此后蒸蒸日上，富强之势，可以凌驾于万国！以皇上您这样的圣明，要图中国的富强，只在反掌之间！”

光绪情不自禁道：“你说得太好了！”

康有为：“还有一点最为要紧！”

光绪：“你说！”

康有为：“现今我朝的大臣，都是又老又守旧的，对外国的东西，一点不懂，皇上您要依靠这些人变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光绪：“你说得对，这些个大臣，都不留心办事！”

康有为：“倒不是大臣们不留心办事。只是他们这些人，是依靠资格一步步爬上来的，等身居大位时，精力已经衰竭，又管着好多事情，没功夫读书，要他们不守旧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过去也奉皇帝的旨意，办学堂、办商务，可他们少年时没学过这些东西，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因此，皇上要想变法，只有擢用年轻的小臣，只要有人推荐，就予以召对，查看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才能。皇上您亲自提拔他们，给他们爵位，给他们赏赐，破格录用！现在的军机处和总理大臣们，都占着自己的位置下不来怎么办？那么您就让他们担任京卿、御史这两种官职好了，有这批人承担起内外的差事，就什么事情都能办了！那些旧大臣呢？先不动他们，他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好了。至于那些一定要守旧的人，请皇上您多下诏书，告诉他们您的旨意是什么！今后，凡是变法的事情，都要特别下诏，让他们不敢驳议！”

光绪站起身，脸上现出坚毅的神情，轻轻一拳击在御案上说：“就这样办！”

……

第十八章 戊戌维新（二）

宫殿飞檐下悬挂的铁马被风刮得“叮叮当”一片乱响，凉飕飕的风带着雨腥，袭进了大殿……

乐寿堂，帘外，正在下雨，亭台楼阁被一团雾气所笼罩。

帘内，慈禧观赏着雨景，漫不经心地问：“康有为真是那样说的？”

荣禄：“千真万确。臣问他，‘祖宗一二百年的成法能够遽然改变吗？’他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变了！’”

“那你还应该问他！”慈禧转过身，款款回到榻几上坐下。

“问他什么？”荣禄一时没明白。

慈禧：“问他，你那杀人的刀呢？你想杀人没有刀呀！”

荣禄醒悟过来，欢喜地说：“太后圣明。”

慈禧：“我圣明，你也不要糊涂。刀把子在你自个手里捏着，你着什么急呀？”

荣禄：“是，臣不着急。”

慈禧：“我这样说，你又不要想岔了！康有为的两本书，《日本变政考》还有《俄彼得变政记》，我都看了，原来我也觉得这个人太狂，看了他的书才知道，他有本钱狂！荣禄你不要不服气……”

荣禄：“臣不敢。”

慈禧笑起来，“你看你一张脸拉得马脸似的，还说不敢？哦，翁同龢被开缺回家了，他在军机处的位置就由你来接替吧！”

荣禄：“这个臣却不敢领旨。”

慈禧：“怎么？”

荣禄：“按成例，军机处少了一个汉员，仍应补一个汉员。再就是臣刚才听了太后的话，觉得直隶的位置虽然辛苦，但在此非常时期，实在重要得很。臣不敢贪慕高位而放弃自己的

责任，请太后圣裁！”

慈禧不由深深看他一眼，点头道：“很好。行，赶明日你就到天津上任去吧！凡事尽你知道的去做就行了，不要大事小事，动不动就来找我，找我我也不见！”

荣禄：“臣谨领懿旨。”

这时，光绪坐着一顶杏黄小轿，兴冲冲地往乐寿堂而来。

施礼过后，慈禧说：“你和康有为谈得不错吧！”

光绪：“谈得很好。”

慈禧：“你看康有为这个人怎么样？”

光绪：“儿臣对他是八个字的评价‘热血忠心，硕学通才’。”

慈禧：“那就好。你记着，变法是朕的夙愿，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起来，我儿你放开手脚，尽管去做，朕决不干涉！”

光绪兴奋得眼中泪光闪闪，叩下头去，“儿臣叩谢亲爸爸慈恩！”

慈禧：“你且起来，法是要变的，但是祖宗的牌位不能丢，辫子不能剪，我中国的人不能穿日本人的衣服，如果初一、十五不拜祖宗了，那可不行！”

光绪：“这个自然。”

……

毓庆宫，夜色浓重，万籁无声。

门窗都关闭着，但缝隙中仍透出了灯光。

殿内，康熙和乾隆的画像前，香烟缭绕。

光绪身着只逢祭祀大典才穿戴的皇帝顶戴，捧着一炷香，插在画像前案上，然后庄严跪下道：“祖宗，载湫要变法！不是祖宗的成法不好，而是今日之时势变化太大。如果不变，国家会亡，我爱新觉罗氏想回到打猎放牧的日子也不能了！”

墙上，他那光荣的两位祖先严厉地望着他。

“载湫知道，从古至今，变法者鲜有善终。但载湫不怕！”光绪脸上现出倔犟和一种决绝神情，发誓般地道：“今日载湫在这里祭告祖宗，往后不管有什么变故，哪怕是身殉社稷，载湫还是要变法！因为载湫不想当亡国之君，不想做爱新觉罗的不肖子孙，让祖宗的基业毁在载湫手里！”

说罢，他大步走到御案前，提笔蘸墨，在早已预备好的黄绫上写下：“明定国是诏”……

墙上的自鸣钟敲响了！

此时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岁在戊戌……

二

紫禁城丹墀下，文武百官黑压压跪了一大片，在聆听上喻：“朕以为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流弊所至，徒蹈宋明积习，于门户纷争中更加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因此，朕特别明白宣示，从今往后，朝廷内外大小诸臣，从王公贵族一直到普通的士人和庶民，都应该变法维新，努力向上，发愤为雄……”

光绪坚定的声音在紫禁城回响着……

北京街头，阳光灿烂。

“变法了！维新了！”一群年轻的士子，拿着手抄的“明定国是诏”，奔走相告。

而一个身穿蓝衫，五十余岁的读书人，更是热泪奔涌，举手向天高呼：“皇上英明！我有救了！”

士子们情不自禁地一齐欢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路旁的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呼啦”一下子涌上来，抱小孩的妇女，街头的闲皮，过往的行人，挤得个水泄不通！

一个赶着驴车进城的乡下人急得站在驴车上，蹠着脚，伸长脖子，拼命想看个究竟……

勤政殿外，虽已深夜，这里仍是灯火辉煌，一派紧张忙碌景象。

提着灯笼的太监们溜小跑着，匆忙往返，传递着各种文件。

殿门口则乱糟糟聚集了一大群各部官员，两名当值太监尖着嗓子对他们不停叫喊：

“芦汉铁路的工程报表送到没有？皇上急着要看！”

“送到了！”一名官员举起报表。

“快呈上来，皇上急着要看！”

“詹事府的人员编制实数统计出来了吗？”

“统计出来了……”

“统计出来了你还在这里磨蹭什么呀？还不送进去……”

第十八章 戊戌维新（三）

勤政殿内，也挤满了官员，不过没有殿门口那样喧闹。

御案上，各种奏折和文件堆得像座小山，光绪只露出个头部。

官员们手中都拿着拟好的喻旨或奏折，排着队，依次向光绪报批：

官员：“禀皇上，命陈宝箴、刘坤一在上海试办机器制造局的喻旨已拟好，请皇上御览！”

光绪接过喻旨，仔细看一遍，郑重地盖上皇帝之宝，交给身旁同样是排队等候的太监，“立即发出！”

“噫！”太监接过喻旨，飞快去了。

又一个官员：“禀皇上，命刘坤一、张之洞试办商务局的喻旨已拟好，请皇上御览！”

光绪接过喻旨，仔细看一遍，郑重地盖上皇帝之宝，交给下一个排队等候的太监，“立即发出！”

“噫！”太监接过喻旨，飞快去了。

“禀皇上，命各省陆军改练洋操的喻旨已拟好，请皇上御览！”

“禀皇上，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本留学的喻旨已拟好，请皇上御览！”

光绪一一办理。

一个官员：“禀皇上，这是遵圣意重拟的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的喻旨，请皇上御览！”

光绪接过喻旨，又拿起刚送到的报表，说：“朕刚才看了詹事府的人员编制实数，冗员之多，令朕吃惊！其余如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和大理寺也一样，光吃饭不干事，像这些个衙门，还留着它干什么？不但要裁撤，而且要裁撤得干干净净！”

臣子们：“皇上圣明！”

光绪：“好，下一个！”

官员：“禀皇上，这是芦汉铁路的……”

光绪打断他，“朕已经知道了，传旨，叫盛宣怀立即赶赴芦汉铁路督办！还有，粤汉铁路、沪汉铁路都由他去督办，告诉他，越快越好！”

官员：“是！”

另一个官员：“禀皇上，这是康有为上的请创设京师大学堂的折子！”

光绪接过折子，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开设学校的事，康有为上过几次折子了。朕以为，这是个大事，好事！京师大学堂，按洋人的叫法，就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朕的意思想让严复担任……”

官员们一阵茫然，然后开始窃窃私语……

光绪脸上的笑容收敛了，“看来，你们许多人不知道严复是谁了？看过《天演论》的站出来！”

有那么三四个官员站了出来。

“好，总算有几个人看过。”光绪点头，对其他官员说，“严复就是《天演论》的译著者啊！由他来当北京大学的校长，是最合适不过了！”

官员们：“谨遵圣意！”

“那就这样定了。”光绪又吩咐身边太监，“立即刊印《天演论》一千部，分发给京文武官员！”

太监：“嘿！”

官员：“禀皇上，命各省督抚禁止妇女缠足的喻旨已拟好，请皇上御览。”

光绪接过喻旨，看了一下，说：“妇女缠足，乃是千年陋习，光靠禁止恐怕不行，还得劝阻和诱导。”

说着，他拿起朱笔，在喻旨上加上“劝诱”二字，又自己念了一遍：“命各省督抚劝诱禁止妇女缠足”，这才放下朱笔，盖上皇帝之宝。

“当！当！……”墙上的自鸣钟敲了五响。

“怎么，快天亮了？”光绪一惊，站了起来。

官员们都以为他要宣布散朝，许多人情不自禁吁了一口气。

谁料光绪只是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又坐下，批起折子来……

……

一道道变法圣喻如雪片纷飞，圣喻纷飞中出现下列场景：

詹事府衙门，一些被裁减的人员有的拎着被窝卷，有的两手空空从大门走出来，他们或垂头丧气，或怒气冲冲。一些人互相散布着谣言——

“撤吧！撤吧！现在把咱们詹事府、通政司撤掉，命刘坤一、张之洞试办商务局司……这些闲散衙门撤掉了，以后六部九卿都要撤掉，还要设立鬼子衙门，用洋鬼子来办事罗！”

“这都是康有为他们搞的鬼！他们砸了爷的饭碗，有朝一日爷要砸烂他们的狗头！”

……

一户官绅人家，作娘的正在给八九岁的女儿缠足，她将孩子的脚几乎折断了，女儿痛苦地哭喊着，父亲进来说：“听说皇上发了诏令，不许缠足了！”

作娘的说：“不缠足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

锣鼓鞭炮声中，一块块系着红绸的“机器制品局”、“商务局”、“农工商总局”、“丝茶公司”……纷纷挂牌。

……

芦汉铁路，盛宣怀在一群工程技术人员的簇拥下，正在察看一段路轨，他身后是一块黑漆金字木牌：“奉旨办路”。

…… 兵营，一队士兵在洋教官的率领下，正在操练，洋教官发出口令，旁边的翻译翻给中国教官，中国教官再命令士兵。队伍操练的歪七倒八，洋相百出。

……

码头旁，一群赴日留学的青年，登上了日本的海轮，他们眼中闪耀着希冀的光芒。

……

京师大学堂，映着阳光，“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匾额熠熠生辉，校园内，走来一大帮意气风发的莘莘学子……

三

南海会馆，康门弟子，济济一堂，笑语飞扬。

康有为坐在大厅的上首，脸上洋溢着喜气。

梁启超兴奋地说：“自皇上颁布‘明定国是诏’以来，天下振奋！而维新的成绩，更是硕果累累！照这种情势下去，用不了多久，我们的富国自强梦就可以实现了！”

第十八章 戊戌维新（四）

康有为也感慨地说：“这都是因为我们遇上了一位好皇上！没见皇上之前，我从传言中，只道皇上真个是懦弱封闭，俯仰由人。待君臣相见并一番深谈后，我才知道皇上不但是天纵英明，而且思虑高远，意志坚强。那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更是令人感动！你们看从变法伊始到现在，每天从大内发出的上喻都达一两件，这可是本朝从来未有过的啊！”

梁启超：“皇上奋发图强，我们更应该竭尽心血。不过新政来源，几乎全部出于我们手中，这确是能让人引以为自豪的！”

康有为：“对了，我们一定要抓住大好时机，扩大影响，让我们的维新学说成为天下的指导！”

梁启超：“可不服气的也大有人在啊！”

康有为皱起眉头，“卓如你提醒了我，越是顺利，我们越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有没有人阻挠新政，搞我们的鬼！”

一个弟子马上接话道：“怎么没有？礼部尚书许应骙就是一个！”

康有为浑身一机灵，忙问：“许应骙！他怎么啦？”

弟子：“皇上已下达了在科举中要开设‘经济特科’的圣旨，可许应骙却公开在礼部大堂上叫嚷‘开设经济特科无益！’，对圣旨心怀不满……”

康有为：“还有吗？”

弟子：“学生暂且就知道这一条……”

康有为：“这一条也就够了！杀鸡吓猴，就拿礼部开刀！”

他咬着牙说，“礼部满、汉两个尚书，满人怀塔布，汉人许应骙，都不是好东西！这个许应骙，说起来还是我的同乡，可当年我三番五次拜谒他，他都拒之不见，好像生来就要和我做对头。和我做对头不要紧，和新政做对头我就饶不了他！卓如！”

梁启超：“在！”

康有为：“你把御史杨锐找来，让他上折子，参倒许应骙！”

……

勤政殿，气氛紧张。

光绪沉着脸端坐在龙椅上。

文武大臣们一个个提心吊胆注视着眼前的争斗。

礼部尚书许应骙气得脸色煞白，嘴唇哆嗦，面对着弹劾他的杨锐。

杨锐激烈地指责他说：“你在礼部大堂公开叫嚷‘经济科无益’，难道你不知道开设经济科是皇上的旨意吗？皇上担心经济方面的人才太少，所以想着怎样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而你许应骙却嫌经济方面的人才太多，所以想方设法遏制他们，你这样和皇上作对，究竟是何居心？还有，皇上颁布的各项新政，你都多方阻挠，这又是为了什么？”

许应骙身子颤抖着说：“你，你这是凭空捏造，血口喷人！”

光绪冷冷地说：“你说他凭空捏造，那你就明白回奏，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许应骙跪下，叩了个头，直起身子，说：“回奏圣上，开设经济特科，是臣与李鸿章等人很早的时候就议定了，再请示皇上批准的。如臣有异议，可以当时就提出，怎么会是臣请求皇上批准的事情，皇上批准以后，臣又来反对呢？此其一。其二，说臣对皇上颁布的各项新政，多方阻挠，可他杨锐忘了，最近下达的所有新政改革明谕，除了经济特科一事，都不属礼部所管，臣就是想阻挠，也够不着哇！”

他此言一出，大臣中有人竟忍俊不禁，吃吃笑出声来，大殿里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许多。

光绪脸上有些下不来，又不便发作，只得逼问一句：“这么说，你许应骙是一点错处也

没有了？”

许应骙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光绪对杨锐他们的偏袒之意，不禁委屈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冲动地说：“臣当然有错处！杨锐的折子是代康有为递的，而臣错就错在当初不该得罪康有为，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品行不端，鄙夷他的为人！”

光绪极力抑制着自己，语气尽量缓和地说：“你这是批评朕用人失察吗？”

许应骙叩头道：“臣不敢，臣绝无此意！臣只是觉得康有为他们不该将个人意气带到庙堂之上来。臣自问数十年来，讲求西法，物通人才，是坚决主张维新变法的。如果这样还不能见容于人，那么臣只有请求圣上开恩，让臣辞去这礼部尚书之职，回广东老家去！”

杨锐在一旁大声呵斥道：“许应骙，你想要挟皇上么？”

光绪连连冷笑道：“朕不怕他要挟！朕若是怕要挟的，也就不配坐在这里了！”说着，一指许应骙，愤怒地说，“朕就不相信，朕诏定天下，独独诏定不了你？”

大臣们没有想到光绪会如此愤怒，早吓得黑压压跪了一地，大气也不敢吭。

许应骙：“臣触怒天颜，罪该万死……”

他抬起头来，已是满面泪水。

光绪见他这样子，心却软了，语气也和缓许多，“许应骙，你本来是个勤慎尽职的，却怎么糊涂了，生出这么多枝节来呢？也罢，这件事朕今几个就不追究你了，但你以后不得再犯糊涂，更不得与新政、与康有为他们过不去，听见了吗？”

许应骙不敢再分辩，叩头道：“听见了，臣叩谢皇上不究之恩！”

一场风暴似乎被化解了……

散朝了，表情各异的大臣们纷纷从殿内走出来。

好些个大臣走在许应骙身边，以一个手势，一个眼神，表达对他的同情。

同为礼部尚书的满大臣怀塔布，怒视着杨锐几个人从面前经过，狠狠啐了一口！

杨锐站住，涨红着脸，就欲理论。

第十八章 戊戌维新（五）

整个礼部大堂乱成了一锅粥！

突然，在一旁叫骂着，指挥手下将刘光第往外拖的怀塔布眼睛望着门口，呆住了。

人们循着他的目光往门口望去，也呆住了！

光绪身后跟着两个太监，脸色铁青地走进来。

许应骙首先醒悟，连忙跪下道：“臣等恭迎圣上！”

怀塔布等所有的人也慌忙一齐跪下。

光绪板着脸，站在大堂中间，看着跪在他身边的满满一屋子大小官员，气得浑身颤抖问道：“这是礼部大堂呢，还是市井无赖的斗殴场所？”

怀塔布叩头道：“禀皇上，这都因刘光第咆哮堂署，无理取闹而引起！”

刘光第：“皇上……”

光绪摆手制止他，“你先不要说，朕早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回过头，他问怀塔布，“你说刘光第因何咆哮堂署？”

怀塔布心虚地说：“他……”

光绪冷笑道：“朕早有明谕，一体官民，皆可上书言事，任何人不得阻挠，可你们礼部堂官，却故意从中作梗！你们是不是以为朕软弱可欺？朕的话你们可以不听？你们是不是以为你们都是一二品大员，朕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如果那样，你们就错了，彻底错了！朕要明白告诉你们，告诉天下人，凡反对变法阻挠新政者，朕决不姑息！”

说着，他抬起头，大声道：“传朕旨意，着即革去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职务，交部议处！刘光第忠勇可嘉，赏四品顶戴，为礼部主事。”

太监：“噫！”

所有的人都被震慑住了，一动也不敢动！

五

消息传到南海会馆，康有为喜形于色，“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

他对梁启超和弟子们说：“罢黜礼部六堂官，是皇上自亲政以来第一次在重大事情上行使权柄，也是自宣布变法以来以霹雳手段给那些顽固守旧者当头一棒！沉舟侧畔千帆过，我们登入庙堂，号召天下的时候指日可待了！”

梁启超却有点担心，“不知太后将会如何反应？”

康有为：“她不是说过只要不动祖宗的牌位，一切都由皇上做主吗？自食其言，她得顾忌她在天下人前的面子。而且我觉得皇上此举既是在试探太后，也表明了他不甘受人制约，要做一代有为君主的决心和魄力，这是令我们欢欣鼓舞的呀！”

……

颐和园东门，大门紧闭。

怀塔布和他的妻子率府内家眷数十人，在门外跪了一片。

怀塔布和他的妻子都可怜兮兮地哭着。

颐和园乐寿堂，慈禧几乎是生气地对着李莲英说：“不见，就是不见！我早说过，不要大事小事，动不动就来找我。你们让我安安心心过几天消停日子好不好？”

大门开了，李莲英走出来。

怀塔布等人满怀希望地抬起头。

李莲英：“太后老佛爷懿旨：太后老佛爷说，‘不见，就是不见！我早说过，不要大事小事，动不动就来找我。你们让我安安心心过几天消停日子好不好？’”

怀塔布他们一听，哭得更厉害了。

……

军机处，铺炕和桌子上，奏折书信堆得像座小山。

光绪一件件翻看着，神情愈来愈激动，猛然，他将一份奏折往桌子上一拍，震怒地问道：“这么多好的奏折条陈，你们身为军机大臣，为什么不及时上奏？”

几位军机大臣讪讪的，谁也不吭声。

光绪更加恼怒，厉声道：“问你们话呢！”

军机大臣刚毅翻着眼白道：“人手少，忙不过来。”

光绪听了不禁冷笑道：“想占军机处这个位置，你们惟恐人多，办起事来，你们又说人手太少，朕倒要看看，你们对推行新政这样一味地搪塞拖延，到底打什么主意？”

刚毅说：“皇上这话臣不敢领受，皇上要推行新政，做臣子的只有遵旨照办，否则怀塔布他们就是前车之鉴，哪里还敢打什么主意？”

光绪愤怒了，指着刚毅道，“刚毅你不要太嚣张！朕知道你们对朕已是切齿的痛恨，但朕要正告你们，时至今日，朕早已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

当今天子说出这样决绝的话来，就是刚毅等再怎么有恃无恐，也不禁惶悚跪下，叩头道：“圣上息怒，臣等知罪了！”

光绪余怒未息，继续道：“你们既然不肯办事，那好，朕要肯办事的来！”

风雨交加。摇曳的烛光下，光绪奋笔疾书：

“御史杨锐、礼部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殿外，雷声隆隆，那雨下得昏天黑地……

第十九章 斗蟋蟀（一）

—

所谓军机处，是养心殿附近几间不起眼的平房，与旁边巍峨高大的皇宫一对照，显得矮小寒酸。

房子虽然矮小，门上挂着的白木牌“误入军机者斩”六字，却将森严毕呈。

已是日上三竿，刚毅才摇摇摆摆朝这里走来。

像是约好了一样，其他几名军机大臣也都是姗姗来迟。

几个人相遇在白木牌下，不觉会心一笑。

刚毅故意对一个鬓发皆白的老臣说：“王大人，你看太阳升起多高了，你才来值班，是不是对皇上训饬不满哪？”

王军机呵呵一笑：“我哪里敢对皇上不满！实在是老了，手脚有些不便，因此来迟。刚大人你才六十多岁，在我们几个军机大臣间年纪最小，你怎么也来得这样迟嘛？”

另一个满军机从旁打趣道：“你还不知道啊？刚大人新纳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妾，夜夜风流，身子骨被淘空了，早上怎么起得来哟！”

几个人一阵大笑。

刚毅得意地说：“还真不是自夸，我这个小妾呀，长得如花似玉且不说，床上更有一个别的女子没有的妙处……”

“什么妙处？”几个军机大臣都来了兴趣，齐声问道。

刚毅瞥一眼不远处守卫的戈什哈，故作神秘道：“这可是秘不外传的事，在这外面讲，不怕别人听了去？”

王军机笑道：“刚大人是说到里边去讲？”

满军机恍然大悟：“对对，里边最机密，任谁也听不去！”

另一个汉军机说道：“这叫做，军机处内说机密，且将房事作军事！”

几个人笑着走进屋里。

他们几个进得屋来，一齐呆住了！

屋里的木炕上，方桌旁，已经坐了四名中青年官员，神情严肃而专注，有的在看奏折，有的在批公文。

几个军机大臣走进来时，他们甚至没人抬头看一眼。

刚毅最先醒过神来，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闯入军机处？”

四个官员根本不理睬他。

刚毅喊道：“来人呀！”

门外守卫的戈什哈应声跑进来。

刚毅：“给我把这几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拉出去，斩了！”

戈什哈：“大人，斩不得，他们是皇上才任命的军机章京。”

原来如此！几个军机大臣一下子觉得心里满不是滋味。

王军机沉下脸，摆出一副老前辈的样子教训道：“你们虽然是皇上委派的章京，但毕竟是来服侍我们，给我们打下手的。怎么见了我们进来竟敢不理不睬？你们也太不懂规矩了吧？还有，军机处这木炕木凳，虽然简陋，却是无比尊贵，除了我们几个军机大臣，任他王公贵族也不敢坐的，你们居然大咧咧坐在这里……”

任他唠唠叨叨教训，几个章京依然低头办他们的事，偶尔还会小声交换一下意见，就当没人在旁边一样。

刚毅火冒三丈，一步跨过去，对桌边一个黧黑面膛，三十七八岁的章京喝道：“起来！”

那章京抬起头，刚毅这才发现他目光炯然，如火灼人。

刚毅：“叫你起来，你听见没有？”

那章京将桌上的奏折轻轻一推，坐正身体：“我为什么要起来？”

刚毅：“这个位子是你坐的吗？”

那章京：“不是我坐的，谁坐？”

刚毅：“本大臣坐的！”

那章京：“坐着不干事，占着位子又有什么用？”

不光是刚毅，其他几个军机大臣脸色都陡然变了！

“放肆！”刚毅咆哮道，伸手就来拽那章京。

那章京轻轻抬手一格，刚毅便觉得自己手臂一阵酸麻，垂了下来。

刚毅本是极蛮横之人，哪曾吃过这种亏？当下蛮脾气上来，将外面的朝服一脱，袖子一掬，就准备扑上去打架！

几个军机大臣给他助威道：

“揍他！”

“简直反了天了！”

而另三个军机章京见这情势，噌地同时站起，欲上前来。

只见那位章京伸手拦住他们，笑道：“不劳诸位，我谭嗣同一人奉陪刚大人足矣！”说着，推开椅子，站定了一个架势，等着刚毅。

刚毅见状，反而不敢轻举妄动，只指着谭嗣同说：“你就叫谭嗣同？好，我认识你了！”往外便走。

王军机喊住他：“刚大人哪里去？”

刚毅吼道：“从雍正爷设立军机处算起，到现在也有一百五十年了，哪曾见过四品的军机章京，反骑到了一品军机大臣头上的道理！爷受不了这个气，回家抱孩子去！”

王军机：“不能走，走了人家正求之不得！”

满军机：“对，不走，要闹就闹个够！看能把爷们咋办？”

吼着、嚷着，他们竟恨恨地坐下来。

几个章京见这情景，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四十二岁的杨锐在章京中年纪最大，便走上前去，正色道：“诸位大人放心，我们是来办事的，不是来抢大人们的位置的。杨锐奉劝诸位大人，以朝廷为念，以维新变法大计为念，不要再胡搅蛮缠了！否则，天颜震怒，会有什么后果，就很难说了！”

汉军机道：“能有什么后果？皇上总不能把咱们全撤了？”

二十四岁的林旭一下顶了回去：“难说！皇上对阻挠推行新政者，是决不会手软的！”

王军机站起来，颤巍巍指着林旭说：“你休要诬陷于人！我们什么时候阻挠过推行新政了？”

第十九章 斗蟋蟀（二）

“那你们看看这个！”谭嗣同把一份折子摔过来说，“这份训饬两广总督谭仲麟的折子，皇上已批示几天了，你们为什么还不发下去？”

王军机一愣：“这个，这个……军机处的银印锁在这柜子里……”他指着墙边一个大柜，“而开柜的钥匙又由礼亲王掌管，而礼亲王呢，这一晌又病了，折子未盖军机大印，总不能发出吧？”

谭嗣同冷冷地说：“王大人找的好由头！我问你，倘若是发生了战争，你也能够以此推托吗？”

满军机：“这怎么可以和战争相比？”

一直没说话的刘光第插上来说：“这就是一场战争！”

王军机以为抓住了话柄，汹汹质问：“你说这是战争，敌人是谁？”

刘光第：“谁顽固守旧，反对新政，谁就是敌人！”

刚毅跳起来说：“爷就顽固了！守旧了！怎么的？你敢咬下爷一根毛！”

谭嗣同一拍桌子，指着刚毅怒斥道：“刚毅！你自重些！好歹你也是一品军机大臣，怎么竟是这副嘴脸？这种德性？你以为你咆哮暴跳，我们就会怕了你？告诉你，我等上承圣意，下为苍生，你就是一头恶虎，也要敲掉你几根牙！”

激烈地争吵传出门外，吓得那些太监和侍卫一个个战战兢兢、面容失色……

二

天津，已是深夜时分，昏黄的灯光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府前的方砖地坪空旷而寂静。

门洞的暗影里，几个带刀的戈什哈如钉子般鹄立。

突然，一辆马车朝这边驶来，车声橐橐在深夜格外惊心。

几名戈什哈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将手按紧刀柄。

马车驶到总督府大门前才停下。

车帘掀开，下来好几个人，径直就往门口闯。

戈什哈执刀拦住，低声喝问：“什么人？”

前面一人道：“京师来的，找你们荣大人。”

戈什哈：“荣大人已安歇，有什么事你们明天再来。”

前面的人从怀里掏出一张名帖，“睡了你们把他叫起来，把这张名帖交给他。他若责怪你们有我担着！”

听他说话的口气，再看他的举止派头，戈什哈不敢怠慢，连忙让一人进去禀报。

后堂的窗子内灯光一下子亮了。

荣禄一边披着衣服匆匆往外走，一边问戈什哈：“他们等了很久吗？”

戈什哈：“不久，他们一到奴才就赶快禀报大人来了。”

总督府大门口，荣禄执着怀塔布的手，诧异地问：“你怎么这个时候到天津来了？”

“不光他，还有我呐！”怀塔布身后暗影处，一个人说。

借着昏黄的灯光，荣禄看清了那人的面貌，更加惊诧：“刚毅大人，你们两个怎么……”

怀塔布凑在他耳边说：“进去再说……”

后堂，漏夜更残，三人的密谈紧张地进行着。

刚毅：“你想想，四章京大闹军机处，这是本朝从未有过的骇人听闻的事，我去找老佛爷，她还是不肯见我！实在没法子，朝里一些大臣元老一商量，就推举我们俩找你来了。”

怀塔布：“我就纳闷，皇上一意孤行，太后老佛爷却不闻不问。莫非她老人家真的想撒手不管，就在园子里颐养天年了？”

荣禄：“太后的确是这样想的。”

刚毅：“她就不怕皇上把她怎样？”

怀塔布：“这个说实话，我们这位皇上，你就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把老佛爷怎么的吧！”

刚毅冷笑道：“你小看皇上了！他今天敢撤掉你礼部六堂官，敢让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夺军机大权，明天康有为一撺掇，你能担保他不向太后老佛爷下手？”

荣禄沉吟：“你说得对，要让太后老佛爷感觉到这个危险！”

怀塔布：“皇上会向她下手？你说出大天来，她老人家也不会相信嘛！”

荣禄：“不用我们说，让康有为他们来做。”

刚毅：“仲华，你就别兜圈子了，该怎么样？你就直说！”

荣禄：“我的意思是要两头做文章，这头，要让太后在园子里的清闲日子过不成，感觉到危险的确一步步在向自己逼近，这样，她老人家才会下决心；那头，要引诱康有为他们一

步步篡夺权力，最后，迫不及待地铤而走险。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动手了！”

怀塔布兴奋地说：“好，仲华你再说详细点！”

……

浏阳会馆，剑挂床头，琴置几上，谭嗣同将自己的住处题为“莽苍苍斋”。

康有一进屋就兴奋地说：“复生，你们干得好哇！一入军机，就把那些家伙打了个落花流水！”

谭嗣同：“这都是老师指导得好！”

康有为：“我从未教过你，你却口口声声尊我为老师，实在叫我惭愧。”

谭嗣同：“嗣同虽然没有得到老师亲为授业，却因敬仰老师的道德文章，一直以老师私淑弟子自许的。”

康有为：“这更让我惭愧了！唉，你们的老师没有用，虽蒙皇上信任，却于仕途上毫无进步，怎么好带着你们去完成维新大业啊！”那语气竟有些酸酸的了。

一旁的梁启超插言道：“孔子没有官职，天下都奉行他的学说；老师官职虽低，但仅就四位新军机章京而言，皆是康门弟子，老师难道不因此感到欣慰吗？”

康有为：“说得也是，复生啊，你们几个奉恩诏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这就好比是唐朝的参知政事，是四位新宰相呀！”

第十九章 斗蟋蟀（三）

谭嗣同：“老师却是举世公认的维新领袖，足可以号召天下的。”

康有为不禁露出笑容，“嗨，不说这些了。”他的目光忽然被案几上那具古琴所吸引。

那琴造形古朴，琴身上镌刻着泥金楷书“崩霆”二字。

康有为问道：“琴名‘崩霆’，想必有些来历？”

谭嗣同：“这还是那年在浏阳，雷电将我家院子里一棵约六丈高的梧桐树劈倒了，我用树的残干，做成了这具琴。”

梁启超：“复生还应该有所寓意吧？”

谭嗣同凝重地说：“雷电劈倒了它，是要我来成全它！我将它做成这具古琴，让它铿锵之声长留天地，才不枉了它的良质美才！”

说着，他伸出手指，在琴弦上轻拨几下，立即，空气都似乎铿锵作响。

康有为不禁叹道：“剑胆琴心，这句话只有复生当得！”

梁启超也说：“今日就请复生兄弹奏一曲，如何？”

谭嗣同：“嗣同敢不遵命？”

说着，他取过琴来，置于膝上，左手轻抚，右手微扬，正要弹奏，杨锐一头撞进屋来。

杨锐：“复生！啊，正好老师和卓如也在……”

谭嗣同：“什么事这样慌张？”

杨锐：“昨天晚上，刚毅、怀塔布去了天津！”

康有为：“找荣禄？”

杨锐：“对，在这之前他们又去找了太后，可太后还是不见。于是他们就去了天津，据说与荣禄密谋了一夜。可惜内容不得而知。”

梁启超：“不管他们密谋些什么，擒贼先擒王，上折子，打掉荣禄再说！”

康有为：“不，先打李鸿章！”

几个人都一惊。

杨锐：“老师怎么突然扯到李鸿章身上来了？他现在正出洋考察，并未介入当前维新与守旧两派的争斗之中来啊！”

谭嗣同也说：“何况他就剩一个总署大臣的虚职了，撤了也没什么意思呀！”

康有为拈须笑道：“要的就是这个没意思！你们想，荣禄现在手握兵权，又是太后面前红得发紫的人物，要打掉他，谈何容易？而李鸿章，名声很不好，谁都怕沾染他，更不用说替他说话了。”

谭嗣同：“既然如此，我还是那句话，打掉他又有什么意思呢？”

康有为：“这又变得有意思了！第一，李鸿章虽然是虚职，但他品秩最高，如果他这样高品秩的大员，我们都能通过皇上随意任免，那其他的人更不在话下了！第二，李鸿章一直是太后最信任的人，打他，可以试探太后。太后不管，那说明她是真心归政，或慑于我维新变法的声势不敢管；她若管了这事……”康有为的面色变得严峻起来，低沉地说：“那我们就得放下其他计划，集中力量对付她！”

一番话说得大家的面色都严峻起来。

三

早晨，一缕阳光照到慈禧脸上，她醒了。

屋里的西洋自鸣钟正好打了八响。

慵慵的，她躺在床上，等着宫女来侍候她洗漱。

但半天都没有动静。

她有些纳闷，撩开纱帐一看，屋子里空荡荡，静悄悄，一个人影也没有。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情景啊！慈禧慌了，大声喊道：“人呢？人都到哪里去了？”

喊了好几声，几个宫女才慌慌张张跑进来。

一见她们，慈禧大怒，骂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小蹄子！真是狗胆包天了！连当值的时候都敢不在，今日你们一个也别活！”

宫女们吓得跪在地上，一个劲哆嗦，话也讲不全，“老佛爷……饶，饶命，是，是老佛爷自己，说，说……”

慈禧怒火更甚，高声道：“该死的奴婢！居然敢还嘴了……来人呀，小李子！李莲英……”

“奴才在，在……”李莲英连衣服都没穿好，扣着长衫扣子从外面跑进来。

慈禧：“还不给我把这几个贱婢拖出去，乱棍打杀！”

李莲英：“老佛爷息怒，因何要打杀她们？”

慈禧：“你大总管做的好安排！还有脸问我？告诉你，她们当值时一个也不在！”

李莲英笑了：“她们都是奉了老佛爷旨意，才这样做的啊！”

慈禧：“奉我什么旨意？”

李莲英：“老佛爷忘了？您昨日晚上还特意吩咐来着，说您想尝尝睡懒觉的滋味，不到用午膳的时间，谁也不许叫您……”

慈禧想想也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李莲英便对几个宫女，“还跪在那干吗？快侍候老佛爷起床啊！”

几个宫女从奈何桥上捡了一条命回来，连忙从地上爬起，端脸盆的端脸盆，拿牙线的拿牙线，开始侍候慈禧洗漱。

把手浸泡在温水中，慈禧不觉解嘲地对李莲英说：“嗨，我天生一个操心劳累命，放着清闲日子，愣不知道怎么过！”

……

刚刚用完午膳，慈禧便喊：“小李子！”

李莲英：“奴才在。”

慈禧：“平日个这时候，该看折子了。”

李莲英：“该看折子了。”

慈禧：“看完折子再去散步。”

李莲英：“看完三四个折子就去散步。”

慈禧：“有时折子上说的一些朝政什么的，可真烦人！”

李莲英：“可不，是烦人。”

慈禧：“还是如今这样子好。”

李莲英：“这样子是好。”

“啪！”慈禧将手中的茶盅猛地摔得粉碎，大发脾气道：“鹦鹉学舌一样，你什么意思嘛？腻味了？不想和我老太婆罗嗦还是怎么的？一班没良心的奴才！”

所有侍候她用膳的太监、宫女吓得齐刷刷跪倒了一片。

第十九章 斗蟋蟀（四）

只有李莲英，一边跪在地上，不慌不忙收拾着茶盅的碎片，一边说：“老佛爷骂得对！平日里老佛爷可从来不无缘无故发脾气的！终归是奴才们不尽心，才惹得老佛爷发这么大的脾气，一天发几次脾气……”

慈禧听着他话里有话，喝住他：“你给我住嘴！我无缘无故发脾气啦？一天发几次脾气啦？”

李莲英：“其实也不多，打早上起床到现在，您也就发了五六次脾气。”

慈禧一愣，“五六次？我这是怎么啦？”她释然一笑，“我说小李子，恐怕这紫禁城内，也就你一个人敢跟我这样说话！不过呢，也亏你点醒，这一晌，我是闷得慌，心里头总觉得没着没落的！”

李莲英：“老佛爷要想寻点事儿干还不容易？刚毅、怀塔布他们来求见几次了，每次都被奴才挡了驾。这不今天又来了，现如今就在宫门外等着！”

慈禧：“不见！我不能出尔反尔！他们爱等多久等多久！”

李莲英：“对，就让他们干等着吧！”

沉默一会儿，慈禧说：“他们这样死气白赖要见我，又有什么事儿啊？”

李莲英：“也没什么大事，皇上把李鸿章给撤了。”

慈禧一震：“把李鸿章撤了！”

李莲英：“说是康有为上的折子，皇上就允了。”

又是沉默。

慈禧悠悠开口了，“皇上的事，我还是不能管。顶多只能想法子劝劝他！”

……

圆明园，衰草在秋风里抖瑟。

这里，那里，不时听得见蟋蟀鸣叫。

小德子领着几个太监在瓦砾、草丛里寻觅。

一个小太监问小德子：“德公公，咱们内务府奉宸苑不是专门养着蝈蝈吗？怎么还让咱们上这破园子来找呀？”

小德子瞪他一眼说：“你知道个屁！破园子？就这园子里泉水多，地湿，这里产的伏地蝈蝈最善斗了……”

忽然，一阵亮亢的蟋蟀声传来，小德子脸色蓦然变了，他“嘘”一声，让大家噤声，然后循着那叫声，蹑手蹑脚翻开一块石头，猛地扑了上去……

还没等大家看清楚，一只蟋蟀已被他放入手上的小盒子里。

看着那蟋蟀，小德子满脸放光，兴奋得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你们看！极品，这是伏地蝈蝈中的极品呀！你们听，你们听听它的叫声就知道了。”

……

颐乐殿内，蟋蟀声叫成一片。

殿内两侧的长案，摆满了着各种精致、古朴的盆子，蟋蟀声就是从这些盆子里传出的。

长案旁，刚毅手中也捧着一个蟋蟀盆子，对怀塔布说：“都什么时候了，太后老佛爷还有心思斗蛐蛐玩儿？”

怀塔布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你说都什么时候了？”

刚毅：“我就纳闷，皇上把李鸿章的总署大臣职务都给罢了，老佛爷还是不管！”

怀塔布不阴不阳地说：“反正李鸿章只剩下这一个职务了，罢了就罢了呗！就像我，被皇上把什么职务都给罢了，得，反而能一心一意来侍候太后老佛爷！”

刚毅却是又恨又急地说：“咳，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明摆着，康有为他们也在一步步收拾我们呢！”

怀塔布冷笑道：“谁搞垮谁还不一定哩！”

“说什么呢？”不知什么时候，慈禧已站在他们身后。

刚毅和怀塔布惊得连忙请安道：“老佛爷吉祥！”

慈禧：“刚毅你看你一脸的官司，怎么啦？”

刚毅：“臣与怀塔布正说着朝政上的事儿……”

他刚说这一句，便见慈禧身后李莲英在眨眼，赶快打住。

果然，慈禧的脸拉下来道：“就是想大伙儿都散散心，才把你们都叫来斗蛐蛐玩儿！就这样，你还摆出个忧国忧民的样子，烦不烦呀？”

刚毅讨了个没趣，低着头站在那儿，哪里还敢吭声？

慈禧看着他又气又恼地说：“你丧着个脸和我赌气是不是？”

“臣不敢。”刚毅忙挤出一点笑容。

慈禧这才换了口气，指着刚毅手中盆子说：“你这蛐蛐叫什么名字？”

刚毅：“禀老佛爷，臣的蛐蛐儿叫‘大将军’。”

“‘大将军’？”慈禧不禁笑起来，“好，待会儿让你的‘大将军’先上！”

她往前走了几步，又想起来似地，“哦，今日我把皇帝也叫来了。他辛苦了好些个日子，也该让他松散松散！”

……

盆子里，两只蟋蟀斗得死去活来。

在一边观战的人，除了光绪是一脸漠然外，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慈禧，都十分投入激动。

“上，上呀！”

“好，咬住了，又咬住了！”

“唉呀！‘大将军’抵不住了，不行了……”

盆子里，刚毅的大将军一瘸一拐的，落荒而逃。

而那只胜了的蟋蟀也不追赶，昂着头，得意地鸣叫起来。

刚毅的脸涨得猪肝似的，十分难看。

慈禧根本懒得理他，却兴致勃勃地问奉宸苑太监：“这只蛐蛐几个头虽小，却这样蛮勇斗狠，是哪里产的？有名儿吗？”

太监：“禀老佛爷，这是南边广东进贡来的，还没有起名儿。”

“没有起名儿……”慈禧沉吟着，突然转向光绪，“皇帝赐它个名字吧？”

光绪一愣，半天才醒过神来，“这个……既然是南边来的，就叫它‘南客子’吧！”

“‘南客子’……”慈禧摇摇头，“这名儿文绉绉的，不好。你看它多厉害，哪像个做客的样子？哦，有了，它既然是从广东来的，就叫它‘康有为’吧！”

这名字起得蹊跷！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第十九章 斗蟋蟀（五）

一丝气愤的红晕慢慢浮现在光绪脸上，他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又下狠劲咬住。

只有慈禧，没事儿似的，悠悠叫道：“小李子！”

李莲英忙应道：“奴才在。”

慈禧：“把咱们的‘护法金刚’拿来，和‘康有为’斗斗。”

李莲英：“瞧！”

小德子早将一个蟋蟀盆子呈上来。

大家看那蟋蟀，个头不大，却是背宽、腿长、浑身呈青色。

这些人大都是斗蟋蟀的行家，一见之下，都“啧啧”称赞起来。

乘着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护法金刚”的当口，李莲英向奉宸苑那个太监使了个眼色。

太监会意，将袖口掩住装着“康有为”的盆子，伸进手去动了一下。

这边慈禧兴致勃勃地说：“走，咱们换个宽敞地儿，到屋子外面瞧热闹去！”

殿外，两只蟋蟀被放进一个盆子里。

那“护法金刚”一见对手，立即撑起身体，随时准备扑上去。

而“康有为”却一反前面骁勇好斗的形状，畏畏缩缩，好像十分惧怕对手。

大家都诧异起来：

“怪，这‘康有为’怎么变得缩头畏脑的了？它前面那股子狠劲呢？”

“难道这草虫儿也知道，它的对手是太后老佛爷的‘护法金刚’？”

有人发现了异常，“咦，这‘康有为’的腿好像折断了一只？”

“是被‘护法金刚’咬的吧？”

“它们还没有开斗呢……”

话未落音，这里“护法金刚”已经猛地扑上去，咬住了对手。

人们立即亢奋了，其中刚毅更是兴奋得大着嗓门直嚷，完全忘记了身边有些人！

“好哇！咬，咬死它！”

“‘康有为’，你厉害呀？怎么不厉害了？”

“行了！”光绪实在忍不住了，满脸通红，吼了一声。

叫嚷着的人噤声了，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只有慈禧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斜着眼问：“怎么啦？”

光绪竭力调匀呼吸，欠着身子说：“不管怎样，康有为也是我大清的臣子。儿臣以为，像这样让草虫冠以其名，然后用以发泄私愤的做法，是对做臣子的轻贱，也是对大清朝廷的轻贱。”

谁都没想到，光绪竟有胆量说出这样几句话来。当下好几个人便偷偷用目光在慈禧脸上逡巡，以为她会勃然大怒。

慈禧没有发怒，岂止是没有发怒，那脸上甚至还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她对光绪点点头，说：“皇帝说得很好，对臣子的轻贱，就是对大清朝廷的轻贱。那么我要问皇帝，同样作为臣子，康有为不可轻贱，李鸿章他们就可以轻贱么？”

这话是她常用的柔柔的口吻说的，而在刚毅、怀塔布等人听来，却如鹰犬听见主人的唿哨，神经顿时亢奋起来。

光绪的脸白了，他竭力让自己镇静，说道：“儿臣不知道亲爸爸这是何所指？”

慈禧：“好好的，怎么把李鸿章给撤了？”

光绪：“李鸿章甲午败绩，丧师辱国，至今难平民愤。而且年迈昏聩，长期占着总署大臣职务，却无所事事……”

慈禧打断他说：“甲午的事，李鸿章给撤得只剩这一个挂名的职务了，你还要怎样？正

因为他老了，才给他安排了这么一个闲差使，你却容他不得！是不是想挪出地儿给康有为们？”

光绪哧地跪下，挺直身躯争辩说：“亲爸爸说过，只要不剪辫子，不穿日本人的衣服，初一、十五照常祭拜祖宗，其他国事皆由儿臣做主。罢免李鸿章，儿臣自问并没有违背亲爸爸的旨意！”

前所未有，真是前所未有！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看着光绪苍白而倔强的脸，不知道他今天是哪来的勇气？

慈禧也有些意外，她深深地望着光绪，说：“我今天是想好好劝你。你是皇帝，听不听我的劝不要紧。但是，九列重臣，没有大的错误，不可以抛弃他们。今天你以外人疏远亲人，新人疏远旧人，以康有一人的主张而乱家法，祖宗将怎么说我们？”

一句“祖宗将怎么说我们”，让光绪的眼圈红了，他哧哧给慈禧叩了两个响头，哽咽道：“如果在今天，祖宗的法度也必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儿臣宁肯破坏祖宗的法度，也不忍抛弃祖宗的臣民，丢失祖宗的土地，留下千古恨事！一片肺腑，请亲爸爸谅解……”说到这里，他已经是泣不成声。

所有的人都沉默着。

盆子里的蟋蟀突然叫起来。

慈禧看着光绪，那眼神如同看一个陌生人。良久，她说话了，那声音冷得像块冰，“既然是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跪安吧。”

光绪又叩了个头，这才站起来，一个人默默离去。

一直看着他单瘦的背影远了，慈禧才回过头来，没事儿一样，“还有谁的蚰蚰儿厉害，拿出来斗啊……”

四

“老太婆并非容不得我，她这是容不得新政啊！”康有为因愤怒而面色苍白，又因为是在两个最信任的弟子面前，他也用不着什么忌讳，咬牙说道：“她把我比做蚰蚰，她自己也就是蚰蚰，一只可恶的大蚰蚰！”

梁启超也是忧心忡忡地说：“由此看来，太后确是我们推行新政的最大障碍。”

谭嗣同倏忽站起说：“是障碍就除掉她！”

康有为：“其实我早有此意！但老太婆虽然早已归政于皇上，但仍然牢牢把握着大权，党羽遍布朝内外，亲信荣禄重兵在握，要除掉她，谈何容易？”

谭嗣同：“我们也可以抓兵权嘛！”

第十九章 斗蟋蟀（六）

康有为也站起来，焦虑地在房间走动。“唉，这一直是我一块心病啊！说到底，兵权是要害！我呢，也早考虑过这件事，也给皇上上过折子，请仿效日本设立参谋部，由皇上亲自掌握，但还是迟了……”

他苦涩地笑着，“康门弟子，名满天下，却连一个掌兵权的都没有！”

梁启超却迸出一个字：“有！”

康有为：“谁？”

梁启超：“袁世凯！此人虽不是康门弟子，却赞同维新，自‘强学会’成立以来，一直和我们关系不错……”

康有为眼睛亮了，“哎呀，我怎么就忘了他呢？想当年，他是尊我为大哥，并相约互相扶助，共成伟业的呀！”

看他这样兴奋，谭嗣同提醒说：“袁世凯不是荣禄的亲信吗？”

康有为：“亲信归亲信，但我想像慰亭这种人，理应大节不亏，忠君爱国肝胆是有的。”

这样吧，卓如，你今日就往小站走一趟，去找袁世凯，试探他的态度。如果这个人确实能够为我所用，我们便马上向皇上举荐！”

“好。”梁启超正欲离开，康有为又喊住他，嘱咐道：“去的时候要秘密，千万别给荣禄鹰犬发现！”

梁启超：“老师放心！”

……

小站兵营，沙盘前，袁世凯在和段琪瑞等将领研究炮火的配置。

段祺瑞手执教鞭，在沙盘上指点，“我将重炮队布置在这条线上，然后再将速射炮队向前推行至此……”

一名亲兵进来，在袁世凯耳边说：“大帅，外面有人求见。”

袁世凯仍注视着沙盘问：“谁？”

亲兵：“他不肯说，只说是大帅故人。”

袁世凯：“噢？”

会客厅外，袁世凯带着亲兵匆匆走来。

临到门边，他突然放慢脚步，蹑手蹑脚凑上前，趴着门缝往里望去。

“是他？”袁世凯几乎叫出声来。

回过头，他悄声对亲兵说：“好生款待他，就说我正在处理紧急军务，让他稍等一会儿。”

亲兵：“是。”

说完，袁世凯赶忙来到徐世昌住所。

徐世昌：“梁启超？他来干什么？”

袁世凯：“我这不问你来了吗？”

徐世昌想想，却不回答，反而望着袁世凯问：“你以为呢？”

袁世凯：“想拉我？”

徐世昌赞叹：“大帅就是大帅！一个拉字，把什么都说明白了。”

袁世凯：“可京师局势那样复杂，咱们想躲还来不及呢，我可不想去趟那浑水！”

徐世昌：“可人家找上门来了，来的又是皇上最为信任的维新派主将，你可得罪不起！”

袁世凯：“那我就和他打马虎眼！来个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就是没有真玩意儿给他！”

徐世昌：“嗯，这倒也是个办法。不过，康梁的能力不可估量，万一他有什么真玩意儿给咱们，咱们也不能坐失良机啊！”

袁世凯：“大哥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

两人对视一眼，笑起来。

会客厅，袁世凯疾步走进来，一把拉着梁启超的手，假装惊喜地嚷起来：“卓如，是你呀！亏你想得起来看我！怎么样，我大哥还好吧？”

“我大哥？”梁启超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满心欢喜答道：“好，好！我这次就是奉老师之命来看望你的。”

“那怎么当得起？”袁世凯将梁启超让至上首坐下，恳切地说：“大哥和你如今担负着匡扶社稷的重任，千万不要因寻常朋友交往而分心才是。”

梁启超：“慰亭这话错了！老师和我从来没有只当你是一个寻常朋友，而是同志向、共肝胆的莫逆之交。至于你刚才说到的匡扶社稷，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

“愿闻其详。”袁世凯坐直身子，脸色严肃起来。

梁启超：“我先问你一件事，我和谭嗣同、宋伯鲁他们屡次上书给皇上推荐你，但皇上每次都说不行，荣禄说过，袁世凯这个人专横跋扈，不可大用。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与荣禄结怨的？”

袁世凯一愣，随即恍然大悟地说：“啊，你问这事呀！我想起来了。曾经有一次，翁同龢想给我增加一些人马，而荣禄说我是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翁同龢说，曾国藩也是汉人，不也掌握过大兵权吗？可荣禄还是不肯给我增兵。”

梁启超眼里掠过一丝欣喜，马上又问：“如果康先生亲自举荐你，而你因此得到皇上进一步的重用，你怎么办？”

“这还用问？”袁世凯倏忽站起，慷慨地说：“我袁家三代深受国恩，世凯早存了个以身许国的心思。若蒙圣上不弃，再委重任，世凯只有肝脑涂地，以报圣主了！”

“好！”梁启超也站起来，兴奋地说：“早就知道慰亭是个忠君报国的热血男儿！回去以后，我就向老师禀报，慰亭，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第二十章 病急乱投医（一）

一

乾清门，虽然还只是傍晚，但由于紫禁城的城墙相当高，宫内已到处是黑影幢幢了。

乾清门内已经掌灯，烛光从门中透出，照在阶前一对雄踞在石台的铜狮上，白天显得威猛狰狞的铜狮，好像在黑暗中睡着了。

军机章京值房，灯光也从乾清门内这间小房子透出来，在愈来愈浓重的黑暗中，那灯光实在微弱。

房间内，光绪坐在一把简陋的木椅上，对军机四章京说：“徐致靖上的‘密保统兵大员’折子朕已经看了，袁世凯这个人真他有他折子里说得那么好？”

杨锐和谭嗣同几个对视一眼，说：“微臣曾经听说过，袁世凯的军队在练洋操的时候，精选将士，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动起来就好像奔涌的波涛，站立着就好像栽种的树木……”

光绪皱起眉头，“杨锐你在做文章呢？”

杨锐脸红了，“微臣急于想向皇上推荐人才，那些称赞的话就脱口而出了。”

谭嗣同说：“不过袁世凯这个人，的确智勇兼备，血性过人，他的器识学问，皇上您也早就知道。但他现在官职太小，当务之急是提拔他，增加他的权力和兵力。这样皇上您就有了一员统兵的大将，推行新政也有了保障。”

光绪扫视几个军机章京一眼问：“你们几个都是这样看吗？”

四个军机章京同声道：“这是微臣的共识。”

光绪点头说：“好，这样朕也就少了许多担心。你们要知道，朕将你们从小臣擢升到现在的位置，不光是看中了你们的学问，本朝学问做得好的官员有的是！也不光是看中了你们的人品，尽忠行孝也不是难事。朕主要是看中了你们都是久经历练，有着实际办事的能力。像谭嗣同，少年时就壮游万里，阅人做事，应当不尽是书生意气。朕今天同你们说这些，是因为变法已到关键时刻，启用袁世凯，更是非常之举，稍有不慎，局势就不是我们君臣所能料想的了！”

说是减少了许多担心，而几个军机章京从皇上脸上看到的又岂止是担心？杨锐禁不住问道：“皇上想秘密召见袁世凯？”

光绪还没吱声，谭嗣同就着急地说：“那怎么行，荣禄那一关就很难绕过去，还是用明发上谕，反显光明正大！”

光绪点头道：“好，那你们就拟旨，发往天津吧！”

……

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怀塔布接过荣禄亲手递过来的茶，说：

“上次斗蟋蟀，太后敲了皇上一竿子，可这以后，她老人家又过她的悠闲日子去了！一班大臣想着心里不踏实，还是让我来天津，找你讨个主意！”

荣禄：“主意我倒有一个……你知道么？伊藤博文到了天津！”

怀塔布：“这关他什么事？”

荣禄：“你说老佛爷最忌讳什么人？”

怀塔布：“洋人，日本人……哦，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荣禄：“咱们在这个伊藤博文身上，可以大做文章……”

一名书办拿着一纸电文进来，“大人，军机处发来的上喻！”

荣禄站起：“念。”

书办：“上喻：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平地一声雷！

荣禄脸色灰白，跌坐在椅子上。

怀塔布：“中堂怎么啦？”

荣禄：“他们这一着好毒！”

怀塔布：“我看未必，你不是要诱使康有为他们铤而走险吗？我看这正是他们走出的第一步！”

荣禄缓过神来，长吁一口气说：“怀塔布你是不知道，他们选中别人也就罢了，可他们选中袁世凯，这太危险了！”

怀塔布：“袁世凯不过是大人手下的从三品按察史而已，怎么会那么可怕？”

荣禄：“袁世凯这个人沉雄坚忍，极有心计，又一贯倾向维新。至于他操练的小站新军，我不说你也知道，确是虎贲之师啊！”

怀塔布：“可他不是中堂你一手提拔起来的吗？”

荣禄：“这个不假。满朝大员，他也只对我心存畏惧。但利令智昏，康有为他们肯定会许诺给他大好处，袁世凯能否把持得住，就难说了。”

怀塔布：“那你打算怎么办？”

荣禄：“立即进京，求见太后老佛爷！”

怀塔布：“太后谁也不见！”

荣禄：“不见也得见！”

……

小站兵营，一派笑声。

在座的将领们一个个神情振奋，兴高采烈地议论着。

冯国璋高声道：“听说了皇上要召见大帅，我全军士气，为之一振……”

他还没说完，张勋就嚷道：“咱们大帅辛辛苦苦练了这么久的兵，皇上早就该封赏呢！”

段祺瑞不屑地瞟张勋一眼，站起身来，对面露微笑，坐在帅座上听他们议论的袁世凯说：“大帅应当乘这次皇上召见的机会，向皇上陈述军队的改革事宜，使我大清朝的兵制都统一如我小站新军一样，那么我们大清朝的军队就可以像德国那样强大了！”

袁世凯不禁称赞道：“到底是读过洋书，练过洋操的人，芝泉的见识就是高人一筹！”说着，他微微一抬手，满座将领即刻肃然，一个个挺直腰板望着他。

袁世凯庄重地说：“皇上这次召见我，是我这个做臣子的殊荣，也是我小站新军的殊荣！但是皇上召见，到底有何旨意，现在还不得而知……”

张勋忍不住插嘴说：“那还用说，总归是好事呗……”

袁世凯看他一眼，吓得他不敢再说下去。

袁世凯：“虽然还不知圣意，但刚才芝泉说得好，要利用这个机会，向皇上进呈我练兵的心得，这才是做臣子的本分，才叫做不负皇上的恩典！当然……”

他脸上又露出笑意，对张勋道，“若是真如你小子说的，皇上有什么封赏的话，那好处还少得了你小子吗？”

满座大笑。

第二十章 病急乱投医（二）

笑声中，一直没有吱声的徐世昌悄悄问袁世凯：“荣中堂传达圣上旨意的时候，高兴吗？说过什么其他的话没有？”

袁世凯有些惊讶，也压低声音道：“高兴哇！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教我莫负皇上期许……怎么，你以为他对此会心怀顾忌？”

徐世昌：“但愿我是多虑……”

袁世凯有些不以为然了，说：“再怎么，小站新军也是他荣中堂亲自统辖的军队，我袁世凯对他也是忠心耿耿，他总不会对我都提防吧？”

……

颐和园东宫门，荣禄和怀塔布在门口被拦住了。

怀塔布对守门的护军千总气汹汹吼道：“荣中堂是特意从天津赶来的，你不让进，小心以后掉脑袋！”

“可我若是让进了，马上就得掉脑袋！”护军千总说着，又转过来对荣禄赔笑说，“荣中堂，实在是太后严旨，卑职不敢违抗，请荣中堂多担待。”

荣禄：“我不怪你。你只尽快禀报太后，说荣禄求见！”

护军千总：“卑职已差了两个人进去禀报了，可还是不让进呢……”

正说着，李莲英摇摇摆摆从园子内走来。

护军千总喜道：“好了，好了！李大总管来，想必是让进了！”

李莲英走过来，笑嘻嘻给荣禄扎个千儿：“给荣中堂请安！”

荣禄忙道：“不敢，不敢！李公公快领我进去。”

李莲英：“还请中堂见谅，太后让你回去。说不管出了什么事，天塌不下来。”

“可天就要塌下来了！”荣禄急了，说着就要往里闯。

李莲英将身拦住：“荣禄你敢闯宫？”

“闯宫就闯宫！你一个奴才，也配拦我！”荣禄血冲脑门，一掌把李莲英推翻在地，回头冲怀塔布叫一声，“走！”便大步径直往园内而去。

怀塔布急忙跟上。

剩下个坐在地上的李莲英，还有目瞪口呆的护军千总。

……

乐寿堂，慈禧冲伏在地上的荣禄说：“好你个荣禄！竟敢跑到我这儿来闯宫，你吃了豹子胆了？”

荣禄：“禀太后，奴才没吃豹子胆，奴才只有对太后的忠心赤胆！”

慈禧一笑，“也只有你敢这么做，起来吧。”

“谢太后。”荣禄站了起来。

怀塔布也站起来。

慈禧：“说吧，到底出了什么事？弄得你这样猫跳狗跳的！”

“皇上……”荣禄看一眼身边的太监、宫女，不吭声了。

慈禧站起身，“咱们到外面走走，边走边说……”

随后，他们来到了颐和园长廊上。

慈禧：“……袁世凯这事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小李子！”

远远跟在后面的李莲英几步上前：“奴才在。”

慈禧：“替我写两个折子。”

李莲英：“请老佛爷明示。”

慈禧：“一、以后凡是任命二品以上的官员，都要到我这儿来谢恩，外官也是一样；二、我打算和皇帝秋间到天津阅兵，命荣禄准备一切。”

李莲英：“瞧！”

慈禧：“这两个折子，赶明日你交给皇上，让他上喻明发。记着，一定要明发！”

李莲英：“瞧！”

荣禄马上悟到了这两个折子的玄机，喜道：“老佛爷圣明！”

慈禧：“你以后不用禀报，什么时候来见我都行。”

“谢老佛爷恩典！”荣禄说着，给怀塔布使了个眼色。

怀塔布会意，趋前道：“还有一事禀告老佛爷。”

慈禧：“说吧。”

怀塔布：“伊藤博文到了天津。”

慈禧猛然停住了脚步问：“他来干什么？”

怀塔布：“伊藤博文已从日本国首相位置退休，明治天皇让他到世界各国去看看。”

慈禧：“到世界各国看看，怎么跑到我中国来了？”

怀塔布：“禀太后，他是康有为勾引来的。听说皇上还听了康有为主意，准备聘请伊藤入军机处，做顾问官。”

慈禧惊讶地说：“皇上怎么会这样？他难道不知伊藤博文是我大清的死对头吗？”

怀塔布：“是大清的死对头，但不见得是皇上的死对头！”

慈禧脸一寒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怀塔布“扑通！”跪倒，痛哭失声道：“老佛爷菩萨心肠，不知道鬼魅伎俩！康有为他们不但勾引来了伊藤博文，还让皇上派太监到各个使馆游说，想去掉太后您老人家呢！”

慈禧震惊了！她脸上表情急剧变化着，末了，叹息道：“树欲静而风不止，我这安生日子过不成了。”

……武昌，湖广总督衙门后院，月光下，张之洞佝偻着身子，在铺着方砖的院子中间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念叨着：“不得了，不得了！”

赵凤昌、辜鸿铭等幕僚默默看着他。

张之洞：“这里推行新政，如火如荼，那里太后又以上喻的名义明发两道折子，你们看怎么得了？”

赵凤昌实在不解，插言道：“大人是不是过虑了？如果没有太后首肯，皇上是不可能宣诏变法，大力推行新政的。至于这两道折子，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太后将兵权和二品以上大员的用人权抓在手里，但这至多表明太后有些不放心的意思，难道大人还从中看出别的意思了吗？”

张之洞：“该我来问你，太后她老人家本来安安心心在颐和园颐养天年，怎么突然间又不放心了呢？她老人家又不放心谁呢？皇上？康梁？还是维新派？”

赵凤昌迟疑道：“三者兼而有之吧！”

张之洞：“那我再问你，朝野上下把老夫纳入守旧派还是维新派？”

赵凤昌有点明白了：“大人当是维新派……”

张之洞：“那就是说太后对老夫也有些不放心罗？”

赵凤昌：“那怎么会？大人是太后当年亲点的翰林不说，单就目前的信任和倚重，在汉大臣中也找不到第二个。”

张之洞：“可我是被视为与康梁一党的维新派呀？”

赵凤昌：“这……”

第二十章 病急乱投医（三）

“这就危险了！”一直在旁边没吱声的辜鸿铭终于开了口：“大人的维新立场举世皆知，一直是与他们互通声气，捐助‘强学会’，抬举梁启超……这都是不久前的事情，皇太后不可能不知道！”

“你这是揭我的短吗？”张之洞愠怒地看辜鸿铭一眼。

“我这是提醒大人，”辜鸿铭从容道：“目前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我担心大人为潮流所裹胁，到时候有嘴也说不清！”

“我今天找你们来商量，正是为了说得清！”张之洞尽力挺直身躯，大声道：“第一，老夫是赞成变法的，这没有错！第二，老夫与康梁虽有往来，但不是维新派，对他们的一些主张更难苟同。”

辜鸿铭：“大人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张之洞缓缓扫一眼在场的人，神情郑重地说：“我准备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劝学篇》，我的一些主张见解，都将在书中加以阐述。不过，我现在就可将这本书的主旨告诉你们，那就是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看着众人询问的神色，张之洞继续道，“什么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句话，那就是以我中国的纲常名教来端正人心，以变通引进西政、西艺来开风气，改造弊端。当今的中国遇到了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巨变，新旧思潮尖锐对峙，那些想挽救危亡的人倡导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而那些担忧损害孔孟之道的人呢，却固守儒家学说。两者莫衷一是。守旧者因噎废食，不知变通，不适应时势。求新者歧说纷呈，不知立身立国之本，心怀菲薄传统纲常名教之念。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既然守旧派和维新派都有要不得的地方，而非‘新’即‘旧’更是要不得，那么，只有‘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中体西用的方法，才是真正的强国之策……”

所有的人都专注地听着，尽力体味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意义；所有的人都钦慕地望着他们矮小的总督，如同仰望巍巍的泰山！

月光照在张之洞脸上，他的脸上焕发出智慧的光芒。

二

小站，火车站站台，一列火车停靠在站台边。

袁世凯、徐世昌带着两名亲兵登上了火车。

段祺瑞等一班送行的将领一齐躬身道：“恭送大帅！”

袁世凯转过身来，满面红光，向他们挥手道别。

……

天津直隶总督衙门，灯火通明。

荣禄端坐椅上，平日眯缝着的小眼睛此时熠熠放出光来，精瘦的脸上凝聚着一股肃杀之气。

四名戎装的心腹将领肃立在他面前。

荣禄阴沉地说：“我刚才说的你们都听清楚了？”

将领齐声道：“听清楚了！”

荣禄眼中寒光闪闪：“现在听我将令！”

四名将领将腰板一挺，齐齐向前跨了一步。

荣禄指着第一名将领命令：“你拿我手令，速调聂士成部驻守天津，以断袁军进京之路！”

“噫！”那将领响亮应道，转身快步走出去。

荣禄命令第二名将领：“你速去北洋军火总仓库，命令即刻停止发放小站新军一切军火弹药！”

“噫！”那将领响亮应道，转身快步走出去。

荣禄命令第三名将领：“你前去小站，监视袁军动静，倘有异常，立即报我！”

“噫！”那将领响亮应道，转身快步走出去。

荣禄命令第四名将领：“你速往京师，调董福祥部密入京师，以防不测。并禀报太后，说我这里一切安排妥当。”

“噫！”那将领响亮应道，转身快步走出去。

……

天津火车站，火车头喷着白色的蒸气驶入站台。

坐在包厢的袁世凯突然发现什么，对徐世昌说：“大哥你看，这站台上情形好像有些和往常有点不一样？”

徐世昌从包厢往外望去，只见平日闹嚷嚷的站台上今天却是戒备森严，每隔两步就有一个佩刀执枪的士兵肃立着，一直排到远远的铁轨尽头。再看士兵的号衣，徐世昌更加惊愕，他拉着袁世凯说：“这不是聂士成的人马吗？甚么时候调到天津来了？”

袁世凯皱起眉头说：“按说这样大的人马调动会通知我呀？”

正说着，一群官员、随从簇拥着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矮壮男人从进站口进来，径直登上了另一节车厢。

徐世昌：“那个男人是谁？跟随他身边的好像都是总督衙门的官员，有一个我认识。”

袁世凯想想，突然一拍额头，“哎呀！会不会是伊藤博文？”

……

北京，法华寺，一间洁净的禅房里，两名亲兵在拾掇床铺。

袁世凯返身对带他进来的和尚说：“多谢法师安排！我每次进京，最喜欢住法华寺了，这里安静、干净，住在这里，真有点六根清净的感觉！”

和尚道：“袁大人以后再来，恐怕就住不成了！”

袁世凯诧异地问：“这话怎么讲？”

和尚推开禅房的窗子，对袁世凯和徐世昌说：“两位大人请看！”

窗外，一些小沙弥正将大雄宝殿内的香案、香炉、钟磬……忙忙碌碌往外搬，杂七杂八堆了一院子。

“这是怎么回事？”这下轮到徐世昌诧异了。

和尚：“康梁变法维新，天下的寺庙都要改做学堂，敝寺也不能幸免！”

说着，他六根清净的出家人脸上掠过一丝怨毒的神色，“康梁变法，本不干出家人的事，可他们偏要把尘世纷扰带入佛门，搞得连佛祖都无清静的栖身之地，岂不招致人神共愤！”

……

养心殿，接见是在凌晨时分，天已微曙。不过袁世凯走进大殿时，仍感到一片漆黑。他稍稍闭眼，再睁开，才发现偌大的殿内只御案上点着两只蜡烛，光亮自然微弱。

他跪在拜垫上，偷眼打量烛光里的光绪，这是他第一次见皇帝，他感觉皇帝太年轻了，年轻得像个孩子。

第二十章 病急乱投医（四）

正想着，光绪说话了，“朕很知道你，康有为他们已保荐你很多次了。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连洋人都称赞。”

袁世凯心头一热，连忙叩头道：“这都是圣恩泽被，将士用命，微臣何功之有？”

“嗯，”光绪满意地点点头，又说：“以你的能力，你应该多练一些精兵，以备国家之需！”

多练一些兵，就意味着多要一些权力，袁世凯不便接这个话茬儿，只低着头，不敢吱声。

好在光绪也不要他回答，独自沉吟片刻，说：“这样吧，那个直隶按察史你就不要当了，

朕委任你为候补侍郎，专为练兵事务！”

预感变成了现实，袁世凯的心一阵“咚咚”乱跳！他竭力掩饰着内心的狂喜，叩头道：“臣当鞠躬尽瘁，把兵练好，不辜负皇上的期望！”

光绪望着他，饶有深意地又补充一句，“至于荣禄那里，你今后可与他各办各的事，明白吗？”

沉浸于喜悦中的袁世凯来不及细想这句话，便回答道：“明白。”

从光线暗淡的大殿里出来，袁世凯感到早晨的太阳有些眩目。

他面色潮红，如喝醉了酒一般，一路脚步发飘地朝法华寺走去。

……

“这是恩命异常的峻擢啊！”徐世昌也激动了，站在房间中大声说，“慰亭，你想过没有，从表面上看，你这个按察使正三品到侍郎正二品只升了一级，但你这是京官，而京官的品级一般看得要比外官高出一级，因此，你实际上是连升两级，而且一下子变成了京官，由此可见，皇上对你期许之深！”

“这和康先生他们的保荐也分不开，连皇上都这样说了！”袁世凯一下子又想到了康有为。

徐世昌：“是啊，当初梁启超来拉你时，咱们只想着不得罪他，顺着他敷衍两句就行了，哪里想到他们在皇上跟前这样说得起话。真该好好感谢他们一番！”

袁世凯：“那就麻烦大哥以我的名义给他们去封信，多致谢忱……”

“我这就写。”徐世昌走到桌边坐下，提笔蘸墨，疾书起来。

袁世凯：“你还告诉康先生，今后倘有用得着我袁世凯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说到这里，他浑身突然一颤！

徐世昌停下笔问：“怎么？”

袁世凯：“我想起皇上还对我说了一句话……”

徐世昌：“什么话？”

袁世凯：“皇上说今后我可以与荣禄各办各的事！”

“噢？”徐世昌把笔搁下了。

“皇上这句话大有深意！”

慰亭呀慰亭，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句话还用得着想吗？这是挑明了今后你不必听荣禄的，而应直接听命于皇上啊！”

“为人臣者，当然应听命于皇上。可是荣禄是太后的人，我哪边都得罪不起啊！”袁世凯突然感到房间里十分燥热，他走到窗边，推开窗子，想让凉风吹进来，透透气。

窗外的情景又让他诧异了，“大哥你来看……”

窗外，一些小沙弥将原来从大雄宝殿搬出来的香案、香炉、钟磬什么的又逐一搬了回去。

徐世昌还未说话，一个声音道：“两位大人感到奇怪是不是？”

回头一看，那和尚满面笑容地站在他们身后。

不待他俩开口，和尚便说道：“本来敝寺上下都准备腾出来给学校用，可又听到消息，让我们稍安勿躁，有一个人断不会允许康梁这样胡闹的。因此，敝寺主持又命小沙弥将法器等物什搬回去了。”

“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袁世凯和徐世昌心里明镜似的，他俩对视一眼，都觉得冷飕飕的，一股寒气窜上脊梁骨，升官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

怕什么来什么，突然门外有人高叫：“圣旨到！”

袁世凯忙不迭迎出去，扑地跪倒，“臣接旨！”

宣旨太监：“上谕：著袁世凯即刻到太后处谢恩，钦此。”

……

乐寿堂，慈禧打量着跪在面前的袁世凯，她看到的是一张宽阔的脸，额头饱满，鼻梁端正，脸上神情很是温驯。慈禧阅人多矣，却一时无法对这个人作出什么判断，但想到他是光绪特意拔擢的统兵大员，看他就有些不顺眼，语气也就阴冷阴冷的了。

慈禧：“你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回太后的话，微臣是袁世凯。”

慈禧：“皇帝召见你时都说了些什么？”

袁世凯：“皇上问了微臣练兵的情形，让微臣为朝廷好好练兵。”

慈禧：“就这些？”

袁世凯：“就这些……”袁世凯稍稍迟疑了一下。

慈禧的口气峻厉了，“当真就这些？”

袁世凯颤声道：“回禀太后，皇上还与臣说了一些话，但主旨确实都和练兵有关……”

“嗯，”慈禧这才放缓了语气，“练兵的事是该好好去办。不过，我看皇帝这一段时间做事，是越来越急躁，而且好像还有一点别的意思在里头。这样吧，你且跪安。以后皇上再召见你，你再来知会我一声。”

袁世凯：“是。”

袁世凯回到客房时，已是面无血色，双腿酸软得再也挪动不了一步，“扑通！”就往炕上一倒。

徐世昌大惊，连忙问道：“慰亭，你怎么啦？”

袁世凯：“天威咫尺，咫尺天威！我今日个才算领教了太后的威严！”

说着，他又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先脱掉外面的朝服，再将贴身的白布褂子脱下，用手一拧，竟拧出一把汗来。

第二十章 病急乱投医（五）

徐世昌见了也不禁摇头道：“朝中让你袁慰亭畏惧的人没有几个，原来以为荣中堂算头一个，今日和太后一比，看来荣中堂也算不了什么了！”

袁世凯突然想起，“大哥，给康有为的信就不要送了！”

徐世昌：“唉呀！我已经叫人送去了！”

袁世凯沉默一会儿，说：“既然送了就算了，不过以后对康梁还是躲着点好，他们斗不过太后老佛爷的！”

三

南海会馆，康有为病了。

他额头上扎着毛巾，闭着眼，恹恹地躺在床上，一张脸蜡黄瘦削。

梁启超坐在床沿边，伸出两根手指轻搭在他的手腕，为他探着脉象。

房间角落的银炭小火炉上，一只药罐正嘟嘟冒着热气。一个学生将药罐从火炉上端下来，把药汁倒进碗里，端到床边。

梁启超站起身，接过药碗，用嘴轻轻向碗里吹气，把药吹凉一些，这才端到康有为面前，轻声道：“老师，喝药吧！”

康有为只无力地摇摇头。

谭嗣同一掀门帘进来，惶急地问：“老师病了？”

梁启超忙拉他在一旁，低声道：“这些天太累，又加上心里急忧，就病倒了……”

这时康有为挣扎着欲坐起来，说：“复生，你们坐到这边来……”

谭嗣同连忙过去，俯身扶他斜靠在枕头上，劝道：“老师，您别多说话……”

康有为虚弱地笑一下，“不碍……卓如，你把袁世凯道谢的信给复生看看。”

那封信其实就放在康有为枕边，梁启超拿过来，递给谭嗣同。

康有为：“你看袁世凯在信中说，今后倘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看来我们在这个人身上下功夫下对了！”

“他这只是寻常应酬的一句客气话吧？”谭嗣同不大以为然。

“袁慰亭我知道，是那种一诺千金的人。”康有为语气却十分肯定。

“可是自从他到太后处谢恩后，再没有和我们联系过，而且太后和他说了些什么不要说我们，连皇上也一点都不知道，这实在让人忐忑。”谭嗣同本来紧皱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这也是我的心病啊！”康有为喘息着说，“变法进行了这么些日子，皇上颁发了一百多道诏书，推行了许多的新政措施，我原来还沾沾自喜，以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仔细一想，新政措施，又有几项落到了实处？我们打出去的一记记重拳，好像打在棉花堆上，不，好像打在虚空，不要说反响，连感觉都没有……而我们的对手呢，我却感觉他们在暗处，窥伺着我们，算计着我们，危险一步步在向我们逼近！特别是老太婆那两道明发折子，又把兵权和用人权牢牢控制在手中……那天深夜，念及至此，我突然警醒，惊出一身冷汗，跟着就头痛发热，起不来了……”

谭嗣同这才明白，康有为患的其实是心病。他略一沉吟，问道：“伊藤博文到了北京，老师知道吗？”

康有为一惊：“伊藤博文到北京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谭嗣同：“到了好几天了，现在住在日本公使馆。”

说到这里，他不禁苦笑了一下，“满北京都道老师是卖国贼，伊藤博文就是您勾结来的，可他到了北京您却还不知道……”

梁启超道：“原来满北京的谣言只说我们要撤掉六部九卿，设立鬼子衙门，现在倒好，具体到伊藤身上来了！”

康有为却问：“他们还有什么说法？”

谭嗣同：“他们还说您撺掇皇上，要让伊藤做朝廷的顾问官，以此对抗太后，并将日本明治维新的那一套全部搬到我国来！”

康有为听到这里，霍然而起，一把扯掉头上的毛巾，叫道：“走，到日本公使馆去！”

梁启超惊诧地问：“老师真要去伊藤博文？”

康有为：“为什么不？这些谣言倒提醒了我，让伊藤博文来做顾问，对抗太后，推行新政，这真是绝妙好计呀！如果这样，我们外有日本人相助，内有袁世凯掌兵，大事谐矣！”

是夜，远远就看到日本使馆那一大排方形木窗，透出一大块一大块明亮的灯光。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从一条很暗的小胡同里拐出来的，看到那排灯光时，康有为不禁停住了脚步。

康有为：“使馆门前灯光那样亮，我们这样走过去肯定会被发现！”

梁启超没吱声，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站住，警觉地观察了四周，这才趑趄回来说，“使馆附近好像没有人监视。”

康有为又犹豫道：“我们深夜秘密造访，人家会不会不理我们？”

梁启超：“不会。老师不是令我多和各国使馆联系吗？因此我和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也相熟。日本人对我国的维新变法一直是密切关注着的，林权助也一直想结交老师，今日您主动上门，他高兴还来不及哩，哪有拒绝的道理？”

梁启超的话使康有为又恢复了信心，他将手一挥：“好，但愿伊藤博文也与林权助一般想法！”

说着，他们大步往前走去。

……

军机处，刚毅刚走到那块“误入军机者斩”的白木牌下，就听见有人悄声叫他：“大人，大人……”

他回头一看，脸色变了，低声呵斥道：“你来干什么？”

那人：“奴才有要事禀报大人……”

刚毅：“换个地方说话……”

宫墙一角，刚毅又惊又恨地声音：“……好哇，他真的和日本人勾结上了？”

那人：“奴才看见他们师生俩走出日本使馆的时候，都是满面笑容，想必从伊藤博文那儿得到了什么好处……”

刚毅狞笑着，“笑吧，笑吧！马上就他们哭的时候了！”

他声音一低，“你继续去盯着他们，有什么事来颐和园找我，我在老佛爷那儿……”

那人：“噫！”

……

养心殿，早晨的阳光从窗棂透进来，使阴暗的殿内添加了几许明艳。

光绪站在阳光里，两名太监在给他穿戴朝服。

杨锐和谭嗣同伫立一旁。

因为是准备接见伊藤博文，还有一名宫廷摄像师拿着照相机也侍立在侧。

眼看快穿戴好了，光绪突发奇想，脸上也露出孩子般调皮的笑容，“德国亲王曾经送给朕一套西装，朕想穿着试试，一定很好玩！”

谭嗣同一听，大感兴趣，“皇上这个主意太好了！”

光绪便对一名太监说：“西装在珍妃娘娘那里，替朕取来。”

那名太监飞跑着去了。

乐寿堂外，李莲英搀扶着慈禧，上了辇轿。

……

第二十章 病急乱投医（六）

镜子里，一个西装革履(虽然那领带结打得有点可笑)浑身透着精神气的青年人正注视着光绪。

光绪实在不敢相信这是自己，脸上现出新鲜好奇的神情。

镜中的青年也现出新鲜好奇的神情。

光绪将胸膛一挺。

镜中的青年也将胸膛一挺。

光绪笑了……

“砰！”旁边的宫廷摄像师将这情景拍下来。

“好！”谭嗣同和杨锐同时叫出了声。

光绪穿着西装走动几步，笑着说：“不行，朕还是有些不自在！”说着，把西装脱下来。

四

紫禁城，慈禧的轿辇进了宫门。

已经穿好朝服的光绪问：“伊藤博文什么时候到？”

杨锐：“总理衙门派出的武弁早已出发，这个时候想必已接引伊藤博文出了东华门吧？”

光绪显然有些兴奋难耐，又问：“你们说伊藤博文真会实心实意帮助朕吗？”

谭嗣同：“昨日他亲口对康有为说，他愿意以他明治维新的经验来帮助我国的变法，愿将对日本国的忠心转移到对咱们大清朝来……”

光绪：“然而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谭嗣同：“康有为也这样问过他，伊藤博文说，只有变法维新才能使中国强大，而只有中国和日本都强大了，黄种人的亚洲才能强大，才能和白种人的欧美抗衡……”

光绪感叹道：“到底是明治维新的主将，眼光果然不凡……等会儿接见他时，朕便当面封他为我大清朝的顾问！”

杨锐：“皇上这个意思给太后说过没有？”

谭嗣同：“不能说！太后本来就对伊藤博文心存顾忌，皇上给她一说，她必然反对，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还是如皇上所言，待会儿朝堂之上，文武大员面前，钦封他为顾问官，太后纵使知道，也已经迟了！”

光绪：“你说得对……”

“什么事儿说得对呀？”一个好听的京片子从门口传来。

光绪不由得浑身一哆嗦，抬头望去，只见慈禧左手搭在李莲英平抬着的小手臂上，右手拿着块明黄手绢，身后跟着刚毅、怀塔布和几个宫女，款款走进殿来。

光绪惊得连忙跪倒，颤声说道：“儿臣给亲爸爸请安……亲爸爸怎么从颐和园进城来了？”

他身后杨锐和谭嗣同也早已跪倒。

慈禧径直走到上首椅子上坐下，悠悠说道：“来给皇帝道喜哇！”

光绪懵了一下，马上明白了慈禧所指，但他仍然道：“儿臣不明白亲爸爸的意思。”

慈禧：“今日个皇帝准备接见伊藤博文，不是喜事吗？”

光绪：“儿臣这是请了懿旨的。”

慈禧：“我也没说你没有请懿旨，但这背后有没有什么猫腻就难说了！”

光绪站起来，嘴唇哆嗦着说：“亲爸爸这样说，就让儿臣难办事了！亲爸爸如果不放心……”

“我就是不放心！”慈禧打断光绪的话，脸一变，咬牙道：“伊藤博文是什么东西？他是我中国的死对头！他来游历，你要接见他，我就一百个不乐意！但想着你是皇帝，什么事儿你做了主也就算了！没承想他还人模狗样的想当起我大清朝的家来了！我今日来，就是想看看，这个东洋鬼子在我眼皮子底下还能玩出什么花活来？小李子！”

李莲英：“奴才在！”

“给我在皇帝座位后面放一把椅子，咱们也见见那个伊藤博文！”

李莲英：“瞧！”

慈禧又对光绪：“皇帝你看这样行吗？”

到这个份上，光绪还能说什么？只得垂手道：“一切但凭亲爸爸安排！”

从慈禧进来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拿正眼瞧过谭嗣同和杨锐，甚至没感觉到他俩的存在；而谭嗣同呢？如果说从慈禧进来那一刻他还有点敬畏的话，那么看到慈禧在光绪面前那种跋扈态度后，他的眼神就变得悲愤而仇恨了！

……

勤政殿正殿，光绪穿着朝服端坐在须弥座上，脸上挂着一丝似乎凝固了的笑容。

充当英语翻译的杨锐侍立光绪身旁。

刚毅、谭嗣同等一班臣子肃立大殿左侧。

光绪座位后面，也就七八尺的距离吧，摆着一排黄纱屏风。

屏风后，慈禧就坐在一把垫着黄缎的椅子上，李莲英侍立在侧。透过屏风望去，大殿内情形尽收眼底。

正殿，门外一声唱呼：“大日本国伊藤博文侯爵觐见中国皇帝！”

屏风后，慈禧不由自主地将身体往前倾了倾，透过屏风，盯着大殿门口。

正殿，由负责总理衙门事务的庆亲王奕匡和两名官员陪同，伊藤博文步入勤政殿。

一进殿，伊藤就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当他抬头看见一动不动端坐的光绪皇帝，皇帝座位后那一排屏风，屏风后隐约的人影时，凭着他对清朝宫廷情形的了解，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中掠过一丝警觉。

他走上前来，对着光绪深深鞠躬，用英语朗声道：“外臣博文，参见大皇帝！”

杨锐朗声翻译过来。

光绪：“外闻贵爵大名，今得延见，深感满意。贵爵请坐。”

伊藤博文又是深深一鞠躬，这才在早已为他准备好的锦凳上坐下，说：“外臣博文，此次前来贵国，原系自行游历，今日召见，得见龙颜咫尺，蒙褒辞，荣幸之至。”

光绪：“贵爵于何日由日本启程？”

伊藤：“于一月前上路，曾在朝鲜勾留十余日，再来贵国。”

光绪：“一路平安否？”

伊藤：“托大皇帝洪福，一路平安。”

光绪：“贵国大皇帝想必玉体康健。”

伊藤：“此次漫游，陛辞前，敝国皇帝甚为康健。”

尽管只是同伊藤博文寒暄，光绪仍感觉到背后那双盯着他的眼睛。这使得他如芒刺在背，却又无可奈何。而一旁的谭嗣同看他们说了半天，全是不着边际的客套话，眼里急得冒出火来，他不禁朝须弥座上望去，正好遇见光绪无奈的目光，谭嗣同不禁在心里呼喊：“皇上，千万不能因惧怕太后而错过眼下的时机啊！”

屏风后，慈禧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就是要让你们什么也谈不成！

正殿，光绪这时对伊藤博文说：“贵国的维新，成绩斐然！而种种的计划措施，皆出于您的手中，丰功伟绩，让朕时时感佩于心。”表面听着还在寒暄，实际上将谈话切入了正题。

第二十章 病急乱投医（七）

伊藤谦逊道：“过分褒奖，实在领受不起。敝国的政务，都是由朝廷擘画，而我仅仅是尽了自己的本分而已。”

光绪：“贵国与我国同处亚洲，相距又近。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维新变法，您曾经手创大业，必然知道其中的利弊，希望您将改革的要害之处详细告诉朕，朕准备……”

忽然，屏风后有人咳了一声。

所有的人都清楚地听见了这声咳嗽！

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慈禧发出的警告！

光绪的脸“刷”地白了，要说的话被截在喉咙里。

伊藤博文眉梢微微一动，但他不愧为大政治家，立即不动声色地将话接了过来，说：“贵国大政，哪里有我插嘴的地方。但他日如有机会，我愿意以我国维新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略为贡献一二。”

伊藤这话是表明今天没有法子谈实质性问题，光绪也知道只能以后再寻找机会了，于是问道：“您拟在中国盘桓几时？”

伊藤：“原来打算逗留两个礼拜，如果需要，也可以多留七八日。”

光绪：“那您现在准备再游历何处？”

伊藤：“先准备到上海看一看，再往长江游历。”

光绪微微一抬手：“那好，朕愿贵爵一路平安。”

伊藤博文明白接见到此结束，站了起来，鞠躬道：“敬谢大皇帝厚恩！”

奕匡也站起来，陪着伊藤退出大殿。

光绪看杨锐还站在自己身边，便对他说：“你代朕送伊藤侯爵到西苑门吧！”

光绪的声音太小，杨锐一时没听清楚，便俯身将耳朵凑近光绪，悄悄问道：“皇上刚才说什么？微臣没有听清……”

光绪：“朕让你代朕送伊藤侯爵到西苑门！”

屏风后，慈禧看着光绪和杨锐耳语，猛地站起来，伸长耳朵去听。

李莲英也伸长了耳朵。

什么也没听见。

慈禧又看见杨锐匆匆追到大殿门口，和伊藤博文说着什么。

伊藤笑了，亲热地挽住杨锐的手臂。

慈禧的脸一下变得铁青。

……

回乐寿堂的路上，慈禧走在前面，走得很慢很慢。

她身后刚毅和怀塔布一左一右跟着，再后面才是李莲英和太监、宫女。

“防着防着，还是让他在眼皮子底下搞了鬼去！”刚毅偷觑着慈禧的表情，咬牙切齿地说。

怀塔布心领神会，也忧心忡忡说：“他们既然和伊藤博文勾结上了，那么发难只是迟早的事！”

慈禧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依然慢慢走着。

刚毅又说：“这个康有为不足惧，但伊藤博文那就难说了，万一……”■

慈禧停住了脚步，不耐烦地说：“得了得了，你们不要老拿那个日本人来烦我了……”

她话题一转，问：“荣禄呢？他在忙什么？”

怀塔布和刚毅交换一下眼神，答道：“回老佛爷话，荣中堂正在忙着操练人马，准备迎接皇上和太后去天津阅兵！”

慈禧：“阅兵不阅兵的我倒不在乎，最要紧的是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到时候去天津，我就可以坐上火车了！”

说着，她脸上竟然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坐火车一定很有趣，是吧？”

刚毅却一句话就扫了她的兴，“皇上恐怕不愿去天津！”

慈禧脸上笑容消失了，冷冷地问：“为什么？”

刚毅：“康有为他们说这是个阴谋……”

五

南海会馆，康有为思考多时，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要谏阻皇上去天津！”

“理由呢？天津阅兵是早就定下了的，如今要谏阻，总得有个理由吧？”谭嗣同紧皱着眉头说。

梁启超也说：“而且这个理由最好得到朝中多数大臣的认同，大家一起上折子，荣禄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康有为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停住了脚步，“就说以皇上、太后之身份，冒险去坐火车，不但有违祖制，而且大非帝王尊贵之道！”

“好！”谭嗣同和梁启超同时叫出声来。

……

“你那也叫理由？”慈禧冷冷地对着光绪，“我就不信，坐一坐火车，怎么着就失了皇帝、太后的身份？怎么着就有违了祖制？祖宗定规矩的时候，这世界上有火车吗？”

光绪被问得满面通红，惶急地说：“儿臣也是为亲爸爸的安危着想……”

慈禧：“为我的安危着想？恐怕是为你自己的安危着想吧？”

光绪：“儿臣不明白亲爸爸这话的意思？”

“不明白就呆一边想明白去！”慈禧闭上眼睛。

光绪：“那儿臣就告退了。”

“慢着！”慈禧倏忽又睁开眼睛，拿出一张照片，“这是什么？你自己看看！”

光绪：“这是儿臣玩儿照的一张照片！”

慈禧冷笑着：“堂堂大清皇帝，居然穿上了洋鬼子的衣服，这是玩儿？你自己说，变法伊始，我是怎么给你说的？”

光绪：“儿臣，儿臣……”

慈禧：“说呀！”

光绪：“亲爸爸说，只要不动祖宗的牌位，不剪辫子，不穿洋人的衣服，怎么样变法都由着儿臣……”

慈禧眼里寒光直逼光绪：“那你说，你带头穿上洋人的衣服是何用意？”

在慈禧的逼视下，光绪觉得一股冷气飕飕地直钻到骨髓里边，使得他的声音都颤抖起来：“儿，儿臣实在没有别的意思……”

慈禧将照片往地上一扔，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来，“自作孽，不可活！”

第二十一章 崩霆琴（一）

一

回紫禁城的路上，杏黄小轿内，光绪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慈禧眼里的寒光，她将照片往地上一扔，说“自作孽，不可活”时的决绝神情，不停地在他面前晃动……

珍妃寝宫，灯光暗淡。

传来珍妃的惊呼，“皇上，您这是怎么了？”

光绪：“没什么，朕只是感到浑身无力，好像虚脱一般。”

珍妃：“哎呀，看您怎么一身汗，冷浸浸的。来，躺下，我给您擦擦……”

衣带窸窣声，光绪的叹息声，最后，叹息变成了抑制不住的低声啜泣……

珍妃慌乱地说：“皇上，出了什么事吗？到底怎么了？”

光绪：“太后已经容不得朕了……”

珍妃：“她不是一直容不得您吗？”

光绪：“今日不同，从她的神情来看，她要对朕下手了！”

珍妃：“废掉您的帝位？”

光绪：“朕死尚不足惜，还怕他废掉朕这个皇帝？只可惜变法大业中途夭折，我大清再无复兴之日了……”

说着，他又啜泣起来。

珍妃却沉默良久，突然问道：“皇上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她把您废掉？”

光绪止住啜泣：“她是朕的亲爸爸，又是太后，于忠于孝，朕又能怎样？”

珍妃：“母慈子才孝。她这个做娘的这样狠心，你又有何孝道可尽？她以后宫身份独揽朝政，把您这个做皇帝的压根儿没放在眼里，要说不忠，她这才是对江山社稷，列祖列宗最大的不忠！”

光绪不作声了，半天才深深叹了一口气：“唉，朝中有实力的大臣都是她的人，朕奈何她不得啊……”

珍妃：“康有为呢？您亲手擢升的军机四章京呢？还有那么多维新志士，他们绝不会坐视皇上被废的……皇上，这时候您千万不能乱了方寸！软弱了心气儿啊……”

光绪挣扎着要坐起来，“爱妃说得对！朕这就拟诏，让康有为他们想法子……”

珍妃忙扶住他说：“皇上您躺着，皇上口述，臣妾拟旨，行不？”

“行……”光绪停顿片刻，说道，“朕惟时局艰维……”

刚说得这一句，他的声音又哽咽了。

……

灯火阑珊，会馆里传出唱曲的声音。

是康有为又在唱他的拿手好戏，昆曲《单刀赴会》，

“大江东去浪千叠，驾着这小舟一叶……”

但不知为什么，他今日唱来却没有几个月前的万丈豪情，反而平添了几分悲凉。

听曲的梁启超、谭嗣同和几个康门弟子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喝彩叫好，只是一边听，一边喝着闷酒。

康有为唱了几句，自己也觉得意兴索然，便不唱了，走到桌旁坐下，摇头说：“唱不好了，唱不好了！中气接不上来……”

梁启超倒了一杯酒递给他。

康有为接过酒杯却没喝，转脸问谭嗣同：“你们几个军机章京今日是谁当值？”

谭嗣同：“杨锐当值。”

康有为：“他今日能见到皇上吗？”

谭嗣同：“不好说。从上次伊藤博文觐见直到现在，我们几个也一直没有见过皇上了，所有奏章，都是通过总署转呈，而以前私下为我们传递密折的两个太监，也突然失踪，据说是已被李莲英杖杀……”

康有为听着，脸色变了，说：“我们和皇上失去了联络，宫中情况又一点也不知道，看来祸事不远了……”

刚说得这一句，突然一个人低着头匆匆走了进来。

暗影处大家还没有看清这人是谁，他却先把门紧紧关上，这才回过身来。

灯烛映出杨锐，满脸泪光！

谭嗣同惊讶地站起来，“杨大人……”

杨锐已从怀里掏出一卷明黄上谕，压低声音道：“圣上密诏，康有为、杨锐等接旨！”

他声音虽低，却如九天霹雳在头顶炸响！震得所有的人都一齐跪倒，睁着惶悚的眼睛望着杨锐。

因为杨锐本身也是接旨的人，所以他也“哐”地跪倒，将密诏展开——

“朕惟时局维艰，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

听到这里，所有跪听诏书的人都痛哭失声！

“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康有为听完密诏，重重叩了几个头，连声唤着“皇上！皇上……”竟哭得瘫在地上。

其余的人也一个个泣不成声。

谭嗣同却噌地站起，猛喝道：“事情已经这样危急！你们不去想办法，却在这儿像娘儿们哭泣有什么用？”

众人被他一声断喝止住了哭泣，康有为也从地上站起来，将泪水一抹，说：“复生说得对，光哭没有用，得快想办法相救皇上！”

梁启超：“办法只有一个，起兵勤王！”

康有为：“可咱们手里没有一兵一卒……”

梁启超：“老师忘了？咱们还有一个……”

康有为惊醒道：“袁世凯！”

谭嗣同二话不说，往外便走。

康有为：“复生哪里去？”

谭嗣同：“我去找他！”

康有为：“慢着……就这样去找他，他能相信么？”

梁启超：“除非皇上也有密诏给他……”

康有为又是一惊，“也有密诏给他？……”他想着，眼一亮，“好哇！为什么没有？”他几步奔到书案前，提笔便写。

几个人凑过去一看，不由得大惊！

梁启超：“老师，您这不是伪造……”

康有为：“伪造诏书，是吗？卓如啊，”他一边“刷刷”写，一边对梁启超，实际上也是对所有人说，“到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拘于书生之见呢？只要能救皇上，现在哪还顾得许多！”

梁启超一时愣在那里。

写好“诏书”，康有为双手捧起，交给谭嗣同说：“复生，皇上安危，我等的身家性命，都系于你此行了！”

谭嗣同接过“诏书”，只觉得浑身热血奔涌，说一声“我去了！”转身大步便走。

看着他出了房间，康有为转身对大家说：“我们再来商量应变之策……”

第二十一章 崩霆琴（二）

二

玉春院门口，虽然还是那熟悉的门洞，但守门的伙计显然已换过几茬，他不仅不认识便装的袁世凯，连沈玉英都不太熟悉，“沈玉英？沈姑娘……好像听说过，以前是这里的姑娘，对吧？不过我一直没见过……”

袁世凯怅惘地回身走了。

那个伙计还在后面喊他：“喂喂，这位爷，我们这里的姑娘多得很，您干吗一定要找那个沈，沈玉英呀……”

法华寺客房，袁世凯一进屋，徐世昌就对他摇晃着一张电文嚷起来：“哎呀，慰亭！这么晚你跑到哪里去了？荣中堂急电！”

“荣中堂？”袁世凯一把拿过电文，“‘英国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令迅速回津听候调遣。’可皇上说要我在京师多留几天呀！大哥，你看这……”

徐世昌：“不回去恐怕不行，荣中堂已经怀疑你了！”

袁世凯：“荣中堂怀疑我？”

“接到电文我就有这个感觉！”徐世昌说，“大沽海面上英国兵船游弋是常事，而且大沽炮台守备严密，因此这点动静一般不会动用我小站新军，除非打起来！还有，慰亭你记得我们来京时在天津站台看到的情形吗？聂士成部调防天津，这么大的动作荣中堂却反而没通知你……”

袁世凯：“哎呀，你这一说还真有事！我刚才回来时候遇见好几起兵丁盘问，而且都是陕西口音，后来才知道是董福祥董军门的部队。他们怎么悄悄就驻进了北京呢？”

徐世昌着急了，“慰亭，我看局势会有异变，你已经卷了进去！还是快点回到小站军中安全！”

袁世凯的脸色凝肃起来，想了想说：“这样吧，大哥，你先走一步，赶回小站，让诸将做好准备。我呢，还在京城留一天，看看动静，再回天津去荣中堂那儿报到。这样的话，如果谁想把我怎么样，他们多少也有些顾忌！”

徐世昌一改平日儒雅风度，果决地说：“行！我连夜就走。慰亭，我们约好，三天之内如果没有你的消息，我就尽起小站之兵，找荣禄要人去！”

袁世凯感动地一把握住他的手说：“好大哥！”

.....

南海会馆，康有为一拍桌子，对着梁启超等弟子嚷着：“叫你们商量应变之策，你们却商量出个叫我逃跑的主意来！如今维新未成，皇上有难，这个时候你们却让我离开北京去躲避，这叫我于心何忍？又怎么向皇上交代？以后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梁启超：“成大事者不在于一时的毁誉，老师是维新变法的领袖，老师在，维新变法就在！如今局势危急，皇上吉凶未卜，如果连老师也搭进去，那真叫万劫不复了！”

康有为被他两句话说得不吭声了。

.....

阴历八月的北京深夜，夜气已经很凉了。法华寺内，除了大雄宝殿有微弱的灯光和单调的木鱼声外，到处都是黑黝黝、静悄悄的。

一个几乎和暗夜融为一色的人影，阒无声息地闪进寺内。

而这个人影后面，又有一个人悄悄跟着他，一直盯着看他到了袁世凯住宿的客房门口，才转身离去。

袁世凯正在灯下擦拭那把金左轮手枪。

忽然，他好像听到有极轻微的敲门声。

他抬起头，仔细倾听，没错，是有人敲门！

“大哥怎么又折回来了？”他一惊，来不及细想，将左轮手枪顺手往炕上一放，下炕去开了房门。

一个黑袍裹身的人闪了进来。

那人一进屋，关上房门，转过身来，脱掉黑袍，露出一张脸来。

袁世凯觉得此人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疑惑问道：“足下是……？”

那人道：“在下谭嗣同。”

袁世凯：“哦，难怪眼熟，那是世凯觐见皇上，在朝房等候时见过谭大人！”

说到这里，他又蓦然一惊，“谭大人天子近臣，夤夜来访，有什么要事吗？”

“皇上现在有大难！”谭嗣同声音虽低，却震得袁世凯脑子一嗡。

袁世凯：“皇上有大难？”

“如今能救皇上的，也只有你一人了！”谭嗣同紧接着说。

袁世凯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招呼谭嗣同坐下，说：“谭大人先请坐……让我把事情弄明白！你说皇上有大难，但不知皇上的大难是什么？”

谭嗣同：“荣禄近日向太后献策，要废掉皇帝，还要杀了皇帝，你不知道这事吗？”

袁世凯一怔，随即笑起来，说：“这种谣言，你谭大人也相信吗？我在天津公务，与荣中堂经常在一起，深知他是个忠君护主的人，决不会如此大逆不道！”

谭嗣同：“您是个磊落人物，不知道荣禄此人大奸若忠，极其狡诈！”

袁世凯：“谭大人，实在对不起！没有凭证，你叫我怎么相信你的话？”

谭嗣同：“倘若皇上有旨呢？”

袁世凯一凛，正色道：“倘若皇上有旨，世凯死生以之！”

“好！”谭嗣同从怀里掏出“诏书”说，“袁大人请看。”

.....

电报房，

一个声音在口述：“荣中堂钧鉴：今夜军机章京谭嗣同潜入法华寺袁世凯住处，恐有密谋，望中堂预做安排，以防不测……”

“嗒，嗒嗒……”电报员手指在键盘上发出的敲击声，静夜听来，分外惊心。

……拿着那份“诏书”，袁世凯耳热心跳，呼吸急促。

像是看穿了他的心底，谭嗣同说，“皇上谕旨说得明明白白，杀掉荣禄，直隶总督一缺，

就由你来继任。大丈夫图报天恩，建功立业，都当此时，袁大人不必犹豫了！”

袁世凯勃然作色道：“你以为我会贪图这直隶总督的位置么？我是怕这诏书有假！”

谭嗣同一惊：“怎么有假？”

袁世凯：“皇上诏书，皆是朱谕，这一份却是墨笔所书……”

第二十一章 崩霆琴（三）

谭嗣同急了也愤怒了，热血涌到脸上，大声斥责道：“你怎么这样畏首畏尾？不错，这一份确是抄件，朱谕是密旨，岂可由我带来带去？你说诏书有假，难道我这军机章京有假么？难道康先生对你的举荐有假么？难道那天皇上接见时对你所说的那些话有假么？皇上当此大难，看来你袁世凯要作壁上观了！”

袁世凯慌了，指着门外说：“谭大人小声点！事关重大，我不得不缜密些……您说，要我怎么办呢？”

谭嗣同脸色这才缓和下来，说：“皇上初五日还准备召见你，那时你可请皇上面付朱谕一道，令你带兵赴津，见到荣禄就出示朱谕宣读，把荣禄杀了！然后就以你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贴告示，布告荣禄的各种大逆不道罪行，并立刻封禁电报局，阻止铁路行车，迅速领兵入京，派一半兵马守住宫门，拱卫皇上，另一半兵马围住颐和园……”

袁世凯愈听愈玄乎，立刻追问：“围颐和园？要干什么？”

谭嗣同恨道：“不除掉慈禧那个老朽，国不能保！这件事由我来处理，你不必问。”

袁世凯吓得魂飞天外，连忙说：“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对部下，总是以忠义为训诫，现在让他们作乱造反，他们必定不会答应！”

谭嗣同：“我已经雇了好汉数十人，还给湖南发了电报，召集了好多忠勇之士，没几天就可到了。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你。但要你干两件事：杀荣禄，围颐和园……”

看袁世凯又想推托，谭嗣同一步跃到炕边，抓起那把金左轮手枪，抵着袁世凯的太阳穴，咬牙说：“今天晚上你的命在我手里，我的命也在你手里！你如果不答应我，我立刻就死在你的面前！你如果答应我，我马上就进宫，到皇上那里请旨！”

被枪抵着脑袋，袁世凯有些慌了，再看谭嗣同那个发狠的样子，真怕他什么事也干得出来。可是，要他兵围颐和园，他又怎么敢冒然答应？于是便强作镇定，解释说：“天津是各国聚处之地，如果忽然杀了总督，中外官民，必将酿成动乱，国势即将瓜分。而且驻扎在天津的北洋军除有宋庆外，荣禄又调来了聂士成的人马，加在一起有三四万人，谁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而北京城内，不知什么时候进驻了董福祥的部队，八旗兵也不下数万人。而我的军队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怕我在外面一动兵，北京城内已经设了防线，不等动手，皇上已经先有了危险！”

谭嗣同：“你可以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动兵时，马上把皇上的谕旨分给诸军将领，同时照会各国，看他们谁敢乱动！”

袁世凯苦笑着说：“就算是这样，本军粮械子弹，都在天津军火仓库内，我那里存者极少。必须先先将粮弹运筹足用，方可用兵啊！”

见袁世凯已经答应用兵，谭嗣同将手枪从袁世凯额角移开，坐下来：“那这样吧，你可以请皇上先把朱谕交给你存收，等你布置妥当了，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立刻动手。”

袁世凯：“你千万别让皇上给我朱谕！一经纸笔，便不缜密。我个人万不敢惜死，只是恐怕一旦泄露，必将连累皇上，臣子死有余辜！这样吧，你先回去，容我熟思，布置半月左右，我再告诉你准备怎么办，好不好？”

谭嗣同又一跃而起，手枪抵住袁世凯，“怎么要等这么久？”

袁世凯：“不是说深秋的时候，太后和皇上都要巡幸天津吗，要是在那个时候，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可是等不到深秋就要废弑皇上了！”

袁世凯：“既然有了巡幸之命，断不至于在此之前发生意外！”

谭嗣同：“如深秋不出巡幸怎么办？”

袁世凯：“现在已经花了几十万两银子，预备得差不多了。我再去请荣禄去求太后，必将出巡。你放心好了。”

谭嗣同不由叹道：“唉，原以为深秋天津阅兵是皇上的劫难，没想到今日皇上却要靠此度过劫难……”

说着，他将手枪往炕上一扔，对着袁世凯凛然道：“报君恩，救君难，建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在你的掌握中！但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这也在你！何去何从，你看着办吧！”

袁世凯愤怒地说：“你以为我是那种人吗？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事，但能有益于君国，我这条命随时可以拿去！”

从进屋起，谭嗣同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他对着袁世凯深深一揖，说：“袁大人果然是奇男子！”

袁世凯连忙回了一揖，“哪里，谭大人今夜作为，才真称得上是奇男子啊！”

谭嗣同：“嗣同急于回去复命，就告辞了！”

袁世凯：“夜深人静，我也就不便相送了！”

谭嗣同点一下头，披上黑袍，拉开房门，先看看四周，然后如同来时一样，消逝于沉沉黑夜之中……

袁世凯坐在那里，呆了一样。

微弱昏黄的灯光映着他的脸，脸上表情木然。

他两眼直直地望着前面，脑海里一片混沌……

渐渐地，一片混沌中凸出了一张年轻的脸，光绪皇帝像孩子般无助地望着他……

袁世凯的眼睛不觉湿润了。

蓦然，慈禧那威严的面孔跃了出来！她阴冷阴冷的声音似乎也在耳旁响起……

冷汗又顺着袁世凯的额头淌下来。

晨鸟啁啾，窗户纸渐渐白了……

三

火车上，袁世凯还是呆呆地坐着。

车轮轰隆。

他脑海里更混乱了，除了光绪和慈禧外，荣禄、康有为、谭嗣同……一个又一个人的身影走马灯似地转来转去，把他脑海搅成了一锅粥……

一声汽笛把他惊醒！

第二十一章 崩霆琴（四）

他唤过亲兵，问：“天津站快到了？”

亲兵：“回大帅话，距天津还有两站。”

袁世凯：“咱们如果在天津前一站下车，另雇马车，绕过天津，赶回小站，需要多少时辰？”

亲兵：“回大帅话，天津前一站是北仓，没有市面，恐怕雇不到马车。牛车或许有，要到小站也是半夜过了。”

袁世凯摇头自语道：“恐怕还没走到半路，就被截住了……”

亲兵不解地：“谁敢截大帅……？”

袁世凯：“不干你事！咱们还是在天津站下车吧！”

火车徐徐驶入站台，袁世凯从车窗往外望见一大群官员等候在月台上，待火车停稳，那批官员便向他这边涌过来。

袁世凯刚走出车厢，就响起了一片寒暄欢迎声：

“恭喜袁大人荣升！”

“袁侍郎，您可真是令津门生辉呀！”

“荣中堂早备下酒宴，准备为你贺喜哩……！”

还没弄清欢迎他的都有哪些人，袁世凯就被这一大帮官员簇拥着，朝总督衙门而去。

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衙门，没有贺喜的酒宴，甚至连个端茶的仆从都没有，两名亲兵也早被挡在二门外，那帮子官员将袁世凯孤零零摺在花厅里，一个个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袁世凯委实有些慌神，这不是好兆头！往日他来总督衙门拜见，荣中堂总是在花厅门口迎着他，然后执手而入，促膝相谈。今日这般怠慢，显然不是无意间的疏忽，而是一种警示。

昨夜密谋，难道荣中堂这里就知晓了什么风声？一念及此，袁世凯顿觉身上冷汗涔涔！他正欲掏帕子揩汗，一想荣中堂可能就在旁边房间的帘子后面看着他，便调节气息，挺胸收腹，以行伍的标准姿势端坐在椅子上。

荣禄还真在帘子后面一直盯着袁世凯。

他身边是四名彪悍的戈什哈，两人握着手枪，两人带刀，紧张地望着荣禄，只等一声令下，便冲出去拿人。

而荣禄却反而对他们做了个先别动的手势，一掀帘子，走了出去。

一见荣禄果然从帘子后出来，袁世凯立即拜倒在地说：“世凯从京城回来，特来给中堂请安！”

荣禄在厅中上首太师椅上坐了，微闭着眼，淡淡地说：“起来吧。”

袁世凯应一声，在荣禄右侧下首椅子上，坐了半边屁股。

荣禄全没有平日那般亲切，几乎是毫无表情地说：“你这次升了候补侍郎，可喜可贺。”

袁世凯也规规矩矩回答：“这都是皇上和皇太后天恩浩荡，世凯才受这不次之赏。世凯还要深谢中堂的提携栽培。”

荣禄眯缝着小眼睛瞥袁世凯一下，说：“恐怕要谢的不是我，是康有为吧？”

虽然知道荣禄会疑心到这上头来，却没想到他会直接点破！慌得袁世凯连忙跪下，说：“康有为是举荐过世凯，但他这点子举荐之力，决不能与中堂待世凯的大恩德相提并论！”

“唔。”荣禄又闭上眼睛，漫不经心地问：“这回在京师住在哪里？”

袁世凯：“住在法华寺。”

荣禄：“法华寺说要腾出来做学堂，腾了没有？”

袁世凯又是悚然一惊，暗想怎么他这也知道……但嘴上回答说：“本来腾出了大雄宝殿，后来又腾回去了。”

荣禄：“知道为什么吗？”

袁世凯：“说是有一人断不允许他们这样子胡闹。”

荣禄：“这个人指的谁？”

袁世凯：“指，指的太后……”

荣禄：“你相信吗？”

袁世凯：“我，我相信……”袁世凯额头上又是冷汗涔涔！

荣禄的小眼睛倏忽睁开，寒光直逼袁世凯，脸上挂着一丝冷笑说：“袁慰亭呀袁慰亭，我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敲打，是想让你自己醒悟，你却和我一味搪塞……”

说着脸一变，一声断喝：“你和谭嗣同定的好计谋！”

随着这声断喝，门帘掀处，四名剽悍的戈什哈一齐冲出，扑将上来。

“慢！”这时袁世凯反倒镇静，举手止住戈什哈，对荣禄说，“不是世凯搪塞，而是我一身担着天大的干系！本来打算细细向中堂禀报，中堂却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说着，他叩了个头，伏在地上，不吭声了。

荣禄会意，对戈什哈道：“你们先出去，守在外面。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来，也不许其他人进来！”

四名戈什哈应一声“瞧”，一齐走了出去。

荣禄便对袁世凯说：“你现在可以说了！”

袁世凯却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卷，双手呈上，“中堂，请先看看这个……”

荣禄：“这是什么？”

袁世凯：“诛杀荣禄，兵围颐和园的诏书！”

荣禄的脸“刷”地一下变得煞白！

……

颐和园，已经是后半夜了，一轮昏黄的月亮朦朦胧胧照着园子里的湖水、树木、亭台楼阁，夜色中透着一种神秘的感伤……

“咚咚咚！”急促敲门声打破了深夜的阒寂，听来格外惊心！

护军千总率一队挎刀护军匆匆跑过来。

宫门前两个人在急促捶门，不远处还有一个人牵着三匹刨着蹄子，喷着响鼻的马。

还没到面前，护军千总就喝道：“哪个吃了豹子胆？竟敢夜闯宫门！给我抓起来！”

前面那人影说话了，“是我！”

护军千总愣住了，“荣，荣中堂！是，是您呀……”

随着急促的马蹄声，宫中的灯次第亮了！

从梦中惊醒的太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谁发疯了？深夜骑马在皇家禁地狂奔！”

乐寿堂慈禧寝宫内，李莲英站在慈禧床前，轻声唤道：“老佛爷，荣禄来了……”

慈禧睁开眼，掀开被子，一骨碌坐起来，“他在哪里？”

李莲英：“就在外屋。”

慈禧将鞋一趂，“去看看……”

李莲英看着只穿一身月白内裤褂的慈禧，提醒说：“老佛爷，您要不要更衣……？”

慈禧眼一瞪说：“你怎么像个娘儿们！”

慈禧一见荣禄，劈头问道：“出事了？”

荣禄：“出大事了！”

……

第二十一章 崩霆琴（五）

快到破晓时分，月亮不见了，天际的东北角泛着一小片青白色。

脸若冰霜的慈禧坐在轿内，李莲英等太监、宫女相随，人马前后护卫着，匆匆往紫禁城而来。

养心殿西间，当值太监是新近才换的，他看了看摆在屋角的沙漏，对还在烛光下看奏折的光绪说：“皇上，现在已是寅时，您也该歇息了。”

光绪“唔”了一声，继续看奏折。

太监张了张嘴，正欲再催促，光绪忽然抬起头来说：“叫你们用西洋时间，总是不记性，还在这里子丑寅卯的给朕报时间，墙上挂着自鸣钟哩，就不知道看？”

太监：“禀皇上，自鸣钟停了。”

“停了？”光绪抬头往墙上望去，才发现自鸣钟真的停摆了。

光绪站起来，走到墙边，伸手将钟取下来，回到御案前坐下，将一大堆奏折公文拨到一旁，腾出地方将钟放好，然后从抽屉内拿出小螺丝刀等工具，将钟拆开，修理起来。

太监：“皇上，您知道毛病在哪儿？”

“发条松了，待朕把它上紧。”光绪拿过钥匙，一圈一圈开始拧紧发条。

太监看得稀罕，忍不住问：“这洋人的玩意也会坏么？”

光绪正欲回答，门外一声高呼：“太后老佛爷回宫喏！”

光绪一颤，“嘣”一声，发条拧断了！

外面传来李莲英尖锐的声音：“所有的人，都给我呆在原地。哪个走动一步，乱棍打死！”

随着他的话音，门“砰”地被推开，满面怒气的慈禧出现在门口！

这个时候慈禧突然回宫，光绪预感到大祸将至！抖瑟着跪倒说：“儿臣恭请……亲爸爸圣安！”

慈禧几步跨到光绪面前，右手尖尖三寸长的金护指几乎戳到光绪的额头，咬牙切齿地说：“你还有脸给我请安？你巴不得我死！”

光绪惊颤地说：“亲爸爸这话从何说起？”

慈禧掏出那份“诏书”，往地上一扔，“你自己看去！”

光绪战战兢兢捡起“诏书”，还没看，慈禧这里又骂道：“我辛辛苦苦抚养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信小人的挑拨，要派兵围颐和园，还要杀掉我，你怎么下得了这个手啊！”

说着，她眼圈一红，泪水就掉了下来。

她身后，李莲英等人的眼圈也都红了。

光绪只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儿臣，绝，绝无此意……”

慈禧恨恨地说：“你有没有这个意思，待会儿给满朝王公大臣说去……小李子！”

李莲英：“奴才在。”

慈禧：“传谕，叫大起儿！”

“噫！”李莲英转身欲走。

慈禧：“回来！”

李莲英：“奴才在。”

慈禧：“传谕等不及了，敲钟！”

李莲英一怔：“敲钟？祖宗规矩，只有皇上……驾崩，或有外患才敲钟的么？”

慈禧：“叫你敲你就敲！他这样不孝不义，不比死了更可怕？”

李莲英眼皮耷拉下来，应一声“噫”转身欲走。

慈禧又叫：“回来！”

李莲英：“奴才在。”

慈禧：“敲钟后，再传谕，我要临朝训政！”

李莲英：“噫！”

四

一阵阵钟声在紫禁城上空轰鸣。

钟声响得这样让人心慌，听到钟声的太监、宫女都不知所措仰望着天空。

怀塔布宅邸，隐隐约约钟声传来，怀塔布从床上一骨碌坐起，对身边夫人说：“不好，这是叫大起儿！”

夫人：“可别出什么坏事儿了？”

怀塔布：“有老佛爷在，能出什么坏事儿！”

刚毅宅邸，对着前来传谕的内侍，刚毅哈哈大笑着：“刚听得叫大起儿的钟声，我还慌了一下，却原来是太后老佛爷要临朝训政，这是大喜事呀……”

他对身后的侍妾喊道，“给我把花衣拿来！”

侍妾愣一下：“花衣？”

刚毅：“就是老爷我的蟒袍！太后复出训政，我们这些做臣子的，理应花衣上朝，以示庆贺呀！”

……

乾清宫，慈禧铁青着脸，端坐铺着黄缎的龙椅上。

她的右边前几排，跪着礼亲王、庆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宗室王公和二品以上的大员，稍后，三品和四品的官员则一直跪到了大殿的门槛边。

她的左边，孤零零跪着一个光绪皇帝。

慈禧的座位前，触目惊心摆放着两根长约八尺的沉重竹杖，这是“家法”。

所以，纵然是为庆贺慈禧复出训政，满朝文武，穿得花衣锦簇，却非但看不出什么喜庆气氛，反而有一种沉重压抑的感觉。

慈禧开口了，一开口，便是疾声厉色，直指光绪：“这个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怎么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挑选留下来辅助你的，你怎么敢随意不用！你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康有为是什么东西，能胜过我选用的人吗？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吗？你这个祖宗的不肖子孙！”

光绪低着头，嘴唇咬得紧紧的，任她责骂。

整个大殿被慈禧天威震慑，鸦雀无声。

偏偏跪在右边的王公大臣不知谁嗓子眼发痒，忍不住咳嗽一声。

慈禧马上把脸转过来，将满腔的怒气倾泄到他们头上，“皇帝无知，你们怎么不力谏，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现在，幸亏我还康健，要是我有个山高水低的，看你们怎么得了？他是我拥立的，他若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谏，你们也有罪！”

大臣们被骂得一个个趴在地上，大气儿也不敢吭。

第二十一章 崩霆琴（六）

慈禧又转过脸质问光绪：“变乱祖法，如果是臣下犯的，你知道是什么罪名吗？我问你，是你的祖宗重要呢？还是康有为重要？”

光绪抬起头来，眼里闪动着泪花，辩解说：“洋人逼迫太急，儿臣只不过想保存国脉，才利用一些西方治国的方法，并不是完全听康有为的……”

见光绪竟敢辩解，慈禧的脸因愤怒而扭曲着，发出一连串尖锐的逼问：“难道祖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么？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吗！”

光绪被她几近疯狂的表情吓住了，颤抖着不知如何应对。

慈禧：“你说呀！你怎么不说了呢……？”

突然，她的声音哽咽了，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我就不懂，你怎么会这样子恨我？我是你的母后，你的亲爸爸呀……你四岁抱进宫，身子不好，是我一手抚养。偶尔嬷嬷带着，晚上还是要跟着我睡。你经常尿床，一夜我要起来折腾好几回……你胆子小，怕打雷，一听雷声就会吓得哇哇大哭，非要我亲自抱着哄半天，才会安静下来……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亲政了，你要变法，我又没有阻止你，再说我打心眼里也是赞同变法的，我好好在园子里待着，到底碍着你什么呢，你这样子对我……”

说到这里，慈禧已是泣不成声。

满殿王公大臣早被她这番哭诉感动得呜咽不止。

光绪不吭声，只是流泪。

李莲英红着眼圈递给慈禧一方手帕，慈禧将泪水一揩，声音又变得冷硬起来，“你这样子对我，放在寻常百姓家，亲友邻居都可出首告官，告你个忤逆不孝，治你的重罪！如今你

是皇帝，没有人管得了你，可我管得了你！国法不行，我这里还有家法！”

她指着那两根粗大的竹杖，厉声说：“今儿个我就是当庭打死你，也没人敢说我做得不对！”

光绪的身体不由颤栗起来。

慈禧：“从四月以来，这几个月，乱糟糟一片，是国家的大不幸，我不能再任你胡闹下去，除非我咽了气！我再问你一句，康有为谋反，你到底知不知道？”

光绪哆嗦着说：“知，知道……”

慈禧：“知道怎么办？”

光绪：“拿，拿杀……”

……

北京城内，一队队骑兵奔驰在大街小巷，领兵官大呼：“奉旨捉拿乱党！”

路旁的行人惊惶避让。

南海会馆，这里早被步兵统领衙门提刀执枪的士兵围了个水泄不通！

而一群顺天府的捕快，则如狼似虎冲进各个房间，见人就抓，见东西就砸。

被抓的人，包括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都被集中在墙脚下。

步兵统领衙门的一名将官和捕快头拿着名单和图像，逐一核对人犯：

“没有康有为，也没有梁启超……”

“姥姥！怎么把两个首犯给跑了？”

……

上海，吴淞口，拂晓时分。

雾锁江面，一派白茫茫。

一艘英国军舰拉响汽笛，离开港口，驶向大海。

船头甲板上，伫立着身着长衫的康有为。

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眼噙泪花，凝望着愈来愈远的那片土地。

……

北京,日本公使馆，挟着一个蓝印花布小包，谭嗣同安静地坐在一把椅子上。

由一个日本使馆人员引领，梁启超推门进来。

一见谭嗣同，梁启超快步上前，抱着他的双臂，激动地说：“复生，你可逃出来了！我一直担心你也遭了他们的毒手……”

谭嗣同微笑道：“我根本没打算逃。”

梁启超：“没打算逃？那你……”

“我来托你办件事。”谭嗣同将手中蓝印花布小包交给梁启超说，“这里边是我的文稿和家书，文稿托兄保存，家书烦兄寄达内人……”

说完，回身便要走。

梁启超一把扯住他，“你到哪里去？”

谭嗣同：“回浏阳会馆哪！”

梁启超急了，“不行，你不能白白去送死！复生，留下来，留下来我们一同东渡扶桑，再图大计！”

旁边日本人也插言说：“我国政府非常佩服各位志士，愿意帮助各位离开中国……”

“谢谢。”谭嗣同冷冷说一声，转对梁启超，从容地说：“卓如，我不是白白去送死！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唤后人。你东渡扶桑，不是为苟全生命而是为明日之希望；我赴难，是因为改革需要流血！”

说到这里，谭嗣同激动起来，“各国的变法从来都是经过流血才获得成功的！中国变法不成功，就是还没有一个人为变法而流血！那么，今日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

“复生……”望着谭嗣同他一去不复还的身影，梁启超泪流满面。

浏阳会馆莽苍苍斋，谭嗣同将崩霆琴包好，置于几上。他坐下来，端起盖碗茶，正准备喝，就听得门外响起了杂沓急促的脚步声。

门“砰”地一声被踹开，一群捕快和士兵冲进屋内，愣住了。

领头的将官品秩不低，却对着镇定自若的谭嗣同，扎了个千儿，“是谭大人？”

谭嗣同挑开茶盖，啜一口茶，“是我。”

将官：“上命差遣，请大人走一趟！”

谭嗣同将茶碗一放，从容说：“走吧。”

……

“什么？康有为跑了！他怎么跑掉的？”一行人正欲踏上通往西苑湖中瀛台的那座板桥，走在前面的慈禧猛地回过头来，又惊又怒地追问。

李莲英：“说是坐英国人的军舰逃掉的。”

“好，好洋鬼子！”慈禧咬牙恨道，“这个仇咱们算结下了！我就不信没有算账的时候……”

她睨一眼跟在身后的光绪，“康有为跑了，皇帝是不是又多了分指望？”

光绪低着头，只不作声。

“我看你最好别存这个指望！”慈禧冷笑一声，又对李莲英，“我累了，想一个人清静呆一会，你们陪皇帝到瀛台上去走一走吧！”

……

第二十一章 崩霆琴（七）

光绪低着头，默默从板桥踏上这个叫瀛台的湖心小岛，走了几步，才发现没有人跟着。

他回头一看，李莲英正指挥太监按动桥上机关，桥断了。

光绪又惊又怕，喊道：“你把桥弄断了，朕怎么回去？”

李莲英也喊道：“老佛爷旨意，皇上以后就待在瀛台，哪儿也不用去了……”

站在三面环水，一面断桥的孤零零小岛上，光绪闭上眼，任苦涩的泪水流下来。

……

西苑内，李莲英问宫女：“老佛爷呢？”

宫女指着一树绿荫说：“她老人家说要清静，一个人躲在那边哩！”

李莲英向宫女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轻手轻脚朝树阴那边走去。

透过浓荫缝隙悄悄望去，李莲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树阴掩映间，草地上，太后老佛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个人正在跳舞哩！而且，嘴里还哼着小曲！

李莲英背过声来，在心底叹息一声，“可怜的皇上……”

五

监狱，虽然是白天，但狱内却真正是暗无天日，通道两边墙上点着的灯油，像点点鬼火，愈发将这里衬托得阴森可怖。

谭嗣同坐在阴暗潮湿的号子内，双目炯然如电，倔强嶙峋，峙如山岳。

他抚着崩霆琴，脑海里突然响起自己说过的话，“雷电劈倒了它，是要我来成全它！我要用这残干做一具古琴，让它铿锵之声长留天地……”

通道尽头传来沉重的开铁门声、杂沓的脚步声，跟着响起狱吏的喝叫：

“带人犯杨深秀一名……”

“带人犯杨锐一名……”

“带人犯林旭一名……”

“带人犯刘光第一……”

“带人犯康广仁一名……”

听着铁镣啾啾当和狱吏的喝叫愈来愈近，谭嗣同脸上浮现出一丝轻蔑的微笑，他盘腿坐好，将崩霆琴置于膝上，敛神收气，手指起落，琴声伴着一曲悲歌响起：“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带人犯谭嗣同一名！”狱吏和一群刽子手出现在号子门口。

那歌声却更加高亢：“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琴声中——

刽子手举起了鬼头刀，突然间，像从浮云里划破了一条长空，谭嗣同的喊声震动了天地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刀光一闪，歌声、琴声、喊声戛然而止。

这天是公元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自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至今，历时 103 天。

六

夜晚，天津小站兵营，徐士昌、赵秉钧候立在大门口。他们的左右，是翘首张望的冯国彰、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曹锟、孟恩远等六营将领。

只见一顶轿子远远而来。

张勋一见，就要喊着上前，但刚一露出意思，徐士昌制止了他。

赵秉钧朝徐士昌看一眼，徐士昌点点头。

赵秉钧迎上前去，右手大张着，举起来，示意轿子停下。

轿子停了，赵秉钧走到轿子一侧。

袁世凯掀开轿帘，只见他脸上仍带着惊恐，惨白惨白的。他懒懒地说：“什么事？”

赵秉钧附耳过去，说了几句。

袁世凯立刻急匆匆地下了轿，随着赵秉钧而去。

一盏灯笼在前，袁世凯急急忙忙地奔着……

赵秉钧和他的灯笼慢慢滞后了。

……

来到了一家农舍，袁世凯激情难抑地推开了屋门。

门口处，袁世凯激动地望着室内。

沈玉英在室内床边，慢慢站了起来。

二人不可克制但又必须克制地注视着……

赵秉钧仍在门口。

袁世凯的头缓缓略微侧向赵秉钧，但眼睛仍是勾着沈玉英，“果然是非常之人有非常之能。”

赵秉钧默默无语，退出，反手拉上了门。

袁世凯急匆匆上前，浓玉英迫不及待地扑到袁世凯怀里，悲切地喊道：“袁爷……”

不料，袁世凯更加放声大哭起来，那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大哭。他一边哭一边说：“英儿，我差点见不到你啦……呜，呜……”

沈玉英仍然哭着，但已把袁世凯的头紧紧地搂在胸前，“袁爷，我这不是回来了吗，爷……”

袁世凯更加大哭起来，那是在沈玉英怀中一种闷声地泣诉，“英儿……英儿，太后要杀我，要杀，要杀我呀……”

二人滚在了床上，亲吻着，喘息着，但二人抽泣声不断——

袁世凯：“她要杀我……”

沈玉英：“爷，哦……”

袁世凯：“她差点就杀了我……”

沈玉英：“爷，咱不怕，哦……”

袁世凯：“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沈玉英：“爷，不怕，爷，乖啊，哦……”

农舍外，灯笼的微光映照蹲伏在不远处的赵秉钧的脸和躯体，如一条忠实的看门狗，一动不动，毫无声色。

室内的袁世凯仍然委屈地哭诉着——

袁世凯：“自从离开你，我差点儿三次掉了脑袋。”

沈玉英：“爷，你的脑袋掉在我怀里啦……哦……”

袁世凯：“头一回在朝鲜，我打了胜仗，可朝廷派人去杀我……哦……”

沈玉英：“那一回我知道……哦……”

袁世凯：“二一回在小站，幸亏荣中堂……哦……”

沈玉英：“老要掉脑袋，咱不干那……哦……”

袁世凯：“再有就是昨天……哦……我的亲亲宝贝”

沈玉英：“我的好袁爷……哦……咱，咱不干那个了……”

袁世凯：“不干了，咱什么都不干了……哦，我只要你……”

喘息声越来越大……

外面的赵秉钧终于动了一下。

……

第二十一章 崩霆琴（八）

小站营内，清晨，太监小德子奔走着喊：“圣旨下，袁世凯接旨……”

满院无人。

小德子急了，摇晃着手中的圣旨，发着癫狂一般声音，“圣旨下！圣旨下！圣旨下……”

终于，营帐帘子一掀，徐士昌迎了过来。

……

农舍内，在沈玉英白玉一般的臂弯中，裸着上体的袁世凯香甜地睡着，一缕阳光温暖地抚摸着脸上的泪痕，昨夜的泪水还化开了一抹口红，在脸上淡淡地挂着……

沈玉英斜靠在床上，像母亲瞅着婴儿，笑意盈盈、充满爱怜地瞅着他。

袁世凯的眼睛睁开了。阳光照射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眯缝着，看到了沈玉英，张开了双臂。

沈玉英把头靠在了他的脸上……

袁世凯双手搂住沈玉英的头，轻轻地抚摸着她乌黑的长发。

……

小站营帐内，徐士昌在照顾着小德子，“请德公公先歇息一下。”

小德子晃着手中的圣旨，“瞧我这倒霉差事！一道圣旨，山东、天津来回跑着宣。先把那毓贤大人宣回北京，再宣到你天津的小站，我这腿都跑细了，蓝花包袱也丢了。怎么着，袁大人还不听宣？”

徐士昌听到“蓝花包袱”四字时一怔，随即又是满脸堆笑，“袁大人正好外出公干。德公

公鞍马劳顿，也正好在这里歇个脚。”

小德子：“我吃饱了撑的，在你们这荒天野地里呆着。快把你们的袁大人找回来，不然我告他怠慢钦差！”

徐士昌：“不敢。刚才德公公说‘蓝花包袱’……”

小德子：“我的盘缠呀！全丢了！以后我喝西北风呀！”

……

农舍小院，袁世凯穿着农夫的小褂，往手心里吐口唾沫，随后举起了手中的斧头准备劈木柴。沈玉英站在一旁，笑盈盈地瞅着他。

袁世凯：“英儿，咱就要回乡下了，先在这里练练。”

说着，他把一块木柴放在木墩子上，但木柴上下不平，放不住。

沈玉英抄起一根竹竿，给他把木头稳住了，“我看呀，就回我老家去，你耕地，我织布……”

袁世凯：“你抱着咱的孩子，随我上山砍柴……”

说着，一斧头砍下去，竟然把稳木柴的竹竿砍断了。

沈玉英吓了一跳，“哎呦，我说爷呀，那要是我的手……”

袁世凯斧头一扔，“嗨”了一声，抱头蹲在了当地儿。

沈玉英瞅着他，“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袁世凯慢慢抬起头，“英儿，你会写诗了。”

沈玉英：“你忘了，这是李中堂的诗。当日在玉春院，你整日给我背诵的，都是李中堂的诗，说这才是‘大丈夫诗’，连我都记住了。”

袁世凯沉思着说：“是啊是啊，我记起来了，‘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他抬头对着沈玉英，“没有驷马高车，我有什么脸面重回故里？又怎么对得起你？”

他忽地站起来，“英儿，日后我娶回十二金钗，都让你带着。你就是那女统领……”

沈玉英笑着“呸”一声，“美得你！十三姐妹伺候你一个人，你也不怕累着。”

袁世凯哈哈大笑，就要上前抱她。

沈玉英推开他，“行啦爷，快去换了衣裳，接旨去吧！”

……

小站，袁世凯营帐内，小德子在不耐烦地溜达着。

徐士昌进来喜滋滋地说：“德公公，您的‘蓝花包袱’找到了。”

小德子一怔，随即喜上眉梢，“啊？找到了？”

“找到了。”徐士昌一招手，营帐帘子开了，赵秉钧在门口指挥四个大汉，抬进来一个硕大无比的蓝色包裹，往地上一蹶，再将扁担抽出去。赵秉钧上前打开，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小德子又惊又喜，“这个，这个……”

徐士昌恭敬地说：“请德公公查验，里面的东西可有丢失？”

小德子上前拿起一块银锭，在手里掂着，“看样子嘛，是没丢……”

他转身面对徐士昌说：“我早就听荣中堂跟太后说过，袁大人的这个小站，那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大有，那个……啊，那个……军纪严明啊……”

一声呼唤：“袁大帅到！”

袁世凯身着官服进来，上前拱手，“德公公，世凯得罪了！”

小德子打量着袁世凯，点着头，微笑着展开圣旨，柔声道：“圣旨下。”

袁世凯跪在圣旨前，小德子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东义和拳民聚众滋事，纯系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固执己见，对拳民意存偏袒，着巡抚毓贤迅速来京陛见。对待乱民，总以弥患未然为第一要义，如始终抗拒，即须示以兵威。着兵部侍郎袁世

凯署理山东巡抚，带领小站之兵即赴山东，严行禁止义和拳会，倘仍执迷不悟，即行从严剿击。钦此！”

第二十二章 神助拳 义和团（一）

—

瀛台，房间里，形形色色的自鸣钟、八音盒一齐响了！
一只没有血色、苍白的手掀开了墙上西式挂历的第一页——

1900 1 1

几个阿拉伯数字赫然呈现！

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

光绪帝从一大堆钟表和修理工具中抬起头来，一年多的幽闭生活，使得他的脸如同他的手一样，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但他那双看起来充满忧郁的眼睛，却偶尔会闪着异样的光。

他将一架修好的自鸣钟摆在桌上，上好发条，然后将耳朵凑上去，几乎是痴迷地倾听着“嘀嗒嘀嗒”的钟摆声。

门槛外一个太监冷漠地注视着他。

听着听着，光绪脸上竟露出了微笑。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微笑着喃喃自语。

那个太监看到了他的表情，听清了他的喃喃自语，一脸的迷惑不解。

……

乐寿堂，那个太监跪在慈禧面前。

慈禧：“他是听着钟表走动说这话的？”

太监：“是。”

慈禧：“说这话的时候他笑了？”

太监：“是。”

慈禧：“行了，你去吧。”

那个太监叩个头，爬起，退了出去。

慈禧的脸阴沉得可怕。

“小李子，你都听见了吧？”她转过脸问李莲英。

李莲英：“听见了。”

慈禧：“你说皇帝这是什么意思？”

李莲英迟疑一下，“奴才猜不出来……”

慈禧冷笑道：“凭你那脑瓜子，还会猜不出来？你是猜出来不敢说或者是不想说……皇帝这是和我拼年龄哩！他是想着他还年轻，而我却老了，不管怎么着也熬不过他！”

她眼中陡然闪着寒光，咬牙切恨道：“前年他和乱党勾结在一起，竟然想兵围颐和园，弑母篡政！我没废掉他，只让他在瀛台反省，这么些日子了，总以为他会良心发现，哪晓得他的心思愈发的歹毒了！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儿子，我还留着他干什么！”

……

大雪纷飞。

一个太监，手里抱着一件银色的狐皮大衣，踏雪而来。

那件狐皮大衣被摊放在床上。

太监对光绪转达慈禧的旨意，“老佛爷说，今几个下大雪，天气忒冷。怕皇上冻着，叫

奴才送这件狐皮大衣过来，给皇上御寒。老佛爷又说了，这件狐皮大衣上的纽扣可是金的！”

光绪本来一直耷拉着眼皮在听，听到最后一句话，不觉抬头望太监一眼。

太监重复说：“这件狐皮大衣上的纽扣可是金的！”

光绪：“朕知道了。”

太监继续重复，“这件狐皮大衣上的纽扣可是金的！”

光绪渐渐明白了太监这样说的含意。

太监兀自在翻来覆去说“纽扣是金的”。

光绪走过去，将狐皮大衣穿在身上，转过身来，满脸已是抑制不住的愤怒，冲着太监说：“朕知道太后的意思了！她想让朕吞金自杀，办不到！朕穿上这狐皮大衣，很暖和，这就足够了，至于纽扣是不是金的，关朕什么事！”

几句话说得太监呆了。

……

午门，一份以内务府名义发布的公告以宫门抄的形式醒目地贴在红墙上。

一大群官员在观看。

一个官员念出声来，“今圣上政躬违和，需调养将息。年内所有升殿典仪，大小筵宴，均着停止……”

官员们面面相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好好的，皇上怎么病了？”

……

瀛台，床前的帐子垂放下来，光绪的手从帐子内伸出，一个花白胡子的太医正为他把脉。

房间一侧，还溜儿跪着七八个太医和各地督抚推荐来的名医，准备给皇上“看病”。

两个内务府派来的太监、四名挎刀大内侍卫，立在房间内外。

花白胡子太医把完脉，退了下来。

另一名中年太医上前继续为光绪把脉。

太监问花白胡子太医：“皇上病情怎么样？”

花白胡子太医认真地说：“从脉象上来看，皇上无甚大病……”

没等他把话说完，太监把脸一沉，呵斥道：“皇上病成这样，你还说没什么大病，是何居心？来呀，把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扔到湖里喂鱼去！”

门外应一声，进来两个侍卫，不由分说，将花白胡子太医一把扛在肩上，往外便走。

随着花白胡子太医的哀求、挣扎声越来越远，隐隐约约传来“扑通”一声响……

屋子里的太医、名医脸色全都变了。

那名给光绪把脉的中年太医颤抖着退下来。

另一名名医上前继续为光绪把脉。

太监问中年太医：“皇上病情怎么样？”

中年太医颤抖着说：“从脉象上来看，皇上病得不轻……”

太监马上夸奖道：“你的医术精湛，说到根子上了。”

…… 养心殿东暖阁，刚毅捧着一叠奏折对慈禧说：“这是朝中和各地的大臣请求废除皇上，另立新君的折子……”

“嗯。”慈禧点点头，接过奏折边翻阅边问，“你的意思呢？”

刚毅看着慈禧的脸色，慢慢地说：“奴才以为皇上病成这样，实在不宜再治理朝政。更加上戊戌年间，他对圣母皇太后的种种不孝忤逆之行，应当废黜。”

慈禧：“军机大臣们都这样以为吗？”

刚毅：“他们都这样以为。只是……”

慈禧：“只是什么？”

刚毅：“只是荣禄尚未表态。”

“唔，”慈禧的眉头皱起来，突然问道，“李鸿章呢？”

“李鸿章？”刚毅愣了一下，说，“他从国外回来，仍旧住在贤良寺没动啊。”

第二十二章 神助拳 义和团（二）

慈禧：“我是问他对废立之事的態度？”

刚毅：“一般的政事他都不过问，更何况这等大事。”

慈禧：“不过问并不等于他没态度……这样子吧，他也闲得有些日子了，两广总督空缺，让他去广州吧！”

刚毅不明白慈禧为什么会将李鸿章的事扯进来讲一通，一边答应着“奴才这就去拟旨”，一边又说，“还有一件事要请懿旨。”

慈禧：“讲。”

刚毅：“听说皇上病了，英国公使窦纳乐代表西方各国，已经和总署交涉好几次了，要求派西医给皇上诊病。”

一股怒意浮现在慈禧脸上，“皇上有病，他们凭什么干预？回绝他！”

刚毅：“总署庆亲王那里已经回绝了他，窦纳乐只是不肯，而且说……而且说今后倘有外交交涉，他们只认‘光绪’二字！”

慈禧切齿恨道：“这些天杀的洋鬼子……好，我就让他们一步。但你们要小心点，别让他们的西医再给皇上诊出别的毛病来！”

瀛台，光绪居所，结束对光绪的诊断，法国医生从脖子上取下听诊器，对陪同的总署官员说：“我可以非常负责地、欣喜地告诉阁下，贵国大皇帝身体没病，只是有些虚弱而已。”

二

贤良寺，初春温煦的阳光照进书房。

红儿一边利索地收拾着书稿文牍，一边对躺在靠椅上闭目养神的李鸿章说：“咱们住在这儿好好的，干吗又要搬呀？”

不待李鸿章答话，她又问：“大人，广州那地方好吗？”

李鸿章闭着眼，悠然地说：“在那里住久了的人，换个神仙给他当也不干……”

“真的？”红儿有点不相信，“难道它比我们去过的俄罗斯、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美利坚这些地方还好吗？”

李鸿章睁开眼，笑道：“红儿长大了，懂事不少，说起洋名来，一串一串的……唉，那些地方再好，也是别人的国家，怎能和自己的家园相提并论？”

红儿：“我陪大人访问那些国家的时候，就经常想，咱们什么时候也变得像他们一样就好了！”

李鸿章叹一口气说：“我是看不到这一天了，看你们这一代，看后人吧！哎，可惜你是个女流之辈，否则的话，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

红儿：“女流之辈怎么了，太后老佛爷不就是女的吗……”

李鸿章猛地坐起来，喝一声“掌嘴……”，然后，他担心地朝门外看看，这才说，“你也是个姑娘了，怎么说话还是这样口无遮拦的。”

红儿：“人家说的是实话嘛！”

正说着，一个仆人走进来禀报说：“老爷，荣中堂来访。”

李鸿章忙道：“快请到客厅相见。”

客厅，李鸿章和荣禄分宾主坐定。

荣禄：“老中堂荣任两广总督，荣禄特地前来祝贺！”

李鸿章：“仲华忒客气了，如今你是领军机大臣，真正的宰相首辅，我外任粤督，理应到

你那儿去辞行才是，怎么还敢劳动你前来庆贺。”

荣禄：“老中堂知道太后为什么要放你两广总督吗？”

李鸿章笑道：“还不是要让我这把老骨头多榨点油。”

荣禄：“老中堂真的不知。”

李鸿章：“在仲华你的面前，我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

荣禄这才叹道：“唉，这都是太后欲行废立之事，怕老中堂多嘴，弄得两不痛快，这才将您远调广东。”

李鸿章装作恍然大悟说：“什么废立之事，我可是头一次听见。”

荣禄：“您这个世外神仙做得悠闲！如今，太后准备废黜皇上，另立新君，满朝大臣就是您我没有表态，如今您远调广东，脱离了是非圈，上上下下的眼睛就盯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老中堂，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拜访您，一为庆贺，再就是讨主意来了。”

李鸿章倏地站起，严肃说道：“非常之变，恐在眼前！仲华，这件事你一定要把握好！废立这件事，如果真的实行了，各国公使会首先抗议，牵扯出种种外交上的麻烦，甚至导致外衅重开！而各地的督抚、封疆大吏们，仗义声讨的也必定会大有人在。本来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又会弄得四面起火，八方冒烟！于国于民的危害，那是所有你我都不愿意看到的。皇太后圣明烛照，她老人家也一定不会轻率地去做这件事情。现在既然是朝廷上上下下，无数双眼睛都盯着你，你这时说话就是一言九鼎！你一定要向太后痛陈利害，劝谏她老人家，慎重，慎重！”

荣禄也站起来，朝李鸿章一揖，“多亏老中堂点拨，荣禄心里有主意了！不过明日太后问起此事，还望老中堂将刚才所陈利害，一并说与太后听。”

李鸿章一口答应：“这个自然。”

……

颐和园，看着前来陛辞的李鸿章，慈禧不禁感慨系之，“李中堂，也就一段日子不见，你的须发又白了许多。唉，偌大年纪，还要让你去两广总督任上辛苦，该不会对我有什么怨言吧？”

李鸿章忙道：“太后不嫌微臣老迈昏聩，将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微臣，恩宠之重，期许之深，微臣感激涕零，怎么会有怨言？”

慈禧：“咱们君臣几十年，我是知道你的。朝廷几个疆臣领袖，直隶这块子有荣禄，湖广张之洞，两江刘坤一，如今两广有了你，外面的事，我都可以放心了。只是这朝廷内的事，倒让我烦心……”

话说到这儿，她却停了下来，等待李鸿章问她什么事烦心。

谁知李鸿章却低眉顺眼坐在那里，好像什么也没听到。

慈禧知道他在装聋作哑，便索性挑明了问道：“皇上病体羸弱，不宜久据大宝。又有戊戌年间的忤逆不孝行为，大臣们纷纷上奏请求废黜他，李中堂怎么看？”

李鸿章还是一副浑然不觉的模样。

李莲英在旁急了，“李中堂，老佛爷问你话哩？”

李鸿章连眼皮也未抬一下。

慈禧火了，大声喝问：“李鸿章你耳朵聋了？”

第二十二章 神助拳 义和团（三）

李鸿章这才叩头谢罪道：“臣的耳朵是聋了，因为这是太后和皇上的家事，做臣子的不愿与闻，所以臣的耳朵这时候是聋的，如果太后还要问，臣的耳朵也还会聋！”

慈禧冷笑道：“说是不愿与闻，只怕心里头还向着你的皇上吧？”

李鸿章：“微臣心里是向着皇上，还是向着太后，这一点太后心里清楚。”

慈禧赌气地说：“我不清楚！你知道么？现在有人弹劾你是‘康有一党’！”

李鸿章：“臣确是康党！”

慈禧反而一怔。

李鸿章：“虽然戊戌变法那几个月，臣受太后恩命，出访西方各国，未能亲身参与变法，但康有为他们变法的内容，也正是臣想做，但几十年没做成的事情。后来却让他们在短短的时间给办成了，臣不是‘康党’又是什么呢？”

几句话说得慈禧一时作声不得，半天才说：“你这样说，我也不好说你什么了，你跪安吧！”

李鸿章叩个头，从地上爬起来，颤巍巍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李莲英阴沉地说：“这个李鸿章，愈发的倚老卖老，连太后您都不放在眼里了！”

慈禧却一笑说：“他有倚老卖老的本钱呗！至于说他连我都不放在眼里，小李子，你自个也不相信这句话吧？”

李莲英面无表情，应道“是。”

……

已经快到四更时分，通往颐和园的路上，一项轿子在夜色中行进。轿内坐的是荣禄。

……

乐寿堂，慈禧披衣而起，“他也该来了，让他进来吧。”

李莲英：“老佛爷有旨，让荣禄进来！”

荣禄一进屋，也不说话，“咚咚”叩了两个响头，哭了。

慈禧不悦地说：“我一直等着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废立之事的看法，不是想听你哭来着！”

荣禄哽咽着说：“骤行废立，必招大变，奴才正是为此而哭！”

慈禧：“招什么大变，你给我说说？”

荣禄：“先是西洋各国……”

慈禧一听就火了，“你也抬出洋人来压我？”

荣禄不理睬她的发火，只顾自己说下去：“洋人受康梁蛊惑，都以为皇上是英明有为之主，这不是奴才等口辩所能解释的。他们要保皇上，老佛爷您要废皇上，僵峙下去，危险也就不远了！”他瞥一眼慈禧脸色，又说：“再就是外省的人……”

慈禧立即关注地问：“外省的人有说法吗？”

荣禄：“老佛爷圣明，外省的人确有说法，李鸿章……”

慈禧：“李鸿章总是将洋人的力量看得很大，不算他。张之洞是什么态度？”

荣禄从怀里掏出一份电文，呈给慈禧，说：“这本来是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给奴才发来的电报，半路上，张之洞把名字划掉了。”

“啊？”慈禧接过电文，李莲英马上从旁边递上眼镜给慈禧戴上。

看着电文，慈禧不禁念出声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个刘坤一，好大的胆子！”说着，将电文一放。

荣禄：“刘坤一湖南骡子脾气，老佛爷又不是不知道。不过他话虽然说得过了些，总归是为了老佛爷。”

慈禧沉默了半晌，叹口气说：“唉，他这样耿忠，也是难得。只是废立之事我已说出口，覆水难收啊！”

荣禄：“不必收，只改动一下就行。”

慈禧：“噢？”

荣禄：“废立的事缓一缓，先给皇帝立个储君，也就为以后留下了伏笔。”

慈禧心头咯噔一下，“圣祖时就立下规矩，我大清不预立储君，你不知道么？”

荣禄：“立个太子，总比换掉皇上，话要好听些！”

慈禧脸色一变：“今儿个怎么啦？先是李鸿章，再是刘坤一，如今又是你，你们一个个翅膀硬了，都敢公然顶撞我！”

荣禄只是叩头不说话。

慈禧又叹气道：“唉，我也知道你们是为我着想……这么着吧，依你的办，先给穆宗立嗣，在宫里养着。皇帝身体不好……以后的事儿，看看再说吧。”

荣禄这下开口了，声音里满是欣喜，“老佛爷圣明！”

慈禧：“端王的那个儿子今年十五岁，我看他蛮好的，就立他为皇太子吧！”

荣禄：“瞧！”

三

颐和园昆明湖畔，波光潋滟，景色宜人。

慈禧和英、法、日、德、美等各国公使的夫人，漫步谈笑而来。

一群宫女花团锦簇地跟在后面。

慈禧：“如果能够邀请到你们的夫君，尊敬的公使们前来参加立储庆典，我一定给各位夫人送一份珍贵的礼物！”

英国公使夫人：“皇太后放心，我想贵国立皇太子的庆典，一定隆重壮观，还有盛大的筵席。我们的丈夫都是些好吃的家伙，他们即使不喜欢热闹，也抵御不了美味佳肴的诱惑！”

公使夫人们都笑起来。

慈禧也放心地笑了。

太和殿，露台上的铜鼎炉燃起松柏枝，廊下中和韶乐班金钟玉磬、笙箫琴笛齐声演奏，文武百官花衣锦簇，熙熙攘攘。

而殿内，与殿外的热闹形成强烈对比，场面异常冷清。

铺着雪白台布的长桌上，银器皿里的珍馐根本未动，玻璃瓶中，各种颜色的洋酒闪着冷幽幽的光。

各国公使和他们的夫人一个也未到。

慈禧坐在呆头呆脑的皇太子身后，一脸铁青。

旁边奕劻、刚毅几个大臣侍立一旁，大气儿也不出。

慈禧终于耐不住，指着庆王问道：“奕劻，说得好好的，各国公使都来参加立储庆典，怎么到这时候了，一个人也没有来？”

奕劻：“这些洋人……不守信诺……”

慈禧：“你不知道再派人去请？”

奕劻：“奴才已派了五六拨人去请了，可他，他们……”

正说着，一个太监跑进来禀报：“禀老佛爷，英国公使来了！”

慈禧大喜：“快，快快有请！”

话犹未了，英国公使已大步走进来。

第二十二章 神助拳 义和团（四）

所有的人都被她的哭喊撕裂着心肺，奕劻、刚毅等一齐跪下，哽咽道：“奴才们无能，致使太后受辱，奴才们万死不能辞其咎也！”

慈禧咬牙发狠道：“我要你们死有什么用？我要报仇！我要洋人死！”

刚毅倏地站起：“有人和洋人不共戴天！”

慈禧：“谁？”

刚毅：“义和团！”

慈禧：“义和团？那不是朝廷一直要剿灭的拳匪吗？”

刚毅：“稟老佛爷，他们因为恨洋人，所以不与朝廷作对了，还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大旗！”

慈禧：“噢？”

刚毅从怀里掏出一张贴子：“老佛爷请看！”

慈禧：“这是什么？”

刚毅：“这是义和团的揭帖。”

慈禧拿过揭帖，似乎听到了粗犷的、土得掉渣的、几近呐喊的声音：

神助拳，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真欺天，

不敬神佛忘祖先。

女无节义男不贤，

鬼子不是人所添。

如不信，请细观，

鬼子眼珠都发蓝……

不用兵，只用团，

要杀鬼子不费难。

烧铁道，拔电杆，

海中去翻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俄德哭连连。

一概鬼子都杀尽，

大清一统太平年……

这是千万人的呐喊，呐喊声中，一面“扶清灭洋”的大旗升起来，

火光熊熊！

……

总理衙门，“咚！”英国公使一拳捶在桌子上。

英、美、法、德、意五国公使一齐围着奕劻，吼着：“清政府必须立刻派兵剿灭这些拳匪、暴徒！保护传教士、工程师、医生，所有西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有教堂和教民，不能受到丝毫损害！”

奕劻竭力镇静着说：“请诸位不要逼迫太甚，太后一定会答应各国政府的要求，剿灭义和团！”

……

清剿义和团的喻旨，在各地引起了不同反响：

甘军提督董福祥，操着一口甘肃话，对传旨的太监吼道：“我不能去杀这些百姓苦娃娃！”

已经是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拿着喻旨，对徐世昌说：“我知道太后恨死了洋人，曾经想招抚义和团，可如今又下旨剿灭它，我可真给弄糊涂了！”

徐世昌：“糊涂不糊涂，要看最后的结果怎样。慰亭，你看义和团这样闹腾，能成气候吗？”

袁世凯：“当然不能！”

徐世昌：“既然不能成气候，那么该怎么做，就用不着我多说了！”

袁世凯点头道：“我明白了，剿！”

山西巡抚毓贤将喻旨往桌上一扔，对幕僚们说：“这喻旨啊，是洋鬼子逼迫太后写的，信不得，更依不得！太后的心思我最清楚，我要上折子，让她老人家借助义和团，出一口恶气。这口气在她老人家心里憋了几十年了啊！”

四

养心殿东暖阁，奕劻、荣禄、刚毅、徐桐几个重臣都来了。

慈禧：“毓贤的折子你们都看了么？”

几个人齐声道：“看了。”

慈禧：“我也不瞒你们，他的话的确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是被洋人欺负得忍无可忍了！义和团刚起来那阵子，我是主张剿的，一伙子犯上作乱的暴民嘛！后来他们‘扶清灭洋’，我就主张抚了；再后来洋人又逼迫我剿。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毓贤说民气可用，我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想利用义和团教训一下洋人？可我怕，怕义和团力量不够，画虎不成反类犬，临末了没教训到洋鬼子，反被洋鬼子给教训了！”

她扫一眼众人，“今天找你们来，就是想咱们君臣，大家伙拿个主意！”

她刚讲完，刚毅便说：“老佛爷放心好了，义和团的力量大得很，光人数就有百万之众，一人吐口口水，都能把洋人淹死！”

徐桐接着说：“洋人充满邪欲，不存天理，早已是人神共愤！老臣以为，义和团是苍天开眼，降给洋人的一场灾难！如果朝廷不加利用，那就是违背了天意！”

“大道理不要讲了，说点实在的！”慈禧焦躁道。她转对着奕劻，“洋人那里有什么动静？”

奕劻：“义和团来势凶猛，势力已经逼近京师。西方各国，还有日本，都提出要自己派兵来保卫使馆……”

慈禧：“不是允许他们各派五十名水兵了吗？”

奕劻：“洋人说太少。”

慈禧：“不行，再多一个也不行！”

奕劻：“洋人说如果不允许他们派更多的兵，就等于宣布各国和大清朝决裂！”

慈禧又火了：“怎么？我还没跟他们撕破脸，他们倒要和我决裂啦？”

刚毅：“决裂就决裂！谁怕谁呀！”

徐桐：“正好，是他们先不讲道理，先翻脸，也就先输了理！”

慈禧却将眼光望着荣禄，不高兴地说：“荣禄，你一直不吭气，难道要我求你开口么？”

荣禄忙道：“奴才怎么敢？”

慈禧：“那你谈谈你的主意啊！”

荣禄：“奴才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慈禧：“那这头就任凭洋人继续欺负咱们，那头就任凭义和团闹下去？”

荣禄：“奴才不是这个意思。利用义和团教训一下洋人未尝不可，但义和团力量到底有多大？奴才以为要眼见为实。”

顿一下，他继续说，“奴才来上朝的时候，接到兵部禀报，说涿州也被义和团占了，人数有三四万。奴才的意思是派人到那里考察一番，心里有了底，才好做出决定。”

慈禧高兴了，“你还说你没有主意，这不就是个好主意？这样吧，刚毅，你去涿州跑一趟，看看义和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刚毅大声道：“奴才领旨。”

慈禧：“不过你一定得把真实情况弄清楚，回来如实禀报。咱们大清朝的气运，可就寄托在你这一趟差事上了！”

刚毅更大声地应道：“瞧！”

……

第二十二章 神助拳 义和团（五）

瀛台，一个小小的箭靶，上面画了个鼃(王八)，写着“袁世凯”三个字。

“扑！”一支小箭射在箭靶上。

“扑！”又一支……

鼃身上已插上了十几只箭。

光绪还兀自拿着一付自制的小弓箭，紧抿嘴唇，一支箭又一支箭地射向袁世凯。

一个太监进来：“皇上，太后老佛爷让您去一趟。”

光绪什么也不说，放下弓箭，默默跟着太监走出去。

养心殿东暖阁，慈禧坐在炕上，刚毅站在一旁。

慈禧：“刚毅考察义和团实力，刚从涿州回来。”

光绪面无表情地听着。

慈禧：“义和团力量大得很，是么？”

刚毅：“是！就如奴才刚向老佛爷禀报的那样，他们个个武艺高强，刀枪不入，天生是洋鬼子的克星！”

光绪翻着眼白看了他一眼。

慈禧：“把你叫来，是给你打声招呼，我已经决定了，以皇帝的名义，召义和团进京。”

光绪眼中浮现出一丝惊疑，一丝惧怕。

可他什么也没说。

慈禧：“既然你没什么说的，那就这样定了！刚毅！”

刚毅：“奴才在！”

慈禧：“传旨，著义和团进京！”

刚毅亢奋地应道：“噫！”

……

北京,城门大开。

无数义和团飘扬的旗帜、刀枪剑戟、棍棒锄头；

无数义和团团员的黄头巾、红灯照的红头巾；

无数人的呐喊、狂敲的锣鼓……

所有这一切，汇成声势骇人的滚滚洪流，涌入了北京城……

嘀嗒嗒的电讯声传播着这样的讯息：

“在中国，爆发了激烈的排外浪潮，随着数不清的义和团员涌入京城，局势已经失去了控制。外国大使馆的卫兵开枪射杀义和团员，义和团围攻使馆、教堂，开始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

紫禁城军机处，这里似乎成了攻打使馆的战时指挥所，隐隐传来的枪炮声，更增添了紧张气氛！

那块“误入军机者斩”的白木牌，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威严。军机章京、太监、甘军官兵、甚至还有包着黄头巾的义和团员，不停地进进出出，甚至没人看它一眼。

军机处内，刚毅坐在木炕上，俨然中军主帅，声色俱厉地对一名章京说：“传我的命令，增调一营兵丁，攻打西什库教堂！我就不信打不下来！”

章京应声去了。

刚毅又对一名被炮火熏黑脸膛的义和团头目说：“洋人的枪炮再厉害，也挡不住你们人多啊！一排排往上冲，尸首堆成山，也把他枪炮堵住了！”

那名头目也应声去了。

大学士徐桐一直伏在桌上写着，这时抬起头来说：“老夫为义和团写了一副对联，刚大人教正！”

说着，也不待刚毅的反应，便摇头晃脑念道：“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刚毅心里骂道：“这个糟老头子！爷这个时候哪有心思和你玩这个？”正要说话，却见甘军提督董福祥，一脸油汗，风风火火闯进来，大着嗓门吼道：“这个仗老子不打了！”

刚毅忙问：“董军门，怎么回事？”

董福祥：“老子的人马和义和团一起，拼命攻打使馆。荣禄却派人给洋鬼子送给养，还有军火……”

刚毅：“真的？”

董福祥：“还有更气人的！他武卫军有红衣大炮，任凭洋鬼子使馆多坚固，两炮就轰塌了！老子找他去借，狗娘养的，他就是不借！”

刚毅噌地站起，“找太后去告他！”

徐桐脸色阴沉下来，摆手道：“没有用的！”

刚毅瞪着眼说：“怎么没有用？”

徐桐：“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也是太后的意思！”

刚毅：“太后会有这个意思？”

徐桐：“她老人家虽然恨洋人，心里却又怕洋人，所以留了一手。否则，荣禄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这样干！”

刚毅：“那怎么办？”

徐桐：“惟有快将使馆打下来，才可促使太后最后下决心！”

他转对董福祥，“董军门，你的甘军骁勇善战是出了名的，难道几个小小的使馆都就打不下来么？”

董福祥一下子涨红了脸，吼道：“老子现在就打个样子给你看看！”

说着，气冲冲大步去了。

看着他的背影，刚毅说：“要促使太后和洋人彻底决裂，光靠义和团不行，还得另想办法……”

一名军机章京神色惊慌地跑进来：“大人，刚才接到天津来电，英、日、美、俄、德、奥、意八国组成的联军，已在天津登陆，大沽炮台告急……”

五

天津大沽炮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突然，一发炮弹飞来，火光一闪，随着剧烈的爆炸，一面折断的龙旗，一头栽进了大海。

硝烟渐渐散去，炮台上飘着的已是八国联军的旗帜。

……

养心殿东暖阁，慈禧高兴得声音都有点颤抖，“什么？我们打赢了？”

“打赢了！”刚毅也一副激动的样子，“他们八个国家组成的联军，进攻大沽炮台，被我英勇守军击退，八国联军损失惨重，现在已退回到他们的军舰上去了！”

慈禧：“好！传旨嘉奖大沽炮台全体将士！徐师傅，这个圣旨你来拟。”

徐桐：“遵旨。”

慈禧：“我看呢，趁着这个机会，咱们不打了，围攻使馆的军队和义和团也撤回来。洋人已经被我打怕，给他一个台阶下，他必然感我恩德，今后也不会再肆意妄为了！”

刚毅：“太后是想与洋人讲和？”

慈禧：“就算是吧……来人呀！”

一名内侍应声而入。

慈禧：“传我口谕，暂停围攻使馆，让董福祥的人马和义和团都撤回来！”

内侍：“噫！”

看着内侍走出去，刚毅和徐桐对视一眼，说：“太后想和洋人讲和，依奴才看来，这个和恐怕讲不成！”

慈禧脸一沉说：“你这是何意？”

刚毅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说：“太后请看这个。”

慈禧：“什么？”

刚毅：“洋人给朝廷的四条照会。”

慈禧：“念！”

刚毅便念道：“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他停住不念了。

刚毅念一条，慈禧脸上的肌肉就抽动一下，但她还是忍耐听着，这时见刚毅停住，便说：“念啊！不是有四条吗？怎么念三条就不念了？”

刚毅：“第四条奴才不敢念……”

慈禧：“有什么不敢念的？念！”

刚毅：“四、勒令皇太后归政，回颐和园养老。”

慈禧怔住了。

刚毅和徐桐偷眼看她一下，低下头去。

难耐的沉默。

半晌，才听见慈禧冷冷的声音，“敲钟，叫大起儿！”

第二十三章 最是仓皇辞庙日（一）

一

紫禁城，钟声响了，好像千百万只不安的鸟儿，惊慌地扑打着翅膀，飞向四面八方……

养心殿正殿，宗室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跪满了大殿，虽然每一个人都低着头，但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了坐在龙椅上慈禧的脸色，那张脸阴沉得像布满乌云的天空，预示着暴风雨马上会来临！

更让大臣们诧异的是，自戊戌年后几乎没有露面的皇上也来了，他坐在太后身边，一副木然神态。

慈禧一抬手。

李莲英跨前一步，喊道：“起！”

大臣们都站起来。

慈禧扫视一眼群臣，问：“荣禄怎么没来？”

刚毅：“禀太后，荣禄病了。”

慈禧“哦”一声，说：“今几个把你们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商量。朝廷收到了洋人的四条照会……小李子，你念给他们听听！”

“噫！”李莲英拿起“照会”，念道，“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

慈禧突然打断他，“就这四条照会，你们听清楚了吗？”

明明只念了三条，却说成是四条，还要问大家听清楚没有？这可真是滑稽！但这时候谁

还敢问什么？而更多的人是被洋人照会的粗暴无礼所激怒，不顾其它了。

众臣齐声说：“听清楚了！”

慈禧：“既然听清楚了，该怎么办？你们都说说自己主意。事关重大，所以我把皇上也叫来了，也就是说有什么担子大家担着！”

她的话音刚落，刚毅便大声嚷起来：“这还用商量吗？向洋鬼子宣战，打！”

徐桐也颤巍巍说道：“洋鬼子无礼而且无耻！我一让再让，他得寸进尺。如今竟然想完全骑在我大清朝头上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除了开战，没有别的路可走！”

许多大臣此时都义愤填膺，纷纷喊“打！”殿内人声鼎沸，都听不清谁说些什么了！

突然，一个尖锐的声音压倒了殿内的嘈杂：“都是你们这班做大臣的无用，才将局面弄得今日这样糟糕！你们还有脸在这里乱嚷！”

谁也没想到，说话的居然是光绪皇帝！只见他指着一班主战的大臣，气愤地说：“甲午年间，我们连日本那样一个小国都打不过，如今你们居然怂恿朝廷，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十一个国家开战，这不是存心让国家灭亡么？”

主战派一时鸦雀无声。

慈禧仍然阴沉着脸，但不吭气。

另一些一直没有发言的大臣神情却活跃了。

刚毅瞥一眼慈禧，一步跨上前，公然直对着光绪说：“皇上的话，我才不以为然！难道因为怕打不过洋人，就甘心受他欺侮吗？”

徐桐立刻跟上说：“刚毅说得对！何况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初我们没有打赢日本是当初的事，今日我们敢向十一国开战是今日的事！且不说这一晌攻打使馆，我武卫军，还有董福祥的甘军是如何英勇善战。单看这满京城地面，义和团的团员义民，何止百万之众！而且个个同仇敌忾，人人忠义满腔，民气可用啊！”

“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

听见这话，大家又吃一惊。扭头看去，只见说话的是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

许景澄显然是极其焦虑，指着刚毅和徐桐说：“义和团是乱民，朝廷利用他们，就已是大错特错！而攻打使馆，更是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春秋之义，不杀行人(使者)’，现在还要向各国开战，你们这不是拿江山社稷、万方生灵当儿戏吗？”

太常寺卿袁昶这时也站出班来，说道：“如今我们无兵又无饷，我真不知道靠什么去打仗？义和团人数虽众，却从未经过军事训练，手中拿的只是刀剑，甚至棍棒锄头，让他们去和洋人打仗，只能白白送死！过去遇事，还可以向外国借款，如今同时向这么多国家宣战，那么又向谁去贷款呢？”

刚毅被他们说得语塞，竟在御案前暴跳如雷，反问道：“你们长洋人志气，灭大清威风，是何居心？”

徐桐也骂道：“许景澄是汉奸！”

许景澄也不示弱，愤怒地说：“你们昧于形势，只知跳脚骂街！更是可耻……”

光绪听着他们争吵，忽然流下眼泪，走下御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你在总理衙门多年，熟悉洋务，明白天下形势，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国家存亡，百姓安危，都在此一举，你一定要将真实情形告知于朕……”

许景澄见皇上这样，不胜悲愤，含着眼泪说：“皇上，无论是非得失，万万没有以一国去敌万国的道理……”

慈禧勃然大怒，指着他们，厉声说：“许景澄！你们这个样子，成何体统？还要不要君臣大礼？”

许景澄立刻争辩回奏：“禀太后，是皇上要拉着我臣子的手，不是我作臣子的去拉皇上

的手，我怎么不要了君臣大礼？”

竟敢公然顶撞！慈禧脸都气白了。

一名总理衙门的官员神色惊慌出现在殿门口。

奕劻一见，马上迎上去。

官员凑在奕劻耳旁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了！”

声音虽小，所有人都惊呆了！

光绪浑身颤抖，喃喃道：“祸不远矣！祸不远矣！”

慈禧轻蔑地看他一眼，问：“谁杀的他？”

官员：“一个叫恩海的。”

慈禧：“恩海是谁的人？”

官员：“董福祥的人。”

慈禧扫视大殿：“董福祥来了吗？”

“臣董福祥叩见老佛爷！”大殿之外，仿佛响起一声霹雳。然后一个黑红脸膛，全身披着战甲的汉子，昂首踏入大殿，跪倒在慈禧跟前。

慈禧眼一亮，“董福祥，听说那洋人是你手下杀的！”

董福祥答：“是！洋人都该杀！”

慈禧说：“洋人很厉害的，这朝上的许多人都怕，你不怕吗？”

第二十三章 最是仓皇辞庙日（二）

董福祥咚地一声，把拳头捶在胸膛上，吼道：“臣无他能，惟能杀洋人而已！”

慈禧激动地说：“说得好！洋人也不是那样了不得的！大沽炮台一仗，不是打得他们狼狈逃窜了吗？”语锋一转，她又说，“我本不要他们的命，此前还允许洋兵入城，保护使馆。我还一再违拂众人的意思，压服义和团，都是为了等待他们的改悔。可我等来了什么呢？等来了他们的四条照会……”

说得这一句，她抽泣起来。

所有的大臣齐刷刷跪下，听得见许多人也哭出了声。

慈禧忽然脸上现出刚强神情，提高声音说：“今日战争是他们挑起的，亡国就在眼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反正不过是灭亡，一战而亡，不是强于等死吗！”

众臣齐声道：“誓与洋人决一死战！”

慷慨激昂，声震殿瓦。

忽然，许景澄站起来，嘶声喊道：“太后啊，打不得呀……”

袁昶也跟着喊道：“四条照会有假，太后不要上当啊……”

慈禧眼中寒光陡闪，咬牙道：“这个时候还敢妄言叫嚣，来人！”

殿外侍卫应声而入：“在！”

慈禧：“把他们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杀！”

侍卫：“噫！”

许景澄和袁昶挣扎着，被拖了出去……

霎时殿内死一般沉寂。

光绪的脸更加苍白。

慈禧：“他们两个，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而今日之事，你们各位大臣都听到了。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向洋人宣战。战争结果，尚未可知。如果战后，江山社稷仍然不保，诸公今日都在这里，应当知道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个人，说什么皇太后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众臣又高声道：“臣等愿随太后，共赴国难！”

慈禧：“好，宣旨吧！”

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黄匣子打开了，“宣战谕”响彻紫禁城——

“洋人欺我太甚，竟至国之将亡。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不如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我大清朝威严宣布：

向英吉利国开战！

向法兰西国开战！

向美利坚国开战！

向德意志国开战！

向俄罗斯国开战！

向意大利国开战！

向奥地利国开战！

向日本国开战……“

“宣战谕”响彻整座北京城，大火映红了半边天空……

二

广州两广总督府，李鸿章将“宣战谕”往桌上一扔，厉声对属下说：

“这是伪诏，皇太后是何等的圣明，怎么会发出这样的诏书？更不会愚蠢到同时向十一个国家开战！所以，老夫认定，这是伪诏！我要上书朝廷，请太后镇压乱民，严惩主战派，马上和洋人议和！”

……

武昌湖广总督府，张之洞焦急地问：“劝阻朝廷的电文发出去没有？”

赵凤昌：“发出去了。”

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那里怎么说？”

赵凤昌：“刘坤一和大人一样，决定抗旨不遵！”

张之洞：“好！李鸿章那里呢？”

赵凤昌：“李鸿章说朝廷的‘宣战谕’是伪诏，假的！”

“伪诏？”张之洞一愣，突然哈哈大笑。

赵凤昌不解地问：“大人笑什么？”

张之洞笑骂道：“这个老狐狸！硬是比我棋高一着啊！”

赵凤昌：“我还是不懂。”

张之洞：“李鸿章怎么会不知道‘宣战谕’是真的！但他偏偏一口咬定这是假的，是伪诏！既是伪诏，就可以不遵，而且不会像刘坤一和我一样，落下个‘抗旨’的罪名！”

赵凤昌这才大悟，不由赞叹：“真有他的！”

一名书办拿着一纸电文进来。

书办：“大人，上海密电！”

“上海？”张之洞接过电文，“哦，是盛宣怀和张謇来的。”

赵凤昌纳闷问：“他们两个怎么搞到一起去了？”

张之洞看完电文，递给赵凤昌说：“他们搞了一个‘东南互保’建议，想让我、刘坤一和李鸿章三人牵头，联络南方各省，竭力不要让北方的战火绵延到长江流域来。”

赵凤昌匆匆看完电文，说道：“盛宣怀的主要资产都在长江流域，张謇状元经商，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害怕战祸殃及东南是很自然的。”

张之洞：“东南富庶之地，朝廷经济命脉所在，一定要保持稳定。‘东南互保’是个好主意，得马上派人到上海，与盛宣怀、张謇一起，找英国领事商谈。”

赵凤昌：“大人，我去。”

张之洞：“不，让辜鸿铭去！”

赵凤昌：“辜鸿铭极端仇外，坚决主战。他如果和英国领事大谈太后如何圣明，义和团又是如何忠勇，那怎么办？”

张之洞拈须笑道：“要的就是他这样，就怕他不谈！”

……

上海,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

盛宣怀宅邸,豪华的西式客厅里，辜鸿铭伸开双臂，激情满怀在朗诵——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

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

盛宣怀和张謇满脸无奈听着——

有比陕西更远的内地，有比四川更高的山丘，

假如在湖北有“张们”，湖南有“刘们”

有勇敢无畏的四万万人，人们将高喊：干得好啊！

伟大的太后，义和团青年们……

辜鸿铭停顿一下，盛宣怀和张謇以为他朗诵完了，正要说话，谁知辜鸿铭换了一口气，又继续朗诵起来——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

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

第二十三章 最是仓皇辞庙日（三）

辜鸿铭最后将手往上一扬！

张謇：“完啦？”

辜鸿铭：“完了。”

盛宣怀和张謇这才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

辜鸿铭得意地说：“这首诗是我用英文写的，翻译成汉语就没有味道了！今天和英国领事谈判的时候，我念给他听了，听得他眼睛都直了！哈哈！”

听他这样说，这张謇的眼睛也几乎直了，忍不住说：“鸿铭兄，张香帅派你来，是和洋人谈判，以促成‘东南互保’大计，你这样做，不把事情办砸了吗？”

辜鸿铭一听就冒火了，“辜某从来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须别人教训！我可以告诉二位，我是皇太后‘宣战谕’的坚定支持者，而你们，在国家和民族遭受如此巨大耻辱时，只想着自己的富贵荣华，本人深为鄙夷！”

说着，他竟摔门而去。

张謇气得怔在那里，说：“张之洞是怎么搞的？不是一切都说好了吗？他又派这么一个家伙来搅和，我看他也有点‘拎不清’了！”

盛宣怀笑眯眯地说：“季直错了，这正是张之洞的精明之处，让辜鸿铭到处唱高调，是做给朝廷看的，这一点也不妨碍他暗中实行我们的计划！”

张謇半天才想明白，叹道：“唉，要论玩这一套，老家伙们真是一个赛一个啊！”

……

北京养心殿东暖阁，这里也挂上了军事地图。

如同当年光绪亲自指挥甲午之战，慈禧也要亲自指挥这场对八国联军的战争了！

刚毅等一班军机大臣侍立一侧。

慈禧还是捧着个锃亮的白铜水烟袋，吸着南方进贡来的潮烟，右手拿着纸煤子在地图上指点着：“天津这一块儿，咱们有多少人马？”

刚毅：“禀老佛爷，约有一万五千人左右。”

慈禧：“怎么个布置的？”

刚毅：“宋庆和马玉崑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约五千人，守卫天津南门；聂士成统领的武卫前军约两千人，守卫天津西门；何永盛所统率的练军约有一千六百人，守卫城东北炮台和总督衙门。此外，还有吕本元统率的淮军约三千人，直隶总督裕禄临时招募的两千余名芦勇和雁勇，以及三万义和团民，与驻军配合作战。”

慈禧：“洋人的军队呢？”

刚毅：“十一国中，有八国出兵，其中，八千名日本兵，四千八百名俄国兵，三千名英国兵，二千一百名美国兵，八百名法国兵，五十八名奥地利兵和五十三名意大利兵。”

刚毅报一个数目，慈禧扳着指头算一次，等刚毅报完，慈禧说道：“不对哇，说的是八国联军，怎么只有七个国家？”

刚毅：“德国的军队后来才赶到，搞不清他们的人数。”

慈禧生气地说：“搞不清就不搞了吗？打仗的事，拼的就是人数、武器，你连这个都不懂么？”

刚毅慌忙谢罪说：“老佛爷圣明，奴才知罪了。”

慈禧将语气放缓和说：“刚才我默算一下，八国联军有两万多人，比我们的军队多，那怎么行？从京师调一些人马过去吧！”

刚毅：“禀老佛爷，京师我军只有八万余人，本来就不够。倘若再调，防卫就空虚了！”

慈禧：“那怎么办？”

刚毅：“北京城内，现有二十多万整编了的义和团勇，依奴才之见，抽调五万精壮者留下来，协助我军拱卫京师，其他的与各地勤王之师汇合，一起开往天津！”

慈禧脸上浮现一丝笑意：“好，这样天津地面上，咱们就有二十多万人了！不怕洋人厉害，咱们十个打一个，用嘴咬也把他咬死！”

他忽然又想起什么，“荣禄的病好些了没有？”

刚毅：“回老佛爷的话，荣禄的病好了，现正在帮助端王爷操练‘虎神营’。”

慈禧：“什么‘虎神营’？”

刚毅：“这是奴才们想出来，专门为对付洋鬼子而成立的一支劲旅。‘洋’就是‘羊’，而老虎是吃羊的；鬼呢，最怕神。‘虎神营’对洋鬼子，我们还有什么害怕的！”

慈禧大喜道：“这个名字起得好！天佑大清，我们一定能打败洋鬼子！”

三

天津八里台，“轰！”一发炮弹在清军阵地爆炸，又有几名士兵倒下了。

清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双腿都受了伤，坐在地上，血湿透了袍服。

他看看身边，他的士兵只剩下寥寥十几人了，他们在拼命射击。

军旗成了一块破布，仍在硝烟中飘动。

他身后是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一座小木桥。小河边到处是清军的尸体，河水变红，变稠了，流得慢了。

炮弹不断飞来，聂士成突然发现，他身边的士兵全部阵亡了，整个清军阵地，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用刀支持着身体，站了起来。

联军显然也看清了他，所有的火炮一齐停止了射击。

战场一片沉寂。

聂士成站在那里，落日的余辉从身后的地平线折射着他，好似一座生铁的铸像。

突然，联军阵地上传来喊话声，是不熟练的汉语，“聂士成将军，投降吧！”

聂士成笑了，他认识这个喊话的将领，他们曾在租界的酒会上打过交道。

瓦德西又在喊：“聂将军，投降吧！”

聂士成脸上的笑容消逝了，他是儒将，但他非常认真，非常平静地骂了一个脏字：“屁！”

瓦德西无异听清了这个字，八国联军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听清了这个字。虽然他们不懂汉语，但他们此时此刻听懂了这个字。

瓦德西命令：“放！”

炮火大作，几十门大炮喷出的开花弹，声如奔雷。

硝烟散尽，聂士成站的地方，什么也不剩了。

西方天际上，晚霞一片血红。

……

廊坊，原野，大雾弥漫。

雾气中，一列满载着八国联军的士兵火车缓慢地开来。

第二十三章 最是仓皇辞庙日（四）

突然，车头剧烈地颠簸一下，火车停下了。

士兵们纷纷从车厢里跳下来，在雾气中叫喊、奔跑着。

瓦德西亲自到车头前面察看：前面的铁轨被扒掉了长长一大截。

一个军官从火车尾部惊慌跑来，“啪”地一个立正：“将军阁下，我们身后的铁轨也被扒掉了！”

瓦德西：“可以肯定，这是义和团干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得远远的，被雾气遮盖着的原野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巨大的声音，在铁路两侧，四面八方都响起来……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可以分辨出了，那是千百万人的脚步声，夹杂着粗重的呼吸声，刀枪的撞击声……

“义和团……”瓦德西高声叫起来，“我们被包围了！”他抽出指挥刀，命令：“准备战斗！”

联军士兵迅速排成战斗队列，以火车车厢为倚靠，单腿跪下，平端着枪，作好了射击准备。

还有一些士兵将马克沁重机枪架在车厢顶上。

雾气慢慢散开，太阳露出脸来。

八国联军这才发现，他们四周，千百万义和团员像从地里突然冒出来一样，真的把他们密密匝匝包围了。

旗帜在风中噼啪响着，义和团员们沉默着，阳光映照无数黄头巾，红头巾，恰似大块大块燃烧的火焰！

联军士兵惊慌了，恐惧了，不少端枪的手颤抖起来。

突然间，义和团员爆发出天崩地裂的呐喊，冲了过来。

联军士兵紧张地等待着指挥官开枪的口令。

三百米、二百五十米、二百米……义和团员越冲越近了！

联军队伍却突然松弛下来，有的士兵还发出了笑声。

他们看清了，义和团员举着的武器只不过是刀矛棍棒，还有锄头。

很多团员手中竟然拎着猪羊头、狗血袋子。

而奋不顾身冲在前面的，许多是十二三岁的少年……

“射击！”瓦德西将刀一举，枪声响了！

随着头排枪响，冲在前面的义和团员纷纷栽倒……

整个进攻的队伍似乎怔了一下，又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冲了上来！

马克沁重机枪响了！

狂风暴雨般的子弹扫过去，义和团员一大片一大片倒下了……

联军士兵得意了，有的甚至边开枪边吹起了口哨。

但他们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便惊恐地发现，义和团员根本不把死亡当回事，前面的倒下了，后面接着往前冲，如汹涌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

十几个满身血迹的义和团员终于冲进了洋鬼子的队伍——

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什么也不顾，直扑车厢顶，将一袋狗血抛洒在马克沁重机枪上……

他被子弹击中倒下时，眼中却是诧异的神情：“怎么洋鬼子这枪还在响？”

一个少年和一个狗熊般粗壮的洋兵厮打在一起，少年用力将手中的竹刀刺向洋兵胸膛，竹刀折断了，洋兵抽出匕首，割断了少年的脖子……

肉搏惨烈已极……

原野，义和团退却了，原野沉寂下来。

这里，那里，火光渐渐稀疏，最后完全熄灭。

一些联军士兵在装殓同伴的尸体，伤员靠着车厢呻吟。

义和团尸横遍野，瓦德西在其间穿行。

他在一名义和团员的尸体旁蹲下来——

这是一个黧黑脸膛，四十多岁的庄稼汉，赤膊着上身，血污已经凝固；眼睛没闭，直直仰望着天空。

瓦德西数了数，他身上有十七个弹孔。

瓦德西还注意到，他临死前，手中还紧紧攥着那把锄头，因为用的时日太久，锄头柄被汗水浸磨得乌亮。

瓦德西用手将他的眼皮合上，长叹一声“中国人”，站起身来。

……

紫禁城处处张灯结彩。

午门的红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奏报，上面的标题分外醒目——

“义和团廊坊大捷！”

暖阁内一派喜气。

慈禧很少这样开心了，六十多的老太太，笑得一脸灿烂。

刚毅、徐桐和一班军机大臣也都笑着，只不过刚毅笑得有些勉强。

慈禧：“打了胜仗的义和团首领，叫什么名字来着？”

刚毅：“回老佛爷的话，一个叫张德成，一个叫曹福田。”

慈禧：“褒奖，大大的褒奖！”

徐桐：“他们打败洋人，建立的乃不世之功。因此，老臣以为，当破例赏赐他们二品顶戴！”

慈禧：“二品顶戴太小，封王，他们两个都封为亲王！”

几个大臣吓了一跳！心中暗想，老佛爷是不是喜糊涂了？

刚毅本来就心怀鬼胎，这时便上前奏道：“禀老佛爷，平民封王，祖宗没有成例，更何况他们是汉人！”

慈禧：“嗨！这些年，多少祖宗没有成例的事儿都做下了，也不在乎这么一件、两件！还有，如果江山都保不住了，还讲什么满、汉之分？”

群臣诺诺。

慈禧又说：“咱们好不容易打了这么一个胜仗，我想，是不是该好好庆贺一下？”

徐桐：“太后圣明！是该好好庆贺一下，这样既可振奋我军民士气，又可……”

话未说完，就听远处隐隐传来闷雷滚动一样的声音。

慈禧：“咦，外面大太阳明晃晃的，怎么打雷了？”

徐桐：“莫不是老百姓都已知道廊坊大捷的事，在放礼铙庆祝？”

几个军机附和：“对，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惟有刚毅脸色变了，对慈禧说：“要不奴才去看看？”

慈禧：“你去吧，传我的懿旨，让他们撒着欢儿乐！”

“噫！”刚毅应一声，慌忙去了。

慈禧感叹道：“咱们的老百姓好哇……”

刚说得这一句，一个太监慌乱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道：“禀，老，老佛爷……洋鬼子……打到……北京，来了……”

慈禧浑身一震，呵斥道：“慌什么慌？不会把话说清楚点！”

太监喘息着报：“八国联军已打到京城，正在用大炮攻城哪！”

几个大臣早已慌成一团。

徐桐：“这是怎么说的？不是刚在廊坊打了大胜仗吗？怎么眨巴眼工夫洋鬼子就打到北京来了？”

慈禧已明白过来，气恨地拍一下扶手，“刚毅误我！”

四

北京城门，八国联军的一百多门大炮猛烈轰击着，城门一片火海……

慈禧寝宫，李莲英在给慈禧梳头。

慈禧：“小李子，你说洋人打得进来吗？”

李莲英：“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北京有四道城墙哩，老佛爷！还有荣禄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庆王爷的神机营、端王爷的虎神营……”

“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慈禧伤感地说，“我现在总算明白了，我们无论如何也斗不过洋人……”

第二十三章 最是仓皇辞庙日（五）

忽然，“喵、喵、喵！”外面响起一阵像猫叫的声音。

慈禧诧异地问：“哪里来的这许多猫儿叫？”

李莲英住了手，有几分惊慌地说：“不对吧，老佛爷！奴才怎么听着像枪子儿在飞！”

“喵——”一颗子弹从窗格子飞进来，落在地上，又滚又跳。

李莲英顾不得烫手，上前捡起。给慈禧看。

慈禧这才又惊又怕说：“哎呀，真是枪子儿呀！”

一个内侍跑进来，颤声道：“洋兵已经攻破东华门了，军机们请老佛爷快走！”

慈禧跳起来：“走！这就走！”

忽然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又坐下来，对李莲英说：“你给我梳一个汉人老太太的头吧！”

“噫！”李莲英应着，手却有些颤抖。

慈禧已镇静下来，说：“你慌什么呀？”

“有老佛爷，奴才不慌。”李莲英说完，那手真不颤了。

慈禧一边梳头，一边对帘子外太监吩咐：“去，叫后宫的妃嫔们都上宁寿宫集合！”

“噫！”一名太监去了。

慈禧：“想法子雇几辆骡马大车来。”

“噫！”另一名太监去了。

慈禧对大太监吩咐：“你去把皇帝叫来，跟我一起走！”

大太监：“噫！”

……

瀛台，光绪站在岛上，听着满城的枪炮声，突然转身，返回屋里。

他穿上大典才穿戴的朝服，点燃一炷香，跪倒在康熙和乾隆的画像前，喃喃祷告。

大太监跑进来说：“皇上，洋兵破城了，老佛爷请皇上赶紧和她一块儿离开！”

光绪站起来：“朕不走！”

大太监：“太后严旨，不走也得走！”

东华门，一片火海，房屋在燃烧、坍塌……

清军、义和团员、老弱妇孺的尸首堆积如山……

八国联军炮队的车轮，隆隆碾过血泊浸泡的街道……

慈禧寝宫，光绪进来，看见一个乡下老太太坐在慈禧的位子上，不觉一愣。

换上汉人装束的慈禧，从镜子里望着自己的形象，也悲凉感叹：“唉，谁料到会落到这个地步！”

光绪低头不语。

慈禧看他还是朝服顶戴，忙说：“你瞧，这样服色，哪里好走出去！……快将刚才找来的乡下人衣服，拿一件给皇帝换了。”

几名太监应声上来，扒的扒，脱的脱，将那些朝珠呀、缨帽呀，一起儿胡乱抛弃，给他换上了一件半旧的长袍。

光绪立即变成了一个乡下汉子。

一名太监进来禀报：“禀老佛爷，后宫嫔妃都集合了！”

又一名太监也禀报道：“禀老佛爷，雇到了三辆骡车。”

慈禧：“这么说，咱娘儿俩也该走了！”

她站起身，走到门口，一掀帘子，这才发现，手上戴着三寸长的金护指还没摘下来！

她复坐下，吩咐，“拿把剪刀来！”

李莲英上前道：“老佛爷，您这指甲……？”

慈禧看着自己长长的指甲，叹口气：“是啊，蓄了好长的时间，怪可惜的！”

她摘下金护指，往地上一扔，伸着手指，对李莲英，“剪了吧……”

外面，天已经完全黑下来。

五

宁寿宫外，星光暗淡。

离宫门不远处，停着三辆骡车。

嫔妃们被集中在宫外地坪上，她们一个个都低着头，鸦雀无声。

容颜憔悴，被长期幽禁的珍妃也在其中。她没有低头，而是转着眼睛，在寻找光绪。

光绪也在寻找她。

朦胧中，他们发现了对方。

虽然看得不甚真切，但仅凭感觉，他们也觉出对方火辣辣的眼神。

李莲英几乎是凑到每个嫔妃脸上，逐一看了一遍，这才走到慈禧跟前，说：“老佛爷，都到齐了。”

慈禧：“好吧，我也没什么多说的，洋兵打来了，我和皇帝先到西安去避一阵子。皇后跟着我们走，其余的谁也不许随行！”

嫔妃们一阵骚动，有的无声地哭了，但谁也不敢说话。

突然，一个声音喊道：“皇帝不能走，应该留在京城！”

所有的人都被这喊声惊呆了。

慈禧铁青着脸，慢慢朝发出喊声的地方走去，站住。咬牙道：“果然是你！”

珍妃毫不畏惧地面对着她，重复道：“皇帝应该留在京城！”

慈禧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猛地转身，吩咐：“把她扔到井里去！”

两个太监应声上前，一把将珍妃举起来。

光绪猛地跪下，哭喊道：“亲爸爸，饶了她吧！”

慈禧冷冷地说：“皇帝，上你的车去吧。把帘子放下来，免得有人认识。”

“扑通！”一声，珍妃被扔进井里。

连李莲英都浑身一颤。

慈禧却什么事也没有似的，走到车夫面前，嘱咐：“你们要尽力赶路。要有洋鬼子拦阻，都不要说话，由我来说。就说咱们是乡下苦人，逃回老家去。”

一个车夫大着胆问：“请问老佛爷，咱们从哪儿走？”

慈禧：“走德胜门吧！”

德胜门，夜色深沉。

高大、沉重的城门“嘎嘎”响着被打开了，几辆平平常常的骡车，里边坐着乡下人装束的慈禧和光绪皇帝，悄然地离开了北京城，仓皇西去……

第二十四集 西望长安（一）

1.北京

城内城外，到处是火光，枪声……

逃难的仕宦商民、男女老幼拥挤着奔向城门。

一队联军骑兵追杀而来。

他们冲进手无寸铁的人群中，刀劈枪击，马蹄践踏，一霎间，血肉飞溅，惨叫，哭喊声震天……

一群被俘的义和团员被押解而来，他们脚带铁镣，虽然行将就义，却毫无惧色，而且脸上带着自豪的微笑。

洋兵将他们用铁丝串在一块，义和团员们泼口大骂。

洋兵点燃了炸药：

“轰！”……

八国联军进行着疯狂的烧杀掠夺……

2.乡间道路

黄尘弥漫。

骡车仓惶西行。

慈禧坐在第一辆骡车里，闭着眼，身子随着车身的颠簸而摇晃；

第二辆车是光绪，他身穿半旧的元色细行湖绉绵袍，蓬首垢面，憔悴已极，一双眼睛散了光似的，望着虚空；

第三辆车挤着皇后和格格们，骡车每颠簸一下，她们就极痛苦地呻吟起来……

3.叉路口

慈禧掀开轿帘，说道：“歇一阵吧。”

车夫“噫”一声，将骡车停住。

李莲英上前，搀扶着慈禧下了车。

后面，光绪、皇后也都下了车。

坐在路旁一块石头上，看着四周荒凉的情景，慈禧问：“这都到哪儿啦？”

车夫：“快到榆林堡了。”

慈禧：“小李子，已经两天了，又饥又寒的，能弄点吃的来吗？”

李莲英面呈难色：“老佛爷，这荒村野店的……”

慈禧：“没有吃的，有口水喝也好……”

李莲英实在不忍心了，说：“奴才这就去找……”

一个太监眼尖，叫道：“那边好像有个水井！”

李莲英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喜道：“可不是吗？快，你们俩跟我来！”

4.水井旁

李莲英伸着脖子往井里看。

他往后一仰，恶心得几乎吐出来。

井水面上浮着一颗人头……

5.叉路口

李莲英拿着两根秫秸杆回来。

李莲英：“老佛爷，那是一眼枯井。”将秫秸杆递上。

慈禧和光绪顾不得许多，一人拿一根嚼着，略有浆汁，用以解渴。

这时，在前面探路的一名内侍赶回来：“禀老佛爷，怀来县令吴永在前面接驾！”

慈禧：“嗨！咱们一路逃来，沿途的官员散的散，跑的跑，难得这个吴永还不失地方官礼数……”

内侍：“他还准备了三锅绿豆小米粥！”

“真的？”慈禧将秫秸杆一扔，大声道：“忠臣！这个吴永真是大大的忠臣！快叫他将粥呈上来……”

话刚落音，就听前面传来呵斥声、吵骂声、还夹杂着刀枪撞击声。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不一会儿，只见几个头破血流的衙役，护着一口锅，慌张往这边跑来。

李莲英壮起胆子喝问：“前面怎么回事？”

一个衙役跪倒说：“我们县令大老爷，千辛万苦，方准备了三锅粥接驾，不料刚才来了伙溃败的兵丁，竟抢走了两锅……”

李莲英：“你们吴县令呢？”

衙役：“他让小的们先护着这锅粥，献给太后和皇上，他自己追那两锅粥去了……”

慈禧上前说：“吴永很好，你们都很好！”

几个衙役不知这乡下老太太是什么人，傻乎乎看着她。

李莲英喝道：“太后老佛爷和你们说话哩！”

几个衙役慌得一顿乱磕头。

慈禧：“我和皇帝都饿了，快喝粥吧！”

光绪、皇后和格格们一拥而上。

忙乱中，谁叫道：“没有筷子……”

一个衙役从路边捡了根枯枝，折成两截，递过去。

慈禧接过，在衣服上擦拭一下，便用来喝粥。

其他人纷纷仿效，一时间，只听得争饮豆粥，喋喋有声……

慈禧大哭起来。

众人一时都停止了喝粥。

慈禧哭着：“怎么会成这个样子？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6.北京大清门——午门

由俄、日、法、英、德、美、意、奥八国旗帜前导，在进行曲和侨民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八国联军对北京举行了“占领式”——

一队队趾高气扬的步兵；

耀武扬威的骑兵；

隆隆行驶的炮队……

7.往西的道路

炮车的轮子，化为缓慢滚动的骡车轱辘。

慈禧西逃的队伍逶迤而来。

人和车都是风尘仆仆，疲惫已极。

一个太监无意回头，惊呼起来：“洋，洋兵！……”

人们回头望去，只见尘头起处，一彪人马疾驰而来。

这些人本来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一个个顿时吓得腿也软了。

慈禧不知出了什么事，掀开轿帘，喝问：“怎么停下来了？”

李莲英指着后边，哆嗦道：“洋兵追上来了……！”

慈禧抬头一看，脸色也变了，喊道：“快跑哇！”

这些人才如梦初醒，车夫狠狠连抽几鞭，那骡马没命地狂奔起来。

苦了那些步行的宗室、太监和宫女，也跌跌撞撞跟在骡车后狂奔。

但这些个老弱病残，又怎么跑得过后面的轻骑？不一会儿，那队人马就追上了他们。

慈禧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只见那员带头的将官，疾冲到慈禧骡车前面，猛地将马勒住，翻身下马，跪倒车前，声如洪钟道：“臣，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叩见皇上皇太后！”

慈禧一颤，睁开了眼睛。

只听见李莲英欣喜的声音：“小三子，是你呀？”

岑春煊：“老叔，是我。”

李莲英：“你远在甘肃，怎么赶来的？”

岑春煊：“闻听皇上太后有难，肝胆俱裂。即率所部人马，勤王护驾！”

慈禧听到这里，一掀轿帘，哽咽道：“岑春煊，你是个忠臣！”

岑春煊一见慈禧，又哐地跪倒，一连叩了几个响头：“君辱臣死，太后和皇上蒙此大难，做臣子的早就该死一千次了，怎么还敢邀一个‘忠’字？”说着，已是泪流满面。

周围的人都唏嘘起来。

第二十四集 西望长安（二）

8.乡间道路

大雨如注，道路泥泞。

所有人的衣服都被淋湿了，冷风吹来，寒彻骨髓。

岑春煊骑马前导，发现路旁荒野有一座破庙。

他一挥手，身后的队伍便跟着他奔破庙而去。

9.破庙内

天已经黑下来。

岑春煊的兵士燃起火把。

只见神龛供奉的菩萨，泥金剥落，面目残缺，已分不清是哪路神仙。

殿顶漏雨，地面湿漉漉的，有的地方还有一坑积水。

慈禧皱起眉头：“这怎么睡得下去？”

李莲英弄来一条板凳，说：“只有委屈老佛爷和皇上，坐一夜了。”

光绪已是又累又乏，一屁股坐下来。

慈禧也不再言语，便与光绪贴背坐着，闭上眼睛。

岑春煊不忍再看，一扭头，走了出去。

10.北京中南海仪鸾殿

灯烛明亮，将殿内映照得愈发金碧辉煌。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将他的马靴踏在龙榻上，对副官说：“中国皇帝真是太会享受了，睡在这样的龙床上，那将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

副官：“元帅阁下，您不已经是这龙床的主人了吗？”

瓦德西将马靴脱下，往榻上一倒，说：“当然。而且征服者的感觉更美妙！”

11.荒野破庙内

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庙的墙壁上有一个破洞，冷风从洞里灌进来，吹得慈禧和光绪直哆嗦。

忽然，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从外面把破洞堵上了。

慈禧和光绪顿感温暖许多，两人就那样坐在一条板凳上，贴着背，迷迷糊糊睡着了……

12.破庙外

岑春煊光着上身，仗刀守卫在庙门。

寒风吹来，他不由打了个冷噤，却一挺胸膛，更加挺拔伫立。

13.破庙内

荒野远处传来狼嚎。

睡梦中的慈禧忽然惊叫：“洋兵！……追过黄河……杀我来了……”

光绪也醒了，母子俩惊悸战抖成一团。

这时，听得门外洪钟般声音响起：“太后休要惊慌，臣春煊在此护驾！”

月亮从云层钻出来，从庙里往外望去，只见岑春煊仗刀挺立，月光将他全身镀成银色，威风凛凛如一尊天神。

一股暖流涌上慈禧心头，她站起身，从破洞里掏出那团东西——那是岑春煊的衣服，走出庙门。

14.破庙外

一件衣服披在岑春煊身上。

岑春煊一回头，见是慈禧，慌得就要叩头。

慈禧一把将他扶住，说：“嗨，这是什么时候？君臣大礼就免了吧！”又说，“你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们堵破洞，冻坏了身子骨可怎么得了？”

只此一句话，岑春煊已是泪光莹莹。

慈禧没觉察一样，竟在破庙门槛上坐了下来，然后拍着身边：“来，你也坐下。”

岑春煊更是大惊：“臣怎么敢……？”

慈禧不高兴了：“说的现在不论君臣之礼，你又来了！”

岑春煊不敢再说，竟挨着慈禧在门槛上坐了。

慈禧：“我听你叫李莲英‘老叔’，这是怎么回事？”

岑春煊：“臣先父在日，和李总管相交甚好，臣小时候就这样叫他，叫惯了。”

慈禧点头：“哦，难怪他也叫你‘小三子’了，你在家排行第三，是吗？”

岑春煊：“是。”

慈禧感叹道：“‘老叔’，‘小三子’，普通老百姓一样，听着就亲……我以后也叫你‘小三子’吧？”

岑春煊慌得又要站起来：“臣……”

慈禧一把按住他：“当个普通老百姓好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闹着，要媳妇儿……”

月光照着坐在门槛上的慈禧，她此时就像一个慈祥的老奶奶……

荒野里又传来狼嚎。

岑春煊一惊：“恐有意外，请太后入内休息。”

慈禧：“不得事，洋鬼子我都见识了，还会怕这几只狼么？”说着又叹口气，“唉，洋人是得罪不起啊！”

岑春煊忍不住问：“臣在外省，详情不得而知，怎么会弄成这么一个局面呢？”

慈禧恨道：“这都是刚毅他们弄的！”又缓和了语气，“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撕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阻拦他们，始终总没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着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大清这个家，终归是我当的，闹到这个地步，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我准备以皇上的名义，下一个‘罪己诏’……”

岑春煊不禁动容：“太后如此自责，我们这些做臣子的真是无地自容了！”

慈禧：“臣民有罪，罪在朕躬。何况这事不怪你们，李鸿章他们就是一直反对向洋人开战……唉，这次求和，少不得又要让他出马了……”

15.广州两广总督府

后园。

浓荫之下，李鸿章穿蓝短衫，脚上一双布鞋，捧着个小茶壶，倚在小藤榻上，一付悠然田舍翁模样。

红儿坐在他身边，拿着把大蒲扇替他轻轻摇着。

李鸿章：“红儿，想不想回北方？”

红儿：“想哇，我昨天晚上还梦见了冰糖葫芦哩！”

李鸿章笑了：“长不大！”

红儿：“就是嘛……”忽然悟道，“朝廷是不是又要调大人回去？”

李鸿章：“是啊，又让我当那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洋人议和去！”

红儿：“哎呀，大人你可千万别去……我也不想冰糖葫芦了，广东多好哇！……大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李鸿章：“哪句话？”

红儿：“就是什么川，什么广的？”

第二十四集 西望长安（三）

李鸿章：“哦，‘少不入川，老不入广’。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呢，不要到四川去，四川女子风流，年轻人见了就不想家乡了；老了呢，就不要到广东来，广东气候暖和，吃的又好，老年人都舍不得走了。”

红儿：“是呀是呀！广东这么好，大人还回去干吗呢？”

李鸿章感动地：“红儿真是愈来愈懂事了！我知道，你是替老夫担心啊……”

伍廷芳拿封信走过来。

李鸿章招呼道：“文爵，来，坐这儿。”

红儿忙让出凳子，自己到一边坐了。

李鸿章：“这次把你这个外交专家调回来，免不了又要陪着老夫，受些委屈了！”

伍廷芳：“听大人这个口气，是准备奉旨北上，和洋人议和喽？”

李鸿章看着他：“你想我还能怎样呢？”

伍廷芳笑笑：“我倒没想怎样，但有一个人却给大人出主意来了。”

李鸿章：“谁？”

伍廷芳将信递过来：“梁启超。”

李鸿章：“梁启超？他不是在海外和康有为闹翻了吗？又给我来什么信？”

伍廷芳：“他了目前局势，给大人出了上、中、下三策！”

李鸿章接过信：“说说。”

伍廷芳：“他说，为大人计，目前有三种选择：摆脱朝廷，拥两广自立，为亚洲创建一个伟大的民主的新政体，这是上策；带领人马，勤王北上，彻底剿灭义和团，以此与各国交好于前，这是中策；按照朝廷的谕旨而入京与西方人谈判，投身虎口，这是下策。”

李鸿章微露惊诧，说：“这个人可真敢想啊！你以为呢？”

伍廷芳不假思索：“我以为大人会取其下策。”

李鸿章点头道：“你知道我……”他沉吟中又有几分感慨说，“对梁启超这个所谓上策，他们是不知我的为人啊！我真要有什么打算的话，早就实行了，何必等到快八十岁了再来呢？至于中策……”他啜一口茶，说，“看起来似乎可行，但广东没有一个兵能够打仗。而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朝廷的大臣中有想暗害老夫的，给我加上一个称兵犯阙的罪名，那么，我这不是找死吗！……所以，我的确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单骑进京，与洋人议和。”

伍廷芳：“不过，我看大人接到谕旨好几天了，却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又是为什么呢？”

李鸿章：“我得拖拖看！洋人现在满脑子瓜分我国的念头，我得等他们冷下来再说！”

16.北京·中南海仪鸾殿

“议和？为什么要议和？中国人给了我们绝妙的，发动这场战争的借口，只有傻瓜才会停下来！”

瓦德西挥舞着手臂，嚷着，在殿侧停下来。

那里，在原来挂着康熙、乾隆画像的地方，换上了德国威廉二世皇帝的肖像。

望着威廉二世的肖像，瓦德西耳边响起皇帝的命令：

“你率领着我们的军队，去狠狠地教训中国人！要把他们打怕，打得他们一提起德国人和欧洲人就浑身战栗，永远驯服！要从中国的版图上挖来土地，越多越好！”

瓦德西猛地转身，问道：“中国的慈禧太后现在逃到哪里了？”

副官：“山西太原，元帅阁下。”

瓦德西：“命令我们的先遣部队立即进军山西，活捉慈禧太后！”

副官：“不是说好八国联军统一行动吗？”

瓦德西：“我不想将如此显而易见的好处让他们平分。”

副官：“不过，据说山西省的娘子关有清朝军队把守。”

瓦德西捋着金色的胡须，大笑起来：“那也叫军队？毛毛虫，对，一群毛毛虫！当我们炮队的车轮隆隆驶过，它们就被碾成了一滩肉泥！”

17.山西娘子关

坐落在崇山峻岭间的关隘，上刻“娘子关”三个遒劲的大字。

炮弹一颗接一颗爆炸，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

硝烟弥漫中，一面面黄龙旗在关隘上高高飘扬……

18.北京中南海仪鸾殿

“什么？我们的先遣部队全部被消灭？被中国人消灭……？”

瓦德西震惊之极，发出了一连串问题。

副官：“是的，元帅阁下。”

瓦德西：“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

副官双手呈上一份厚厚的文件：“还有，遵照您的命令，我们组织了包括西方议员、军官、科学家在内的一个调查团，对中国民众进行了调查，这是他们的调查报告。”

瓦德西：“你挑重要的念几段！”

“是。”副官念道：“……但说到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西方人千万不可忘记，这就是，中国领土之内，有着四亿五千万人口，他们不仅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而且有‘神明华胄’的自尊思想，充满脑中。尽管他们不满意现在的腐败统治者，但从来没有想到让一个，或几个外国政府来替代他们……”

瓦德西喃喃道：“‘神明华胄’……？”

副官：“此外，还有一件事也不能忘记：我们西方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经成为衰弱的，或者已经失去了德性的人；他们在实际上，还是充盈着无限蓬勃的生气，而且备具出人意外的勤俭巧慧等品质，还有，中国人守法易治。”

瓦德西被调查报告的观点深深吸引了。

副官：“至于中国人所有的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以在这次中国所谓的‘拳民运动’中看出来。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有几十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当然，他们失败了，但那是因为武器不如我们的缘故，他们的大部分人，甚至根本就没有火器……”

瓦德西：“中国人在娘子关的胜利已证明这点！”

副官：“还念吗？”

瓦德西：“不用了。我将好好研究这份报告，或许，它能帮助我们作出最重要的决定！”

第二十四集 西望长安（四）

19.临时行在

这大概是一个地主老财的住宅，厚厚的砖墙，雕花门窗，虽然透着几分土气，但比一路逃来所见的破败景象相比，这算得一个整洁的地方了。

岑春煊士兵持枪佩刀，严密守卫着。

20.屋内

一张八仙桌，慈禧和光绪各坐一旁。

慈禧又抽上了水烟袋。

屋子的一侧，站着奕劻、刚毅等陆续追赶上“銮驾”的大臣们。

奕劻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沾满泥土的青布棉袍，花白胡子脏兮兮的，那模样要多邋遢有多邋遢。他正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听到洋兵破城，臣即赶往宫中，不料两宫銮驾已经西狩，臣只得一路上餐风宿露，日夜趲行，今日终得再睹天颜……”说着，已是唏嘘不已。

满屋黯然。

慈禧：“你出京时可曾遇见危险？”

奕劻：“怎么没遇见？那时京郊尚有义和团，逮住臣说是庆王，要杀臣的头，亏得臣瞒过去了……”

慈禧：“义和团如何认识你？又如何要杀你？”

奕劻：“老佛爷有所不知，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满大街都贴着臣的画像。”

慈禧：“何谓‘一龙二虎三百羊’？”

奕劻：“‘一龙’指皇上，‘二虎’指臣与李鸿章，‘三百羊’泛指洋人。”

慈禧：“奇怪，义和团怎么知道你们几个亲近洋人？”

奕劻瞟刚毅一眼，低头不答。

刚毅面色蜡黄，整个瘦得脱了人形。见大家眼睛都望着他，便说：“我逃出京城，路上吃坏了东西，患上痢疾，一路拉肚子，苦不堪言……”

忽然，从不吭声的光绪指着他们，大骂道：“都是你，把大家害成这样，你还有脸在这里叫苦？！什么叫乱臣贼子？你就是乱臣贼子……！”

众人皆惊，都把眼睛望着慈禧。

慈禧没听见似的，低着头，只顾“巴嗒巴嗒”抽她的水烟袋。

刚毅蜡黄的脸上又添了一层灰暗。

光绪继续骂道：“似你这种人，少一个算一个！你少在朕面前晃来晃去，朕看见你就恨……”骂着，也不招呼一声，竟径自进里间去了。

慈禧这才抬起头，对奕劻说：“你千辛万苦从京师逃出来，我待要再派你个差使，竟不好开口了……”

奕劻连忙跪下道：“太后但有差遣，臣万死不辞！”

慈禧：“洋人已经答应和朝廷议和了，李鸿章呢，也答应当议和的全权大臣。这是个苦差事，难差事，李鸿章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我想让你去帮衬帮衬他，希望你不要推辞！”

一丝犹豫在奕劻脸上稍纵即逝，当即叩头说：“国家有难，能替太后分忧，乃是臣的福份，哪有推辞之理！”

慈禧点头道：“很好，这又看出你的忠诚来了。李鸿章已经动身，明日个你也启程吧！”

奕劻：“遵懿旨。”

21.西行路上

逃难的队伍继续往西。

不过慈禧、光绪的骡车换成了驮轿。

大臣们也都坐上了轿子。

刚毅的轿子在最后面……

22.刚毅轿内

刚毅坐在轿内，座位下放置一个马桶包。

轿内还放着一堆白兰瓜。

刚毅捧着个白兰瓜大啃，吃完一个又捧起一个。

他的身下，痢下如注。

一名家丁隔着轿帘对他说：“老爷，你正患痢疾，怎么还能这样吃瓜呢？这不是自杀吗？”

刚毅不理他，还是大口大口吃着瓜，泪水却无声地流下来。

23.上海外滩

一块小小的绿草坪上，有一座李鸿章的塑像。

清廷上海大小官员、各国驻沪领事、海军舰长、上海士绅都聚集在这里，隆重地欢迎李鸿章。

盛宣怀致欢迎词：

“今日，我等聚集在此，欢迎中国钦命全权代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中堂李鸿章大人途经上海，北上议和。在我的身后，有一座李鸿章大人的塑像，众所周知，这是上海的士绅们，为感谢他当年保卫上海，免遭发匪蹂躏而建立的。而今天，中堂大人又肩负举国之安危，衔王命而北上。我等深信，如同当年在上海一样，大人必将挽狂澜于既倒，解民倒悬，保我大清……”

红儿搀扶着李鸿章出现在众人面前。

热烈的掌声中，李鸿章说：“老夫今日重回上海，实在高兴！刚才杏荪，哦，盛宣怀盛大人，提及老夫在上海的往事，不禁让人平添几许豪情……！”说到这里，他不要红儿搀扶，走到草坪上，抚摸着自已的塑像，提高声音：“那时候呀，老子就是塑像这个模样，这个年纪，带着最初的十三营淮军，来上海打天下……上海人怎么说？他们大叫：‘叫化子兵来了！’贼娘！真是‘叫化子兵’！”

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懂中国话的洋人，一齐笑起来。

笑声中，有人小声嘀咕：“李中堂怎么讲起粗话来了？今日有洋人在场哪！”

他不知道，李鸿章见过多少世面？又怎么会把几个洋人在场当回事？

李鸿章兴之所至，大讲特讲：“初到上海的时候，淮军官兵穿得破破烂烂，邋里邋遢，头上肮脏的包头布，腿上肮脏的绑腿布，当官的穿麻鞋，当兵的连草鞋都穿不上，身上倒是有件写着‘勇’字的短褂，但浑身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一出太阳，那褂子就给脱下来，大兵们一边光着膀子，一边晒太阳‘捉老白虱子’，每抓到一只老白虱都喜形于色，赶快把它送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映照之下，上海的官兵有袍有褂，号衣色彩鲜艳，贼娘！比唱戏的打扮得还要漂亮！”

大家又笑起来。

第二十四集 西望长安（五）

李鸿章：“我知道上海人看不起我们，心想，老子们还看不起你哩！便对部下说，贼娘好好的搞，打出威风来给他们看看！后来，虹桥大捷，我淮军以三千人破‘长毛’十余万之众，这下子，不光上海人服了，连外国的洋枪队都自叹弗如！”

听到这里，在场的人又都鼓起掌来。

李鸿章：“老夫今日说这些做什么？不是表功，是提气！给自个儿提气啊！要不然的话，以我老迈之身，怎堪保我大清，解民倒悬？”

人们一下子静了下来。

李鸿章：“怎么都不吱声了？对了，你们唱歌，唱歌欢迎，又欢送老夫吧！”他指着人群中一些年纪大的人，“你，你，还有你，会唱老夫当年在上海作的‘爱民歌’吗？”

众人：“会唱。”

李鸿章：“好，那你们就为老夫唱将起来，以壮行色！”

歌声响起来：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歌声中，红儿搀扶着李鸿章，颤颤巍巍朝浦江码头走去。

身后，歌声在继续：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他……

24.北京中南海仪鸾殿

各国公使吵成一团。

瓦德西站起来：“先生们，你们许多人大谈特谈，把瓜分当作是最得策的解决办法，有如我们在非洲做的一样。好，你们瓜分了中国，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中国不论哪一部分领土被割去，都必须用武力来统治，对吧？像这样被割去的领土越大，统治起来所需要的兵力就越多，而骚动和叛乱的发生，就越是确定无疑！而且，你们千万不要忘了，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非洲，中国人的观念中，永远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如被瓜分，中国人就将协同一致，起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这就像太阳明天将会出来一样肯定！”

公使和将军们争执声停止了，都静听着他的发言。

瓦德西：“瓜分既然不可能，那么‘改朝换代’，树立一个傀儡，是否可行？绝对不行！：一、我们找不到一个能为全体中国人接受而又有名望的人，即使下功夫勉强找到，也会使中国出现多年的无政府状态”，那将不利于我们的利益；二、由我们扶持的新王朝，就必须用我们的刺刀予以支持，这将是所有国家联合起来，也承受不了的巨大负担……”

公使们又争论起来。

瓦德西用手指头敲着桌子：“安静！先生们……瓜分既不可能，树立一个傀儡也不明智。那么，只有补缀满洲人的统治，使现在的清政府变得更驯服，并竭力利用它作为我们的代理

人，才真正符合我们各个国家在华的最大利益……”

25.贤良寺

门口，两名荷枪实弹的洋兵在守卫。

25.寺内李鸿章住房

李鸿章气恨地对奕劻说：“你看荒不荒唐？整个北京地面都成了‘外国辖境’，就我住的贤良寺这一块儿，算是‘中国地方’，可大门口还要两个洋兵守卫！”

奕劻：“唉，在人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李鸿章急了：“王爷这话差了！这怎么叫在人矮檐下？这是在我们自个国家啊！”

奕劻：“我难道连这都不知道么？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少荃啊，你就忍着点吧！”

李鸿章：“忍，忍！我这心里头都忍出一坨血块来了！我来北京已逾三月，贼娘的瓦德西，连照面都没跟我打过！”

奕劻却笑着说：“肝火伤身哪！”

李鸿章一怔，苦笑道：“唉，也是，老了老了，肝火却越来越旺了……”突然咯出一口鲜血！

奕劻大惊：“你这是怎么哪……？”

李鸿章摆手道：“不碍事……”又咯出两口血来。

听见动静，红儿早从房间跑出来，见李鸿章这个样子，急得眼泪汪汪说：“爷，叫你休息不休息，这可怎么好？”

奕劻：“煎药没有？”

红儿：“煎着哩，我这就去端来！”忙往里间跑。

咯得几口血，李鸿章已是伏在那里，喘息不已。

奕劻眼圈一红：“少荃呀，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倒下啊……！”

一个洋员未经通报，大步走了进来。

奕劻：“你？”

洋员：“我来通知二位，俄、日、美、英、德、法、意、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十一国政府，同意和你们的朝廷谈判。地点在中南海西花厅，随我来吧！”

李鸿章倏地站起：“走！”

他拿着根手杖，往门外走去。

红儿端着药碗出来，只望见他的背影……

26.中南海西花厅

激烈的争吵！

瓦德西：“我国大皇帝指示，赔款务必达到最高限度！”

李鸿章：“多少？”

瓦德西：“二十万万马克，也就是十亿银元！”

李鸿章：“阁下是否知道？我国政府每年收入只有八千八百万。支出却有一亿零一百万两以上，属赤字财政。”

瓦德西蛮横地：“这不是我们政府所考虑的！”

李鸿章：“你可以不考虑。但你们如此勒索，必将导致中国经济崩溃，到时你们连一两银子也拿不到！……”

27.西安行在

巡抚衙门成了两宫驻蹕之所。

虽然比不得紫禁城，但侍卫排场，又有了几分皇家气象。

第二十四集 西望长安（六）

28.内厅

伍廷芳垂手立在一旁。

慈禧看着“议和条款”，轻轻念出声来：“‘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哎呀，这不是要中国的老百姓，每人赔一两吗？”她惊讶地说。

坐在一旁的光绪：“洋人可恶！”

慈禧继续念道：“‘年息四厘，共九亿八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唉，这些洋人也太贪了！不过话又说来，只要能花钱买个洋人高兴，咱们中国有多少，就给他们多少吧！”

伍廷芳惊讶地望着慈禧，不敢相信这话是从大清圣母皇太后嘴里说出来的！

而光绪脸上肌肉抽动一下，搭拉下眼皮。

“‘战犯名单’……”慈禧只看得一眼，触电似地将“条款”扔在地上，脸色一下变得惨白，身子也哆嗦起来。

光绪将“条款”捡起来一看：

战犯名单上，慈禧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

光绪真正愤怒了，将“条款”狠狠摔在伍廷芳身上，怒斥道：“李鸿章这个差怎么当的？竟让洋人将太后列为头号战犯！这不独让我整个大清蒙受耻辱，又让朕何以为人？！让天下臣民何以为人？！”

伍廷芳说：“禀皇上，李中堂对此也愤怒异常，已坚决表示，宁肯和谈破裂，也不会让洋人此举得逞。”

此时慈禧已从惊惧中恢复过来，光绪的态度，更让她生出几分感动，便哽咽着说：“洋人恨我，是意料中事。只要你们没存别的心思，我也就放心了。”

伍廷芳：“禀太后，李中堂和庆王爷一道，正请俄国出面斡旋，要将太后从战犯名单上去掉……”

慈禧：“那必得暗中给俄国人好处，以作交换喽？”

伍廷芳：“太后说得是。”

慈禧：“那就给一点吧！”

29.北京·贤良寺

看样子，李鸿章与俄国公使谈得很投机。

李鸿章笑着说：“那就这样定了！为感谢贵国在战犯名单上的合作，我们朝廷将把天津河东相当大块土地，全部划给贵国作租界……”

俄国公使：“中堂大人可别忘了，您在东三省问题上的许诺啊！”

李鸿章打着哈哈：“好商量，好商量……”

俄国公使站起身：“我对今天的谈话非常满意。告辞了！”

李鸿章：“文爵，代我送送公使先生！”

伍廷芳：“是。”

俄国公使刚出门，李鸿章又伏在茶几上，咯出几口鲜血……

30.西安行在

拿着“议和大纲”，慈禧喜孜孜地对光绪说：“这下可好了，咱娘儿俩马上可以回北京了……！”

31.一个太监宣读谕旨的声音

“令载勋自尽；

令毓贤自尽；

定载漪、载澜为斩监候，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

赐令英年、赵叔翹自尽；

定刚毅为斩立决；
定徐桐为斩监候……“

32.刚毅住所

刚毅坐在马桶上还在拉痢疾，已经拉得奄奄一息。

一个太监进来传旨：

“上谕，判刚毅斩立决！”

没有反响。

太监一看，刚毅已经咽气了。

33.徐桐宅邸

书房门口，贴着徐桐自撰的对联：

望洋兴叹；

与鬼为邻。

书房内，徐桐已悬挂在梁上，死了。

34.山西巡抚衙门•内厅

几桌丰盛的酒宴。

客人已经到齐了。

35.里间

毓贤对贴身侍卫说：“……你一定要照我吩咐的去办！”

侍卫含泪应道：“是！”

36.内厅

毓贤走出来，笑着向众人招呼。

“坐！都请坐！”

客人纷纷落坐。

毓贤在上首坐了，侍卫站在他身后。

毓贤端起酒杯，说：“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想告诉大家，我刚才接到朝廷谕旨，命我自尽。”

众皆愕然。

毓贤：“我在杀洋教士时，已经以死誓之；现壮志未酬，一死又何足惜？但愿继承我的遗志，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国仇啊！”将酒一饮而尽，杯子一摔，喝道：“还不动手？！”

话未落音，身后侍卫早已一刀砍下他的头来！

众人还未反应过来，侍卫倒转刀刃，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37.中南海西花厅

镁光灯闪个不停。

李鸿章抖抖瑟瑟在《辛丑条约》上签字。

刚签完字，他忽然眼前一黑，往后便倒……

38.西安行宫

鼓乐齐鸣。

慈禧、光绪的銮驾已经备好。

西安城内，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跪伏在宫门外。

从宫门口经街道，一直通往城外，沿途市肆，各设香花灯彩；

两宫圣驾，准备自西安行宫启辇了……

39.贤良寺

李鸿章躺在病榻上，面目枯槁，闭着眼睛。

奕劻、伍廷芳、红儿都守候在榻前，默默掉泪。

突然，俄国公使闯进来。

伍廷芳上前问道：“你要干什么？”

俄国公使拿出一份文件：“李鸿章答应过我国政府，一俟和谈成功，他就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伍廷芳：“什么文件？”

俄国公使：“最大限度维护俄国在东三省利益的文件！”

伍廷芳：“中堂大人病势严重，不能签字。”

俄国公使：“他在装病！”说着，竟推开伍廷芳，径直走到李鸿章病榻前，大声说：“中堂大人，请你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李鸿章睁开眼睛。

俄国公使更大声重复了一遍。

李鸿章以极微弱的声音说：“我不签……”

俄国公使暴跳起来：“为什么不签？”

李鸿章：“因为，我，从来没……没有答应过你们……”

俄国公使暴跳如雷：“你！你敢……？！”

李鸿章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笑容：“我就要……死了，有……什么，不敢的？……你们，再也不能，逼我……在任何条约上……签字了……”

40.西安行宫

静鞭三响。

一个太监高声唱呼：

“太后老佛爷起驾回銮喽！”……

定格。

第二十八章 忠臣•重臣•宠臣（一）

—

保定车站月台，西洋音乐欢快地演奏着，只见月台上警察林立。銮列慢慢滑向站台。

从山东赶来的王爷们跪在最前面，袁世凯跪在他们旁边，他们的身后是直隶百官，西洋乐队摆在他们身后不远处。

銮列停了，车门开了。先是李莲英下车，伸手将慈禧搭扶下来，光绪也下来了。

众王爷、官员伏地齐呼：“皇太后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西洋乐更加欢快地奏响着，慈禧瞅着眼前的景象——乐队、警察，很新鲜的样子。

没人发现远处一飞骑到了，一官员在警察外围翻身下马，与一警察嘀咕两句，那警察马上一个立正敬礼。那官员捧着一封书信朝慈禧奔过来。他脚步匆匆，满脸的严峻，挤过欢快地摇头晃脑演奏着西洋乐器的乐队，挤过官员和王爷们跪迎的队伍……

慈禧发现了他，等待着。在一段距离内，那官员跪下了，高高地捧着手中的书信。李莲英急奔过去，取过书信，捧向慈禧。慈禧忙不迭地展开书信，刚看一眼，手便哆嗦起来，书信从她手中滑落，李莲英一把捞了起来。

所有的大臣都见到了这景象，先是面面相觑，随后把目光全都看向慈禧。袁世凯尤其惊诧。

只见慈禧似乎是跌跌撞撞地朝车厢上奔，李莲英赶紧搀扶她登车而入。

是《李鸿章遗嘱》：

“伏念臣受知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痛。如今銮驾未归，根本至

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臣敢请太后皇上举行新政，再图自强。直隶乃诸疆之本，北洋乃臣所手创，臣荐袁世凯正式接任臣职，臣在九泉，庶无遗憾。”

车厢内，慈禧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她不知所措地，车厢外那欢快的音乐声她似乎再也没听到。

车厢外的音乐声好像是“无声”的了，但见乐手更加欢快地演奏着，而袁世凯等官员也不知所措。

李莲英冲到了车厢门口，吼着：“停！停！”

人们不知道他让什么“停”，但袁世凯明白了，他忽地起身，转身朝着乐队一摆手，“停！”

万籁俱寂。

袁世凯瞅着李莲英，李莲英朝他点点头。袁世凯小跑着过来，急匆匆登上车厢。

袁世凯发现慈禧面无表情地端坐车厢内，立刻跪倒在地。

就这么跪着，好久他才听到慈禧的声音，“李中堂过世了。”

袁世凯呆住了。

慈禧：“袁世凯，你记着，李中堂正式举荐了你……”

袁世凯不断地叩首，并发出“呜呜”的、压抑着的哭声。

慈禧仍是那静如止水的声音，“好好当你的差去吧！”

……

保定行在，入夜，袁世凯正等着李莲英。见杨士琦陪着李莲英进来，赶紧上前施礼。

袁世凯：“哎呀，李公公，劳驾劳驾……快，请坐。”

李莲英坐下，审视着坐在桌案另一侧的袁世凯，端起仆人刚刚上的茶盏不阴不阳地说：“袁大人好福相啊。”

袁世凯直来直去，“无人关照，福也是祸；有人关照，祸也是福。世凯新膺疆吏，还请李公公多多关照！”

李莲英茶盏一放，“痛快。说吧，要我关照什么？”

袁世凯：“世凯戎马半生，对宫里的事情，唉，两眼一抹黑呀。”

李莲英：“其实也没什么，宫里的事情，就是太后的事情，把太后的事情弄明白了，宫里的事情就都明白了。”

袁世凯：“所以要请李公公指教。”

李莲英：“好，我就告诉你一件天大的事情。”

俯头朝着袁世凯，袁世凯也俯头朝着李莲英。李莲英神秘地：“袁大人，我告诉你，这火车到达北京的时刻，后天下午两点，可是一分一秒也不能差！”

袁世凯惊道：“有这么严重？”

李莲英：“不明白不是？告诉你，这个回銮的日子和时刻，是太后谕令钦天监，千算万算，才算出来的好日子、好时辰！咱家太后信这个！这一路之上，她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嘱咐咱们，必须在这个日子、这个时辰到达永定门！袁大人，要紧，第一要紧啊！”

袁世凯神情也跟着紧张起来，忽然掏出怀表，“有劳李公公把这表跟太后的表核准一下。”

李莲英笑着接过表，说道：“这就对了！”

他从怀中掏出自己的怀表，“我这块怀表，跟太后的表那是分秒不差。”

两只手各一按开关，两只怀表的表盖全开了，李莲英瞅着两只表，“袁大人表上的时刻，跟太后表上的时刻，差了……哦，一分二十七秒。”

李莲英将两只表都递给袁世凯，调侃道：“袁大人是以太后的表为准呢，还是以袁大人的表为准呢？”

袁世凯赶紧对照着李莲英的表，认真地拨动自己的表，断然道：“当然是太后的表准。普天之下，只有太后的表是准的！”

拨好了，又将李莲英的表递过去。

李莲英接过表：“很好！袁大人这样想，必定前途无量！”

袁世凯掏出一个红封套，双手捧给李莲英。

李莲英：“袁大人，咱们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袁世凯：“世凯记住了公公的话！”

走出驿馆的李莲英借着驿馆透射出的灯光，从红封套里抽出了银票，不禁惊呼：“一万两呀！”

他赶紧捂住了嘴巴。

……

慈禧车厢内，阳光透过纱帘车窗，照射在床的纱帐上。

慈禧：“小李子。”

李莲英赶紧过来了，“太后，奴才伺候着呢。”

他说着，掀开了纱帐。阳光照射进去，躺在床上的慈禧眯着眼睛。忽然，她的眼睛现出吃惊的神色，伸出手来，前指着，“那是，那是怎么回事？”

她指向的，是衣架上的寿礼服。

第二十八章 忠臣·重臣·宠臣（二）

李莲英：“袁世凯说，这是他派人从宫里头，在八国联军的眼皮子底下，偷出来的。”

说着，李莲英已经把慈禧从床上扶起来，下了床。慈禧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走到礼服前，仔细地摸着，抚摸着，“真是的，真是我那件礼服……小李子，快帮我穿上……”

穿衣镜前，李莲英伺候慈禧穿着礼服，慈禧把金护指套在手指上。

她扭捏着自己，如少女般露出喜欢的神色。

慈禧：“这一年多闹的，我瘦多了，穿着都不合适了……”

李莲英：“合适合适，太后还是那么漂亮！”

……

火车头驾驶室，负责回銮列车驾驶的洋务官员杰多第正在蒸汽火车头上保养机器。

一警察踏上车头，“杰多第大人！袁大人请你立即去！”

杰多第用半生不熟的话说：“Yes，我就去。”

袁世凯驿馆，袁世凯把怀表交给洋务官员杰多第，“这块表你拿着，准时在下午两点到达永定门车站，一秒不能多，一秒不能少！”

杰多第：“一秒？大人，这办不到！差个一分钟左右还可以！”

袁世凯一指桌上的一张银票，“你看这是什么？”

杰多第拿起银票看一眼，那是大清一万两银子的银票。

袁世凯：“只要分秒不差，这一万两银子就是你的！多一秒，少一秒，这一万两银子就分文没有！”

袁世凯忽地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而且，我会撤你的差！”

蒸汽机车开动了。

破烂不堪的车厢摇晃着。袁世凯、杨士琦、西洋乐队，还有在保定上车的官员们都挤在里面。有的靠在麻袋上，有的坐在筐上，好像难民营。

一官员：“那狗日的盛宣怀，就只管太后，我们这里，狗窝都不如！”

一官员：“算啦，忍着点吧！反正一会儿也就到了。我说袁大人，你这西洋乐队，昨儿个演的曲子，咱们还没听完就停了。让他们再演一个如何呀？”

众官员：“对！给咱们来个好听的。”

袁世凯看了看杨士琦。

杨士琦朝乐队摆了一下手。

乐队演奏起来，是《马赛曲》。

列车行进着——在雄壮的《马赛曲》声中。

乐曲雄壮地结束了。

官员们文雅地拍着手。

一官员问袁世凯：“袁大人，这演奏的是什么曲子啊？”

袁世凯目视杨士琦。

杨士琦俯身悄声对袁世凯说：“这可说不得，这是《马赛曲》，法国共和革命后的国歌。”

袁世凯狠狠瞪了杨士琦一眼，立刻露出笑脸对众官员说：“哦，这是洋人的《春江花月夜》。”

一官员：“袁大人真懂洋务！”

众官员：“就是！就是！”

袁世凯掏出怀表看了一眼。

另一块怀表吊挂在杰多第头前，晃荡着。

司机：“杰大人，离永定门火车站还有十公里！”

杰多第抓住晃荡的怀表，看一眼，“慢一点！”

司机拉了一下刹把。

杰多第：“再快一点！”

司机推了一下刹把。

杰多第：“不行，还得慢点！”

司机：“杰大人！到底是快点还是慢点？”

杰多第一脑门子汗，“我也闹不准啦！”

慈禧面前，西洋钟的钟摆“嗒嗒”地摆动着。

慈禧紧张地不时盯着钟点。

火车正徐徐进站。

杰多第一只手扬着，一只手抓着怀表，眼睛死死地盯着。

忽然使劲将手势往下一压，司机死命地最后推上刹把。

列车停了。

在火车停下的一刹那，慈禧车厢内的西洋钟，冲出一只小鸟，欢快地叫了两声。

慈禧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正看着怀表的袁世凯也长长出了口气。

李莲英侍立着，等待慈禧下车。

慈禧端坐着，看着那只刚刚出笼的西洋钟小鸟，不禁眼圈一红，“咱回家了！”

二

颐和园，众臣朝仁寿殿趋步而行，颐和园虽经草草修缮，仍可看出战后十分败落的迹象。

众臣趋入仁寿殿北楹，排列两班。

慈禧、光绪升上御座，共一御案，慈禧坐东，光绪坐西，皆北面。慈禧已经换上了光鲜的衣服，但光绪仍是回銮途中的那身穿着。

众臣皆跪，高呼：“皇太后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都起来吧！”慈禧说完忽然又哭起来。

刚要起身的众臣只得再跪下，齐声道：“太后受惊，臣(奴才)罪该万死！”

慈禧收住哭泣，“你们起来，我不是怪罪你们。”

众臣起立，两旁候立。

慈禧侧首对着光绪说：“这一年多啊，咱娘儿俩九死一生，总算是回到了自个儿的家。”

光绪沉默着，点点头。

慈禧对群臣说：“可你们也看到了，咱这家成了什么样子！荣禄病了，这会儿不在。可在路上我就跟他说了，家败了，没什么，咱再把它建起来。怕就怕不长记性，挨了打，毁了家，可还是个败家子儿！”

说着，慈禧的语气转得温柔起来，“不过嘛，我和皇上这次回銮，还算得体面。这里头啊，你们都有功劳，袁世凯很卖力气，差事办得最好。我呢，就爱个脸面，谁要是给我长脸呢，我就喜欢谁；谁要是让我没脸，我就让谁没命！袁世凯，你过来。”

袁世凯赶紧跪在御前，“臣在！”

慈禧忽然瞅一眼光绪，光绪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

慈禧于是面向瞿鸿禨，“瞿鸿禨，你这就拟一道旨意，让袁世凯正式接了李鸿章的班吧！”

瞿鸿禨：“臣领旨！”

慈禧对袁世凯说：“袁世凯，这一回我也看出来了，你对洋务还是熟悉的。洋人逼着咱们把总署改成外务部，我虽是依了他们，可是……奕劻。”

奕劻：“奴才在。”

第二十八章 忠臣·重臣·宠臣（三）

慈禧忽然变成了怒声，“名字可以改，可我大清的尊严改不得！你可听明白了！”

奕劻不知慈禧为何发怒，还是赶紧应道：“奴才明、明白……”

慈禧厉声道：“你不明白！这次议和是你主持，可你让洋人逼得朝廷杀了那么多官员，赔了那么多银子，你说，你这个差事办得怎么样？”

奕劻汗流浹背，“嗵”地跪倒，“奴、奴才该死……”

慈禧断然喝道：“你早就该死！”

奕劻叩头不止，岑春煊嘴角有了微笑，其他大臣有些迷惑，但瞿鸿禨、袁世凯不动声色。

这么静场片刻，慈禧又说：“没有功劳，还算有点苦劳……这么着吧，外务部你就再管些日子。袁世凯……”

仍在跪着的袁世凯，“臣在。”

慈禧：“你帮着奕劻一块管。不过，这洋务嘛，事儿要办，可你们的一颗心，还是要向着咱大清。袁世凯，别弄颠倒了！”

袁世凯表决心似地说道：“太后就是大清，大清就是太后，微臣的一颗心，永远向着太后。”

慈禧对群臣说：“你们都听到了吧，这话，才对我的心思！”

他又对着奕劻、袁世凯说：“你们起来吧！”

奕劻、袁世凯起身，归位。

慈禧又问：“岑春煊来了吗？”

岑春煊出列跪奏：“臣在！”

“你起来，起来！”慈禧指着岑春煊对众大臣说，“你们还不认识他吧！”

忽然慈禧又哭出声来，群臣又要跪。慈禧一边抽泣着，一边摆着手，群臣跪也不是，不跪也不是，面面相觑在那里。

随着慈禧停住悲声，群臣慢慢归位。

慈禧：“我是想起了刚出京那会儿的事儿，给八国联军追着，我和皇上只能睡在破庙里，天天做噩梦！梦见联军正追杀我们娘儿俩，一宿给吓得惊醒好几回。那一回我是又给惊醒了。那都是深夜了，我就听到庙门外有一个声音说，‘太后毋惊，微臣在此护驾’！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慈禧忽然露出笑脸，指着岑春煊说：“就是他——岑春煊啊！你那时，还是陕西布政史吧？”

岑春煊：“是！”

慈禧对群臣说：“你们听到了吧？他一个管钱粮的官儿，远在大西北！可他奔波了几千里，找到我跟皇上，又是几千里地儿，一路护持我们娘儿俩到行在！我不是说你们不忠心，可岑春煊这份护主的心，你们谁都比不过！今儿个，我也不怕你们说我有私心——岑春煊！”

岑春煊：“臣在。”

慈禧：“你想要个什么差事，自个儿说。”

岑春煊：“臣什么都不要！”

慈禧：“岑春煊，这机会嘛，我可是给了你！”

岑春煊：“臣知道。今日我大清，百废待兴，急需整顿，整顿政务，整顿实业，尤其要整顿吏治。臣没别的本事，只想为太后当一条把门的恶狗！”

慈禧：“好一条恶狗！”

她忽然面向光绪，“我看皇上累了！”

光绪：“是，亲爸爸。”

慈禧对李莲英，“小李子，送皇上……”

她又对着光绪说：“皇上就别回瀛台了吧。”

光绪不领情，“儿臣在瀛台住惯了……”

慈禧亲切地说：“那也吃了再去吧……”

光绪仍不领情，“谢亲爸爸，儿臣不饿。”

……

光绪在前走着，李莲英在一侧稍靠后跟着。走过瀛台“断桥”，满目荒草展现眼前，光绪不禁停住脚步。

李莲英：“皇上，奴才过会儿再找人来，把院子收拾一下。”

光绪：“朕看不必收拾！别的地方，朕管不了。这儿，朕还能做点主。就留下这残败之迹，为我上下警惕之资。”

李莲英：“是。不过皇上身上这件小褂，还是让奴才孝敬一件新的吧。”

光绪又朝前走着，拨拉着已经半人高的荒草，“朕从陕西一路走来，这件小褂，好几个月没换洗过，它跟朕相依相伴，还是留个念性吧。”

这时，已走到了殿门前。光绪忽然转身，面向李莲英，“凡是跟朕患难与共的，朕就忘不了他！”

李莲英垂着头，不答腔，不看光绪，但轻轻地推开殿门，又立刻闪在一边。

殿内的御案上、墙上，到处都是西洋钟，而且已经擦得干干净净。钟声交响着，仿佛在召唤着什么。

光绪呆住了。他闭上眼睛，倾听了一忽儿，忽然睁眼，转向李莲英。

光绪有些感动地说：“李俺答(音‘安答’)。”

李莲英微微倾身道：“皇上歇着吧。”

……

御膳厅，坐在巨长餐桌主座上的慈禧，对坐在餐桌两侧的众臣说道：“你们都是陪着我回家的。既是回了家，一家人这顿团圆饭，总是要吃的。吃吧，吃吧！”

众臣：“谢太后赐膳！”

纷纷拿起了筷子。

慈禧：“要说呢，这是我赐膳给你们。”

众臣纷纷放下了筷子，聆听懿训。

慈禧：“其实呢，这御膳，都是你们千里迢迢送来的东西做的。”

她微微侧首问：“小德子，我没说错吧？”

小德子：“确是他们孝敬太后的。”

慈禧指指碗里的米饭，“这口粮是谁送来的？”

远远坐着的一个小官起立，“禀太后，是臣背来的。”

慈禧：“背来的？怎么不雇个车呀？”

那小官：“禀太后，整个县城的车，都让洋鬼子抢走了。微臣只好背。”

慈禧：“有多少里地呀？”

那小官：“一千一百里。”

静场。

慈禧：“小德子。”

小德子：“奴才在。”

慈禧：“记着，把我回銮时坐的那辆车赏给他。”

小德子：“是！”

慈禧对那小官说：“往后你再到北京，我准你坐我赏你的车子，进这紫禁城！”

那小官离席当地而跪，“微臣谢太后赐车！”

慈禧：“哎，这一说背粮食，吃饭倒成了忆苦。咱不说这个啦，要说，也说点子高兴的事儿。”

她忽然扑哧一笑，指着跟前的烧鸡，“听说这只鸡是个藩台给我抓来的，是哪一个呀？”

第二十八章 忠臣·重臣·宠臣（四）

一藩台站起来：“是微臣。”

慈禧：“你是怎么抓的？”

那藩台比划着一个张开双臂向前扑的模样，“就这样，臣向前一扑，结果，结果……”

慈禧很有兴趣地问：“结果怎么样呀？”

那藩台：“结果，臣吃了一嘴鸡屎。”

众臣哈哈大笑，没看到慈禧微微皱眉，但很快又是满脸的笑意，“既是这么着，这只鸡该赏给你吃！”

那藩台：“谢太后赐鸡！”

一太监将鸡端向那藩台。众臣羡慕地把眼睛跟着那只鸡走。那藩台离席，跪着，双手掌心向上，准备接鸡。

这时，慈禧微微侧了下头，小德子把耳朵贴过来，只听慈禧说道：“传御膳房，这辈子再不要给我做鸡吃！”

她面向桌案，又是满面笑容，忽然一指杰多第，“哎，你不是个洋人么？”

杰多第站起来道：“外臣杰多第，是袁世凯大人聘任的洋务官员，为太后驾驶火车。”

慈禧：“哦，那火车是你开的？”

杰多第：“是！”

慈禧：“奕劻，你现今还管着外部，你帮我记着，回头赏赐他一个双宝星的子爵！”

奕劻：“是！”

一听封爵，杰多第激动地离开餐桌时碰翻了凳子，像中国官员一样地跪倒在地，“谢太

后封爵！微臣誓死效忠大清，效忠太后！”

慈禧不禁站了起来，“你们听到了吧，洋人也会效忠我大清！袁世凯……”

袁世凯站起，“臣在！”

慈禧：“杰多第诰封子爵的仪式，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就在洋人的使馆区里搞。让洋人都看看，凡是帮我大清干活的洋人，我不会亏待他。”

袁世凯：“臣遵旨！”

慈禧还要说什么，忽然又是扑哧一笑，“你们瞧瞧，这开饭倒开成了御前会议。吃，都吃吧，吃吧……”

三

荣禄府邸，药锅在火炉上“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旁边的桌案上，至少有七八个药锅，有的已经喝光了，有的仍然满满的。

一把躺椅上，只见两只手托着荣禄的背部，使荣禄斜靠在那双手上。荣禄头上几乎没了头发，脸色蜡黄，淌着因疼痛而渗出的汗水；一个御医亲手端着一碗汤药，仍在往荣禄的嘴里灌着，荣禄艰难地喝着，汤水与汗水合流着往下淌，一个侍女在旁边不断地轻轻擦拭着。

荣禄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把已经含在嘴里的汤药喷了出去，然后还是咳嗽；这样他的身体前倾着，背后的那双手开始给他轻轻地捶着背……

他终于不再咳嗽，御医把汤药又送到他嘴边，他“咕咚咕咚”喝下去，在侍女再次给他擦拭着流淌的药水时，他已经靠在了躺椅上，眼睛朝上撩着他身后的那个人，嗓音嘶哑着、喘着气、艰难地说道：“慰亭，这不是……你干的活儿……”

袁世凯绕到荣禄面前，深情地说：“中堂，世凯知道这世界上有多种恩情，有父母之恩，作儿女的必须报答；有手足之情，做兄弟的可以偿还。可有一种恩情，无论做什么都难以为报，它比天高，比海深，那就是中堂对世凯的恩情。若不是中堂大人，小站，戊戌——世凯的脑袋已经掉了两回，哪里还有今日……”

他说着，竟是有些唏嘘。

荣禄听着的时候，便闭上了眼睛，好像累了。听到最后，他睁开了眼睛，嘴角竟是一丝嘲讽的笑，“感情…恩情…山啊…海啊……这是娘儿们说的话……”

袁世凯本来正在情感骚动中，听得此言一怔。

荣禄：“哪来的那么多情义哟……”

袁世凯露出满脸的委屈，“中堂不信世凯这颗心？”

荣禄：“我该信吗？”

袁世凯又是一怔。

荣禄戳着袁世凯肺窝子，“你这会儿想的，是赶紧改换门庭……”

袁世凯委屈地说：“中堂，世凯这次来京，哪儿也没去，先到中堂府上……”

荣禄打断了他：“那是你还不知道谁要接我的班！”

他又喃喃地说：“你也许知道，可还不托底儿，所以才来先敲我的门……”

袁世凯大声地说：“世凯可是中堂保荐的人……”

荣禄：“还有李中堂。”

袁世凯：“是。”

荣禄：“可你既不是李中堂的人，也不是我的人！”

袁世凯委屈地说：“那中堂说世凯是谁的人？”

荣禄沉吟着，“但愿你是朝廷的人……”

袁世凯委屈地说：“既然如此，中堂要改主意，还来得及……”

荣禄瞅着他说：“慰亭，你心里清楚，我不会改主意……太后也清楚：找个德才双全的

人，难啊，你，你是有才干的……”

忽然又咳嗽起来，袁世凯又要给荣禄捶背，但荣禄摆着手，制止着他。

袁世凯的眼里又有了泪光，“中堂，您快好起来吧，世凯永远跟着您……”

荣禄的咳声顿息，“去庆王府吧！”

袁世凯目光一闪，但立刻又是一副委屈模样，“中堂……”

荣禄摆着手，“去吧……”

袁世凯深深一躬，转身而行，忽然站住，并不转身，轻声但清晰地说：“真的会是庆王？”

他没马上听到回答，不禁慢慢转身，只见荣禄已经闭上了眼睛。

但他还是听到了荣禄的回答：“记住，庆王爱财！”

…… 瞿鸿禨府，岑春煊与瞿鸿禨已密谈多时了。

岑春煊：“你说太后心里头的魁阁会是奕劻？不！绝不可能！”

瞿鸿禨：“太后已经说出来了，说了两回。”

岑春煊：“说啦？什么时候说的？”

瞿鸿禨：“就在今日的御前会议和赏膳之时？”

岑春煊皱着眉头狠狠地想，还是摇摇头，“我没听见。”

瞿鸿禨：“你听见了。头一次，太后说，‘外务部还是你管着吧？那你就再管些日子。’‘先管着’，那往后呢？第二次，太后说，‘奕劻，你现今还管着外部’，这‘现今’二字，更是微言大义，里面有内容呀。这都明摆着，太后对奕劻还有后旨。”

第二十八章 忠臣·重臣·宠臣（五）

岑春煊：“倒真像有那么回事。可怎么会选奕劻，选谁都比他强。比如说小醇王，论亲戚，太后是他姨妈；论学问，奕劻那个糊涂蛋也比不了嘛！”

瞿鸿禨摇着头说：“载沣太年轻，太嫩，担任魁阁，本朝无此先例。”

岑春煊：“可太后常让他参加御前会议。”

瞿鸿禨：“那是为了历练他，眼下不会有别的意思。”

岑春煊：“那也不会是奕劻，这家伙太贪！”

瞿鸿禨一怔，“贪？这会是个问题吗？”

岑春煊也一怔，吼道：“怎么不是问题！除非太后让猪油糊了心，弄个大贪官担纲中枢魁阁，让洋人看咱这大清朝是个什么东西！”

听得岑春煊此言，瞿鸿禨赞赏地点了点头，“要是这么说，还算得个道理。要整肃吏治，搞不搞大动作，太后原是要看大局。”

他不禁沉吟着，“‘国破山河在，今后怎么办’？太后爱面子，最急的是咱大清有个新气象。”

他又面向岑春煊，“说不定太后真想来个年轻新面孔，给洋人个样子看。”

岑春煊：“这才在理嘛！”

但瞿鸿禨又沉吟了，“要是这么着，此事尚有机可乘。可突破口在哪儿呢？”

岑春煊：“我上个折子，太后一发怒，还不抄了奕劻的家！那时，什么证据都有了！”

瞿鸿禨又开始摇头了，“抓个小偷都没这么简单，何况是太后可能会用的中枢魁阁——这个‘可能’二字咱还丢不得！对这种人物，咱们或者干脆不理睬他；或者出手就治其死地，否则，打不死，倒打出仇恨来，咱们就没有善终了！”

岑春煊：“那你说，咱打还是不打？”

瞿鸿禨站起来溜达着，忽然停步，“打！”

他坐到桌前，望着岑春煊兴奋的脸，“仅以贪污论，咱打不死奕劻——他毕竟是皇家的

王爷——可只要抓住他贪污的确实证据，在目前情势下，太后就不会再考虑他出任魁阁，咱就算赢了这一局。这里的关键是：要出手必胜！”

岑春煊：“咱能吗？”

瞿鸿禨：“能！咱有‘杀手锏’！”

岑春煊疑惑地望着瞿鸿禨。

瞿鸿禨：“就是你呀——岑大人！”

岑春煊：“我？”

瞿鸿禨：“对！御前会议上，太后让你自选差事。这是亘古未有的荣宠！我看你可以要个差事了。”

岑春煊：“要哪个？”

瞿鸿禨：“巡抚广东。”

岑春煊：“为什么是广东？”

瞿鸿禨又站了起来，溜达着，“自我入主中枢，看到许多密档，发现与奕劻来往最为密切的，是广东海关总办周荣曜(音‘要’)；海关之差，隶属洋务，自太后西狩，洋务一直把持在奕劻手中。周荣曜本是巨贪，也有人举报，但所有举报都被奕劻压住，归诸密档，故而他人不知！”

岑春煊：“奕劻不拿周荣曜的银子，绝不会这样做。”

瞿鸿禨坐下来，直视着岑春煊的眼睛：“正是如此。但咱们需要他的确凿罪证。”

岑春煊：“我立刻就去广东！”

瞿鸿禨：“我立刻进宫请懿旨！”

四

两广总督衙门，夜空下，大门被敲得山响。

门人急报：“总督大人，新任广东巡抚岑春煊来了！”

正在闭幕养神的两广总督谭钟麟一下子睁开眼睛，惊道：“怎么这就来了？也没个招呼！快，快请他到客厅。”

他说着就往外走，但又停下，回头四处摸了一下，摸起一个眼镜，戴上。这才觉得眼前亮起来，又往外走。

客厅，谭钟麟拱手欢迎说：“哎呀，岑大人！欢迎之至啊！”

岑春煊唬着脸，也一拱手，“谭大人客气！”

二人落座，下人端上茶来。

谭钟麟：“岑大人怎么不给个招呼，我好派人迎接？”

岑春煊忽然拍案，“你一个总督，包庇巨贪周荣曜，可是死罪！”

谭钟麟大怒，也要拍案，但终于压住了火气，准备拍案的手端起茶盏，啜了一口，徐徐说道：“岑大人刚来，许多事情有所不知啊！”

岑春煊：“我是刚来！但太后要我整肃吏治，这就要拿他开刀！”

谭钟麟冷笑道：“岑大人，不是我小瞧你，你的刀恐怕不够快！”

岑春煊：“那咱们就试试！”

谭钟麟忍了忍，还是说道：“岑大人，这周荣曜原本是庆王府的包衣，是庆王爷特派到广东的海关洋务官员！”

岑春煊：“他若不是奕劻的人，我倒还没功夫理他！”

谭钟麟还是忍了，但话里已经带刺儿，“岑大人，你自是有人宠着，才敢说这话。”

岑春煊大言不惭，“你知道就好！本抚台此来，不但要招惹那奕劻，还要招惹一下总督大人你！”

谭钟麟：“你，你招惹我什么？”

岑春煊冷酷地说：“我要立刻上奏太后，先告你养痾遗患！”

谭钟麟终于忍无可忍，“啪”地拍案而起。但尚未说话，忽然眼镜受到震动，掉在大理石桌面上，登时碎裂。谭钟麟更加怒不可遏地抓起眼镜，但上面没有镜片，戴上，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他指着岑春煊吼道：“好啊！你...你...”

因为看不见，他竟然指错了方向。

岑春煊：“看来总督大人的眼睛瞎了，所以才养痾遗患呀！”

谭钟麟仍然瞎指着说：“我毕竟是总督！你不要欺人太甚！”

“总督？”岑春煊一阵冷笑，“朝廷官制，总督巡抚不过同城办公，没大没小，皆可专折言事！”

“谭大人，你就等着听参吧！”他说着起身，拂袖而去。

谭钟麟气得浑身哆嗦，一边摸索着朝室内走，一边对身边人说：“快！快写折子给太后！要是让他参在前头，我就完啦！”

.....

广东巡抚衙门公堂，一群商人齐声喊着：“广东米商拜见岑大人！”

第二十八章 忠臣·重臣·宠臣（五）

岑春煊高坐抚台，旁边有一记录的书办。左右有两排衙役，堂下跪着一群商人，两旁设有座位。

岑春煊：“都起来吧。”

群商不起，中间一商人双手托起一呈文，“禀抚台大人，广东米商为海关总办周荣曜陈情，请抚台大人格外开恩。”

那书办起身走过来，将呈文取过，捧给岑春煊。

岑春煊翻动着如奏折一般的呈文，“消息是真快呀！是谭大人要你们来的？还是.....”

赫然见呈文中夹着一张四十万两的银票，岑春煊看着那张银票，不动声色地沉吟着。

众米商也紧张地看着岑春煊的表情。

岑春煊把呈文一合，众米商长长舒了一口气。

岑春煊对衙役们道：“你们都出去，把门关上！”

众衙役露出嘲讽颜色，眨巴着眼睛，退了出去，最后一个衙役关上了门。

岑春煊拿着呈文走下抚台座位，在两旁的米商们面前，来回踱着脚步。众米商的眼睛跟着他的脚步，不知他意欲何为。

岑春煊忽然微笑了，“起来，都起来，两旁赐坐。”

众米商：“谢抚台大人！”

他的这一次的声音底气足多了，纷纷起立，坐在了两旁。

岑春煊溜达着摇晃着手中的呈文，“四十万两银子.....老实跟你们说，本抚台还真没见过这么多银子！”

一米商：“这是‘公’礼，大人受之无愧。”

岑春煊假装高兴地说：“‘公礼’，嗯，说得好，本抚台是朝廷的人，自然受的是‘公礼’，‘私礼’是不受的。”

他沉吟着但清晰地问：“不知周荣曜拿过你们多少‘公礼’？”

米商们不答。

岑春煊瞅着米商们，“看来这是你们的秘密.....”

米商们还是不说话。

岑春煊又笑了，“好吧好吧.....看茶！”

侍从们端着茶盘出来，将茶放在米商们的桌案上。米商们互相瞅了一眼，有的轻松地端

起了茶盏。

岑春煊已经走上抚台，忽然惊堂木一拍，“可本抚台还是要查办周荣曜！”

有米商的茶盏落在了地上，“啪”地摔碎了。

一米商离席跪在岑春煊面前，“大人，查不得呀！”

岑春煊故意怒道：“本抚台一定要知道他拿了多少！”

那米商：“大人，周大人是拿得多些，可抚台大人只要长在广东，小人们的孝敬会更多。”

岑春煊作出贪得无厌的样子，“到底多少？”

那跪着的米商左右看了看，见众米商都点了点了，说道：“大人可知道周大人的绰号？”

他明知岑春煊不知道，卖了关子后接着说下去：“‘周半城’！就是说他的家产抵得过半个广州城！”

岑春煊作出很羡慕的样子，“嗯，说下去，说下去……”

那米商：“大人有所不知，广东人爱吃米，大米的进出口生意就兴隆。可进口出口，都要通过海关，其实就是通过周荣曜大人这一关！若是不给他送‘公礼’——”

说着，他瞅一眼左右的同行们。

一米商：“他就说小人们的大米里有虫子！”

岑春煊惊奇地问道：“虫子？”

另一米商：“说小人们的大米里有毛毛虫，线虫，长虫，还有肚子里的蛔虫！有一回他把小人的一船米都倒进珠江里，逼得小人一家差点自杀……过了好几年才缓过来呀，大人！”

他说着，竟是泪流满面。

满堂寂然。

岑春煊对书办，“让他们按手印！”

书办一招手，一个衙役从后堂出来了，二人拿起记录和红印泥盒子，走到跪着的米商前。

那米商叫着，“这是做什么呀大人……”

那衙役不由分说，抄起他的手，在印泥上一按，再按在记录纸上。然后朝左右的米商挨个走过去……

众米商汹嚷起来：

“大人，您不能这么做呀……”

“周荣曜知道了，小人们就死定了！”

“大人这不是害小人吗……”

在汹嚷中，岑春煊把那张银票朝跪着的米商抛了下去，“查办了周荣曜，本抚台奏陈太后，给你们派个不要钱的好官儿来！”

众米商更加汹嚷起来，一些按了手印的米商跪爬了过来：

“大人，哪有不要钱的官儿嘛……”

“大人，小人们好不容易喂饱了‘周半城’，再弄个新官儿来，小人们还得从头喂呀！”

“大人，钱要多了，小人们死定了；可不要钱的官儿天天找茬整我们，小人们更加死定了！”

所有的米商都按完了手印，都跪了过来。而书办将印满红手印的记录呈给了岑春煊，岑春煊拿过来瞅着，忽然转身就走。

衙役一声吼：“退堂！”

众米商哭喊了起来：“大人啊！”

……

半夜，周荣曜府，火把映照着岑春煊的面孔，岑春煊命令道：“给我搜！只要有根人毛，就给我揪出来！”

火把在偌大的周府中四散而去。

各房中的周荣曜家人及侍仆侍女，被如狼似虎的粤勇吆喝着、推搡着，押到岑春煊面前。

同时，一个个粤勇队官向岑春煊报告着：

“抚台大人，南厢房没有！”

“抚台大人，北厢房没有！”

“抚台大人，没有！”

“没有！”

岑春煊走到周的家人面前，“说，周荣曜在什么地方？！”

没人搭理他。

岑春煊走到一个管家模样的人面前，“你是周家什么人？”

那人：“大管家。”

岑春煊：“那你说！你一定知道。”

管家嘿嘿一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说！”

岑春煊扬起了手，“你个狗……”

他的手忽然停在半空，眼珠一转，手放了下来，“来人！”

士兵们一声吼：“在！”

岑春煊：“封锁所有沿江口岸！”

第三十一章 废科举（一）

一

天津总督府，女学馆，

一张男人裸体挂图在前面，袁世凯府上的家庭教师周砥正在讲授：“今天的课是素描，先要知道人体透视。西洋绘画与我中华水墨画大不相同，讲究的是比例和透视。大家看……”

忽然有“水”冲挂图射来，原是一个五岁的男孩正站在桌上，举着“小鸡”向前尿尿。女馆中坐着袁世凯的姨太太们和各自的儿女们，看得出是每一个母亲与自己的儿女坐在一堆儿，有的在喂奶，有的在揩屎，乱作一团。每堆人前有一画板，上面画的都是那挂图上最显眼的部分。

周砥对那男孩说：“小九，下去！别捣乱！”

沈玉英一把抱过小九，“呦，干吗这么厉害呀！你那图上不过是个假的，咱家小九给你亮个真家伙，也是示范嘛！”

周砥脸红道，“你，这是课堂，怎可胡说？”

沈玉英：“倒不知是哪个胡说？老爷让你讲学，你弄个这家伙挂在这儿，成何体统嘛！”

周砥：“袁大人要我讲授新学，且从基础讲起，自然是算学、洋文、西洋图画学都要讲的。”

沈玉英：“那还是我给你讲讲吧！”

她环顾着姨太太们，“咱们都是见过真家伙的，倒比咱这周先生还懂得多吧！”

众姨太太：“就是：这男人的身体，还用得着你讲？”

周砥满脸通红，正要发作，只听一声咳嗽，袁世凯背着手走了进来。

众姨太太都站起来“老爷！”

周砥：“袁大人！”

袁世凯瞅一眼挂图，慢慢踱着步子，看姨太太们的图画。看到一张张“器官图”，俱拿下来，撕扯了，或者一团，扔在地上。

待转回讲台上，袁世凯威严地站立着，像在军前训话：“都给我听着！”

姨太太们机灵一下，笔挺条直，儿女们牵着她们的衣襟，躲在身后。

袁世凯：“不要以为你们是我的家人，就为所欲为。这里是学堂，不是上床！咳！你们都要好好学！账房！”

账房先生应声而入：“老爷！”

袁世凯：“从今天起，府上女馆学分五等，每个学期学成第一等的，奖励五百两银子；四等，四百两；三等三百两；四等二……四等没银子；五等更没有！学分评定，以周砥先生一言为准；凡不及格者，向我报告，我要军法从事！可记住了？”

账房先生：“记住了！”

袁世凯对沈玉英说：“你是她们的老大，你要带头。”

沈玉英一个媚眼飞过去，“是。”

袁世凯假装没看见，对众姨太太，“今天我就给你们改个名字：英儿，你，以后就叫新学；你，就叫志学；你，叫勤学；你，叫勉学，勉学懂吗，要常勉励自己学习；你，就叫潜学，潜学嘛，就要潜下心来；还有你，哦，就叫不能不学，哦不好，这不叫个名字嘛，嗯，就叫常学！都听清楚了吗？”

众姨太太像军人一样答道：“听清楚了！”

袁世凯：“按刚才周先生教你们的，先画着！不准胡来！”

众姨太太：“是！”

袁世凯转对周砥，“周先生，请借一步说话。”

二人在走廊中走着。

袁世凯：“周先生，我的意思呢——您看我说得对不对啊——那玩意儿就别让她们画了。”

周砥：“既是新学，西洋绘画课程总是要有的。”

袁世凯：“西洋画也好，中国画也好，当不了饭吃，她们也不是画画的材料，还是取消的好。我的意思呢，嗯，教她们一些实用的东西：像家政、女红、识文断字，算学也可以，让她们花起钱来也有个数。您说呢周先生？”

周砥赌气地说：“都是袁大人的姨太太，袁大人说教什么就教什么！”

袁世凯站住了，亲切地看着周砥，“让周先生大材小用了。”

周砥见袁世凯看着她，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那倒也不是……”

袁世凯：“我看这样吧周先生，太后要我在天津兴办女学，学校嘛，倒是建了，本总督兼任校董。可光杆司令一个，玩儿不转呀！周先生可否带个头，来我女子公学任教如何？”

周砥：“袁大人，我不成。”

袁世凯：“总强于教我这帮姨太太吧？”

周砥微微摇头，“各位太太虽是难缠，府上却是‘内馆’。我一个女子，到公学里抛头露面……袁大人，还请见谅！”

袁世凯大失所望，“原来如此。那，周先生请回，我另想办法。”

……

天津女子公学礼堂，一个老仆模样的人正举着喇叭筒子在高喊着：

“各位津门老乡，总办急聘同行；高才来校任教，报酬尽可商量。”

礼堂前方，高悬一横幅：天津女子公学堂招聘教席。横幅下的条案前，总办吕碧城端坐着，桌案上有她的身份名字。她的桌案两侧是两条长桌案，上面有“算学科”、“文学科”、“外

国文科”、“畜牧学科”、“工学科”、“美术科”、“医学科”、“体育科”、“商务科”、“司法科”等各种新学科目的牌子，牌前各有咨询员一人，解答应聘者各种问题。每一桌前，都有各色人等在瞧热闹。

在畜牧学科前，咨询员问：“老先生为何想任畜牧学教席呀？”

老先生：“命运不济呀！没饭吃啦，找个活儿。”

第三十一章 废科举（二）

咨询员问：“先生是自学的畜牧学？”

老先生：“那倒没有。然畜牧者，顾名思义，一个是在家里养鸡养猪，一个是到野外牧马放羊。小时候，这些活计老夫都干过——鸡鸭鱼肉也都吃过，肚子里的这些下水足够教畜牧学啦。”

围观者起哄大笑。

在医学科前，一游医模样的人唬着脸，“你说我不够格？”

咨询员：“先生会的都是拔罐子、刮痧那一套，新医学是西医之学。”

那游医：“不就是掏心掏肝、大卸八块吗！给我把刀，我也会！”

在司法科前，一滚刀肉模样的人，“你这司法科，我教定了！”

咨询员：“先生是卖肉的，教学司法，却是不妥。”

滚刀肉：“怎么不妥？我肉铺前的警察，成天在我那里割两斤肉，从不给钱！等我教出的学生当上法官，我让她先把那黑狗子判个死罪！老子亲赴刑场执刑！”

说着，他眯着一双肉眼，手指呈八字枪状，朝着咨询员“啪啪”地“射击”。

咨询员吓得离席而避，滚刀肉竟是兴起，追着咨询员“啪啪”不休。

礼堂内大乱，哄声更响，有鼓掌的，有喊口号的。孩子们跟着滚刀肉一起追着“啪啪”。

吕碧城忽地站起，喝道：“成何体统？”

……

一队女性，身披绶带，花枝招展，款款前行，队伍一侧有个敲锣的小厮。队伍后面是辆封闭的马车，车厢像个集装箱，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跟着车。

人们终于看清，这支队伍是袁世凯的十三位姨太太，她们身上的绶带正是袁世凯给她们各自起的名字“新学”、“常学”等等。“新学”沈玉英走在最前面。她们一扭一扭的，很是诱人，却都有很庄严的模样。

观者如潮，哄声不断，小孩子们追跟着，并学着那扭捏的姿态。

忽然，车厢的帘子里探出一个小脑袋，“放我出去！”

车旁的管家：“进去！进去！”

那小脑袋：“我要撒尿！”

车厢里孩子声响成一片，“我撒尿！我也撒尿……”

那管家：“没看你们的妈正干正事？先憋着！”

两旁店铺的人都出来瞧，路过天津的举子们也看到了这场景。

举子们互相使了个眼色。

二

姨太太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天津女子公学礼堂。现在，车厢里的孩子们也出来了，跟着母亲们的队伍，大大小小、高矮不一，在后面走着。孩子们试图迈整齐的步伐，但无论如何整齐不得。

一声锣响，一个声音：“立定！”

队伍停下了，礼堂安静极了，滚刀肉们都瞪大了眼睛。

吕碧城离开座位，走了过来。

沈玉英：“哎呀师姐，日本女子师范学堂毕业生十三妹全数向你报到！”

吕碧城疑惑着，“你...你们.....”

沈玉英赶紧给吕碧城一个示意的眼色，但那眼色怎么看都像一个媚眼，“总办先生，我们十三妹还带来了一批新学学生！”

管家一个手势，那帮孩子吼道：“我们要上新学堂！”

趁着人们注意那帮孩子，沈玉英凑到吕碧城耳畔，小声说：“是袁大人派我们来的！”

吕碧城恍然大悟，立刻高声道：“十三妹别来无恙？我一直在盼着你们呢！你们来了，我天津新学堂就有希望了！”

一阵稀稀松松的文雅的掌声传来，只见举子们拍着巴掌文雅地走了进来。

一举子：“群芳毕至，新学生辉呀！”

一举子：“原以为新学不过科举骥尾，如今看来，倒是‘莺歌燕舞秋色爽，红杏枝头春意闹’呀！”

一举子：“我等满腹经纶，若是失去这大好时机，岂非白来世上一遭！”

众举子：“正是正是！”

众举子拱手：“总办先生请了！”

吕碧城喜道：“诸位先生是来应聘的？”

一举子：“正是来应聘教席。”

吕碧城：“请问先生高学何处？”

那举子：“高学？那自然是科举为最，程朱为高。鄙人先祖乃宋之程颢，总办先生觉得高也不高呀？”

吕碧城：“先生请了。我这里乃新学堂，不教科举之学的。”

那举子：“岂有此理！新学何哉？雕虫小技罢了！怎比得我煌煌四书之学，浩浩五经之理？荒唐！荒唐！”

吕碧城：“先生且请自去‘煌煌’‘浩浩’，我这里容不下先生大才。”

又一举子上前一步，嘻皮笑脸说道：“哎呀总办先生，我这位年兄不识抬举，请先生不必跟他一般见识。”

吕碧城：“那请问先生您高学哪一科？”

那举子：“总办先生要哪一科鄙人就有哪一科。”

吕碧城：“那先生是全才啦？”

那举子：“原本无甚大才，满腹经纶，全靠红袖添香。如今这天津女学，桃花红，枣花香，梨花白，荷花肥，我那几个贱妾无一比得了。”

他说着，满脸的遗憾之色，摇着头，“比不了，比不了！总办先生有容乃大，就请给小生一个教席之位吧。”

吕碧城尚未讲话，一举子抚掌说道：“哎呀年兄，阅尽人间春色，抱负不凡，端的不凡呀！只是满园春色一人享，何其不公乃尔！此校既是女子公学，年兄我跟你商量商量，干脆办成妓馆，也好合其‘公学’至公之正意。”

说着，真跟那举子商量起来，“年兄以为如何呀？”

第三十一章 废科举（三）

那举子假意沉吟，然后道：“也罢！愚兄我就一秉大公了吧！”

沈玉英一忍再忍，终于忍无可忍，吼道：“你放屁！”

那举子：“哎呀，这位乃十三妹之首吧？虽说徐娘半老，却是风姿犹在，有味道，有味道！就请你当这妓馆老鸨如何？”

沈玉英原形毕露，吼道：“敢拿老娘打牙祭，瞎了你们的狗眼！”

说着，她一扭身，抄起一板凳，朝那举子砸去，那举子立刻栽倒。

一举子：“诸位年兄！管不了许多啦！”

众举子一拥而上，各抄家伙。姨太太们也抄起家伙，双方混战起来。围观者和咨询员们也俱加入，因女性居多，自然动嘴啃咬的也有，揪头发的也有，专踢裤裆的也有，打得煞是热闹。

这时，一顶八人抬的绿呢大轿到来，轿帘一掀，身穿官服的天津盐运使严凤笙走出来。

吕碧城惊呼：“舅舅！”

严凤笙不理她，进门便朝着正混战的人们不断拱手：“诸位父老乡亲，都是本官管教不严，惹出如此大祸。”

一桌板拍过来，正拍在他头上。他脑袋晃了晃，竟是无恙。继续拱手道：“诸位诸位，看在本官面上，大家不要打了吧！”

吕碧城喊道：“舅舅！总要有个是非！”

严凤笙眼睛一瞪：“是非？本就是旧学是，新学非——都是你干的好事！”

吕碧城：“舅舅！那你送我出国留学，所为何事？”

严凤笙：“让你嫁个好人家，也对得起你早亡的先慈！”

吕碧城：“舅舅！”

严凤笙：“还敢跟我犟嘴！跟我回家！”

说着，他强拉吕碧城的手，朝门口就走。

一声喝呼传来：“总督大人到！”

袁世凯出现在门口。

众人大惊，全都住手，呆在当地。

“老爷！”姨太太们趋步上前，排成一列，施家礼。个个蓬乱的头发，撕扯不堪的衣服，脸上俱有血痕，但都是邀功请赏的表情。

袁世凯对身旁的账房先生吩咐：“回去重重有赏！”

言罢，赵秉钧、杨士琦跟随着，袁世凯朝礼堂内走去。

警察进入礼堂，呈包围状，站立四周。

赵秉钧拿一把倒地的椅子，在地上踱一下，以示尚未散架，放好。杨士琦扶起一张桌子，摆在椅子前。袁世凯坐下了。

严凤笙先趋步上前，跪道：“天津盐运使严凤笙叩见总督大人！”

袁世凯睬也不睬，只对吕碧城说话，“遁夫先生，闹事者何人？”

“禀大人！”吕碧城一指那些举子，“这些先生，不知为何偏与我新学为难！”

一举子昂然而前，朝袁世凯拱手，“袁大人！”

众举子俱拱手：“袁大人！”

袁世凯慢悠悠地说：“诸位何方神圣呀？”

一举子昂然道：“我等偶游津门，即将入京殿试，乃天子门生是也！”

袁世凯：“天子门生？诸位可知‘斯文扫地’何意呀？”

一举子：“人心不古，津门为最！纲常所在，断不能容——斯文也就顾不得了！”

赵秉钧喝道：“大胆！就凭你们扰我津门治安，就得蹲大牢！”

袁世凯一扬手，止住赵秉钧，“蹲大牢就免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嘛！”

对众举子：“念你等乃斯文之人，来人呀！”

众警察：“在！”

袁世凯：“打人留点脸，扒开裤子，各打二十警棍！”

“是！”众警察上前执行命令。

众举子呼喊：“我等乃天子门生！你不能打我们！”

声音渐息，已被推搡出去。

这时，严凤笙已经开始发抖了。

袁世凯问道：“严大人病了么？”

严凤笙抖着，“没，没病！”

袁世凯：“没病不在官衙，到此何干呀？”

严凤笙：“属下是来叫我的外甥女回家的。”

袁世凯：“哪个是你的外甥女呀？”

严凤笙一指吕碧城，“就是她！”

袁世凯：“却是为何呀？”

严凤笙：“她，一个女人家……”

袁世凯：“不错不错，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办新学，严大人看着不舒服是吧？”

严凤笙不语。

袁世凯：“那好吧，你就回家吧！”

“多谢袁大人！”严凤笙起身欲行。

袁世凯：“站住！”

严凤笙：“大人不是让属下回家么？”

袁世凯拍案，“我要让你‘回老家’！来人！”

警察们：“在！”

袁世凯：“严凤笙身为大清官吏，不遵法纪，扰乱学堂，给我绑起来，推出去斩首！”

警察们：“是！”

吕碧城：“大人且慢！”

袁世凯面向吕碧城，“遁夫先生有话说？”

吕碧城：“大人！我这舅舅是做得不对。可碧城自小父母双亡，是舅父大人把我养大，我的学业也在舅舅督导下完成。请总督大人看在碧城面上，饶他一次吧！”

严凤笙“噔”地跪倒，“请总督大人开恩！”

袁世凯不理他，仍对着吕碧城说话，“遁夫先生要我饶了他？”

吕碧城：“请大人网开一面！”

袁世凯：“网开一面？嗯，说得好！”

他转向严凤笙，“本总督看在你外甥女份上，对你网开一面！可死罪免了，活罪难饶。一年之内，天津盐运的事情你不必管了，我命你协助你的外甥女把天津女学办好！”

严凤笙面有难色，“这个……”

第三十一章 废科举（四）

袁世凯：“怎么？你以为你是大清官员，又是遁夫先生的舅舅，给外甥女‘打下手’没面子是吧？可本总督按照遁夫先生的意思，只能网开一面，你若是不能成为你外甥女的好助手，就一定要成为我的刀下鬼，要死要活，你看着办吧！”

“我要活，我要活！”严凤笙说着，立刻起来收拾桌椅。

袁世凯面向吕碧城，亲切地说道：“遁夫先生，你看这样处置是否妥当？”

吕碧城感动地说：“多谢总督大人！”

三

天津火车站月台，西洋乐队的《友谊之歌》已经演奏到结尾，袁世凯率百官迎在一车厢前。

只听里面传出张之洞的声音：“我说慰亭，你就别这么多花样啦！上来吧！”

满头白发，张之洞明显地老了。他大咧咧地斜靠在车厢内的沙发上，“慰亭呀，不是我给你面子，太后忽发懿旨，要之洞进京。不敢耽搁呀。”

袁世凯倾身坐在沙发上，满脸的尊敬，“定是天大的事情，非香帅一言，莫可定夺。香帅以为会是什么事情呢？”

张之洞：“怕是废科举之事。”

袁世凯立刻从眼前摆着的洋水果盘子里拿起一个橘子，几乎是捧递上去的，“这就好，这就好了！请香帅奏陈太后：立停科举。”

张之洞接过橘子，在鼻子前嗅着，“难啊慰亭，年前你我联袂奏请递减科举，为期十年，太后准了！自那以后，这才过去一年，总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

袁世凯急道：“不砸脚，那就得砸锅！”

张之洞一怔，慢慢剥着橘子的皮。

“我说的是新政这口锅。”袁世凯诚恳地说，“香帅，我跟你说老实话，太后亲莅津门视察，那是多大的荣宠。可我请太后为天津劝工陈列所剪彩。太后没剪，说等我做出那些个洋玩意儿，再把彩儿给我补上！可哪里做得出来嘛！没人才啊！仔细一想，拦路虎就是这科举制度！”

张之洞把一瓣橘子送到了嘴里：“嗯，嗯，慰亭，你这橘子的味道不错，也是洋玩意儿吧？你刚才说什么？拦路虎？谁是拦路虎？”

袁世凯一怔：“哎呀我的香帅，您老装什么糊涂嘛！您看啊，西洋实业日新月异，靠的就是人才。人家搞实业，靠的是电力，不光有火力发电站，还有水利发电站。香帅坐的这蒸汽火车也是人家发明制造的，美国甚至能让这火车在地底下飞跑；还有电报、无线电、X光机……那天看《申报》，好家伙，人家那农作物，用电灯照着长，缺水就用机器浇灌……”

张之洞早已惊奇地瞅着袁世凯，“慰亭，实业大专家啊……”

袁世凯：“哎呀香帅，您是我大清洋务的老前辈，我袁世凯才干了几天？您看啊，我刚才说的这些，全是人家的东西，咱自个儿一点没有！想引进，那好，连人才也得花钱买！咱们的人呢？科举科举，全都读书做官去了，没一个干实事的！香帅，读书做官的人咱有的是，就缺读书做事的！香帅——这科举牢笼人才呀！”

张之洞又开始吃橘子了：“牢笼？我没坐过牢呀……”

袁世凯又是一怔，终于明白张之洞为何这么阴阳怪气了，不禁有气，“不错，您张香帅岂能把科举当牢笼！您是太后钦点的探花，科举对您来说，那是香饽饽，热馒头，珍馐美味！”

张之洞笑了，“你急什么？科举是什么东西，我不比你清楚……”

话一出口，已经知道又错了，但已经收不住。袁世凯果然冷笑道：“当然。我袁世凯是什么人，连个秀才出身都没有，哪里配谈科举……”

张之洞：“好啦好啦。慰亭啊，我是说，你想立废科举，直接上折子就是。哦，你的折子都写好了吧？拿出来，交给我，太后若是问到我，我帮你说话。这总成了吧？”

袁世凯的气消了，诚恳地说：“香帅，这折子得您来写，您来上。我没有科举功名……”

张之洞：“又来了不是！我一时口误，你要记我一辈子呀！”

袁世凯诚恳地说：“我是说真的，我没有科举功名，要立废科举，人家会说我有私心；您是大儒，这话您来说，那才真有说服力！”

车厢外有了声音：“香帅，水加满了，火车可以启动了。”

袁世凯：“再等等！”

张之洞对着车厢外：“准备开车吧！”

袁世凯：“香帅！”

张之洞笑了：“慰亭若是不放心，跟我同车赴京如何啊？”

袁世凯瞅着张之洞，深深一躬，“拜托了！”

……

颐和园，乐寿堂，传出老人的呜咽之声，如泣如诉。只见珠帘微动，影影绰绰，映出两个老人，一个满头白发，一个满头黑发，隔着珠帘，似乎正在边说边垂泪的样子。

瞿鸿禨捧着高高一叠折子，急急地走过来。刚要掀开珠帘，李莲英闪出来，“嘘”了一声便站了开去。瞿鸿禨赶紧退到李莲英那边。

瞿鸿禨小声问：“是张之洞大人？”

李莲英点点头，“正哭着呢。”

瞿鸿禨喃喃自语：“自钦点探花，已是多年没见了。”

他朝前踱了几步，背对着李莲英，脱口成诗：“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

第三十一章 废科举（五）

他转向李莲英，“甲午、戊戌、庚子、回銮，多少沧桑，岂能无感？”

乐寿堂内，

慈禧拭了一下眼泪，把手中的帕子递给张之洞。张之洞哪里敢用，捧着帕子，一种十分激动的样子，白胡子颤抖着。

慈禧：“好啦好啦。我这刚好了，你却又来了。”

张之洞哽咽着：“臣见太后安康如昨，心中高兴……”

慈禧：“我是硬挺着。我呀，这话也就跟你说：真想把这一摊子烂事儿呀，都交出去。像那乡下的老人，糊里糊涂的，快快乐乐的。可我哪敢呀？”

张之洞：“可是不能。许多事情，倘无太后乾纲独断，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慈禧：“有些个事情呀，好断。比如那年点你的探花——那年你多大？”

张之洞：“臣当年二十六岁。”

慈禧：“就是嘛，当年有人说，你年纪过轻，一下子进了一甲，怕是有人不服。我说呀，年轻怕什么，又不是选寿星佬儿！这就把案子断了，这个好断。”

张之洞：“太后宏恩，臣感铭终身。”

慈禧：“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呀，有些个事情，我也有些糊涂了。以往呀，人们背地里说我跋扈，我听着高兴。虽说‘跋扈’不是个好词儿，可连着血性，说明我呀，还不老！可今儿呢，就是李莲英都常说，‘老佛爷的脾气好着哩’，这可真是个好‘么’？”

张之洞偷换概念，“只要太后好，就是我大清的福气。”

慈禧：“这次召你来，又是个难断的案子。要说呢，这科举呀，并非只关我大清的事儿，往远里说，有一千多年啦。你呢，也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体’呀，‘用’呀的，这些个日子，老是在我这脑子里边翻饼烙饼，还真是没个决断啦。”

张之洞：“臣虽然也在想这件事儿，却是没有太后想得深。臣只是觉得，是到了考察一下新学的时候啦。”

慈禧：“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叫奕劻选些新学种子，也来试吧试吧。”

说着，她竟沉吟起来，“只是，有一件事，我到今几个，还是下不了狠心。”

四

保和殿，

金邦平、唐宝锷、曹汝霖、陆宗輿等十四名留学生，在太监的引导下，分两路趋步而入。看到一太监捧旨在前，立刻跪听。

太监宣旨：“太后懿旨，殿试两场：第一场，就所习学科命题；第二场，试中国文、外

国文。”

留学生们起立，太监引导至保和殿里已经一字排好十四张桌椅落座。只见每张桌案上文房四宝、角尺圆规等俱全。

忽然天昏地暗，保和殿内顿时黑起来。

李莲英从珠帘后急急跑到殿门口，朝外瞅了一眼，喊道：“掌灯！”

保和殿门关闭，灯亮了，好像菩萨现身，慈禧的影子从珠帘后映出。

留学生们立刻离坐跪倒，“给太后请安！”

慈禧的声音：“你们都要好好考，别辜负我的一片心。”

……

国子监门前，风雨如磐。

除了已经见过的举子们，三百多人在门前庄严地长跪着。风刮着他们的儒冠，飘带飞扬着；雨打着他们的身体，好像打在雕像身上。〔JP〕

旁边有一临时搭起的席棚，一口偌大的黑铁锅下，柴火熊熊燃烧着。锅灶旁有一方台，上面是大碗的粥和各种小点心。

长跪的举子们面前，学部尚书朝着他们在风雨中喊着：“此次殿试，俱乃新学命题，法学啦，医学啦，农学啦，工学啦，你们没学过，怎么试呀？试不得嘛！这是皇太后的懿旨，也是她老人家对你们的关怀，非是我学部为难你们！”

雨盖护着盘子里的大碗粥和小点心，端了过来。学部尚书端起一碗粥，送到一老举子面前：“我说您老，您就吃点喝点吧！绝食总不是办法！”

老举子一动不动，但声嘶力竭地喊：“我等并非反对新学，可我大清不能废了旧学啊！”

学部尚书：“没人说要废旧学嘛！”

但那老举子不再理他。

学部尚书又把粥端到另一举子脸前：“我说您老，您就带头吃点好不好？”

那举子也是一动不动。

学部尚书端着碗跑到队伍前面：“我说你们何其倔强乃尔？我，我学部向你们保证，皇太后不会就这么扔下你们不管！新学殿试之后，科举制艺之学试也不试，一定还有后旨！”

他朝前举起那个大碗，“你们就吃一口吧！我求求你们啦！”

但他的面前，好像不再是活人，而是有千年历史的科举墓碑。

……

保和殿内，入夜，灯光下，留学生们仍在考试。

殿门开了一条缝，浑身精湿的瞿鸿禨轻轻闪进来。

李莲英从珠帘内出来，溜着边，急急过来。瞿鸿禨同他附耳说了点什么。

李莲英再溜着边，急急入珠帘后，在慈禧近前说了句什么。

只见慈禧忽地站立起来。

她似乎也说了句什么。

李莲英有答应的样子。

……

风雨中，火车呼啸着进京。雨打车窗，好像在哗哗地流泪。

袁世凯在包厢中，神情庄重地端坐着。

……

国子监门前，天微明，雨还在下着。

大铁锅里还在“咕嘟”着，大碗的粥和小点心仍在原处。

三百人的队伍中，隔三差五的，已经不少人倒下了。

一个跪着的长髯举子费尽力气才把身旁倒下的举子搬起来，刚一换手，那被搬起的举子

真像墓碑一样倒下去了，他显然是死了。

第三十一章 废科举（六）

那长髯举子的双手高高地举向太空，随即便是一声撕裂肝肠的呐喊：“天哪！”

雨打在他的脸上，不知是泪是水。

……

乐寿堂内，

雨过天晴，阳光明媚，阳光射进了暖阁。

太监喊道：“传殿试生！”

十四名殿试生鱼贯而入。

左右大臣注视着他们，他们跪在御前。

慈禧默默地望着他们，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慈禧：“这次殿试，千古未有！题目都是新的，结果呢，也是谁都想不到：竟然闹得死了人！看着你们，想着他们，真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听说他们许多人呀，考了二十多年！不易呀！”

没人敢答腔。慈禧沉吟了一下，终于对着学部尚书说：“学部尚书，宣谕吧。”

学部尚书宣谕：“金邦平，授工学进士；唐宝锷，授医学进士；曹汝霖，授法学进士；陆宗輿，授法学进士……”

……

国子监门前，

还能活动的“墓碑”们渐渐摇晃着站立起来。

学部尚书见状，一挥手，官兵抬着担架，冲了过去，把倒下不起的举子放到担架上。

那些“墓碑”推开那些官兵，四人一抬，奋力将担架上肩。然后朝前走去。

学部尚书在后面喊着：“我的要命的祖宗们，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呀？”

五

乐寿堂内，

接见殿试生和授予进士的仪式已经结束，金邦平等已经不在场了。但众臣人数众多，可见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以及张之洞、袁世凯尽皆在场。

慈禧：“殿试没点翰林，这还是头一遭。考的都是新学的科目，每张卷子都不一样，孰优孰劣，比不得！所以翰林也就点不得。

“从今往后，既已全是新学，我看呀，干脆殿试也免了吧！”

“太后！免不得！”

瞿鸿禨上达御前，挺挺地跪下陈述，“臣刚刚接到报告：未试绝食的举子，陈尸翰林院，清议激愤，翰苑喧嚣。遥追史迹，东汉士人起事，国事颠危；明时士人离散，纲常扫地。太后，士人乃国家栋梁，百姓榜样，一朝离心离德，国家一盘散沙，无论多少新政都收拾不回来啊！年前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十年为期，递减科举，臣虽反对，却未坚持，以为时光尚早，假以时日，是非不难分明。如今刚过一载，便有如此殿试新学，不试旧学之举，臣虽愚钝，然科举立废之迹，已是昭昭在眼。臣敢请太后收回成命：宣谕本朝士子，再试当廷。使我大清士子，再享点甲之荣；使我大清国体，不致人心离散。太后，微臣无状，此心可表天地。危言耸听，绝非一己之私。请太后明鉴！”

说到此处，他不禁叩首痛哭。

慈禧朝李莲英略有示意，李莲英趋前服起瞿鸿禨。在这无比的荣宠下，瞿鸿禨擦拭着眼泪归位。

慈禧沉思了一下，“张之洞！”

张之洞出列：“臣在。”

慈禧：“十年为期，递减科举，是你和袁世凯上的折子，我也准了的。现在你又怎么说？”

张之洞：“臣不敢食言。且瞿大人所言，都是至公至正之理，臣不仅赞同，且深为感动。臣此次来京，有湖南巡抚端方呈请表彰一位忠孝节烈之女，请太后恩准。”

慈禧：“今儿个咱们议的是科举当废与否，与烈女有什么关系？”

张之洞：“刚才瞿大人言道：科举倘废，人心浇漓。这个烈女的事迹，与人心大有干连。”

慈禧：“那你就说吧。”

张之洞“是”一声，展开一长折。众官员都轻轻长叹一声，知道此番又要忍受他的长篇大论啦。慈禧看出来，说道：“张之洞，你简单点说。”

张之洞展折而念：“论曰：妇人明识远图，贞心峻节，志不可夺，惟义所高，考之图史，亦何代而无之哉！”

慈禧笑了：“张之洞，满朝文武就怕你的‘子曰诗云’，你还是说白话吧。”

张之洞：“太后还真难为老臣了，老臣不会说白话。”

满朝哄堂大笑。

但张之洞已经合上了折子，李莲英接过去，呈给慈禧。

张之洞：“老臣请太后褒奖的这个女子，自小留学东洋。回国后，正赶上太后诏奖女学。该女奋起响应。四方求助，八方募捐，却无一人资助。该女愁肠难解，愤而跳崖自裁。之洞听闻此事，悲痛不已。念其忠孝节烈……”

慈禧打断道：“她一个办新学死的，与忠孝节烈有什么关系嘛？”

张之洞：“大有关系。以往的忠孝节烈都是小忠小孝小节烈，该女子为办新学而死，那才是大忠大孝大节烈。”

慈禧：“哦？那我倒真想听听……”

张之洞垂首道：“以往的忠，是把一颗心献给君主。这小女子的忠心也是献给太后的，可又深了一层，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样的忠心，可鉴日月。以往的孝，说的是奉养父母，虽苦犹乐。可办新学为的是我大清自强，这种孝顺，至公至大，一般风俗之孝岂可相比！以往是丈夫死了，女人自杀，那叫做节烈；可那是为一人而死。这个女子却是为办新学而死，那叫为国捐躯！太后，这样的忠孝节烈，轰轰烈烈，就是我等大丈夫也比不得。所以老臣伏惟力请，以彰其志。”

慈禧沉吟着：“张之洞，你这么大老远的赶来，不会就为这么件事儿吧？”

张之洞抬头，“太后圣明，是因为新学太难办！”

慈禧沉吟着：“袁世凯……”

张之洞退后归位，袁世凯答：“臣在！”

慈禧：“瞿鸿禨和张之洞的说法你都听到了，你又怎么说？”

袁世凯：“臣无话可说。”

慈禧略有怒容：“让你连夜赶来，就这么句话？”

袁世凯免冠叩首：“请太后先恕微臣之罪。”

慈禧：“你还什么都没说，何罪之有嘛？”

袁世凯：“朝堂之上，不容黔首。但臣带来一个乞丐，以代臣言。”

满堂大哗。

第三十一章 废科举（七）

慈禧：“袁世凯，你这是搞什么名堂！”

袁世凯：“此人乃千古名丐，其行乞四十年，只为建设新学堂！”

满堂又是大哗：许多人听出来，袁世凯在胡说八道。

慈禧：“即是这么着，倒是该召见召见，你让他进来吧。”

袁世凯起身，朝堂外一招手。

一个穿着“百结衣”的乞丐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先瞅了一眼袁世凯，袁世凯的嘴朝慈禧的方向略微示意，那乞丐“扑通”跪在慈禧面前，“贱民武川给太后叩头！”

慈禧：“你就是那千古名丐？说说，你是如何讨饭办学堂的？”

武川“噌”地蹿了起来，把大家吓了一跳。只见他从“百结衣”的一个口袋里摸出了一副快板，立刻甩打起来，用天津话说唱道——

竹板这么一打，别的咱不忙，

表一表咱皇太后要建新学堂。

就说那一年呀，懿旨真叫棒……

慈禧打断道：“好啦好啦！本想听点新鲜的，还不又是这一套！”

说着看了袁世凯一眼，袁世凯微垂首，微笑不语。

于是慈禧对武川，“我就不信，新学旧学你能分出好坏？”

武川的竹板又甩起来，说唱道——

新学好，新学妙，新学一学不睡觉；旧学哪能比得了。

旧学煤油灯，新学大灯泡，一个暗，一个明，用了一比就知道。

大火车，呜呜叫；大汽车，嘀嘀跑；烧火不用柴，喝水自来到；亲人远方出去了，嘀嘀嗒嗒打电报——全因新学办得好！办得好！

慈禧终于忍不住笑起来，“袁世凯！”

袁世凯：“臣在。”

慈禧：“我问你，这武川是哪里人？”

袁世凯：“直隶的乡下人。”

慈禧：“那怎么唱起你天津城里的词儿来了？”

袁世凯：“太后明见万里。这正是说唱新编，他在天津城看到我大清新政的一点成效，这就编了出来，原先确是没有这些词儿。”

慈禧一摆手，袁世凯、武川俱站两旁。

慈禧：“一个南洋大臣，一个北洋大臣，一个请出了办新学的贞节烈女，一个觅得讨饭办学的乞丐，乔装打扮，耳提面命，可是下了功夫——用心良苦呀！说到底，无非为了说那么一句话，可那句话就是说不出口，这才拐了九九八十一道弯，可那句话呢，还是没说。”

停顿一下，慈禧接着说道：“科举的好处，瞿鸿禨说透了；新学的好处，张之洞和袁世凯也都说了。两个‘好’加起来不是个更加好么？可事情啊，就那么怪：两个‘好’加起来，竟闹得没一个好！科举好，旧车道儿上通着官场，学子们自然趋之若鹜；新学也好，可没个实际的前途，谁愿意上道儿呀？这新桃旧符，大有分别，谁还愿意舍旧迎新？这里边的是非，从我大清建同文馆的时候起，六十年啦，就没个了断。今几个，咱们就一块儿了断了它。瞿鸿禨……”

瞿鸿禨：“臣在。”

慈禧：“新学也罢，旧学也罢，你说的那纲常人伦都不能丢。以后，新学堂里，经学理学子曰诗云也还是要有的，不然，老祖宗会骂我们。这方面的课程如何办，你召集学部的人，好好议出个章程。”

瞿鸿禨：“臣领旨！”

慈禧：“张之洞。”

张之洞：“臣在！”

慈禧：“你要诏显那个烈女，我准了，给她好好修个牌坊。”

张之洞：“臣领旨！”

慈禧：“举子里死了人，这是时势逼的，他不死，咱大清新政就得死！我看死得好！奕劻……”

奕劻：“奴才在！”

慈禧：“死了的举子，好好葬了，立个碑，好让后人记着：咱大清的新政，不易呀！是要拿命来换的！其他的举子，如果愿意，送入京师大学堂，让他们学点新学，以堪后用。”

奕劻：“奴才领旨。”

慈禧站了起来，“那这科举咱们就把它给废了！你们谁不同意，现在就说出来……”

没人说话。

慈禧：“不吱声，那就算是通过了。”

众臣跪而叩首：“太后(老佛爷)圣明！”

慈禧：“别价，别的事儿说我圣明也就罢了，事关国家一千年多年的师道尊严、典章制度，我一个人可是不敢‘圣明’。这一回呀，你们都得跟着我‘圣明’一回。”

众臣面面相觑。

袁世凯头一个跪着举起了手，“臣赞同。”

除瞿鸿禨外，众臣皆举手，纷纷道：“臣(奴才)赞同。”

慈禧瞅着瞿鸿禨：“瞿鸿禨，你呢？”

瞿鸿禨终于举起了手，“臣同意。”

慈禧点着头，忽然“扑哧”一笑，因为她看到就武川一人呆呆地立在当廷，没跪。

慈禧对着武川说：“差点把你给忘了。武川，这废科举之事，你的功劳也不小。我就封你个‘新学正’吧！李莲英！”

李莲英：“奴才在！”

慈禧：“赏穿黄马褂！”

黄马褂立刻托上来，李莲英亲手展开，给武川披去。武川竟然一手推开，满朝文武大惊，袁世凯急得跪着用手捶地。

只听武川甩起快板说唱道——

新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得用；太后赏，好珍重，不敢卖，不敢送；不能讨饭不能动，武川活着有啥用？

他忽然跪倒，双手向天，“请太后赏几个办学的小钱！”

第四十九章 民权初步（一）

—

日本，康有为宅，“奉衣带诏”的香案上香烟袅袅，康有为虔诚地执香跪在案前。

梁启超兴冲冲地拿着信进来，“老师，袁世凯来信了。”

康有为动也不动。

梁启超：“老师，我们应该回国效力了。”

康有为仿佛是后背发出的声音：“为谁效力啊？”

梁启超一怔，但还是说道：“共和国也是宪政国，我们应该为宪政效力。”

康有为：“谁的宪政？”

他厉声道：“袁世凯的宪政！他是先帝的死敌！咱们就是饿死，也不能为他效力！”

梁启超强忍了忍，还是说道：“老师，先帝早就死了……”

康有为：“可大清还在！先帝的遗孤还在！”

梁启超不解地说：“老师，大清已经逊位了！”

康有为：“只要人还在，咱们忠君爱主的心就不能死！我们要等待时机，准备帮着幼帝复辟！”

梁启超急了，“老师，您这不是‘抱残守缺’嘛！孔子都说过‘圣之时者也’，您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可也要懂得‘与时俱进’的道理嘛！”

这已不像是弟子对老师说话，倒像是弟子在教训老师。只见康有为的后背抽动了一下。梁启超也知道话说过了，一时间，竟是寂然。

良久，康有为说道：“卓如，你该自立门户了。”

梁启超：“老师……”

康有为只管自己说着：“其实你早就自立门户了，偷偷收了不少弟子喽……”

梁启超：“老师……”

康有为：“我早就不是你的老师喽……”

梁启超在康有为身后“扑通”跪下了，“老师……”

康有为似乎使出浑身的力气，“滚！我永远不要见到你！”

……

一个保龄球在球道上滚动着，打了一个“全彩”。

“又中了！”罗文欢呼着，深情地望着也拿起一个球的田沫，“还是嫁给我吧。”

田沫不理他，把球抛上了球道，歪了——没打倒一个球棒。

田沫恨恨地说：“这孙先生也真是的！用枪杆子没争到的东西，就不能用和平手段再夺回来吗？！”

罗文又拿起一个球，“孙先生啊，他根本就没那心思。”

田沫仍是恨恨地说：“我就不信！”

罗文刚要抛球，忽然好像意识到什么，讪讪地瞅着田沫，“孙先生好像也一直是单身啊？”

田沫一怔，一把把罗文手里的球拿过来，看也不看就抛上了球道，“说什么呢，你！”

竟也是一个“全彩”，她情不自禁地欢呼道：“中了！我也中了！”

竟没听到回应，看罗文，似乎很失落的样子，便从球的传送道里拿了一个球，朝罗文抛过去，“嘿，接着！”

罗文一机灵，接住了球，但在手里掂量着，“美女总是爱英雄的，我这白面书生是不受人待见的……”

田沫假嗔道：“行啦行啦！人家请你帮着分析一下正式国会竞选前的局势，你倒好，一门心思往歪里走……”

罗文走到球道前，用手中的球比划着，“目前的中国共有二百四十个党派，但真有能力竞选国会多数席位的，只有我们国民党。国民党不仅有孙中山先生，还有宋教仁先生这个‘议会迷’在主持大计。”他将球抛了出去，“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国民党赢定了！”

竟又是一个“全彩”。

他继续说着：“国民党在竞选中的最大政敌，恐怕还是袁世凯和赵秉钧。有几个党派是支持现政权的，但还都是一盘散沙，要同国民党竞争，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一个势均力敌的党，恐怕很难。”

田沫讪讪地说：“这就是你的分析啊？怎么跟背书似的？”

罗文一把抓住田沫的手，“沫儿，嫁给我吧！”

田沫让自己的手在罗文的手里呆了片刻，慢慢抽出来，“你有能盛下我的房子吗？”

国会大厦工地，凌乱而嘈杂。建筑骨架已经有了一点模样。工地上有建筑工人正在忙着，工地边沿处，一块木牌立着，是歪歪斜斜的，上写“国会大厦”四个大字。

一辆福特汽车停在木牌旁。

车门开了，袁世凯、赵秉钧、宋教仁走了出来。

宋教仁上前，把“国会大厦”牌子扶扶正，但总是刚一扶好，牌子又歪了。

袁世凯笑咪咪瞅着，“钝初啊，你就别跟它较劲喽，呆会儿……”

一个工头正从他们身边走过，见状停步，走过去一手扶住木牌，另一只铁掌像把木榔头，在顶部往下一砸，木牌站住了。

宋教仁钦佩地瞅着那工头，“谢谢，谢谢……”

那工头不知这个书生何以要谢自己，奇怪地瞅着宋教仁，“快走吧，这里可不安全。”

袁世凯对赵秉钧耳语了一下。

宋教仁：“请问先生，明年四月能完工吗？”

那工头：“上头说一定要完工，说要在这里开会。”

赵秉钧走过去，把工头拉到一边，小声说了几句，那工头惊奇地看一眼袁世凯，大步去了。

袁世凯：“钝初啊，咱们里头瞧瞧去。”

三人朝工地上走去。

袁世凯边走边说：“你们都不知道国会大厦为何会建在这里。五年前，老佛爷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了德国，看人家的国会大厦好，谈起来，德国工程师就要为大清设计一座国会大厦。后来还真设计出来了，连预算都造出来了：五百四十万马克。两年前开始动工。就是 1910 年，地基刚打好，钝初啊，你们革命党那个武昌起义就来喽，结果这国会大厦半途而废。”

宋教仁：“如果早几年开国会，清朝政府可能就不会垮台。”

袁世凯一下子站住了，瞅一眼宋教仁，“我也是这样想啊……”

那工头小跑了过来，后面跟着一个工程师模样的人，“大总统，这边请。”

只见工地的一块空地上，摆开了一张桌子，放了几把椅子，袁世凯等走过去，那工头把夹在胳膊里的一张图纸展开，只见正是国会大厦的草图，他铺在桌上，按着两边。袁世凯把图纸一转，正面对着宋教仁，“这张图纸我当年就看到过，钝初看看喜不喜欢？”

那工程师指着图纸讲解道：“这里是会议大厅，能容纳八百人。”

宋教仁：“这不够用的。”

众人一怔。

第四十九章 民权初步（二）

宋教仁：“按照《国会选举法》，首届正式国会，全国每八万个选民中选举产生一个众议院议员，全国二十二个省，每个省选举产生十名参议院议员，加起来，参众两院共八百七十名议员。中外观礼代表恐怕来的比议员还多。真要开起会来，这会议大厅再扩建一倍还不够用。”

袁世凯笑了，“钝初啊，都说你是个‘议会迷’，真是名不虚传啊。”

宋教仁也笑了，“我但愿中国人民人人都是‘议会迷’啊！”

他一指图纸上的边沿处，“这一处做什么用？”

工程师：“起初我也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当初设计这国会大厦，是‘君主立宪’的国会，还有皇上。所以就设计了一个皇帝和满朝文武议事用的小会议厅。”

宋教仁：“如今是共和国，没皇上了。”

工程师：“可还有大总统嘛。大总统若是来了……”

宋教仁：“议会是最髙权力机关。无论谁来，都要坐在下面。”

袁世凯、赵秉钧一怔。

袁世凯随即笑了，“对对，这里呀，是专管大总统的地方。”

他转对赵秉钧，“也管着你呦！”

赵秉钧不动声色地一摆手，工程师卷起图纸，点点头，离开了。

有人上茶，三人坐下了。

袁世凯：“钝初，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你不愿在政府里任职呀。”

宋教仁天真而热诚地说：“大总统，其实孙先生和我所做的，比在政府里任职还重要。孙先生全力帮助大总统搞建设，我呢，帮助大总统完善宪法政治，以国民党的名义来竞选正式国会议员。我相信，我国国民党议员会在正式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到那时，我国国民党就成了执政党，选举我当内阁总理，一个党帮助大总统执政，比我一个人的力量大多了！”

听到“内阁总理”四字，赵秉钧一怔。

但袁世凯听完宋教仁的话，笑道：“钝初壮志凌云，倒是我袁世凯小气了。”

他对着赵秉钧开玩笑说：“智庵啊，我看你这个总理悬喽！”

赵秉钧也笑着，但很像是苦笑，“正如所愿，正如所愿。”

袁世凯假装有点生气，“怎么，你也想撻挑子吗？”

赵秉钧不知说什么，“不敢，不敢……”

袁世凯又笑了，站起来，走向一边，又招呼宋教仁，“钝初，你过来。”

宋教仁走过去，赵秉钧疑惑地望着他们。

袁世凯向前又走开了几步，然后站住，等宋教仁过来，搭住宋教仁的肩膀，朝前走着，“钝初啊，当年在我老家彰德，你策反我进行反清革命，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宋教仁：“为了明天！”

袁世凯一怔，随即微笑道：“目前的临时参议院，我是无能为力喽！可你要相信我，明年正式国会召开前，我不管费多大劲儿，也要把你运动成国会的议长。你是想在众议院当议长，还是想到参议院？”

宋教仁：“谢大总统，这样的议长，我是不当的。”

袁世凯瞅着宋教仁，“如果我直接任命你为总理，你是不是就愿意跟着我啦？”

宋教仁正色道：“不！”

袁世凯站住了，手从宋教仁的肩膀上滑下来，朝前走了一步，面朝前方，背对着宋教仁，“难道你想当总统？”

宋教仁冲着袁世凯后背说道：“大总统以为我离开内阁部长的职务，是嫌官小吗？大总统错了。民国民国，人民当家做主之国。我要的是民选的官儿。民选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民选我当部长，我就当部长；民选我当总理，我就当总理；要是有一天人民投票选我当总统，我也当仁不让。大总统，我只是不想当钦命的官儿。”

袁世凯慢慢转过身来，眯着眼睛，瞅着宋教仁，拍拍宋教仁的肩膀，“钝初啊，我不是皇上，哪来的什么‘钦命’啊……”

然后，他大步流星，几步就走向桌案处，端起茶碗喝了一口，“啪”地把茶碗摔在地上，“这是什么茶？难喝死了！”

赵秉钧更加迷惑了！

……

内阁总理府，赵秉钧仍是满脸的迷惑，“我就奇怪了：我这个总理是大总统任命的，跟民选有什么关系嘛！大总统提名我当总理，谁敢拦着？”

赵秉钧与杨度坐在沙发上吸着烟，赵秉钧正向杨度咨询。

杨度的雪茄烟点指着赵秉钧，“你呀你呀，‘记吃不记打’——记得吧，民国兆始，两届

内阁已经倒台，加上你这一届是第三届了，哪一回不是临时参议院说了算？”

赵秉钧：“可最后还不是大总统说了算！”

杨度：“那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让你捡了个便宜！表面上看，你这个总理，是黄兴让给你的，孙文也同意了，这自然都是大总统运动的结果。可实际上是参议院里各党各派势均力敌，虽说不同意你当总理，可也提不出自己的人选，哪一个党提出的人选都会被另一个党否决了，所以只好赞同大总统的提名。”

赵秉钧又糊涂了，“这不是‘院选’、‘党选’吗？怎么叫‘民选’？”

杨度气得把茶盏一蹴：“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赵秉钧：“人家这不是正向你请教吗？”

杨度：“什么叫‘院选’？参议员和众议员怎么来的？选出来的！今后竞选正式国会，八万个选民里选出一个议员，这个议员就代表这八万个选民在国会里行使权力，这就叫‘代议制’——代表人民，也就是代表选民参政议政，也包括同意你当总理、弹劾你这个总理，甚至罢掉你这个总理，懂吗？”

赵秉钧：“懂，懂了，所以国民党才要去竞选议员，他们若是占了国会多数席位，一定会推举自己人当内阁总理。大总统就是想让我当，他国民党议员人多啊，一个党的议员就能把我给否决掉。嗯，怪不得宋教仁连大总统的账都不买！”

杨度：“才明白啊？这就叫‘政党内阁’。”

赵秉钧：“我说哲子，你是宪政元老啦，你就不能也组织一个党，跟国民党争一争？”

杨度一摆手，“我才不凑那个热闹。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个党啦：不算国民党，还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这三个最大，小党更是不计其数。我再组织一个党？哈！打群架呀？”

赵秉钧：“总不能眼睁睁瞅着国民党把咱们都给吃了！”

第四十九章 民权初步（三）

杨度：“智庵，不是我杨度不买你的面子，这共和制我本来就不赞同。以前我不帮孙中山，现在我也不能帮你！只要不是君主立宪，我谁都不帮！”

赵秉钧：“那你总得帮帮大总统吧？”

杨度忽地站起：“帮他？”

他说完拂袖而去，但话留下了，显然是气话，“他呀，他用不着我帮！”

……

礼堂放映厅，正放映着无声电影，是美国总统、议员的竞选演讲以及同选民见面的内容。一会儿是影像，一会儿是字幕……

明暗不定的白光下，可见赵秉钧及一些身着西装的人在观看着，他们坐得很分散，都很严肃认真。

有几个人一边观看着，一边学着影片中人物讲演时的手势、笑容……

三

袁世凯静静地候立在车站月台上。

远处，火车慢慢进站了，迎宾曲奏起来。

火车停下时，红地毯立刻铺到车厢门口。

车厢门开了，一个戴墨镜的人出现了。

袁世凯迎了上去，那人摘下了墨镜。

袁世凯：“卓如，你可来了！”

梁启超下了车厢台阶，微微一躬，“大总统！”

二人的手握在一起，互相注视着。

袁世凯：“十三年没见了……”

梁启超：“从戊戌年……”

袁世凯：“往事不堪回首啊……”

梁启超：“大总统何必亲自来，哦对了，我那老朋友哲子呢？”

袁世凯：“他呀……生我的气喽！辛亥年，本来君主立宪是有希望的，后来我听了孙文的，给弄成了共和国，人家闹情绪了，开头我就让他当教育总长，人家理都不理我……”

梁启超笑了：“这个哲子，简直是头倔驴！”

袁世凯一个请的手势，二人朝月台外而去。

袁世凯的声音：“我信中阐述的观点，卓如可赞同？”

梁启超的声音：“大总统高瞻远瞩，不过也有可商榷之处。”

声音渐渐地远了……

总统府小饭厅，一块鲜嫩的牛排在锅上煎着，发出“吱吱”的响声。一个西洋的厨师在操作着西餐。

餐桌上已经摆上了几盘精美的西餐，洋酒已经斟好，袁世凯、梁启超对座桌前。

袁世凯：“知道卓如爱吃西餐，我专门把天津起士林的厨师请了来。”

梁启超：“大总统太客气了。”

袁世凯：“我这个大总统，这点特权还应该有什么吧？不过，若是让临时参议院知道了，弄不好，也能搞出个弹劾案来。”

梁启超：“大总统太过虑了。”

两名侍者把两盘煎牛排端上了桌。

二人同时动起了刀叉，然后蘸一点番茄酱，将叉起的一小块牛排送入口中。

二人咀嚼着，满意地点着头。

梁启超：“还真是鲜嫩无比。”

袁世凯：“要是‘共和饭’也这么好吃，那就好喽！”

梁启超看着袁世凯，“大总统还吃得下吧。”

袁世凯沉吟道：“本来以为是吃得下的。戊戌变法开始，后来又预备立宪，我是一门心思要促成宪政的。可宪政真的来了，我发现怎么都是限制我的招儿，就没一样儿是帮我的。”

梁启超：“大总统要怎样的宪政才觉得舒坦呢？”

袁世凯：“我知道三权分立是有道理的。可我一个大总统，总不能连个公都办不成吧！其实孙中山先生也知道做这样的大总统难受。他在南京的时候，弄的是‘总统制’，他那个临时大总统，权力无限嘛，内阁不过是他的办事机构嘛。可我当大总统呢，他让钝初搞出个《约法》，弄成个内阁总理制，上头还有个参议院——那孙猴子让唐僧治着，可也才一个紧箍咒嘛，我呢，戴了俩，我一动换，好家伙，俩紧箍咒箍我咒我，我这个大总统是‘总’也‘总’不得，‘统’也‘统’不得，没一点实权！卓如啊，你说，这不是诚心整我嘛！”

忽然发现梁启超始终笑嘻嘻地瞅着自己，袁世凯一怔，立刻也笑了，“卓如，还没见我发过牢骚吧？……可我这些话，不跟你这个宪政专家说，又能跟谁说去？”

梁启超：“可以跟哲子说嘛——他也是宪政专家。”

袁世凯摆着手，漫不经心地说：“别提别提。我一跟他说呀，他就让我改变国体——搞君主立宪，说那同样也是宪政——让我当宪法政治下的皇帝，哦，就像那日本天皇，说那才符合民国的国情。可我怎么能干吗！”

梁启超正色道：“是不能干！”

袁世凯一怔。

梁启超：“大总统，国体重器，一旦确立，绝不可擅动。”

袁世凯：“是啊是啊，我也觉得哲子简直是开玩笑嘛……”

他亲切地看着梁启超：“所以才请卓如你来帮我嘛……”

梁启超：“大总统已经考虑好了吧！”

袁世凯：“其实就两条：我不想要什么内阁制！都说美国是真共和，可人家也是总统制嘛！根本就没有责任内阁，只给总统设一个国务卿，帮助大总统行政，这样办起事情来就少了一个掣肘的，顺当多啦！这是一。二嘛，这一点改动，得在以后的正式宪法里规定了，才能落地生根！所以我请你组建一个比国民党还大的政党，在竞选国会议员时同国民党竞争一番，如果咱们的党占了多数席位，日后起草宪法就多了发言的权力，总统制也就指日可待了。”

梁启超：“总统制我是赞成的，比起内阁制来，总统有更大的权力和权威。可要在竞选中同国民党竞争……”

他摇了摇头，“这可就难啦！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同盟会的前身是兴中会和华兴会，说起来，有十六七年的历史了，根深叶茂，民心党心，天时地利，都在他那边……”

袁世凯：“可政府总比国民党有钱啊……”

梁启超还是摇着头，“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袁世凯渴望地问：“那你还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得到，你尽管说！”

梁启超沉吟着，但终于说道：“大总统这么信任我，我就试试吧……”

袁世凯很高兴地说：“好好好……”

这时，两个侍者的盘子里端上两碗汤，放下。

袁世凯：“卓如，来来来，尝尝这意大利风味的红菜汤。”

……

第四十九章 民权初步（四）

内阁总理府礼堂，一个戴瓜皮帽、穿西服的四十多岁男人正站在台上演说着：“本党竞选方针，乃扶助人道主义，为选民谋取福利主义，故本党竞选国会议员，以道德为君主……”

一个声音：“行啦行啦行啦……”

台下有一小排桌案，赵秉钧及刚才观看西方竞选记录影片的人们正坐在下面，原来是各党派竞选议员在排演。这时，赵秉钧已经站起来。

赵秉钧指着台上那人，“我说你就不会说点新鲜玩意儿？你下来。”

他指着身边的另一人，“你上去说。”

台上的人下来，赵秉钧身边的人上去。

门口处，袁世凯闪了一闪，悄悄地站立一旁，观看着。

台下的人都坐下了。

台上的人似乎在想着怎么说，众人等待着。他忽然做了一个手势，那是学着刚才观看影片中美国总统竞选时的摆手，但他做出来，却很可笑，“本党，咳，本党的竞选方针，啊，都是实的，没有虚的。第一，本党党员都不准吃纸烟，不准饮酒，哦当然啦，有病喝的药酒不在此例。不准纳妾，不准嫖娼，不准买卖鸦片。所以，本党党员都是正人君子。”

“请投本党一票！”他说得激动，忽然呼道。呼罢，才想起要辅以手势，于是右手向前推举——晚了整整一拍。

赵秉钧又气得站了起来，指着他训斥道：“我说弱智啊，你！”

他把桌案上的《演说集刊》（宋教仁著）、《建国方略》（孙中山著）、《会议通则》（孙中山著）等小册子拿起来，挥动着，“你们瞧瞧人家国民党是怎么弄的！”

他一指台上的人，“不抽烟不喝酒……这种狗屁事情回家跟你老婆讲去！你是共和党不讲共和！”

他一指身边左边的人，“你是民主党不讲民主！”

他一指身边右边的人，“你是统一党不讲国家统一！”

他把手上的各种国民党人写的小册子往桌上一摔，“讲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三大党加起来也顶不上一个宋教仁！”

他气呼呼坐下了。

一个人的掌声响起来。

赵秉钧等赶紧都站立了起来，面朝门口处，只见袁世凯已经走了过来，拍巴掌的正是他。

赵秉钧等恭敬地迎着，“大总统！”

袁世凯高兴地说：“好啊好啊！智庵认真对待宪政，各党派认真筹备竞选议员，本大总统很欣慰啊。”

赵秉钧请袁世凯坐下，然后侍立着说道：“国民党在《时报》的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一旦开始竞选，咱们这几个党，不落花流水才怪。”

袁世凯摆着手，“不碍事，不碍事。”

他环顾着各党领导人，“不过，团结起来力量大，你们几个党还是合并成一个党好些。”

几个领导人互相瞅了一眼，是谁也不服谁的眼神。

赵秉钧：“这事儿议过好几次，合并以后，谁做党魁，定不下来。国民党是孙中山做党魁，宋教仁代理；咱这几个党合并，除非大总统当党魁……”

袁世凯又是摆着手，“我不行，我不行！”

他注视着大家，“可我给大家请了一位强我百倍之人。”

众人面面相觑，是不相信的样子。

袁世凯轻轻地说：“梁启超先生。”

一个党魁大喜，“梁先生？他是中国宪政的大理论家，他来敢情好。”

另一党魁：“行！若是梁先生来，本党服气！”

第三党魁：“可梁先生一直在日本嘛，怎么来得了？”

袁世凯一拍手，“卓如，进来吧。”

梁启超笑着走了进来。

众人喜出望外，拥上去打着招呼……

袁世凯站起来，众人瞅着他。

袁世凯一招手，侍者把酒放盘子里端了上来。

袁世凯：“这事儿我做主了：即日起，共和、民主、统一三大党合并为进步党，梁启超先生为党魁。”

三大党首领面朝梁启超，微微鞠躬，“服从梁先生领导！”

袁世凯端起酒杯，众人都端起酒杯。

袁世凯：“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早已百炼成钢。但我进步党今后有了卓如，也是如虎添翼。如今，国民党在竞选中节节胜利……诸位，卓如，国民党是要困死政府的，你们是要帮助政府的，两党将有一搏。我祝你们成功！干杯！”

大家的酒杯碰在一起……

四

南京前总统府现在成了国民党竞选中华民国首届国会议员总部。一幅摊在地上的大大的条幅上，“国民党竞选国会议员启动”几个大字已经写好，一个人拿一把大刷子，蘸着墨汁，正在写最后一个“会”字。四周全是长桌，数十个工作人员分成数堆，其中的几堆在五颜六色的小旗上书写着民主、平等、博爱、民权、民生、民族、共和等词，每面小旗上反写两个字。其中的一个桌案，专门分发孙中山所著的《民权初步》和《三民主义》小册子。另外的几堆，桌上摆着喇叭、国民党证书、勋章等各种小牌子……

不断有各省的国民党国会议员候选人走进来，到各个桌前把分到本省的上述物品领走。

一些抱着物品的人正围绕着会馆中央一个方形桌案旁的宋教仁。

宋教仁指着其中几个人说：“你们直隶选区，包括北京，选民人数是六百一十九万五千七百五十七人，共有四十六个众议员席位，你们要注重宣传孙先生讲过的民生问题……”

他指着另外几人，“你们湖南，众议员名额二十七席；你们四川，名额三十五席，安徽，二十七席，河南三十二席，山西二十八席。还有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共二十六席，全都是农业大省，都要同直隶的竞选宣传方针一致。多讲民生，尤其是我老同盟会的‘平均地权’，争取基层广大选民的选票。”

与此同时，《时报》记者田沫正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注视着眼前的景象。她的旁边，一个记者正拼命地摇着一部手摇电话，“喂，喂，喂，喂……”地喊着。终于接通了，他把话筒递给了田沫，“田小姐，总社接通了。”

与此同时，似乎谁也没有发现，梁启超轻装简从地走了进来，在一个桌子上拿起一本《民权初步》的小册子，认真地翻看着……

第四十九章 民权初步（五）

田沫对着话筒以记录速度口述着新闻报道，“国民党竞选国会议员运动今日在南京前总统府全面启动。此间观察家认为：作为一个千年专制帝国走向民主宪政的第一步，中国面临的这次选举运动无论如何估价也不会过分……”

而宋教仁仍在安排着各省的竞选工作，“你们江苏有四十个席位的众议员名额；你们浙江三十八席；广东三十席；福建二十四席。你们这些省份，工商业发达，商人、企业主多有参政愿望，因此，竞争宣传的重点是民权问题。要按照孙先生三民主义中所讲的内容，把民权问题讲透彻，争取到他们的选票。”

同时，那边的田沫还在电话中口述着：“据观察，国民党将在未来的竞选中占据优势地位。他们的竞选策划有章有法。但其他几个大党也不会甘心失败，尤其新组建的以梁启超先生为党魁的进步党，有同国民党誓死一搏的态势……哦，我好像看到梁启超先生来了……”

她这一说，宋教仁也透过人群看到了梁启超，不禁大步走过去，喊着“卓如……”

田沫也拿着话筒就往梁启超的方向走，她旁边的记者赶紧抱起电话机跟随着……

另有许多人也拥了过去……

梁启超握住了宋教仁的手，钦佩地微笑着，“钝初啊，你把竞选运动安排得这么好，还让不让别的党活啦，啊？”

宋教仁也笑着，“行啦卓如，这个‘好’字从你嘴里说出来，我宁可听成一个‘差’字！”

梁启超摇着手里的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就这个小册子，我们进步党就弄不出来。”

宋教仁：“谁不知道你那只笔，十本《民权初步》加起来，也没你写过的宪政论著多！”

梁启超：“那都是用文言写的，没孙先生写得深入浅出，都是大白话，就是贩夫走卒也读得懂！不愧是从事宣传运动的行家里手啊！”

田沫早就听得不耐烦，不禁对着话筒报道说：“进步党党魁梁启超先生今日莅临国民党竞选总部，与他的政敌宋教仁先生会晤。人们原本期待两大对手舌枪唇箭，生死以搏，不料，二人都是客客气气……”

宋教仁一听就笑了，指着田沫，“你们这些记者呀，就是惟恐天下不乱！”

梁启超：“她说得倒是实情。”

宋教仁：“咱们两人会打起来吗？”

梁启超：“平时咱们是朋友，政见上是对手，但从来不是敌人。”

宋教仁：“说起这个，我在英国议会看到过一次。那是真乱呀！每一个国会议员都代表

某个民众团体的利益或某种主张，在开会的时候，你骂我我骂你，甚至大打出手！议长上台的时候，忽然摔了一跤。底下就有人喊‘嗨！民主摔倒了！’”

梁启超和周围的人都笑了。

宋教仁：“咱们中国要是也有这样的议会政治，那该多好！议长可以摔倒，议员可以吵架，但只要有真正的国会，民主政治就永远不会摔倒。卓如，从戊戌变法开始，你追求的不也是这个吗？”

梁启超早已被宋教仁感染得百感交集，“论起对议会政治的痴迷，我真是不如你呀！”

宋教仁笑着：“我是‘议会迷’嘛！”

梁启超：“也是‘政党内阁迷’。”

宋教仁：“那是个很好的行政体制。卓如，我知道，内阁制还是总统制，你我两党政见不同，但推动民国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还是一致的。以国体论，英国是君主制，美国是共和制，但以政体而论，英美是一样的，都是宪政，而且都是两党轮流执政。自从你组建了进步党，我就一直在想啊，如果咱们中华民国也能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态势，那会是件大好事啊！”

梁启超：“好！钝初，我今日就跟你约定：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贵党一旦上台执政，我党就以在野党的身份监督你们！”

宋教仁：“监督就是帮助！”

梁启超：“反过来说，如果我党执政，也请贵党进行监督！”

一群电影人托着、抱着、提着电影器材走了进来，喊着：“梁先生，我们得在外面等多久啊？”

梁启超对他们摆摆手：“再等等，再等等……”

宋教仁：“卓如，你这是……”

梁启超笑对宋教仁说：“他们都是报馆的记者。钝初啊，我请你帮我个忙，贵党做竞选宣传的时候，请你允许他们用电影拍摄下来。”

宋教仁：“好啊卓如，我说你大老远的跑到南京做什么，原来是‘打入敌人内部’啊！”

梁启超感慨道：“这次竞选运动，与其说是各党派竞争国会议员，不如说是你国民党进行示范。自从组建了进步党，我才发现，这些即将投入竞选运动的党员，不是原来清朝的官僚，就是行伍出身的军人，根本就不懂议会政治为何物。”

宋教仁：“袁大总统同意你这么做吗？”

梁启超点点头：“他跟我说，‘要做个好推销员，是得好好学学。’”

宋教仁哈哈大笑，“‘推销员’！这个比喻好啊！”

他转对着围过来的国民党候选议员们说：“大家都要记住袁大总统的这句话。”

他从一个候选议员的怀里拿一本《三民主义》，摇着，“要当好‘推销员’，先要有好东西。这个，我觉得得天独厚，孙先生都给咱们预备下了！”

他再拿一本《民权初步》，也摇着，“可大家还要记住，你们都是候选议员，你们最终的‘推销品’，就是你们自己！这个，我党也是得天独厚，孙先生也给咱们预备下了！”

那个怀抱着这两种书的候选议员道：“宋理事长，我省的选民几乎都是农民，素质太低，向他们宣传什么”三民主义“、”民权初步“，他们恐怕听都听不懂！”

宋教仁刚要向他说话，却转向了梁启超，“卓如，你听到了吧？就是我党党员，要用孙先生的思想武装起来，也还早着呢！”

五

扬州乡下，一位满面沧桑的老农民正率领一帮子后生在村口脱坯，和好的泥摔到坯胎里，抹平，再扣出来。整齐的泥坯前，个个干得满头大汗。忽闻马车声，他不禁抬头观望——

第四十九章 民权初步（六）

不远处，几辆马车滚滚而来，孙中山、宋教仁带着竞选国会议员的一些国民党员、记者田沫和摄影队，坐在马车上，兴高采烈地过来了。

孙中山欣喜地望着四周的景色，“烟花三月下扬州……咱们来的正是时候……哦，停车，停车……”

车停了，孙中山等下车，孙中山走到两手泥污的老人面前关切地问：“老人家，要盖房子啊？”

老人侧耳：“啊？”

孙中山：“老人家贵姓啊？”

老人仍是侧耳：“啊？”

一后生：“我爷爷耳背。”

他对着老人的耳朵大声说：“这位先生问你贵姓！”

老人明白了，“姓萧！”

孙中山于是也对着老人的耳朵大声说：“老人家好福气，您老有几个儿子呀？”

老人笑得脸上开了花，“几个？十二个哩！”

孙中山：“好家伙！为什么生这么多儿子呀？”

老人：“娶媳妇儿呗！”

孙中山：“娶媳妇儿？”

老人：“生孙子呗！”

孙中山：“您老有多少孙子啦？”

老人：“二十二个啦！”

孙中山：“那得盖多少房子才能娶上媳妇儿呀！”

老人一摆泥手，“也不光为娶媳妇儿。”

孙中山：“哦？那又为了什么呀？”

老人：“选村长哩！”

这时，孙中山在南京见过两次的那位萧老人，穿一身整洁的绅士服，扶一根拐杖，坐一顶二人抬的轿子，到了不远处，见到这边的情景，先是奇怪，后是疑惑地眯着一双老眼瞅着……

孙中山对老人的话很惊诧，“选村长？生儿子、生孙子为了选村长？”

那边的萧老人手中的拐杖轻敲了敲轿子，轿子停下了，他轻轻下了轿……

这边，老人接着孙中山的话说道：“就是哩！听说县城里头正闹什么竞选哩，要当官儿的都搞民主选举哩！要是真有那一天哟，”他握紧自己的泥拳头，朝上一举，“只要我的儿孙觉得我行，一举手，我就当村长喽！”

孙中山哈哈大笑，上前一把握住老人的拳头。

老人抽着拳头，“先生，我这手脏哩！”

孙中山：“不脏，不脏！老人家，你讲得好啊！”

他环顾左右，“谁说农民不懂民主民权？！”

他高高举起老人的拳头，“这拳头就是民主，就是民权！”

一直疑惑地在一旁瞅着的萧老人终于认清眼前的人竟是孙中山，不禁趋步上前，撩开衣襟就要叩首，“皇上龙御江南，小民有失远迎……”

旁边的宋教仁一把“捞”起他，“是你呀老人家！”

萧老人却仍是垂首冲着孙中山，“小民有罪，小民……”

孙中山哈哈大笑地走了过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老人家，你就是这个村的村长吧？”

和泥的萧老人走了过来，“人家是咱们的乡长哩！”

孙中山：“那是更大的官儿喽！”

这边的萧老人：“皇上……”

孙中山：“哎，我早跟您讲过，我不当大总统了……”

萧老人又要跪，“太上皇……”

孙中山一把“捞”住他，有些嗔意道：“我说老人家，我是怎么跟你说，你还是把我当皇上。那现在你是乡长，我是百姓，要跪我得给你跪……”

说着，就要给他行礼，慌得萧老人赶紧反过来搀住孙中山，“哎呀皇……不，不，孙先生，您要折杀小民了……”

四周的人都笑了。

孙中山：“这就对了嘛！咱们是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老相识了。怎么，不请我到你家去坐坐？”

萧博宜宅，孙中山抬头看着小楼和“爱春楼”的牌匾，“这房子盖得不错啊！爱春楼，这名字也起得好！”

萧老人在一旁恭敬地说：“这楼刚刚落定，还缺一副对联啊。”

孙中山调侃地说：“哦，你把我拉到这新房子跟前来，是要逼我写字呀！”

萧老人一听大喜，吩咐：“快！文房四宝伺候！”

楼前有人抬来桌案，摆好文房四宝。

孙中山上前，执笔观楼，忽问：“老人家的大名是……”

萧老人：“博宜，博爱的博，适宜的宜。”

孙中山喃喃着：“博宜，博宜……”略一沉思，挥毫写下：

上联：博爱从吾好

下联：宜春有此家

萧博宜：“这上下联的头一个字，嵌着‘博宜’二字，正是我的名字；这上下联的第二个字，嵌着‘爱春’二字，正是此楼的名字。皇……哦，孙先生，高，高啊！”

孙中山搁笔说道：“见笑见笑。”

萧博宜激动得两眼放光，“孙先生，有您这十个字，我萧家光宗耀祖啊！”

孙中山摆着手说：“言重言重！”

他忽然问道：“我说萧乡长，民国正在开展国会议员的竞选，你的乡里有多少选民呀？”

萧博宜：“哟，真叫您问着了，县里头是给了数，还送了许多选票来，可我记不得了。”

宋教仁在一旁问道：“选票都送到选民手中了？”

萧博宜：“没有。县里头一定要填上名字，我叫乡里的几个识文断字的秀才填上几个名字算了。”

宋教仁急忙道：“那怎么行啊！”

孙中山：“都填好了？”

萧博宜：“刚发下去，都在乡公所呢……”

六

乡公所，几个老秀才瞅着名单上的该省三十八个国会候选议员的名字，正在犯愁：

“这选票上到底填哪个名字好嘛？”

“我看一张选票填一个，咱们就给它来个顺着填。”

“好好好……”

老秀才们点着头，开始分别在选票堆上抓过一张选票，毛笔也开始在砚台上润着……

孙中山等走了进来，摄影队的人们在四周架设着摄影器材。

“停！先别填了。”萧博宜喊着，在一旁恭敬地瞅着孙中山。

几个老秀才也赶紧站立起来，恭立着，但眼睛向四周摄影队紧张地看着。

孙中山上前拿起一张选票，认真地瞅着，“这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啊。”

他环顾着众人，“人民的权力要由人民来自主，谁也不能剥夺！”

他对着萧博宜说：“萧乡长，你也不能啊！”

萧博宜：“乡下人哪里懂得什么民主权利嘛……”

孙中山一怔，不禁沉吟了一下，然后说道：“贵乡有选民名册吗？”

萧博宜：“有，有。”

第四十九章 民权初步（七）

一秀才将选民册拿了出来，递给孙中山，孙中山交给萧博宜，“萧乡长，烦请把贵乡的选民们请到这里来。”

萧博宜便把名册交给那秀才，“快去请吧，多带上几个人去请，快点。”

那秀才去了。

孙中山面对剩下那几个秀才说：“你们是读过书的，古人关于‘天子’、‘庶民’的话，是怎么说的？”

一秀才想了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另一秀才接道：“民为贵，君为轻。”

再一秀才接道：“天下以民为本。”

孙中山：“说得好。虽然这是封建专制下的一点民权思想，毕竟算是一隙之明。只是封建专制国家，就这一隙之明也无法实行，说说罢了，到头来还是专制。民国就不同了，我们有共和制度保证民权，这民权不再是嘴上说说的一隙之明，而是让它大放光明。”

他仍是对着几个秀才说：“你们再说说，这‘共和’二字，在中国古书上是怎么说的？”

几个秀才对视了一眼，摇了摇头。

孙中山笑了，“忘了？钝初，你给大家说说。”

宋教仁说道：“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三千年前有个周厉王，他大行暴政，人民造反了，把周厉王赶出了王宫，后来由召公、周公两个宰相共同执政，管理国家，所以国号就称为‘共和’。这就是‘共和’二字最原始的含义。”

孙中山环顾着众人，接着说道：“在当代共和制度的国家，‘共’就是说，国家权力是公有的，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和’就是‘合群力而治国’，就是民主。如今咱们就是‘共和国’啊，这人民的民主权利怎么能剥夺呢？那还叫什么共和国呀？”

外出召唤选民的那秀才带领数十名选民进来了，其中也有那个曾与孙中山对话的萧老人。老人招呼着“孙先生”，众人都跟着叫“孙先生”……

孙中山拉起萧老人的手，并热情地接待着众选民，“乡亲们坐，都坐下……”

选民们都坐了。

孙中山拿起一摞选票，分给宋教仁一些，二人往选民的手里发送着……

孙中山一边发着，一边分别对选民们说着：“这是你们的选票。你们选出的议员要代表你们的利益，在国会为你们说话。这是你们的民主权力。你们自己想选谁就选谁，不要听别人的，更不要让别人代替你……”

选票发完了，选民们却呆呆地望着孙中山和宋教仁，也同样紧张地看着摄影机。

萧老人：“我选谁呢？我谁都不认识啊！”

孙中山：“这是竞选，国会议员的候选人都要发表演说的。大家要去听他们的演说，谁说得对你的心思，你就选谁。”

萧老人：“那还得到城里去，他们就不会到咱们乡来说说了？”

“来了。”孙中山指着国民党的候选人，“他们都是参加国会议员竞选的候选人。”

对宋教仁：“钝初，你就示范一下吧。”

宋教仁微笑着站到了选民们面前，“我叫宋教仁，今天就跟大家谈谈‘民生主义’。”

他对着萧老人问：“老人家，请你说说，这民生主义是什么意思？”

萧老人：“民就是我们老百姓呗，民生么，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过日子的事儿呗。”

宋教仁启发地问：“那都是什么事儿呢？”

萧老人：“咱老百姓的生活，穿衣，吃饭，盖房子，走路呗！”

宋教仁高兴地说：“说得好，老人家！这衣食住行就是民生，这民生主义就是衣食住行主义！我国民先要丰衣足食，吃得饱，穿得暖，住上好房子，出门在外有公路，有铁路。这才是民生有了基本的物质保证。”

他环顾着众人，“这‘民生主义’就是我国国民党竞选国会议员的纲领之一，今后的国会中只要有我党党员，我们就会为百姓们的‘民生’而呼吁不止！”

萧老人喊道：“我就选你啦！”

众人道：“我也选你！我也选你……”

孙中山鼓着掌，哈哈大笑着过来了，“好啊，好啊……”

他对着萧博宜说：“萧乡长，你刚才说老百姓哪里懂得什么民主权利？不不不，萧乡长不用解释，你有这观点并不怪你。城里头，研究院里头，许多专门研究民权的专家们也都这样说呀！可这是不对的。”

他对着萧老人启发道：“你有那么多儿孙，要不要他们上学啊？”

萧老人：“要上，一定要他们上学。”

孙中山：“要是有人跟你说，‘孩子不识字，所以不能去上学。’你会怎么说？”

萧老人：“胡说八道嘛！不识字才上学堂嘛！”

孙中山：“对呀！所以有人说‘老百姓素质低，不可实行民权’，这就跟‘孩子不识字，所以不能上学’的说法一样荒唐可笑嘛！”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孙中山：“刚才我党的代理理事长跟你们谈了‘民生主义’，你们就要选他当议员。不急不急。作为选民，要特别珍视自己的选举权利，大家要多听一些候选人的演讲，包括别的党的候选人演讲，从中选出最对自己心思的人！”

他把萧老人拉到萧乡长面前，“萧乡长啊，你可再不能剥夺别人的民主权利啦！这位萧老人可对我说了：早晚有一天，他会率领着他的儿孙们，举起拳头，先把自己选为村长……”

他又转对着萧老人，“然后，你就会把他选下去，自个儿当乡长了吧？”

萧老人谦虚道：“还没到时候，没到时候啊……”

孙中山调侃道：“你还得生多少儿孙才到时候啊？”

众人更加欢笑起来……

第五十六章 五权宪法（一）

一

日本，梅屋夫妇宅，

门口处鞭炮欢快地爆响着，《婚礼奏鸣曲》热烈地奏响着……

孙中山与宋庆龄身穿婚礼服，在梅屋夫妇的陪伴下，缓缓走了进来。大堂内的壁龛前有喜气洋洋的屏风，两侧的架子上有樱花大盆景，角落里有钢琴和弹琴人，客人所在的地方是个茶话会的布置，五十多位客人站立起来，热烈而高兴地鼓着掌，他们至少有一半是日本人，其他是革命党的领导人。婚礼十分简朴。但孙中山夫妇进来时，有日本记者从各个角度为他们摄影。

客人们鼓着掌迎了过来，孙中山和宋庆龄不断地说着“谢谢，谢谢”。

二人走到一位牧师面前，牧师在孙中山夫妇面前庄严地举起了双手。同时，《婚礼奏鸣曲》换成了宗教音乐《赞美诗》，客人们也庄严地肃立着，许多人眼含泪花。

牧师：“主啊，你的诗，你的爱，你的赞美，祝福他们在患难中结为夫妇吧。”

交杯酒由仆人端到梅屋夫妇面前，二人各执一杯，又捧给孙中山夫妇，孙中山和宋庆龄端起杯，喝了交杯酒。然后激动地互相注视着，没有亲吻。

宗教音乐《赞美诗》演奏完了。

孙中山：“庆龄，对不起，我没钱给你买戒指。”

宋庆龄掏出了那支老式的派克钢笔，“先生早把戒指给我了。”

孙中山接过钢笔，不知是怎么回事。他看一眼钢笔，再看一眼宋庆龄，再看一眼钢笔，忽然恍然大悟。他立刻拧开钢笔，把中间的钢箍取了下来，宋庆龄伸出了手……

这时，钢琴再奏响了，一个日本客人高声唱起了《祝福歌》。

孙中山激动地有些颤抖地把钢箍戴在了宋庆龄手上。

所有的客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众人围绕着新人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孙中山夫妇也开始跳起来，但孙中山跳得很拙笨。

一个声音在门口响起来，“好啊，娶了媳妇忘了朋友！”

孙中山望去，高兴地喊道：“哲子！”

杨度走了进来。孙中山高兴地介绍说：“这是杨度，我们中国的宪政专家。”

孙中山兴奋地：“你怎么知道我要结婚？”

杨度：“不请我喝杯喜酒？”

孙中山：“对对，喝酒，喝酒，……大家都来喝酒。”

宋庆龄开始去招呼大家……

杨度把一杯酒一饮而尽，孙中山又开始给他斟酒。

杨度：“我是来结帐的。”

孙中山一怔，忽然恍然大悟，一把拉住杨度的手，“哲子，你愿意跟着我干了？”

杨度：“我输光了。”

孙中山：“这就好，这就好啦。”

杨度端起酒，又是一饮而尽，“黎元洪当上了总统。”

他掏出一封信，递给孙中山，“他邀请你回国。”

孙中山看着信，“我终于可以回国了。”

他拿着信跑到宋庆龄面前，“庆龄，咱们可以回国了！”

众人围了过来。

梅屋：“孙先生，这是不是又是个阴谋？”

孙中山一怔。

梅屋提醒道：“袁世凯对先生的通缉令没有解除啊！”

“可现在黎元洪是总统。”孙中山摇着信，高兴地环顾着众人说道，“大家放心。人只要自由了，阳光就会跟着你！”

……

北京医院，阳光照射在鲜花上。田沫捧着鲜花，走进了已经满是鲜花的总编辑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总编辑微笑着，“沫儿，你想让我开花店呀。”

田沫把花插起来，又坐到总编辑身边，抓住他的手，“鲜花敬英雄。”

总编辑：“行啦，我算哪门子英雄？”

田沫：“捍卫新闻自由的英雄。”

一个人影在门口一闪。

总编辑：“有人跟你来？”

田沫朝着门口喊：“进来吧。”

罗文走了进来：“您好！”

总编辑把手从田沫手中抽了出来，“你就是罗文吧？”

田沫仿佛嘲讽地说：“国会恢复了，人家又是罗大参议员喽！”

罗文不理她，也坐到了病床边，“听说黎元洪邀请孙中山先生回国，我们想听听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总编辑：“明摆着，黎元洪不是北洋的人，他这个总统当不了北洋的家，没实权。孙文要是来帮他，他还不乐死了。”

田沫脱口而出：“孙先生绝不会帮他。”

罗文：“孙先生帮过袁世凯。”

总编辑沉吟道：“孙文反对袁世凯搞的《新约法》，黎元洪就是按照《新约法》被袁世凯指定的接班人。可按照民国初年的旧约法，黎元洪没经过选举，他这个总统不合法。”

田沫对罗文说：“要叫我说，你应该去运动国会议员，重新选举大总统，这一回，一定把孙先生选上来！”

总编辑：“哈！沫儿好厉害，操纵起国会议员来了！”

田沫瞅着罗文：“我偏要操纵他！”

中南海，凉亭的石桌上还摆着那盘没下完的棋，黎元洪站在旁边瞅着，上面已有了灰尘，他吹了吹，灰尘扬起，黎元洪用手扑打着，“袁大总统下的棋？”

身旁的仆人：“是。”

跟着两个军警，段祺瑞登上了凉亭，“大总统。”

黎元洪：“芝泉啊，来来来，这是你跟袁大总统下的棋吧？”

段祺瑞：“不是。”

那仆人：“是袁大总统跟徐世昌国务卿下的棋。”

黎元洪：“袁大总统是哪一方？”

仆人指了指：“这边。”

黎元洪站了过去：“芝泉，咱俩接着走走？”

段祺瑞站到他对面，瞅着棋局，“大总统那边的局势不妙啊。”

黎元洪：“那可不一定。”

一个手势，二人落座了。

第五十六章 五权宪法（二）

段祺瑞好像开玩笑地说：“还是来盘新的，不然，人家会说我欺负大总统……”

黎元洪断然道：“接着走。”

二

正阳门车站，火车冒着蒸汽进了站台，停了。

孙中山和宋庆龄下了车，只见站台上军警密布。

一个军警举着喇叭喊着：“段总长命令：民国叛逆孙文，不得进京！”

孙中山与宋庆龄对视一眼，朝一个军官走了过去。

但一些军警立刻横枪拦住了孙中山夫妇。

……

中南海，凉亭。黎元洪与段祺瑞仍在一边喝着茶，一边下着棋。

段祺瑞走出一子，“大总统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黎元洪审视着局势，“听说段总理是国手，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他犹豫着也走出了一招。

一个北洋军官跑上来，“报告！”

段祺瑞瞅着他，那军官走上前，在段祺瑞耳边轻声说着。黎元洪有点不是滋味的样子。

段祺瑞：“你去吧，先拦住他。”

“是！”那军官一个立正，转身走了，根本没理睬黎元洪。

段祺瑞一张手，他带来的一个军警把一份《逮捕令》送到段祺瑞手中。段祺瑞放到黎元洪面前说：“孙文果然到了北京，请大总统签署这份《逮捕令》。”

黎元洪瞅着那《逮捕令》说：“孙文是我请来的。”

段祺瑞：“我知道。”

黎元洪一怔，随即笑了，“段总理就这么不给我面子？”

段祺瑞也微笑着，“哪里，请大总统给我一个面子！”

黎元洪：“这就难办了，咱们两个，只能给出一个面子。”

段祺瑞：“当初袁大总统的通缉令还没有解除。”

“我解除了。”黎元洪把那个“我”字说得很重，透着强调的意思。

段祺瑞微笑着，“我这是为大总统好，孙文到北京对你也没好处。弄不好，你这个并不那么合法的大总统也悬了。”

黎元洪：“这是孙文在威胁我呢，还是北洋在威胁我？”

段祺瑞：“大总统以为呢？”

黎元洪好像在叙述一个事实，“袁大总统不在了，北洋到底听谁的？这对我还真是个问题。我听说，最近各省都督都去了徐州参加北洋会议。怎么，张勋将军没请段总理去呀？”

段祺瑞忽地起身，“请大总统斟酌，日后大总统所有的政令内阁一律不予副署，那才真叫‘是个问题’。”

黎元洪：“要真出了这种问题——”他慢慢地站起来，“袁大总统罢免过四个国务总理，我至少也可以免一个！”

段祺瑞瞅着黎元洪，拿起一个棋子，“将”死了黎元洪的棋，轻声说道：“悉听尊便……”

他说着，走出凉亭。

黎元洪瞅着死掉的棋局，喊了声：“等等。”

段祺瑞停住脚步。

黎元洪：“听说你跟袁大总统下棋，从来就没赢过。”

“以后我再也不会输！”段祺瑞拂袖而去。

……

正阳门车站，仍是军警林立的局面，但孙中山已经同他面前的军警在聊天，宋庆龄站在他身边。

“你是从农村来的吧？”孙中山环顾着其他军警，“大家都是吧？”

他面前的军警：“我是河北的兵，孙先生。”

其他军警也都点头。

孙中山：“六年前，我同袁大总统会谈的时候，说要平均地权，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袁大总统也同意。你们家里都分了地吗？”

他面前的军警：“要是有地，我就不出来当兵了。”

孙中山：“民国民国，平均地权，这是首先要制定的国策。”

……

国会，礼堂内灯光照耀着，横幅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国会的格局已经恢复民国初年的样子。久违的国会议员们正在互相寒暄着。

议长敲了敲木槌，“请大家肃静，肃静……”

议员们安静下来，纷纷落座。

议长的木槌一举，指着头上的横幅说：“本届国会称为第二次会议，就是说，从民国二年选举正式大总统那第一次会议后，此后四年间所召集的会议，一律非法。所以本次会议议程，是延续第一次会议，起草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

忽然窗外火光突起。议员们大哗，纷纷离席朝外奔去……

门外，夜幕下，有几辆议员们的马车正燃烧着。

议长跺着脚：“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一辆马车疾驰而来，在门口忽地停住。田沫探出头来：“罗文，孙先生已经到了北京。他在车站！”

马车又疾驰而去。

……

正阳门车站，夜幕已经降临。这里的格局又变了：孙中山正与他周围的军人们盘腿坐在当地，继续聊着天。四周仍是军警林立，探照灯不断扫射着。

孙中山：“我知道你们是北洋军，可大家也要知道，你们吃的是人民的粮，所以当的是人民的兵，不是某个人的兵。你们是保卫人民，保卫共和国的。”

一个军人：“可我们不得不听命令，孙先生。”

孙中山：“命令要听，可觉悟也要有啊……”

一个军官骑马而至，在一段距离内宣道：“段总长命令：将民国叛逆孙文逮捕归案。”

孙中山及士兵们都站了起来。这时，田沫、罗文等也乘马车赶到了，罗文喊着：“这命令是非法的！”

那军官朝军人们喊：“执行命令！”

罗文等议员们下车飞步上前，“孙先生！孙先生！”

军警拦住了罗文等，田沫等记者架好了相机，准备上前，也被拦阻，但相机在拍摄。

孙中山朝取出手铐的士兵们微笑着，并伸出了双手，“请吧。”

他的双手被铐上时，他仍是微笑地说着：“在你们眼里，我真是民国叛逆吗？”

他喃喃说道：“我是叛逆，可我不是民国叛逆，我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叛逆。”

第五十六章 五权宪法（三）

孙中山高高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朝罗文喊着：“罗文，作为共和国公民，我有个请求：请国会通过一个议案，我既被政府称为叛逆，那么，我要求法庭公审我！”

罗文不明白孙文的意思，“孙先生，这不行！”

孙中山喊道：“只要法庭公审，谁是民国叛逆，自可大白天下！”

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军警们都感觉到了震撼。

这时，又一军官骑马飞驰而至，喊着：“段总长命令：将孙文驱逐出京！”

众人一怔。前面来的那个军官喊道：“怎么回事？”

后面来的军官已经下马，将在他之前到达的军官拉到一旁，低声说：“段总长说，这个孙文只要呆在北京，那就是个大麻烦！”

前军官：“关到监狱里，麻烦什么？”

后军官：“段总长说：那就更麻烦了！”

随即他朝军警们喊着：“执行命令！”

士兵就要打开孙中山的手铐……

“等等，等等。”孙中山朝着那后来的军官说，“段祺瑞既说我是叛逆，把我赶出北京，我还是叛逆，我看还是逮捕我的好！”

那后来的军官对士兵吼道：“立即执行！”

不由分说，孙中山的手铐被打开了。

罗文喊着：“孙先生，你再等等，我们去找黎元洪总统！”

他又对身边的几个议员嘱咐说：“你们在这里守着。”然后，同几个议员驱车离去。

后来的那军官对军警们吼着：“将孙文驱逐出京！”

蒸汽机车早已发动起来，蒸汽笼罩着站台，在探照灯下，人影显得朦胧起来……

刚才与孙中山聊天的几个士兵走到孙中山面前，“孙先生……我们……”

那边的田沫、议员们都喊着：“孙先生，孙先生……”

火车嘶鸣起来，蒸汽将孙中山包裹起来……

但孙中山的声音竟然压过了火车的嘶鸣声，“弟兄们，同志们，你们要记住，共和国多灾多难，可她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三

黎元洪宅，黎元洪在客厅中背着手，来来回回地踱步。罗文等议员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都瞅着他。

罗文：“大总统，你该下决心了！段祺瑞明明就是‘挟北洋以令总统’嘛！”

黎元洪站住了，“可要罢免总理，毕竟不是开玩笑的。”

“国会支持你！”罗文环顾着议员们，所有的议员都点头。

车站上留下的议员们匆匆赶了进来，“大总统，孙先生被赶走了！”

黎元洪反而坐下了，似乎在下着一个很大的决心。

罗文：“想想当初袁世凯是怎样对你的。你以为他的徒子徒孙们就会善待你啦？今天是孙先生，明天就会是你呀大总统！在他们眼里，你至少是半个革命党，从来就不是北洋的人！”

黎元洪忽地站起，“来人！”

秘书长入。

黎元洪庄严地宣布：“发布大总统令！”

……

报童满街喊着：“时报，时报，段总理被免职！”

人们纷纷购买报纸。

……

徐州督军府，先传出张勋哈哈大笑的声音。张勋在辫子侍卫的簇拥下，走进大会议厅。他

穿着督军的军服，但没戴帽子，脑后的辫子一甩一甩的。他拱着手，手里还有个烟袋锅子，满脸灿烂地笑着。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一副女人气的将军。

会议厅中央，十三省督军俱在坐，各自前面有个小牌牌，上面写着：山东督军张怀芝、贵州督军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錕、直隶督军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督军卢永祥、吉林督军张敬尧。

见张勋进来众人起立。

张勋：“哎呀，都是弟兄们，不要跟我老张客气。坐，坐，快请坐嘛！”

众人又坐下了。

张勋：“外面传言，说我老张请弟兄们来开会，胡说嘛！袁大总统在，那就只有他老人家可以召集弟兄们开会。他老人家不在了，那大家就是平起平坐的好弟兄，我老张哪有什么会好开嘛！不过是找个茬儿，请弟兄们来徐州玩玩！咱北洋的弟兄，自打民国成立，天各一方，经常想得我头疼呀！啊，不知弟兄们玩儿得可好？”

曹锟：“行啦，绍轩，你就少嚼舌头啦。有什么事儿，直说！”

张勋憨厚地摆着手，“哎呀呀，弟兄们瞧得起我老张，我老张这心里头呀，真比吃了蜜还甜呀！”

他忽然严肃起来，“本来还要弟兄们接着玩儿，可正事儿还真来啦！黎大总统罢免了段总理，两人都给我发来电报。哎，万参谋长，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那个一副女人气的将军原来是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他展开一个文件夹，说道：“黎大总统和段总理，一个请张大帅到天津，一个请张大帅到北京，调停府院之争。”那声音也带着女人气。

张勋：“弟兄们听听，听听，啊，我老张，嗨，没办法啦！所以今儿个请弟兄们一起来商量商量！”

说着，目光闪烁不定，但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

张勋抽着烟袋锅子，但抽不出烟来，万绳栻赶紧划着火柴，给他点燃。

张勋抽着烟，“按说嘛，段总理是咱北洋的弟兄，我该向着他，可这是国家大事，咱要劝架，总不好拉偏手嘛。”

曹锟：“行啦，我还不知道你！你其实早有主意啦。”

张勋抽着烟，“主意嘛倒是还没有，不过要解决这么大个事儿，我一个人玩不转，总要成立个团体。过去嘛，咱北洋都听袁大总统的，如今嘛，他老人家不在了，再要成立个团体……哎呀，说不好，说不好……”

众人面面相觑，张勋笑嘻嘻地瞅着大家。

第五十六章 五权宪法（四）

曹锟：“这样也好，省得鸡一嘴鸭一嘴的老弄不成事！绍轩，我看你就挑这个头吧。”

张勋摆着手，“哎呀，这个不好吧？按说嘛，应该是段总理张罗这个事儿，可他是当事人，还真是不好出这个头……”

“行啦行啦，就你来吧。”曹锟起身环顾众督军说道：“今日到会的，是十三省督军，我提议，咱们推选绍轩当咱们的大盟主，今后有什么事情，咱们都听盟主号令！”

众人纷纷表示赞成。

“哎呀呀，我老张怎么敢当嘛！”张勋嘴里谦虚地说着，但一挥手，军警们端着文房四宝和一纸早已起草好的公文走了上来，摆在桌上。

张勋把它往曹锟跟前一推，“曹锟兄弟，你先来吧。”

曹锟拿起那张纸瞅着，只见那上面写着“十三省督军徐州会议纪要：十三省督军近日集会徐州，公推徐州督军、长江巡阅使张勋将军为督军团领袖。”

众人都瞅着曹锟，曹锟瞅着纸，“张大盟主想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啊？”

张勋：“弟兄们都知道，我老张有个观点天下皆知，这就是：袁大总统在的时候，我老张就服袁大总统；袁大总统不在了，要我老张心服口服的，只有一个——”

众人等待着他下去。

张勋：“那就是当今的皇上！”

众督军一怔。

曹锟瞅着张勋，不动声色。但他忽然拿起笔，在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纸推向下一个督军……

看着这情景，张勋说：“好好好，我老张今晚请弟兄们听堂会。全国最好的青衣，就是我老张的这位万参谋长！”

万绳栻一个青衣的亮相，“诸位督军请了……”

四

上海，孙中山郊外住宅。宋庆龄一身工装，一边朝墙壁上刷着浆水，一边朝外面喊着：“喂，先生，这是调得什么色呀？”

院子很大，但一看就知是农家的院落。孙中山也是一身工装，正在一个大盆里搅着浆水。听到宋庆龄的问话，他朝里面喊着：“浅蓝。”

宋庆龄走了出来，刷子在手上还滴答着浆水，她一把拉起孙中山的手就朝里走，“先生去瞧瞧……”

室内，孙中山瞅着墙壁，“这色是不怎么对啊……我再去调调……”

说着，他端起浆盆，走了出来，宋庆龄跟了出来。

院内，孙中山拿一个瓶子往盆里倒着颜色水，倒一点，拿棍子搅一搅，不停地调试着。

宋庆龄：“我看还是去找我爹，我们已住到了上海……早晚先生要见他们……”

孙中山：“不可，咱们的婚事，你父母都不赞成。”

宋庆龄：“早晚会赞成。”

孙中山：“所以要等等，等他们想通了，咱们再回去……当务之急是先有个窝，好好想想怎么帮国会制定一部好宪法。”

宋庆龄：“罗文来了消息，说他正运动国会议员，准备选先生当总统……”

孙中山：“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部切实可行的宪法，制约那些个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还有政治冒险家……”

宋庆龄：“先生以为会有人干出‘冒天下大不韪’的事情吗？”

孙中山：“以前就一个袁世凯，北洋听他的。他不在了……”

他把调试好的浆水倒进盆里，“恐怕要闹出一堆大大小小的军阀来哟。”

他端起浆水盆又说道：“咱们再去刷刷看……”

……

天津梁启超宅，入夜，梁启超在灯下写作。

门人报：“先生，有个人要见你。”

梁启超：“谁？”

门人：“他不说，说一见就知道。”

梁启超：“请他进来。”

门人出，立刻带入一人。只见他一袭长衫，却用黑布包着脸，并不明亮的室光下，显得有些阴森。进屋后，他站着不动。

梁启超站起来问：“先生是谁？找启超何事？”

那人仍是不动，但把目光扫向门人，梁启超示意门人出去了。

那人慢慢拉下了包脸的黑布，原来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怔，趋前一步，单腿跪下，行学生礼，“弟子给先生请安！”

康有为“嘘”了一声，上前搀扶起梁启超，“卓如，我这是半个秘密！”

梁启超起身，请康有为上坐座，自己在下首陪坐。

康有为长叹一声：“卓如，我们有好几年没见了吧？”

梁启超：“弟子有违师命，不敢再见先生。”

康有为：“你呀……日前我六十大寿，弟子中就缺你一个，我是好生失落啊！”

梁启超：“弟子不孝，请先生原谅。”

康有为：“卓如啊，我知道你我观点已经不同，可这次，我冒险来找你……你，你一定要帮我！”

梁启超：“先生但有差遣，弟子尽力而为。”

康有为四下瞅瞅，朝梁启超跟前凑凑，低声但一字一顿地说：“皇上要复辟了！”

梁启超断然道：“不可能！”

康有为掏出一封书信，递给梁启超，“这是张勋给我的信……”

梁启超瞅着信。

康有为继续说着：“他跟我说，各省督军都支持他，这次清室复辟一定成功。卓如，这么多年的理想，这一次就会实现了。”

梁启超把信推给康有为，“先生，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啊！”

康有为忽地站了起来，走动着怒声说道：“潮流？什么潮流？共和吗？你们天天喊共和，可你们喊来了什么？一个袁世凯的帝制，一个绝非代表民意的国会，一部如同儿戏的约法。再看你们共和国那些当官的，不是卖身投靠就是骗取民财，跟强盗和妓女有什么区别！这所谓共和国的政治，坏透了，乱透了！共和共和！是假的！”

梁启超：“所以我们要再次革命！革它假共和的命！创造一个真共和！”

第五十六章 五权宪法（五）

他忽然起身，请康有为坐下，自己走到一个角落。康有为瞅着他。

只见梁启超竟然捧过一个手板，朝康有为一跪，但毅然而坚定地说：“请先生原谅弟子！大丈夫立身处世，各有本末，道不同，不相与谋！先生今天就是打死我，弟子也不敢敷衍先生！”

他说着，把手板高捧到康有为眼前。

康有为一下子呆住了，接过手板，默默无语，泪水慢慢地淌下来，“《论语》曰，‘回也非助我也’，这句话，我今日到底明白了！”

说着，他把手板放到桌上，起身就走。走时，又戴上了面罩。

梁启超：“请先生留步。”

康有为站住，“卓如，你要帮我么？”

梁启超起身，走到他面前，关切地注视着他，“先生，如果复辟光明正大，您又何须遮掩？如果复辟不合时宜，您又何苦逆流而动？”

康有为的面罩在粗气声中煽动着，语有悲声，“你，你……唉，我最亲的弟子……这是命，这是命啊！”

昏黄的灯光下，梁启超看着远去的康有为，眼眶中似有泪珠，“先生，你要保重！”

……

天津，段祺瑞官邸。段祺瑞一个人左右逢源地下着象棋……

梁启超走了进来，“芝泉，你还有心思在着这里清闲？”

段祺瑞头也不抬，“卓如，来来来，跟我玩一盘……”

梁启超上前，一把把棋局弄乱了，“张勋已经到了天津！”

段祺瑞瞅着梁启超，“到了，就到了呗。”

梁启超一怔：“你难道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段祺瑞溜达着：“这小子愚蠢透顶，袁世凯不敢干的事儿他都敢干。”

院外一声呼喝：“张将军到！”

随着声音，张勋已经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万参谋，二十多个辫子兵守在了门口。

段祺瑞满脸堆笑，拱着手迎了上去，“哎呀，绍轩兄。”

张勋也拱着手笑道，“段总理！”

段祺瑞介绍梁启超，“这位是梁启超先生。”

张勋理也不理，随段祺瑞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还是段祺瑞给了梁启超一个“请”的姿势，梁启超坐到了沙发一边。军警上了茶。

段祺瑞：“真是有劳绍轩兄了。”

张勋：“哎，都是自家弟兄嘛。”

段祺瑞：“不知绍轩兄想如何了断此事。”

张勋断然道：“斩草除根！这民国乱来乱去，我看都是‘共和’这两个字闹的。”

说着，瞅着段祺瑞问：“你说是不是呀？”

张勋说话的时候，梁启超很想插话，段祺瑞给他使着眼色，并对张勋说：“绍轩兄果然看得深远。”

张勋：“那你是赞成喽。”

段祺瑞假装不满地说：“什么话嘛，绍轩！你无论怎么做，我都支持你！”

张勋一拍大腿站了起来，“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啦！”

他一拱手，“告辞！”

段祺瑞也站了起来一拱手，“不送。”

张勋出去了，门口的辫子兵簇拥着他走了。

梁启超急道：“他要毁掉共和，你怎么还支持他！”

段祺瑞慢慢坐了下来，“不支持他，我又怎能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又怎能顺顺当当地再回北京去当我的总理……”

梁启超一怔。

段祺瑞：“卓如，有劳你这个大才子帮我写一篇‘反复辟檄文’！”

梁启超欢喜却又不解地问：“你，你这是干什么……”

段祺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五

养心殿，张勋穿着军装，康有为穿着他崭新的六品主事官服，在殿内等待着。康有为恭敬地望着御座，张勋却四处溜达着，好像在参观。

一声呼喝：“皇上、皇太妃驾到！”

只见小德子托着谨太妃——一个胖胖的五十岁的妇女——的手，太妃又牵着十二岁的溥仪的手，显然老多了的载沣在后，走到御座前。溥仪和太妃坐下了。

康有为庄重地跪倒并匍匐在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时张勋早走到大殿前，他不仅不跪，还明目张胆地打量着眼前的皇上等人……

小德子一声怒斥：“大胆！见了皇上和太妃，如何不跪？”

张勋朝上一拱手，“对不住了，我老张是徐州都督兼长江巡阅使，那是民国的官儿，跪不得大清的皇上，等皇上封我个大清的官儿，我自然是要跪的。”

溥仪朝康有为伸了伸手，“康有为，你起来吧。”

康有为站了起来，只见他满脸的泪，正用手抹着。

载沣：“康师傅，当年德宗皇帝戊戌变法之时，我还只有十六岁。听说你后来吃了不少苦，可至今不忘故主，确是难得呀！”

说着，看了看溥仪。

溥仪说道：“赐坐！”

康有为：“谢皇上！”

张勋急了，“哎，我说摄政王爷，康师傅不忘故主，那是真的，可我老张不忘故主，那也不是假的嘛！”

谨太妃：“你刚才不是说你服官民国吗？”

张勋：“那又怎么？我老张是当了民国的官儿，可我老张这颗心，没一天不思念皇上和太妃，哦，前几年还是太后——隆裕皇太后死了是吧！”

载沣、谨妃面面相觑，有愤怒的神色。

张勋却错会了意，把军帽一摘，脑后那一尺多长的辫子超前一甩：“我这条猪尾巴就是

证明。我老张每天洗澡时，看到这猪尾巴，就好像看到皇上和太妃一样！”

谨妃、载沣再次面面相觑，更加愤怒……

小德子又是一声吼：“大胆张勋，竟敢称我大清辫发为猪尾巴！”

张勋一怔：“哦，老张失言，失言了。不过，我老张的家乡，都把辫子叫猪尾巴。”

小德子：“你老家叫猪尾巴也就罢了，我皇上也有辫发，难道也是猪尾巴？”

张勋：“那可不成，不成！皇上的辫子，绝不是猪尾巴，那是龙尾巴！”

此言一出，一时间又是满场的尴尬。

第五十六章 五权宪法（六）

康有为咳嗽了一声，“皇上，张勋将军今日觐见皇上，是要谈复辟之事。”

张勋：“对！咱们谈正事。摄政王，我的信你收到了吧？”

载沣仍有点不高兴，“收到了。”

张勋：“那就成了，我老张这次进京，带了五千兵马，他们也都留着猪尾……哦……留着辫子，都忠于皇上，忠于大清。只要皇上一声令下，他奶奶的……哦……我，我老张的五千雄兵，都会效命皇上，实行复辟，消灭那些让皇上不高兴的坏蛋！”

谨太妃：“我说张勋，这可不能胡来！民国政府对我大清有优惠条件，咱们日子过得不错。你这复辟的事儿要是闹不成，再把民国给咱的优惠条件给闹没了，不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嘛！”

张勋：“太妃，你别看我老张是个武夫，可臣有文圣人出谋划策。这既有猛张飞，又有诸葛亮，文武双全，还有什么事儿闹不成？”

谨太妃：“看来你就是那武圣人，那文圣人又是哪个呀？”

张勋把康有为超往前一拉，“就是他呀，哎，我说康先生，你也该说话啦！”

康有为：“皇上、太妃、摄政王容禀。微臣以为，此时恭行复辟，正其时也！”

载沣：“怎么说？”

康有为：“民国腐朽，百姓无不怀念我大清，正是天下归心之时。”

载沣：“康师傅太乐观了吧！那袁世凯多大势力，要实行帝制，还闹了个一死了之！咱要闹复辟，能比袁世凯强？”

康有为：“摄政王，这可比不得！袁世凯无续无统，独夫民贼，要行帝制，自然失败。我皇上乃天下大统皇帝，恭行复辟，天命攸归，届时龙旗一举，大事指日可定。”

载沣：“还是要慎重，慎重呀！”

张勋急了：“哎，我说摄政王，我老张，还有康先生，为皇上复辟使劲儿忙活，到头来，倒是你们在那里推三挡四，这可叫我老张怎么说呢？哦，这么着吧——”

他朝殿外喊道：“万参谋长！”

“在！”殿外一声女人气的答应，万绳栳穿军装入，上前一个立正敬礼，“给皇上请安！”

众人面面相觑。

张勋对万绳栳说：“太妃和摄政王不信咱能复辟成功，你不是为这个还编了段戏词儿，说给他们听听。”

万绳栳“咳”了一声，一个亮相，似说似唱地表演起来：“我劝太妃休吃惊，细听微臣说分明。臣等今日请复辟，上承天命下归心。张康二臣非小可，他是文武两圣人。文武两圣来保驾，天下指日可太平！”

只有张勋像看堂会一样鼓起掌来，其他人却没言语。

良久，载沣咳嗽了一声，“张勋，倘若复辟成功，你想要个什么官儿呀？”

张勋：“好久以前，我老张就想跟袁大总统一样，当一回直隶总督。”

载沣：“这个好办，可军国大事还是要有人。”

张勋一把拉过康有为，“朝政就由我们的文圣人来主持好啦！”

载沣望着溥仪，“这么多年，康有为无怨无悔，誓保大清。康有为不仅要封为军机大臣，还要当皇上的师傅。”

溥仪明白父亲的意思，“朕准了！”

康有为所有的理想都实现了，他立刻整衣跪倒，深深地拜伏下去，“谢皇上隆恩！”

……

不断有辫子兵骑马在城内，摇黄龙旗飞奔，呼喊：

“所有臣民听着，各家各户都要悬挂黄龙旗，违令者斩！”

“所有臣民听着，即日起一律留辫，无辫者斩！”

“所有臣民听着，前清官员，一律着本朝官服，待命进宫！”

……

一前清官员把脑袋和半个身子都扎进了柜子里，衣服一件一件地朝外扔着，“早就告诉你留着留着，你给弄哪儿去了？”

老婆在他身后拾捡着他扔出来的衣服，“都六年了，谁知道你还要啊……”

官员脑袋上顶着衣服站了起来，冲着老婆吼道：“头发长，见识短！就不能高瞻远瞩啊？”

“别动！”老婆忽然眼睛一亮，伸手从他脑袋上拿下一块有文官图案的布，“这不是还留着一块嘛！差点让我做了枕头套……”

官员一把抓过来，就要撕扯，绝望地说：“还有什么用嘛！”

忽然他停住手，眼睛眨巴眨巴地，好像有了主意。

……

又一前清官员，这一家倒是还搜出了一件纱褂，但那前清官员还是急得在室内打转，“官服没有，辫子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嘛！”

妻子拿起一把剪刀，把自己头上的青丝一下子剪了下来，“急什么，这不是辫子吗？”

那官员喜极而泣，“贤妻！贤妻啊！”

……

上海孙中山宅，服装图案画在一块大木板上。在它的边上，一个裁缝正给孙中山量着身材，他每量一个尺寸，就到木板上标一个数字，还不断地叨叨着……

裁缝：“我说您要做的这是什么衣服嘛，不是官服，不是常服，我做了三十多年裁缝，没见过……”

孙中山任他量着身材，“你照着做就是。”

裁缝：“北京那边，皇上就要再坐龙廷了。前清官员找我做的，都是前清的官服。那官服才真是有门道的，大官的，是前襟长，后襟短；小官的，那是前襟短，后襟长……可您这衣服样子……嗨，这是什么嘛……您真要做这样子的衣服？”

孙中山刚要说话，忽见大门口处，田沫、罗文正在那里瞅着他，不禁喊道：“沫儿、罗文，快过来。”

宋庆龄听到了，从里屋出来了，先迎了上去，“你们来了……”

她拉住了田沫的手，也瞅着罗文问：“沫儿，我们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呀？”

田沫：“你们的喜酒我还没喝呢……”

孙中山仍被量着身材尺寸，不能动，但听到了田沫的话，“呆会儿我就给你们弄酒喝。”

罗文走了过来，“孙先生，张勋复辟了！”

孙中山指向衣服样子，“罗文啊，看我设计的这衣服怎么样，沫儿，你也来参谋参谋……”

第五十六章 五权宪法（七）

田沫走过来瞅着衣服样子，“倒是没见过……”

罗文根本不瞅，“先生，全体议员都到了上海，都等着您呢……”

孙中山：“你们俩，给这衣服起个名字……”

田沫：“是你亲自设计的服装，那就叫‘中山装’好了……”

孙中山很高兴地说：“好啊！”

罗文：“先生，当务之急……”

这时，裁缝已经量完了尺寸，孙中山在衣服样子面前欣赏着，“中山装，中山装……”

他对裁缝道：“快点做。我明天就要穿。”

六

上海会堂，孙中山穿着中山装站在讲坛上。大会堂里，北京的国会议员们都坐在下面，宋庆龄、田沫、罗文、杨度等坐在头一排。

虽然面前有讲台，但孙中山还是来回走着，“我知道诸位议员急什么。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可我急的不是这个。我这些日子想的是，咱们本来是共和国啊，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

“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

“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

“立法是国会。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行政是大总统和他统领的文官制度。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行政中，我们看不到透明的程序，看不到监督系统，人民不知道他们如何花掉了人民的血汗钱，人民不知道他们把多少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共和国的行政应该暴露在阳光下，可我们看到的却是暗箱操作，漆黑一团！

“司法是裁判。它在立法和行政之间，谁犯规，他就亮谁的黄牌、红牌，甚至罚下场去。而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样一部宪法。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成立整整六年了，可真正的共和国，她还没有开始！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各种东西所击败。

“有人说，哦，不是一个人，是许多人，他们说，你说的这些个东西，太虚幻，太遥远，可望而不可及，不符合国情，是个气泡，看着很美丽，一飞上天，嘭，破灭了！这还是好听的。难听的说我是‘孙大炮’，就会放空炮，嘭——响声很大，可什么也没有！他们说，共和国其实就是个称号，还是别说她了，我们想要点实际的东西。

“那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就要这样一个假共和吗？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专制；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复辟；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

“不，共和没有错，我追求共和没有错，你们追求共和也没有错，她只是还不完善。美国的共和制不完善，瑞士的共和制也不完善，咱们中华民国新生的共和制更不完善。我们要做的，是一点一滴地完善她，让她更美丽！

“我想到的是什么呢？还是民权。我刚才说了，三权分立那是西方的制度，很不完善，他们的立法、司法、行政都是高高在上的权力，很难直接体现民权。所以我想在宪法中规定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如何体现呢？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有考试的传统。可我们把科举废除了，这对大兴新学有好处，是好的；可当官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叫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这就为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开了一个口子。大家看民国这六年来行政上用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袁世凯北洋的人，至今还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人民！今后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都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

“还有一个就是监察权，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就是皇上有错，御史也可以冒死直谏，风骨凛然。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权力让人民掌管。共和国的人民要人人都是御史，只要发现行政官员有错，就有权力弹劾！对你们国会的某项立法不满，也有权力弹劾。

“所以，过去你们制定的共和国宪法，那是学西洋的，叫‘三权宪法’，我今天发明一个新词，叫做‘五权宪法’，就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大家不要小看这两项权力，如果‘老三权’不过是代议制度下的间接民权的话，那么我所说的这考试权和监察权就是直接民权！所以真正的‘主权在民’不是西方的‘三权宪法’，而是我发明的这个‘五权宪法’！”

第五十六章 五权宪法（八）

“啊”，他一指自己穿的“中山装”，也就是我设计的这件服装，有人就用我的名字来称呼它，叫‘中山装’——

“大家还不明白，是吧。我告诉你们——这本来是个秘密，连裁缝我都没告诉他——这衣服就是按照我们共和国的理念，按照‘五权宪法’的理念设计出来的。”

他一指右臂的袖口，“这里，我设计了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共和国的理念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他一指左臂的袖口，“这里也有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我们的‘民族、民权、民生’——就是三民主义。”

他拍着衣服的四个口袋，“这些口袋里装的，就是‘五权宪法’，这里装着立法权，这里装着行政权，这里装着司法权，这里装着考试权，哦没了？别急……

他撩开衣服，露出里面暗兜，监察权在这里装着！这个监察权为什么要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人民的杀手锏啊！当权者永远不知道人民什么时候就‘杀’过来弹劾他，所以他要战战兢兢地当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事！”

稍加停顿，待掌声平息一些，孙中山继续讲道：“我是个疯子是吧？至少是个政治动物。穿衣吃饭都是政治，走路也是政治，开口就是政治。有点傻是吧？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没错。我不要求你们都跟我一样。更不能要求我们的人民天天过我这样的日子。我只是希望，让我们的共和国不是一个词语，不是一个形式，她要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成为我

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历史不是巧合，历史是选择，只有信仰坚定才能创造历史！”

热烈的掌声又响起来。

不知何时已经坐到第一排的一个身穿海军服的将军站了起来：“孙先生，现在就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历史吧！”

孙中山朝台前走着，他蹲到了讲坛边沿问：“你是……”

程璧光早已上前，把帽子一摘，露出满头白发，“我是程璧光啊，孙先生！”

孙中山跳了下来，把程璧光紧紧地搂抱着，“玉堂，玉堂，真是你吗？”

程璧光更加激动：“是我，是我啊……”

罗文挤过来，“他现在已经是海军总长啦。”

孙中山放开怀抱，但双手还抓着程璧光的肩膀，“从第一次广州起义……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啦……”

程璧光的泪水流下来，“先生当年跟我说过，留得青山在……”

孙中山掏出一块手帕递过去，程璧光擦着眼睛，忽然一个立正，一个军礼，“孙先生，中华民国海军官兵已经齐集吴淞口，等待先生宣布起义！”

孙中山瞅着程璧光，又环顾着早就围过来的众人，“我就知道，张勋复辟，那是兔子尾巴，它长不了！民主共和是历史潮流，它谁也挡不住！”

程璧光跨开一步，“孙先生，请！”

孙中山走几步，又停了下来，“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行动！”

接着他举起了拳头，“走！”

他走在最前头，所有的人都跟着他……

七

故宫，在康有为的带领下，所有官员都涌进了溥仪复辟登基的大殿。不少官员不时摸扶一下自己的假辫子，除了康有为的官服一身光鲜，所有官员的官服，有的不过是在平常的外衣上有一块官样的补丁，有的干脆就一顶官帽，更多的没穿官服。

……

上海吴淞口，在程璧光的陪同下，孙中山率国会议员等登上了军舰。

早已列队在甲板的海军将士立正敬礼。

……

故宫，官员们站好了。

一声呼喊：“皇上、皇太妃驾到！”

溥仪、瑾妃、小德子出现了。

……

军舰上，孙中山在官兵们面前举起拳头呼喊：“反对复辟！”

官兵们齐声高呼：“反对复辟！”

……

故宫，溥仪、瑾妃坐上了御座。

康有为率百官跪拜，高呼：“吾皇万岁！”

……

军舰上，官兵们齐声高呼：“反对专制！”

……

故宫，康有为率百官再跪，再高呼：“万岁！”

……

军舰上，官兵们再齐声高呼：“恢复共和！”

……

故宫，康有为率百官第三次跪拜下去，“万万岁！”

……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反复辟热潮，张勋复辟昙花一现。

这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科学与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爱国主义的“五四运动”爆发。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秘密诞生在一艘红船上。

但北洋政府倒行逆施，继续把共和国玩弄于股掌之上。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奋起，他先以非常大元帅身份领导了北伐运动——失败了；再次以非常大总统身份领导北伐——仍然失败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去世。他的遗言之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再造共和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国共合作——继续北伐。“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雄壮歌声，随着战斗的怒潮，响彻全国。

但国共两党终于分道扬镳。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军队实行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才迎来了人民民主的真正共和国！

……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